



柏杨版

第十五部

通鉴纪事本末

29

大黑暗来临

30

兵变、兵变、再兵变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

切勿在他处转发！强烈建议购买正版纸质书！

柏杨◎著

中国式政治运作与权力游戏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柏杨◎著

通鉴纪事本末

柏杨版

第十五部

29 大黑暗来

30 兵变 兵变 再兵变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黑暗来临·兵变兵变再兵变/柏杨著.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9. 9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15)

ISBN 978-7-5086-1653-7

I. 大… II. 柏… III. 中国—古代史—唐代—纪事本末体

IV. K242.0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5243 号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第十五部

大黑暗来临·兵变、兵变、再兵变

DAHEIAN LAILIN · BINGBIAN、BINGBIAN、ZAIBINGBIAN

著 者: 柏 杨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3.25 字 数: 37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1653-7/K · 127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第十五部

29 大黑暗来临

导 读 /003

1 大黑暗来临

- 一、安禄山引发二百年全国大混战 /005
- 二、田承嗣叛，李灵曜叛 /012
- 三、淮西兵变 /022
- 四、李惟岳叛，振武兵变 /029
- 五、田悦叛，李纳叛，梁崇义叛 /035
- 六、成德兵变 /043
- 七、王武俊叛，朱滔叛 /051
- 八、愬山之役，四战区独立建国 /058
- 九、李希烈叛 /066
- 十、全国“忧愁怨恨，大地沸腾” /072
- 十一、泾原兵变 /078
- 十二、朱泚登极称帝 /084
- 十三、陆贽对猪弹琴 /090
- 十四、奉天争夺战 /094

- | | |
|----------------|------|
| 十五、卢杞掌权，西川兵变 | /100 |
| 十六、灾难之源——猪皇帝 | /106 |
| 十七、李希烈登极称帝 | /111 |
| 十八、唐政府向吐蕃乞师 | /118 |
| 十九、李怀光叛 | /125 |
| 二十、魏博兵变 | /130 |
| 二十一、李适逃亡凉州 | /135 |
| 二十二、贝州解围 | /139 |
| 二十三、朱泚斩首 | /146 |
| 二十四、孔巢父破坏和解 | /151 |
| 二十五、韩滉几被陷害 | /158 |
| 二十六、李怀光自缢 | /163 |
| 二十七、李希烈毒死，驃军叛变 | /173 |
| 二十八、李泌出任宰相 | /180 |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第十五部

30 兵变、兵变、再兵变

导 读 /195

1 昙花一现的政治改革

- | | |
|-----------|------|
| 一、贬贪官，除弊政 | /197 |
| 二、触怒军阀 | /202 |
| 三、触怒宦官 | /206 |

2 李纯初展武力

- | | |
|---------------|------|
| 一、讨伐西川战区——斩刘辟 | /213 |
| 二、讨伐镇海战区——斩李錡 | /219 |
| 三、收复魏博战区——降田兴 | /224 |

3	讨伐成德战区	
	一、王承宗继父位	/229
	二、宦官吐突承璀任大军统帅	/234
	三、诈术生擒卢从史	/238
	四、义武战区兵变复兵变	/243
	五、激战再起，回归中央	/248
4	讨伐淮西战区	
	一、宦官韩全义任大军统帅	/255
	二、裴度参与	/261
	三、狙击宰相武元衡	/268
	四、总攻击前的密集准备	/274
	五、李愬雪夜下蔡州	/280
	六、完美的善后	/285
5	讨伐平卢战区	
	一、凶和尚企图血洗洛阳	/288
	二、李文会当权	/291
	三、刘悟斩李师道	/295
	四、王遂残暴，王弁抗暴	/301
6	北方各战区再叛中央	
	一、刘总弑父杀兄	/306
	二、卢龙兵变，成德兵变	/310
	三、平卢兵变	/314
	四、魏博兵变	/317
	五、武宁兵变，横海兵变，宣武兵变	/322
	六、卢龙兵变复兵变，李同捷叛	/329
	七、魏博兵变复兵变，义成兵变	/334





柏杨版

第十五部

八、卢龙兵变复兵变 /341

7

南诏王国

一、化友为敌——祸首杨国忠 /349

二、吐南联盟逐渐瓦解 /353

三、夜迎唐朝使节 /357

四、再度化友为敌——祸首杜元颖 /362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第十五部

29 大黑暗来临

唐王朝中兴之日，也是向死亡道上迈进之时

导 读

大黑暗时代的前段，与第二次宦官时代重叠，第二次宦官时代未开始时，大黑暗时代早已开始，第二次宦官时代结束时，大黑暗时代还在高峰。自八世纪四〇年代，宰相李林甫当权，到十世纪初，与辽帝国和解，全国混战一百七十年之后，唐朝广大土地上，才获得为时短暂的和平。这段历史，一句、一字，都是用人民的血和泪写成。所谓“汉唐盛世”，如果屈指细数，小民享受盛世的日子，实在寥寥可泣。

本册包括大黑暗形成初期的细致报导，社会的堕落，和民族的式微，并不等于人才全灭，在这同一个沸腾的社会中，虽然人渣遍地，如朱泚、李适、卢杞、李希烈，但人杰也比平常较多，如陆贽、李泌。事迹斑斑，供我们凭吊扼腕，不能不发出一声叹息：“大丈夫有遇有不遇，有人不遇时，有时不遇人！眼睁睁看着大厦倾倒，却束手无策，难道天下真有所谓的‘劫数’——在劫难逃？”

柏杨

二〇〇〇年十月十二日台北

1

大黑暗来临

一、安禄山引发二百年全国大混战

七五五年，冬季，十月，范阳战区（总部设范阳【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叛变。

安禄山直接控制三个战区（平卢【七四四年三月】、河东【七五一年二月】），夺取政权的阴谋，将近十年，因唐帝（九任玄宗）李隆基，待他恩德太厚，原本打算等李隆基逝世后再采取行动。可是，身为宰相的杨国忠（杨钊），跟安禄山之间，互相怨恨，不断做出刺激安禄山的事，希望他在忍无可忍下作武力反应，使李隆基相信自己的判断。安禄山因此不得不提前发动。

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动员所有的直属武装部队，共十五万人，对外宣称二十万，率军连夜出动。（长达二百三十年之久的全国混战大黑暗时代，于兹爆发。参考《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第十四部）》中《安史之乱》第4章“安禄山之乱”及《第二次宦官时代》第1章“史思明之乱”。）

七五八年，冬季，十二月，平卢战区（总部设营州【辽宁省朝阳市】）司令官（节度使）王玄志逝世。李亨派宦官前往慰问安抚将士，并在军中遴选继任人，准备把印信符节交给他。

高句丽（朝鲜半岛）人李怀玉，担任初级将领（裨将），诛杀王玄志的儿子，推荐侯希逸当平卢军（辽宁省朝阳市）基地司令（军使）。侯希逸的娘亲，是李怀玉的姑妈，所以李怀玉拥护他（二人是表兄弟）。唐政府遂任命侯希逸当副司令官（节度副使）。战区司令官（节度使）由军中将领士卒自己遴选拥护，自此开始。

七六二年，冬季，十一月，燕帝史朝义自濮州（山东省鄄城县）北渡黄河。仆固怀恩进攻滑州（河南省滑县），攻克，又在卫州（河南省卫辉市）击败燕军。燕政府睢阳战区（总部设宋州【河南省商丘市】）司令官（节度使）田承嗣等，率军四万余人，增援史朝义，再次阻击唐军。朔方战区（总部设灵州）司令官（节度使）仆固怀恩的儿子仆固瑒，把燕军击破，长驱直下，抵达昌乐（河南省南乐县）东境。史朝义动员魏州兵团（河北省大名县）亲自迎战，又败退。于是，燕政府邺郡战区（总部设相州【河南省安阳市】）司令官（节度使）薛嵩，献出相州（河南省安阳市）、卫州（河南省卫辉市）、洺州（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邢州（河北省邢台市），投降唐政府陈郑泽潞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司令官（节度使）李抱玉（安抱玉）；燕政府恒阳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张忠志（安忠志），献出赵州（河北省赵县）、恒州（河北省正定县）、深州（河北省深州市）、定州（河北省定州市）、易州（河北省易县），投降唐政府河东战区（总部设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司令官（节度使）辛云京。

十一月二十二日，唐帝（十一任代宗）李豫，命降将张忠志（安忠志）当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管辖恒州、赵州（河北省赵县）、深州（河北省深州市）、定州（河北省定州市）、易州（河北省易县）五州。李豫（李俶）命张忠志改名李宝臣。

最初，辛云京（河东【总部太原府】司令官）率军越太行山，穿过井陘（太行八陉之五，河北省鹿泉市西）东进，攻击常山（恒州，河北省正定县）。燕军初级将领王武俊，向守将李宝臣（张忠志）建议说：“河东兵团（总部太原府）全是精锐，离开基地远征，不可以抵抗。而且我们的人少，他们的人多，我们的理曲，他们的理直；如果出战，士卒一定逃散；如果拒守，士卒一定崩溃。请考虑定夺。”李宝臣（张忠志）于是撤除戒备，献出五州投降。后来，唐政府命他当战区司令官（节度使），他认为王武俊的谋略高强，遂擢升王武俊当先锋作战司令（先锋兵马使）。王武俊，本是契丹（辽河上游）人，最初名没诺干。

七六三年，春季，正月，燕帝（二任）史朝义困在莫州（河北省任丘市北鄆州镇），屡战屡败。大将田承嗣向史朝义建议，请他亲自前往幽州（北京市）征调大军，回来救援莫州（河北省任丘市北鄆州镇），田承嗣自愿留守；史朝义接受，于是遴选精锐骑兵五千人，出北门突破唐军包围，

北上。史朝义一出城门，田承嗣立即献出城池，投降唐政府；而燕政府范阳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李怀仙，已通过唐政府钦差宦官骆奉仙，向唐军接洽投降，史朝义走投无路，只好就在树林中上吊身死（年龄不详）。李怀仙把他的人头呈献唐军。（参考《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第十四部）》中《第二次宦官时代》第1章“史思明之乱”。）

闰正月十九日，李豫（李俶）命燕军降将薛嵩当相、卫、邢、洛、贝、磁六州战区（总部设相州【河南省安阳市】）司令官（节度使），田承嗣当魏、博、德、沧、瀛五州警备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总司令（都防御使）；李怀仙仍在原地当幽州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当时，河北（黄河以北）各州全都投降，薛嵩等迎接仆固怀恩，在马前下跪叩头，请求允许他们仍留在军中，给他们一个报效国家、戴罪立功的机会。仆固怀恩也恐惧所有叛乱都平息之后，政府会对他不再重视，所以上疏建议仍把薛嵩、李宝臣（张忠志，成德【总部恒州】司令官）留在原来位置，分别当河北（黄河以北）各战区的军事首长，作为自己的党羽外援。而中央政府也恐惧战争延长，只希望表面平静无事，就心满意足，于是批准仆固怀恩的建议（唐王朝军阀割据、藩镇之祸，自此开始）。

最初，长安（首都长安西半城）人梁崇义，当羽林军（禁军第一、二军）神箭手，追随来瑱（山南东道【总部襄州】司令官）驻防襄阳（湖北省襄樊市），逐渐升迁到右翼作战司令（右兵马使）。梁崇义力大无穷，能用手把铁钩拉直，再把它卷回原状，性情沉默，不多说话，很得士卒的爱戴。来瑱前往中央朝见皇帝时（参考去年【七六二】八月），把各将领派到战区所辖各州驻防。来瑱一死，各州将领都奔回襄阳（湖北省襄樊市）。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庞充，率士卒二千人，增援河南（河南副元帅李光弼大营，时驻徐州【江苏省徐州市】），抵达汝州（河南省汝州市），听到来瑱死亡消息，立即回军袭击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左翼作战司令（左兵马使）李昭率军抵抗；庞充战败，奔往房州（湖北省房县）。梁崇义从邓州（河南省邓州市）率军回来，跟李昭以及战区副司令官（副使）薛南阳，互相争夺主帅宝座，很久不能决定，最后，大家一致认为：“非梁将军领导不可。”遂推举梁崇义当主帅。梁崇义取得大权后，立刻翻脸，诛杀李昭及薛南阳，并据实奏报皇帝，李豫（李俶）不能讨伐。

三月一日，李豫（李俶）承认既成事实，命梁崇义当襄州（湖北省襄





樊市) 州长、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 候补司令官(节度留后)。梁崇义上疏请求改葬来瑱, 给来瑱建立寺庙, 来瑱办公地方和正堂大厅, 梁崇义都避不使用, 表示尊敬。

夏季, 五月二十五日, 李豫(李俶) 下诏, 重划河北(黄河以北) 各战区。卢龙战区(总部幽州) 管辖六州: 幽州(北京市)、莫州(河北省任丘市北鄆州镇)、妫州(河北省怀来县)、檀州(北京市密云县)、平州(河北省卢龙县)、薊州(天津市薊县)。成德战区(总部恒州) 管辖五州: 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定州(河北省定州市)、赵州(河北省赵县)、深州(河北省深州市)、易州(河北省易县)。相州战区(总部相州) 管辖四州: 相州(河南省安阳市)、贝州(河北省清河县)、邢州(河北省邢台市)、洺州(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魏博警备区(总部魏州) 管辖三州: 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博州(山东省聊城市)、德州(山东省陵县)。平卢战区(总部青州) 管辖四州: 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棣州(山东省惠民县)、冀州(河北省冀州市)、瀛州(河北省河间市)。泽潞战区(总部潞州) 管辖二州一城: 怀州(河南省沁阳市)、卫州(河南省卫辉市)、河阳城(河南省孟州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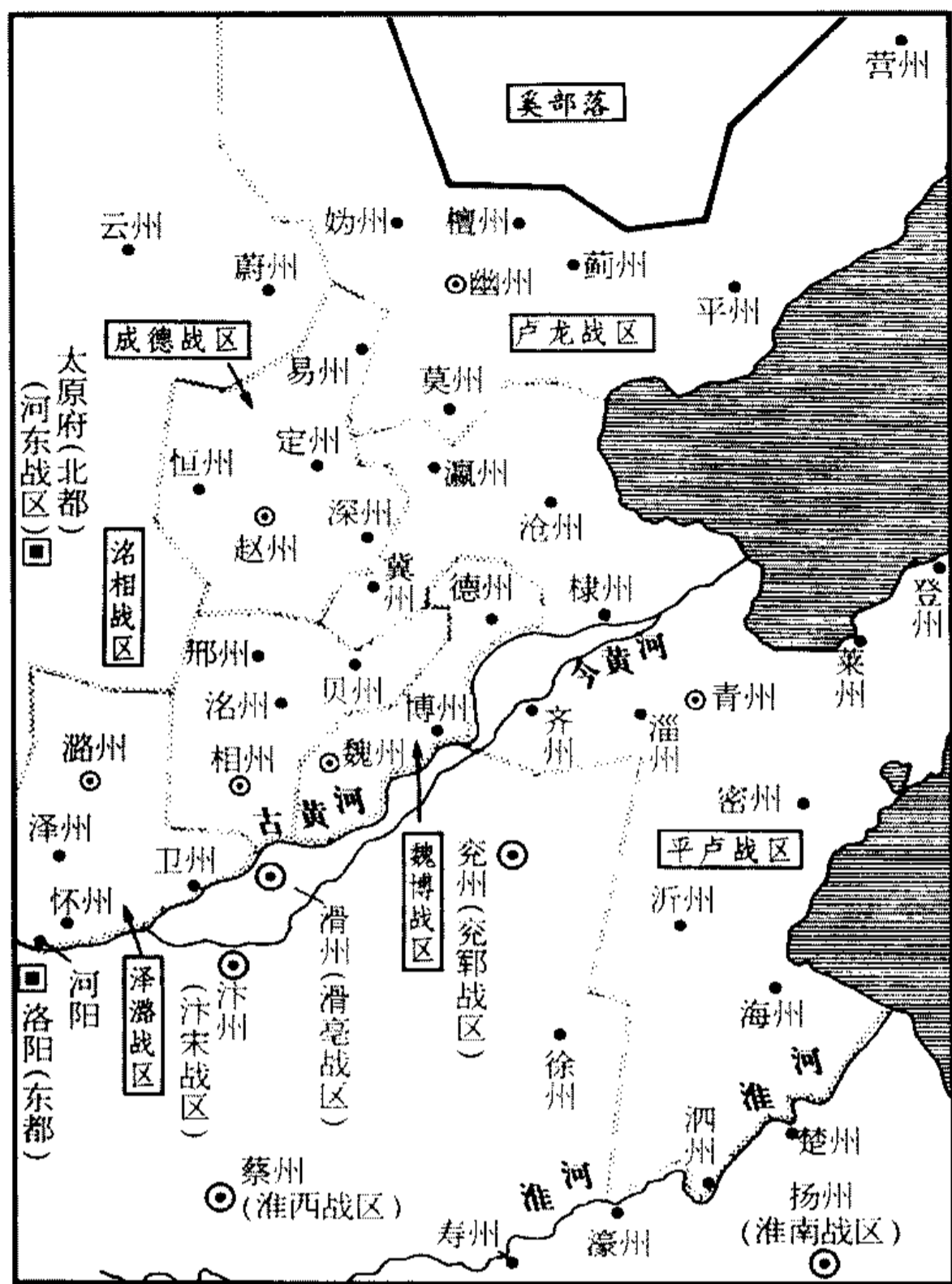
六月十八日, 擢升魏博警备区(总部魏州) 总司令(都防御使) 田承嗣, 当魏博战区司令官(节度使)。

田承嗣调查辖区里户口, 征调所有年轻力壮的人, 全部入伍当兵, 只留下老弱儿童在田间耕种。于是数年之间, 就拥有武装部队十万人; 从这十万人中, 田承嗣再遴选健壮勇敢的青年一万人, 充当卫士, 称之为“牙兵”(牙兵, 这个闻名于八世纪后期及九世纪的强悍战斗部队, 和最后的悲剧结果【参考九〇六年正月】, 都从这里开始)。

七六四年, 春季, 正月, 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 司令官(节度使) 田承嗣, 上疏奏报他所管辖的部队称天雄军。李豫(李俶) 同意。

七六五年, 夏季, 五月, 平卢战区(总部原设营州【辽宁省朝阳市】) 司令官(节度使) 侯希逸, 兼任淄青战区(总部设青州【山东省青州市】。参考七六二年五月) 以来, 喜爱打猎出游, 盖塔建庙, 军队本身及行政单位, 都苦不堪言。作战司令(兵马使) 李怀玉, 深得士卒爱戴, 侯希逸感到威胁, 找个借口, 把他解除军职(李怀玉, 参考七五八年十二月)。

有一天, 侯希逸跟巫法师住到青州(山东省青州市) 城外, 士卒遂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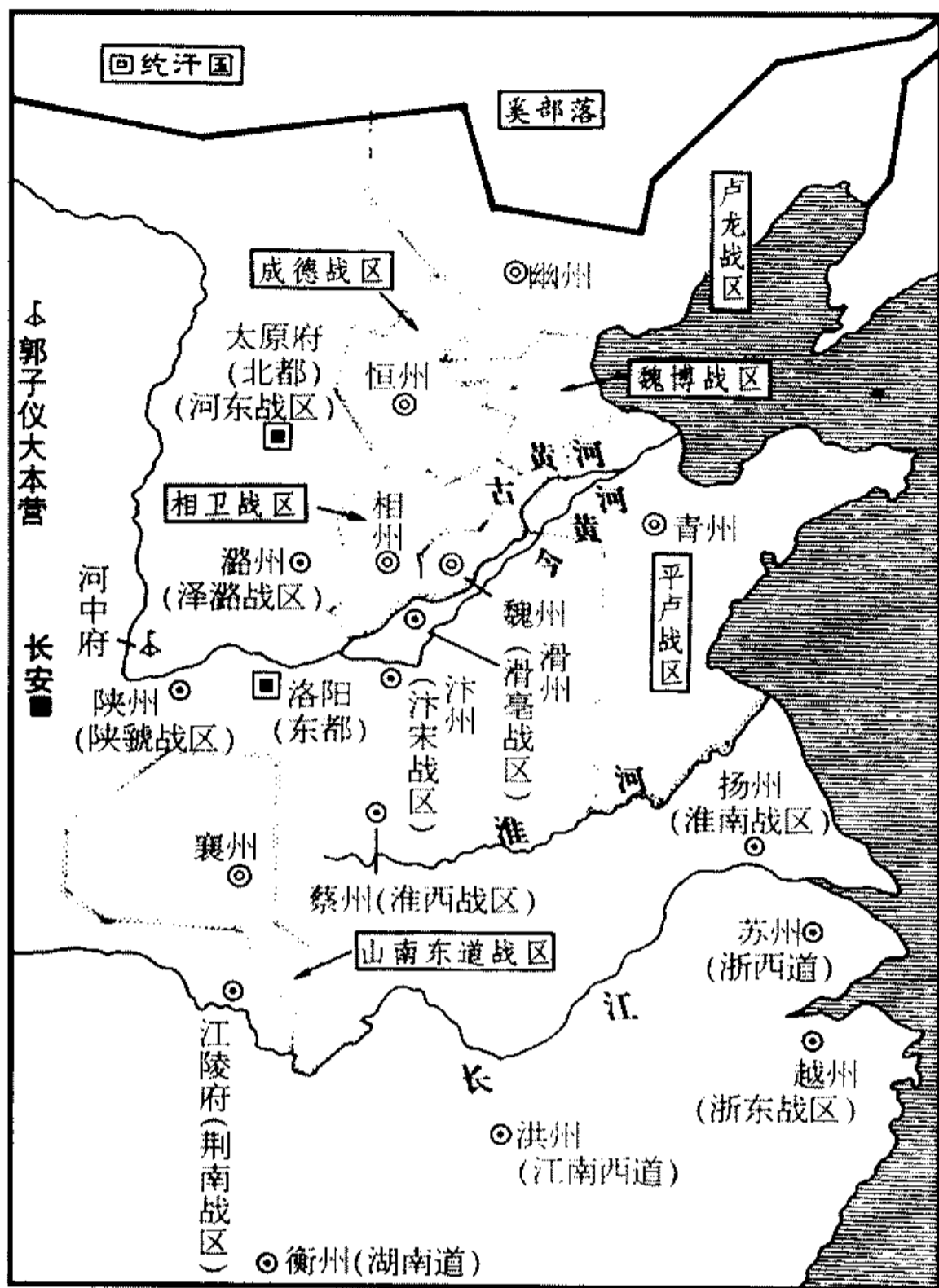
八世纪·七六三年五月 唐政府重划河北各战区

闭城门，不准他回来，而拥护李怀玉当首领。侯希逸逃到滑州（滑毫战区总部，河南省滑县），上疏自请处罚；李豫（李俶）下诏赦免，召他返回京师（首都长安）。

秋季，七月二日，命皇子、郑王李邕，当平卢淄青战区（总部设青州【山东省青州市】）司令长官（节度大使），而命李怀玉当候补司令官（知留后），命李怀玉改名李正己。

当时，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宝臣（张忠志）、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田承嗣、相卫战区（总部设相州【河南省安阳市】）司令官（节度使）薛嵩、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李怀仙，





八世纪·七六五年五月 藩镇割据形势

分别收容安禄山、史思明的残余部众，每人都拥有精锐战士数万人，训练士卒，加强防御工事，境内文武官员，都由自己任命，也不向中央缴纳田赋捐税，简直就是一个独立王国，跟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司令官（节度使）梁崇义，现在再加上李正己（李怀玉），六个割据军阀，通婚结亲，互相呼应声援。中央一味姑息容忍，再不能控制，虽名义上是臣属，实际上，每个战区都是一个独立王国，中央政府只维持一个虚名。

七六八年，夏季，六月二十日，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作战司令（兵马使）朱希彩、副军事指挥官（经略副使）昌平（北京市昌平区）人朱泚（音 cǐ）、朱泚的老弟朱滔，联合格杀战区司令官（节度使）

李怀仙（七六一年三月，燕帝史朝义任命李怀仙留守范阳【幽州】，史朝义亡，而李怀仙降唐，仍割据幽州。前后割据八年，迄今灭亡）；朱希彩自称候补司令官（留后）。

闰六月，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宝臣（张忠志），派部将率军讨伐朱希彩，被朱希彩击败。中央政府无可奈何，只好承认既成事实。

闰六月十八日，李豫（李俶）任命宰相王缙兼卢龙战区（总部幽州）司令官（节度使）。

闰六月二十五日，命朱希彩兼卢龙战区候补司令官（留后）。

冬季，十一月十七日，擢升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候补司令官（留后）朱希彩，实任司令官（节度使）。

七七二年，秋季，七月，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朱希彩，既夺到统帅高位（朱希彩杀李怀仙，参考七六八年六月），对中央态度傲慢，对部下将领士卒，残酷暴虐。文书官（孔目官）李怀瑗，趁军心愤怒，抓住机会，诛杀朱希彩。大家不知道应该怎么善后，军事副指挥官（经略副使）朱泚，正驻扎城北，他的老弟朱滔，率总部侍卫军（牙内兵）驻扎城里，暗中派一百余人，到将士中间大声宣称：“司令官（节度使）非朱副指挥官（副使朱泚）不行！”大家一致同意。朱泚遂暂代候补司令官（权知留后），派使节前往京师（首都长安）奏报经过情形。

冬季，十月二十四日，李豫（李俶）命朱泚当监督院摄理最高顾问官（检校左常侍）、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

七七三年，春季，正月，昭义战区（总部设相州【河南省安阳市】）司令官（节度使）、兼相州（河南省安阳市）州长薛嵩逝世。薛嵩的儿子薛平，本年十二岁，将士们包围他，逼他继位司令官（节度使），薛平假装允许，但不久就把职位让给他的叔父薛嵎，于半夜时分，带上老爹的灵柩，逃回故乡（绛州万泉县，今山西省万荣县）。

正月六日，唐帝（十一任代宗）李豫（李俶，本年四十八岁。俶，音chù）下诏，命薛嵎代理候补司令官（知留后）。

秋季，八月二十八日，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朱泚，派他的老弟朱滔，率精锐骑兵五千人，前往泾州（泾原战区总部，甘肃省泾川县）参加边疆秋防。





自从安禄山兵变（参考七五五年十月）以来，幽州（北京市）军人从没有为国效过力。所以朱滔率军抵达，李豫（李俶）大为喜悦，慰劳赏赐，十分优厚。

九月，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田承嗣，给安禄山父子、史思明父子，修建纪念寺庙，称他们为“四圣”；同时，要求担任宰相。李豫（李俶）命宦官总管（内侍）孙知古前往魏州（河北省大名县）之际，暗示田承嗣把它拆毁。

冬季，十月二日，命田承嗣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作为褒奖。

七七四年，春季，三月九日，李豫（李俶）把女儿永乐公主，许配给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田承嗣的儿子田华。

李豫（李俶）打算利用婚姻关系，希望使田承嗣心向中央，但田承嗣却越发傲慢骄横。

夏季，六月，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朱泚，派他的老弟朱滔携带奏章，表示愿进京（首都长安）朝见，并将亲率步骑兵五千人，参加西部边疆秋防。李豫（李俶）批准，并在京师（首都长安）先行兴建高楼大院，准备接待。

朱泚进京（首都长安）朝见，抵达蔚州（河北省蔚县），患病（朱泚采取的是太原路线），各将领请先行折回，等病情稍轻时再走。朱泚说：“我就是死了，抬着尸首也要走。”各将领不敢再坚持。

九月四日，抵达京师（首都长安），夹道欢迎的官员和居民，好像两道长墙（七五五年以后，二十年之久，朱泚是河朔【河北平原】各战区司令官来京的第一人）。

九月五日，李豫（李俶）在延英殿摆设筵席，宴请朱泚和他的将领；犒劳赏赐的丰盛，数年来从没有过。

冬季，十月，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田承嗣，挑拨昭义战区（总部设相州【河南省安阳市】）兵变。

二、田承嗣叛，李灵曜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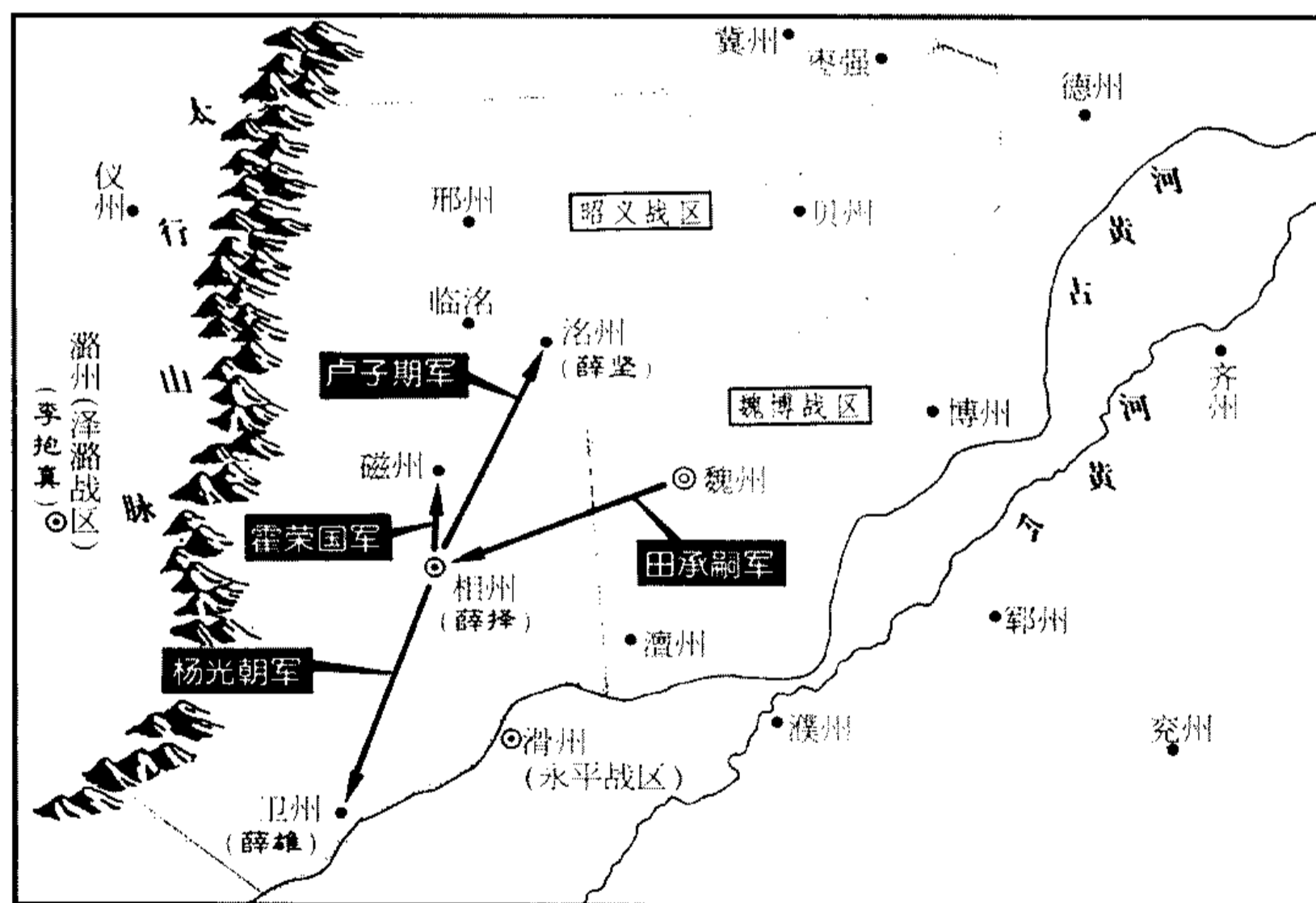
七七五年，春季，正月三日，昭义战区（总部设相州【河南省安阳市】）

市】) 作战司令 (兵马使) 裴志清, 驱逐候补司令官 (留后) 薛崱 (薛崱接替老哥薛嵩官位, 参考前年【七七三】正月), 率领他的部众投降魏博战区 (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 司令官 (节度使) 田承嗣。田承嗣声言增援, 率军袭击相州 (河南省安阳市), 占领城池。薛崱逃到洺州 (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 上疏请求进京 (首都长安) 朝见。

唐帝 (十一任代宗) 李豫 (李俶, 本年五十岁) 批准。

正月十一日, 卢龙战区 (总部设幽州【北京市】) 司令官 (节度使) 朱泚, 上疏请求留在京师 (首都长安) 当官, 推荐老弟朱滔当卢龙战区代理候补司令官 (知留后)。李豫 (李俶) 批准。

昭义战区 (总部设相州【河南省安阳市】) 初级将领薛揆当相州 (河南省安阳市) 州长、薛雄当卫州 (河南省卫辉市) 州长、薛坚当洺州 (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 州长, 都是故司令官 (节度使) 薛嵩的家族 (薛嵩逝世, 参考前年【七七三】正月)。



八世纪·七七五年正月至二月 魏博田承嗣吞并昭义战区

正月十四日, 李豫 (李俶) 命宦官总管 (内侍) 孙知古, 前往魏州 (河北省大名县), 传话给田承嗣 (魏博【总部魏州】司令官), 命他跟薛

家班州长们各自严守疆界，田承嗣拒绝。

正月十九日，田承嗣派大将卢子期攻洺州（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杨光朝攻卫州（河南省卫辉市）。

二月一日，田承嗣引诱卫州（河南省卫辉市）州长薛雄弃城投降，薛雄拒绝。田承嗣派刺客格杀薛雄，屠灭薛雄全家，遂把相州（河南省安阳市）、卫州（河南省卫辉市）、洺州（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磁州（河北省磁县）四州，全部并吞，直接任命州长等官员，收编所有精兵良马，集中魏州（魏博战区总部，河北省大名县）。

田承嗣强迫钦差宦官孙知古，陪他一同巡视磁州（河北省磁县）、相州（河南省安阳市），叫一些将士刀割耳朵、划破面孔，坚决请求中央任命田承嗣当他们的统帅。

二月十二日，命华州（陕西省华县）州长李承昭，当昭义战区（总部设相州【河南省安阳市】）代理候补司令官（知留后。唐政府此项任命，只是显示不承认昭义战区被并）。

三月十二日，薛嵒、常休明，前往皇宫门前，请求宽恕。李豫（李俶）一律赦免，不追究责任。

最初，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宝臣（张忠志）、平卢战区（总部设青州【山东省青州市】）司令官（节度使）李正己（李怀玉），都受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田承嗣的轻视。

李宝臣的老弟李宝正，娶田承嗣的女儿为妻。李宝正在魏州跟田承嗣的儿子田维，打马球游戏，李宝正的坐骑忽然受惊狂奔，无法控制，竟把田维撞死。田承嗣大怒若狂，逮捕李宝正囚禁，派人通知李宝臣。李宝臣承认自己管教不严，特别送上一根木棍，请田承嗣代为责打教训。田承嗣为子报仇，竟把女婿乱棍打死，这项凶蛮的反应，使李宝臣大为惊骇，两个战区的友谊，从此破裂。现在，田承嗣反抗中央，李宝臣、李正己（李怀玉），都上疏请求讨伐，而李豫（李俶）也正想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对田承嗣采取行动。

夏季，四月三日（原文“乙未”，据《旧唐书》改），李豫（李俶）下诏贬田承嗣当永州（湖南省永州市）州长。另训令河东战区（总部设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平卢战区（总部设青州【山东省青州

市))、淮西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永平战区(总部设滑州【河南省滑县】)、汴宋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河阳军基地(设河阳【河南省孟州市】)、泽潞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各派特遣兵团,向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前进,如果田承嗣推托延迟,不肯前往就职,大家立即发动攻击。诏书并声明说:罪犯只限于田承嗣跟他的侄儿田悦,其他将士以及田家班兄弟侄儿等,只要能跟叛徒划清界限,政府对他们过去的行为,一律不予追究



八世纪·七七五年四月至十一月 九战区讨伐魏博田承嗣

当时,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朱滔,对中央最为恭顺,遂会同李宝臣(张忠志)跟河东战区(总部设太原府



【山西省太原市】) 司令官(节度使)薛兼训,攻击魏州北部(河东兵团应绕过太行山北段,进入卢龙战区【总部幽州】,与朱滔会合南下);李正己(李怀玉)跟淮西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李忠臣(董秦)等,攻击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南部。

五月三日,田承嗣部将霍荣国,献出磁州(河北省磁县),投降。

五月十五日,李正己(李怀玉)攻击德州(山东省陵县),攻克。李忠臣(董秦)率永平(滑州,河南省滑县)、河阳(河南省孟州市)、怀州(河南省沁阳市)、泽州(山西省晋城市)等步骑兵四万人庞大军团,攻击卫州(河南省卫辉市)。

六月九日,田承嗣派将领裴志清等攻击冀州(河北省冀州市,属成德战区),裴志清率领部队投降李正己。

六月十二日,田承嗣亲自率军攻击冀州(河北省冀州市)。李宝臣(张忠志)派高阳军(驻易州,河北省易县)基地司令(使)张孝忠,率精锐骑兵四千人迎战,李忠臣主力随后抵达;田承嗣发现形势不利,遂焚烧粮草辎重,迅速撤退。张孝忠,是奚部落(滦河上游)人(当过安禄山的前锋官,参考七五五年十二月八日)。田承嗣因各战区特遣兵团从四方涌来,而部将又有很多人背叛逃走,才感到恐惧。

秋季,八月,田承嗣派人携带奏章,前往京师(首都长安)呈递,请准许他以有罪之身,回归中央。

八月二十八日,田承嗣派将领卢子期,进攻磁州。

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宝臣(张忠志)、平卢战区(总部设青州【山东省青州市】)司令官(节度使)李正己,在枣强(河北省枣强县)会师,进围贝州(河北省清河县。贝州原是昭义战区【总部相州】属州,田承嗣吞并昭义时,同时夺取贝州,但《通鉴》没有特别记载)。田承嗣出军增援。两战区分别犒劳他们的士卒,成德战区的赏赐较多,平卢战区的赏赐较少。事后,平卢战区士卒口吐怨言,李正己恐怕军心有变,立即率部队退出战场,李宝臣也跟着撤退。淮西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忠臣听到消息,也解除卫州包围,渡黄河南下,驻扎阳武(河南省原阳县),观望形势。

李宝臣跟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候补司令官(留后)朱滔,转而攻击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田承嗣的堂弟田庭玠守城,李宝

臣不能攻克。

田承嗣部将卢子期，进攻磁州，几乎把城攻破，成德战区司令官（节度使）李宝臣（张忠志），会同昭义战区（总部原设相州【河南省安阳市】）候补司令官（留后）李承昭，联合增援，在清水（河北省磁县西北）大破卢子期军，生擒卢子期，押送京师（首都长安）斩首。河南（黄河以南）中央各将领又在陈留（河南省开封市东南陈留镇）大破田悦。田承嗣大为恐惧。

最初，平卢战区（总部设青州【山东省青州市】）司令官（节度使）李正己（李怀玉）派使节去魏州（河北省大名县），田承嗣把他扣留囚禁；现在，把那位使节当做贵宾，放他回去，并把全部户籍、官兵名册、粮食绸缎账簿，送给那位使节，请他转述田承嗣的话说：“我今年已八十六岁（本年田承嗣七十一岁，故意多报，欺骗傻瓜），随时都会死去，儿子们没有一个成才，侄儿田悦也懦弱无能，我今天所有的这些东西，只是替大帅暂时保管罢了，何至劳大帅兴师动众！”请那位使节面向南方站在庭院里，田承嗣向他叩头，把信件交给他带回去；又绘制李正己的肖像悬挂，烧香膜拜。李正己心花怒放，遂按兵不动。而河南（黄河以南）中央军其他各特遣兵团，都不敢单独前进。田承嗣既然解除南面的威胁，就专心对付北面。

李豫（李俶）嘉勉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宝臣（张忠志）的功劳，特派宦官马承倩，携带诏书，前去慰劳。马承倩将回京（首都长安）复命时，李宝臣亲自去宾馆给他饯行，致送绸缎一百匹，但马承倩预期的数字要多得多，大为失望，于是霎时间翻脸，破口大骂，把绸缎统统扔到马路上，李宝臣在左右侍从面前受到侮辱，十分羞惭。作战司令（兵马使）王武俊（参考七六二年十一月）警告说：“你刚刚立下大功，小瘪三还敢这样。一旦盗匪平息，上面只要用一道命令叫你去京师（首都长安）宫门报到，你就不过一个小民而已。依我之意，不如放田承嗣一马，把他当做你的资本。”李宝臣遂生豢养盗匪保护自己的念头。

田承嗣知道：范阳（幽州州政府所在城，北京市）是李宝臣的故乡，李宝臣希望能并入自己战区（《新唐书·藩镇传》：“李宝臣本是奚部落【滦河上游】人，范阳将领张锁高收作养子，因名张忠志【锁高，参考七三六年四月】。”曾一度为安禄山养子，改姓安【参考七五五年十一月十九

日】；归降中央后，皇帝赐姓名李宝臣【参考七六二年十一月】，于是田承嗣大做手脚，在石头上刻下神秘预言书上特有的似通非通文字：“二帝同功势万全，将田为侣入幽燕。”派人暗中埋在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境内，然后要巫法师警告李宝臣（张忠志）说，该地有帝王之气！李宝臣挖掘，把那块石头挖出来。田承嗣再派人去向李宝臣游说：“你跟朱滔（卢龙【总部幽州】候补司令官）联合攻击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把它攻克，土地缴回中央，不会归你所有。你如果能赦免田承嗣的罪，他愿把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呈献给你，并愿替你攻击范阳（北京市），你率骑兵当前锋，田承嗣率步兵在后面接应，没有不攻克之理（根据《新唐书·方镇表》，魏博确实把沧州割给成德。事实上，本年【七七五】五月，平卢【总部青州】攻取德州【山东省陵县】，魏博【总部魏州】最北境的沧州、瀛州【河北省河间市】与总部的交通线便被完全切断，成为“飞地”。就算田承嗣不放弃二州，也不可能久守）。”李宝臣大喜过望，认为事情的发展，符合石头上的预言，立场遂剧烈改变，反而跟田承嗣结合，阴谋夺取范阳（北京市），田承嗣更率军进驻北方边境，表示随时可以出动，一切都在秘密进行，没有人料到会发生阵前叛变。

事先，李宝臣对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候补司令官（留后）朱滔的使节说：“听说朱大帅的容貌仪态，如同天神，很盼望能看到他的画像。”朱滔遂送给他一幅。李宝臣把它悬挂到演武堂上，跟各将领共同瞻仰，赞叹说：“真是神仙人物！”朱滔驻军瓦桥（河北省雄县），李宝臣挑选精锐骑兵二千人，一夜之间，奔驰三百华里，向朱滔发动奇袭，下达指示说：“格杀演武堂画像上那个人！”当时，两支友军并肩作战，感情和睦，朱滔绝想不到变起眉睫，狼狈应战，大败，幸而朱滔改穿别的衣服，没有穿画像上的衣服，才逃出一命。李宝臣打算乘胜攻取范阳（北京市），而朱滔派雄武军（河北省兴隆县南）基地司令（使）昌平（北京市昌平区）人刘怦，坐镇留守长官府。李宝臣发现范阳（北京市）已有戒备，不敢前进。

田承嗣在边界得到卢龙兵团（总部幽州）跟成德兵团（总部恒州）交战消息，立刻率军南返，派人告诉李宝臣（张忠志）说：“河内（河南省黄河以北）有紧急情况，没有办法追随你攻打幽州（北京市），至于石头上的预言，是我搞的小把戏，阁下不必当真！”李宝臣羞怒交加，但又无可奈何，虽然毫无所获，也只好退军。可是既然跟朱滔破裂，命高阳军（河

北省易县) 基地司令(使) 张孝忠, 当易州(河北省易县) 州长, 率精锐骑兵七千人, 防备朱滔复仇。

十一月七日, 田承嗣部将吴希光, 献出瀛州(河北省河间市) 投降中央讨伐军(据《新唐书·方镇表》, 瀛州应是向卢龙战区【总部幽州】投降)。

十二月, 田承嗣请求前往京师(首都长安) 朝见。平卢战区(总部设青州【山东省青州市】) 司令官(节度使) 李正己(李怀玉) 一再上疏为田承嗣求情, 请准许田承嗣改过自新。

七七六年, 春季, 二月二十二日, 田承嗣再派使节上疏请求准许他前往京师(首都长安) 朝见。

李豫(李俶) 乃下诏, 赦免田承嗣叛乱罪行, 恢复他的爵位和官职, 准许他和他的家属前来京师(首都长安) 朝见。他部属中所有参加反抗中央的官员, 一律不再追究。

夏季, 五月, 汴宋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 候补司令官(留后) 田神玉逝世。总纠察官(都虞候) 李灵曜格杀作战司令(兵马使) 兼濮州(山东省鄄城县) 州长孟鉴, 跟北方的田承嗣勾结, 引作外援。

五月七日, 中央命永平战区(总部设滑州【河南省滑县】) 司令官(节度使) 李勉, 兼汴宋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 候补司令官(留后。汴宋战区辖八州: 汴州、宋州【河南省商丘市】、曹州【山东省定陶县】、濮州【山东省鄄城县】、兖州【山东省兖州市】、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徐州【江苏省徐州市】、泗州【江苏省盱眙县淮河北岸】)。

五月九日, 命李灵曜当濮州(山东省鄄城县) 州长; 李灵曜拒绝。

六月二日, 中央屈服, 命李灵曜当汴宋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 候补司令官(留后), 派使节前去安抚慰问。

秋季, 七月, 田承嗣派军攻击永平战区总部所在滑州(河南省滑县), 击败战区司令官(节度使) 李勉。

李灵曜既被任命为战区候补司令官(留后), 越发骄傲自大, 不可一世, 分别遴选他的党羽当辖境里八州州长, 和八州所属所有县长, 打算效法河北(黄河以北) 各战区, 实行割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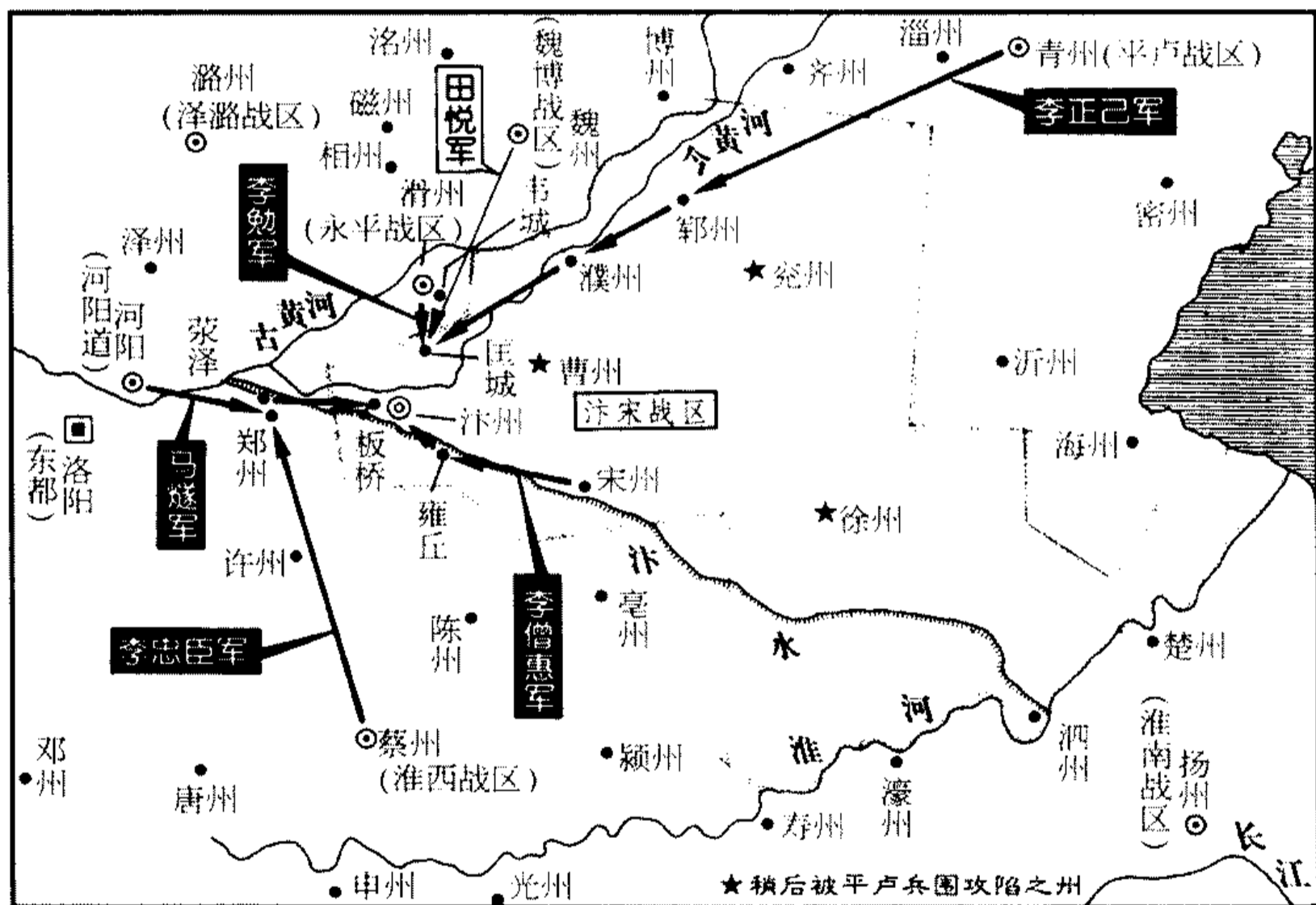
八月二十九日, 李豫(李俶) 下令淮西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 司令官(节度使) 李忠臣(董秦)、永平战区(总部设滑州【河南省滑县】) 司令官(节度使) 李勉、河阳三城(河南省孟州市) 军事基



地司令（河阳三城使）马燧、淮南战区（总部设扬州【江苏省扬州市】）司令官（节度使）陈少游、平卢战区（总部设青州【山东省青州市】）司令官（节度使）李正己（李怀玉），讨伐李灵曜。

汴宋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作战司令（兵马使）、摄理副司令官（摄节度副使）李僧惠，是李灵曜的智囊；宋州（河南省商丘市）营门官（牙门将）刘昌，派密使曾神表，暗中游说李僧惠。李僧惠召见刘昌，征求意见，刘昌向他分析叛逆的后果，声泪俱下。李僧惠遂跟战区营门官（汴宋牙将）高凭、石隐金，派曾神表携带奏章，前往京师（首都长安），请准许他们戴罪立功，讨伐李灵曜。

九月八日，中央命李僧惠当宋州（河南省商丘市）州长、高凭当曹州（山东省定陶县）州长、石隐金当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州长。



八世纪·七七六年闰八月至九月 五战区讨伐李灵曜

九月十一日，李忠臣（董秦）、马燧，在郑州（河南省郑州市）扎营，李灵曜率军出击；两军想不到敌人突然出现，霎时溃散，退到荥泽（郑州市西），李忠臣的淮西兵团士卒逃亡十分之五六，郑州（河南省郑州市）官民惊恐，纷纷投奔东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郑州属泾原战区【总部泾



州】)。李忠臣打算撤退，马燧坚决反对，说：“政府正规军讨伐叛逆，为什么担心失败？为什么放弃这个立功成名的良机？”下令巩固阵地，一步也不移动。李忠臣（董秦）听到消息，开始集合散兵游卒，几天工夫，集结完毕，威势再度振作。

九月十四日，李正己（李怀玉）上疏称：攻克郓州（山东省东平县）、濮州（山东省鄄城县）。

九月十八日，李僧惠在雍丘（河南省杞县）击败李灵曜。

冬季，十月，李忠臣、马燧，向李灵曜发动总攻。李忠臣负责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南部，马燧负责汴州北部，不断击破李灵曜变军。

十月十八日，李忠臣的淮西兵团、马燧的河阳三城兵团，跟陈少游的淮南兵团会师，在汴州城西，跟李灵曜发生大战；李灵曜失败，进城坚守。

十月十九日，李忠臣等包围汴州。

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田承嗣，派侄儿田悦率军增援李灵曜，在匡城（河南省长垣县）击败永平（总部滑州）、平卢（总部青州）两战区特遣兵团，乘胜直指汴州，在城北数华里路的地方扎营。

十月二十二日，李忠臣派初级将领李重倩，率数百名轻装备骑兵，于夜晚突袭田悦大营，东杀西砍，如入无人之境，共斩数十人才撤退，田悦官兵大为震骇。李忠臣、马燧乘势率主力进攻，战鼓如雷，士卒们大声呐喊，冲入田悦大营，田悦所率魏博兵团，还没有接战，就先溃散，田悦一个人脱身，向北逃走，士卒们死亡惨重，尸首相连，多到无法计数。李灵曜得到消息，夜晚大开汴州城门，向西北逃走。汴州战乱，全部平息。李重倩，本是奚部落（滦河上游）人。

十月二十三日，李灵曜逃到韦城（河南省滑县东南二十五公里），永平战区（总部设滑州【河南省滑县】）将领杜如江，把他生擒活捉。

马燧知道李忠臣残暴凶狠，遂把自己的功劳全让给他，所以不进汴州，率军进驻汴州西方的板桥（开封市西）。李忠臣进城，果然把所有功劳，都归自己。宋州（河南省商丘市）州长李僧惠跟他争论，李忠臣（董秦）利用举行军事会议时，把他击斩；又打算诛杀刘昌，刘昌逃走，得免一死。

十月三十日，永平战区（总部设滑州【河南省滑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勉，把李灵曜押解到京师（首都长安），斩首。

十二月四日，同时命平卢战区（总部设青州【山东省青州市】）司令

官（节度使）李正己（李怀玉）及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宝臣（张忠志），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

泾原战区（总部设泾州【甘肃省泾川县】）司令官（节度使）马璘病重，命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段秀实代理司令官（知节度事），托付给他死后的事。段秀实下令全军戒备，防范非常情况。

马璘家产多到无法计算，京师（首都长安）家宅，豪华奢侈，超过其他所有权贵，仅主厅就用钱二十万串，其他房屋，也都跟主厅相差无几。马璘的子孙都不成才，这项庞大无比的家产，不久就被卖光。

三、淮西兵变

七七七年，春季，三月三日，唐王朝（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国务院国防部长（兵部尚书）、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凤翔怀泽潞秦陇战区（总部设凤翔府【陕西省凤翔县】）司令官（节度使）李抱玉（安抱玉）逝世（年七十四岁）。命堂弟李抱真（安抱真）兼怀泽潞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候补司令官（领怀泽潞留后）。

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田承嗣，拖到最后仍然不肯前往京师（首都长安）朝见，反而出军援助变军首领李灵曜（参考去年【七七六】十月），李豫（李俶）再下诏讨伐。田承嗣再上疏请求宽恕，李豫（李俶）无可奈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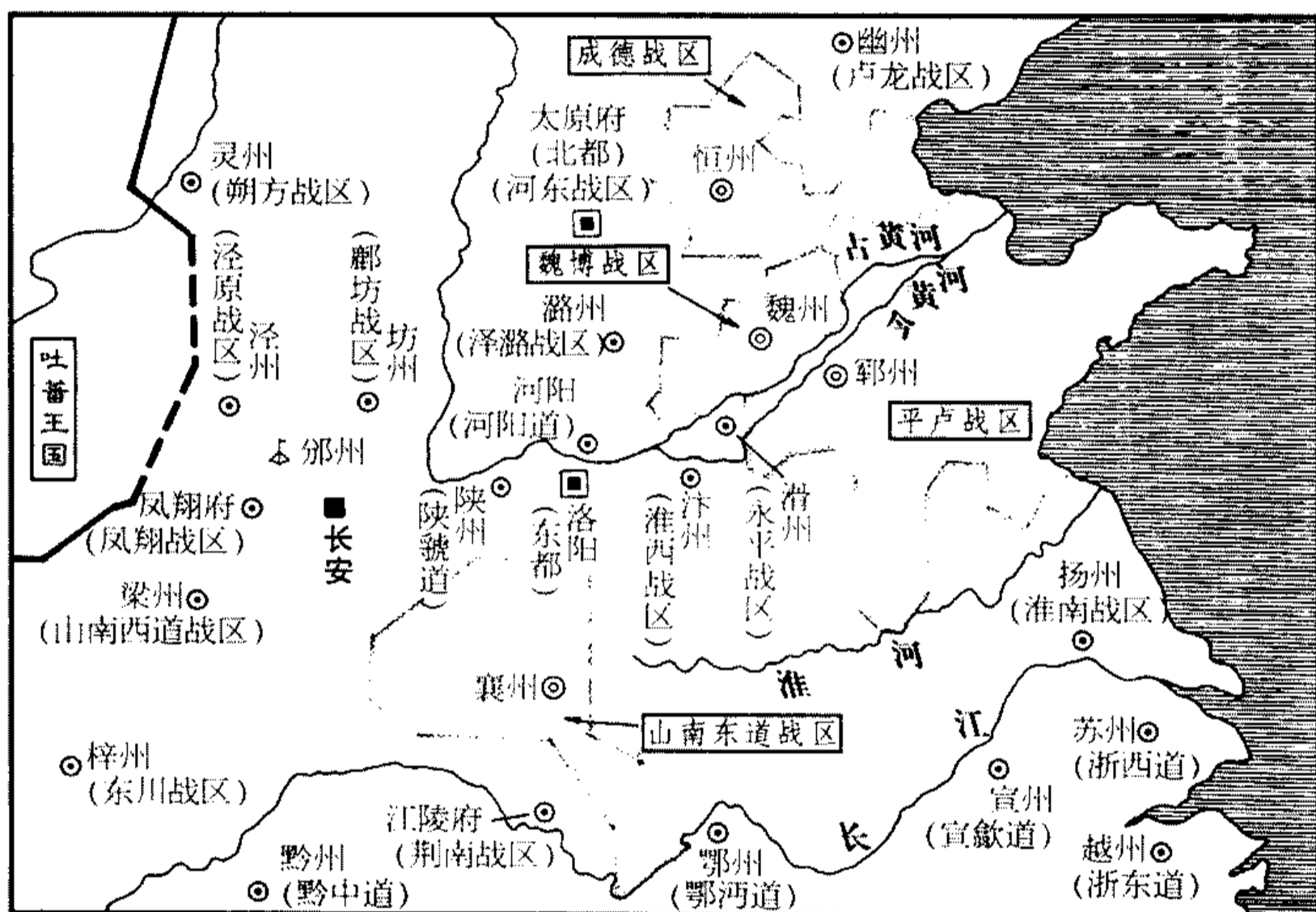
三月十八日，恢复田承嗣全部爵位官职，并同意他不必进京（首都长安）。

冬季，十二月八日，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朱泚，从秋防基地邠州（陕西省彬县）返回京师（首都长安）。

十二月二十二日，命朱泚兼陇右战区（总部设普润【陕西省凤翔县北】）司令官（节度使）、河西战区及泽潞战区特遣兵团（驻凤翔府【陕西省凤翔县】）代理司令官（知河西、泽、潞行营。接替李抱玉【安抱玉】）。

平卢战区（总部设青州【山东省青州市】）司令官（节度使）李正己（李怀玉），早先已管辖淄州（山东省淄博市）、青州（山东省青州市）、齐州（山东省济南市）、海州（江苏省连云港市）、登州（山东省蓬莱市）、莱州（山东省莱州市）、沂州（山东省临沂市）、密州（山东省诸城市）、

德州（山东省陵县）、棣州（山东省惠民县），共计十州；后来李灵曜在汴州（河南省开封市）聚众起兵（参考去年【七七六】八月），各战区大军会师讨伐，攻克的城池，各自据为己有，李正己（李怀玉）遂增加曹州（山东省定陶县）、濮州（山东省鄄城县）、徐州（江苏省徐州市）、兖州（山东省兖州市）、郓州（山东省东平县），于是把战区总部从青州（山东省青州市）迁到郓州（山东省东平县），派他的儿子、前淄州（山东省淄博市）州长李纳，留守青州（山东省青州市）。李正己刑法严厉残酷，在他的辖区内，人民不敢交谈；但法令简单明了，田赋税收，贫富平均。而且负担很轻，拥有大军十万人，独霸东方，跟他相邻的战区，都很畏惧。



八世纪·七十七年年底 藩镇割据形势

当时，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田承嗣，管辖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博州（山东省聊城市）、相州（河南省安阳市）、卫州（河南省卫辉市）、洺州（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贝州（河北省清河县）、澶州（河南省内黄县东南），共计七州。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宝臣（张忠志）管辖恒州（河北省正定县）、易州（河北省易县）、赵州（河北省赵县）、定





州（河北省定州市）、深州（河北省深州市）、冀州（河北省冀州市）、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也共计七州。两战区各有大军五万人。

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司令官（节度使）梁崇义，管辖襄州（湖北省襄樊市）、邓州（河南省邓州市）、均州（湖北省丹江口市西北）、房州（湖北省房县）、复州（湖北省天门市）、郢州（湖北省钟祥市），共计六州，有大军二万人。

以上四战区（藩镇）各自盘踞一方，互相结盟，虽然口头上宣称服从中央政府，但事实上拒绝执行中央政府的法令；所有官属的任命、军队的调遣，都自己做主；田赋捐税，全部留做自用，杀人活人等法庭审判，更由自己裁决。李豫（李俶）宽厚仁慈，完全放任他们为所欲为（这不是宽厚仁慈，而是畏惧和无能，史书总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失去真相）。中央在邻近战区每修建一座城池、增加一个士卒，各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就口出怨言，指摘中央对他们猜忌怀疑；为了这个缘故，中央经常半途停工。可是他们在自己境内，却兴筑碉堡，铸造武器，没有一天休息。外表看起来他们虽然是帝国的战区，实际却像少数民族盘踞的洪荒世界。

七七八年，秋季，八月二日，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宝臣（张忠志），请求恢复本姓（张忠志赐姓名李宝臣，参考七六二年十一月），李豫（李俶）批准（可看出此时皇家的姓已不能给人荣耀）。

七七九年，春季，二月十二日，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田承嗣逝世（年七十五岁）。田承嗣有十一个儿子，但以他的侄儿、中军作战司令（中军兵马使）田悦，最有才干，一直由他指挥军队，而让儿子们做他的辅佐。

二月十三日，中央命田悦当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候补司令官（留后）。

淮西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司令官（节度使）李忠臣（董秦），贪污残忍，荒淫好色，部将或官属中有美丽妻子或美丽女儿，他都强行奸淫；平常不过问公务，把军政大权交给妹夫、副司令官（节度副使）张惠光。张惠光仗势横行暴虐，文武官员及民间，都深受毒苦。李忠臣再命张惠光的儿子当营门官（牙将），残忍疯狂，比他的老爹更为凶暴。左翼总纠察官（左厢都虞候）李希烈，是李忠臣（董秦）的堂侄，很得大家拥护，李希烈利用官兵愤怒怨恨的情绪，发动兵变。

三月六日，李希烈联合大将丁晃等，诛杀张惠光父子，驱逐李忠臣。李忠臣单人匹马，逃奔京师（首都长安）。李豫（李俶）认为他立过功劳（指击败李灵曜，参考七七六年十月），命他摄理司空（检校司空，三公之三）兼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留在京师（首都长安）；命李希烈当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州长、淮西战区（总部自汴州迁到蔡州）候补司令官（留后）。命永平战区（总部设滑州【河南省滑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勉，兼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州长，辖区增加汴州、颍州（安徽省阜阳市），总部迁到汴州（河南省开封市）。

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张宝臣（李宝臣），恢复本姓后（参考去年【七七八】八月），心里忽然产生恐惧，于是，上疏请求皇帝仍准他姓皇帝的姓。

夏季，四月十三日，李豫（李俶）命张宝臣（李宝臣）再改回李宝臣（张忠志）。

闰五月十九日，唐帝（十二任德宗）李适（音 kuò）擢升淮西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候补司令官（留后）李希烈实任司令官（节度使）。

闰五月二十二日，命河阳（河南省孟州市）卫戍司令（镇遏使）马燧，当河东战区（总部设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司令官（节度使）。

六月十二日，命朱泚（卢龙【总部幽州】、陇右【总部普润】司令官）当凤翔（陕西省凤翔县）特别市长（凤翔尹）。

秋季，九月七日，把淮西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改称淮宁战区。

七八〇年，最初，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左仆射）刘晏，当文官部长（吏部尚书）时，杨炎当文官部副部长（吏部侍郎），互相不喜欢对方。元载被诛杀（参考七七七年三月），刘晏暗中尽了大力。等到李适登上帝位，刘晏因长期掌握国家财富（自七六〇年五月迄今），大家对他都很忌恨，于是很多人提醒皇帝，应该撤销运输总监（转运使）。而且传出谣言说：刘晏曾经呈递密奏，建议前任帝（十一任）李豫（李俶）封独孤贵妃当皇后（独孤如果当上皇后，她的亲生儿子，韩王李迥，势必夺嫡，李适即陷危境）。杨炎既被擢升当宰相，打算替元载报仇（世界上任何坏蛋，都有赞美他的朋友，任何凶恶的政治领袖，都有拥护他的群众），于是找一个机会，在李适面前涕泪交流，说：“刘晏跟黎干、刘忠翼，共同进行阴谋（参考去





年【七七九】闰五月），我身为宰相，不能铲除国贼，真应受到严厉处罚。”另一位宰相崔佑甫说：“这种无法证实的暧昧谣言，不应该在意。而且，陛下已下令大赦，也不应再去追究这种风言风语。”但杨炎仍锲而不舍，建议说：“国务院（尚书省）是帝国的神经中枢，最近却特设很多总监（使），分割它的权力，最好是恢复原来体制。”李适批准。

正月二十八日（原文“甲子”，据《旧唐书》改），下诏全国钱粮工作，全部交还给国务院财政部财务司（金部）及粮秣司（仓部）；刘晏解除运输总监（转运使）、物资调节总监（租庸使）、地亩青苗税征收总监（青苗使）、盐铁专卖总监（盐铁使）等特设机关首长职务。

二月一日，命十一位擢升罢黜特使（黜陟使），分别巡视各地。

当时，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田悦，对中央政府还相当尊敬顺从，可是河北道（河北省）擢升罢黜特使（河北黜陟使）洪经纶，颞顽无知，完全不了解他所面对的局势，听说战区武装部队有七万人之多，于是，一道命令下达，要田悦裁军四万人，遣送回乡耕田。田悦假装奉命唯谨，立刻裁减四万人。然后不久，集合这些被遣散的士卒，把他们激怒，田悦说：“你们长期过着军队生活，上有父母，下有妻子，都在军营，一旦被擢升罢黜特使（黜陟使）淘汰，将来靠什么维生？”士卒们大哭。田悦就拿出自己的家产，作为军饷，仍使他们留在军中。于是士卒都感激田悦，怨恨中央。

宰相崔佑甫因身患重病，多半不大管事；杨炎遂大权在握，专门为自己报仇雪恨。上疏重提元载的开疆建议（参考《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第十四部）第3章第四节“沿边拉锯战”），打算先行兴筑原州（故州城，宁夏固原县）城池，又打算动员两京（首都长安、东都洛阳）、关内（陕西省中部）青年，前去丰州（内蒙古五原县）整修疏浚灌溉系统陵阳渠（五原县境），准备开荒垦田。李适派宦官去泾原战区（总部设泾州【甘肃省泾川县】），询问司令官（节度使）段秀实的意见，段秀实认为：“仅只沿边防务，还感到兵力不足，不应该先向敌人挑衅，刺激他们反击。”杨炎大怒，认为他破坏自己，于是解除段秀实战区司令官（节度使）职务，调回中央当农林部长（司农卿）。

二月十二日，任命邠宁战区（总部设邠州【陕西省彬县】）司令官（节度使）李怀光，兼四镇及北庭战区特遣兵团（驻泾州【甘肃省泾川县】）司令官（节度使），更兼泾原战区（总部设泾州【甘肃省泾川县】）

司令官（节度使），训令他把大军推进到原州（宁夏固原县）；再任命四镇及北庭战区特遣兵团候补司令官（留后）刘文喜，改当总秘书长（别驾）。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严郢反对，上疏说：“朔方塞下五城（参考七七六年二月），土地本来肥沃，七五五年天下大乱以后，人力不足，以致荒废，现在实际耕种的田亩，不到过去十分之一。如果有充足的人力投入，用不着等到今天。征调两京（首都长安、东都洛阳）及关辅（陕西省中部）人民，前去丰州（内蒙古五原县）疏浚渠道，开荒屯田，所得到的不抵所付出的，而关辅（陕西省中部）人民却免不了流散四方，不但使京畿田地荒废，对军粮也毫无帮助。”奏章呈上后，没有下文。

然而，陵阳渠（内蒙古五原县境）疏浚工程始终无法完成，完全放弃。李适采纳杨炎的建议，借口刘晏的奏章跟事实不符。

二月十四日，贬刘晏当忠州（重庆市忠县）州长。

二月十八日，擢升泽潞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候补司令官（留后）李抱真（安抱真）实任司令官（节度使。《新唐书·方镇表》：本年【七八〇】，昭义战区总部迁潞州，泽潞战区并入）。

杨炎打算兴建原州城（故州城，宁夏固原县），作为基地，然后收复秦原（甘肃省南部），于是命李怀光先到前方担任总监，督促施工；命卢龙战区（特遣兵团驻凤翔府【陕西省凤翔县】）司令官（节度使）朱泚，及朔方战区（总部设坊州【陕西省黄陵县】）司令官（节度使）崔宁（崔旰），各率一万人，在后续进，保护工程进行。皇帝诏书下达泾州（甘肃省泾川县），命准备筑城工具。泾原战区（总部设泾州【甘肃省泾川县】）将士怒不可遏，说：“我们充当帝国西方屏障，有十余年。最初，我们驻防邠州（陕西省彬县），耕田种桑，好不容易安定下来，却调到泾州（甘肃省泾川县。参考七六八年十二月），披荆斩棘，安营扎寨，还没有把凳子坐暖，又要把我们驱逐到塞外！我们犯了什么罪，竟受到这种待遇！”

李怀光刚接任邠宁战区（总部设邠州【陕西省彬县】）司令官（节度使）时，就诛杀大将温儒雅等（参考去年【七七九】八月），军令森严；后来，中央命李怀光兼泾原战区（总部设泾州【甘肃省泾川县】）司令官（节度使），泾原将士大为恐惧，说：“他们五个将领（温儒雅、史抗、庞仙鹤、张献明、李光逸），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全体斩首？现在又来我们这里，怎么不忧心忡忡！”总秘书长（别驾）刘文喜遂利用大家愤怒恐惧心理，占领泾州（甘肃省泾川县），不接受命令，上疏中央请求再派段秀实回





来，如果有困难，派朱泚也行。

二月二十八日，李适同意，命朱泚兼四镇及北庭战区特遣兵团（驻泾州【甘肃省泾川县】）及泾原战区（总部泾州）司令官（节度使），接替李怀光。

占据泾州（甘肃省泾川县）的刘文喜，拒绝接受他推荐的朱泚，打算自己当战区司令官（节度使）。

夏季，四月一日，刘文喜正式背叛中央，派他的儿子前去吐蕃王国（首都逻些城【西藏拉萨市】）充当人质，请求派军救援。李适命朱泚、李怀光讨伐；又命神策军（禁军第七、八军）基地司令（使）张巨济，率禁军二千人增援。

五月，中央讨伐军朱泚等，包围变兵首领刘文喜盘踞的泾州（甘肃省泾川县），切断所有交通线，紧闭营垒，不断发动攻击，历时很久，不能攻克。这时，天气久不落雨，骄阳如火，旱灾已成，征收捐税粮草，东西转运，中外骚动不安，中央官员中上疏请求赦免刘文喜，以解救军民疲惫痛苦的，多到无法统计。李适一律拒绝，说：“一个小丑都不能铲除，怎么能治理一个庞大帝国！”刘文喜派大将刘海宾，到京师（首都长安）请愿，刘海宾向李适报告说：“我是陛下当亲王时旧部（李适封雍王，当过全国野战军元帅【天下兵马元帅】，参考七六二年四月；特遣兵团【行营】军官，都是部属），怎么肯听从叛徒？一定要替陛下砍下他的人头。刘文喜所请求的，不过一个任官符节而已，希望陛下姑且给他，他的戒备一定松懈，我的计划就可实施。”李适说：“名分和官职，绝不可以随便给人。你能够立功，固然很好，我的任官符节，他得不到。”命刘海宾回去告诉刘文喜，训令讨伐军继续攻击。并且减少自己的饮食，犒劳士卒，围城中官兵应领春季服装的，照常发给；于是，大家了解李适不会改变主意。此时，吐蕃王国（首都逻些城【西藏拉萨市】）跟唐朝的邦交正在和睦，拒绝支持刘文喜，围城中势孤力弱，变兵绝望。

五月二十七日，刘海宾和各将领共同起事，诛杀刘文喜，砍下人头，送到京师（首都长安）。但原州（故州城，宁夏固原县）城池，始终不能修筑。

自从李适登极，平卢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司令官（节度使）李正己（李怀玉）内心一直惶惶不安，曾派一位助理前往京师（首都长安）奏事，正巧泾州（甘肃省泾川县）传来捷报，李适命他观看

刘文喜的人头之后再回去。李正己（李怀玉）更加恐惧。

六月，巫法师桑道茂上疏说：“不出数年，陛下有离开皇宫的坏运。我瞭望到，奉天（陕西省乾县）有天子气，最好是增加城墙的高度和厚度，准备应付突然发生的非常事变。”

六月八日，李适命首都长安特别市政府（京兆）征调民夫数千人，配合禁军士卒，修筑奉天城墙（陕西省乾县）。

秋季，七月，荆南战区（总部设江陵府【湖北省江陵县】）司令官（节度使）庾准，迎合宰相杨炎的旨意，上疏检举忠州（重庆市忠县）州长刘晏：写信给凤翔（陕西省凤翔县）特别市长（凤翔尹）朱泚，求他营救，措辞充满怨愤（忠州属荆南战区）。而且，庾准更指控刘晏曾上疏请求增加州政府所属民兵名额，事实上是准备背叛中央。当李适询问杨炎意见时，杨炎证实刘晏确有这种阴谋。李适遂秘密派宦官前去忠州（重庆市忠县），把刘晏绞死（年六十五岁）。

七月二十七日，李适下诏命刘晏自杀，天下人为刘晏呼冤。

八月十六日，加授卢龙（总部幽州）、陇右（总部普润）、泾原（总部泾州）三战区司令官（节度使）朱泚；兼任立法院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使相），仍保有卢龙、陇右司令官（节度使）。命舒王李谔当四镇、北庭特遣兵团（驻泾州）司令官（行军节度使）、泾原战区（总部设泾州【甘肃省泾川县】）司令长官（节度大使），擢升泾州（甘肃省泾川县）前营作战司令（牙前兵马使）河中（山西省永济市）人姚令言，当候补司令官（留后）。

李谔，是李邕的儿子（李邕，是李适的老弟，七七三年五月逝世），因早年丧父，李适收养做自己的儿子。

四、李惟岳叛，振武兵变

七八一年，春季，正月九日，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宝臣（张忠志）逝世（年六十四岁）。

李宝臣打算把割据的土地传给他的儿子、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李惟岳，因李惟岳年纪还轻，而且软弱无能，于是发动预防性的屠戮，部将中稍为有点个性，难以控制的，全部诛杀。包括深州（河北省深州市）州长张献诚等在内，甚至十余个人，在同一天内，全数处决（张献诚，参考

七五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李宝臣(张忠志)召见易州(河北省易县)州长张孝忠,张孝忠不接受。李宝臣派张孝忠的老弟张孝节前去催促上路。张孝忠命张孝节转告李宝臣说:“那些将领有什么罪,一个接一个被杀?我怕死,不敢前去,但也不会背叛,这情形就跟大帅不肯到京师(首都长安)朝见一样!”张孝节流泪说:“如果这样,我一定死。”张孝忠说:“我如果去,弟兄二人会同时毙命。我不去的话,他决不敢杀你。”张孝节回去,李宝臣(张忠志)果然不敢找他的麻烦。作战司令(兵马使)王武俊,出身卑微而非常勇敢,所以李宝臣对他十分亲信,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王士真为妻,王士真用心结交岳父大人左右侍从亲信,所以部属中只有张孝忠、王武俊,得以保住性命。

李宝臣逝世后,文书官(孔目官)胡震、听差王他奴,建议李惟岳封锁老爹死讯二十余日,而用李宝臣名义,上疏中央,请求把战区司令官(节度使)位置,传给儿子。唐王朝皇帝(十二任德宗)李适(本年四十岁。适,音kuò)拒绝,派御前监督官(给事中)汲县(河南省卫辉市)人班宏,到恒州(河北省正定县)问候李宝臣的病情,向他解释这项决定。李惟岳用大量贵重的金银珠宝贿赂班宏,班宏不敢接受,返京(首都长安)奏报。李惟岳这时才发布李宝臣逝世消息,自称候补司令官(留后),发动文武部属,联名向中央请求发给李惟岳符节旌旗,李适又拒绝。

最初,李宝臣跟平卢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司令官(节度使)李正己(李怀玉)、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田承嗣、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司令官(节度使)梁崇义,结成一体(参考七七七年十二月),打算把割据的土地,传给子孙。所以田承嗣逝世后,李宝臣竭力向中央推荐田悦继承(参考前年【七七九】二月),前任帝(十一任代宗)李豫(李俶)同意。田悦刚刚到职,对中央的礼貌及态度,十分恭敬。但河东战区(总部设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司令官(节度使)马燧,上疏预言田悦将来定会叛变,请求先行准备。现在,田悦也不断请求中央批准李惟岳的请求。李适打算矫正过去的姑息流弊,坚决不同意。有人规劝说:“李惟岳继承老爹现成的事业,已成定局。如果不能顺水推舟,势必发生祸乱。”李适说:“盗匪本来没有制造祸乱的资本,是利用皇家的土地,和皇家的官位名号,才聚集得到部众。过去,顺从他们的欲望而加以任命的事很多,祸乱反而更多,可看出任官封爵不但不足以消灭祸乱,反而鼓励祸乱。李惟岳如果

非叛变不可，给他符节不给他符节，结果一样。”仍然不准。田悦遂跟李正己（李怀玉）各派使节晋见李惟岳，秘密备战，准备反抗中央。

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副司令官（节度副使）田庭玠，警告司令官（节度使）田悦说：“你继承伯父（田承嗣）的事业，只要对中央谨慎服从，坐在这里，就可享受荣华富贵，岂不是很好！为什么无缘无故，跟恒州（成德战区）、郓州（平卢战区）同当叛徒？你应该看得清楚，自从战争发生（七五五年）以来，叛徒们有谁能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你一定要照你的意思去做，就先杀掉我，不要使我看到田家全族屠灭。”遂声称有病，不出家门。田悦亲自到他家道歉，田庭玠紧闭家门，不让他进来，最后忧郁而死。

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执行官（判官）邵真，听到李惟岳的阴谋，流泪规劝说：“先宰相（李宝臣【张忠志】）受国家的深厚恩德，而你正在服丧期间，就马上想背叛中央，实在太不应该。”建议李惟岳逮捕李正己（李怀玉）的使节，押送到京师（首都长安），并且声言讨伐李正己（李怀玉）。邵真强调说：“如果这样，中央嘉勉你的忠贞，就有可能得到任命状。”李惟岳同意，命邵真撰写奏章。但政务秘书长（长史）毕华提醒说：“先宰相（李宝臣【张忠志】）跟两战区结交友好，凡二十余年（自七六二年十一月至今，共二十年），怎么可以突然翻脸，甚至逮捕他们的使节？即令这样做，中央也未必相信我们的诚意。如果李正己（李怀玉）突然发动袭击，我们孤军奋战，没有援助，怎么抵抗？”李惟岳又接受。

前定州（河北省定州市）州长谷从政，是李惟岳的舅父，有胆识谋略，喜爱读书，王武俊等将领对他都十分敬畏，但李宝臣对他却心怀猜忌，谷从政遂称病在家休养，闭门不见宾客。李惟岳对他也不放心，从不跟他讨论事情，而且一天到晚和胡震、王他奴等策划商议，为了取悦将领土卒，拿出大量金钱，作为赏赐。谷从政忧心如焚，晋见李惟岳，说：

“而今，全国一派祥和，从京师（首都长安）来的人，异口同声说皇上（李适）英明果断，有心促使升平，反对地方首长把土地传给子孙的割据局面。你却第一个违反这项国策，皇上一定会征调各路兵马讨伐。将士们接受你的赏赐时，都誓言为你效死，问题是，只要有一场战事失利，他们爱惜自己的性命，谁能不生出离心！手握军权的大将，到时候恐怕都虎视眈眈，抓住机会，图谋你的人头，作为自己的功劳。而且，你父亲所诛





杀的高级将领，以百为计算单位；一旦遇到挫败，他们子弟中打算报仇的人，难道数得完！

“同时，你父亲跟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有仇（参考七七五年十月），朱滔（卢龙【总部幽州】后补司令官）兄弟把我们恨得咬牙切齿。皇上一定会用他当讨逆军统帅，朱滔的辖土跟我们紧紧相邻，军营中敲梆报时的声音，都互相听得清楚。他们一旦接到命令，立刻南下，就像饿虎饿狼扑杀绵羊一样，我们怎么抵挡得住！从前，田承嗣追随安禄山、史思明父子谋反，身经百战，凶悍勇猛，声名震动天下（参考七五五年十二月八日），反抗中央时，聚众起兵，自认没有敌手，可是等到卢子期被俘，吴希光反正（参考七七五年十月、十一月），田承嗣只有望天流泪，束手无策。后来还是靠你父亲按兵不动，为他向中央求情，前任皇上（十一任帝李豫【李俶】）宽厚仁慈，下诏赦免（参考七七五年十二月）；不然的话，田家难道还有后代！”

“何况，你生下来就享荣华富贵，年纪又小，没有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炼，怎么能相信左右亲信的话，打算效法田承嗣的做法！为你打算，最好是婉转拒绝将士们的拥戴，命你老哥李惟诚暂时接管战区总部，你自己前去京师（首都长安）朝见，请求留下来担任皇家禁卫军官，乘势推荐李惟诚摄理战区司令部，交由皇上裁决。皇上对你的忠义，一定喜悦，即令不给你一个高官，也绝不会丧失荣耀俸禄，终身没有忧患。不这样的话，大祸势将临头，后悔已来不及。我也知道你一向对我疏远、猜忌，但我念及我是你的舅父、你是我的外甥，事情紧急，不得不向你直言。”

李惟岳发现谷从政的分析和措辞，竟如此的直率，对老舅越发厌恶。谷从政只好仍回到家里，声称病还没有痊愈，闭门不出。李惟诚，是李惟岳的庶兄——异母老哥，谦卑厚道，喜爱读书，部众都对他非常倾心，李惟诚的同母妹妹，是李正己（李怀玉，平卢【总部郛州】司令官）的儿媳。就在当天，李惟岳把李惟诚送到李正己（李怀玉）那里，李正己（李怀玉）命他恢复张姓，张惟诚（李惟诚）遂留在平卢战区（总部设郛州【山东省东平县】）当官。

李惟岳派听差王他奴去谷从政家，调查他的行动，谷从政服毒自杀，临死时，说：“我不怕死，只是哀悼张家全族覆灭！”

刘文喜之死（参考去年【七八〇】五月），李正己（李怀玉）、田悦等都失去安全感。刘晏之死（参考去年【七八〇】七月），李正己（李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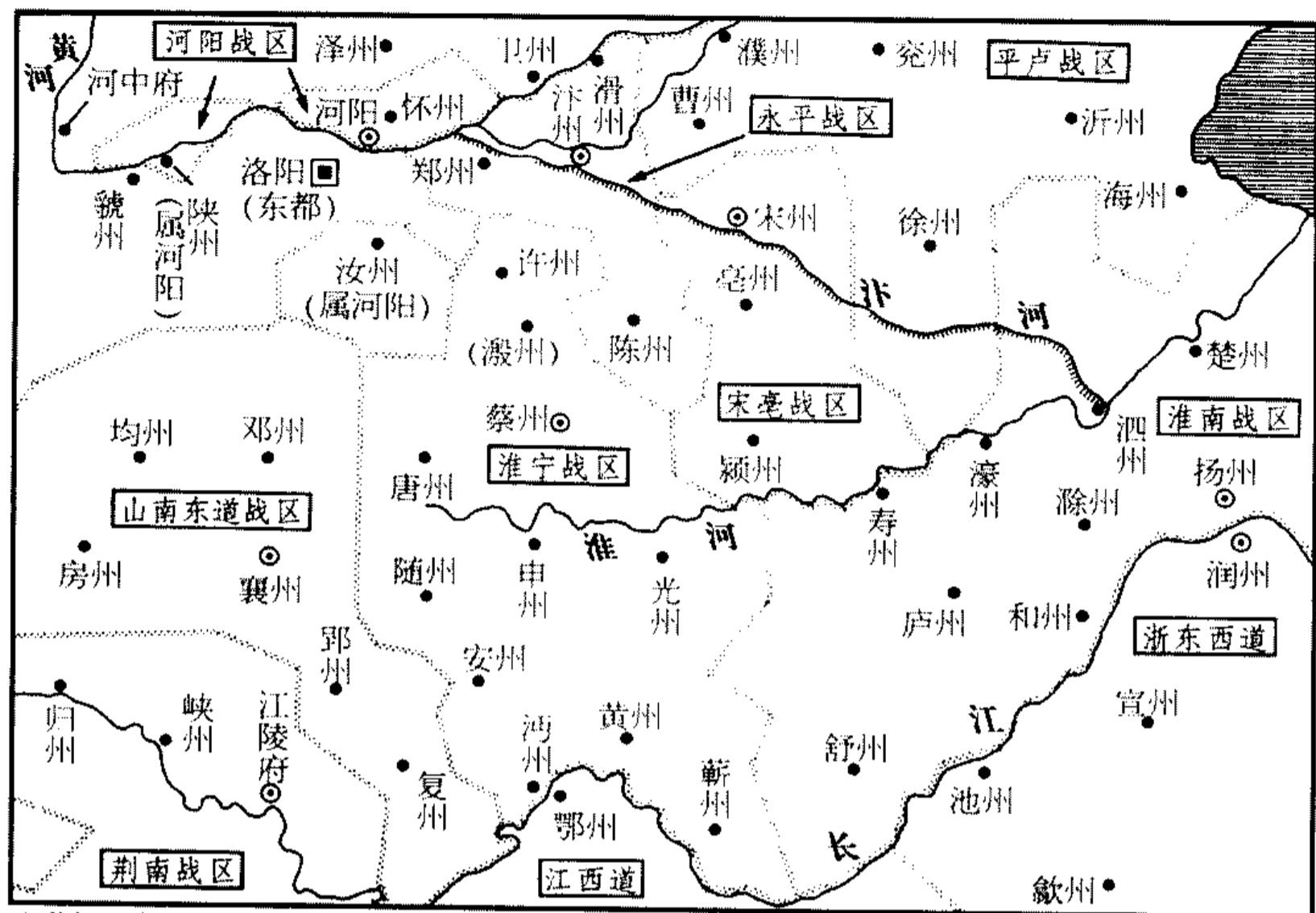
玉)、田悦等更加恐惧,互相告诉对方说:“我们这些人所犯的罪,比刘晏怎么样?”就在这时候,汴州(永平战区总部,河南省开封市)城垣太小,动工扩建,关东(潼关以东)民间遂传出谣言,说:“皇上打算到泰山(东岳,山东省泰安市北。在平卢战区辖境)举行大祭,乘势削平割据,所以在汴州(河南省开封市)筑城。”李正己(李怀玉)更为恐惧,派军一万人进驻曹州(山东省定陶县);田悦也加强各城防御工事,集结武装部队,跟山南东道(总部襄州)梁崇义、成德(总部恒州)李惟岳,互相呼应声援,河南(黄河以南)骚动,民心惊骇慌乱。

永平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旧辖区包括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宋州(河南省商丘市)、滑州(河南省滑县)、亳州(安徽省亳州市)、陈州(河南省淮阳县)、颍州(安徽省阜阳市)、泗州(江苏省盱眙县淮河北岸)七州。

正月十七日,中央训令另组宋亳颍战区(总部设宋州【河南省商丘市】),命宋州(河南省商丘市)州长刘洽(参考七七七年十月)当司令官(节度使)。又把泗州(江苏省盱眙县淮河北岸)划入淮南战区(总部设扬州【江苏省扬州市】)。又命东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留守长官路嗣恭,当怀郑汝陕及河阳三城战区(总部设河阳城【河南省孟州市】)司令官(节度使)。十天以后,又命永平战区(总部汴州)司令官(节度使)李勉,当宋亳颍、河阳两战区总指战官(都统);把郑州(河南省郑州市)划入永平战区(总部汴州),遴选曾经在军中作过战的退役将领,充当州长,加强防备李正己(李怀玉)等。

宰相杨炎诬害刘晏(参考去年【七八〇】七月),无论中外,都对他畏惧万分,不敢正眼相看。平卢战区(总部设郛州【山东省东平县】)司令官(节度使)李正己(李怀玉)不断上疏皇帝,要求公布刘晏的罪状,讽刺斥责,措辞严厉,杨炎大为恐惧,于是派出心腹亲信,分别前往各战区道,名义上安抚慰劳,实际上是向各战区司令官(节度使)秘密为自己辩护,说:“刘晏从前拍奸党的马屁,曾建议先帝(十一任帝李豫【李俶】)封独孤女士当皇后(参考去年【七八〇】正月),当今皇上(李适)心里怨恨,把他诛杀,跟我没有关系!”李适不久就接到情报,对杨炎开始厌恶,决心把他除掉,但一直放在心上,没有发作。

二月十六日,李适擢升杨炎当副立法长(中书侍郎)、卢杞当副监督长(门下侍郎),同时都兼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既有二位宰相,杨炎



八世纪·七八一年正月 重划河南各战区

遂不能大权独揽。卢杞身材矮小，又没有学问，缺乏见识，杨炎根本看他不起，经常声称有病，不跟他共进午餐（唐王朝制度，宰相们每天中午都要在宰相联合办公厅【政事堂】共进午餐）；卢杞也把杨炎恨入骨髓。卢杞狡猾险恶，暗中下手，为了建立自己的势力和威望，对稍微不能使自己满意的人，一律置之死地。

二月十七日，把宋毫战区（总部设宋州【河南省商丘市】）改称宣武战区。

振武战区（总部设单于府【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司令官（节度使）彭令芳，凶恶暴虐，监军宦官刘惠光贪污渎法，激起兵变。

二月二十六日，变兵把二人诛杀。

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司令官（节度使）梁崇义，虽然跟平卢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司令官（节度使）李正己（李怀玉）等结盟，但自己的军队太少，形势孤单（四邻都效忠中央），力量薄弱，所以对中央的态度，也最谨慎恭敬。有人劝他前去京师（首都长安）朝见，梁崇义说：“来瑱先生对帝国立过大功（指平定安史之

乱)，六〇年代因被宦官一直打小报告，所以拖延不敢动身，只求多活几天。等代宗皇帝（十一任帝李豫【李俶】）登极，来瑱没有等到征召，就立刻进京（首都长安），却不能避免全族屠灭（参考七六三年正月）。像我这种累积太多罪状的人，怎么可以前往！”淮宁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希烈，不断请求中央下令讨伐，梁崇义恐惧，越发加强战备。身为流民的郭晘，上疏皇帝检举梁崇义谋反；梁崇义得到消息，请求中央定自己的罪；李适为了安抚，把郭晘棍打后，流窜远方，并派国务院财政部财务司副司长（全部员外郎）李舟，前往襄州（湖北省襄樊市）慰问。

刘文喜在泾州（甘肃省泾川县）反抗中央时，中央曾派李舟往见刘文喜，向刘文喜分析利害祸福，刘文喜把他囚禁，不久，部将斩刘文喜出降，战乱平息（参考去年【七八〇】五月）；各军阀间遂有一种传言，认为李舟有能力颠覆城池，诛杀叛将。所以李舟抵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时，梁崇义对他十分厌恶，而李舟又劝梁崇义进京（首都长安）朝见，措辞直率，分析深入，梁崇义越发不高兴。后来，中央再派使节分别前往各战区道安抚慰劳，李舟又被派往襄州（湖北省襄樊市），梁崇义拒绝他进入边境，上疏说：“军心惊疑恐惧，请求另派使节。”当时，两河（黄河以北及黄河以南）各战区正对中央猜忌怀疑，隔阂日重，李适打算用恩德宠信使梁崇义安心。

夏季，四月二日，命梁崇义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连他的妻子都封爵位，颁发赏赐，并赐给铁券，派监察官（御史）张著，携带皇帝亲笔写的诏书，前去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征召梁崇义来京（首都长安）朝见。同时，依梁崇义的推荐，任命他的部将蔺皋当邓州（河南省邓州市）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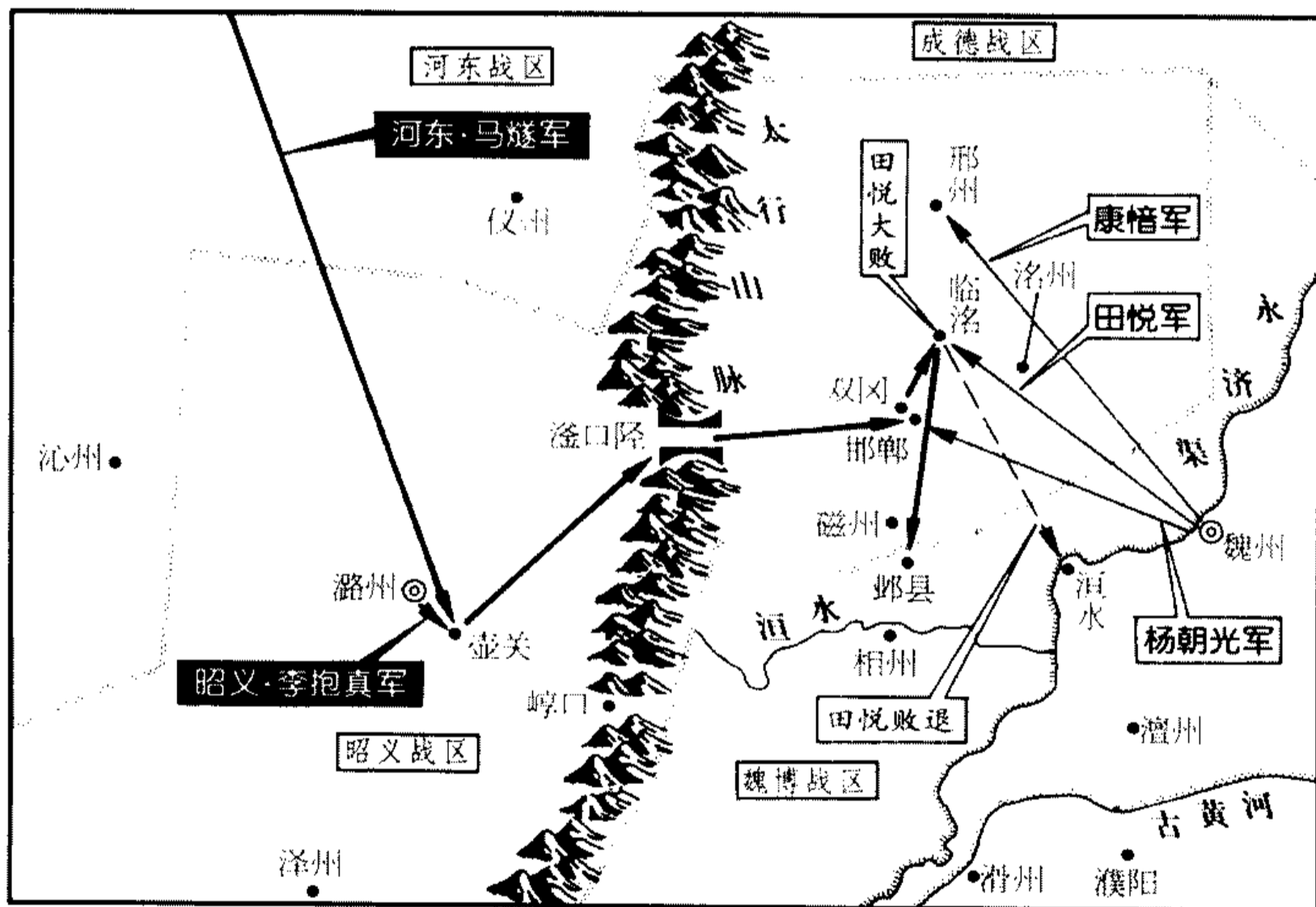
五、田悦叛，李纳叛，梁崇义叛

七八一年，夏季，五月，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田悦，跟平卢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司令官（节度使）李正己（李怀玉）、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李惟岳，终于决定结盟，联合作战，反抗中央，派作战司令（兵马使）孟佑，率步骑兵五千人，北上增援恒州（河



北省正定县)。

薛嵩逝世时(参考七七三年正月),昭义战区(当时总部设相州【河南省安阳市】)被分割,田承嗣夺得洺州(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相州(河南省安阳市。还有贝州【河北省清河县】、卫州【河南省卫辉市】,此处没有提及);中央仍保有邢州(河北省邢台市)、磁州(河北省磁县),以及临洺(河北省永年县)。田悦打算用高山峻岭(太行山)作为边境,说:“邢磁二州,好像两只眼睛,硬插在我们腹地,不能不夺取到手。”于是派作战司令(兵马使)康愔(音 yīn)率八千人围攻邢州(河北省邢台市),别动部队将领杨朝光率五千人在邯郸(河北省邯郸市)西北树立栅栏,切断昭义战区(即泽潞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的救兵;田悦则亲自率军万人,围攻临洺(河北省永年县)。邢州(河北省邢台市)州长李共,临洺(河北省永年县)驻军司令张仝,登城拒守。



八世纪·七八一年五月至七月 魏博田悦攻击临洺失败

贝州(河北省清河县)州长邢曹俊,是前任司令官田承嗣在世时的将领,年纪已老,深有谋略。田悦宠爱信任帐前侍卫官(牙官)扈跸(音 è),对他逐渐疏远,等到围攻临洺(河北省永年县),召见邢曹俊,要他

提出意见，邢曹俊说：“《孙子兵法》：‘人数十倍于敌人，包围；五倍于敌人，攻击。’你以臣属身份，冒犯中央，不仅是人数多少问题。一旦大军被套牢在坚固的城池之下，粮食吃完，又没有后援，是自取灭亡。不如派一万人防守崞口（河南省林县西南），阻止从西方来的讨伐部队（指昭义战区【总部潞州】及河东战区【总部太原府】特遣兵团），则河北（黄河以北）二十四州，都将归你所有。”

但各将领讨厌邢曹俊的看法跟他们不一样，一致诋毁他的战略；田悦遂拒绝这项建议。

监察官（御史）张著，抵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襄州）司令官（节度使）梁崇义更是恐惧，全军戒备，然后接见。兰皋接到当邓州（河南省邓州市）州长的诏书，不敢拆封，飞马晋见梁崇义请示如何处理，梁崇义在张著面前痛哭流泪，最后仍拒绝前往京师（首都长安）。

张著空手复命。

六月六日，李适下诏晋封淮宁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希烈当南平郡王，加授：汉水流域大军征剿司令（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督导各军讨伐梁崇义。宰相杨炎警告说：“李希烈是董秦（李忠臣）的族侄，对他宠爱亲信，没有人可以相比。最后他竟然翻脸无情，把董秦赶走，夺取他的官位（参考前年【七七九】三月），李希烈这个人像野狼一样，凶狠暴戾，感情冷酷。从来没有功劳，还倔强不守国法，假使削平梁崇义，中央有什么办法克制他？”李适不接受；杨炎一再反对，李适对杨炎更为反感。

荆南战区（总部设江陵府【湖北省江陵县】）营门官（牙门将）吴少诚，晋见李希烈，呈献消灭梁崇义的方略，李希烈任命吴少诚当前锋。吴少诚，是幽州（北京市）潞县（北京市东通州区）人。

当时，从关中（陕西省中部）开始，西方包括巴蜀（四川省）、汉中（陕西省南部），南方包括江淮（华东地区）、百闽（福建省）、南越（广东及广西），北方远到太原（河东战区总部，山西省太原市），所有地方都在征集民兵，开往前线。而平卢战区（总部设郛州【山东省东平县】）司令官（节度使）李正己（李怀玉），已派军封锁徐州（江苏省徐州市）、甬桥（安徽省宿州市）、涡口（安徽省怀远县，涡水注入淮河处）；梁崇义又在襄州（湖北省襄樊市）据守，全国交通线被寸寸切断，物资不能流通，人





心震动恐惧。江淮（华东地区）进贡的船队一千余艘，停泊涡口（安徽省怀远县，涡水注入淮河处），不敢前进。李适征调利州（四川省广元市）州长张万福（参考七六八年十二月），当濠州（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州长（使他打通涡口水路）。张万福快马前往涡口（安徽省怀远县，涡水注入淮河处），跨在马上，伫立岸边，下令船队开航，平卢战区（总部郢州）特遣兵团的士卒，停在对岸，眼睁睁看着，不敢行动（当时，梁崇义割据地区，正是汉水下游，江汉运输线【参考七六四年三月】遂被封锁。至于平卢战区【总部郢州】，其南境之徐州【江苏省徐州市】州土，最南至涡口的淮河北岸，对岸便是中央停泊的粮船，而中央取道颍水、蔡水，则必须跨过涡口，所以船队恐惧在行经涡口的一段淮河水面时，被对岸的平卢兵团抢劫。至于原有的汴水粮道，早就被平卢兵团封锁了甬桥【安徽省宿州市】，不得通过。按：据《新唐书·食货志》，当时江淮水陆运输总监【江淮水陆转运使】杜佑，曾提议从白沙【江苏省仪征市】出发，经东关【安徽省含山县西南】，转入颍水、蔡水，进汴河而到达东都洛阳。但之后没有再提及，当是涡口解围，恢复使用邗沟、淮河）。

六月二十五日，擢升怀郑河阳战区（总部设河阳城【河南省孟州市】）副司令官（节度副使）李芑（音 qiú），当河阳怀州战区司令官（节度使），把东都洛阳特别市属县中，划出五县隶属（五县：河阳【河南省孟州市】、河清【河南省济源市南】、济源【河南省济源市】、温县【河南省温县】、王屋【河南省济源市西王屋乡】）。

北庭战区（总部设北庭府【新疆吉木萨尔县】）及安西四镇战区（总部设龟兹【新疆库车县】），自从吐蕃王国攻陷河西（甘肃省中部西部）、陇右（青海省东部）等地（参考七六三年七月），跟唐朝本部交通，完全切断。北庭战区司令官（节度使）李元忠、安西四镇战区候补司令官（留后）郭昕，率边防军将士，关闭边境，严密守卫，不断派使节携带奏章，前往京师（首都长安），可是全部在中途被截留，不能抵达，以致消息断绝十余年。

本年（七八一），再派使节，千辛万苦，穿过各少数民族部落辖区，绕道回纥汗国（瀚海沙漠群），终于抵达长安，李适对他们深为嘉许。

淮宁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希烈，因大雨连绵，讨伐军延迟没有出发，李适感到奇怪，宰相卢杞向李适秘密报告说：“李希烈所以一直拖延，是因为杨炎的缘故。陛下何必为了爱惜一

个杨炎，而破坏帝国大事。不如暂时免除杨炎的宰相职务，使李希烈高兴，等事情过去之后，再恢复他的宰相，这样对他并没有什么坏处。”李适同意。

七月三日，调杨炎当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左仆射），免除宰相职务；命前永平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司令官（节度使）张镒，当副立法长（中书侍郎）、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张镒，是张齐丘的儿子（张齐丘，参考七五〇年八月）。再命朔方战区（总部设坊州【陕西省黄陵县】）司令官（节度使）崔宁（崔旰），当国务院右最高执行长（右仆射）。

七月二十四日，命邠宁战区（总部设邠州【陕西省彬县】）司令官（节度使）李怀光，兼朔方战区（总部设灵州【宁夏灵武县】）司令官（节度使）。

七月二十六日，河东战区（总部设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司令官（节度使）马燧、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司令官（节度使）李抱真（安抱真）、神策军先锋总作战司令（先锋都知兵马使）李晟，在临洛（河北省永年县）大破田悦（魏博【总部魏州】司令官）军。

当时，田悦围攻临洛（河北省永年县），一连数月，不能攻克，城里守军的粮食就要吃完，仓库枯竭，士卒很多阵亡或受伤，难以继续抵抗。城防司令张仵梳妆打扮他心爱的女儿，带出来向将士们一一下跪叩头，说：“各位坚守岗位，十分艰苦。我家里再没有其他东西，只剩下这个女儿，现在把她卖掉，供应各位一天费用。”各将领都哭泣流泪，说：“我们愿血战到死，不敢请求赏赐。”李抱真（安抱真）向中央紧急求救，李适命马燧率步骑兵二万人，跟李抱真（安抱真）会师，讨伐田悦；又派李晟率神策军同时出发。另下令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候补司令官（留后）朱滔，讨伐李惟岳（成德【总部恒州】首领）。

马燧等兵团，在没有穿出隘道险关之前，先派人送一封信给田悦，措辞温和，田悦认为马燧胆怯心惧，所以不加强戒备。马燧跟李抱真（安抱真）会师，士卒八万人，从壶关（山西省壶关县）越过太行山，进抵邯郸（河北省邯郸市），攻击田悦的别动部队，把它击破。田悦正对临洛（河北省永年县）发动攻击，派李惟岳军五千人，增援驻守邯郸西北的防军杨朝光。第二天，马燧等中央军攻击杨朝光阵地，田悦亲率一万余人来救，马燧命大将李自良等在双冈（河北省邯郸市西北）拦截，下令说：“如果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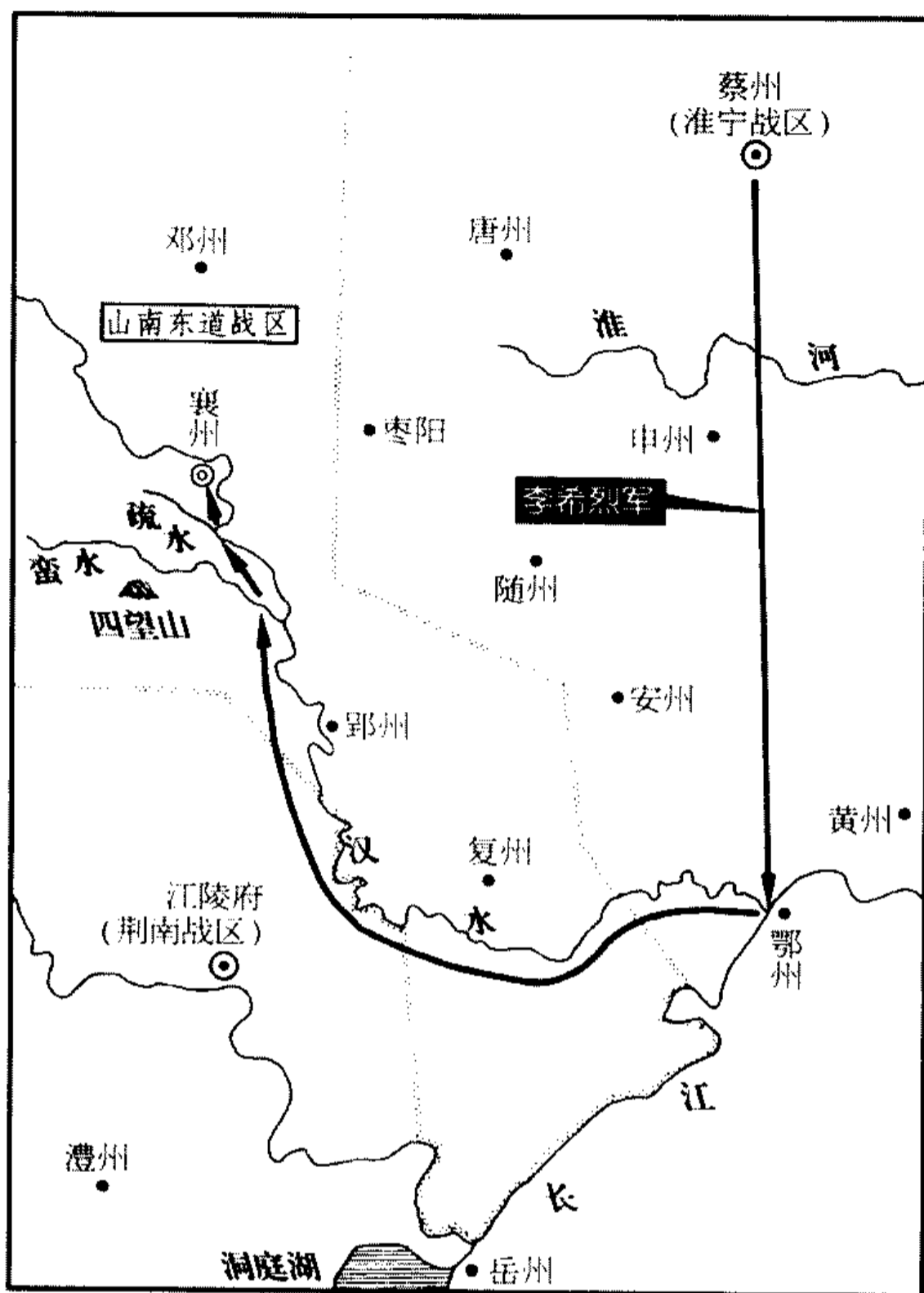
悦过了双冈，就砍下你的人头！”李自良等拼死战斗，田悦军失利，向后撤退。马燧用燃烧的车辆焚毁杨朝光的营寨，斩杨朝光，格杀及俘虏五千余人。休息五天，马燧等继续挺进，抵达临洺（河北省永年县），田悦出动所有军队反击，大战一百余回合，田悦军大败，被杀一万余人，田悦乘夜率军逃走。邢州（河北省邢台市）的包围也告解除。

这时候，平卢战区（总部设郛州【山东省东平县】）司令官（节度使）李正己（李怀玉）已经逝世（年四十九岁），他的儿子李纳，封锁消息，不对外宣布，自行主持战区军政。田悦失败后，向李纳及李惟岳求救，李纳派大将卫俊，率军一万人，李惟岳派军三千人，分别增援。田悦集结散兵游勇，有二万余人，在洹水（流经河南省安阳市）扎营。平卢特遣兵团驻扎东翼、成德特遣兵团驻扎西翼，前后左右，互相呼应。马燧率各军返抵邺城（邺县县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上疏请河阳战区（总部设河阳城【河南省孟州市】）派军相助，李适命河阳战区司令官（节度使）李芄增援会师。

八月，李纳发布老爹李正己（李怀玉）死讯，上疏请求继承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官位，李适不准。

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司令官（节度使）梁崇义，公开背叛唐王朝政府，出军南下攻击江陵（荆南战区总部，湖北省江陵县）；前进到四望（湖北省南漳县南），大败而归，遂把战区里所有部队，集合在襄州（湖北省襄樊市）、邓州（河南省邓州市）。李希烈（淮宁【总部蔡州】司令官）率军顺汉水而上，跟其他各战区特遣兵团会师。梁崇义派他的大将翟晖、杜少诚，在蛮水（汉水支流，流经湖北省南漳县南）迎战，大败；李希烈追击，翟晖、杜少诚退到疏口（疏水注入汉水处，湖北省宜城市西北），又大败，两位将领向李希烈投降，李希烈命二人率原有部队先行进入襄阳（襄州州政府所在县），安抚慰劳军民。梁崇义下令闭城拒守，可是奉命守城的官兵却大开城门，拼命逃出，任何方法都不能阻止。梁崇义走投无路，跟妻子儿女一同跳井而死（梁崇义于七六三年三月割据山南东道，前后十九年而亡）。讨伐军捞出尸体，砍下人头，送到京师（首都长安）。

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候补司令官（留后）朱滔，率军南下讨伐李惟岳，驻扎莫州（河北省任丘市北鄆州镇）。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易州（河北省易县）州长张孝忠，率精锐部队



八世纪·七八一年八月 淮宁李希烈平定山南东道梁崇义

八千人，坚守易州。朱滔派执行官（判官）蔡雄，游说张孝忠说：“李惟岳乳臭未干，竟敢抗拒中央命令。而今，昭义兵团（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及河东兵团（总部设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已击破田悦（魏博【总部魏州】首领），淮宁兵团（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已攻克襄阳（山南东道战区），计算日子，河南（黄河以南）中央各军，就在这几天，不是早上，就是黄昏，开始北上，恒州（成德战区）、魏州（魏博战区）的覆亡，可以站在这里等它发生。你如果首先献出易州（河北省易县），归降中央，则铲除李惟岳的功劳，从你开始，这是转祸为福的长远谋略。”张孝忠同意。派帐前侍卫官（牙官）程华，晋见朱滔；派总务官（录事参军）董缜，携带奏章，前往京师（首都长安）呈递。朱滔也





同时上疏推荐。李适大为高兴。

九月六日，下诏命张孝忠当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训令李惟岳护送老爹李宝臣（张忠志）的灵柩，运回中央安葬；李惟岳拒绝。张孝忠感激朱滔的指引，命儿子张茂和娶朱滔的女儿为妻，结交亲密。

九月七日，唐政府加授李希烈中央官位：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

最初，李希烈请求讨伐梁崇义，李适对文武官员赞扬李希烈的忠贞。中央擢升罢黜特使（黜陟使）李承，从淮宁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视察回京（首都长安），警告李适说：“李希烈定会立下小小功劳，问题在于立功之后，就会骄傲自大，不再服从中央，到时候恐怕还要再麻烦中央发动第二次讨伐！”李适不能同意。

李希烈攻陷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后，把它当做自己的地盘，李适才想起李承当初的话，这时，李承当河中（山西省永济市）特别市长（河中尹）。

九月九日，命李承当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司令官（节度使），李适打算派禁军护送，李承则宁愿单人匹马前去上任。李承抵达襄阳（襄州州政府所在县），李希烈把他安置在宾馆，威迫利诱，李承誓不屈服，李希烈无可奈何，放纵他的部队大肆抢劫掳掠，然后撤走。

李承办理善后，经过一年，军政机关才稍稍就绪。李希烈留下营门官（牙将）在襄阳（湖北省襄樊市）看守他所掳掠的财产，因此双方不断有使节来往。李承也派他的心腹部属臧叔雅前去许州（河南省许昌市）、蔡州（河南省汝南县），用厚重的礼物结交李希烈的心腹部属周曾等，跟他秘密计划诛杀李希烈。

平卢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徐州（江苏省徐州市）州长李洧（音 wèi），是司令官（节度使）李正己（李怀玉）的堂兄。李纳（平卢【总部郓州】首领）攻击宋州（宣武战区总部，河南省商丘市。平卢、魏博结盟后，李纳率大军进驻濮阳【河南省濮阳市】），彭城（徐州州政府所在县）县长、太原（山西省太原市）人白季庚，游说李洧献出城池，回归中央；李洧同意，派摄理巡察官（摄巡官）崔程，携带奏章前去京师（首都长安），并命他在晋见皇帝时，作口头奏报，同时把这项意见，先行禀告宰相，说：“徐州（江苏省徐州市）孤单，不能单独对抗李纳，

请任命李洧当徐州、海州（江苏省连云港市）、沂州（山东省临沂市）行政长官（观察使），何况，海州、沂州，现在仍在李纳手中。李洧跟两州的州长王涉、马万通，暗中早有约定，假如能够得到中央的公开任命，一定可以成功。”崔程从地方到中央，认为宰相都是一样，于是先报告张镒；张镒转告卢杞，卢杞认为竟敢不先报告自己，显然看我不起，于是妒火中烧，一口拒绝。

十月二十三日，只加授李洧中央官衔：总监察官（御史大夫），兼征剿安抚特使（招谕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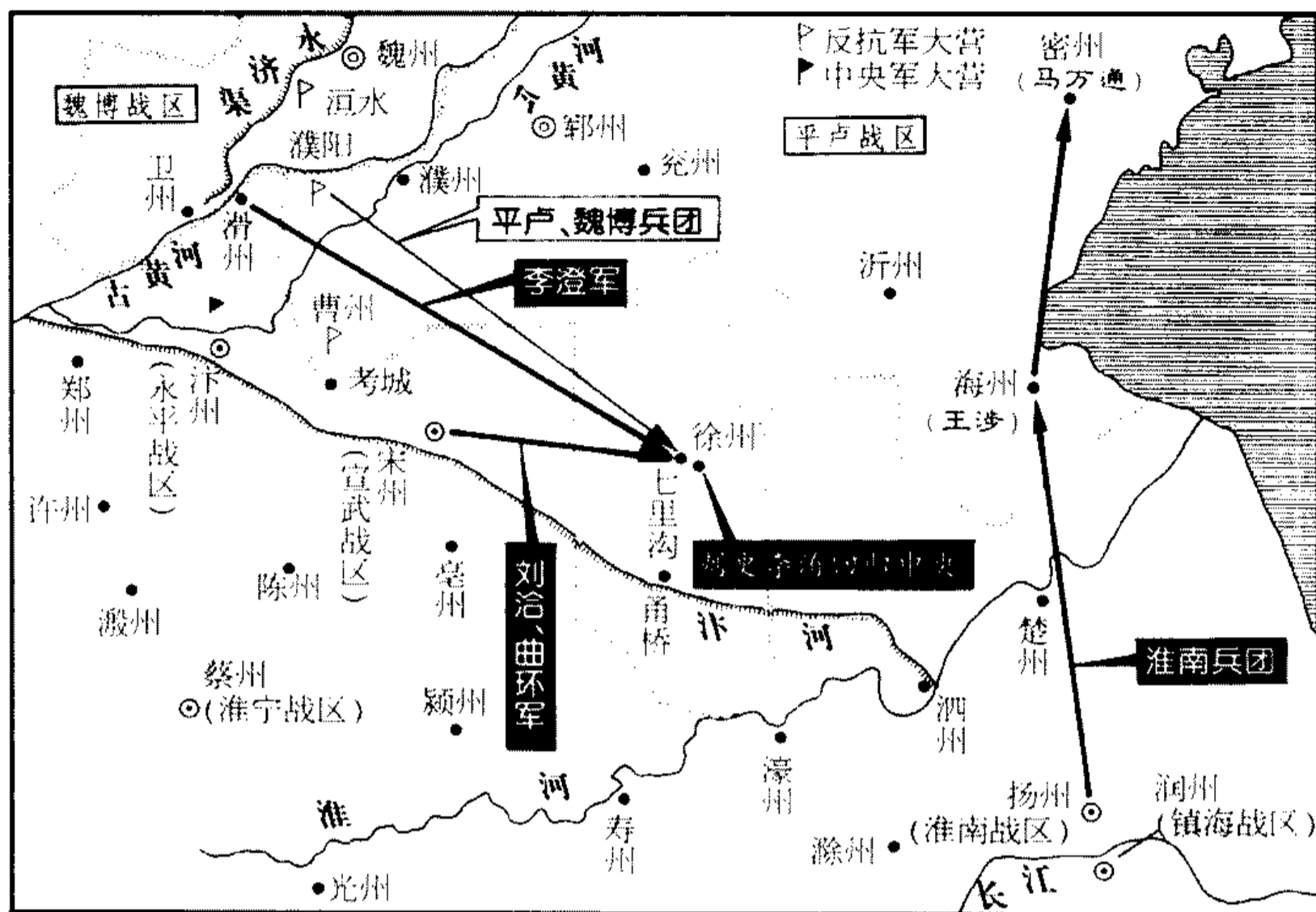
六、成德兵变

七八一年，十一月七日，宣武战区（总部设宋州【河南省商丘市】）司令官（节度使）刘洽、神策军总作战司令（都知兵马使）曲环、滑州（河南省滑县）州长襄平（辽宁省辽阳市）人李澄、朔方战区（总部设灵州【宁夏灵武县】）特遣兵团大将唐朝臣，在徐州（江苏省徐州市）大破平卢（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魏博（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联军。

最初，平卢战区（总部郓州）首领李纳派部将王温，会同魏博战区（总部魏州）大将信都崇庆（信都，复姓），联军进攻徐州（江苏省徐州市）。李洧（徐州州长）派帐前侍卫官（牙官）温县（河南省温县）人王智兴，前往京师（首都长安）紧急求救，王智兴是位竞走健将，用不了五天，就奔到京师（徐州与长安航空距离一千公里）。李适训令唐朝臣率朔方特遣兵团五千人，会同刘洽、曲环、李澄，联合增援。当时，朔方兵团（总部灵州）的后勤补给来不及赶上，以致旌旗及军装，都破烂单薄，宣武兵团（总部宋州）士卒嗤之以鼻，说：“难道叫化子也会打仗！”唐朝臣把这种话转告他的部属，刺激他们愤怒，然后说：“总指战官（都统李勉）有令，最先击破盗贼营寨的，营中所有金银财宝全部归他。”士卒气愤之下，奋勇争先。

信都崇庆与王温，攻击彭城（江苏省徐州市），二十天不能攻克，向李纳求救，李纳派部将石隐金率一万人增援，跟中央军刘洽等，在七里沟（徐州市西北）接触。天色黄昏，刘洽率军稍稍后退，朔方兵团骑兵司令（马军使）杨朝晟建议唐朝臣说：“你率步兵靠山扎营，严阵等待两支叛





八世纪·七八一年十月至十二月 徐州回归中央，平卢重夺失败

军；我率骑兵在山凹埋伏，盗贼发现你一支孤军悬挂在那里，一定猛扑，我出动伏兵对他们的腰部拦击，绝对可把他们击败。”唐朝臣采纳。信都崇庆果然率骑兵二千人，穿过河桥西进，追击中央部队，伏兵突然从侧面攻击，信都崇庆等被切成两截，狼狈退守河桥，阻止中央军反击，部下士卒有的争夺过桥已来不及，就蹚水过河，杨朝晟指着说：“他们可以蹚水，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蹚水！”挥军蹚水攻击，防守桥头的士卒，放弃河桥逃走，于是，平卢（总部郓州）、魏博（总部魏州）联军崩溃，士卒四散逃命；中央军刘洽等乘胜追击，杀八千余人，淹死在河里的超过一半。朔方（总部灵州）兵团俘获全部军用物资，立刻展出耀眼的军旗，拿出胜利的武器，穿上豪华的军服，对宣武兵团官兵们说：“叫化子的功劳，比起你们，谁多？”宣武兵团（总部宋州）官兵都感惭愧。中央军乘胜继续追击，直到徐州（江苏省徐州市）城下。平卢（总部郓州）及魏博（总部魏州）联军，解除包围撤走。江淮（华东地区）粮食水运，才开始恢复。

十一月十五日，李适下诏削除李惟岳（成德【总部恒州】首领）所有官职爵位；调查投降中央的李惟岳的部属，赦免他们的罪，并且赏赐。

十一月三十日，淮南战区（总部设扬州【江苏省扬州市】）司令官（节度使）陈少游，派军攻击海州（江苏省连云港市），州长王涉投降。

十二月，平卢战区（总部设郛州【山东省东平县】）所属密州（山东省诸城市）州长马万通，投降中央（之前记载马万通是沂州【山东省临沂市】州长，或职务有变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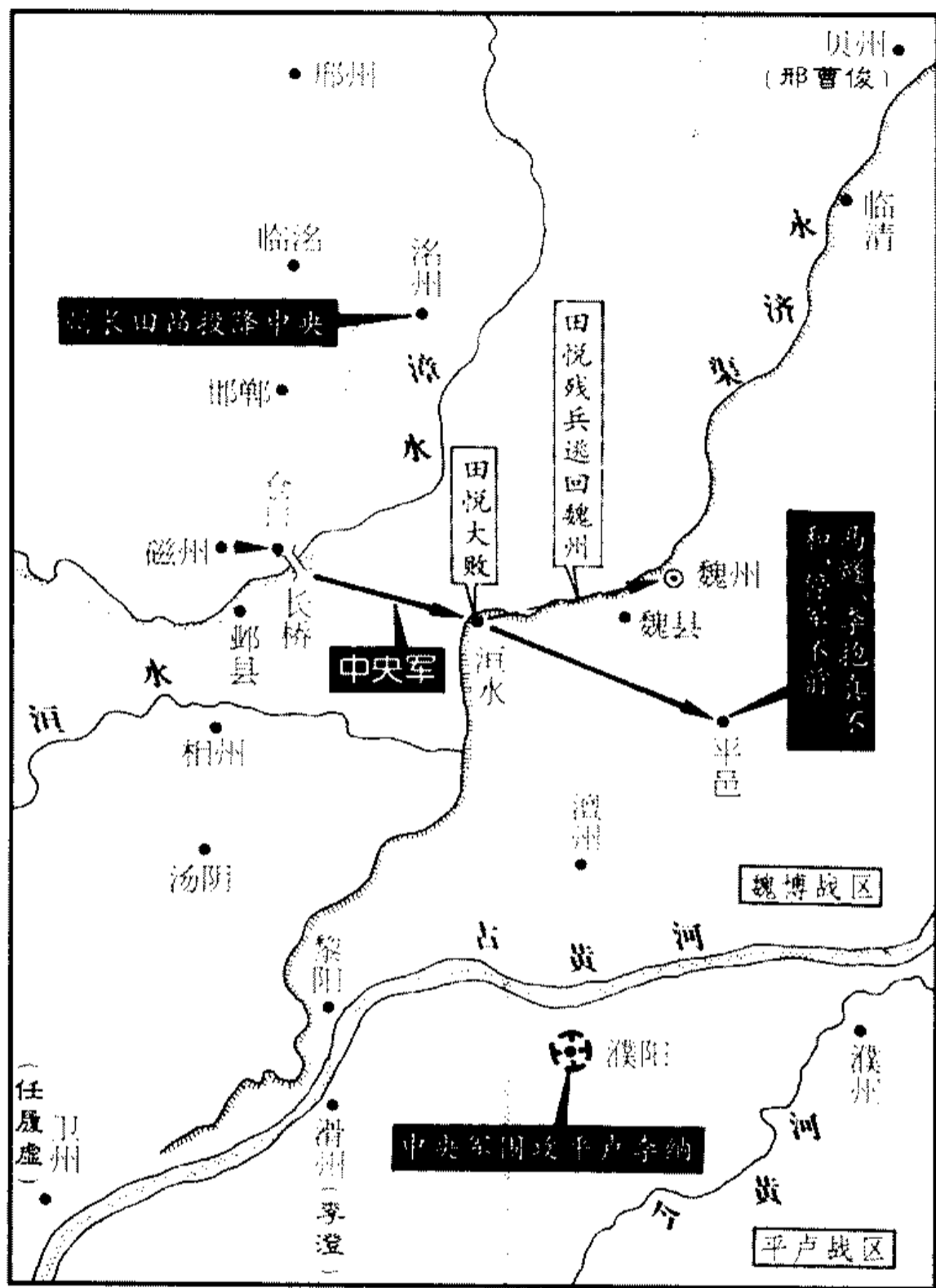
十二月十三日，中央命马万通当密州（山东省诸城市）州长。

加授河东战区（总部设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司令官（节度使）马燧，当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征剿司令（招讨使）。

七八二年，春季，正月，唐王朝（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河阳战区（总部设河阳城【河南省孟州市】）司令官（节度使）李芑，率军逼近卫州（河南省卫辉市），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守将任履虚假装投降，不久就再背叛。

河东战区（总部设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司令官（节度使）马燧等中央各军，扎营漳河岸上，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田悦，派他的大将王光进，在长桥（河北省临漳县东）修筑月城（两头抵河或抵山的半月形城堡），中央军不能渡河。马燧用铁链把数百辆马车连在一起，上面装满土袋，在长桥下游沉入河床，等到水势稍浅，各军蹚水而过。当时，中央军缺乏粮食，田悦等紧闭城门，拒不出战。马燧下令各军携带十天干粮，进驻仓口（河北省临漳县西），跟田悦隔着一条洹水（安阳河）对峙（洹水【安阳河】是当时永济渠支流，流经河南省安阳市北，地望不似是两军对峙之河，应是两军在洹水县城【河北省魏县西南】的一段永济渠，在东西岸对峙）。李抱真（安抱真，昭义【总部潞州】司令官）、李芑（河阳【总部河阳城】司令官）质疑说：“粮食既少，而又深入敌境，怎么用这种战略！”马燧回答说：“粮食少则逼我们必须速战速决，而今，三镇结合一起，坚壁清野，拒不出战，目的在于使我们筋疲力尽。如果分出军队攻击左右两翼，田悦一定援救，我们会受到前后夹攻，对我们不利。单独指向田悦，就是《兵法》上说的：‘攻击敌人非援救不可的据点！’如果他们真敢出战，一定为你们击破这个叛逆。”于是，在洹水上架起三道桥梁，过桥扎营，每天向田悦大营挑战，田悦严密守卫，不作反应。马燧于是下令各军夜半时分吃饭，沿着洹水，秘密向田悦的根据地魏州（河北省大名县）挺进，下令说：“盗贼如果从后边追赶，大家立刻停住，就在原地构筑防御工事！”大营之中，只留下一百余名

骑兵，跟平常一样地传递鼓声、吹动号角，把木柴抱进厨房，燃火煮饭，升起袅袅炊烟；等到中央各军全部出发后，则立刻停止活动，留守人员全部退出躲藏，等田悦军队过完之后，就把三座桥梁焚毁。



八世纪·七八二年正月 洹水之战·田悦大败，逃回魏州

中央军前进十华里左右，田悦得到报告，立即率平卢（总部郓州）、成德（总部恒州）兵团步骑兵四万人，穿过三桥，急行军袭击中央部队的后背，乘着强烈顺风，纵火烧野，战鼓声及嘶喊声、震动天地。马燧按兵不动，先行割除阵地前一百步的乱树杂草，阻挡火势，辟作战场，然后严阵以待；另行招募敢死队五千余人，排列在第一线。田悦大军不久抵达，但火焰烧到中央军阵前，因没有乱树杂草可烧，顿时熄灭，田悦军的士气也跟着衰竭。马燧下令全军出击，田悦军大败。神策军、昭义兵团（总部潞

州)、河阳兵团(总部河阳城)本来稍向后退,但看到河东兵团(总部太原府)战胜,于是回军反击,再度大破田悦军。田悦军撤退,中央军追击,这时三桥已被焚毁,田悦军无路可走,惊恐震骇之余,霎时瓦解,士卒四散逃命,跳到洹水(应是永济渠)里淹死的不计其数,中央军杀二万余人,俘虏三千余人,尸首满地,连绵三十余华里。

田悦集合残兵败将一千余人,逃回魏州(魏博战区总部,河北省大名县)。马燧跟李抱真(安抱真)感情不和,摩擦尖锐,驻扎在平邑(河南省南乐县东北)佛教庙院,无法乘胜追击。田悦在黑夜中抵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南廓门,守城大将李长春紧闭城门,拒不接受,等待中央追击部队抵达,一直等到天亮,中央军仍没有消息,李长春只好打开城门。田悦进城后,斩李长春,登城拒守。此时,城中士卒还不到数千人,阵亡官兵的家属亲戚哀悼死者,大街小巷传出一片哭号。田悦忧愁恐惧,决定施用苦肉计,于是骑马提刀,站在总部辕门外面,集结全城军民,痛哭流涕,宣布说:“我不成才,受到平卢(总部郛州)及成德(总部恒州)二镇的推荐,继承伯父(田承嗣)的大业。如今,二镇司令官(节度使)逝世,他们的儿子却不能继承,我不敢忘记两位长辈的恩德,不自量力,拒抗中央,以致落到今天这种悲惨地步,连累父老乡绅都肝脑崩裂、流满一地,全是我的罪过。年老的娘亲还在高堂,无人奉养,我不能自杀,只希望各位用我手中这把刀,砍下我的人头,拿它出城投降马燧将军,自己寻找荣华富贵,不要跟我一齐去死!”说到悲恸处,从马背上一头栽到地下,将士们争先恐后抱住他,说:“大帅为了正义,高举军旗,不是自私自利。战场上胜负,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我们几代都受田家厚恩,不忍心听到这些话!希望在你领导之下,作最后一次出击,如果不能取胜,再求一死。”田悦说:“各位将军不因为这次失败,而把我抛弃,即令是死,在九泉之下,也不忘各位大恩大德。”遂跟各将领割断头发,誓言结成生死不变的义兄义弟。把仓库里所有的东西,以及向富有民家勒索压榨的财产,共集合一百余万钱,赏赐士卒,军心才逐渐稳定。田悦再召见贝州(河北省清河县)州长邢曹俊,命他主持军事训练,重整队伍,加强城防,军事情势再度振作(田悦觉悟到排斥邢曹俊之非,参考去年【七八一】五月)。

平卢战区(总部设郛州【山东省东平县】)首领李纳,驻军濮阳(河南省濮阳市),受到黄河以南中央部队压力,退回濮州(山东省鄄城县),向田悦求救。田悦派基地司令(军使)符璘,率骑兵三百人前往。符璘的

老爹符令奇对符璘说：“我年纪已老，亲眼看到安禄山、史思明之流叛徒，今天都在哪里？田家岂能长久！你趁此机会，弃暗投明，弃逆投顺，是你使老爹扬名后世！”咬破儿子的手臂，作为誓言，遂即告别。符璘就跟他的副手李瑶，率领部众，归降马燧。田悦屠杀符璘全族，符令奇破口大骂而死。李瑶的老爹李再春献出博州（山东省聊城市）投降，田悦的堂兄田昂也献出洺州（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大将王光进则献出长桥（漳水上），先后归降中央。

田悦进入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十余天，中央军马燧等才抵达城下，发动攻击，不能攻克（权知节度事）。

正月十二日，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首领李惟岳，派军增援据守束鹿（河北省辛集市）的大将孟佑，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候补司令官（留后）朱滔，及中央新任命的成德战区司令官张孝忠（根据地易州【河北省易县】），发动攻击，攻克束鹿（河北省辛集市），进军包围深州（河北省深州市）。李惟岳忧惧交集，机要秘书（掌书记）邵真再向李惟岳建议：秘密上疏皇帝投降，派老弟李惟简携带奏章，先去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朝见，然后诛杀所有不听命令的将领，再亲自前往京师（首都长安），由岳父冀州（河北省冀州市）州长郑诰，暂代战区司令官（权知节度事），等候中央训令。李惟岳接受。可是等李惟简刚刚出发，孟佑得到消息，秘密报告田悦，田悦大怒若狂，派帐前侍卫官（衙官）扈岌晋见李惟岳，责备他说：“我们司令官（田悦）起兵反抗中央，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要求中央发给你任命状。现在你竟然相信邵真一派胡言，派老弟呈献奏章，把所有叛乱的罪状，都推到我们司令官（田悦）头上，只求自己清白，我们司令官（田悦）有什么地方辜负你，使你做出这种绝情绝义之事！如果能斩邵真，我们还可以恢复当年友谊；不然，从此一刀两断。”执行官（判官）毕华警告李惟岳说：“田大帅为了你的缘故，落得今天这种身陷重围的地步，你却把他出卖，真是不仁不义，到了顶点。而且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及平卢战区（总部设郛州【山东省东平县】）人民富庶，军力强大，足以抵抗全国，结局如何，还看不出，为什么马上就三心二意！”李惟岳一向没有胆量，又无法坚持前些日子的决策，于是召唤邵真，在扈岌前面，把他斩首；派出军队一万人，会同孟佑，围攻束鹿（河北省辛集市）。

正月十二日，朱滔、张孝忠联军在束鹿（河北省辛集市）城下发动攻

击，李惟岳军大败，焚烧营帐逃走。

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作战司令（兵马使）王武俊，因李惟岳左右亲信不断说他坏话，所以李惟岳对王武俊一直怀疑，但爱惜他的才干，不忍心把他诛杀。反攻束鹿（河北省辛集市）之役，命王武俊当先锋，王武俊暗自考虑说：“我如果击破朱滔，李惟岳军势将重新振作，凯旋回去，一定杀我！”所以作战时并不使用全力，因而挫败。

朱滔打算乘胜进攻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张孝忠却率军返回西北，在义丰（河北省安国市）扎营，朱滔大吃一惊，张孝忠的左右部属也感到奇怪，张孝忠说：“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城内，老将还相当的多，不可以轻估。压力太大，他们会团结反抗，如果行动稍缓，他们准发生窝里斗，自相残杀。你们不妨睁大眼睛观察，我驻防义丰（河北省安国市），坐在这里看李惟岳死无葬身之地。而且，朱大帅（朱滔）牛吹得太大，见识却太浅，我们之间的友谊合作，有美好的开始，恐怕难有美好的结果。”

朱滔停留束鹿（河北省辛集市），不敢单独前进。

李惟岳的将领康日知献出赵州（河北省赵县），归降中央。因之李惟岳对王武俊更疑神疑鬼，王武俊越发恐惧。有人告诉李惟岳说：“先宰相（李宝臣【张忠志】中央官衔）把王武俊当做心腹，命他辅佐你；而又是骨肉至亲（王武俊的儿子王士真娶李惟岳的妹妹，参考去年【七八一】正月），王武俊的勇猛，超过三军，现在正在危难之际，如果对他也猜忌排斥，试想，如果没有王武俊，还有谁能替你击退强敌？”李惟岳同意，乃派步兵司令（步军使）卫常宁，会同王武俊，共同攻击赵州（河北省赵县）；又命王武俊的儿子王士真率军驻扎官邸，担任守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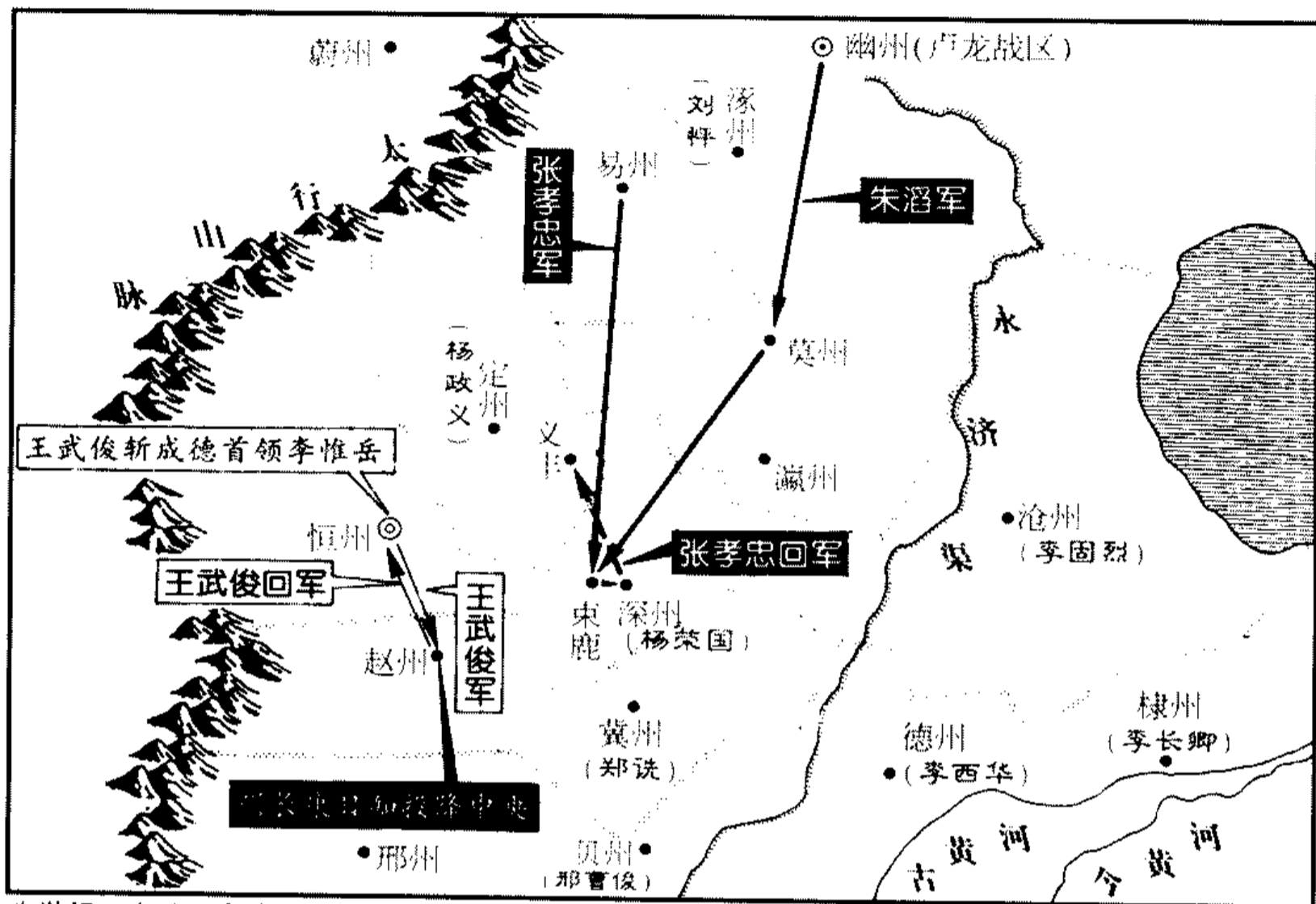
正月二十九日，蜀王李遂（李适的老弟）改名李溯（音 sù【速】）。

淮南战区（总部设扬州【江苏省扬州市】）司令官（节度使）陈少游，攻克海州（江苏省连云港市）、密州（山东省诸城市）。但反抗军平卢战区（总部设郛州【山东省东平县】）首领李纳，又把二城收回（二州降淮南，参考去年【七八一】十一、十二月）。

王武俊率军出恒州城（河北省正定县）之后，告诉副手卫常宁说：“今天总算逃出虎口，再也不会回去，我打算向北投奔张孝忠！”卫常宁说：“李惟岳昏庸软弱，只信任左右那些马屁精，这样下去，最后难免死在朱滔之手。现在皇上有明确的诏书，砍下李惟岳人头的，就由他接替李惟岳的官职爵位。你一向深得军心，与其逃亡，为什么不掉转枪尖，制伏李惟岳，



把天大的灾难转化成无穷的福气，比手掌翻过来还要容易。如果不能成功，再投奔张孝忠也不晚。”王武俊认为对极。正巧，李惟岳派亲卫官（要藉）谢遵，到赵州（河北省赵县）城下传达指令，王武俊便邀谢遵参加这项阴谋，共同对付李惟岳。谢遵回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后，秘密通知王士真。



八世纪·七八一年九月至七八二年二月 朱滔、张孝忠联军攻深州，成德李惟岳被杀，七州全回归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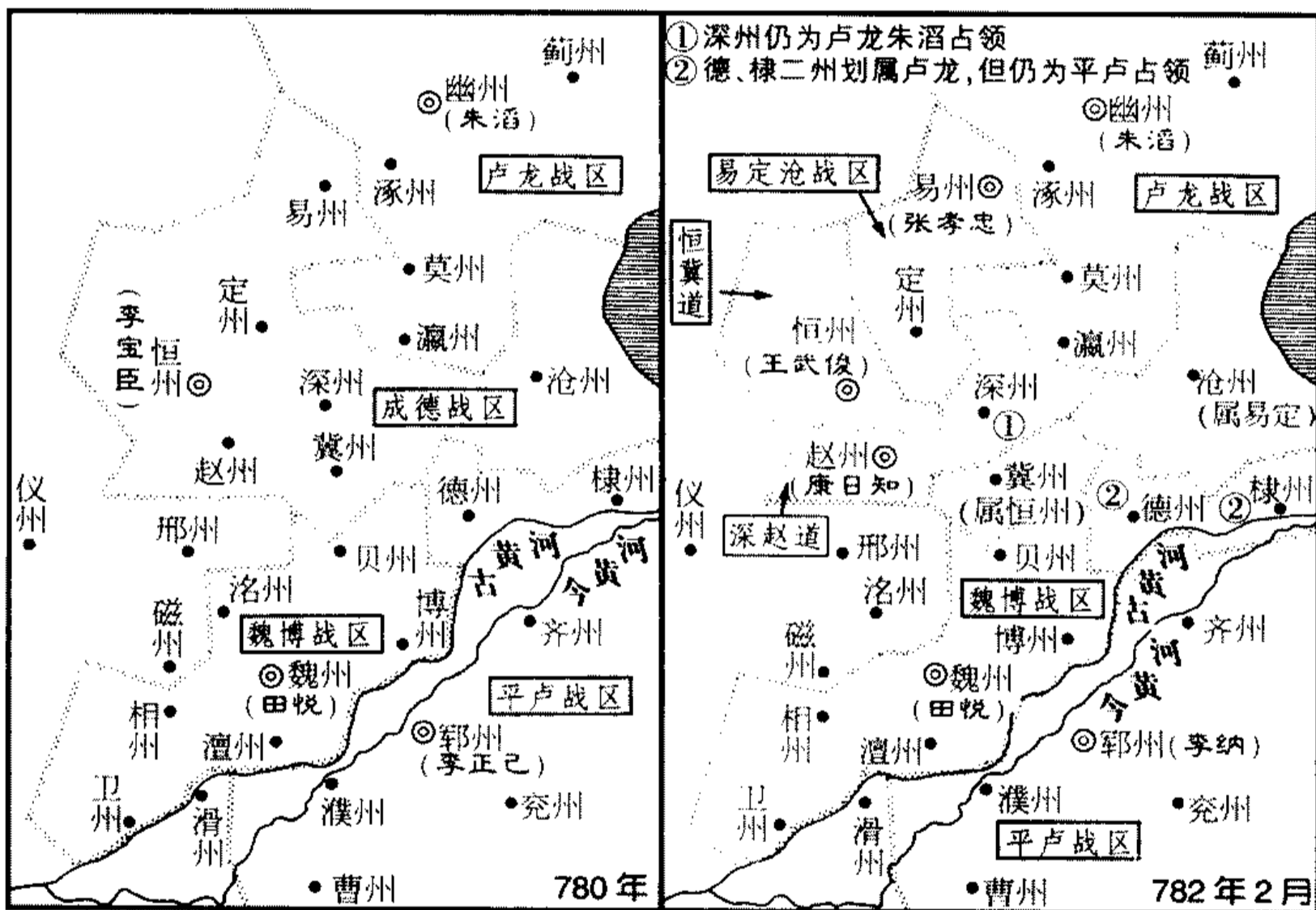
闰正月二十一日，王武俊、卫常宁自赵州（河北省赵县）回军，袭击李惟岳；谢遵跟王士真假传李惟岳的命令，大开城门迎接入城。黎明时，王武俊率数百名骑兵突击官邸大门，王士真在里面响应，格杀十余人。王武俊下令说：“李惟岳背叛中央，将领们不愿当叛徒的，请归降政府，胆敢反抗的，屠杀全族。”大家都不敢动。于是逮捕李惟岳、郑洗、毕华、王他奴（参考去年【七八一】正月），全部斩首（李宝臣【张忠志】割据成德，参考七六二年十一月，传子李惟岳，共二十一年而亡）。王武俊认为李惟岳是故主李宝臣（张忠志）的儿子，打算免他一死，而押送京师（首都长安），交由中央处置。卫常宁说：“在天子面前，他可能将所有叛逆的罪行，都推到你头上。”于是绞死李惟岳，砍下人头，呈献京师（首都长安）。

深州（河北省深州市）州长杨荣国，是李惟岳的姐夫，投降卢龙战区

(总部设幽州【北京市】) 候补司令官(留后) 朱滔, 朱滔命他继续担任州长。

七、王武俊叛, 朱滔叛

七八二年, 二月五日, 李惟岳任命的定州(河北省定州市) 州长杨政义归降中央, 黄河以北大致平定, 只有田悦仍据守魏州(河北省大名县), 还没有攻破。黄河以南中央各军包围平卢战区(总部设郛州【山东省东平县】) 首领李纳据守的濮州(山东省鄄城县), 李纳势力日渐萎缩, 中央认为全国不久就可恢复大一统的和平局面, 一片乐观气氛。



八世纪·七八二年二月 重划河北各战区

二月十一日, 中央发布人事命令, 命张孝忠当易、定、沧三州战区(总部易州) 司令官(节度使), 王武俊当恒、冀二州(首府恒州) 民兵总司令官暨行政长官(都团练观察使), 康日知当深、赵二州(首府赵州) 民兵总司令官暨行政长官(都团练观察使)。把德州(山东省陵县)、棣州(山东省惠民县) 划归朱滔(卢龙【总部幽州】候补司令官), 命朱滔返



防。朱滔一再请求把他现在驻军的深州（河北省深州市）划归自己，中央不准，因此朱滔大为失望和怨恨，留在深州（河北省深州市）不肯撤退。（胡三省注：“朱滔讨伐李惟岳，连战连胜，可是中央瓜分成德战区【总部恒州】分别赏赐一些投降的将领时，朱滔连一寸土地都没有分到，还命他自行攻取仍属平卢战区【总部郛州】的德州【山东省陵县】、棣州【山东省惠民县】。这就是《左传》说的周王国政府所以失去郑国【河南省新郑县】的原因。”《左氏春秋》〈前七一七年〉：郑国国君【三任庄公】姬寤生，进京【首都洛阳】朝见周王国国王【十四任桓王】姬林，姬林因郑国曾强割麦禾，所以对姬寤生态度傲慢，周公爵姬黑肩警告姬林说：“中央自迁到东方之后，完全依靠郑晋两国，今天对郑国国君如此不礼貌，恐怕郑国不会再来朝见。”）王武俊一向瞧不起张孝忠，而且自认为亲手诛杀李惟岳，功劳在康日知之上，可是张孝忠贵为战区司令官（节度使），而自己和康日知却只当民兵总司令官（都团练使），而且又失去赵州（河北省赵县）及定州（河北省定州市），也大不高兴；同时又接到诏书，命他供应粮食五百石给朱滔（卢龙【总部幽州】候补司令官）、战马五百匹给马燧（河东【总部太原府】司令官），王武俊认为中央不打算用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旧人当司令官（节度使），一旦攻克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下一步就要夺取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冀州（河北省冀州市），所以故意分散他的粮食及战马，削弱他的力量，越想越怀疑不安，于是，不肯接受命令。

田悦得到这些消息，派执行官（判官）王侑（音 yòu）、许士则，从小路绕道深州（河北省深州市），游说朱滔，说：“你奉命讨伐李惟岳，十天半月之间，就攻克束鹿（河北省辛集市）、深州（河北省深州市），李惟岳穷途末路，王武俊趁着你的破竹之势，才能砍下李惟岳的人头，这都是你的功劳。皇上曾经颁发诏书，公开宣布凡是你攻克的李惟岳城池，全部划归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可是，现在却把深州（河北省深州市）划归康日知（深赵道【首府赵州】行政长官），是皇上自己毁信食言。尤其是，皇上雄心勃勃，立志扫平河朔（河北平原），不准战区世袭割据，势将任用文官代替武官，魏博（总部魏州）如果灭亡，卢龙（总部幽州）就是下一个目标。只要魏博（总部魏州）存在，卢龙（总部幽州）就没有灾难。你有意怜悯魏博战区今天的危急，伸出援手，不但合乎‘存亡继绝’的《春秋》大义，你的子孙也可以享受万世好处。”更承诺把贝州（河北

省清河县)割给朱滔。朱滔一向有强烈的权力欲望,对中央早怀二心,听到这番说辞,大喜过望,就命王侑回魏州(河北省大名县)传达他同意的消息,使魏博军知道已有外援,坚定守城信心。

朱滔遂派执行官(判官)王郢,陪同许士则,一齐前往恒州(河北省正定县)游说王武俊(恒冀【首府恒州】行政长官),说:“你冒着万死一生的危险,诛杀叛徒首领,拔除祸乱根源;康日知(深赵【首府赵州】行政长官)没有离开过赵州(河北省赵县)一步,怎么能跟你相提并论?中央对你们二人的赏赐,竟然一样,谁不替你愤慨!现在听说又命你拨出粮食、马匹,供应邻居,中央的意思十分清楚:你是一位百战百胜的勇将,为了防备你的力量过于强大,所以先使你衰弱,等到消灭魏博(总部魏州),然后训令马燧北上,朱大帅(朱滔)南下,那时候就会把你彻底铲除。朱大帅连自己生死存亡都不敢保证,所以派我们——王郢、许士则,向你呈献愚昧的意见,打算跟你同心合力,共同把田悦救出险境,使他跟我们和平共存,你也可以留下粮食战马,自己使用;朱大帅(朱滔)也不愿把深州(河北省深州市)让给康日知,宁愿让给你,请早日任命州长,前往接事。这样的话,我们三个军事重镇(卢龙【幽州】、恒冀【恒州】、魏博【魏州】)联合成一条阵线,像眼睛、鼻子、手脚一样,互相帮助。以后就再没有灾难。”王武俊也大喜过望,一口允许;遂即派执行官(判官)王巨源当使节,晋见朱滔,并命王巨源代理深州(河北省深州市)州长。三个战区秘密商定日期,起兵南下。

朱滔又派人游说张孝忠(易定【总部易州】司令官),张孝忠拒绝。

宣武战区(总部设宋州【河南省商丘市】)司令官(节度使)刘洽,攻击平卢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首领李纳据守的濮州(山东省鄄城县),攻克外城。李纳登上城楼,向刘洽痛哭流涕,乞求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永平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司令官(节度使)李勉,也派人向李纳劝告。

二月二十六日,李纳派他的执行官(判官)房说,携带他的同母老弟李经,跟自己的儿子李成务,前往京师(首都长安)朝见。就在这时候,宦官宋凤朝告诉唐帝李适说:“李纳已经穷途末路,不可以宽恕。”李适遂拒绝李纳投降,而且下令逮捕房说等,囚禁皇宫之内。李纳得到消息,只好继续反抗,遂率军返回郓州(平卢战区总部,山东省东平县),再跟田悦等结盟。中央发现李纳声势仍然相当强大,才想起徐州(江苏省徐州市)



州长李洧。

三月十三日，命李洧兼任徐海沂道（首府设徐州【江苏省徐州市】）民兵总司令官暨行政长官（都团练观察使），然而，海州（江苏省连云港市）、沂州（山东省临沂市）已被李纳盘踞，李洧竟得不到手。

李纳最初反抗中央时（参考去年【七八一】七月），他所派的德州（山东省陵县）州长李西华，守卫城池，戒备森严，总纠察官（都虞候）李士真向李纳谗言陷害，打李西华的小报告，李纳遂解除李西华的州长职务，召唤他返回总部（郛州，山东省东平县），而命李士真接任州长。李士真到职后，伪造李纳的命令召见棣州（山东省惠民县）州长李长卿，李长卿路过德州（山东省陵县）时，李士真把他强行留下，一同归附中央。

夏季，四月六日，中央任命李士真、李长卿继续当二州州长。李士真因形势单薄，请求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候补司令官（留后）朱滔救援，朱滔这时已决心叛变，于是派大将李济时，率三千人南下，宣称协助李士真守卫德州（山东省陵县），并召唤李士真前去深州（河北省深州市）出席军事会议，李士真抵达后，朱滔就把他扣留，而命李济时代理州长。

李适派宦官北上征调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恒冀道（首府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易定战区（总部设易州【河北省易县】），集结军队一万人，前往魏州（魏博战区总部，河北省大名县）讨伐田悦。恒冀道（首府恒州）民兵总司令官暨行政长官（都团练观察使）王武俊拒绝接受诏书，反而逮捕宦官，押解给卢龙战区（总部幽州）候补司令官（留后）朱滔，朱滔向全军宣布说：“凡是有功的将士，我替你们向中央要求升官进级，没有一次成功。我现在想跟各位同时整装南下魏州（河北省大名县），攻击马燧（河东【总部太原府】司令官），把他打败后，图个温饱，各位意下如何？”（天下竟有如此幼稚的叛变理由，可看出朱滔之类军阀的程度，问题是，李适、卢杞的程度更低。）大家全不做声，直到第三次发问，大家才说：“幽州（北京市）自从安禄山、史思明叛变，追随他们南下的人，没有一个活着回来，遗留下无数孤儿寡妇，悲惨痛苦，深入骨髓。何况太尉（朱泚的中央官衔）、司徒（朱滔的中央官衔），都受政府的宠爱和荣耀，将士们也都蒙政府任官授勋。我们只盼望保持目前状况，不敢再有其他侥幸的想法。”朱滔一时呆住，沉默不再说话。但在散会后却诛杀持反对意见的大将数十人，对士卒的赏赐安抚，更加优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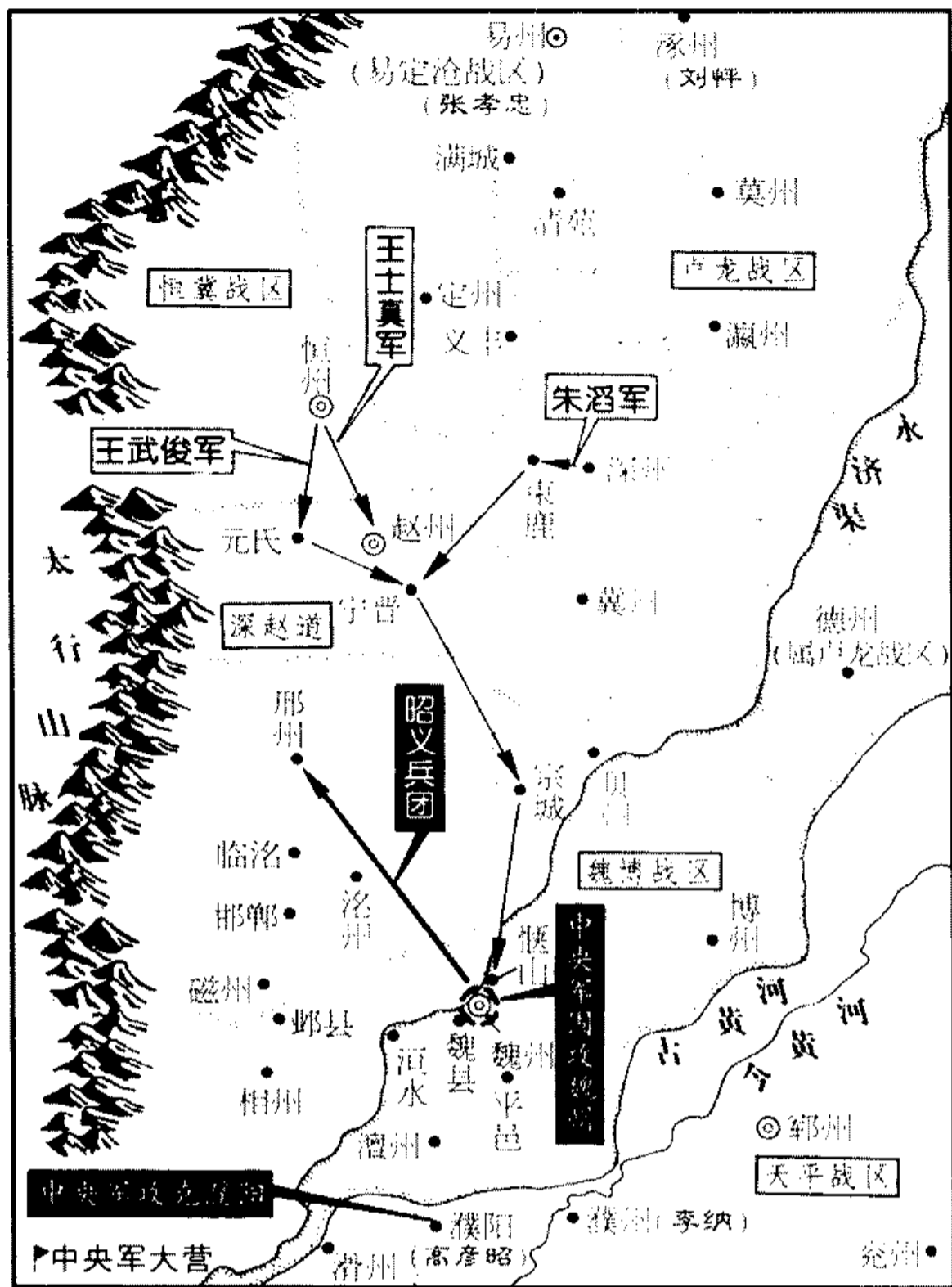
康日知（深赵【首府赵州】行政长官）得到朱滔的阴谋，报告河东战区（总部太原府）司令官（节度使）马燧，马燧立即转奏唐帝李适。李适因魏州（河北省大名县）还没有攻克，恒冀道（首府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首领王武俊再次叛变，了解中央的力量不能控制朱滔。

四月十日，下诏封朱滔当通义郡王，希望能够发挥安抚功能，但朱滔的叛变阴谋，越发积极，分出一部分军队进逼赵州（河北省赵县），对康日知施加压力，而把深州（河北省深州市）交给恒冀道（首府恒州）将领王巨源（朱滔履行承诺，结交王武俊），王武俊命他的儿子王士真当恒冀深三州战区（以原恒冀道改，总部仍设恒州）候补司令官（留后），率军包围赵州（河北省赵县）。

涿州（河北省涿州市）州长刘怱（音 pēng），是朱滔同县（昌平，北京市昌平区）人，他的娘亲是朱滔的姑妈，听说朱滔打算援救田悦，写信劝阻，说：“在故乡昌平（北京市昌平区），中央为了尊崇你们兄弟，特改乡名为‘太尉乡’，改里名为‘司徒里’（太尉是朱泚中央官衔、司徒是朱滔中央官衔），这是大丈夫万世不朽的大名，只要忠诚顺服，就没有一件事不称心如意。我私下沉思，近年以来，肤浅夸大的好战分子，动不动出军攻击，而终于身败名裂、家族屠灭的，就有安禄山、史思明之辈。我是你最密切的亲戚，假如闭口不言，不提醒你，是辜负你对我的信任和保护。只有请你详细考虑，以免将来后悔。”朱滔虽然不接受他的意见，但也了解刘怱的忠心，对他没有猜忌。

朱滔将要发动兵变，恐怕易定沧战区（总部设易州【河北省易县】）司令官（节度使）张孝忠在他背后制造灾难，再派大营管理官（牙官）蔡雄，前去游说。张孝忠说：“从前，大帅（朱滔）从幽州（北京市）出发，命你告诉我说（朱滔派蔡雄事，参考去年【七八一】八月）：‘李惟岳辜负帝国厚恩，身为叛逆！’认为我只要服从中央，就是忠臣。我的性情耿直，接受大帅（朱滔）的教训。而今，既然已成为忠臣，就不能再帮助叛逆。我跟王武俊二人，都出身少数民族（张孝忠是奚部落乞失活支派，参考七七五年六月；王武俊是契丹部落怒皆支派，参考七六二年十一月），深刻了解，他的性情反复无常。不要忘记我今天说的话，有一天你会想起。”蔡雄仍不肯放弃，继续作种种巧妙分析，张孝忠大怒，打算逮捕他送到京师（首都长安），蔡雄畏惧，逃了回去。朱滔乃命刘怱率军驻扎重要据点，防备张孝忠。张孝忠修补城池，磨利武器，孤军困处在强大的敌群之间，不





八世纪·七八二年四月至六月 朱滔、王武俊叛变 南下魏州救田悦

肯屈服。

朱滔率步骑兵二万五千人，自深州（河北省深州市）出发，抵达束鹿（河北省辛集市）；第二天一早，正要开拔，军号的声音还没有吹完，士卒们忽然发现情形不对，秩序立刻大乱，呐喊说：“天子命大帅（朱滔）班师幽州（北京市），为什么违背中央，南下去救田悦！”朱滔大为恐惧，拔腿逃走，躲到驿马车站后屋。蔡雄跟作战司令（兵马使）宗頊等，假传朱滔的命令，告诉士卒说：“你们不要吵闹，听大帅（朱滔）传下来的话。”大家稍稍平静，蔡雄说：“大帅（朱滔）当初从范阳（幽州州政府所在城）出发时，皇上圣旨指示说：夺取李惟岳的城池，就归自己所有。大帅（朱滔）因幽州缺少棉花和生丝，所以和你们同心协力，艰苦血战，夺取深州

(河北省深州市)；深州是棉丝产地，希望能减少你们赋税的负担，再想不到，皇上不遵守自己的诺言，竟把深州(河北省深州市)割给康日知(深赵【首府赵州】行政长官)。而且，中央因你们都有战功，每人赏赐十匹绸缎，运到魏州(河北省大名县)西境，却被马燧(河东【总部太原府】司令官)抢走。大帅(朱滔)只要留在范阳(北京市)，有的是荣华富贵。今天之所以南下，全是为了你们，不是为了自己。你们既然不愿意，当然可以北上回家，用不着喊叫蹦跳，违犯军纪！”大家听后，不知道如何是好，另找话题说：“钦差宦官为什么不保护皇上赏赐给我们的东西！”于是一窝蜂拥到钦差宦官招待所(敕使院)，捉住钦差宦官，砍成几片而死。又大喊说：“虽然知道大帅(朱滔)这次出军是为了我们，但最好仍接受中央命令，返回本镇。”蔡雄说：“那么，你们各回所属单位，明天就回深州(河北省深州市)，休息几天，一齐回家。”这时人心才告安定。朱滔即率军折返深州(河北省深州市)，命各将领秘密调查制造混乱、领头闹事的是谁，查出二百余人，一律斩首，其他的人全都吓得发抖，不敢再动。朱滔再率军南下，没有一个人敢退后一步。

朱滔率军进击，攻克宁晋(河北省宁晋县)，暂时停止攻势，等待王武俊行动。王武俊率步骑兵一万五千人，夺取元氏(河北省元氏县)，向东方的宁晋(河北省宁晋县)出发(宁晋、元氏，皆是赵州【河北省赵县】属县)。

王武俊诛杀李惟岳不久，派执行官(判官)孟华进京(首都长安)朝见。孟华忠诚正直，有才干谋略，在跟唐帝李适见面时，报告军情，回答问题，侃侃而谈，李适大为赏识，命他当恒冀道(首府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民兵副司令(团练副使)。而这时王武俊跟朱滔已经结合，阴谋背叛，李适命孟华马上回去，传达中央旨意。孟华返抵恒州(河北省正定县)，王武俊大军已经出动，孟华劝阻说：“皇上对你的印象，极为深刻，只要能尽忠守义，何必担心官位不高，爵位不尊，土地不广！用不了多久，中央定会把康日知(深赵【首府赵州】行政长官)调到别的州，深州(河北省深州市)、赵州(河北省赵县)，终于仍会归你所有，何苦迫不及待，堕落成为叛徒(大乱之后，李适终于把二州划给王武俊，参考后年【七八四】正月二十四日)！将来一事无成时，后悔已来不及！”孟华从前当李宝臣(张忠志)幕僚时，就因直言无隐，凡事都依照正规法则办理，深受同事们的猜忌，现在被中央任命为副司令(副使)，同事们更是妒火中烧，向



王武俊谗言陷害说：“孟华把我们军中秘密，都告诉皇上，充当内应，所以皇上才越级升他高位。恐怕要瓦解你的军心，你最好防备。”王武俊因孟华是从前同事，不忍心诛杀，只免除他的官职，命他返回私宅。

田悦（魏博【总部魏州】首领）仗恃援军就要到达，派作战司令（兵马使）康愔，率一万余人，出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城西，跟马燧等中央军在御河（永济渠）会战，大败而回。

当时，两河（黄河南北）的军事行动，中央每月都要支出军费一百余万串，国库存款，不能支持几个月。祭祀官（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向中央建议，认为：“天下的财富和金钱，都集中在商人之手，政府应搜刮富商的家产，只准保留一万串钱，超过一万串钱的，由政府全部借贷，供应军需，只要搜刮一两千家富商，就足够几年之内的军费开支。”李适批准。

四月十二日，下诏向商人“借贷”，命全国财政总监署（度支）编列富商名册及政府应“借贷”数目。全国财政总监（判度支）杜佑，大肆搜刮京师（首都长安）所有商人的财产、货物，但仍怀疑商人有所隐瞒，于是横行逮捕，苦刑拷打，有的商人受不了痛苦，甚至上吊自杀。首都长安陷于混乱恐怖，好像受到匪徒强盗劫掠，最后总共才“借贷”到八十余万串。政府更搜刮保管箱里的现金；对民间所有金钱、布匹、粮食积蓄等，都强行借贷四分之一，所有钱柜及仓库，全部查封，以免转藏到别的地方。人民无法维持生活，纷纷关门停业；商人、住民等接二连三到大街上拦住宰相控诉，每次都有成千上万。卢杞最初还对他们安抚慰问，后来发现无法阻止，急行脱身，绕道别的小路回去。最后总计，连同向商人“借贷”的部分，才二百万串（《实录》记载，只有八万串），而民间已经枯竭。

陈京，是陈叔明的五世孙（陈叔明，是陈帝国四任帝陈项之子，参考五七三年十二月）。

八、愜山之役，四战区独立建国

七八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任命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副司令官（节度副使）、磁州（河北省磁县）州长卢玄卿，当洺州（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州长，兼魏博战区（总部魏州）征剿副司令（招讨副使）。

最初，李抱真（安抱真）当泽潞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司令官（节度使）时，马燧当河阳三城（河南省孟州市）基地司令（使）。李抱真（安抱真）打算杀怀州（河南省沁阳市）州长杨铎（音 shù），杨铎逃亡，投奔马燧，马燧收留他，并上疏给皇帝，辩护杨铎没有犯罪，李抱真（安抱真）大为愤怒。后来，二人一同讨伐田悦（魏博【总部魏州】首领），好几次因讨论事情有不同的看法，而互相怨恨，感情越来越破裂，甚至不再见面。因此严重影响军事行动，两军推托观望，逗留不前，讨伐大军遂很久不能成功。李适好几次派宦官到前方调解。后来，王武俊（恒冀【总部恒州】首领）逼近赵州（河北省赵县），李抱真（安抱真）分出二千入部队增援所属的邢州（河北省邢台市），加强戒备，马燧大发雷霆，说：“残余的盗贼还没有铲除，我们应该同心合力才对，怎么反而分兵去守自己的地盘！”打算率军撤回自己防地。神策军先锋总作战司令（先锋都知兵马使）李晟提醒马燧说：“李抱真（安抱真）因邢州（河北省邢台市）跟赵州（河北省赵县）相邻，分出一部分部队增援，对大局并没有损害。如果你因此率军一走了之，大家对你有什么评论！”马燧大为高兴，单人匹马前去李抱真（安抱真）大营，解释过去误会，重结友情（当初，马燧是李抱真老哥李抱玉【安抱玉】的下属，参考七六三年闰正月）。正巧，洺州（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州长田昂（参考本年【七八二】正月），要求调回京师（首都长安），马燧上疏建议把洺州（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划归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并推荐卢玄卿当州长，兼任征剿副司令（招讨副使）。

李晟原来仅隶属李抱真（安抱真），现在他请求同时隶属马燧，表示双方和睦。李适全部批准。

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蔡廷玉，讨厌执行官（判官）郑云逵，把情形报告司令官（节度使）朱泚，朱泚上疏把郑云逵贬作莫州（河北省任丘市北郑州镇）参谋官（参军）。郑云逵的妻子是朱滔的女儿，朱滔上疏留郑云逵当机要秘书（掌书记）。郑云逵遂在岳父面前，对蔡廷玉谗言陷害，而蔡廷玉又跟最高法院摄理副院长（检校大理少卿）朱体微，警告朱泚说：“朱滔在幽州（北京市），遇事专断独行，性情并不忠厚，不可以交给他兵权。”朱滔得到消息，大怒，几次写信给朱泚，要求诛杀二人，朱泚不接受；因此兄弟之间，发生冲突。最近，朱滔背叛中央，李适打算把罪状全归到蔡廷玉等头上，博取朱滔的喜悦。





四月十二日，贬蔡廷玉当柳州（广西省柳州市）户籍官（司户）、朱体微当万州（四川省万县市）南浦县（万州政府所在县）防卫员（尉）。

宣武战区（总部设宋州【河南省商丘市】）司令官（节度使）刘洽，攻击反抗军平卢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所属的濮阳（河南省濮阳市），迫使守将高彦昭投降。

朱滔派使节把密函藏到头发髻里，千里绕道，送给远在凤翔（陕西省凤翔县）的老哥朱泚，要求朱泚同时聚众起兵。半途被马燧查获，把使节连同文件，一起解送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朱泚还不知道。

李适命朱泚乘政府驿马车从凤翔前来京师（首都长安）；朱泚抵达后，李适把朱滔的使节及密函，让他过目，朱泚大为惶恐，叩头请求宽恕。李适说：“你们兄弟相隔千里之遥，而且一开始就不是同谋，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但悦耳的话说了之后，却不再命朱泚回凤翔（陕西省凤翔县）再握军权，而把他留在长安（陕西省西安市），赏赐给他著名的花园、肥沃的田地、五锦绸缎、金钱财宝，数量丰富，竭力慰问安抚。并且使他仍保持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太尉（三公之一）、最高立法长（中书令，使相）等官衔。

李适因卢龙战区特遣兵团驻防凤翔（陕西省凤翔县），考虑物色一位素有威望的高官接替朱泚。宰相张镒的忠诚和正直，深受李适的器重，所以卢杞十分嫉妒，打算把张镒排出中央，自己就更可以单独控制政府，于是奏报李适说：“朱泚的威望太大，权力太重，而凤翔将领们的官阶，普遍地已经很高，除非像宰相这样的亲贵，不可能镇压得住；我请求派我前去！”李适低头沉吟，还没有回答，卢杞唯恐怕他答应，于是，急接着说：“陛下如果认为我的容貌丑陋，恐怕不能得到三军的尊敬顺服，也请陛下另行指定！”李适在暗示下看着张镒说：“文武全才，中外驰名，除了你找不到第二个人。”张镒知道这是卢杞的圈套，可是没有理由推辞，只好叩头接受。

四月二十六日，李适发布人事命令，命张镒兼任凤翔（陕西省凤翔县）特别市长（兼凤翔尹），陇右战区特遣兵团（驻普润【陕西省凤翔县北】）司令官（节度使）等特设机关首长。

最初，卢杞跟总监察官（御史大夫）严郢，共同设计陷害杨炎、赵惠伯（参考去年【七八一】九月），杨炎既死，卢杞又嫉妒严郢。正巧，蔡廷玉等被贬官远窜，已走到蓝田（陕西省蓝田县），宫廷监察官（殿中侍御史）郑詹，却把公文误送昭应（陕西省临潼县），命昭应县政府派差解

送，昭应立刻派人到蓝田（陕西省蓝田县）把二人追回，改由昭应（陕西省临潼县）东行。蔡廷玉等在昭应差役押解下，走到灵宝（河南省灵宝县东北）西，误认为要把他们交给朱滔，不禁恐惧，便投黄河自杀。李适得到报告，大为惊骇。卢杞抓住机会，指控说：“这将使朱泚误会出于陛下的命令；我建议请三司长官（三司长官：国务院司法部长【刑部尚书】、最高法院院长【大理卿】、总监察官【御史大夫】），共同审问郑詹，追究责任。”又强调：“监察官（御史）办事，一定禀告总监察官（御史大夫），我建议连同严郢，一并调查。”审问终于结束。

四月三十日，李适批准卢杞的奏章：在首都长安特别市政府（京兆府），把郑詹乱棍打死；贬严郢当费州（贵州省思南县）州长，严郢最后在费州逝世。

李适刚登极时，崔佑甫当宰相，待人处事，极力宽厚，李适的声誉十分美好（参考七七九年六月），被认为有二任帝（太宗）李世民在位时的“贞观之治”风气。后来，卢杞当宰相，知道李适外貌虽然宽厚，实际上却是一个非常猜忌的人，遂利用这项弱点，挑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感情，也开始建议李适对臣属部下，用严格的态度。无论中央或地方，都大失所望。

朱滔（卢龙【总部幽州】首领）、王武俊（恒冀【总部恒州】首领），自宁晋（河北省宁晋县）南下，援救魏州（河北省大名县）。

五月九日，李适下诏命朔方战区（总部设灵州【宁夏灵武县】）司令官（节度使）李怀光，率朔方特遣兵团及神策军，步骑兵一万五千人，东下讨伐田悦，并抵抗朱滔等大军前进。

朱滔抵达宗城（河北省威县东），他的女婿、机要秘书（掌书记）郑云逵、参谋官（参谋）田景仙，一同背弃朱滔，向中央投降。

五月十五日，命河东战区（总部设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司令官（节度使）马燧：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

五月二十九日，在定州（河北省定州市）设置义武战区（易定沧战区改称，总部自易州迁至定州），仍管辖定州、易州（河北省易县）、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

朱滔、王武俊率军抵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田悦（魏博【总部魏州】首领）送上牛肉、美酒，出来欢迎，魏博战区（总部魏州）士卒的欢呼声震动大地。朱滔在愜山（愜，音 qiè。河北省大名县北十二公里）扎营。当天，中央军李怀光的朔方兵团（总部灵州）也抵达，马燧等用最盛



大的军礼欢迎。朱滔认为中央军将发动袭击，立刻出兵列阵。李怀光有勇气而没有谋略，打算趁朱滔的营垒还没有完成，先行进攻。马燧则建议使长途行军的将领士卒，稍事休息，等到对方暴露缺点时，再采取行动。李怀光说：“如果等到他们建立起来营垒，以后的灾难就没有穷尽，现在面对千载难逢的良机，不可错过。”遂在愜山（大名县北十二公里）以西，攻击朱滔兵团，格杀步兵一千余人，朱滔兵团崩溃，李怀光骑在马上，手按马鞍，忍不住沾沾自喜。部下士卒争先恐后杀入朱滔军营，掠夺金银财宝；王武俊率二千人的骑兵，及时地楔入李怀光军，李怀光军被拦腰切断，前后不能相顾。朱滔率军反击，中央军遂大败，士卒被逼跳进永济渠，淹死的不计其数，互相踏践，尸首堆积得像山一样高，渠水都不能流动。马燧等各自紧急收兵，退保营垒。当天晚上，朱滔等反抗军堵塞永济渠，使水注入王莽河（古黄河之北有一个支流，在河北省大名县西，于王莽当政时淤塞，参考一一年，民间幽默地称这条干涸的河床为王莽河），断绝中央军的粮运以及退路。第二天，平地水深三尺有余，马燧大为恐惧，派使节携带措辞谦卑的私函，晋见朱滔道歉，请求网开一面，让中央军各返各的战区，马燧承诺奏请皇帝：“把黄河以北地区，全部交给五郎处置（朱滔在兄弟中排行第五，称他五郎，表示亲昵）！”朱滔接受，王武俊坚决反对，朱滔不听。

秋季，七月，马燧跟其他中央各军，蹙过河水，向西撤退，驻屯魏县（河北省大名县西南），继续跟朱滔敌对。朱滔发现受骗，于是向王武俊道歉，但王武俊对朱滔已怀恨在心。几天之后，朱滔等反抗军进驻魏县（河北省大名县西南）东南，跟中央军隔一条河水（应是永济渠支流）对峙。

平卢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首领李纳，向朱滔等求救，朱滔派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作战司令（兵马使）信都承庆（不知与信都崇庆是否一人，参考去年【七八一】十一月八日），率军救援。李纳反攻宋州（河南省商丘市），不能攻克；于是派作战司令（兵马使）李克信、李钦遥，进驻濮阳（河南省濮阳市）、南华（山东省菏泽市西北），监视宣武战区（总部设宋州【河南省商丘市】）司令官（节度使）刘洽（濮阳刚被中央军攻克，参考本年【七八二】四月，当是平卢军又夺回）。

七月二十三日，李适命淮宁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希烈，兼任平卢、淄、青、兖、郛、登、莱、齐七州战

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司令官（节度使），讨伐李纳。又命河东战区（总部设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司令官（节度使）马燧，兼任魏博澶相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

命朔方邠宁战区（总部设灵州【宁夏灵武县】）司令官（节度使）李怀光，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

神策军特遣兵团征剿司令（神策行营招讨使）李晟，建议中央，愿率他的部队北上，解除赵州（深赵道首府，河北省赵县）的包围，然后会同义武战区（总部设定州【河北省定州市】）司令官（节度使）张孝忠，进攻范阳（涿州州政府所在县，河北省涿州市），以解除南方战场所受的压力。李适同意。李晟遂自魏州（河北省大名县）率军北上，向赵州（河北省赵县）进发；围城军王士真得到消息，遂撤军退走。李晟在赵州（河北省赵县）停留三天，跟张孝忠会师，继续北进，企图夺取恒州（恒冀战区总部，河北省正定县）。

演州（越南演州市）军务秘书长（司马）李孟秋发动兵变，自称安南战区（总部设安南府【越南河内市】）司令官（节度使）。

安南总督（总督府设越南河内市）辅良交出军讨伐，斩李孟秋。

八月十一日，擢升泾原战区（总部设泾州【甘肃省泾川县】）候补司令官（留后）姚令言，实任司令官（节度使）。

宰相卢杞讨厌太子太师（太子三师之一，从一品）颜真卿，誓言把他排出首都长安。颜真卿得到消息，告诉卢杞说：“你父亲的人头，传送到平原郡（山东省陵县）时（卢杞的老爹卢奕，当副总监察官【御史中丞】，于洛阳沦陷时，被安禄山所杀，颜真卿时任平原郡郡长，参考七五五年十二月），我用舌头舐他脸上的血，而今，你难道真的忍心排斥！”卢杞想不到他会说这话（迄今已二十七年），惊慌地跳起来，向颜真卿叩谢大恩，但心里对颜真卿更为痛恨。

田悦（魏博【总部魏州】首领）感激朱滔（卢龙【总部幽州】首领）的援救，跟王武俊（恒冀【总部恒州】首领）商议，共同拥护朱滔当领袖，二人愿向他称“臣”，屈居下位。朱滔辞让说：“愬山之役取得胜利，都是大帅二哥（王武俊）的力量（王武俊在兄弟中排行第二），我怎么敢独自高高在上！”于是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执行官（判官）李子千、恒冀道（首府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执行官（判官）郑濡等，共同研究，建议说：“三位大帅，连同平卢（总部郓州）李纳，应改成四





个独立王国，各人都称国王，但不改年号，像从前周王朝各封国尊奉周王朝的年号一样（周王朝各封国并不用周王朝的年号，而是各用自己的年号。《春秋》是鲁国编年史，就用鲁国的年号），修筑高台，四国国王登台盟誓，如有违背誓约，大家共同讨伐。否则，大家怎么能一直以叛徒的身份，四顾茫然，心里连个主宰都没有，不但提不出政治号召，而且对建立功勋的官员，也没有官爵可以赏赐，部属们还有什么盼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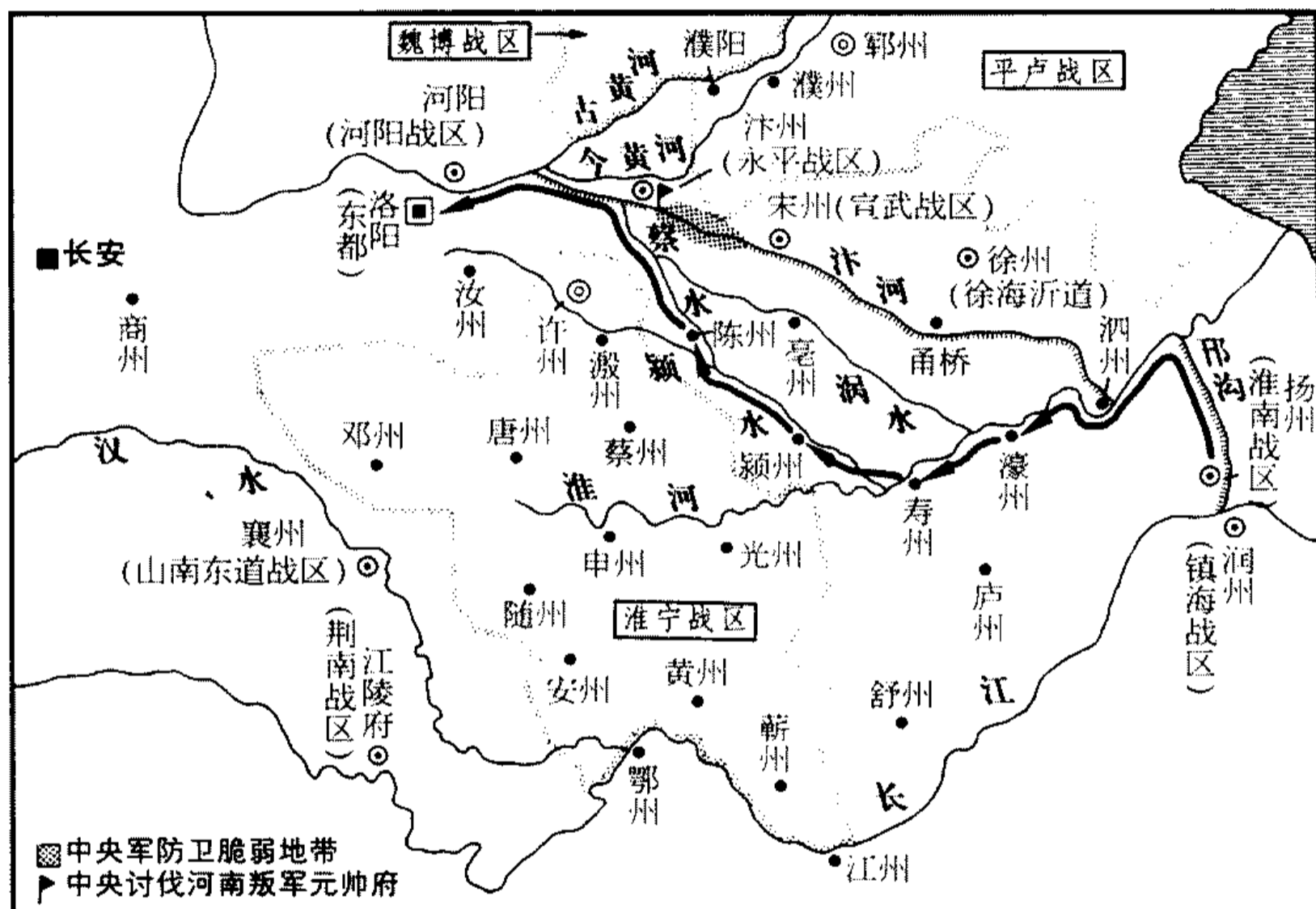
朱滔等接受这项建议，于是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联名请李纳称齐王。当天（十一月一日），朱滔等在大营中筑起高台，禀告上天，各就王位，共推朱滔当盟主，仿效皇帝自己称“朕”前例，朱滔自己称“孤”，王武俊、田悦、李纳自己称“寡人”；所住的地方称“殿”，裁决指示称“令”，部属上书称“笺”，妻子称“妃”，长子称“世子”。战区总部所在地称“府”（卢龙战区总部幽州改称范阳府，魏博战区总部魏州改称大名府，恒冀战区总部恒州改称真定府，平卢战区总部郓州改称东平府），设置留守长官兼元帅，主持王国的军政大事；又设置“东院”（东曹）、“西院”（西曹），比照“立法院”（中书）、“监督院”（门下省）；另设“东院长官”（左内史）、“西院长官”（右内史），比照最高监督长（侍中）、最高立法长（中书令）；其他官职，都仿效唐王朝中央政府，只稍为改变名称。

赵王王武俊命孟华当礼教部长（司礼尚书），孟华拒绝接受，吐血而死；又命作战司令（兵马使）卫常宁当宰相（内史监），把王国军事交给他负责。卫常宁暗中计划谋杀王武俊，王武俊把他腰斩。王武俊派部将张终葵再攻赵州（河北省赵县），深赵道（首府赵州）行政长官（观察使）康日知击斩张终葵。

淮宁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希烈，率部属及军队三万人，迁往许州（河南省许昌市），派亲信到郓州（山东省东平县）晋见李纳（李纳此时应自濮州【山东省鄄城县】返回战区总部郓州），约定共同袭击汴州（河南省开封市）。然后派使节通知永平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司令官（节度使）李勉说：“我奉命兼管淄、青（平卢战区），打算路过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前去到差办公。”李勉马上给他修桥补路，沿途准备饮食，但下令全军进入紧急状态，严密戒备。李希烈发现无机可乘，始终没有动身。李希烈又秘密跟朱滔（卢龙【总部幽州】首领）结交通信。李纳（平卢【总部郓州】首领）也好几次

派出游击部队，渡过汴水，迎接李希烈。

因此，供应中央的江淮（华东地区）粮食，不敢用汴水运输，只好改道蔡水，先运到陈州（河南省淮南市），再进入黄河（平卢战区【总部郢州】正式反抗中央之后，中央的漕运路线本就改经蔡水、颍水，参考去年【七八一】六月。当是徐州【江苏省徐州市】回归中央之后，甬桥【安徽省宿州市】一带通行无阻，所以改回汴淮运输路线。如今李希烈叛变，再用颍蔡路线）。



八世纪·七八二年十一月 淮宁李希烈据十一州叛变，中央再用颍蔡粮道

十二月二十九日，李希烈自称全国总元帅（天下都元帅）、太尉（三公之一）、建兴王。当时，朱滔等跟中央军对峙数月之久，中央军补给由全国财政总监署（度支）供给，各战区道也不断增派援军。而朱滔和王武俊两支孤军，深入异乡，一切补给供应，全都依靠田悦，无论客军、主军，都筋疲力尽，越发困苦。听到李希烈部队强大丰裕，生出一线希望，商议的结果，派使节前往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劝李希烈登极当皇帝。李希烈虽不马上接受，但从此正式公开称全国总元帅（天下都元帅）。





九、李希烈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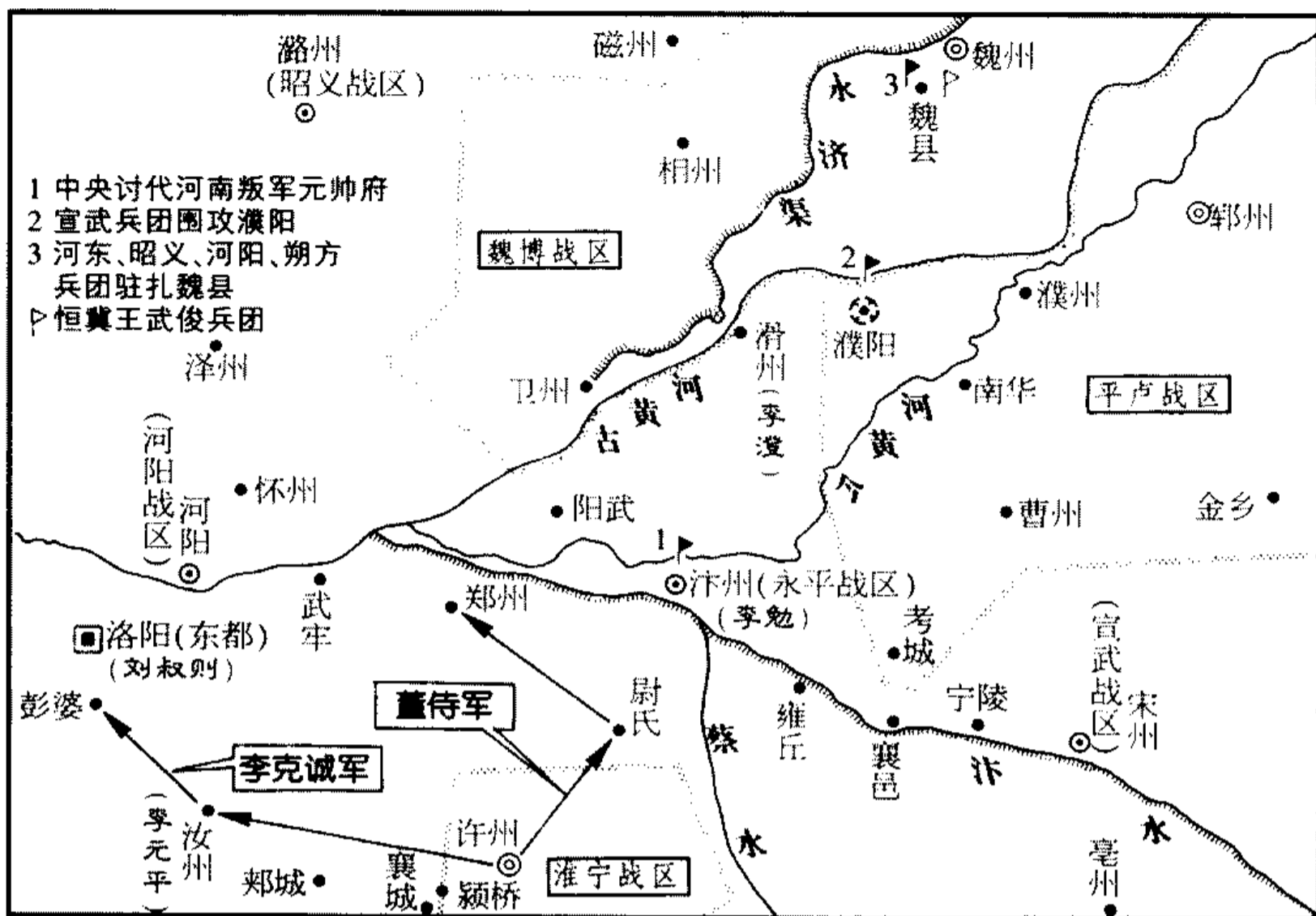
七八三年，春季，正月十三日，淮宁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司令官（节度使）李希烈派部将李克诚，袭击汝州（河南省汝州市），攻克，生擒总秘书长（别驾）李元平。

李元平本是湖南道（首府设潭州【湖南省长沙市】）执行官（判官），很有点聪明才干，但粗枝大叶，态度傲慢，扬扬自得，不可一世，高谈阔论起来，毫无忌惮，尤其喜爱就军事方面发表议论。宰相关播认为他是天下奇才，推荐给唐帝（十二任德宗）李适（本年四十二岁），赞扬他有担任大将、宰相的才能，因汝州（河南省汝州市）距许州（河南省许昌市）最近，于是擢升李元平当汝州总秘书长（别驾），兼代理州长（知州事）。李元平到差后，立刻招雇工人修建城墙；李希烈暗中派人冒充工匠投效，有数百人之多，李元平没有察觉。稍后，当李克诚率数百名骑兵突然抵达城下时，埋伏的工匠在城里响应，生擒李元平，飞奔出城献俘。李元平身材短小，没有胡须，看见李希烈，心胆都碎，屎尿同时流出来，撒得一地都是，李希烈诟骂说：“瞎宰相用你对付我，竟这么看不起人！”

李希烈派执行官（判官）周晃当汝州（河南省汝州市）州长。又派别动部队将领董待名等，到处发动游击战，攻克尉氏（河南省尉氏县），包围郑州（河南省郑州市），中央军不断被击败。李希烈的巡逻部队向西挺进到彭婆（河南省伊川县东北彭婆乡），东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震动，人民惊骇，纷纷逃窜，躲藏到高山深谷；洛阳留守长官郑叔则进驻宫城西苑，严密防守。

李适询问卢杞有什么办法，卢杞回答说：“李希烈年轻气盛，仗恃对帝国的功劳，骄傲怠慢，部将们都不敢劝他。如果能够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官，携带陛下的诏书，前去向李希烈当面分析祸福利害，李希烈定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中央可以不用一兵一卒，就使他归服。颜真卿是三朝元老（三朝：九任帝李隆基、十任帝李亨、十一任帝李豫【李俶】，加上李适，应是四朝元老），忠勇正直，刚毅果决，全国人民对他的名望，都十分尊敬，衷心信服，真是最恰当的人选！”李适同意。

正月十七日，李适派颜真卿前往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安抚慰问李希烈，诏书下达，凡是听见的所有官员，都面无人色。



颜真卿坐政府驿马车抵达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都留守长官郑叔则说：“你到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免不了一死，最好稍为停留，等待中央下一步指示。”颜真卿说：“皇上的命令，怎么能够逃避！”遂继续前进。永平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司令官（节度使）李勉上疏抗议说：“眼睁睁看着失去一个元老，是政府的羞辱，请把颜真卿留下。”又派人在中途拦截，但已来不及。颜真卿给他儿子家书，仅只嘱咐：“祭祀祖庙，抚养孤儿！”抵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后，打算宣读诏书，李希烈命他的养子一千余人，环绕着颜真卿，大声诟骂，有的甚至拔刀出鞘，砍向他的脖子，好像要把他乱刀砍死，剁成肉酱吃掉；颜真卿站在那里，连脚都没有移动，脸色毫不改变。李希烈迅速赶到，用身子保护他，命养子们后退，然后很有礼貌地送颜真卿住进贵宾馆，隆重招待。李希烈打算送颜真卿返回长安（唐首都，陕西省西安市），可是在某一次聚会上，李元平也在座，颜真卿对他大声斥责，李元平满面羞惭，起身退出，向李希烈呈献一封密函，李希烈遂改变主意，留下颜真卿，不让他回去。

四位新即位的国王：朱滔（冀王【首都幽州】）、王武俊（赵王【首都



恒州】)、田悦(魏王【首都魏州】)、李纳(齐王【首都郓州】),分别派使节晋见李希烈,上疏自己称“臣”,劝他登极称帝;使节们在李希烈面前叩头舞拜,三呼万岁,异口同声说:“唐政府诛杀功臣,对全国人民,失去大信,大帅天纵英明,功勋盖世,已受到唐政府的猜忌,一定会有白起(参考前二五七年十二月)、韩信(参考前一九六年正月)那种灾祸。盼望大帅早日正位,使全国人民有所归附!”李希烈传唤颜真卿,把四位使节指给他看,说:“现在,四位国王派人前来推举,事先虽没有共同商量,但见解却完全相同,太师(颜真卿中央官位是太子太师),你看这种形势,岂只我一个受中央排斥,走投无路!”颜真卿说:“他们是‘四个凶犯’,怎么能叫‘四位国王’?你不自己保护你的勋业,当唐政府的忠贞官员,却跟乱臣贼子来往,难道想跟他们一同覆亡!”李希烈大不高兴,命人把颜真卿强扶出去。有一天,颜真卿跟四位使节一同被邀参加宴会,四位使节说:“很久以来,敬仰太师的名望,而今,大帅将要称帝,而太师恰巧赶到,是上天把开国宰相赐给大帅!”颜真卿喝责说:“什么宰相?你们可听说过一位骂安禄山而死的颜杲卿(参考七五六年正月)?他就是我的老哥,我已经八十高龄,只知道严守节操,直到一死,怎么能接受你们这些人的威迫利诱!”四国使节不敢再多说话。李希烈乃把颜真卿软禁在贵宾馆,派武装士卒十人看守,在院子里挖掘一个大坑,声称要把颜真卿活埋;颜真卿神色安详,在一次和李希烈见面的时候,说:“我的生死,早已自己决定,何必弄出那么多花样?立刻给我一把剑,你就可以称心快意!”李希烈向他道歉。

正月二十一日,李适命左龙武(禁军第三军)大将军哥舒曜(哥舒,复姓),当洛阳汝州战区(总部设洛阳)司令官(节度使),率凤翔(凤翔府,陕西省凤翔县)、邠宁(邠州,陕西省彬县)、泾原(泾州,甘肃省泾川县)三战区,及奉天(陕西省乾县)、好畤(陕西省永寿县西南)神策军基地特遣兵团,共一万余人,讨伐李希烈,训令各战区道派军会师。

哥舒曜率军抵达郟城(河南省郟县。郟,音jiá),跟李希烈的前锋官陈利贞遭遇,击破陈利贞,李希烈的声势稍稍顿挫。哥舒曜,是哥舒翰的儿子(哥舒翰事,参考七五七年十月)。

李希烈命他的将领封有麟据守邓州(河南省邓州市),于是江淮(华东地区)跟首都长安间南线交通,又被切断,连向中央进贡和商人旅客,都不能通过(邓州原属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襄州】,李希烈消灭梁崇义时

【参考七八一年八月】，乘机占领）。

正月二十五日，李适下诏命开凿上津（湖北省郧西县西北上津镇）山区道路，设置驿马车站（上津驿道，在安禄山兵变时，唐政府就使用过一次，参考七五六年八月）。

二月十九日，把河阳三城（河南省孟州市）、怀州（河南省沁阳市）、卫州（河南省卫辉市），合并成立河阳战区（总部河阳城。此时卫州仍为田悦占据）。

二月二十日，哥舒曜攻克汝州（河南省汝州市），生擒周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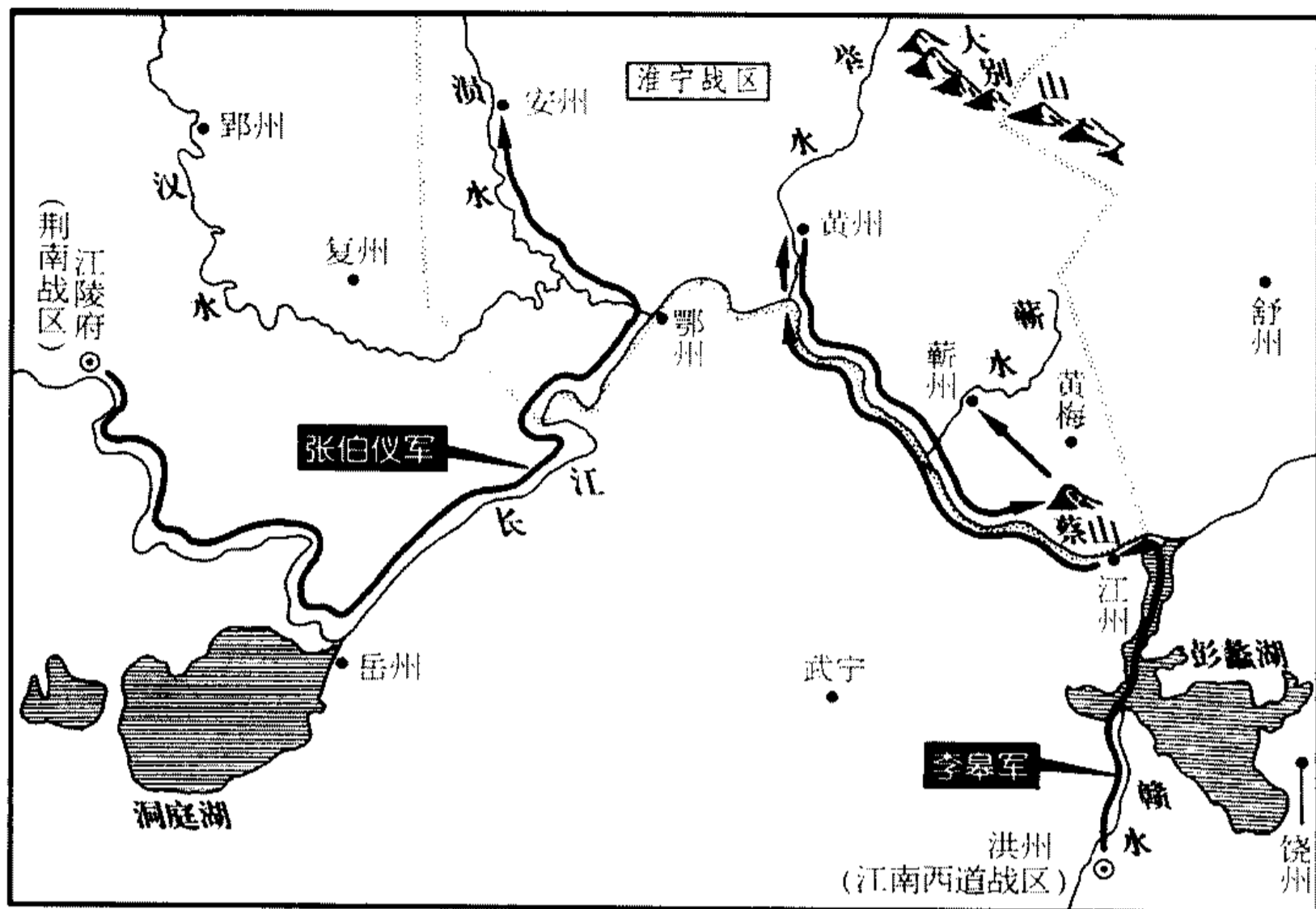
三月一日，江西战区（总部设洪州【江西省南昌市】）司令官（节度使）曹王李皋，在黄梅（湖北省黄梅县）击败李希烈部将韩霜露，把他斩首。

三月十四日，李皋又攻克黄州（湖北省新洲县）。当时，李希烈部队据守蔡山（湖北省黄梅县西南蔡山镇），地势险要，无法攻破。李皋声言西上夺取蕲州（湖北省蕲春县。蕲，音 qí），率长江舰队逆流而上，李希烈的将领率步兵沿江追击，一路交斗到距蔡山三百余华里处，李皋下令返航，舰队顺流而下，快速得像一群流星，李希烈步兵无法迅速赶回。李皋遂对蔡山发动猛烈攻击，攻克，李希烈步兵好不容易抵达，已来不及，于是溃败。李皋继续进攻，攻克蕲州（湖北省蕲春县），上疏推荐伊慎当蕲州（湖北省蕲春县）州长、王锬当江州（江西省九江市）州长。

淮宁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总纠察官（都虞候）周曾，绥靖作战司令（镇遏兵马使）王玢（音 bīn），内营管理官（押牙）姚憺（音 dàn）、韦清，早就秘密联络永平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司令官（节度使）李勉，表示投降诚意。李希烈派周曾会同带兵官（十将）康秀琳，率军三万人，攻击中央军哥舒曜，进抵襄城（河南省襄城县）；周曾等阴谋回军袭击李希烈，拥护颜真卿当司令官（节度使），通知王玢、姚憺、韦清届时内应。而消息走漏，李希烈派别动部队将领李克诚，率骡兵特种部队三千人（河南省地区，缺少马匹，士卒骑骡作战，骡子体格较大，行动较缓，但载重量多，更耐劳苦），袭击周曾等，斩周曾等，并斩王玢、姚憺和他的同党（山南东道【总部襄州】司令官李承结交周曾等，密谋诛杀李希烈事，参考前年【七八一】九月）。

三月十七日，李适下诏追赠周曾等官位。最初，韦清跟周曾等秘密立誓，万一失败，责任单独承担，互不牵连，所以只韦清一人免除一死。





八世纪·七八三年三月 李皋收复蕲黄二州

但他怕终有一天大祸上身，于是建议李希烈说，他愿前往幽州（北京市）说服朱滔（卢龙【总部幽州】首领）出军增援，李希烈派他前往。韦清走到襄邑（河南省睢县）就投奔宣武战区（总部设宋州【河南省商丘市】）司令官（节度使）刘洽。李希烈处理周曾等兵变事宜，一连数天都紧闭营垒，派出进攻尉氏（河南省尉氏县）、郑州（河南省郑州市）等地的将领，得到消息，先后逃回。李希烈大为气馁，立刻上疏李适，把所有罪状，全推到周曾等头上；然后，率军返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原迁许州【河南省许昌市】，现在返回旧地），对中央表示后悔他所犯的错误，但实际上是等待朱滔等的援军。而把颜真卿软禁在蔡州（河南省汝南县）龙兴寺。

三月二十日，荆南战区（总部设江陵府【湖北省江陵县】）司令官（节度使）张伯仪，跟淮宁兵团在安州（湖北省安陆市）会战，张伯仪大败，仅逃出一命，连皇帝颁发给他的符节，都被抢走。李希烈派人把这项符节，连同从俘虏们头上割下的耳朵，送给颜真卿看，颜真卿伏地恸哭，昏迷过去，再从昏迷中苏醒，从此闭口不跟任何人说话。

夏季，四月，李适命神策军基地司令（神策军使）白志贞（白琇珪）当京师（首都长安）招兵司令（召募使），编作禁军，用以讨伐李希烈。白志贞（白琇珪）上疏请求：退休的战区司令官（节度使）、道政府行政长官（观察使）、民兵总司令官（都团练使），不管已经亡故，或仍在人世，他们的子弟，都要率领仆役、随从、马匹，自备铠甲，参加军队出征，一律授给五品官阶。李适批准。但富家还可以维持，贫苦家庭就深感艰苦，人心开始动摇。

神策军特遣兵团征剿司令（神策行营招讨使）李晟，计划夺取涿州（河北省涿州市）、莫州（河北省任丘市北郑州镇），切断幽州（卢龙战区总部，北京市）与魏州（魏博战区总部，河北省大名县）之间交通线。遂会同义武战区（总部设定州【河北省定州市】）司令官（节度使）张孝忠的儿子张升云，包围冀王朱滔任命的易州州长郑景济所在地清苑（河北省保定市），一连数月，不能攻克（李晟北伐事，参考去年【七八二】七月）。朱滔派武装部长（司武尚书）马寔，统步骑兵万余人，留守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大营，而亲自率步骑兵一万五千人，北上增援清苑（河北省保定市）；李晟军大败，退守易州（河北省易县）。朱滔军折回瀛州（河北省河间市），张升云逃往满城（河北省满城县）。而李晟患病沉重，再退保定州（河北省定州市）。

赵王王武俊对朱滔既然击败李晟，却逗留瀛州（河北省河间市），没有立即再回魏桥（魏州【河北省大名县】附近），十分不满，于是，派御前监督官（给事中）宋端，前去催促。宋端晋见朱滔时，态度强硬，言辞傲慢，朱滔大怒，告诉宋端说：“我因身体发烧，暂时留下来养病，不能马上南返，大王二哥（王武俊）竟说出这种话，使人感到奇异！我因援救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坚决地背叛君王（指李适）和抛弃兄长（朱泚），犹如抛弃脚上的破鞋！二哥如果一定非对我猜疑不可的话，那么，告诉二哥，随他的便！”宋端回来报告王武俊，王武俊向卢龙特遣兵团大营留守司令马寔，亲自解释误会，马寔把情形报告朱滔，说：“赵王（王武俊）发现宋端对大王失礼，已经重重责备，实在没有别的意思！”王武俊也派特勤官（承令官）郑和，陪同马寔的使节，前去晋见朱滔，请求原谅。朱滔这才大为高兴，待王武俊跟当初一样，但王武俊对朱滔却不能如此，而且对朱滔更为痛恨。

六月，李抱真（安抱真，昭义【总部潞州】司令官）派参谋官（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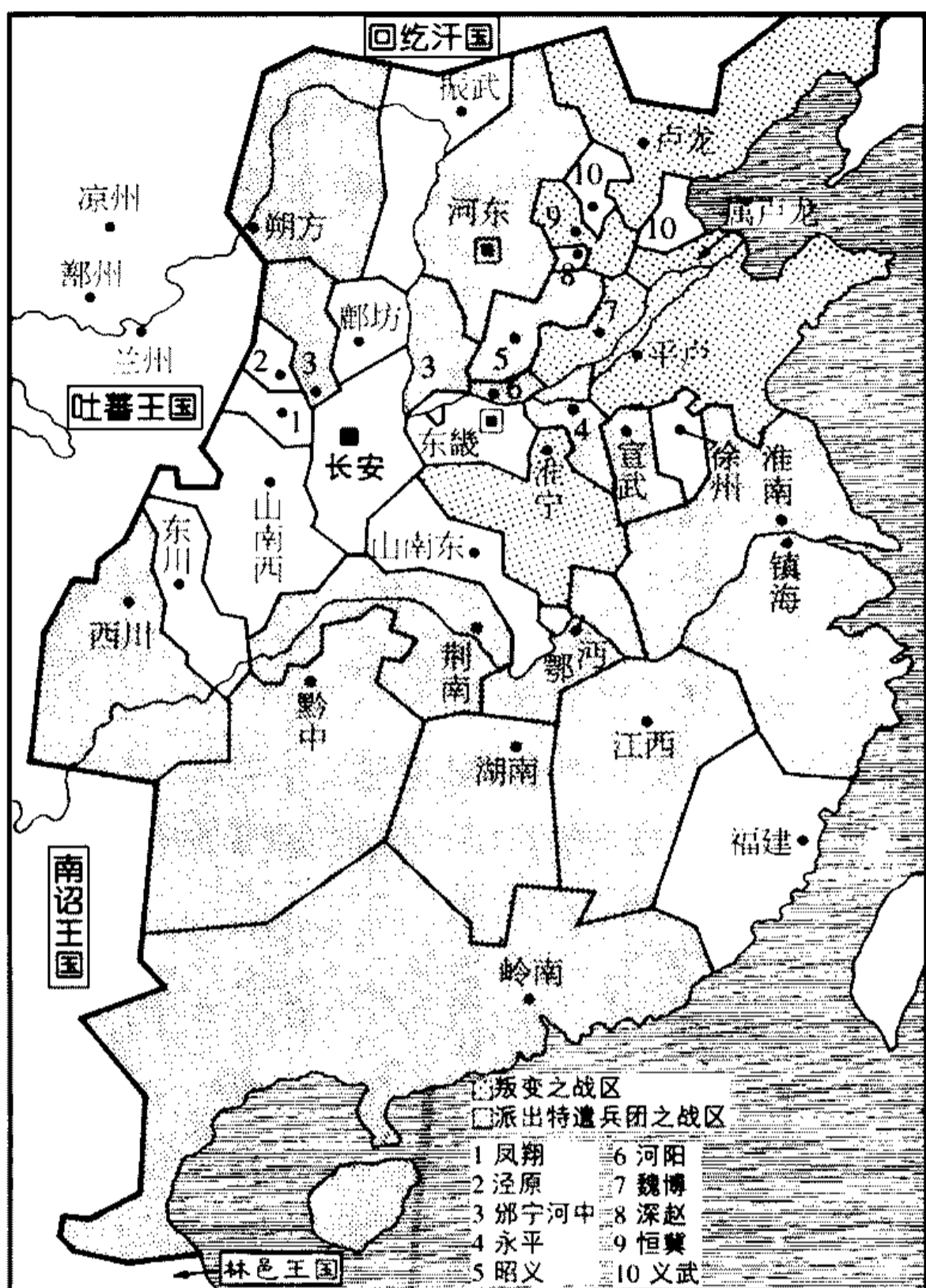
谋) 贾林, 前往恒冀特遣兵团大营, 声称投降。王武俊召见他, 贾林说: “我是奉命前来传达皇上圣旨的, 并不是真的投降。”王武俊脸上露出震惊, 问他的任务, 贾林说: “天子深知道你从一开始就忠心耿耿, 效忠政府, 甚至后来登台称王的那天, 还抚摸胸脯, 对左右叹息说: ‘我本来一腔忠义, 天子却看不见。’中央军各将领也有人上疏为你辩护, 表明你的志向, 天子对使节说: ‘我上次所作的裁定, 确实错误, 现在后悔已来不及。然而, 朋友间有对不起的时候, 还接受对方的道歉, 何况我又是最高领袖!’”王武俊说: “我, 本是少数民族, 当一个将领, 还知道爱护人民, 何况天子, 岂能专门把杀人当做正事! 而今, 山东(太行山以东)兵连祸结, 白骨遍野, 如草如林, 即令攻占夺取, 最后胜利, 又跟谁共同守护! 我不怕重回中央, 但是已经跟各战区缔结盟约, 少数民族性情耿直, 绝不会先做出对不起朋友的事, 天子如果真能下诏赦免各战区的罪状, 我当第一个回归; 谁不服从, 我愿接受命令, 替天子出军讨伐。这样的话, 对上不辜负天子, 对下不辜负同辈, 不超过五十天, 河朔(河北平原)就可以平定。”命贾林回去报告李抱真(安抱真), 双方秘密协议。

十、全国“忧愁怨恨, 大地沸腾”

七八三年, 六月五日, 唐政府开始征收房屋捐(间架税)及交易税(除陌钱)。

这时, 河东(太原府)、昭义(潞州)、河阳(河阳城)、朔方(灵州)四个战区的特遣兵团, 驻扎魏县(河北省大名县西南); 神策军、永平(滑州)、宣武(宋州)、淮南(扬州)、镇海(润州)、荆南(江陵府)、江西(洪州)、沔鄂(鄂州)、湖南(潭州)、黔中(黔州)、剑南(成都府)、岭南(广州)各战区道的特遣兵团, 环绕淮宁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四境, 团团包围。依照旧有规定, 特遣兵团一旦离开本战区, 一切供应, 就由全国财政总监署(度支)负责。李适体恤士卒辛苦, 对特遣兵团出境, 每月都加发酒肉钱, 而原来的薪饷, 仍由各战区总部送给他们的家属, 于是一个士卒可领三份薪饷(本战区一份, 出境作战加给一份, 酒肉加给一份), 出征将士都享受到这份美意。但流弊也随之产生, 各战区不断派出特遣兵团出境, 但一出边境, 就停下扎营。中央负担沉重, 每月需钱一百三十余万串, 正常赋税不够开支。全国财政总监

(判度支) 赵赞，遂制定上述二税，奏请皇帝批准。



八世纪·七八三年六月 全国战区分布及割据形势

所谓“房屋捐”（间架税），就是每栋房屋，以两根横梁的宽度为准，称为“一间”；上等房屋每年每间征收二千钱，中等房屋每间征收一千钱，下等房屋每间征收五百钱。政府税务官员手拿纸、笔、算盘，闯到每一家实地勘察间数。有些人家虽有很多房屋，但没有其他生活工具，别无私产，应缴的捐税，动不动就要数百串钱。法律规定，隐瞒一间，责打六十棍，并给告密者赏钱五十串。

所谓“交易税”（除陌钱），无论是政府或私人的给予，或做生意收到的货款，每一串钱，政府征收五十钱；如果物物交易，则折合时价，依照比例征收；隐瞒一百钱的，责打六十棍，另罚二千钱，赏赐告密者十串钱，





奖金由犯人负担。

忧愁怨恨的声音，使大地沸腾。

八月二日，淮宁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首领李希烈率军三万人，包围洛阳汝州战区（总部设洛阳【河南省洛阳市】）司令官（节度使）哥舒曜驻防的襄城（河南省襄城县）。李适下诏命永平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司令官（节度使）李勉，及神策军将领刘德信率军救援。

八月十日，李希烈的部将曹季昌献出随州（湖北省随州市），投降中央，但不久又被他的部将康叔夜诛杀。

最初，李适当太子时，听过行政监察官（监察御史，正八品下）、嘉兴（浙江省嘉兴市）人陆贽（音 zhì）的名声，坐上皇帝宝座后，就征召陆贽，命他当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曾经好几次就国家大事，询问陆贽，听取他的意见。

这时，两河（黄河南北）战事，已拖延很久，不能结束，赋税及差役，一天比一天沉重，陆贽眼看兵疲民困，恐怕连累中央内部都要发生变化，于是上疏李适，提出一系列警告。

陆贽说：“要想克制敌人，最重要的事，在于有恰当的统一。统帅指挥将领，必须有完整的权力。假如统帅的人选不恰当，军队再多也没有用。假定将领不接受指挥，统帅再有才干也同样没有用。”

陆贽又说：“将领指挥不动士卒，政府指挥不动将领，不仅浪费国家资源、培养盗寇，而且难以避免最后终于把自己烧死的结局。”

陆贽又说：“如今，两河（黄河南北）、淮西（淮河中游以西），变军首领，不过四五个恶棍而已（黄河北朱滔、王武俊、田悦，黄河南李纳，淮河西李希烈），其中恐怕仍有人由于误会，或由于阴错阳差，牵连其间，心里满怀疑惧，一时拿不定主意，随波逐流，无法停止。何况所有部属，都是被武力裹胁，假定有办法可以保住性命，谁肯甘愿去当叛逆！”

陆贽又说：“如果没有办法解决当前的困难，可能会引起其他意料之外的灾难。人民，是国家的根基。财产，是人民的财富。财富受到伤害，等于根基受到伤害；根基受到伤害，则枝干树叶都会枯萎脱落。”

陆贽又说：“人心不安，事情的变化就难以预测。所以，军事行动只要求脚踏实地，疾如闪电；不要求表面上花样百端，实际上却迟缓拖延。如果不在根基上探讨，只在末节上用工夫，则末节所用的工夫，正是另一场

祸患的起源。”

对关中（陕西省中部）局势，陆贽说：“政治领袖应在平日建立权威，显示自己高贵品德，二者缺一，必定发生危险。身居高位，才能驱使部属，如果权柄握在部属之手，结局一定背道而驰。京畿（陕西省中部）地区，是维系帝国的中枢。太宗（二任帝李世民）实行征兵，分别隶属皇家禁卫军。大约统计，全国共有八百余个‘征兵府’，京畿就设置将近五百（参考六三六年十二月）；造成的形势是：即令有人集合天下所有的兵力，都无法跟中央对抗。中央权重，地方权轻，至为明显。

“太平日子过得太久，一切军事措施，都逐渐衰败，甚至废弃。虽然‘征兵府’和‘禁卫军’的制度及名称仍在，可是士卒已不是当初士卒，战马也很少训练（由征兵制改为募兵制【弘骑】，参考七二二年九月）。所以安禄山手握军政大权，仗恃地方上的武装兵力，一旦叛变，立即掀起滔天大祸，两京（首都西京长安及东京洛阳）霎时陷落（参考七五五年十二月及七五六年六月）。幸而西陲还有边防军，各牧场还有军马，各州还有粮秣，所以肃宗（十任帝李亨）才能中兴。

“可是自从七五八年之后，外患不断发生（指史思明称帝），中央集结所有部队，东下讨伐。边防军调走之后，边疆几乎成为真空，完全没有防卫能力，于是吐蕃乘虚行动，深入我国国土，先帝（十一任代宗李豫【李俶】）无力抵抗，只好躲避，向东逃亡（参考七六三年十月）。这都是中央丧失优势，不能制伏地方，忘记基础必须深，根本必须固，必然产生的悲惨结局。国内发生战乱，崤山、函谷关的险要，就毫无意义；外围发动侵略，泾水（渭水支流）、渭水，全部沦到蛮族之手。

“在这种情况下，即令四面八方都有雄师，怎么能拯救突然爆发的紧急事变？陛下如果想到这种可能性，岂不心惊胆颤！而今，朔方战区（总部设灵州【宁夏灵武县】）和河东战区（总部设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的军队，都远调山东（太行山以东），神策军以及禁军六军（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陆续开到关外（潼关以东。此时，李怀光率朔方特遣兵团，马燧率河东特遣兵团，讨伐田悦，而李晟、哥舒曜、刘德信都率禁军出关【潼关】东征）。假设有叛徒引诱盗贼，或者有狡猾的外国军队窥探边境，乘虚攻击沿边岗哨，不知道陛下有什么方法因应这种变局？这正是我内心最感忧虑的课题。

“从各方面收集的资料显示，当初陛下下令讨伐叛徒时，文武百官，全



国上下，一致认为易如反掌（参考前年【七八一】正月九日）；只要派军出征，用不着战争，就可平定，预计时间不会超过一年，预计军队不会动员太多，预计国库开支为数寥寥无几，小事一桩，用不着烦心，更用不着操劳。万万想不到，兵连祸结，大局变化莫测，一天复一天，一月复一月，跟当初大家所预料的发展，完全相反。

“过去，政府认为：最大的心腹之患是李正己（李怀玉，平卢【总部郓州】司令官）、李宝臣（张忠志，成德【总部恒州】司令官）、梁崇义（山南东道【总部襄州】司令官）、田悦（魏博【总部魏州】司令官），只要把他们诛杀，天下就可太平。而深受政府信任的，像朱滔（卢龙【总部幽州】司令官）、李希烈（淮宁【总部蔡州】司令官），只要对他们重用，就可以消灭祸乱。然而后来，李正己（李怀玉）死亡，李纳接替（参考前年【七八一】七月）；李宝臣（张忠志）死亡，李惟岳接替（参考前年【七八一】正月）；梁崇义伏法（参考前年【七八一】八月），李希烈背叛（参考去年【七八二】十二月），李惟岳被杀，朱滔兵变（参考去年【七八二】四月）。过去所认为心腹大患的，四人中已拔除三人，而灾祸并不能消失；过去所信任的人，现在却都成了叛徒，而其他忠贞的将领，谁又能保证他们忠贞到底？

“从上述变化，可以看出，国家是安定或是危难，在于形势；任务是完成或是失败，在于用人。形势安定，有叛意的人也会变成忠贞；形势危乱，同坐一条船的人，也会变成仇敌。陛下为什么不检讨过去的措施，而深自反省，励行改革？为什么不修正政治路线，收回掌握在部下手中的权柄，巩固帝国的基础？陛下不在这方面着手，却孜孜不息，苦思积虑地追求不可能达到的目的，企图完成永难完成的任务！

“而今，关辅（陕西省中部）能够征收的捐税，和抽调出征的士卒，已到极限。首都长安宫廷的警卫，十分单薄（禁军都在前线）。万一将帅之中，再出现一个像朱滔、李希烈那样的乱臣贼子，或者在边疆割据，引诱邻国，或者就在京师（首都长安）暴动，冒犯皇宫，这正是我内心最大的忧虑，不知道陛下有什么预防措施！

“假如陛下愿意垂听我的意见，我建议把神策军及禁军特遣兵团司令李晟等，和所有派出去的子弟兵（白志贞【白琇珪】所招募，参考本年【七八三】四月），一律班师复员，公开下令给泾州（甘肃省泾川县）、陇州（陕西省陇县）、邠州（陕西省彬县）、宁州（甘肃省宁县），要他们专心戒

备守卫疆界，承诺绝不再作抽调，使军民定下心来，安居乐业。更请陛下再颁诏书，撤销京师（首都长安）及京畿直属县的房屋捐（间架税）等一切苛捐杂税。希望已经缴纳的怨恨平息，因没有缴纳而正受惩罚的获得安宁。人心祥和平静，国家的基础根本，自然稳固。”

李适不能接受。

九月十二日，神策军将领刘德信、宣武战区（总部设宋州【河南省商丘市】）将领唐汉臣，在沪涧水（流经河南省郟县西）跟淮宁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将领李克诚会战，大败而归。

当时情形是：永平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司令官（节度使）李勉，派唐汉臣率军一万人，增援襄城（河南省襄城县），唐帝李适派刘德信率招募的各将领子弟兵三千人协助。李勉奏报说：“李希烈的精锐部队都在襄城（河南省襄城县），根据地许州（河南省许昌市）一定空虚（此时李希烈应又自蔡州迁返许州），如果袭击许州（河南省许昌市），襄城（河南省襄城县）的包围自然解除。”没有等到批示，就派二人直向许州（河南省许昌市）挺进，到距离许州（河南省许昌市）数十华里的地方，李适派宦官赶来，斥责他们违背皇帝诏书（一个躲在皇宫里的脓包，竟真的直接指挥千里外的小部队作战，可怕），刘、唐二将领大为吃惊，狼狈而回，因心情沮丧，没有派出斥候警戒，李克诚埋下伏兵，中途截击，中央军死伤大半。唐汉臣逃奔大梁（汴州州政府所在城，河南省开封市），刘德信逃奔汝州（河南省汝州市）。李希烈的游击部队沿途抢劫，直到伊阙（洛阳南五公里）。李勉再派将领李坚率四千人增援东都洛阳，协助防守；李希烈派军切断李坚的退路，不能返防。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军队从此一蹶不振，而襄城（河南省襄城县）更加危急。

李适发现讨伐淮宁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的中央各军，各自为战，没有统帅。

九月二十六日，命舒王李谔当荆襄等各战区特遣兵团总元帅（荆襄等道行营都元帅），改名李谊（稍后改封普王）；命国务院财政部长（户部尚书）萧复当秘书长（长史），太子宫事务署长（右庶子）孔巢父当左翼参谋长（左司马），监督院高级顾问官（谏议大夫）樊泽当右翼参谋长（右司马），其他将领及参谋官员，都是中央及地方当时最有才干的人选。可是，还没有出发，却突然发生泾原战区（总部设泾州【甘肃省泾川县】）特遣兵团兵变，不能成行。萧复，是萧嵩的孙儿（萧嵩当过九任帝李隆基



的宰相，参考七二八年十一月）。孔巢父，是儒家学派始祖孔丘的第三十七代孙。

十一、泾原兵变

七八三年，冬季，李适下诏征调泾原战区（总部设泾州【甘肃省泾川县】）等各战区道军队，增援襄城（河南省襄城县）。

十月二日，泾原战区（总部设泾州【甘肃省泾川县】）司令官（节度使）姚令言，率特遣兵团士卒五千人，抵达京师（首都长安）。士卒冒雨行军，天气寒冷，很多人还携带儿子或年幼的弟弟，一同前来，希望得到大家认为一定可以得到的优厚赏赐，送给自己家人维生。再想不到，抵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后，竟一点赏赐都没有。

十月三日，前进到浡水（灞水支流），李适下诏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王翊，犒劳三军，结果摆出来的竟是连皮带壳的粗糙谷米和一点青菜，连一块肉都没有，士卒们忍无可忍，一霎时暴怒若狂，把饭米一脚踢翻在地，大声喊叫说：“我们出征，就要死在敌人之手，可是连饭都不叫我们吃饱，却叫我们用血肉之躯，去抵抗雪白钢刀！听说琼林、大盈两座宝库（九任帝李隆基在位时，马屁精王钜建议：政府赋税收入，应归国库，地方政府直接进贡给皇帝的东西，应由皇帝自己保管，参考七四五年十月。李隆基遂在皇宫设琼林库，供自己挥霍。大盈库，参考七七九年十二月），金银绸缎，满坑满谷，不如我们自己去抢。”于是戴盔穿甲，举起大旗，插动战鼓，呼叫呐喊，回军直向京师（首都长安）。

司令官（节度使）姚令言，进宫向皇帝辞行，这时仍逗留宫中，得到消息，立即骑马飞奔到长乐阪（浡水西，西安市东），正遇上向长安进军的变兵，而变兵中有人发箭射击姚令言，姚令言俯身抱住马鬃，闯进变兵群中，呐喊说：“你们犯了大错，东征盗贼，立下功劳，还担心没有荣华富贵？为什么做出这种屠灭家族的事！”变兵拒绝听他的劝导，而且拔刀挥剑，把姚令言围住，继续西进。李适这时才感觉到事态严重，紧急下令赏赐每人绸缎二匹，变兵越发愤怒，发箭射击钦差宦官。李适再派宦官前来慰劳安抚，变兵已抵达通化门外（首都长安东面北头第一门），这位钦差宦官刚出城门，变兵就把他诛杀。李适再紧急运出满装金银绸缎的牛车二十辆，作为赏物，但变兵已进入京师（首都长安），喧哗呐喊的声音震动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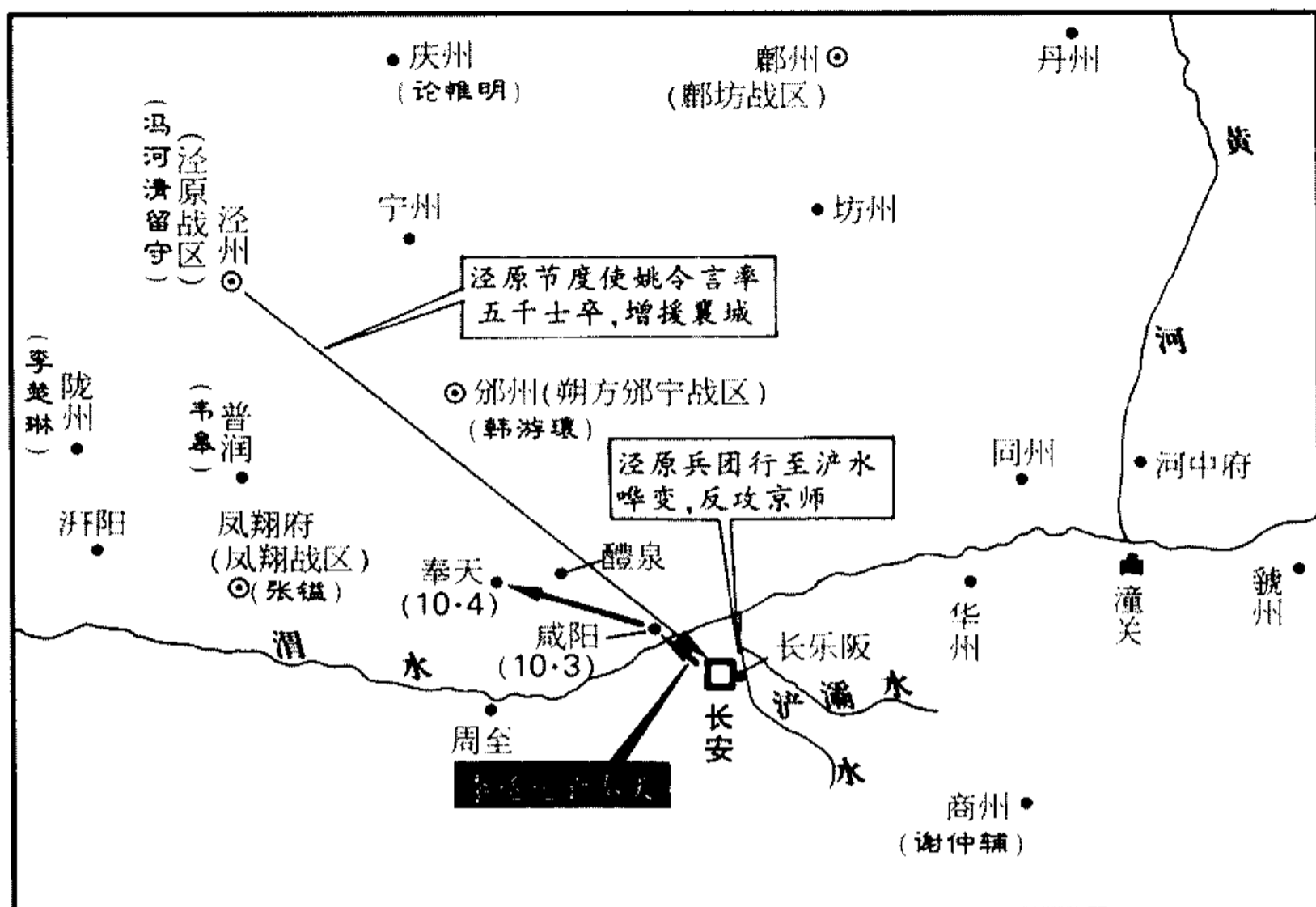
际，大地一片沸腾，局势完全失去控制，长安居民大为惊骇，四散逃走，狼狈不堪。变兵大声宣布说：“你们不要害怕，从今之后，再没有人‘借’你们的钱（参考去年【七八二】四月十二日），也再没有人抽你们的‘交易税’、‘房屋捐’！”李适再紧急派皇子普王李谊（李谔）、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姜公辅，出宫解释沟通，而变兵已在丹凤门外集结，长安居民聚在一起参观的，以万为单位计算。

最初，神策军基地司令（神策军使）白志贞（白琇珪）在京师（首都长安）招兵买马，东征李希烈，将士们阵亡的，白志贞全都隐瞒不报，而接受富家子弟的贿赂，用他们的名字递补，这些富家子弟虽然名列军籍，领受国家赏赐，但本人却在街上做生意买卖。农林部长（司农卿）段秀实上疏警告说：“禁军不精，人数不足，各军都有大量空缺，万一发生灾难，用什么对付？”李适不理。而现在，李适紧急征召禁军拒抗变兵，竟没有一个人前来，而变兵已经劈开宫门，蜂拥而入。李适大为恐惧，仓惶间呼叫王贵妃、韦淑妃、太子李诵、唐安公主（李适的女儿），以及身边的亲王皇子，从皇家林苑北门仓惶逃走。王贵妃把传国玉玺拴在衣服上带出来；皇宫里的侍女、小老婆、亲王、公主等，来不及跟着逃走的有十分之七八。

最初，鱼朝恩被处决后，宦官不再有军权（参考七七〇年三月），现在情况紧急，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二人，当李适还是太子时，就在太子宫当差；这时仓促间集结宦官一百人，随从李适逃亡。李适命普王李谊（李谔）担任先行斥候，太子李诵手提佩刀，在后面压阵警戒。农林部长（司农卿）郭曙，率卫士正在皇家林苑打猎，听到皇上逃亡消息，就在路旁晋见李适，立刻率领他的部众加入行列。郭曙，是郭暖的老弟（郭暖娶升平公主，参考七六五年七月）。右龙武军（禁军第四军）基地司令（使）令狐建，正在实施射击训练，听到消息，率部队四百人追上李适，参加护送，李适命令狐建担任后卫（令狐建是令狐彰的儿子，参考七七三年二月）。

姜公辅拦住李适的马头，提醒说：“朱泚曾经当过泾原战区的统帅（参考七八〇年二月），受老弟朱滔的牵连，被调回京师（首都长安）赋闲（参考去年【七八二】四月），心里一直愤愤不平。我的意思是：陛下既然不能推心置腹待他，就不如索性杀他，免得留下后患。假设变兵拥护他当领袖，恐怕就难以控制！事已紧急，请召唤他一同逃亡！”李适恐惧过度，六神无主，只知道逃命，已不能考虑姜公辅的话，只叫：“已来不及！”拉起马头就走。当天夜晚，抵达咸阳（陕西省咸阳市），仅吃了几汤匙的饭，





八世纪·七八三年十月 泾原兵变·李适逃亡奉天

就又匆匆上道。当时，事出意外，文武百官乱成一团，都不知道皇帝逃到哪里。宰相卢杞、关播，正在立法院（中书），翻墙而出；神策军基地司令（神策军使）白志贞（白琇珪）、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王翊，和总监察官（御史大夫）于颀、副总监察官（中丞）刘从一，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户部侍郎）赵赞、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陆贽、吴通微等，向北追赶，直到咸阳才追上李适。于颀，是于颀的堂兄弟（于颀，参考本年【七八三】六月二十五日）。刘从一，是刘齐贤（参考六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的侄孙。

变兵进宫，登上含元殿，兴奋地大喊说：“皇上已经逃走，我们自己发财！”欢呼高叫，一齐拥到皇家库房，搬运金银绸缎，直到搬不动才不搬。长安市民也乘机冲进皇宫抢劫，出来再回去，直到天亮还不停止。没有闯进皇宫的市民，就在大街上拦截。各“坊”居民纷纷组织自卫队，抵御侵入抢劫的变兵或乱民。姚令言（泾原【总部泾州】司令官）这时已改变主意，跟变兵首领商议，说：“大家混乱成一团，没有领袖，不能一直这样下去。朱太尉（朱泚）在家闲住，我们应共同拥护他，请他领导！”大家一

致赞成。于是派数百名骑兵，前往晋昌里迎接朱泚。半夜，朱泚骑上马，手按缰绳；火炬夹道，照耀得如同白昼，前导卫士沿途吆喝开路，朱泚进入皇宫后，就住在含元殿，武装部队击鼓戒备，警卫森严。

朱泚自称暂代全国武装部队统帅（权知六军）。

十月四日，清晨，朱泚迁往白华殿，发表文告，说：“泾原战区（总部设泾州【甘肃省泾川县】）士卒，久在边疆，不熟悉政府礼节，闯进皇宫，以致惊动皇上，御驾西出巡视。太尉（朱泚）已经暂时统率全国武装部队，所有神策军士卒，以及文武百官，凡是有职位领薪俸的，一律前去皇帝所在地报到；不能前去的，就向各人所属的机关单位报到。超过三天，检查两边都没有登记的，一律斩首！”于是文武百官都出来拜见朱泚。有人劝朱泚迎接李适回京（首都长安），朱泚大不高兴，文武百官发现情形不对，开始有人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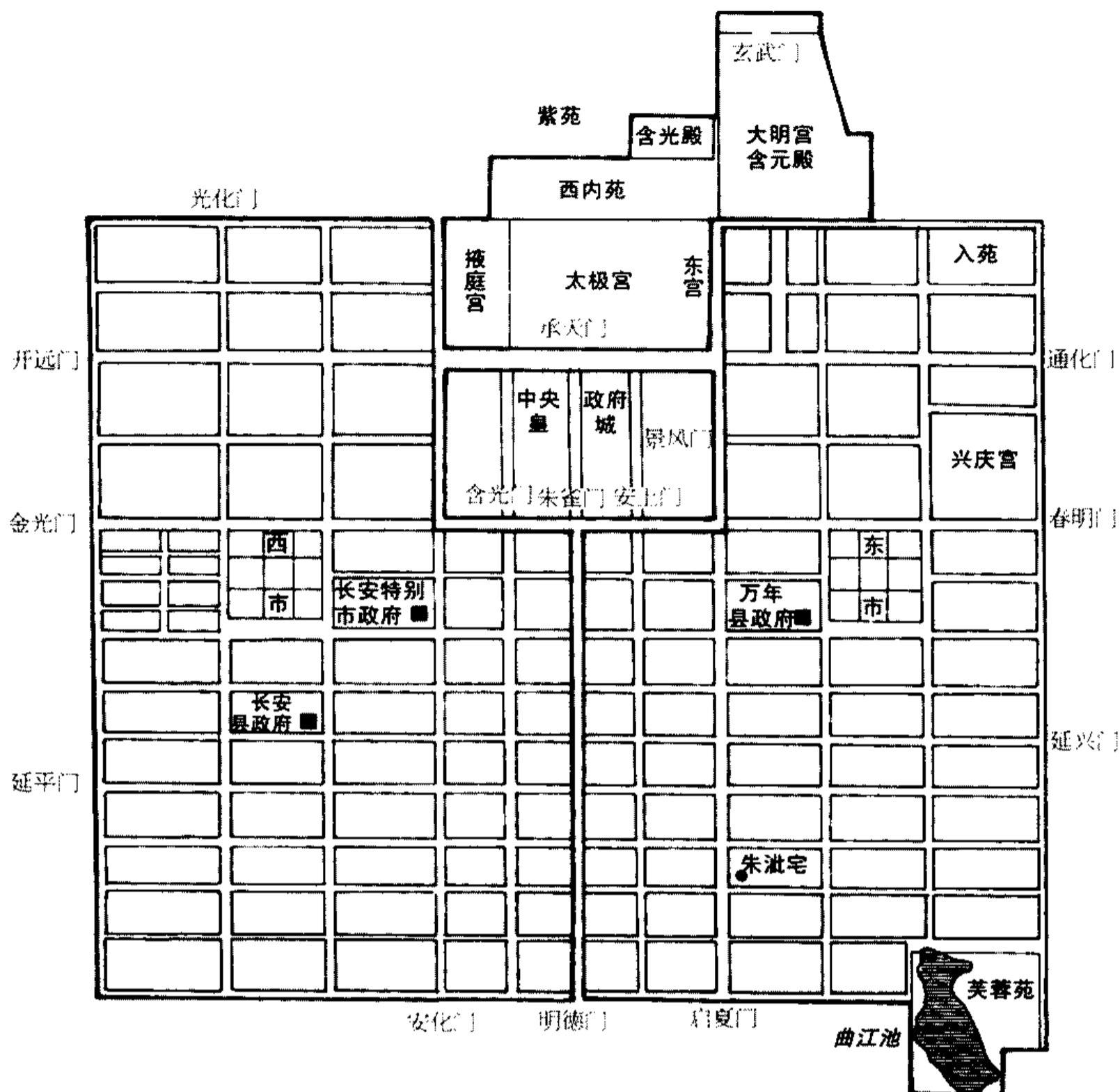
宫廷膳食部长（光禄卿）源休，出使回纥汗国（瀚海沙漠群）回来，受到的赏赐太少，对政府十分怨恨（参考去年【七八二】六月），主动进宫谒见朱泚，屏退左右侍卫，密谈很久，向朱泚分析成败利害，引用神秘预言书上的启示，建议他登极称帝。朱泚大喜，但仍迟疑不敢决定。而皇家禁卫各军，纷纷举着白旗归降，在宫城门前排列，人数很多。朱泚每天夜晚，命军队从皇家林苑大门出城，天亮时再从通化门进城，陆续不断，士卒们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用以炫耀军力强大，使居民震恐屈服。

李适想起巫法师桑道茂的预言（桑道茂事，参考七八〇年六月），遂自咸阳（陕西省咸阳市）移驻奉天（陕西省乾县），县政府官员以及幕僚，突然听说皇帝驾到，大吃一惊，打算逃到高山深谷躲藏，主任秘书（主簿）苏弁把他们劝住。苏弁，是苏良嗣的侄孙（苏良嗣，参考六九〇年三月）。稍后，中央文武官员才陆续有人赶到。

十月五日，左金吾（卫军第十一军）大将军浑瑊（音 jiān），也抵达奉天（陕西省乾县）。浑瑊一向有威望，人心因他的抵达，而略为安定。

十月六日，源休建议朱泚：京师（首都长安）十个城门（东城通化门、春明门、延兴门，南城启夏门、明德门、安化门，西城延平门、金光门、开远门，北城光化门），一律戒严，禁止官员出城。于是有很多官员改穿奴仆的衣服，暗中逃亡。源休又替朱泚游说文武官员，敦劝他们拥护朱泚。摄理司空（检校司空，三公之三）、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李忠臣（董秦），失去兵权很久（李忠臣【董秦】被逐事，参考七七九年





八世纪·七八三年十月 长安城十门

三月)，畜牧部长（太仆卿）张光晟，自认才华盖世（参考七八〇年八月），二人都官场失意，心情忧郁；朱泚征召他们担任官职。国务院工程局副局长（工部侍郎）蒋镇逃走，但从马背跌下来，足部受伤，被朱泚的军队俘虏。从前，源休的才能（参考去年【七八二】六月），张光晟的节义（参考七五九年七月），蒋镇的清廉淡泊（事实上是愚昧，参考七七七年十一月），国务院司法部狱政司副司长（都官员外郎）彭偃的文学素养，祭祀部长（太常卿）敬钊的勇敢谋略，都受世人尊敬。而到现在，全投靠朱泚。

凤翔（凤翔府）及泾原（泾州）战区将领张廷芝、段诚谏，率数千人增援襄城（河南省襄城县），还没有出潼关（陕西省潼关县），听到兵变，

以及朱泚占领京师（首都长安）的消息，于是击斩统帅陇右战区特遣兵团作战司令（陇右兵马使）戴兰，一哄而散，投奔朱泚。更使朱泚坚信人心都对他归附，遂决定背叛唐王朝，自己另建政府。于是任命源休当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兼全国财政总监（判度支），命李忠臣（董秦）当皇城警卫司令（皇城使）。所有文武百官照常上班，禁卫军照常警戒，一切以皇帝自居。

十月七日，逃亡到奉天（陕西省乾县）的李适，命浑瑊当京畿渭北战区（总部设奉天【陕西省乾县】）司令官（节度使），皇家行宫总纠察官（行在都虞候）白志贞（白琇珪）当总作战司令（都知兵马使），令狐建当中军督战司令（中军鼓角使）、神策军总纠察官（神策都虞候）侯仲庄当左卫（卫军第一军）将军（从三品），兼奉天（陕西省乾县）城防司令（防城使）。

朱泚认为农林部长（司农卿）段秀实被长期剥夺兵权（参考七七七年九月），心里一定怨愤，于是派数十名骑兵，前去召唤。段秀实紧闭大门拒抗，骑兵从墙上跳进去，把利刀架到他脖子上。段秀实知道难以躲避，就告诉子弟们说：“国家发生灾难，我怎么能避免？决心一死报国，你们最好各自逃生！”就前往晋见朱泚。朱泚大喜说：“段公驾到，我的大事成功。”让段秀实入座，请他指教。段秀实警告他说：“你本来以忠义闻名天下（参考七七四年九月），只因泾原战区（总部泾州）士卒认为赏赐不够优厚，不顾一切，掀起暴乱，以致皇上离京（首都长安）逃亡。赏赐不够优厚，是主管官员的过失，天子怎么知道！你最好用这个道理，向将士们解释，分析什么是福，什么是祸，迎接皇上回宫，这是举世莫比的大功！”朱泚十分扫兴，沉默不说话。但因段秀实跟自己一样，都受政府罢黜，所以对段秀实仍诚心诚意相待。左骁卫（卫军第五军）将军刘海宾、泾原战区（总部泾州）总纠察官（都虞候）何明礼、文书员（孔目官）岐灵岳（岐，姓），都是段秀实所厚待的忠实部属，段秀实跟他们秘密计划诛杀朱泚，迎回李适。

李适刚到奉天（陕西省乾县），下诏征召附近各战区道急速派军人援，有人上疏说：“朱泚已接受变兵的拥护，马上就要攻城，最好早作准备。”卢杞大为愤怒，咬牙切齿说：“朱泚对皇上及帝国的忠贞，文武百官中没有人能比得上！为什么硬要血口喷人，说他参加叛乱，严重伤害国家高官的心！我愿用我家一百口人的性命，保证朱泚决不会背叛！”李适也认为如



此。接着传来消息，说很多官员劝朱泚迎接皇帝回去，李适大为欣慰，下诏各战区道援军不必再进，一律在奉天（陕西省乾县）三十华里外扎营。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姜公辅劝阻说：“现在，皇家禁军实力单薄，所以防备不可不谨慎小心。如果朱泚诚心迎驾，何必害怕援军太多？否则的话，更应有备无患。”李适这才命援军全部进城。

卢杞跟白志贞（白琇珪）奏报李适说：“我们深刻了解朱泚的心迹，绝对不致叛逆，希望派遣一位重要高级官员，前去传达陛下慰问的旨意，并作实地调查。”李适征求大家自愿，侍从官员全都畏惧，没有人敢去，只左金吾（卫军第十一军）将军吴淑（音 xù），自愿担任这项任务，李适十分高兴。退出行宫后，吴淑告诉别人说：“拿人家的薪俸，却逃避人家的灾难，那算什么部属！我有幸是皇亲国戚（吴淑是李适的舅公），并不是不知道这次前去，非死不可，但是全体官员中，竟没有一个人肯为国牺牲，岂不使陛下失望。”遂携带诏书，前往京师（首都长安）晋见朱泚。朱泚叛变的意思已经坚决，所以最初还假装接受命令，把吴淑送到贵宾馆招待，但不久，就把吴淑处死。吴淑，是吴湊的老哥（吴湊事，参考七七七年三月）。

十二、朱泚登极称帝

七八三年，朱泚派泾原战区（总部泾州）作战司令（兵马使）韩旻，率精锐部队三千人，急行军向奉天（陕西省乾县）前进，声称迎接皇帝李适回京（首都长安），实际上是发动奇袭。当时，奉天（陕西省乾县）守卫单薄，段秀实告诉岐灵岳说：“事情紧急！”由岐灵岳伪造一份泾原战区（总部泾州）司令官（节度使）姚令言的军令，命韩旻停止前进，立刻回京（首都长安），等候跟大军同时出发。派人偷姚令言的印信，但不能立刻偷到，段秀实就把农林部长（司农卿）的大印颠倒过来，盖在兵符上面，物色一位健行如飞的勇士追赶，追到骆驿（今地不详），追上韩旻，韩旻接到军令，即行班师。段秀实告诉他的同谋朋友说：“韩旻回来，我们没有人能活命！我要直接突击朱泚，把他诛杀；如果失败，不过一死，我宁死也不能做他的臣属。”命刘海宾、何明礼，在军中秘密结交同志，打算使他们在外响应。韩旻率军返抵长安（陕西省西安市），朱泚、姚令言大为震惊，立刻追查，岐灵岳一肩承担，被杀；没有牵连到段秀实等。

当天（十月七日），朱泚召集李忠臣（董秦）、源休、姚令言以及段秀实等，讨论登极称帝的事。段秀实从座位上突然跳起来，伸手夺下源休的象牙笏板，跨前一步，朝朱泚脸上就唾口水，诟骂说：“你这个疯子，我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你怎么会梦想我能跟你一起叛国！”用象牙笏板猛烈砸向朱泚，朱泚急举手阻挡，但前额已被击中，鲜血溅了一地。段秀实对朱泚发出攻击时，朱泚的左右侍卫惊恐地呆在那里，不知道做什么才好。刘海宾十分恐惧，不敢动手，在混乱中逃走。李忠臣（董秦）上前帮助朱泚，朱泚才挣脱段秀实，从地上爬起来脱险。段秀实知道事情失败，转身告诉朱泚的同党说：“我不跟你们叛变，为什么不杀我！”左右侍卫才从震惊中惊醒，一拥而上，向段秀实乱刀齐下（段秀实年六十五岁）。朱泚一手捂住前额流血的伤口，一手阻止部众说：“他是义士，不要杀他！”段秀实死后，朱泚痛哭流涕，至为悲哀，用三品高官的礼节，祭奠安葬。刘海宾穿着丧服逃走，两天后，被捕，处死；刘海宾在口供中也没有牵连何明礼。但稍后，何明礼随朱泚攻击奉天（陕西省乾县），打算谋杀朱泚，事情失败，也被处死。

李适听到段秀实被杀消息，深恨当初对他没有重用，悲伤哭泣，很久不能停止。

凤翔战区（总部设凤翔府【陕西省凤翔县】）司令官（节度使）、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张镒，性情柔弱，反应缓慢，非常讲究衣服穿着，却不懂军事。听说李适逃到奉天（陕西省乾县），打算迎接大驾前来凤翔，全力准备服装、用具，及金银绸缎，呈献皇帝所在行宫。后营将领李楚琳，蛮横强悍，大家对他都心存畏惧，曾经当过朱泚的部属，朱泚对他特别优厚。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齐映，跟幕府同僚齐抗，警告张镒说：“如果不调走李楚琳，他一定会领头叛乱！”张镒遂派李楚琳率军进驻陇州（陕西省陇县），李楚琳借口有事情要处理，不马上出发。张镒正全神贯注筹划迎接李适的工作，恐怕有什么不周到，认为李楚琳早已前往，也没有查证。李楚琳跟他的同党，遂发动兵变，于夜晚攻击张镒，张镒从城上用绳缒下来逃走，但仍被变兵追到诛杀；执行官（判官）王沼等全部处死。只有齐映，从城门水洞钻出来逃走，齐抗伪装成奴仆，背着东西，混出城外，都得免一死。

最初，李适因奉天（陕西省乾县）城小屋少，太过狭隘，打算前往凤翔（陕西省凤翔县）。国务院财政部长（户部尚书）萧复，听到消息，立

即请求李适召见，警告说：“陛下大错特错，凤翔将士，都是朱泚从前的部属（朱泚曾任凤翔特别市长【凤翔尹】，参考七七七年十二月），其中一定有朱泚的同党。我连张镒是不是能维持长久，都十分担心！以皇帝之尊，怎么可以跳进难以预测的深渊！”李适说：“我的计划已经决定，但为你多留一天。”第二天，传来凤翔兵变消息，计划才停止。

齐映、齐抗都逃到奉天（陕西省乾县），李适命齐映当副总监察官（御史中丞），齐抗当中央监察官（侍御史）。

李楚琳自称凤翔战区（总部凤翔府）司令官（节度使），投降朱泚。陇州（陕西省陇县）州长郝通，投奔李楚琳。

朱泚自白华殿移到宣政殿（含元殿之北）登极，称大秦皇帝，改年号应天。

十月九日，朱泚任命姚令言当最高监督长（侍中）、关内（潼关以西）野战军元帅；李忠臣（董秦）当司空（三公之三）兼最高监督长（兼侍中）；源休当副立法长（中书侍郎）兼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全国财政总监（判度支）；蒋镇当国务院文官部副部长（吏部侍郎）；樊系当国务院教育部副部长（礼部侍郎）；彭偃当立法官（中书舍人）；其他，从张光晟等起，都一一发表官职。封老弟朱滔（卢龙【总部幽州】首领）当皇太弟。姚令言跟源休共同主持政府，朱泚所有的计划、谋略，和人事上的升迁贬谪，以及军事行动，辘重粮秣供应，都直接报告源休。

源休建议朱泚处死留在京师（首都长安）李姓皇家子孙，用以断绝人民的盼望；于是屠杀郡王、王子、王孙共七十七人。朱泚不久又擢升蒋镇当副监督长（门下侍郎），李子平当监督院高级顾问官（谏议大夫），二人都兼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蒋镇忧愁恐惧，经常在身上揣一把刀，准备自杀；也想到逃亡，可是天性怯弱，全都做不出来。但源休建议：凡是唐政府时代官员逃亡躲藏的，一旦被捕，全部诛杀，用以威胁其他企图逃亡躲藏的人，蒋镇都竭力营救，很多人的性命都靠他保全。樊系替朱泚撰写登极诏书，定稿之后，服毒自杀。唐政府最高法院院长（大理卿）胶水（山东省平度市）人蒋沆，前往皇帝所在地，中途被秦政府巡逻士卒查获逮捕，蒋沆绝食，声称患病，乘戒备松懈时逃走，得免一死。

据守襄城（河南省襄城县）的东畿汝州战区（总部设洛阳【河南省洛阳市】）司令官（节度使）哥舒曜，粮尽援绝，遂放弃襄城（河南省襄城县），突围投奔洛阳。

李希烈（淮宁【总部许州】首领）占领襄城（河南省襄城县）。

右龙武（禁军第四军）将军李观，率禁军士卒一千余人，追随李适到奉天（陕西省乾县）。李适命他招兵买马，几天时间集结五千余人，就在大街上列阵操练，旌旗招展，战鼓震耳，居民们的信心大增。

姚令言率特遣兵团东下时（参考本年【七八三】十月二日），命作战司令（兵马使）京兆（首都长安）人冯河清，当泾原战区（总部设泾州【甘肃省泾川县】）候补司令官（留后）；执行官（判官）河中（山西省永济市）人姚况，代理泾州（甘肃省泾川县）州长。冯河清、姚况听到李适逃亡奉天（陕西省乾县）消息，集合各将领痛哭流涕，用忠孝节义激励士气，立刻把铠甲、武器，各种用具，装载一百余车，连夜启程，运到皇帝所在地。奉天（陕西省乾县）守军缺少铠甲、武器，正忧虑不知道如何解决，得到这些，士气大为振奋。

李适下诏，命冯河清当四镇北庭战区特遣兵团（驻泾州【甘肃省泾川县】）司令官（节度使），及泾原战区（总部设泾州【甘肃省泾川县】）司令官（节度使）；姚况当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

李适到奉天（陕西省乾县）数天之后，国务院右最高执行长（右仆射）、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崔宁（崔旰）才跟着抵达，李适大为欢喜，安抚慰劳，十分恳切。崔宁退出，对他的亲信说：“领袖是英明的领袖，接受部属的意见，既诚恳而又迅速。只因受卢杞迷惑，才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十分感伤，不禁落泪。卢杞听到消息，跟王翊秘密设计陷害。王翊向李适打小报告说：“我跟崔宁一同逃出京师（首都长安），走到中途，崔宁很多次下马去僻静的地方撒尿，很久都不回来，有观望成败，再作决定的意思。”就在这时候，朱泚下诏，任命国务院左秘书长（左丞）柳浑兼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崔宁当最高立法长（中书令）。柳浑，是襄阳（湖北省襄樊市）人，当时正逃到山谷躲藏。王翊命周至（陕西省周至县）县政府防卫员（尉）康湛，假造一封崔宁写给朱泚的奏章，呈献给李适；卢杞乘机诬陷崔宁跟朱泚缔有密约，崔宁负责内应，所以只他来得最晚。

十月十一日，李适派宦官宣称奉有密诏，召唤崔宁进帐，埋伏的两位勇士，从后面把他制伏，绞死（年六十一岁）。无论中央或地方，同声为他呼冤。李适得到消息，赦免他的家属不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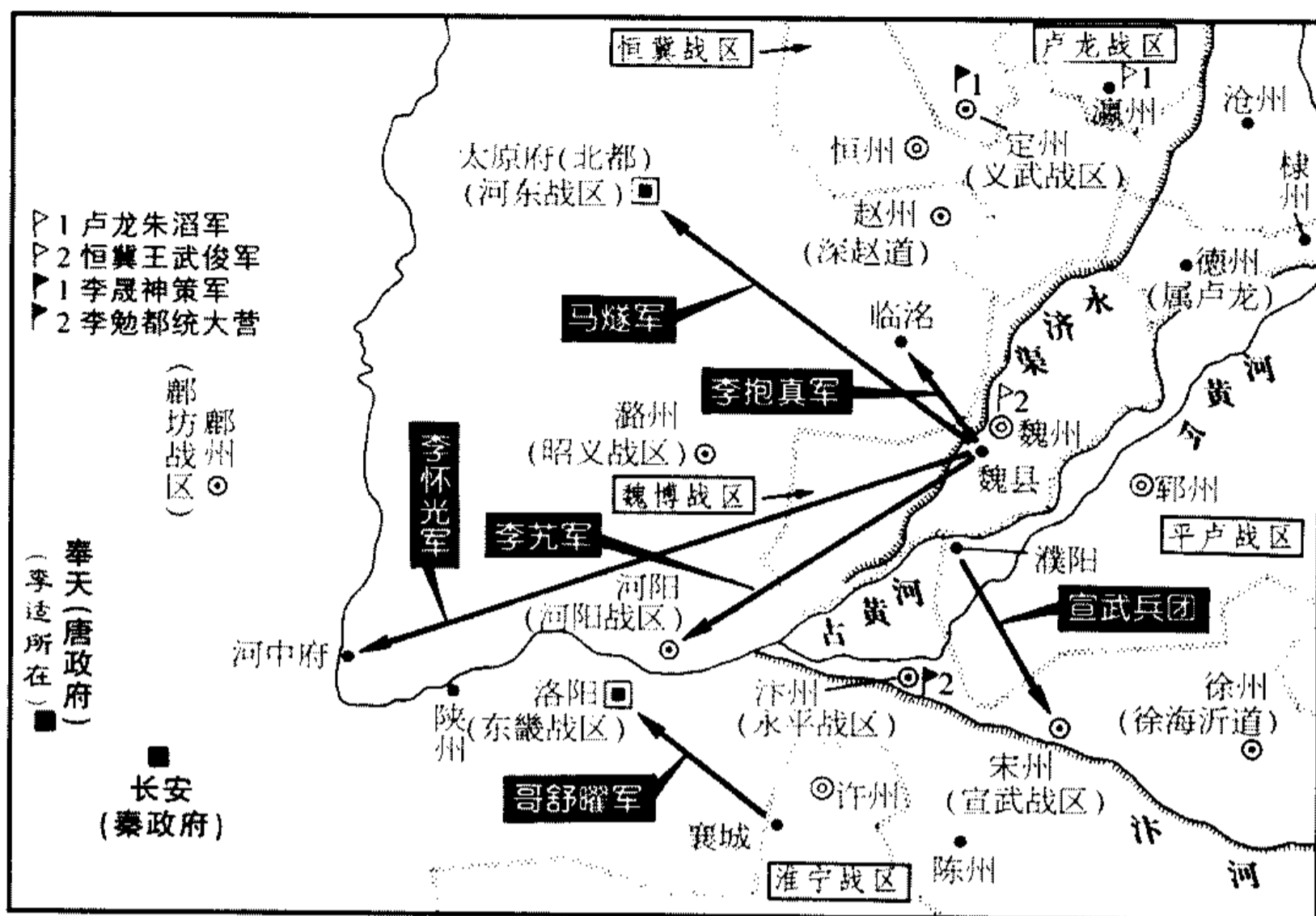
秦帝朱泚派人送信给老弟朱滔（卢龙【总部幽州】首领），说：“三秦

(陕西省中部)地区,马上可以平定,黄河以北,委托你灭绝残敌,当择定日期,跟你在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会面。”朱滔接到信,面向西方,三跪九叩;把这封信在总部传阅,并通知各战区道,炫耀自己的伟大。

李适派宦官前往魏县(河北省大名县西南)中央各战区特遣兵团大营(讨伐田悦各军),通知泾原兵变消息,各将领听到,互相对着痛哭。朔方战区(总部设灵州【宁夏灵武县】)司令官(节度使)李怀光率军直向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勤王,河东战区(总部设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司令官(节度使)马燧、河阳战区(总部设河阳城【河南省孟州市】)司令官(节度使)李芄,率军各回本战区;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司令官(节度使)李抱真(安抱真),撤退到临洺(河北省永年县)。

秦帝朱泚亲率大军攻击奉天(陕西省乾县),声势浩大。命姚令言当元帅、张光晟当副元帅,李忠臣(董秦)当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兼皇城留守长官,仇敬忠当同华战区(总部设同州【陕西省大荔县】)司令官(节度使),封拓东王,用以抵抗从关东(潼关以东)西上勤王的中央军。另命李日月当西方前锋军事指挥官(西道先锋经略使)。

邠宁战区(总部设邠州【陕西省彬县】)候补司令官(留后)韩游瓌、庆州(甘肃省庆阳县)州长论惟明(论,姓)、监军宦官翟文秀,奉李适之命,率军三千人,前往便桥(西渭桥,陕西省咸阳市西南)抵抗朱泚,行军到醴泉(陕西省礼泉县),突然发现朱泚的大军。韩游瓌打算立刻折回奉天(陕西省乾县),翟文秀说:“我们折回奉天(陕西省乾县),盗贼紧跟在后边,也会抵达,是我们引导盗贼攻击天子。不如就在这里建立营阵,盗贼绝不敢越过我们去攻奉天(陕西省乾县);如果竟敢越过我们,则我们就跟奉天(陕西省乾县)守军,前后夹攻!”韩游瓌说:“盗贼强大,我们弱小。如果分出一部分兵力把我们锁住,而主力直攻奉天(陕西省乾县),奉天(陕西省乾县)守军衰弱,连抵抗都感到困难,哪里来的夹攻?我主张立刻折回奉天(陕西省乾县),正是要加强保护皇上。而且,我们的士卒饥寒交加,而盗贼有的是金银财宝,如果用钱来引诱,我不能保证我们的士卒不被收买!”遂率军折回奉天(陕西省乾县),朱泚大军也随后抵达。唐政府军出战,失利退回,朱泚军乘胜追击,跟唐军争夺城门,打算进城。浑瑊跟韩游瓌血战一整天,竟无法把朱泚军击退。恰巧城门里有几辆满装柴草的车子,浑瑊派纠察官(虞候)高固,率铁甲战士,用长刀猛砍秦军,



八世纪·七八三年十月 中央各特遣兵团撤退

奋勇直前，以一当百；浑瑊抓住这个机会，把草车塞住城门，纵火焚烧，唐军在火势掩护下攻击，秦军才退走。

当天夜晚，秦军大营驻扎奉天（陕西省乾县）城东三华里，敲打木梆巡夜，火炬高烧，布满原野。朱泚命西明寺和尚法坚（西明寺位于长安延康坊，本隋王朝杨素住宅），制造攻城武器，拆下寺庙的木材，建成冲城楼梯。韩游瓌说：“寺庙的木材，都十分干燥，我们要准备火攻。”高固，是高侃的玄孙（高侃，参考六四九年正月）。自此之后，朱泚天天发动攻击，浑瑊、韩游瓌等，日夜战斗。一部分卢龙战区特遣兵团，前些时奉命增援襄城（河南省襄城县），走到半路，听到朱泚登极称帝消息，立刻回军，闯入潼关（陕西省潼关县），一直抵达奉天（陕西省乾县），回归朱泚旗下。而驻防普润（陕西省凤翔县北）的陇右战区特遣兵团士卒，也归附朱泚。朱泚拥有的武装部队，已达数万人。



十三、陆贄对猪弹琴

七八三年，李适跟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陆贄，探讨这场兵变的原因，深刻地责备自己。陆贄说：“导致今天的灾难，都是文武官员的罪过！”李适说：“事实上这是天意，不关人事！”陆贄对李适的这种想法，大感惊异，退出后，上疏说：

“陛下立志统一全国，出军四方，征讨叛逆，作恶的首领还没有完全消灭（指田悦、李纳等），叛逆的将领（指朱滔、李希烈等）已继起作乱，兵连祸结，将近三年（前年【七八一】迄今），征兵每日都在增加，赋税更一天比一天沉重，内从中央，外到边境，出征士卒有随时丧生的忧愁，留在家乡务农经商的平民，则有随时被诛杀勒索的困苦。

“因为这个缘故，叛乱才不断发生，怨恨与诽谤才如火如荼；全国亿兆人民，都警觉到局势随时都会爆炸，只陛下一人，独处深宅大院，四周一片宁静，竟没有任何感觉。于是促使凶暴的士卒，擂动战鼓，公然横行，光天化日之下，冒犯宫门，这岂不是我们有机可乘，他们却顺应民心！陛下有亲密信任的辅佐，有代替耳目的干部，有负责进言规劝的官员，有职责保护安全的将士。可是这些人危急的时候不能尽忠，面对灾难的时候不能效死，我所说的招致今天这种局势，都是文武官员的罪过，并不是没有根据。

“然而，陛下却认为：国家的兴盛或衰败，全是天命。这种看法，有待深入探讨。我曾经听说：上天看到的或听到的，就是人民看到的或听到的。（《书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所以祖伊斥责子受辛（商王朝三十任帝纣帝）不应该说：‘我应天命而生，不同凡品！’（“我生不有命在天！”）姬发（周王朝一任王武王）列举子受辛的罪状之一，也就是：‘他竟然宣称他的命是上天赐予，对所做的错事，从不后悔！’这一切指出：绝对不可以故意贬低人为的力量，而把制造灾难的责任，全部推给天命。

“《易经》说：‘实践真理，就是吉祥！’（“视履考祥。”《履卦》上九《爻辞》。）又说：‘吉，是行事正当；凶，是行事错误。’（“吉凶者，失得之象。”《大传》）也同样指出：天命由于人事！道理至为明显。圣贤哲人的意思，融会在儒家学派《六经》之中，肯定‘祸’、‘福’都由人自己决定，从没有说过‘盛’、‘衰’由天命安排。人事处理正当合理，上天却非

要降祸给他不可，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人事处理荒谬混乱，上天却非要赐福给他不可，也从来没有发生过。

“近年以来，政府不停地东征西讨，法令也随着日渐严厉苛刻，财力已经枯竭，人民惊疑恐慌，好像生活在怒涛骇浪之中，心情汹涌，不能安定。上自中央高官，下到荒村小民，亲戚朋友们日夜聚在一起，不停地磋商讨论，都在忧虑将要发生的动乱。果然不久，泾原战区（总部泾州）士卒即行兵变，不出大家所料。

“京师（首都长安）居民，动不动就预测未来，并不是每个人都晓得天道，每个人都能占星卜卦，只是说明，引起灾难的原因，未必全由于上天震怒。我曾经听说，在太平盛世中，也会有灾祸发生；在混乱的时局里，仍能使天下进入太平盛世。有时候因为没有一点内忧外患，反而会使国家覆亡；有时候因为有不断的苦难，反而会使国家兴盛。现在，灾祸的发生，政府的挫败，已成为事实，过去的事，无法追悔，但多难兴邦的大业，需要陛下自己勉励，谨慎行事。何必担心乱民？又何必忧虑坏运？勤恳奋斗，永不倦怠，就足以使天下重回和平，岂仅只洗清妖孽，凯旋回宫而已。”

魏王田悦派人游说赵王王武俊，请他会同幽州（北京市）特遣兵团留守司令马寔，联合攻击退守临洺（河北省永年县）的中央军李抱真（安抱真，昭义【总部潞州】司令官）。李抱真（安抱真）派参谋官贾林再度晋见王武俊（上次游说，参考本年【七八三】六月）说：“临洺（河北省永年县）守军（昭义兵团）全是精锐，而又早有戒备，不是轻易就可以攻克。即令攻克，利益归魏博（魏王田悦），如果战败，恒冀（赵王王武俊）受到的伤害最大。易州（河北省易县）、定州（河北省定州市）、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赵州（河北省赵县），都是你的故土（指原属成德战区。此时义武【总部定州】张孝忠据易州、定州、沧州，深赵【首府赵州】康日知据守赵州），不如先行夺取！”王武俊乃婉辞田悦的邀请，跟马寔向北撤退。

十月十八日，田悦在馆陶（河北省馆陶县）大摆筵席，欢送王武俊，握手告别，流下眼泪，馈赠十分优厚。

在此之前，王武俊曾经向回纥汗国（瀚海沙漠群）请求派军切断中央军司令官李怀光等的粮运交通线。现在，中央军魏县（河北省大名县西南）大营解散，李怀光等已向西撤退。回纥亲王（达干）率回纥军一千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部落二千人，就在这时候，南下抵到幽州（北京市）边境。





冀王朱滔（时驻扎瀛州）说服回纥亲王（达干），打算一同继续南下，到黄河以南，夺取东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接应新登极的秦帝朱泚。朱滔承诺黄河以南所有男人、女子、金银、绸缎，全部交由回纥奸淫烧杀掳掠。为了加强亲密关系，朱滔娶回纥女儿当小老婆，回纥称他“朱郎”，又贪图黄河以南的男女财富，所以一口答应。

贾林再一次游说王武俊，警告说：

“自古以来，国家遇到灾祸，未必不能中兴重建！何况，皇上是唐王朝的第八代天子（一代李渊，二代李世民，三代李治，四代李显、李旦，五代李重茂、李隆基，六代李亨，七代李豫【李俶】，八代李适），聪明英武，天下人谁肯不侍奉他，而去侍奉朱泚？朱滔自从当了盟主之后，骄傲自大，轻视原来跟他同辈的朋友。河朔（河北平原）古时候从来没有冀国，冀州（河北省冀州市）直到现在仍是你的领土。朱滔却自称冀王，又仗恃西面有他称帝的老哥，北面又引导回纥南下，志向至为明显：不过打算并吞河朔（河北平原），归他一人所有而已。你虽然想当他的臣属，恐怕也难办到。你盖世英雄、骁勇善战，朱滔怎么能跟你相比？你本来心怀忠义，亲手诛杀叛逆（李惟岳），只因当时宰相（卢杞）处理善后失当，受到朱滔欺骗诱惑，所以阴差阳错，直到今天。不如跟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合作，攻击朱滔，一定获胜。朱滔既被消灭，朱泚自然瓦解。这是当前世局最大的功劳，转祸为福的正途。而今，各道从四面八方围攻朱泚，用不了几天，就可以把他铲除。等到天下已经平定，你再后悔，重回中央，恐怕已经太晚。”

当时，王武俊跟朱滔已有距离，遂卷起袖子，跳起来吼叫说：“长达两百年的皇家天子，我不当他的部属，难道去当那个庄稼汉小瘪三的部属！”遂跟中央军将领李抱真（安抱真）及马燧（河东【总部太原府】司令官）联合，盟誓，结成兄弟。然而，王武俊在外貌上仍表示服从朱滔，而且在礼节上更特别谨慎恭顺，跟魏王田悦分别派使节前往河间（瀛州州政府所在县，河北省河间市）晋见朱滔，祝贺朱泚登极称帝。王武俊更要求马寔率军相助，共同攻击康日知（深赵【首府赵州】行政长官）据守的赵州（河北省赵县）。

朱泚于夜晚从东、西、南三面，向奉天（陕西省乾县）发动攻击。

十月二十日，皇家行宫总作战司令（行在都知兵马使）浑瑊竭力抵挡，击退秦军；左龙武（禁军第三军）大将军吕希倩阵亡。

十月二十一日，秦军再度攻城，唐军将领高重捷，跟秦军将领李日月，在梁山（陕西省乾县北）下大战，击破李日月，乘胜追击，身先士卒，秦军发动埋伏，生擒高重捷，高重捷部属十余人冒死奋战追赶，希望把高重捷夺回，秦军不能抵挡，遂砍下高重捷的人头，丢下尸体逃走。部属们把尸体抬回城里，李适亲自抚摸尸体，流泪痛哭，至为哀伤，用蒲草扎成人头安葬，追赠中央官位：司空（三公之三）。朱泚看见高重捷的人头，也哭说：“他是忠臣！”用蒲草扎成身子安葬。李日月，是秦军的勇将，在攻击奉天（陕西省乾县）时战死，朱泚把他的尸首运回长安（陕西省西安市），葬礼至为优厚隆重；李日月的娘亲竟然不哭，诟骂说：“奚蛮奴才，国家有什么地方负你，使你叛变，你死得太晚！”后来朱泚失败，他的同党都被诛杀，只李日月的娘亲不包括在内。

十月二十五日，唐帝李适加授浑瑊：京畿渭水南北、金商战区（总部设奉天【陕西省乾县】）司令官（节度使）。

十月二十八日，王武俊与马寔，抵达赵州（深赵道首府，河北省赵县）城下。

最初，朱泚镇守凤翔（陕西省凤翔县）时，派他的部将牛云光，率卢龙战区特遣兵团士卒五百人，驻防陇州（陕西省陇县）；命陇右战区屯垦总监部执行官（营田判官）韦皋（时驻陇州），兼陇右战区特遣兵团（驻普润【陕西省凤翔县北】）候补司令官（领陇右留后）。朱泚称帝后，陇州（陕西省陇县）州长郝通，弃职逃走，投奔凤翔（陕西省凤翔县）；牛云光假装患病，打算等韦皋到他家探病时，发动埋伏，把他生擒呈献朱泚，而消息泄露，遂率领他的部众，仓促间投奔朱泚。走到汧阳（陕西省千阳县）时，遇见朱泚派的宦官苏玉，携带任命韦皋当副总监察官（御史中丞）的诏书，也走到那里。苏玉游说牛云光说：“韦皋，不过一个文官罢了。你不如跟我一同前去陇州（陕西省陇县），韦皋如果接受诏书，那就是自己人；如果不接受诏书，你就挥军把他诛杀，岂不是轻而易举得好像干掉一只猪仔一样！”牛云光同意。

韦皋在城楼上询问牛云光说：“前些时你连一句话都没有交代，拔腿就走，今天却忽然又折回来，这是怎么回事？”牛云光说：“前些时不知道你的立场，而今，皇上（朱泚）对你有新的任命，所以去而复返，愿推心置腹相待。”韦皋先请苏玉进城，接受诏书，对牛云光说：“将军假如真的没有二心，请你的军队脱下铠甲，交出武器，使城中军民不致起疑，你们才



可以进城。”牛云光认为韦皋一介书生，根本没有看到眼里，就把全部铠甲、武器，交给韦皋，然后徒手进城。

第二天，韦皋在州政府宾馆设宴欢迎苏玉、牛云光，以及他的部属；遂发动埋伏，全部诛杀。然后，构筑高台，跟将领士卒们向天盟誓，说：“李楚琳谋杀战区司令官（张镒），他既不能效忠长官，又怎么会爱护部下，我们应同心合力讨伐！”派老哥韦平奔（音 yān）前往奉天（陕西省乾县），同时派使节向吐蕃王国（首都逻些城【西藏拉萨市】）求救。

十四、奉天争夺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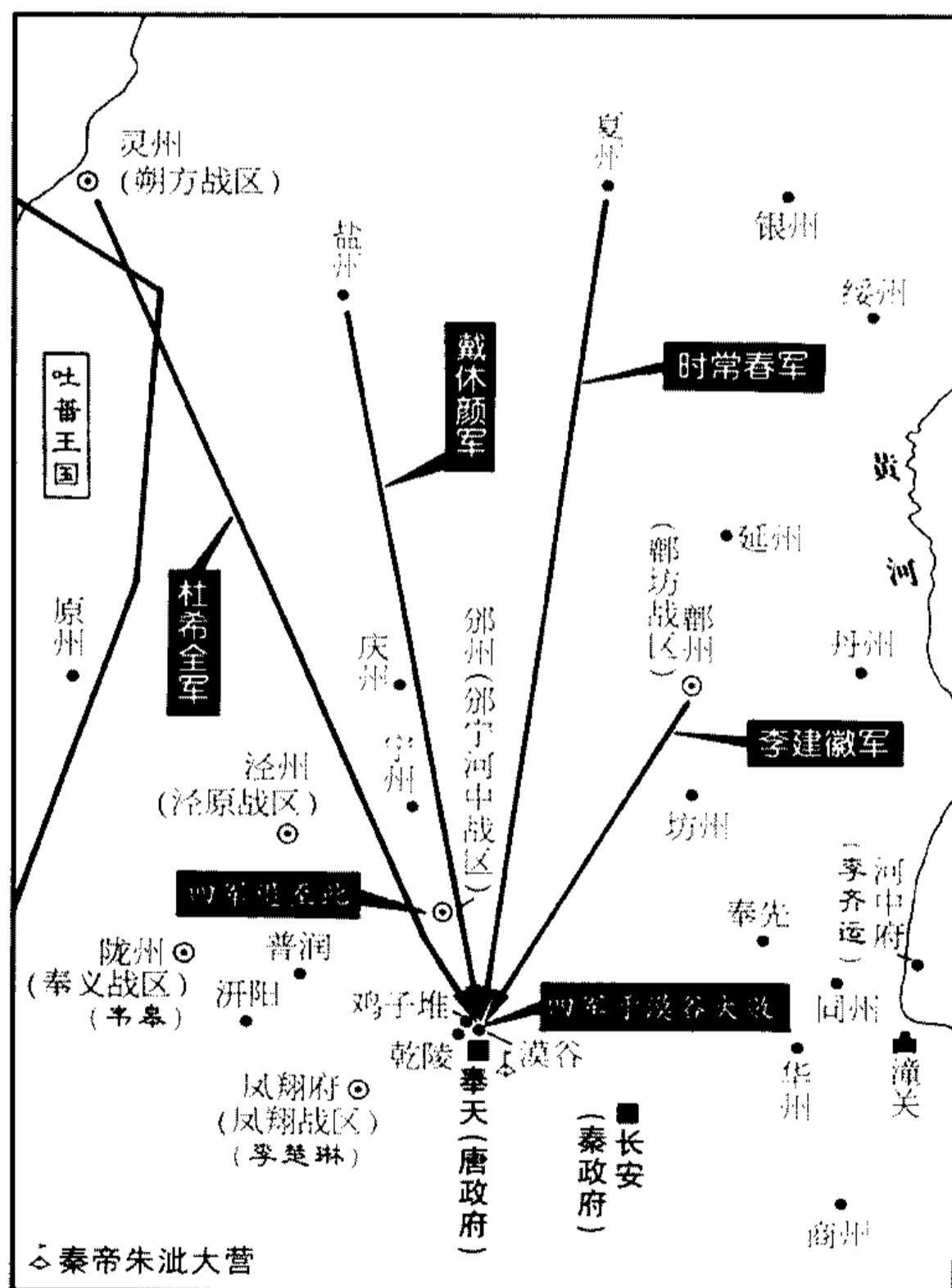
七八三年，冬季，十一月二日，唐帝李适在陇州（陕西省陇县）设奉义战区，擢升韦皋当战区司令官（节度使）。

秦帝朱泚又派宦官刘海广往见韦皋，允许调升韦皋当凤翔战区（总部设凤翔府【陕西省凤翔县】）司令官（节度使）；韦皋斩刘海广。

朔方战区（总部设灵州【宁夏灵武县】）候补司令官（留后）杜希全、盐州（陕西省定边县）州长戴休颜、夏州（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州长时常春，会合渭北战区（总部设邠州【陕西省富县】。邠，音 fū）司令官（节度使）李建徽，共集结士卒一万人，增援勤王，即将抵达奉天（陕西省乾县），李适召集高层次军事会议，讨论应从哪一条路进城最为恰当。宰相关播、皇家行宫总作战司令（行在都知兵马使）浑瑊，都说：“漠谷（乾县北六公里）道路狭窄危险，恐怕盗贼埋伏。不如从乾陵（三任帝李治墓，乾县西北二公里）北方通过，紧靠柏城（皇帝坟墓满种柏树，俗称“柏城”）前进，在东北鸡子堆扎营，跟城中守军互相呼应，而且可以吸住一部分叛军，减少我们的正面压力。”卢杞反对，说：“漠谷（乾县北六公里）道路较近，盗贼中途拦截，城里只要出军接应就可以了。如果经过乾陵（三任帝李治墓），恐怕惊动先皇（三任帝李治）。”浑瑊说：“自从朱泚攻城以来，日夜不停地砍伐乾陵（三任帝李治墓）上的松树柏树，对先皇（三任帝李治）早已惊动得够多。而今城防危险万状，各道援军还没有一道抵达，只杜希全等先到，影响非常重大，如果能扎营在险要地方，朱泚就可以被击破！”卢杞义愤填膺说：“陛下的皇家军队，怎么可以跟叛逆的盗匪军队相提并论！如果命杜希全经过乾陵（三任帝李治墓），是我们自己惊动地下先皇（三任帝李治）！”（这就是“一脸忠贞学”，官场中一项专门学

问。)李适乃命杜希全自漠谷(乾县北六公里)前进。

十一月三日,杜希全等大军进入漠谷(乾县北六公里),果然受到狙击,秦军站在山头,使用强弓、巨石,向隘道上的唐军射击投掷,唐军死伤惨重。奉天(陕西省乾县)守军急派兵出城援救接应,被秦军击败。当天(十一月三日)夜晚,四道勤王联军崩溃,退守邠州(陕西省彬县)朱泚就在奉天(陕西省乾县)城下,检阅所俘获的军用物资等战利品,唐政府官员在城上面面相觑,脸色大变。戴休颜,是夏州(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人。



八世纪·七八三年十一月 北方四州入援奉天失败

朱泚攻城越发猛烈,在奉天(陕西省乾县)四周,绕城挖掘壕沟,打



算把李适困死。朱泚把中央御帐移到乾陵（三任帝李治墓）之上，俯览眼底的奉天（陕西省乾县）城池，对城里军民的一举一动，看得清清楚楚；朱泚又不断派使节绕着城池，号召城里军民归降，并嘲笑城里军民不识天命。

神策军及河北（黄河以北）各道特遣兵团司令官（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大病痊愈（李晟患病，退守定州【河北省定州市】事，参考本年【七八三】五月），得知皇帝逃亡奉天（陕西省乾县），急率军人援勤王。义武战区（总部设定州【河北省定州市】）司令官（节度使）张孝忠，受朱滔（冀王【首都幽州】）及王武俊（赵王【首都恒州】）逼迫，情势紧张，全靠李晟协助，所以不愿意李晟离开，一再阻止。李晟乃把儿子李凭留下来，并为李凭娶张孝忠的女儿为妻，又解下玉带贿赂张孝忠的亲信，请他们在旁美言，最后，张孝忠才终于同意让李晟西返，并派大将杨荣国率精锐士卒六百人，跟李晟同行。

李晟率军穿过飞狐道（河北省蔚县东南，太行八陉之六），日夜行军，抵达代州（山西省代县）。

十一月四日，李适加授李晟：神策军特遣兵团司令官（神策军行营节度使）。

赵王王武俊、冀国（首都幽州【北京市】）特遣兵团留守司令马寔，攻击赵州（深赵道首府，河北省赵县），不能攻克。

十一月八日，马寔率军回瀛州（冀王朱滔驻扎地，河北省河间市）；王武俊送他五华里之遥，馈赠十分厚重；王武俊也回自己的首都恒州（河北省正定县）。

李适逃到奉天（陕西省乾县）时，陕虢道（首府设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行政长官（观察使）姚明扬（音 yáng），把军权全部交给警备区副司令官（都防御副使）张劝，而自己前去皇帝所在地。张劝招兵买马，集结数万人之多。

十一月十一日，李适擢升张劝当陕虢战区（以陕虢道升格）司令官（节度使）。

朱泚亲率大军围攻奉天（陕西省乾县）一个多月，城中物资及粮食，全都消耗罄尽。

李适曾经派快步的人出城侦察敌情，那人跪在李适面前，诉说自己没有稍厚的衣服可穿，寒冷悲苦，乞求赏给一套衣裤。李适命拿给他一套，

可是竟然无法找到，无可奈何，只好悲痛地把他打发走。这时，供应皇家的粮食，只剩下糙米二石（音 dàn）。常乘着秦军攻城疲惫，停火休息的时候，深夜把人从城墙上缒到城外野地，挖掘一点芜菁根，回来充当御膳（芜菁，又称蔓菁，俗称大头菜）。

李适召集文武百官，说：“我自己犯了错误，身陷危亡，罪有应得。可是你们并没有罪，最好是早早投降，拯救你们的家人！”大家都叩头哭泣，誓言竭尽死力，所以将士们虽然困苦危急，但锐气没有衰退。

李适逃到奉天（陕西省乾县）时，魏县（河北省大名县西南）四战区特遣兵团大营粮秣供应总监（粮料使）崔纵，建议朔方战区（总部设灵州【宁夏灵武县】）司令官（节度使）李怀光出军勤王，李怀光接受（参考本年【七八三】十月）。崔纵遂搜刮所有的辘重粮食，跟李怀光一同西上。李怀光日夜不停行军，抵达河中（山西省永济市），官兵都筋疲力尽，休息三天。河中特别市长（河中尹）李齐运，倾其全力犒劳欢宴，士卒们打算多逗留几天，崔纵先把财物用车运过黄河，告诉大家：“到了河西（陕西省东部），全部赐给！”大家贪图财货，遂渡过黄河，进驻蒲城（此时称奉先城，今陕西省蒲城县），共有五万人。李齐运，是李恠（二任帝李世民的儿子，封蒋王，参考六七四年十二月）的孙儿。

神策军特遣兵团司令官（神策军行营节度使）李晟西上，沿途招兵买马，也从蒲津关（山西省永济市西）渡过黄河，驻军东渭桥（陕西省高陵县南）。最初只有四千人，但李晟对士卒有爱心，安抚驾馭，跟士卒一致行动，同甘共苦，士卒乐于投效，短短的十天到一月之间，集结到一万余人。

神策军作战司令（神策兵马使）尚可孤，奉命讨伐李希烈（淮宁【总部许州】首领），率三千人驻扎襄阳（山南东道战区总部，湖北省襄樊市）；听到皇帝流亡消息，从武关（陕西省商南县西北）入援勤王，抵达七盘（陕西省蓝田县东南），击败秦军将领拓东王仇敬忠，遂攻克蓝田（陕西省蓝田县）。尚可孤，属于宇文部落的一个支派（宇文部落，大分裂时代鲜卑民族的一个部落，北周帝国皇族便属这个部落）。

镇国军（驻华州【陕西省华县】）基地副司令（副使）骆元光，祖先是安息（此不是指前二世纪的安息王国【伊朗共和国】，而是指安国【中亚布哈拉市】）人。宦官骆奉先收作养子（骆奉先，即骆奉仙，参考七六三年七月），率军驻守潼关（陕西省潼关县），将近十年，深受部众爱戴。秦帝朱泚派将领何望之袭击华州（陕西省华县），州长董晋逃奔皇帝所在





地。何望之遂占领城池，集结兵力，打算切断东方供应奉天（陕西省乾县）粮食的运输线。骆元光率关防部队袭击何望之，何望之退回长安（陕西省西安市）。骆元光遂驻军华州（陕西省华县），招兵买马，几天时间，就聚集一万余人。朱泚不断派军攻击骆元光，骆元光都把他们击退，秦军从此不能向东扩张。唐帝李适即任命骆元光当镇国战区（总部设华州【陕西省华县】）司令官（节度使）。骆元光乃率军二千人，向西进驻昭应（陕西省临潼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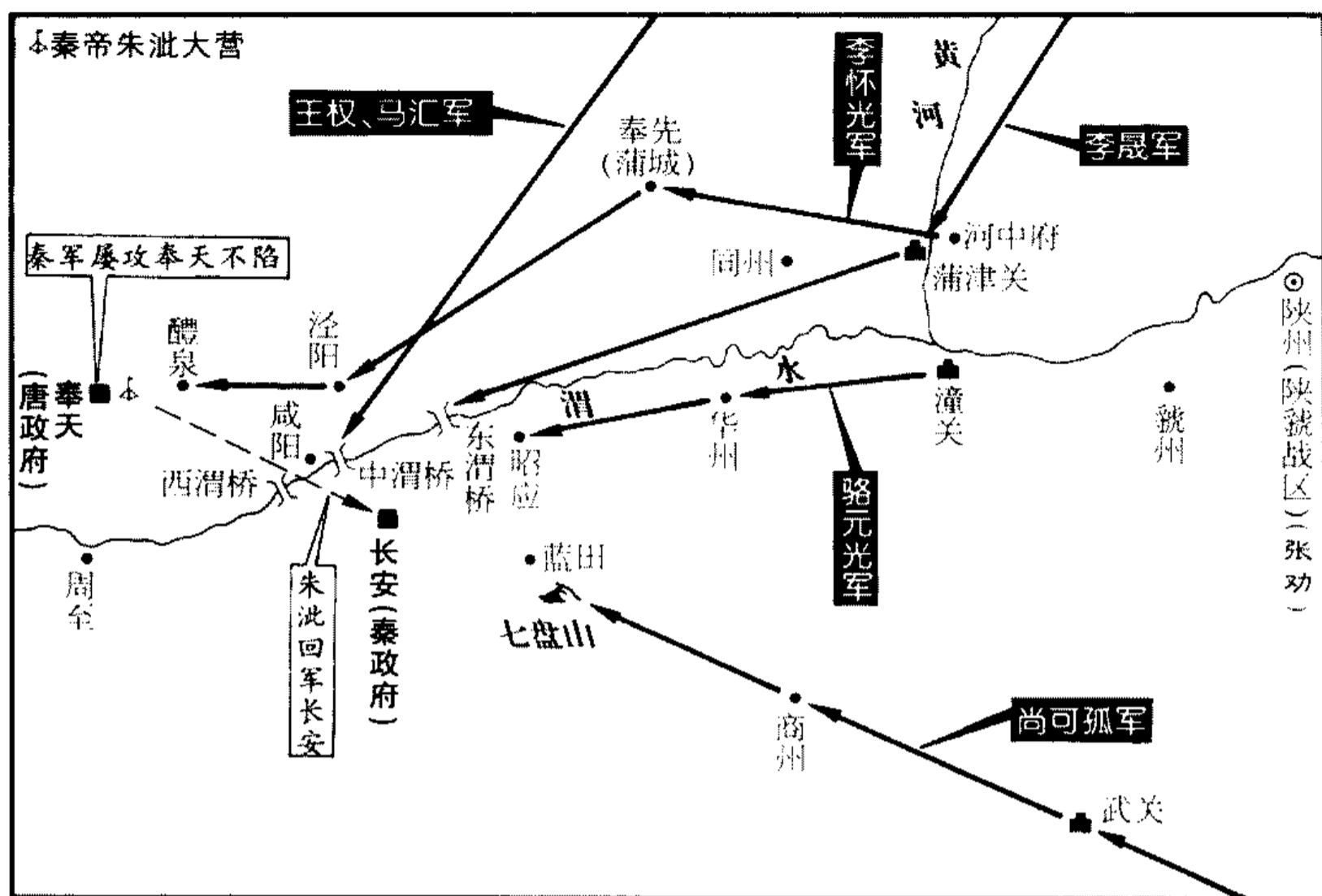
河东战区（总部设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司令官（节度使）马燧，派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王权跟他的儿子马汇，率军五千人，西上勤王，进驻中渭桥（陕西省咸阳市东）。

于是新建立的秦政府势力范围，不过一个首都长安而已，唐政府勤王军游骑兵斥候，有时挺进到望春楼（陕西省西安市东）下。秦政府最高监督长（侍中）李忠臣（董秦）等屡次出兵迎战，都被击败，向远在奉天（陕西省乾县）城下的朱泚，紧急求援。朱泚恐怕民间反抗力量埋伏拦截，所以派回增援长安的部队，白天不能行军，要到夜晚才敢前进。

朱泚十分忧虑长安的局势，于是决定对奉天（李适所在，陕西省乾县）发动最后一次猛烈的夺城攻击，命佛教和尚法坚制造攻城武器——云桥，高数丈，宽也数丈，外裹犀牛皮，下装巨大车轮，上面可容纳五百人，城里守军看到，大为恐惧。李适询问文武百官的意见，浑瑊、侯仲庄回答说：“看情形云桥十分沉重，沉重就容易下陷，我们应先预测他们进攻的方向，在必经的道路上，挖掘坑道，堆积木柴，准备火苗。”神武军基地司令（神武军使）韩澄说：“云桥只算是小玩意，皇上不必烦心，让我负责对付。”于是推测云桥进攻的方向——城东北角，就在三十步范围之内，清除障碍，堆积大量膏油、松脂、木柴。

十一月十四日，朱泚指挥主力大军，擂鼓呐喊，攻击南城。韩游瓌说：“这是要分散我们的兵力！”率军严密戒备东北。

十一月十五日，北风凌厉，朱泚下令出动云桥，上面盖着被水浸湿的毛毡（防唐军火攻），悬挂水袋，满载士卒；两翼各有攻城战车保护，士卒在战车隐蔽下，或抱木柴，或背泥土，把壕沟填平，步步前进，无论是弓箭、石头、火把，都不能伤害。秦军主力果然攻击奉天（陕西省乾县）东北城角，乱箭落石，像倾盆大雨，城中唐政府军死伤不计其数，而秦政府军士卒，有的已攀上城墙。李适得到危急消息，跟浑瑊相对流泪，文武百



八世纪·七八三年十一月 各特遣兵团返回关中，奉天解围

官只有抬头向上天祈祷。李适把空白皇家人事任用状——上自总监察官（御史大夫，正三品），实封采邑五百户人家，共一千余件，交给浑瑊，命他紧急招募敢死队抵抗，亲笔写给浑瑊授权书，要他依照部属所立功劳大小，填上他们的姓名；空白任用状如果不够用，准浑瑊把所任命的官爵，写在立功官员身上，嘱咐说：“我现在就和你告别！”浑瑊匍匐地上，泪流满面，李适拍着他的背，哭泣抽噎，克制不住悲痛。当时，天寒地冻，士卒缺乏盔甲，浑瑊安慰解释，用忠义激励，大家都鼓起勇气，高声呐喊，奋力迎战。浑瑊身中流箭，仍忍痛拼命向前。就在危险万状之际，云桥辗到坑道上，地面崩塌，一个轮子下陷，车身倾斜，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火焰立刻从坑道中吐出，北风反扑，城上唐军再投下火把，抛掷松脂、喷洒膏油，欢呼声震动天地。刹那间，云桥以及云桥上的士卒，都烧成灰烬，尸臭传闻数华里，秦军才向后撤退。奉天（陕西省乾县）三个城门大开，唐军分别出击（朱泚攻东、南、北三面），太子李诵亲自督战，秦军大败，数千人阵亡。唐军将领士卒有受伤的，李诵亲自为他们包扎。

当天（十一月十五日）夜晚，秦军再度攻击，流箭射到距李适只有三



步地方坠下，李适心胆俱裂。

李怀光自蒲城（奉先，陕西省蒲城县）率军直向泾阳（陕西省泾阳县），沿着北方山岭，向西行军，先派作战司令（兵马使）张韶把奏章藏在药丸里，换穿平民衣服，前去皇帝所在地。张韶抵达奉天（陕西省乾县），正逢秦军攻城，看见张韶，认为他不过一个平民，抓住他，命他跟其他同样命运的民夫，一同填塞壕沟。张韶找个机会，越过壕沟，奔到城下，呼叫说：“我是朔方兵团的使节！”城上守军缒下绳索把他拉上去，等拉到城上，已被秦军射中数十箭，奄奄一息，守军从他身上搜出奏章呈递李适，李适大喜过望，命人把躺在担架上的张韶抬到城上，让士卒观看，四方欢呼的声音，如同巨雷。

十五、卢杞掌权，西川兵变

七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李怀光进攻，在醴泉（陕西省礼泉县）击败秦军。朱泚得到消息，大为恐惧，率军退回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大家认为李怀光如果再迟三天不来的话，奉天（陕西省乾县）一定陷落。

朱泚撤退后，奉天（陕西省乾县）城中文武百官，都向李适祝贺。永平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特遣兵团作战司令（行营兵马使）贾隐林（参考七六一年正月），直率警告说：“陛下太过急躁，不能包容跟自己不同的意见，这种性格如果不改正，纵然朱泚覆亡，灾难却不会到此为止！”李适并不认为他对自己冒犯，反而加以称赞。中央监察官（侍御史）万俟著（万俟，音 mò qí，复姓），开辟金州（陕西省安康市）、商州（陕西省商州市）粮运道路，包围解除后，各道进贡的物资和粮食，陆续抵达，政府才开始宽裕。

朱泚回到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已无心进取，只计划守城，时常派人从城外进来，到处呼叫说：“奉天（陕西省乾县）已经攻破！”打算欺骗居民。朱泚既掌握宫库及国库的财富，而且毫不吝啬，不断发放金银绸缎，博取将士们的欢心，唐政府官员们家属留在京城（首都长安）的，按月都发给薪俸。神策及禁军六军将士们追随李适，以及哥舒曜（东畿【总部洛阳】司令官）、李晟（神策特遣兵团司令官）等人的家属，也都发给他们粮食。加上修护及制造武器，每天的开支都十分庞大。可是直到唐政府收复长安（明年【七八四】五月二十八日），国库仍有积存，看到这种情况

的人，无不痛恨当初主管官员的横征暴敛（参考去年【七八二】四月）。

有人建议朱泚说：“陛下既接受天命，则唐王朝李姓皇家的坟墓和祖宗祭庙，不可以使它们存在地面之上。”朱泚说：“我曾经面向北方，侍奉过李姓皇家，怎么忍心做出这种事！”那人又建议说：“政府机关有很多空缺，请派军队驱使知识分子填补。”朱泚说：“用强迫手段，一定引起恐惧。凡是打算做官的，就给他官做，何必挨家逐户去问他们要不要做官？”朱泚能指挥的武力，只有卢龙战区（总部幽州）特遣兵团（范阳兵）及神策军所属民兵自卫队（“团练兵”、“团结兵”，参考七七七年五月）。首先兵变的泾原战区（总部泾州）特遣兵团士卒，骄傲蛮横，并不接受朱泚指挥，只知道守护着他们劫掠来的金银财宝，不肯出征作战。并且一度阴谋诛杀朱泚，没有成功才作罢。

李怀光（朔方【总部灵州】司令官）性情粗犷疏略，从山东（太行山以东）率军星夜行军勤王，常跟人谈到当权派人物卢杞、赵赞、白志贞（白琇珪）的邪恶和陷害忠良，声称：“天下之所以大乱，都是他们制造出来的，我晋见皇上时，一定要求把他们诛杀。”后来解除奉天（陕西省乾县）包围，建下盖世功勋，认为皇帝一定会用特别荣耀的礼节，来接见他。有人警告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王翊、全国财政总监（度支）赵赞说：“李怀光一路都在叹息和愤怒，指出宰相处理事情不当，财政总监（度支）苛捐杂税太重，长安市长犒赏太刻薄，才弄得皇上出京（首都长安）逃亡，都是这三个人的罪状（宰相卢杞、财政总监赵赞、长安市长王翊）。现在，李怀光刚刚立下大功，皇上定会敞开心胸，诚恳地询问他对政治的意见，假使他的话受到重视，你们岂不危险！”王翊、赵赞告诉卢杞，卢杞大为恐惧，于是找一个气氛融洽的机会，对李适说：“李怀光的勋业彪炳，政府完全靠他，才能生存；盘踞京师（首都长安）的叛徒们，胆已破碎，无心固守，如果命李怀光乘胜直指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只要一次出击，就可以把叛徒消灭，这是破竹之势。如果让他前来御前朝见，必然要赐宴招待，一逗留就要几天，叛贼们就会利用这几天，加强战备，到时候就难以解决。”

李适接受这项建议，下诏命李怀光率军直接前往便桥（西渭桥，陕西省咸阳市西南），跟渭北战区（总部设邠州【陕西省富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建徽、神策军特遣兵团司令官（神策军行营节度使）李晟、神策军作战司令（神策兵马使）杨惠元会合，定下日期攻击长安。

李怀光自认为急行军数千华里，赤胆忠心，勤王救难，击破朱泚，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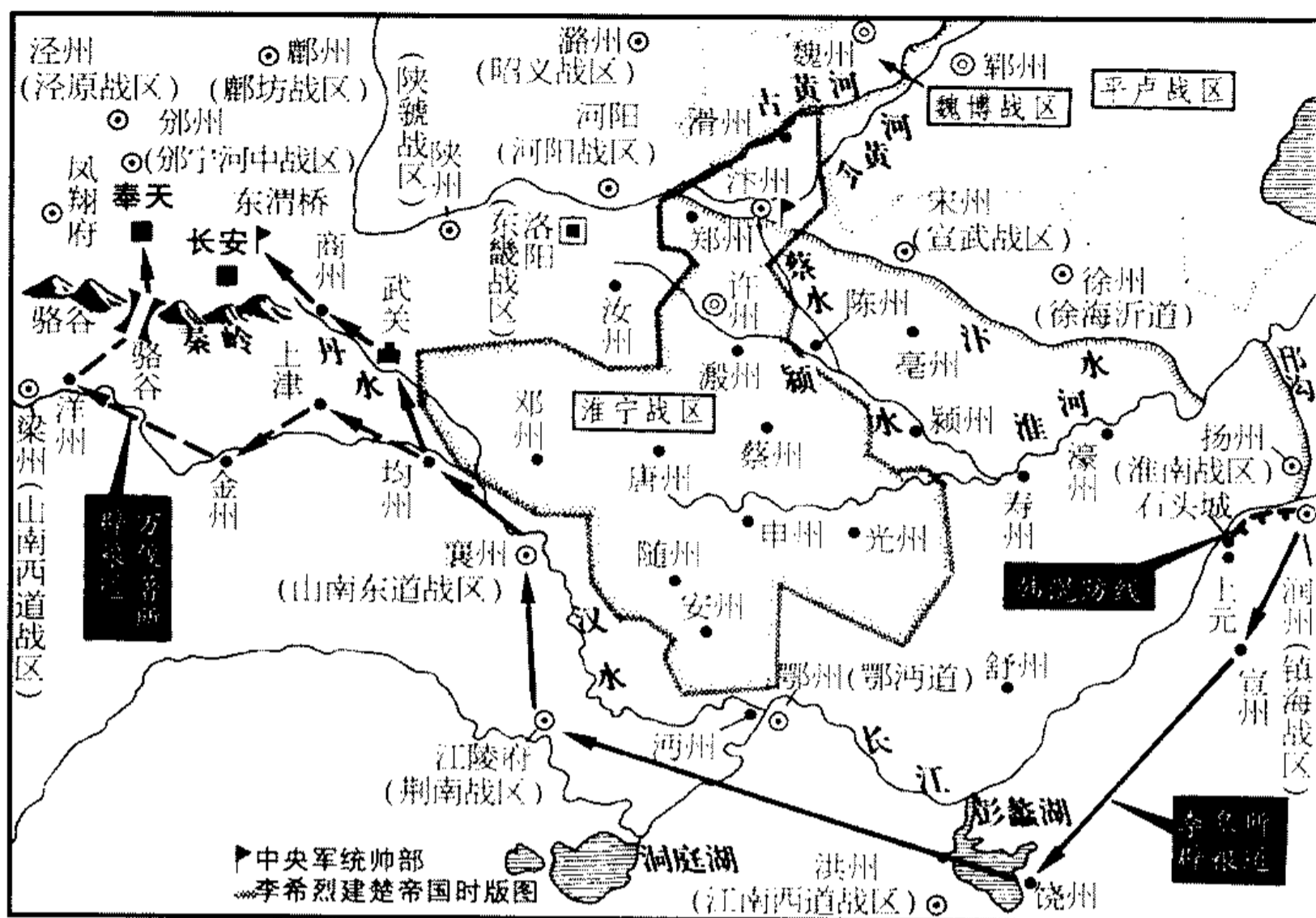


除包围，相距咫尺，却不能晋见皇帝，大失所望，顿生反感，说：“我已受到奸臣排斥，事情至为明显！”遂率军撤退，抵达鲁店（陕西省乾县东南），休息两天，继续东下。

剑南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西山作战司令（西山兵马使）张朏（音 fěi）率所属部队叛变，进入成都（剑南战区重兵在西山【成都西部山区】抵御吐蕃，崔宁【崔旰】即用西山军诛杀郭英义，参考七六五年闰十月），西川战区（总部成都府）司令官（节度使）张延赏放弃城池，逃奔汉州（四川省广汉市）。鹿头关（四川省德阳市北黄许镇）卫戍司令（戍将）叱干遂等出军讨伐，斩张朏跟他的党羽，张延赏才得以返回成都。

淮南战区（总部设扬州【江苏省扬州市】）司令官（节度使）陈少游，率军讨伐李希烈（淮宁【总部许州】首领），驻扎盱眙（江苏省盱眙县），听到朱泚登极称帝消息，立刻返回广陵（扬州州政府所在县），修筑壕沟城垒，磨利铠甲武器。镇海战区（总部设润州【江苏省镇江市】）司令官（节度使）韩滉，下令封锁辖区内所有关卡渡口，禁止牛马出境，重建石头城（江苏省南京市西北，大分裂时代军事名城），在城里穿凿将近一百余口水井，修筑数十座宾馆及家宅，建立坚固营垒。西起建业（江苏省南京市），东到京岷（镇江市东），碉堡相连（两地航空距离八十公里），准备皇帝万一逃难到江南（长江以南）时，作为防护工程的一部分，同时也确保自己的安全。陈少游在江北（长江以北）出动士卒三千人，举行检阅，韩滉则出动长江舰队士卒三千人，在京江（江苏省镇江市北长江水面）举行演习，作为响应。

盐铁专卖总监署在扬州（江苏省扬州市）存有现金及绸缎，共值八百万（原文“有钱帛八百万”，是现金八百万？绸缎也八百万？或共八百万？帛可以八百万匹，现金是八百万钱？还是八百万串？没有说清楚），准备运往京师（首都长安），陈少游认为京师（首都长安）已陷入变兵之手，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收复，忠心动摇，遂向盐铁专卖暨运输总监（盐铁使）包佶，强行索取这项专款，包佶拒绝，陈少游打算诛杀包佶，包佶恐惧，把妻子儿女藏到档案堆里，狼狈南渡长江，投奔上元（江苏省南京市）。陈少游把总监署库中的现款及绸缎，全部收归己有。包佶有盐铁专卖库守卫队三千人，陈少游也把他们编入自己旗下。包佶只剩下数十人，一起逃到上元（江苏省南京市），结果也被韩滉收编。



八世纪·七八三年十一月 李皋辟陆运粮道

当时，南方各地都闭境自守，跟中央的关系，暂时断绝。只有曹王、江南西道战区（总部设洪州【江西省南昌市】）司令官（节度使）李皋，不断派使节绕道小路，向中央进贡。李希烈（淮宁【总部许州】首领）大军正逼近汴州（河南省开封市）、郑州（河南省郑州市），江淮（华东地区）跟京师（首都长安）间的交通，被拦腰切断。南方各地进贡的物产，都从宣州（安徽省宣州市）、饶州（江西省波阳县）、江陵府（湖北省江陵县）、襄州（湖北省襄樊市）直达武关（陕西省商南县西北）。李皋修建驿站，筑桥铺路，来往使节通行无阻（中央原先使用的颍蔡漕运路线【参考去年【七八二】十一月】，其蔡水刚好在淮宁总部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州境之东，而汴水从汴州至郑州的一段，刚好是淮宁兵团攻击范围，不能使用。至于江汉漕运路线，因淮宁最南境的安州【湖北省安陆市】距汉口【湖北省武汉市汉水北岸】太近，中央又不敢使用。所以李皋修筑驿道，物资遂经陆路运往皇帝所在。至于襄州至武关一段，因淮宁占有邓州【河南省邓州市】，州境包括一段丹水【汉水支流，流经武关南及商州】，中央粮道只能走陆路，当是绕道均州【湖北省丹江口市西北】，再至武关）。



李适向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陆贽询问目前最重要、最急切的事，应该是什么。陆贽认为不久前之所以发生祸乱，乃由于上下严重隔阂的缘故，建议李适接近部属，采纳规劝；于是上疏说：“我认为当前最重要、最急切的事，莫过于了解陛下的部属和人民。对大家所喜爱的，立即实施；对大家所厌恶的，立即革除。喜爱和厌恶跟人民一致，天下人不归心的，从古到今，从来没有发生过。国家是治是乱，全看人心！尤其在动荡混乱之时，危困疑难之际，人心归附，就能屹立；人心背弃，就会瓦解！陛下怎么可以不明察民情，跟人民同爱同恨，使亿万人民产生向心力，来安邦定国！这正是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

陆贽又说：“最近，听到很多议论，因而对若干事情，得以深入了解。地方政府最忧虑的是，中央跟他们的意见，总是恰恰相反；中央官员最忧虑的是，领袖与干部之间，总是严重隔阂。地方的意见到不了中央，中央的美德传达不到地方。上面的恩德无法下降，下面的苦闷无法上达。事实的真相，中央未必了解，而中央所了解的真相，又未必是事实。上下隔绝，真假混杂，以致怨声载道，议论沸腾。在这种情形下，要想上下坦诚交心，怎么能够？”

陆贽又说：“结合天下人的智慧，来完成自己的智慧；顺应全国人民的心意，来推广教化、发号施令；则领袖与干部同心，谁不服从？远近一致拥护，谁去叛乱？”

陆贽又说：“有些事看起来很愚昧，但是正道。有些忧虑听起来很迂腐，但是重要。”

奏章呈上十天，李适没有反应，也不再追问。陆贽于是再上疏，大略说：“我听说：建国的根本，在于得到人民的拥护；要想得到人民的拥护，在于洞察人民的心意。所以孔丘认为：‘人心是圣王的农田！’（《礼记·礼运》：‘人情以为田。’）就是说要靠它才能治理国家。”

陆贽又说：“《易经》说：‘乾卦’在下，‘坤卦’在上，叫‘泰’；‘坤卦’在下，‘乾卦’在上，叫‘否’。削减上面，补充下面，叫‘益’；削减下面，补充上面，叫‘损’。问题就在这里，天在下面而地在上，位置恰好颠倒，反而称为‘泰卦’，为什么？因为上下有良好的沟通。领袖在上，干部在下，道理本来如此，反而称为‘否卦’，为什么？因为上下无法交流，甚至尖锐对立。当权的人克制自己，厚待人民，人民一定喜悦拥戴，岂不是‘益’？当权的人瞧不起人民，却随自己高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人民心生怨恨，甚至违背反叛，岂不是‘损’！”

陆贽又说：“领袖的统治术如果是船，民心就是水。船顺着水性行驶，就能浮起；否则就会沉没。领袖能得到民心拥护，宝座才固如钢铁；否则就陷于危险。是以古代英明领袖，高居万众之上，一定使他个人的欲望，顺从人民的欲望；绝对不敢使人民的欲望，顺从他个人的欲望。”

陆贽最后说：“陛下厌恶姑息苟且的政治风气，认为它破坏国家统一，妨碍政令推行，于是亲自主持改革，用中央威望，施展压力，用严格法令，果断裁决。不过，弊端累积的时间太久，而陛下的打击面太大，用力又太重。地方政府官员惊骇猜疑，心神紧张，有的反抗，有的逃命，祸乱于是爆发；中央政府官员则畏惧震动，忍气吞声，苟且因循，逃避责任。

“在这种政治生态中，领袖跟干部的意见，往往针锋相对；在上位的与在下位的感情，也逐渐疏远冷漠。领袖迫切要求把国家治理完善，干部却唯恐怕自己受到诛杀、家族受到屠灭；干部准备呈献忠心，却害怕领袖怀疑他意见荒诞、居心诈欺！所以领袖的睿智及诚意，不能下达到部属，部属的心情，也不能上达领袖。

“从前，我担任监察官（御史）时，奉准参加朝会，时间将近半年，看到的是：陛下表情严肃，高坐金銮宝殿之上，从没有发言问过一句话，文武百官们紧张惶恐，心神不宁，都急切盼望朝会早点结束，使他立刻退出宫门，因此也没有人敢当面奏报。台阶之上，和台阶之下，都不能交换一句话，天下之大，其他的臣属，又有什么办法才能呈献自己的意见！

“虽然，也有例外，陛下有时也曾对战区司令官或特别使节，命他们排成行列，依照顺序应对；或者在朝会之外，另行召见宰相，讨论政事。问题是，那些高阶层官员的想法，跟人民的想法并不一样，说的话跟人民所要说的话，也不相同。还没有做的事，陛下先警告他：事属国家最高机密，不可对外泄露；已经实施的事，陛下则警告他：中央既然已经决定，就不必再唱反调。

“于是文武百官逐渐了解，建议规劝有种种拘束和阻碍，动不动就会被认为别有居心，受到猜忌憎恨。于是，大家各自隐藏真话，谁都不肯发言。到了后来，灾祸将要发生时，迹象已十分明显，全国人民忧心如焚，陛下却一个人安坐在那里，不但什么都不知道，反而相信太平马上就可到来。陛下应把今天亲眼所看到的言论，去验证检查从前所亲耳听到的言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有什么收获，有什么损失，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





以做，当可一目了然。哪些人是忠，哪些人是奸，也会完全呈现。”

李适派一个宦官向陆贄解释，说：“我天性喜爱以诚待人，也很能接受别人的意见。自认为领袖和干部，本是一体，所以推心置腹全不提防，对人也从不怀疑猜忌，所以才被奸邪之辈利用玩弄。现在发生的灾祸，我想并没有其他什么复杂原因，我最大的错误，就是对人太过真诚。同时，监察官员讨论国事，很少能够保守秘密，差不多都会炫耀自夸，把过失全推到我的头上，而自己去博取美名。我自从登极以来，看到很多讨论政事的官员，内容大概都差不多，全来自道听途说，等我略加追问，他就无言以对。如果真的有奇才异能，我怎么会不肯对他提拔？我看到过去的事如此，所以最近就不肯随便见人，并不是厌倦讨论国事，你应该深深体会我的心意。”

十六、灾难之源——猪皇帝

七八三年，陆贄认为，领袖居高临下，统治国家，待人处事都应该诚信。建言规劝的人，即令文辞拙劣，意见幼稚，对他们也应宽大包容，培养舆论，鼓励发言，如果使用权威镇压，或使用辩才护短，那么，谁还敢讲话？于是再上奏章，说：“天子治理国家的道理，跟上天治理宇宙的道理相同，上天不因为地上有丑恶的草木，就不准大地生长万物，天子也不因为官员中常有邪恶之辈，而拒绝听取规劝。”

陆贄又说：“‘诚’和‘信’二者，如果丧失，对国家的安定，绝没有裨益。心意一有不诚，就不敢保证公平；言行一有不信，说的话就不能实践。陛下说导致灾祸的原因，在于对人太过真诚，我个人认为，不是如此！”

陆贄又说：“用小动作去驾驭人，对方一定欺骗蒙混；对人表示怀疑，对方一定苟且懈怠。在上位的人如何做，在下位的人就会照着做。当权的人如何对待部属，部属就会如何对待当权的人。如果自己并不能推诚待人，却希望别人推诚待己，大家必然感到厌倦，绝对不会听他那一套。自己事实上并不诚心，却在口头上咬定自己诚心，大家一定从内心升起怀疑，而不再相信。必须了解：绝不可以让‘诚’、‘信’离开我们，即令是眨眼工夫；请求陛下慎重地坚持这个原则，加倍努力，不断实践。这绝对不是制造灾祸，使陛下后悔的原因！”

陆贽又说：“我听说过，仲虺（音 huǐ）赞美子天乙（商王朝一任帝成汤帝），不强调他没有过失，而强调他知错能改（《书经·仲虺之诰》：“惟王改过不吝。”）；尹吉甫歌颂姬靖（周王朝十一任王宣王），不强调他没有缺点，而强调他能弥补缺点（《诗经·烝民》：“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由此可以看出，圣人的意思十分明显，无过并不可贵，改过才可贵，因为任何人的行为，都有差错，不管他是上等智慧，或是下等愚劣，全都不可避免。智慧的人改正错误，选择善行；愚劣的人则认为过失是一种羞耻，所以明知道那是过失，仍然坚持一错到底。选择善行的，品德日益提升；坚持一错到底的，势必恶贯满盈。”

陆贽又说：“监察官员（谏官）奏报事情漏洞百出，不够周密，而又对外炫耀，自夸自大，实在谈不到忠厚，但对陛下神圣品德，并没有任何伤害。陛下如果采纳他的建议，他事先到处传播，正足以增加陛下从善如流的美誉；陛下如果拒绝采纳，又怎么能够禁止，不使它流传！”

陆贽又说：“天花乱坠，但经不起考验的话，不要听信。直率公正，不加修饰，但合情合理的话，不要放弃。讲的话使人听起来大不愉快，却脚踏实地做事，这种人并不愚昧；言语甜如蜂蜜，保证可获重利，并不证明他智高一等。凡事都要根据实际情形，考察验证，评估后果，再决定接不接受规劝、采不采纳建议，不应该注意一个人的口才，而应该注意国家的利益！”

陆贽又说：“陛下说：‘最近看到很多讨论政事的官员，内容大概都差不多一样，全是来自道听途说。’我私下认为：大家都谈论某一件事，足以说明人心的趋向，一定有可供参考的价值。同时，也应该感到它的严重性，足使政府畏惧，不应该一律唾弃，而不肯反省。陛下又说：‘略加追问，他就无言以对！’我私下认为，陛下虽问得他无言以对，并不表示他无理可说；陛下只能封他的口，不能服他的心。”

陆贽又说：“在下位的人，没有不想效忠；在上位的人，没有不想把事情办好。然而，部属深感困扰的是：领袖不能把事情办好；领袖深感困扰的是：部属不能效忠。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只因上下隔阂，无法沟通。部属的心意没有不想让领袖知道，领袖的心意也没有不想让部属了解。然而，部属最大的痛苦是心意难以让领袖知道，领袖最大的痛苦也是心意无法让部属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只因有九项障碍，屹立中间，无法排除。九项障碍者，领袖有六，部属有三。领袖方面的障碍是：一，好占



上风，总要表示高人一筹（好胜人）；二，别人规劝自己的错误，认为是一种羞辱（耻闻过）；三，强词夺理，大言不惭（骋辩给）；四，炫耀自己聪明，表示自己不同凡品（炫聪明）；五，经常端出嘴脸，展示威严（厉威严）；六，恣情任性，耍蛮斗狠，翻脸无情（恣强悻）。部属方面的障碍是：一，谄媚拍马；二，患得患失；三，畏惧怯懦。领袖好占上风，就会喜欢听赞美的话；认为被指出错误是一种羞辱，自然厌恶别人正直的谏诤；结果在下位的人只好谄媚拍马，顺着旨意说话，领袖就再也听不到报道真相的忠实声音。领袖强词夺理，往往会声色俱厉地堵别人的口；炫耀自己聪明，则一定会随时臆测别人的动机，预防别人诈欺；结果在下位的人，只好察言观色，曲意奉承，只求目前小利，再也不会竭尽所能，毫无保留地贡献意见。领袖经常端出嘴脸，自不能再有谦卑之心，去尊重别人；领袖耍蛮斗狠，自然难以承认错误、接受规劝，结果在下位的人心惊胆怕，为了逃避惩罚，即令对合情合理的事，也再不敢提出意见。帝国土地广大、人民众多，宫廷深如大海，地位高和地位低的，距离十分悬殊，包括全体小民在内，能够见到最高领袖的，亿兆人中，恐怕没有一人；即令有幸见到，而能够讨论事情的，千万人中，不见得能有一人。即令有幸和最高领袖交换意见，却又有‘九项障碍’横亘在中间。在这种情形下，上下的心意能够沟通，恐怕很难。领袖的心意不能下达，则人民困惑；人民的心意不能上达，则领袖猜疑。心存猜疑就不能接受忠心耿耿的规劝，满腹困惑就不会服从命令。部属赤胆忠心，不被肯定，就会转变成为叛逆；领袖颁布命令，受到拒抗，就会用严刑峻法制裁。在下位的人叛逆，在上位的人严刑，政府除了败坏外，还会有什么其他结果？历史上战乱的日子多，和平的日子少，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陆贽又说：“从前，赵武不善辞令，却是晋国的贤明国务官（大夫）。周勃沉默寡言，却是西汉王朝的元勋（赵武事，参考一八七年四月注；周勃不善言辞，参考前一九五年二月）。口舌伶俐、反应迅速的人，所说的事，未必可信。被驳得无词可对的人，或许只为了他虽有很多理由，而只一时难以表达。了解一个人，连伊祁放勋（尧帝）、姚重华（舜帝）都感到困难，怎么可以凭着一问一答，就把他看穿！用这种态度观察天下事物，固然失去真相；如果再因为这个缘故，而轻蔑天下知识分子，那就必然会遗漏很多英才。”

陆贽又说：“发表议论的人多，说明领袖喜欢采纳别人的意见。发表议

论的人说话顶撞冒犯，说明领袖有包容的度量。发表议论的人信口开河，说明领袖有宽恕的高贵情操。发表议论的人泄露机密，说明领袖集思广益。这些都是领袖跟干部意见能够沟通，彼此都能获益的共识。提出意见的人有封爵升官的好处，领袖采纳意见则有获得天下太平的好处；提出意见的人有正直建树的美名，领袖也有从善如流的美名。事实上，发表议论，提出意见的人，有时并不恰当，还会受到斥责，领袖采纳在下位者的意见，则无论什么时候都会享受歌颂赞扬。唯一恐惧的是：正直的议论不够深入，部属不敢畅所欲言，全国人民不知道领袖胸襟如此宽大！如果做到这一步，领袖听从规劝的美德，将永照寰宇！”

李适对以上这些建议，有些地方听从。

朔方战区（总部设灵州【宁夏灵武县】）司令官（节度使）李怀光，按兵不动，不断上疏指控卢杞等的罪恶，文武百官也纷纷斥责卢杞等，李适不得已……

十二月十九日，下诏把卢杞贬作新州（广东省新兴县）军务秘书长（司马）、白志贞（白琇珪）贬作恩州（广东省恩平市）军务秘书长（司马），赵赞贬作播州（贵州省遵义市）军务秘书长（司马）。宦官翟文秀，李适对他十分信赖，李怀光又上疏揭发他的罪状，李适只好斩翟文秀（翟文秀曾是李怀光的监军宦官，参考七七九年八月）。

十二月二十二日，李适擢升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国务院教育部祭祀司副司长（祠部员外郎）陆贽，当国务院文官部考核司司长（考功郎中）；国务院财政部财务司副司长（金部员外郎）吴通微，当国务院国防部图籍司司长（职方郎中）。

陆贽上疏辞让，说：“我刚到奉天（陕西省乾县）时，正遇上凡是随从护驾的文武官员，都擢升两级，而今，只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再次升迁（吴通微也是翰林学士），似不妥当。惩罚应先对尊贵和亲近的人，然后再对卑微和疏远的人，才可以防止犯法。赏赐应先对卑微和疏远的人，然后再对尊贵和亲近的人，功劳才不致遗漏。我建议先奖励有大功的人，再普及文武百官，那时我就不敢单独拒绝。”

李适不许。

李适在奉天（陕西省乾县）派出使节，游说脱离中央的魏王田悦、赵王王武俊、齐王李纳，承诺赦免他们的罪状，并特别加高他们的官爵，作为笼络。田悦等都秘密归降，但仍不敢公开跟冀王朱滔断绝关系，所以各

人仍然继续称王。朱滔却被蒙在鼓里，派他的虎牙将军王郢，游说田悦，指出：“从前八郎（田悦）有急难，我跟赵王（王武俊）不敢爱惜自己的性命，全力援救，幸而解除包围（有恩于人，最好是忘掉，即令不能忘掉，必须不再出口，如果不断向对方提醒这项帮助，正显示自己企图索取对方付不起的回报，会使对方有一种无论怎么都报答不完的压力，势将化友为仇。仅《通鉴》记载，朱滔已三次向田悦提醒自己对田悦恩重如山）。现在，我家太尉（三公之一）三哥（朱泚排行第三），在关中（陕西省中部）接受天命，我打算会同回纥大军（瀚海沙漠群），前往增援，想请八郎（田悦）整顿军队，跟我一起渡黄河南下，共同攻击大梁（汴州州政府所在城，河南省开封市）。”田悦心里不愿意，但又不忍心拒绝，只好答应。朱滔再派他的立法官（内史舍人）李瑄，晋见田悦，暗中评估他是否真心。田悦事实上正犹豫不决，秘密召唤扈跸讨论，武装部副部长（司武侍郎）许士则说：“朱滔曾在李怀仙手下当营门官（牙将），跟老哥朱泚，以及朱希彩，共同诛杀李怀仙，而拥护朱希彩（参考七六八年六月）；朱希彩对他们兄弟的宠爱信任，到了极点，可是朱滔又跟执行官（判官）李子瑗合作，谋杀朱希彩，拥护朱泚（参考七七二年七月）。朱泚既当了战区司令官（节度使），朱滔却劝他前去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朝见（参考七七四年七月），而自己当候补司令官（留后。参考七七五年正月），虽然表面上激励朱泚效忠中央，实际上是剥夺老哥的军权。一生中跟他同谋共事，像李子瑗之类的亲密战友，被他忘恩负义杀掉的有二十余人。而今又跟朱泚东西呼应。假使朱滔功成名就，连朱泚都不可能受他包容，何况仅是同盟的我们？朱滔做人是这个样子，大王凭什么认为他会真心待你，竟对他如此相信？他率领幽州（北京市）兵团及回纥大军，十万之众，驻扎郊外，大王出城迎接，势将被他扣留生擒。他只要把你扣留，吞并魏国军队，向南渡过黄河，跟关中（陕西省中部）互相呼应，天下之大，还有谁可以抵挡？到那时候，大王后悔已来不及。替大王设想，不如表面上痛痛快快，满口答应，迎接慰劳，都要丰厚，但在暗中严密戒备，等到最后，找一个借口，拒绝亲自会师，只派出一部分军队，随他南下。这样的话，大王对外可以维持回报大恩的美名，对内则不致因事情突变而造成灾难。”扈跸等一致赞成。

赵王王武俊听说李瑄前往魏国（首都魏州【河北省大名县】），立刻派他的法令部法务司副司长（司刑员外郎）田秀，飞马晋见田悦，用王武俊

口气对田悦说：“我从前因宰相（卢杞）处理失当，恐怕大祸临头。同时，八郎（田悦）被困在重围之中，所以跟朱滔联军营救（参考去年【七八二年】四月）。而今，天子蒙难，用恩德化解误会，我们为什么不改过自新，回归中央！难道舍弃八代天子不拥护，却去拥护朱滔（八代：一代李渊，二代李世民，三代李治，四代李显、李旦，五代李重茂、李隆基，六代李亨，七代李豫【李俶】，八代李适）！而且朱泚没有称帝的时候，朱滔跟我们都是国王，已经很瞧不起我们了，一旦他夺取到汴州（河南省开封市）、洛阳（河南省洛阳市），跟朱泚结合在一起，我们都会成为他的俘虏。八郎（田悦）千万不要跟他一同南下，最好闭城自守。我会抓住机会，联合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的军队，把他击灭。然后跟八郎（田悦）共同扫清河朔（河北平原），恢复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原官，共同侍奉天子，岂不美满！”

田悦遂决定背叛朱滔，但仍通知朱滔，强调说：“我一定追随大王南下，遵照从前的约定行事。”

十二月二十四日，朱滔率幽州（北京市）步骑兵混合兵团五万人，各将领私人部队一万余人，加上回纥军（瀚海沙漠群）三千人，从瀛州（河北省河间市）出发，浩浩荡荡南下，輜重车辆绵延四十华里。

十七、李希烈登极称帝

七八三年，淮宁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首领李希烈，攻击永平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司令官（节度使）李勉所在的汴州（河南省开封市），李希烈裹胁平民参战，搬运泥土木柴，填塞壕沟，修筑长堤，攻击城垣。李希烈对壕沟不能在时限内填平，暴跳如雷，下令把搬运土木的民夫，也填进去，称为“湿柴”（“湿柴”，使人垂泪）。

李勉坚守数月，援军不来，只好率领部众一万余人，突围投奔宋州（宣武战区总部，河南省商丘市）。

十二月二十七日，李希烈攻陷大梁（汴州州政府所在城）。滑州（河南省滑县）州长李澄献出城池，向李希烈投降；李希烈任命李澄当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兼永平战区（总部改设滑州【河南省滑县】）司令官（根据《册府元龟》〈卷一六五〉记载，李希烈攻陷汴州后不久，即挥军西攻郑州【河南省郑州市】，自武牢【河南省荥阳市西北汜水镇】以东，都被



李希烈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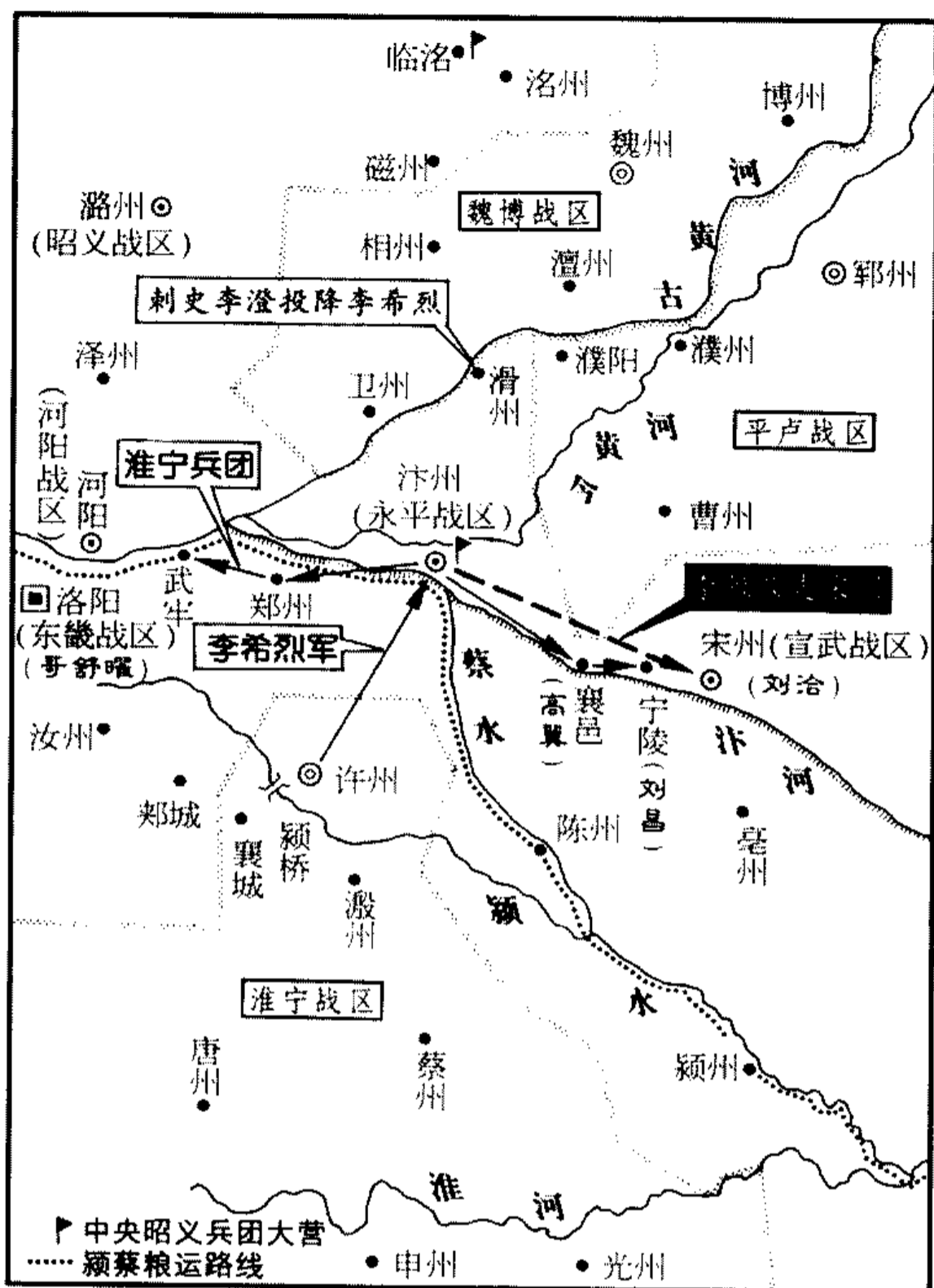
李勉上疏自请处分，李适告诉他的使节说：“我连京城（首都长安）都守不住，李勉不必不安！”待李勉跟从前一样。

宣武战区（总部设宋州【河南省商丘市】）司令官（节度使）刘洽，派将领高翼率精锐部队增援襄邑（河南省睢县），李希烈攻陷襄邑（河南省睢县），高翼投河而死。李希烈乘胜攻击宁陵（河南省宁陵县），江淮（华东地区）大为震动。淮南战区（总部设扬州【江苏省扬州市】）司令官（节度使）陈少游派参谋官温述晋见李希烈，表示归附心意，说：“我已训令濠州（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寿州（安徽省寿县）、舒州（安徽省潜山县）、庐州（安徽省合肥市），命他们解除戒备，把铠甲武器全部缴回库房，听候大帅进一步指示！”又派巡察官（巡官）赵诜（音 shēn），前往郓州（山东省东平县）结交平卢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首领李纳。

陆贄向李适建议，说：“现在，全国到处都是盗匪，圣驾流亡在外，陛下应该痛切地责备自己，使人心感动。从前，子天乙（商王朝一任帝成汤帝），因为检讨自己而兴起（《左传》〈前六八三年〉记载有臧文仲说：“妣文命、子天乙，知道检讨自己的错误，所以突然兴起。”）；半轸（楚王国十三任王昭王）因善良的言语，而得以复国（前五〇六年，吴王国远征军攻陷楚王国首都郢都【湖北省江陵县】，楚王半轸逃亡；父老们送行，半轸说：“各位请回，你们还怕没有国王！”父老们说：“我们的国王竟这样贤明！”都随他而去）。陛下如果真能不惜改过，用谦卑的措辞乞求天下人的宽恕，那么，请准许我在写诏书时，造词用语都不忌讳；我虽然愚昧，但一定体会陛下的心意，或许能使那些心怀不轨的人，接受教化。”李适同意，所以奉天（陕西省乾县）时代所颁布的诏书，即令是骄兵悍将听到，也没有人不感激流泪。

巫法师建议李适说：“国家危机四伏，应该变更点什么，顺应命运。”文武官员主张在李适的称号上，再增加一两个尊贵的字。李适询问陆贄的意见，陆贄上疏反对，大意说：“对皇帝呈献尊贵的称号，本不是古代的制度（用称号自娱，从九任帝李隆基开始，参考七三九年二月），在天下太平时期，已经不够谦卑；当全国丧乱之际，更伤害国家大政。”

陆贄又说：“嬴政（秦王朝一任帝）恩德衰败，不但称‘皇’，还要称‘帝’，‘皇’、‘帝’二字开始连用（参考前二二一年），流传到后世，昏



八世纪·七八三年十二月 淮宁李希烈夺取汴、郑二州，收降滑州

庸邪恶的君王，才加上诸如圣刘、天元之类的称号（圣刘刘欣，参考前五年八月。天元宇文贇，参考五七九年二月）。由此可以看出，政治最高领袖被轻藐或被尊重，并不在于称号。减少一些无聊的尊贵称号，正足以表示古人谦卑的美德；增加一些无聊的尊贵称号，反而会被认为自命不凡，受摇尾分子摆弄，招来讥讽。”

陆贄又说：“如果一定要采纳巫法师的意见，我盼望略作改变，与其增加新的尊贵称号而丧失民心，还不如取消旧的尊贵称号，反应上天神祇的告诫。”

李适听从陆贄的建议：只下令把明年（七八四）的年号改作兴元。

李适曾经把立法院（中书）撰写的大赦令草稿，拿给陆贄过目，陆贄



上疏说：“言语文字感动人，力量本已很弱；如果言语文字又不够恳切，谁会放到心上？皇上今后发布的诏书，必须有深刻的悔过之意，和无限的自责之情，改正过失，疏导苦闷，使每个人都能满足，怎么会有不接受的人！我所建议的应立刻改革事项，另写一张纸上，随奏章一起呈报。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值得忧虑的事，所以，我确切地认为：知道错误不难，改正错误才难。说好话不难，做好事才难。假使大赦令文字再感人，而只停顿于知道错误和说好话层面，那么，我盼望陛下考虑去做更难的事。”李适同意。

七八四年，春季，正月一日，唐帝（十二任德宗）李适（本年四十三岁。适，音 kuò），赦免天下（距离上一次大赦，已整整四年。参考七八〇年正月），改年号兴元。下诏说：

“使社会秩序纳入正规，以及振兴教育、推广文化，必须诚心诚意地忘记自己，帮助别人，不吝嗇改正自己的过失。我自从继承皇位，登上宝座，统治万邦，而竟使京师（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失守，皇家流亡。由于我不能以身作则，引起一连串灾难，后悔已来不及。我时时反省自己的错误，但也把瞻望放到未来。在此坦白地表达心声，昭告全国军民。

“我一直恐怕我的品德浅薄，没有资格继承祖先的帝国大业，所以从来不敢怠惰荒废。然而，我生长在深宫之中，对治理国家的繁杂事务，并不十分了解，时间一久，成为习惯，沉溺至深而自己却没有警觉，以致一味追求享乐、忘记危险，不了解农夫耕田种桑的艰难，不体恤士卒出征作战的悲苦，皇家深厚的恩德到不了下层，下层艰难的民情到不了我这里，渠道既然阻塞，感情更是隔阂，人们充满怀疑猜忌，自会心生反抗。

“然而，我却不知道自我检讨，反而征调各地武装部队，四方出军讨伐，粮饷都来自千里之外，更强夺民间的车辆马匹，无论远近，民怨沸腾，壮士纷纷离家，老少含悲送行，全国人民，筋疲力尽。出征士卒们有的一天之中，跟敌人作数次肉搏战斗；有的一连几年，不脱铠甲；祖宗的祭祀无人做主，父母妻子无人依靠。死者枉死，生者流离失所，怨恨之气，日积月累。

“征调不停，田园多半荒芜，政府用严厉的法令横征暴敛，人民不堪勒索，以致织布机上空无一物，有的辗转饿死水沟山谷，有的哭别家乡，逃亡远地，街巷一空，城镇化成废墟，看不见人烟。上天给我惩罚，我却不能及时醒悟，全国人民都在怨恨，我却毫不知情。以致激起祸乱，首都长安兵变，社会秩序破坏，皇家祖庙受惊，我对上连累祖先，对下辜负人民，

沉痛羞愧，罪恶在我一人，内心不安，永远哀悼，如同身陷深渊幽谷。自今以后，所有奏章，不准再提‘圣神文武’（李适的称号，参考七八〇年正月）。

“李希烈（淮宁【总部汴州】首领）、田悦（魏博【总部魏州】首领）、王武俊（恒冀【总部恒州】首领）、李纳（平卢【总部郟州】首领）等，过去都功在国家，各守重镇，维持一方治安。是我处理不当，以致引起他们怀疑恐惧，都因为在上位的不依照正道，在下位的才受到伤害，我简直不像是一个君王，他们又有什么责任？现在，包括他们所属的将领士卒在内，待他们一律跟从前一样。朱滔（卢龙【总部幽州】首领）虽然受朱泚牵连，但南北两地，相距遥远，一定不会同谋，念及朱滔往日的功劳，自当特别宽恕，如果能效忠中央，准许他改过自新。

“朱泚违反天理，颠倒伦常，篡夺政权，侵犯皇家祖宗坟墓，思之痛心，不忍形诸言辞。伤害皇家祖宗太重，我不敢赦免，但他所裹胁的将领士卒，以及官员人民，在中央大军还没有反攻京师（首都长安）之前，如果抛弃叛徒，回归政府，以及个别行动，投奔他所属的战区或所属的军事基地，也一律依照条例赦免。

“各战区、各军基地派到奉天（陕西省乾县），以及参与收复京师（首都长安）勤王大军的特遣兵团，都名‘奉天定难功臣’，他们应缴的‘交易税’（除陌钱）、‘房屋捐’（间架税），以及竹税、木税、茶税、漆税、盐铁专卖税等，全部停止征收（各种税项，参考去年【七八三】六月五日）。”

大赦令颁布后，全国人心欢腾。李适还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后的明年（七八五），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司令官（节度使）李抱真（安抱真）到京师（首都长安）朝见，告诉李适说：“山东（崤山以东）宣布大赦令的时候，士卒们都感动得流泪，人心如此，我就知道盗贼非被消灭不可。”

秦帝朱泚（首都长安）把国号秦再改做汉，自称汉元天皇，改年号天皇。

赵王王武俊、魏王田悦、齐王李纳，看到李适的大赦令，都撤销王号，恢复原来官称，上疏请求宽恕。只有淮宁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首领李希烈，仗恃自己军力强大，财富充实，拒绝接受，并积极筹备登极大典。派人向太子太师（太子三师之一）颜真卿询问礼节仪式。颜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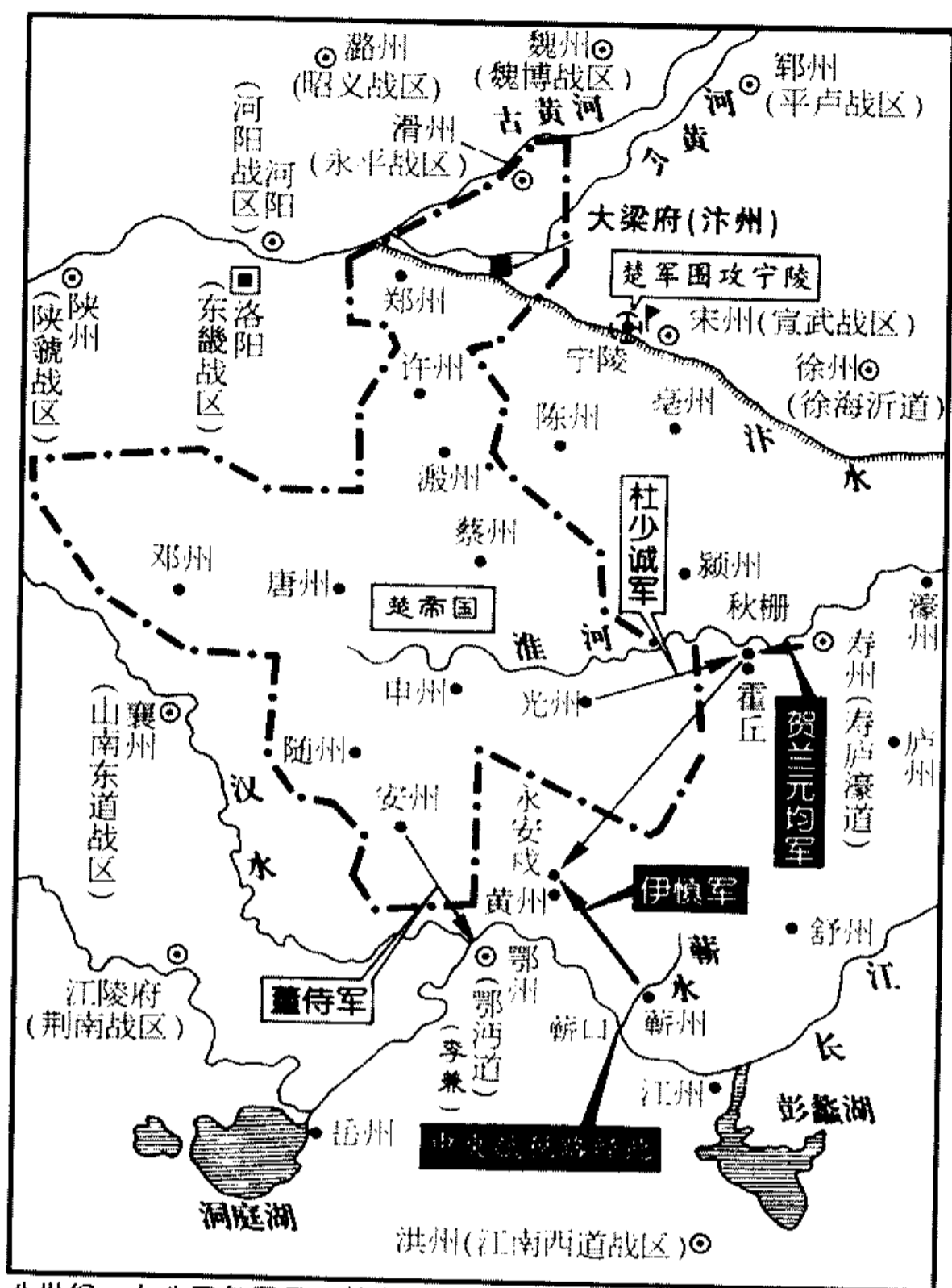




卿回答说：“我曾经当过礼仪官，所记的都是封国国君朝见天子的礼节仪式！”

李希烈终于登极称帝，国号大楚，改年号武成，设立文武百官，命他的亲信郑贲当最高监督长（侍中），孙广当最高立法长（中书令），李缓、李元平一同当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定都汴州（河南省开封市），设置首都大梁特别市（大梁府），把辖区分做四个战区，设立四个战区司令官（节度使。此时，楚帝国版图有十二州：首都汴州【大梁府】、滑州【河南省滑县】、郑州【河南省郑州市】、许州【河南省许昌市】、潞州【河南省郾城县】、蔡州【河南省汝南县】、邓州【河南省邓州市】、唐州【河南省泌阳市】、申州【河南省信阳市】、光州【河南省潢川县】、随州【湖北省随州市】、安州【湖北省安陆市】）。李希烈派将领辛景臻告诉颜真卿说：“你既不肯屈服，就应该引火自焚！”把木柴堆到庭院里，上面浇灌膏油，点火燃烧，颜真卿向火堆奔去，辛景臻急忙阻止。

李希烈又派他的将领杨峰，携带赦免诏书，送给淮南战区（总部设扬州【江苏省扬州市】）司令官（节度使）陈少游，及寿州（安徽省寿县）州长张建封。张建封逮捕杨峰，绑到各军营示众，在街上腰斩；陈少游听到，心中恐惧。张建封把陈少游跟李希烈来往情形，奏报唐帝李适，李适对张建封的忠心大为欢喜，擢升他当濠州（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寿州（安徽省寿县）、庐州（安徽省合肥市）三州民兵总司令官（都团练使。三州自淮南战区【总部扬州】划出）。李希烈任命部将杜少诚当淮南战区司令官（节度使），派他率步骑兵万余人，先夺取寿州（安徽省寿县），然后前往江都（扬州州政府所在城。杜少诚应自光州【河南省潢川县】出军）。张建封派部将贺兰元均（贺兰，复姓）、邵怡，驻守霍丘（安徽省霍丘县）、秋栅（霍丘县北）；杜少诚无法攻破，于是南下攻击蕲州（湖北省蕲春县）、黄州（湖北省新洲县），打算切断长江交通。当时，李适命全国财政总监（度支使）包佶亲自抢运江淮（华东地区）赋税，逆长江而上，送到皇帝所在地（奉天，陕西省乾县）；运到蕲口（湖北省蕲春县西南，蕲水注入长江处），正巧遇上杜少诚进军。江南西道战区（总部设洪州【江西省南昌市】）司令官（节度使）曹王李皋派蕲州（湖北省蕲春县）州长伊慎，率军七千人阻截抵抗，在永安戍（新洲县北）会战，大破杜少诚军，杜少诚仅逃出一命，伊慎格杀一万人，包佶粮运才得以继进。稍后，包佶晋见李适，具体奏报陈少游强夺财赋捐税事件（参考去年【七八三】



八世纪·七八四年正月 楚帝国南下扩张失败

十一月)，陈少游更是恐惧，向民间横征暴敛，用以补足偿还。

李希烈认为夏口（湖北省武汉市）是长江上游重要军事重地，派他的勇将董侍，招募敢死队七千人，袭击鄂州（鄂州州政府设夏口。董侍应自安州【湖北省安陆市】出军），州长李兼下令收起军旗，停敲战鼓，关闭城门，严阵以待。董侍激烈围攻，把城外民房的木材拆下来，纵火烧毁城门。李兼率军出城应战，大破董侍军。李适擢升李兼当鄂州（湖北省武汉市）、岳州（湖南省岳阳市）、沔州（湖北省武汉市汉水南岸）民兵总司令官（都团练使）。于是，李希烈东方畏惧曹王李皋、南方畏惧李兼，不敢再有夺取江淮（华东地区）的企图。

汉帝朱泚（首都长安）的皇太弟、冀王朱滔，率军自瀛州（河北省河

间市)南下,进入恒冀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首领王武俊欢宴饮酒,大肆犒劳。进入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首领田悦的供应更加倍丰厚,请安问候的使节,在路上前后相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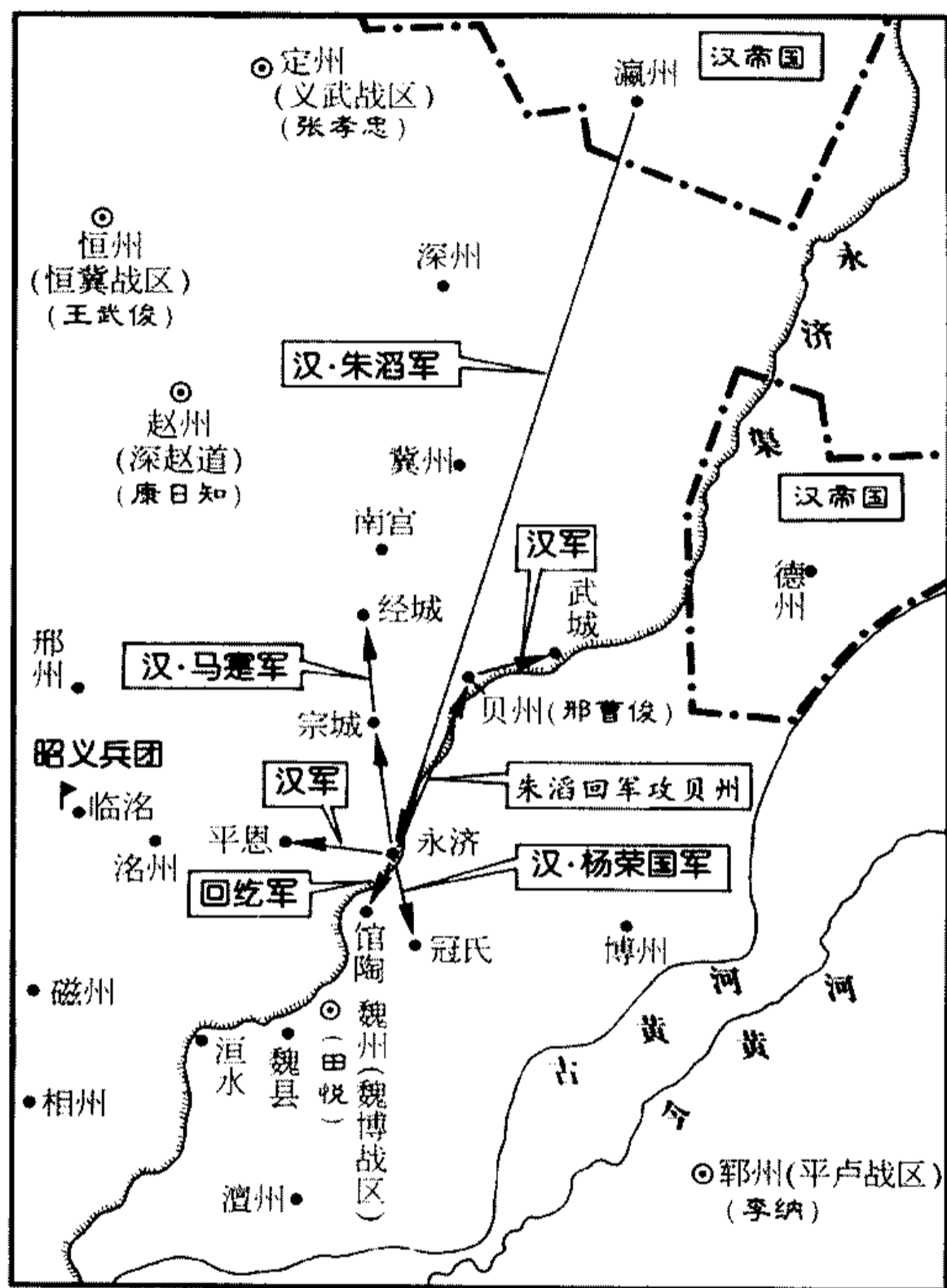
正月五日,朱滔抵达永济(河北省馆陶县东北),派虎牙将军王郢晋见田悦,约定在馆陶(河北省馆陶县)见面,联军南渡黄河。田悦接见王郢,说:“我十分愿意陪伴五哥(朱滔)南下,可是就在昨天,将要开拔的时候,将士们全副武装备战,不准我出营,还警告说:‘我们的军队最近才被击败(应指前年【七八二】四月御河之役),经过一年余的战争,粮食辘重,消耗一空。现在,将士们都免不了挨饥受冻,怎能把全部兵力,投入远征战场!大王每天亲自慰问安抚,还不能使人心安定,如果离开城池,恐怕早上出去,晚上就有变化。’我决不敢有二心,只是将士这样坚持,也无可奈何!已命孟佑率领步骑兵五千人,完成备战,追随五哥(朱滔),聊供砍柴牧马之用!”同时派教化部副部长(司礼侍郎)裴抗等,前往晋见朱滔,请求谅解。朱滔听到后,暴跳如雷,吼叫说:“田悦这个叛贼,从前,你身陷重围,性命像悬挂在头发上一样,使我上叛天子,下背兄长,出动大军,日夜不停地奔驰,前来解围(参考前年【七八二】六月),幸而保住不死,你又自愿把贝州(河北省清河县)割让给我,我坚决辞让,不肯接受,又要拥护我当天子,我也坚决辞让,不肯接受(参考前年【七八二】十一月一日)。而今忘恩负义,害得我迢迢千里,来到这里,竟编出一套说辞,连面都不肯见。”当天(正月五日),就派武装部部长(司武尚书)马寔,攻击宗城(河北省威县东)、经城(河北省威县北经镇);另派大将杨荣国(参考前年【七八二】闰正月)攻击冠氏(山东省冠县);全都攻克。又纵容回纥军(瀚海沙漠群)大掠馆陶(河北省馆陶县)驿马车站里的帘帐、用具、车辆、牛只等,然后撤退。田悦紧闭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城门固守。

正月十日,朱滔遣送裴抗等回去,派军队及行政官,分别进驻平恩(河北省曲周县东南)、永济(河北省馆陶县东北)。

十八、唐政府向吐蕃乞师

七八四年,朱滔率军北上,包围贝州(河北省清河县),决河水灌城,州长邢曹俊登城守卫。朱滔放纵范阳(北京市)兵团及回纥军(瀚海沙漠

群)，到附近各县，大肆奸杀烧掠；又攻陷武城（山东省武城县西南城关镇），连同早已占领的德州（山东省陵县）及棣州（山东省惠民县），命令他们供应军粮（朱滔夺取德、棣二州，参考前年【七八二】四月六日）。又派马寔率步骑兵五千人，进驻冠氏（山东省冠县），逼近魏州（河北省大名县）。



八世纪·七八四年正月 魏博田悦叛朱滔，朱滔回军围贝州

李适在行宫（奉天，陕西省乾县）四周走廊上，堆积各地方政府进贡的财物，挂牌注明：“琼林、大盈库”（二库，参考去年【七八三】十月三日）。国务院文官部考核司长（考功郎中）陆贽，认为战场上立功的将士们，还没有赏赐，而最高领袖先自己设立私人金库，士卒们一定怨恨失望，丧失斗志。遂上疏规劝，大略说：“天子就是上帝，四海之内，任何一个地





方，都是天子的家园；为什么要抛弃这么广阔的世界，而去为自己聚积财物！降低自己尊贵的天子身份，而去当一个仓库管理员！屈辱国家元首的尊严，像一个小民似的斤斤计较手头的一点钱财。既违法理，又失人心；既引诱邪念，又聚集灾害。用这种态度处理事情，岂不过分！”

陆贽又说：“不久以前，皇家禁卫军初临此地（不敢指明李适逃亡此地，用“禁卫军初临”代替），物资十分缺乏，既要抵御匪徒，又要防守城池，日夜不得休息，将近五十天之久，饥寒交加，死伤相连，然而同心协力，终于渡过难关。由于陛下不贪图自己的享受，待人办事，没有私心，放弃享乐而跟士卒同苦，断绝美味而分送给有功的将士。只因深受感动，所以用不着严刑峻法，而人心不变；只因库藏已空，所以虽没有优厚的赏赐，而人心不怨。而今，围城已经解除，衣食已经丰富，谣言、牢骚、诽谤，随之而起，且愈演愈烈，士气渐渐受到打击，正由于军人武夫，都贪功好利，灾难时跟他们一同过忧患生活，欢乐时他们却希望有福同享！假定陛下不能减少物质上的追求，他们怎么能不怨恨！”

陆贽又说：“陛下如果常想到身陷重围时的苦难，回顾往日升平时随心所欲的放纵生活，因而自我警惕，最好是下令把二库所有的财物，全部赏赐给有功的将士。而且以后，每次接到进贡的金银财宝，都应先赏军队！这样做的话，祸乱一定平息，逆贼一定消灭。然后轻松安闲地乘坐六马御车，重返京师（首都长安）。以天子尊贵的身价，怎么还担心贫穷！这正是散身边小财，而聚天下大财，损失小利，而取得大利的手段。”

李适立即下令，命人把牌子取下（仅只把牌子取下而已，钱财固仍囤积原地，但这也算是“纳谏”之一）。

宰相萧复曾经向李适建议说：“自从天下大乱，宦官很多被派出担任‘监军’，仗恃领袖对他们的信任宠爱，横行霸道，无所不为（唐王朝派宦官监军，在九任帝李隆基时，就已开始，参考七三七年三月；但把监军一职制度化的，却是十任帝李亨）。这种人只应该管理宫里的事，不应该交给他们军权，干涉国家大政。”李适大不高兴。萧复又曾向李适警告说：“陛下登极不久，神圣的恩德，就普及天下。然而，自从杨炎、卢杞当权以来，政治混乱，以致落得今天下场。陛下如果真的能改变心意，我怎敢不竭尽心力。假如希望我因循顺服，只求平安，我实在办不到。”之前，有一次，萧复和卢杞一同奏事，卢杞顺着李适的话说，萧复板起面孔说：“卢杞胡说八道！”李适愣在那里，退朝之后，对左右侍从说：“萧复瞧不起我！”

正月十六日，派萧复当山南东、山南西、荆南、湖南、淮南、江西、鄂岳、镇海、福建、岭南等战区道慰劳安抚特使（宣慰安抚使），实际上，是疏远他。不久，另一宰相刘从一，以及一些中央官员，纷纷上疏请求把萧复留在京师（流亡首都奉天）。李适对陆贽说：“我考虑到，自从播迁以来，江淮（华东地区）遥远，有些事情，传闻跟事实可能不符，打算派重要高官前去安抚慰劳，曾经跟宰相和官员们谈过，都认为恰当。可是，今天却反复无常到这个样子，几天以来，我一直闷闷不乐。莫非是萧复后悔，不肯前去，发动他们上疏？你了解萧复这个人，他不打算前去，那么，他打算干什么？”

陆贽上疏说：“萧复刻苦自修，砥砺品德，只知洁身自好，忠贞报国，行事显然有不周到的地方，但他的人格我可以保证！至于轻率狡诈到如此地步，他绝对不会去做。即令萧复希望留下，刘从一又怎么会听他的！既然出现矛盾现象，我建议陛下就应公开而明确地向他提出质问，听他解释。如果萧复想借机另有请求，刘从一又怎么会为他隐瞒！如果刘从一有他的道理，则陛下就不应再疑心萧复。陛下为什么怕把真相探讨清楚，而一直闷在心里？查明事实，就不致困惑不安，给他辩护机会，就不致使人蒙冤。人生最大的惨痛是先被肯定诈欺却不准说明真相，最刻毒的冤枉是先被肯定犯罪而不准他解释内情。于是，‘真’、‘伪’相混，‘忠’、‘奸’不分。这是领袖驾驭干部最主要的关键，请陛下特别留意。”

但李适并没有进一步追查。

正月十九日，李适任命王武俊当恒冀深赵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

正月二十日，加授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司令官（节度使）李抱真（安抱真）、义武战区（总部设定州【河北省定州市】）司令官（节度使）张孝忠，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

正月二十四日，加授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田悦；摄理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检校左仆射，使相）；擢升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樊泽，当本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前任深赵道（首府设赵州【河北省赵县】）行政长官（观察使）康日知，当同州（陕西省大荔县）州长，兼奉诚战区（总部同州）司令官（节度使。中央把赵州划给王武俊，以讨他欢心，所以把康日知调离；于同州【陕西省大荔县】设置奉诚战区，以安置

康日知)；调曹州(山东省定陶县)州长李纳，当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州长，兼平卢战区(总部郓州)司令官(节度使。前任司令官李正己【李怀玉】逝世时，李纳任曹州州长，中央一直不肯承认其继承地位)。

正月二十六日，任命宣武战区(总部设宋州【河南省商丘市】)司令官(节度使)刘洽，当汴、滑、宋、亳各州副总指战官(都统副使)，代理总指战官(知都统事。汴、滑二州已沦陷楚帝国)。原总指战官(都统)李勉，把麾下所有军队，全部交给刘洽(李勉失守汴州【河南省开封市】事，参考去年【七八三】十二月)。

二月七日，李适下诏追赠段秀实官位：太尉(三公之一)，谥号忠烈，优厚地抚恤他的家属(段秀实死难事，参考去年【七八三】十月七日)。

当时，贾隐林已经逝世，追赠官位：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左仆射)；褒扬他直率的批评(奉天【陕西省乾县】解围后，贾隐林直言，参考去年【七八三】十一月)。

楚帝李希烈(首都汴州【河南省开封市】)亲率大军五万人，包围宁陵(河南省宁陵县)，决河水灌城，濮州(山东省鄄城县)州长刘昌，率三千人防守(刘昌原率宣武兵团，围攻平卢战区【总部郓州】的濮阳【河南省濮阳市】，遂兼任濮州州长。京师【首都长安】陷落后，宣武兵团返回本战区)。楚政府所属滑州(河南省滑县)州长李澄，秘密派人向唐政府接洽反正(李澄事，参考去年【七八三】十二月)。李适承诺让他当汴滑战区司令官(节度使)。但李澄表面仍尊奉李希烈。李希烈怀疑发生变化，派养子六百人进驻白马(滑州州政府所在县，河南省滑县)，征召李澄联军攻击宁陵(河南省宁陵县)。李澄抵达石柱(滑县南)，教他的士卒假装受到惊恐，燃火烧营，一哄而散，又暗中鼓励李希烈那些养子们抢劫，然后把他们逮捕，全部斩首，奏报李希烈，李希烈对他无法责备。

刘昌固守宁陵(河南省宁陵县)，苦战四十五日，没有脱过铠甲。镇海战区(总部设润州【江苏省镇江市】)司令官(节度使)韩滉，派部将王栖曜，率军增援刘洽(宣武【总部宋州】司令官)，抵抗李希烈；王栖曜率强弓部队数千人，游泳渡过汴水，在夜色掩护下，进入宁陵城。第二天，在城墙上发箭，射到李希烈所住的营帐中，李希烈大吃一惊，说：“宣州(安徽省宣州市)、润州(江苏省镇江市)的弓箭手到了！”遂解围撤退。

汉帝朱泚自奉天(陕西省乾县)败回后，唐政府神策军特遣兵团司令官(神策军行营节度使)李晟(音 shèng)，就计划夺回首都长安(陕西

省西安市)。汝郑地区援军司令(汝郑应援使)刘德信(参考去年【七八三】十月),去年(七八三)跟李晟同时驻东渭桥(陕西省高陵县南),不听李晟指挥。李晟趁刘德信前来军营的机会,责备他沪涧(河南省郟县西)之役失败(参考去年【七八三】九月)的责任,及所经过地方抢劫的罪行,斩首;率数名骑兵,飞马进入刘德信军营,对士卒安抚慰劳,没有一个人敢反抗,遂把他们纳入自己军令系统,声威越发强大。

朔方战区(总部设灵州【宁夏灵武县】)司令官(节度使)李怀光,既然胁迫李适驱逐卢杞等(参考去年【七八三】十二月),知道自己已经开罪皇帝,内心不安,遂决定采取激烈行动,使李适以后永没有报复机会。同时又厌恶李晟独当一面,位高权重,唯恐怕他收复京师(首都长安),建立大功,于是上疏请求跟李晟军合并,李适下诏允许。李晟跟李怀光在咸阳(陕西省咸阳市)西陈涛斜(咸阳市东)会师,营垒还没有筑成,汉政府军大量涌到,李晟告诉李怀光说:“盗匪如果固守皇家林园及皇宫城池,或许可以长期地拖延时间,不容易攻克。现在他们的主力竟然离开巢穴,出来挑战,这可是上天把盗匪赏赐给你,机会不可丧失。”李怀光说:“军队刚刚抵达,马没有吃草,人没有吃饭,怎么可以立即应战!”李晟不得已,只好进入营垒。李晟每次跟李怀光一同出战,李怀光士卒总是掠夺民间牛马,只神策军纪律严明,秋毫不犯。李怀光的朔方兵团厌恶他们跟自己不一样,总是分一部分掠物给神策军士卒,神策军士卒始终不敢接受。

李怀光进驻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好几个月,逗留延迟,不肯前进。李适不断派宦官催促行动,李怀光每次都推辞说:“士卒身心过度疲劳,暂时休养,等待机会。”各将领不断劝他进攻长安(汉政府,陕西省西安市),李怀光都不接受,后来更秘密跟汉帝朱泚来往,事迹相当明显。李晟不断上疏警告说:李怀光可能叛变,深恐神策军被朔方兵团并吞,请求重回东渭桥(陕西省高陵县南)。但李适仍希望李怀光改变主意,出动他的兵力,于是把李晟的奏章留在案头,不交下处理。

李怀光打算使发动攻击的日期,尽量后延,并且,更打算激怒各军,于是上疏奏称:“各军所得到的赏赐,都很菲薄,只神策军特别优厚,厚薄不均,军心不平,无法驱使他们作战!”李适知道政府的财力艰难,如果大家都提升到神策军的待遇,政府根本没有物资供应,可是,如不这样,既怕李怀光不高兴,又怕各军怨愤,遂派陆贽前往李怀光军营,安抚慰劳,并召唤李晟前来参加军事会议。李怀光打算逼使李晟自己提出减少待遇,





使他丧失军心，阻挠他立功，就说：“将士们一样地作战，却发不一样的粮饷，怎么能使他们同心协力？”陆贄没有回答，只向李晟频频回顾。李晟说：“你是统帅，可以发号施令，我只是一个部队的带兵官，接受指挥而已，至于粮饷服装应该增加，或应该减少，请大帅自行裁决！”李怀光沉默不说话，但又不肯自己下令削减神策军的待遇，事情遂告结束。

当时，李适派皇家图书院院长（秘书监）崔汉衡，前往吐蕃王国（首都逻些城【西藏拉萨市】）请求出兵助战，吐蕃大宰相尚结赞说：“依照我国规定，邻国友邦要求我国出兵时，一定要他们的武装部队统帅明白表示同意才行，而今，诏书上没有李怀光的签名，所以不敢动员。”李适命陆贄游说李怀光，李怀光坚决反对，说：“如果攻克京城（首都长安），吐蕃军一定大肆奸杀烧掠，谁能阻挡？这是第一害。以前，圣旨指示，招募的士卒如果攻克京师（首都长安），每人赏钱一百串，吐蕃军五万人，如果要求依照圣旨赏赐，我们从哪里弄五百万串钱？这是第二害。蛮虏军队（吐蕃军）虽然跟唐朝军队会师，但他们一定不会担任前锋，领先进攻，势将仅只进入作战状态，用来自保，观察战争情况，政府军胜他们就分功劳，政府军败他们就一走了之，诡诈狡狴，不可亲近信任，这是第三害。”始终不肯在诏书上签名，尚结赞也拒绝出兵。

陆贄从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回到奉天（陕西省乾县），上疏说：“叛徒朱泚等聚集皇家林苑，坐在那里等候诛杀，威势已尽，外援已绝，苟延残喘，过一天算一天。李怀光统御政府大军，乘战胜余威（醴泉之役），军心振奋，如果能擂动战鼓，挥军讨伐，易如摧枯拉朽，可是盗匪逃奔不追赶，休兵太久不出击，各军统帅每次打算前进，李怀光总有种种理由，加以阻止。这种事情，实在难以理解。陛下为了顾全大局，对他处处委屈保护，接受他的请求。可是观察他的行为，似乎未必会感恩图报。如果不另行设法，慢慢加强控制，而只苟且偷安，最后恐怕会发生难以预测的变化。势态万分紧急，决不可以把它看得太容易，认为只是一桩普通事件。现在，李晟上疏请求移驻东渭桥（陕西省高陵县南），正巧遇上我奉命前往安抚慰问，李怀光有次偶尔谈到这件事，我遂乘机探听他的口气，李怀光说：‘李晟既然想调到别的地方，我也不一定非靠他不可。’我仍恐怕他会后悔，就赞美他的军队战斗力强大。李怀光自我膨胀，反而对李晟有点瞧不上眼。我又若无其事，好像心不在焉地问：‘我回到行宫，皇上问我这件事是否可做，不知你如何决定？’李怀光既然夸下海口，不能半途更改，于是说：

‘只要皇上有命令，他去哪里都可以。’我跟他反复叮咛，并不是话没有说清楚，而是把他套牢，使他即令打算后悔，也说不出口。请把李晟的奏章交给立法院（中书），下诏批准。另外再给李怀光一件亲手书写的诏书，告诉他批准李晟调动军队的理由，大意说：‘前些时接到李晟的奏章，请求移驻东渭桥（陕西省高陵县南），借以分散盗匪的兵力，我本来打算交给你，由你讨论决定，正巧陆贽回来奏报，说曾向你提到这件事，你表示把他调走也没有关系，所以允许李晟的请求。’这样的话，措辞婉转，而理由正当，合情合法，是非十分明显，他即令心怀二意，也无法怨恨。”李适接受。

十九、李怀光叛

七八四年，李晟在严密戒备中自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开拔，回到原阵地东渭桥（陕西省高陵县南）。当时，鄜坊战区（总部设鄜州【陕西省富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建徽、神策军特遣兵团司令官（跟李晟同一官位）杨惠元，仍跟李怀光的军营相连，陆贽再上疏说：

“李怀光的直属部队，足以击败盗匪；原地逗留，不肯进军，或许有他的理由。正因为兵力太强，所以不需要友军协助。最近加派李晟、李建徽、杨惠元三位司令官（节度使）的大军，纳入他的指挥系统，对克敌制胜没有帮助，反而容易发生摩擦，惹是生非。为什么？四个兵团的营垒密密相连，而四个兵团的司令官却各有各的想法，论实力则高低悬殊（李怀光的朔方兵团最强），论官职则各有独立系统，谁也管不了谁（四人都是司令官【节度使】）。李怀光对李晟等的兵力弱小，官位低微，却不太接受他的命令，感到愤怒；李晟等则怀疑李怀光培养盗匪，包藏祸心，对自己动不动就欺凌压制，感到怨恨。平时互相防备对方的陷害诽谤，战时又怕对方抢夺自己的功劳。意见不合而不能和睦，结果一定积怨成仇；同住在一个空间里，不可能平安无事。强梁的一方作恶太多，终必灭亡；弱小的一方情势危急，势将先行翻覆。无论是灭亡或翻覆，不久就会看到。旧的盗匪还没有削平，新的灾难又要发生，忧愁叹息，此心如焚。最高的策略是在灾难还没有来临时，就先把它消除，其次的策略是，在灾难刚刚萌芽时，就设法补救。而今事情已露出端倪，祸患就要爆发，如果因循苟且，不去处理，如何平定这场混乱！李晟看到情形不对劲，担心突变，已请求调防；



留下李建徽、杨惠元，情势更为孤立衰弱，不可避免地将被李怀光并吞，将来即令有再好的谋略，恐怕他们也无法自救。能够救他们的，只有现在当机立断，趁李晟自请调动的时候，陛下不妨命两军跟李晟会师，一同出发，只要宣称：‘李晟军队一向单薄，恐怕受到朱泚截击，需要这两支人马支持。’并且，先派秘密使节通知两军，要他们暗中整装，诏书到达当天，即行拔营启程，李怀光心里虽然不愿意，也无法阻止。这就是古人使用过的先发制人、迅雷不及掩耳的策略。劝架不可以不保持一点距离，救火不可以不迅速行动。所有情理已经说尽，请陛下载夺。”

李适不能接受，说：“你的分析十分周全，然而，李晟调动，李怀光不可能没有抱怨，如果更调李建徽、杨惠元东投李晟，恐怕会惹起口舌，反而难以化解，不妨再等十天再说。”

二月二十日，命王武俊（恒冀【总部恒州】司令官）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并兼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打算命他北伐朱滔）。

李晟上疏指出：“李怀光叛逆的罪状，已明显地呈现，无论哪一天爆发，行宫方面都需要早加防备，通往蜀中（四川省中部）、汉中（陕西省南部）的道路，应防切断。我建议命我的部将赵光铤等，分别当洋州（陕西省洋县）、利州（四川省广元市）、剑州（四川省剑阁县）三州州长，各率军五百人，加强戒备。”李适犹豫不能决定，反而打算御驾亲征，率禁军前去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对外声称安抚慰劳前线军队，事实上是督促各将领向朱泚出动攻击。有人警告李怀光说：“这可是刘邦出巡云梦（湖北省安陆市南）的阴谋（参考前二〇一年十月）！”李怀光大为恐惧。叛变的意志更为坚决。

李适出发的日期将到，李怀光的言辞越发傲慢，但李适仍疑心有人从中挑拨。

二月二十三日，加授李怀光中央官位：太尉（三公之一），增加采邑的实封户口，赏赐给他“免死铁券”，派神策军右翼作战司令（右兵马使）李卞等，前往传达皇帝的旨意。李怀光在他们面前，把铁券掷到地上，说：“圣人已经疑心我了（唐王朝时，子对父，臣对君，都称“圣人”），俗话说：‘人要叛，赐铁券！’我并不要叛，却赏赐铁券，是逼我非叛不可。”态度和语气，十分嚣张。朔方战区特遣兵团左翼作战司令（左兵马使）张名振，在军营大门呼喊说：“太尉（李怀光）眼睁睁看着盗匪逃走而不准

追击，对待皇上的使节又这么蛮横无礼，难道真的要反？比泰山还要高的功劳，一下子毁弃，自找满门屠灭的大祸，却让别人用它取得荣华富贵，有什么意义？我今天拼着一死，也要反对到底！”李怀光听到消息，对他说：“我不叛变，只因盗匪势力实在强大，必须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又强调说：“皇帝住的地方，都要有城池。”调派士卒修筑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城墙，不久，李怀光把总部迁到城里。张名振说：“前几天你说不反，而今移驻咸阳，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不进攻长安（陕西省西安市），诛杀朱泚，博取富贵，班师回到邠州（陕西省彬县）！”李怀光大怒，说：“你的神经已经错乱！”命左右把张名振带走，扼死。

右翼攻击司令（右武锋兵马使）石演芬，本是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少数民族，李怀光收做养子。李怀光暗中跟朱泚互通消息，石演芬派他的朋友郜成义前去皇帝所在地（奉天·陕西省乾县）向中央检举，请求罢黜李怀光总指战官（都统）职务。郜成义到达奉天（陕西省乾县），却先告诉李怀光的儿子李璀（音cuǐ），李璀秘密告诉老爹，李怀光召见石演芬，责备说：“我把你当做儿子，你怎么想破灭我全家？你忘恩负义，今天一死，可心甘情愿！”石演芬说：“天子把你当做手臂，你把我当做心腹，你可以辜负天子，我怎么不可以辜负你？我是少数民族，不能三心二意，只知道服从皇上，没有叛徒的恶名，一死也心甘情愿。”李怀光命左右侍从把他身上的肉，片片割下吞食，大家异口同声说：“他是忠臣义士，应使他快死！”用刀砍断他的咽喉离去。

李卞等返回奉天（陕西省乾县），告诉李适有关李怀光傲慢的情形，李适才下令戒严，随从官员都秘密准备行装，等待事情发生时应变。

二月二十四日，李适擢升李晟当河中同绛战区（总部设河中府【山西省永济市】）司令官（节度使。河中战区原属李怀光管辖，如今李怀光叛变，遂改授李晟）；李适仍认为太薄。

二月二十五日，命李晟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胡三省注：李适在患难时，擢升人好像要抱到膝上；患难过去后，排斥人好像要推入深海。）

李适准备逃往梁州（陕西省汉中市）；山南西道战区（总部设梁州【陕西省汉中市】）司令官（节度使）盐亭（四川省盐亭县）人严震听到消息，派使节到奉天（陕西省乾县）迎接御驾，又派大将张用诚率军五千人进驻周至（陕西省周至县），保护中途安全。张用诚受李怀光的引诱，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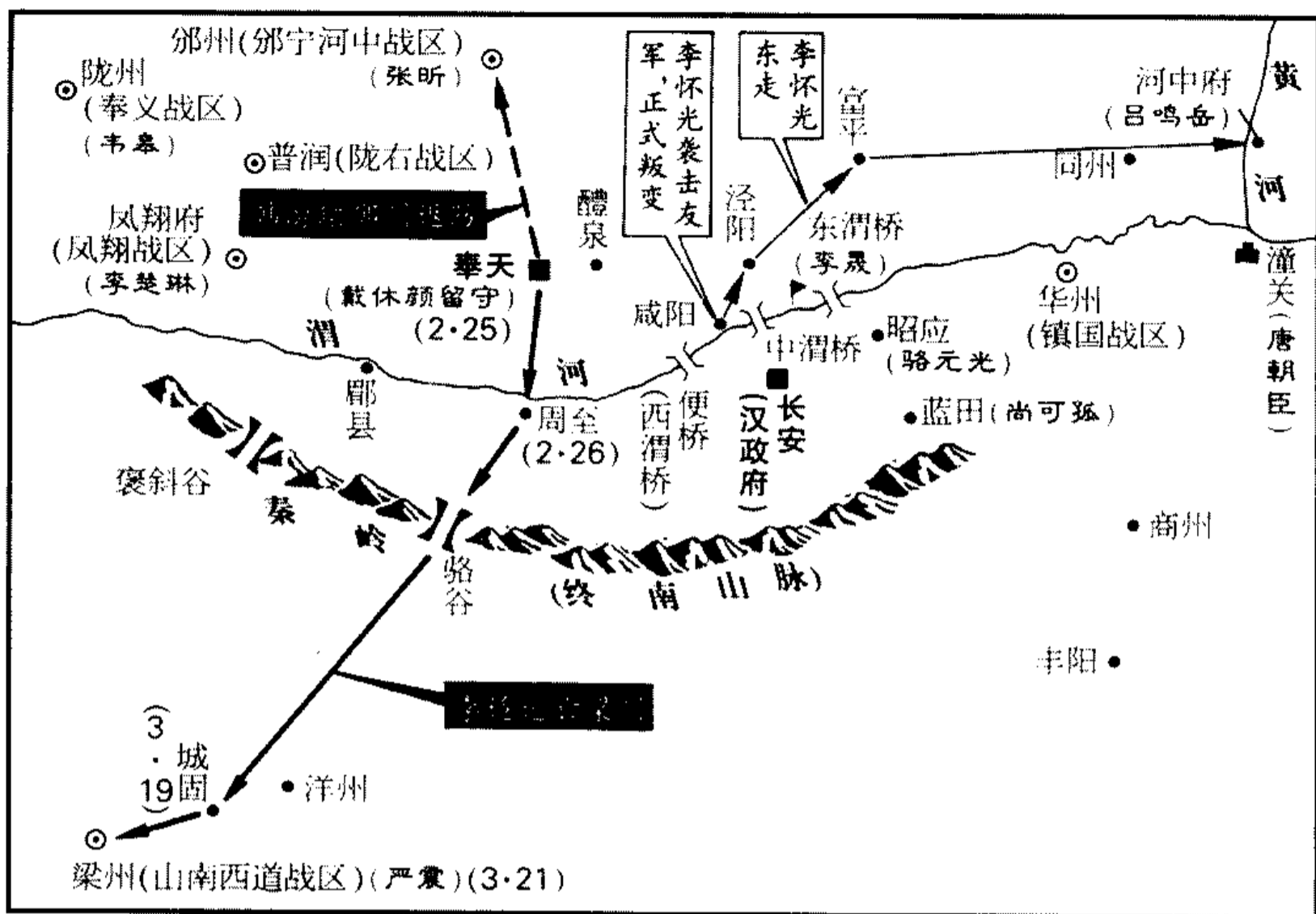




秘密来往，李适接到报告，十分忧虑。正巧严震随后又派营门官（牙将）马勋，携带奏章晋见，李适把情况告诉他，马勋说：“我马上就回梁州（陕西省汉中市），要一张严震召唤张用诚返回总部的军令，如果张用诚拒绝，请准许我把他诛杀。”李适大喜说：“你什么时候再来这里？”马勋预计日期，告辞。他拿到严震的军令，请求派五名勇士同行，北出骆谷（陕西省周至县西南）。张用诚不知道阴谋已经泄露，率数百名骑兵出城迎接，马勋跟他一起走进驿马车站宾馆。当时，天气寒冷，马勋在驿马车站外燃起堆堆营火，张用诚的骑兵纷纷上前烤火。马勋神情安闲地从怀里拿出军令，递给张用诚，说：“大帅（严震）要你回去。”张用诚猝然间呆了一下，站起来就走，勇士们在后面抓住他的双手，强行制伏。张用诚的儿子在马勋背后，举刀猛砍马勋，砍伤头部。勇士们立即把张用诚的儿子格杀，把张用诚摔倒在地，用脚踩着他的肚子，刀尖指着他的咽喉，说：“叫出声音，就死！”马勋进入大营，发现士卒们已经身穿铠甲，手拿武器。马勋高声宣布说：“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都在汉中（陕西省汉中市），今天抛下他们不管，和张用诚一同叛变，可得到什么好处？大帅（严震）叫我逮捕张用诚，不追究你们，不要自己做出灭门大事！”大家像泄气的皮球一样，全部投降。马勋把张用诚押解到梁州（陕西省汉中市），严震把他乱棍打死，命助手接管他的部众。马勋裹住张用诚的人头，前往皇帝李适所在地回奏，比预定的日期延误了半天。

李怀光利用夜晚，派军袭击李建徽、杨惠元大营；李建徽逃出一命，杨惠元逃出后，打算投奔奉天（陕西省乾县），李怀光派追兵把他格杀。于是正式宣告：“我今天跟朱泚联合，创造新的和平，皇帝（李适）应该远远躲开。”

李怀光认为邠宁战区（总部设邠州【陕西省彬县】）作战司令（兵马使）韩游瓌，是朔方战区（总部设灵州【宁夏灵武县】）的老将，率军驻扎奉天（陕西省乾县），于是写信给韩游瓌，要他发动政变，韩游瓌秘密报告李适。明天，李怀光再写信给他，催促他迅速行动，李适对韩游瓌的忠义，至为称赞，因而问他说：“你有什么办法？”韩游瓌回答说：“李怀光当各战区道总指战官（都统），仗恃手握兵权，才敢掀起叛乱。而今，邠州（邠宁河中战区总部，陕西省彬县）有张昕（音 xīn），灵州（宁夏灵武县）有宁景璇，河中（山西省永济市）有吕鸣岳，振武（单于府，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有杜从政，潼关（陕西省潼关县）有唐朝臣，渭北（总部设鄜州



八世纪·七八四年二月至三月 李怀光叛变，李适逃亡山南

【陕西省富县】。郿，音 fū) 有突觊，都是守城卫国的战将。陛下只要把各该地区和当地军队，交给他们。然后擢升李怀光当更高的官位，收回他手中的军权，则各特遣兵团（行营）自然回归本战区，接受本战区的节制。李怀光孤单一支军队，怎么能造成混乱！”李适说：“剥夺李怀光的兵权，对朱泚怎么办？”韩游瓌回答说：“陛下既然颁布攻克京城（首都长安）的重赏，将士们奉天子的命令，讨伐叛贼，换取荣华富贵，谁不愿意！邠州（陕西省彬县）是总部所在地，部队以万为计数单位，假使我能够全部指挥，足可以诛杀朱泚，何况各战区必定会出现忠义将士。朱泚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忧虑！”李适同意。

二月二十六日，李怀光派部将赵升鸾进入奉天（陕西省乾县），约定当天晚上另派别动部队将领达奚小俊（达奚，复姓），焚烧乾陵（乾县西北，三任帝李治墓），然后赵升鸾在城里作为内应，发动突击，裹胁李适。赵升鸾晋见行宫总作战司令（行在兵马大使）浑瑊自首，浑瑊立即报告李适，因情势危急，请李适马上出奔梁州（陕西省汉中市）。李适命浑瑊戒严，浑瑊出来，部署还没有完毕，李适恐惧过度，已出城向西逃走，命盐州（陕



西省定边县)州长戴休颜留守奉天(陕西省乾县),政府官员及将士,仓促间起程追随,十分狼狈。戴休颜巡视各军营,向士卒们宣布:“李怀光已经叛变!”遂登城固守。

朱泚称帝时(参考去年【七八三】十月),国务院国防部副部长(兵部侍郎)刘迺(参考七五三年十月),在家养病,朱泚召见,他拒绝;朱泚又命宰相蒋镇前去游说,共去了两次,发现威胁利诱都没有用,蒋镇感叹说:“我也曾在政府做官,不能舍生取义,以致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怎么可以用自己的恶德,去污辱贤才!”深深叹息而回。刘迺听说李适又逃入南山(秦岭山脉),捶胸大叫,栽到床下,几天不进饮食,逝世(年六十岁)。

太子少师(太子三少之一)乔琳(参考七七九年八月),追随李适逃到周至(陕西省周至县),声称年老患病,受不了山路艰险的颠簸,把头发剃光,出家充当和尚,躲藏在仙游寺(陕西省周至县南)。朱泚听到消息,把他召回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命他当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受到风气感染,逃亡在外的唐政府官员,很多前去投靠朱泚当官(刘迺认为李适从此不能再还而自杀,乔琳等也认为李适从此不能再还而纷纷出面当朱泚的官)。

李怀光派部将孟保、惠静寿、孙福达,率精锐骑兵,进入南山(秦岭山脉)搜捕李适,在周至(陕西省周至县)遇到各军粮食草料供应司令(诸军粮料使)张增。三位将领说:“他(李怀光)害我们当叛徒,我们就报告说追赶不到,顶多不叫我们带兵而已。”向张增使眼色,说:“官兵们还没有吃早饭,怎么办?”张增欺骗大家,说:“往东走几华里路,有个寺庙,我运的粮食存在那里。”三位将领率军折回东方,放纵官兵劫掠。文武百官及随驾侍从,这才有充裕的时间,进入骆谷(陕西省周至县西南),三位将领遂用追赶不上的理由回去报告。李怀光把他们全部撤职。

二十、魏博兵变

七八四年,李晟在东渭桥(陕西省高陵县南)接到任命他当河中战区(总部河中府)司令官及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的人事命令,感动得痛哭流涕,对将领及参谋官等说:“长安(陕西省西安市),是皇家祖庙所在,天下的根本,如果所有将领都随御驾逃亡,谁去消灭盗匪!”于

是修筑城墙，挖深壕沟，整理铠甲武器，计划收复京师（首都长安）。之前，东渭桥（陕西省高陵县南）存有粮食十余万斛，全国财政总监署（度支）拨给李怀光军，几乎全部用完。这时，李怀光、朱泚联盟，声势强大，皇帝李适向南逃亡，人心大乱。李晟一支孤军，处在两大强敌夹缝之中，内没有粮草，外没有救兵，只有用一腔忠义，鼓励将士，所以他的军队人数虽少，而士气旺盛。李晟又写信给李怀光，措辞谦卑，态度恭敬，表面上对李怀光十分推崇，但仍婉转分析祸福，建议他立功赎罪，李怀光内心惭愧，不忍心对他攻击。李晟说：“京畿虽然兵荒马乱，但民间仍可以负担赋税。有军队而不用，使盗匪（朱泚）一天比一天强大，才是大祸。”于是，任命执行官（判官）张彧（音 yù），代理首都长安特别市长（假京兆尹），另行遴选四十余人，分别授给他们官职，教他们前往渭北（渭水以北）各县，催缴粮秣，不出十天，粮秣充足，而且还有剩余。

李晟在将士面前，激动流泪，誓言削平盗贼。

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田悦，自受冀王朱滔攻击以来（自本年【七八四】正月五日迄今），不断战败，士卒死亡达十分之六七，上下疲惫悲苦。李适派御前监督官（给事中）孔巢父当魏博地区（河北省南部及河南省北部）慰劳特使（宣慰使）。孔巢父口才流利，抵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后，向大家分析祸福，田悦和将士们都大为欢喜。作战司令（兵马使）田绪，是前任战区司令官（节度使）田承嗣的儿子，凶恶险诈，不断违法乱纪，田悦不忍处死，只用军棍把他责打后囚禁。田悦既回归中央，总部内外都撤除警卫戒备。

三月一日，田悦欢宴孔巢父；田绪对他的老弟和侄儿们，抱怨田悦，他的侄儿阻止，田绪大怒，一刀把侄儿劈死，事后懊悔不已，说：“老哥（田悦）一定会杀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当天夜晚，田悦喝酒喝得酩酊大醉，回去睡觉，田绪跟左右同党，秘密凿穿后院墙壁，进入后院，格杀田悦（年三十四岁）跟他的娘亲、妻子、儿女等十余人，立即率领左右，手拿佩刀，站在中门夹道那里。天色将明，用田悦的命令召见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扈赬、执行官（判官）许士则、总纠察官（都虞候）蒋济等人进府讨论大事。总部内宅，深广森严，外面不知道发生流血惨案，许士则、蒋济先到，田绪传话叫他们进去，乱刀砍死。田绪恐怕天亮之后，阴谋泄露，于是走出中门，正遇到田悦亲信部将刘忠信在那里布置岗位，整顿公堂，田绪突然间大声呼叫：“刘忠信跟扈赬叛变，昨晚刺死大帅（田





悦)!”大家惊骇呐喊。刘忠信还来不及分辩，大家一拥而上，把他剁碎。扈跸后来，走到列戟的大门，正遇上混乱，紧急集合将士，有三分之一将士接受命令。田绪大为恐惧，登上牙城城楼，向部众大声呼喊说：“我，田绪，是先宰相（田承嗣）的儿子，各位都受过先宰相的恩德，如果能拥护我当战区司令官（节度使），我承诺对作战司令（兵马使）赏钱二千串，大将赏钱一千串，以下直到士卒，每人赏钱一百串。我会搜刮公私财产，五天内交清。”将士们遂回头诛杀扈跸，全体归附田绪，总部才恢复平静。于是报告孔巢父，孔巢父命田绪代理主持总部。

几天之后，大家才知道原来是田绪谋杀堂哥（田悦），虽然后悔愤怒，可是田绪的地位已经稳固，已无可奈何。田绪又诛杀田悦的亲信将领薛有伦等二十余人。

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司令官（节度使）李抱真（安抱真）、恒冀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王武俊，率军增援贝州（河北省清河县），听说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兵变，不敢继续前进。汉政府皇太弟朱滔得到田悦被杀消息，大喜说：“田悦忘恩负义，是上天借田绪的手对他惩罚。”遂即派他的总监察官（执宪大夫）郑景济等，率步骑兵五千人，增援马寔，共计一万二千人，进攻魏州（河北省大名县）。马寔驻扎王莽河（参考前年【七八二】六月），放任骑兵及回纥军（瀚海沙漠群）向四面八方奸杀烧掠。朱滔派人进城，游说田绪，承许他当本战区（魏博）司令官（节度使）。田绪正当危机关头，立即派事务官（随军）侯臧，前往贝州（河北省清河县），表示归降，朱滔大喜，命侯臧回去报告，催使签订盟约。

这时，田绪对局势已经完全控制，李抱真（安抱真）、王武俊也派使节晋见田绪，表示情形跟田悦在世时一样，他们将实践密约，照常增援。田绪召集各将领讨论，幕僚曾穆、卢南史说：“军队作战，固然全靠实力，但也要有仁义作为基础，然后才可以成功。而今，幽州（北京市）军队随心所欲地奸杀烧掠，白骨遍野，固然是先大帅（田悦）背叛盟誓，但小民有什么罪？朱滔今天的兵力虽然强大，但危亡就在眼前。何况昭义（总部潞州）、恒冀（总部恒州）两战区正对他发动攻击，为什么因一时的紧急，而追随别人去当叛徒！不如仍回中央，皇上正流亡在外，听到魏博战区（总部魏州）使节晋见，一定大为高兴，任官封爵，马上实现。”田绪接受，派使节携带奏章，前去皇帝所在地；自己则严守城池，等待中央进一

步指示。

李适从奉天（陕西省乾县）逃出时，邠宁战区（总部设邠州【陕西省彬县】）作战司令（兵马使）韩游瓌，率领他的部属八百余人，奔回邠州（陕西省彬县）。李怀光看到李晟的军队日渐壮大，既忧虑而且愤怒，打算亲自率军从咸阳（陕西省咸阳市）袭击东渭桥（李晟基地，陕西省高陵县南）。可是他一连发布三次出击命令，他的部队都拒绝听从，私下互相说：“叫我们攻击朱泚，当竭尽全力；叫我们叛变，宁可一死，也不接受。”李怀光知道不能强迫，向幕僚们询问意见，战区巡察官（节度巡官）良乡（北京市西南良乡镇）人李景略说：“攻取长安，诛杀朱泚，把各战区特遣兵团遣送回各战区，然后单人匹马前往皇帝所在地，如此，臣属的礼节不缺，功名仍可保持。”说完，跪下叩头请求，甚至流泪，李怀光同意。总纠察官（都虞候）阎晏等，建议李怀光向东撤退，据守河中（山西省永济市），观察形势，从长计议。李怀光乃向部众宣布说：“现在暂时前去泾阳（陕西省泾阳县，咸阳市东北航空距离二十公里），派人到邠州（陕西省彬县。李怀光原任邠宁河中【总部邠州】司令官，参考七七九年闰五月）迎接家眷，等家眷来到，和她们一起先回河中（山西省永济市）。等到春季装备换新后，再进攻长安（陕西省西安市），也不算晚。东方各县多的是官宦之家和富豪地主，从开拔那一天起，随你们掳掠男女，抢夺财产！”（中国人可悲！）大家接受。李怀光警告李景略说：“前些时所讨论的事，将领们都坚决反对，你最好马上离开，否则的话会断送性命。”派几名骑兵送他出去。李景略跨出军营大门后，放声大哭，说：“想不到这支部队，竟陷于不义！”（朔方兵团自七五五年以来，削平安禄山、史思明的战乱，又抵抗回纥军【瀚海沙漠群】、吐蕃军，功高天下，今则势将变成叛徒。）

李怀光派使节前往邠州（陕西省彬县），命邠宁战区（总部设邠州【陕西省彬县】）候补司令官（留后）张昕，征调全部留守士卒一万余人，及特遣兵团将士们的家属，到泾阳（陕西省泾阳县）会合；同时派部将刘礼等，率三千余名骑兵，前来强迫执行。作战司令（兵马使）韩游瓌游说张昕，说：“李太尉（李怀光）功劳崇高，却自己去找灾祸，踏进陷阱，你今天应该自己去找富贵，我愿率领我的部属，追随你行动。”张昕说：“我出身微贱，全靠李太尉（李怀光）的提携推荐，才到今天地位，不忍心辜负。”韩游瓌于是声称有病，不再出门，但秘密跟战区其他将领高固、杨怀宾等结合。这时，皇家图书院院长（秘书监）崔汉衡，已引导吐蕃军





抵达，在邠州（陕西省彬县）城南筑垒扎营，高固说：“张昕带走这些人，邠州（陕西省彬县）就成了空城！”于是假造一封浑瑊的信，请求吐蕃军稍稍向前推进，逼近城池。张昕等恐惧，不敢率大家出城，但暗中准备诛杀各将领中不肯东迁的人，韩游瓌得到消息，遂先行动手，跟高固等发动兵变，斩张昕，派杨怀宾携带奏章前去晋见李适，同时派人通知崔汉衡。崔汉衡假传圣旨，命韩游瓌代理主持战区总部，士卒们欢声雷动。李怀光的儿子李旻在邠州（陕西省彬县），韩游瓌送他回老爹那里，有人说：“不杀李旻，怎么向中央证明你的忠贞？”韩游瓌说：“杀李旻，李怀光一定大怒，势将出动大军攻城，不如把李旻释放。”当时，杨怀宾的儿子杨朝晟，在李怀光军当右翼作战司令（右厢兵马使），听到消息，向李怀光流泪报告，说：“我老爹效忠政府，做儿子当连带受到屠灭，不可以再握兵权。”李怀光把他囚禁。现在的情势是：韩游瓌驻邠州（陕西省彬县），戴休颜驻奉天（陕西省乾县），骆元光驻昭应（陕西省临潼县），尚可孤驻蓝田（陕西省蓝田县），都受李晟指挥，李晟军的声势兴盛。

最初，李怀光强大时，朱泚对他心存几分畏惧，给李怀光的信件，尊他为兄长（本年，朱泚四十三岁，李怀光五十六岁），秘密约定把关中（陕西省中部）分做二国，各当一国的皇帝，永成友邦。可是，等李怀光决定背叛唐政府，把李适逼得逃亡，李怀光的部属很多人背叛李怀光，威力日渐削弱，朱泚就不再写信给李怀光，而改用诏书，把他当做臣属，并征调他的军队。李怀光羞惭愤怒，对内忧虑部下叛变，对外忧虑李晟随时都会发动袭击，于是纵火焚烧营房，向东撤退，对泾阳（陕西省泾阳县）等十二县，大肆掳掠抢劫，连鸡狗都不留下，大军走到富平（陕西省富平县），大将孟涉、段威勇，率数千人，投奔李晟；将领士卒在中途也相继四散逃亡。抵达河中（山西省永济市）时，有人劝留守司令吕鸣岳焚烧黄河大桥，阻止李怀光回去。吕鸣岳认为兵力太少，恐怕不能抵抗，遂迎接李怀光；河中（山西省永济市）特别市长（河中尹）李齐运，放弃职守，出城逃走。

李怀光派部将赵贵先在同州（陕西省大荔县）建立防线（抵御唐政府军讨伐），州长李纾恐惧，投奔皇帝所在地，把州长职务交给幕僚裴向，裴向晋见赵贵先，向他分析忠义及叛逆的道理，赵贵先感动觉悟，投降，同州（陕西省大荔县）因而获得保全。裴向，是裴遵庆的儿子（裴遵庆是十任帝李亨在位时宰相，参考七六一年四月）。

李怀光派部将符峤袭击坊州（陕西省黄陵县），占领据守，渭北战区（总部设鄜州【陕西省富县】。鄜，音 fū）留守将领窦觐，率猎户民兵（猎团）七百人，把坊州（陕西省黄陵县）围住，符峤投降。李适下诏命窦觐当渭北战区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

二十一、李适逃亡凉州

七八四年，李适逃亡途中，有平民呈献瓜果，李适大为高兴，打算任命他当一个散官（有阶级而没有实职）或试用官（试官）；询问国务院文官部考核司长（考功郎中）陆贽，陆贽回奏，说：“对爵位官阶，应特别谨慎，不可以轻易授人。开始时看起来不过一桩小事，却一定会造成巨大的流弊。呈献瓜果的人，只可以赏赐金钱绸缎，不可以赏赐官爵。”李适说：“试用官（试官）不过一个虚名罢了，对国家大事，一点也没有妨碍！”

陆贽又上疏，提出：

“自从天下大乱，政府财税收入，不够赏赐之用，于是用官爵代替，四品以下的官，很多是杂役；三品以上的官，有些甚至是轿夫（大封官爵，参考去年【七八三】十一月十五日）。现在最大的弊病是，人们瞧不起爵位！政府用尽方法使人们瞧得起，仍怕人们不肯尊重，如果皇上自己先瞧不起，怎么能用它勉励别人！”

“激发人类奋斗牺牲的动力，只有荣耀（名）跟权力、财富（利），荣耀看起来似乎虚空，但站在教育文化的立场，却十分重要；权力、财富看起来似乎实际，但站在道德立场，却并不十分重要。只看到实际的权力、财富，而不配合虚空的荣耀，则权力、财富会被消耗净光，再无法供给。专去追求虚空的荣耀，而没有权力、财富配合，则荣耀就成为一种几近荒诞的行为，人们不会当做一回事。

“所以，国家封爵任官的铨叙制度中，有实官（职事官），有散官（只有官阶，没有职位），有勋官（战功官），有爵位。但真正处理事务而又领取政府薪俸的，只有实官（职事官），这就是为了达到‘实际’工作的目的，而用‘虚空’作为激励的例证。勋官也好、散官也好、爵位也好，大体上说，只有官服颜色不同，荫子官位有差异而已（官服颜色分辨品秩，参考六七四年八月；荫子制度，参考六二八年十月），这就是赐给他虚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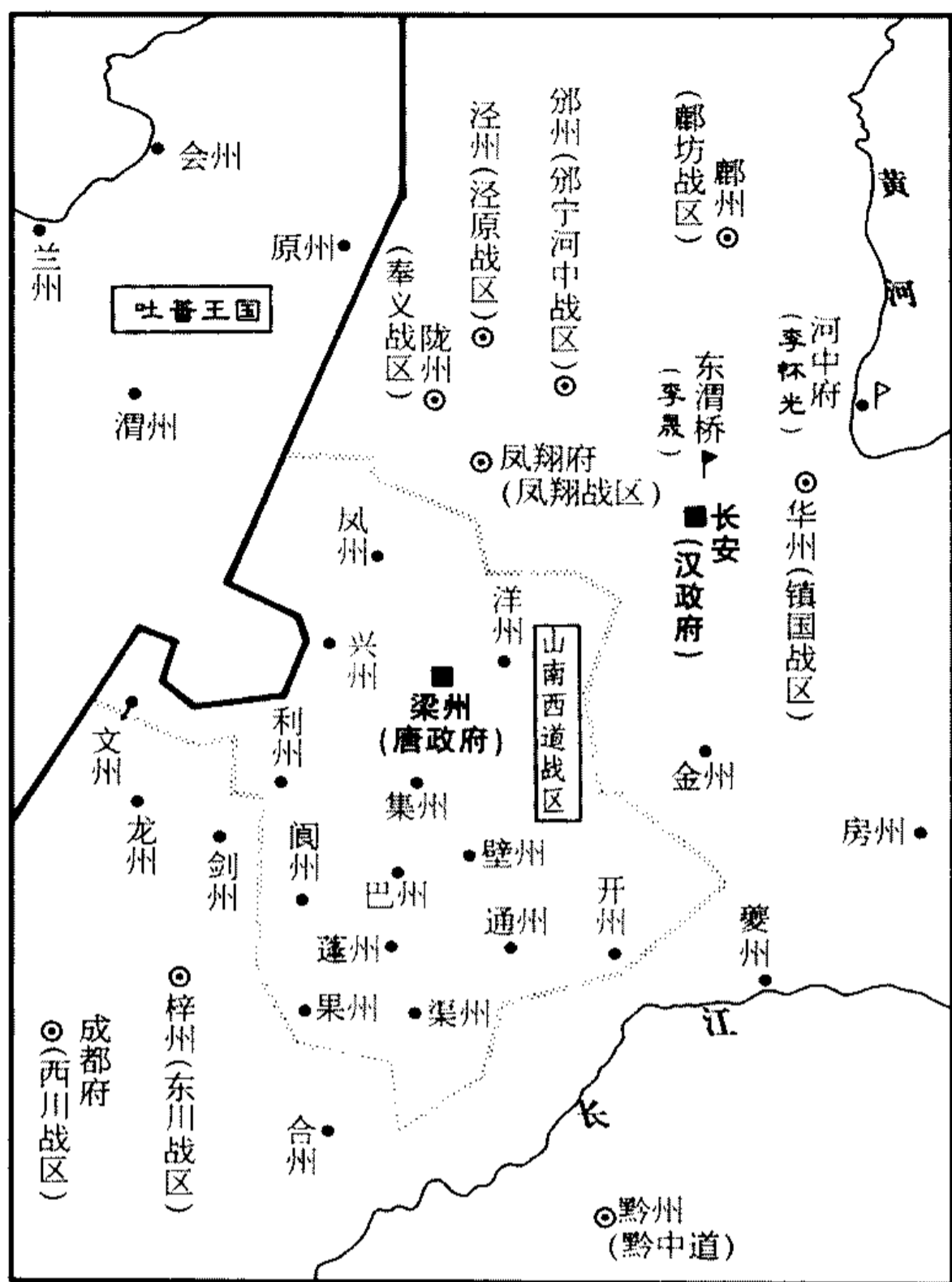
荣耀，而代替实际的权力、财富。

“而今，编制外官员（员外）、试用官员（试官），跟勋官（战功官）、散官（有阶无职）、爵位，非常相似，虽然都没有薪俸，又不受名额限制，然而对冲锋陷阵、冒险犯难的忠臣，却是拿它作为赏赐；对筋疲力尽、劳苦功高的义士，也同样拿它作为酬庸。如果仅只因呈献瓜果，就授给这些官号，那些忠臣义士一定互相告诉：‘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才博得一官，那家伙却因呈献瓜果，就博得一官，是政府把我们的身家性命，看成瓜果！’

“把人当做草木，谁还能够效忠！现在，陛下既没有实际利益作为鼓励，又不重视虚空的荣耀，而随意施舍！人们的奋斗，就没有了目标，以后对为国立功的人，将用什么回报！”（奏章上去后，李适有什么反应，没有记载，似乎只记下重要言论就够了。好像甲国向乙国宣战，只记宣战书，因为宣战书文辞优美而又理由充足，足可教训好战之士，但是，却不记载有没有发生战争。）

陆贄在皇家文学研究院（翰林院）时，深受李适器重，颠簸流离中，虽然也有宰相，但大小事务，李适都会跟陆贄商量，所以时人形容他是幕后宰相（内相），李适到哪里，总要带他到哪里。这次向南方山区（秦岭）逃亡，梁州（陕西省汉中市）、洋州（陕西省洋县）道路险要，有一次，李适曾经跟陆贄失散，一夜没有看见他，李适惊骇忧虑，甚至焦急地泣涕流泪，下令说：寻找到陆贄的，赏赐黄金千两。很久之后，陆贄才回来（是被找到或自己出现，没说清楚），李适大为欢喜，太子李诵以下文武百官，都向李适祝贺。可是，陆贄一再坦率地提出不同意见，使李适觉得他过分冒犯，心里开始不太舒服。卢杞虽然被贬谪放逐（参考去年【七八三】十二月），李适却一直暗中保护。陆贄强烈抨击卢杞奸诈邪恶、引起灾难，李适表面上虽然接受，但心里大不高兴，所以刘从一、姜公辅都从小官登上宰相高位（参考去年【七八三】十月），陆贄虽受李适的重视，却一直不能升任宰相。

三月二十一日，李适抵达梁州（陕西省汉中市）。山南（秦岭以南）土地贫瘠（音jī），人民穷苦，自从安禄山、史思明掀起战乱以来，地方盗匪烧杀劫掠，户口减少大半，虽然有十五个州（十五个州：梁州【陕西省汉中市】、洋州【陕西省洋县】、兴州【陕西省略阳县】、凤州【陕西省凤县】、开州【四川省开县】、通州【四川省达州市】、渠州【四川省渠县】、集州【四川省南江县】、蓬州【四川省仪陇县南】、利州【四川省广元市】、



八世纪·七八四年三月 李适逃亡梁州·山南西道十五州分布

壁州【四川省通江县】、巴州【四川省巴中市】、阆州【四川省阆中市】、果州【四川省南充市】、文州【甘肃省文县】，可是田赋捐税的总收入，还不如中原地区的几个县。现在皇帝驾到，仅只粮食供应，都十分困难。李适发现无法支持，打算再南下逃亡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山南西道战区（总部设梁州【陕西省汉中市】）司令官（节度使）严震警告说：“山南（秦岭以南）接近京畿，李晟正在准备收复，依靠皇家禁军的声势支援。皇上如果前去西川（总部成都府），李晟就成功无期。”大家议论纷纷，不能决定，正巧李晟的奏章送到，说：“陛下如果留在汉中（梁州州政府所在城），还可以维系全国民心，造成盗匪灭亡的声势，如果只贪图生活舒适，迁往岷峨（岷山及峨眉山，指四川省），恐怕因小失大，军民绝望。那时，





即令猛将如云，谋臣似雨，也束手无策！”李适这才打消继续逃亡的念头。

严震千方百计征收财税，但人民还不致太困窘，供应也能不缺。营门官（牙将）严砺，是严震的堂弟；严震命他负责粮饷转运，办事非常妥贴。

最初，奉天（陕西省乾县）包围解除，朱泚退回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凤翔战区（总部设凤翔府【陕西省凤翔县】）变兵首领李楚琳（参考去年【七八三】十月八日），派使节向李适进贡，李适不得已，只好任命李楚琳当凤翔战区司令官（节度使），但心里十分憎恨，文武百官认为李楚琳凶恶叛逆，反复无常，如果不严加防范，恐怕他抓住机会发动战事，因此，李楚琳几次派来的使节，李适都不接见，而且不放他们回去。后来，由奉天（陕西省乾县）向南逃亡，刚到汉中（陕西省汉中市），就打算命浑瑊接替李楚琳的战区司令官（节度使）。

陆贽听到后，上疏指出：

“李楚琳谋杀统帅（张镒），投效逆贼（朱泚），罪行固然严重，可是，因为陛下还没有回都，元凶匪酋仍然存在，全国勤王的军队，仍留在京师（首都长安）附近，陛下一旦下达反攻命令，一分一秒都要争取。现在，商岭（秦岭山脉东段）道路迂回遥远，骆谷（陕西省周至县西南）如果再被盗匪控制，勤王大军跟中央之间，唯一的交通要道，就只剩下褒斜谷（陕西省太白县境），这条道路如果发生问题，南北就被切断。勤王各军危险疑虑，处在两个叛徒（朱泚及李怀光）威迫利诱夹缝之中，人心惶惶，随时都会爆发变局。万一李楚琳发狂，公开叛变，南面塞住要塞，东面引诱巨奸，我们的咽喉就被切断，四肢就被分割。

“而现在，李楚琳采取脚踏两只船的投机态度，是上天诱发他改变心意，所以我们才能保持回京（首都长安）的道路畅通无阻，完成复国大业。希望陛下更深入地考虑，对李楚琳特别安抚，只要拖延得久一点，就可以完成大事。如果非检查他平常的行为，追究他过去的过失，那就等于向全世界宣告：犯错的人，即令改过，也不能赦罪；即令自新，也不能宽恕。而目下所有将领及官吏，有几个是没有犯过错的？各人自我反省，想前想后，有谁能不心生疑惧！更何况抗命之徒、被胁迫之辈，自己了解辜负皇家，罪恶重大，怎么敢反正回归？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必须马上决定。希望陛下追求英明领袖的大抱负、大谋略，而不因小小的不能忍耐，而伤害复兴大业。”

李适恍然大悟，特别优待李楚琳的使节，颁发措辞和暖亲切的诏书，

安抚慰劳。

三月二十九日，李适下诏谴责李怀光罪行，但强调朔方战区将士们的忠贞及对帝国的贡献。仍念及李怀光从前的功勋，特别宽恕，而只免除他副元帅、太尉（三公之一）、最高立法长（中书令，使相）、河中（山西省永济市）特别市长（河中尹），以及朔方等战区司令官（节度使）、道政府行政长官（观察使）等；另授李怀光中央官位：太子太保（太子三师之三）。所统御的军队，由本军自行推荐一位功高望重的将领领导，并迅速奏报，中央当马上授给旌旗符节，满足大家愿望。

夏季，四月二日，擢升邠宁战区（总部设邠州【陕西省彬县】）作战司令（兵马使）韩游瓌，当战区司令官（节度使。正式取代李怀光）。

四月三日，擢升奉天（陕西省乾县）特遣兵团作战司令（行营兵马使）戴休颜，当特遣兵团司令官（行营节度使）。

灵武（宁夏灵武县）留守将领宁景璇，给李怀光家修盖房舍，别动部队将领李如暹说：“李太尉（李怀光）赶走天子，宁景璇却为他大动土木，同样是造反！”攻击宁景璇，诛杀。

四月四日，加授李晟：廊坊京畿渭北、商华等各战区野战军副元帅。

李晟家属一百余人，以及神策军官兵家属，都留在首都长安，汉帝朱泚待他们十分优厚。勤王军中有人谈到家事时，李晟哭泣说：“皇上如今在哪里？我们怎么敢想家？”朱泚派李晟的亲近送家信给李晟，说：“大帅家平安无事。”李晟大怒说：“你竟敢做逆贼的间谍！”立刻斩首。士卒们还没有领到春季军服，天已盛夏，李晟仍然穿皮袍，所以官兵们始终没有叛变的想法。

四月十日，擢升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作战司令（兵马使）田绪，当战区司令官（节度使）。

汉帝朱泚及汉政府最高监督长（侍中）姚令言，不断派使节游说泾原战区（总部设泾州【甘肃省泾川县】）司令官（节度使）冯河清，冯河清把他们一律斩首。但大将田希鉴跟朱泚秘密来往，遂杀冯河清，归降朱泚，朱泚命田希鉴当泾原战区（总部泾州）司令官（节度使）。

二十二、贝州解围

七八四年，李适询问陆贽说：“最近，一些从山北（秦岭以北）来的





小官，全不是好东西。有个叫邢建的人，谈到盗贼的声势，大肆夸张，依情形推测，似乎负有某种任务，前来侦查大后方的虚实，已经把他安置在另一个地方（这句平淡的话，就是告诉你，那人已被逮捕囚禁，正受苦刑拷打，结局多半处死）。像这种情形，还有好几个人，如果不深入追查，恐怕奸计得以完成。你且用心想一想，怎么办才好！”陆贽上疏指出：变兵盘踞皇宫，凡是冒险犯难、千辛万苦从遥远地方投奔皇帝所在地的人，都应该酌量情形，施恩赏赐，怎么可以横加猜忌，逮捕囚禁！奏章上说：

“以一个人的聪明而打算了解宇宙间的千变万化，以一个人的警觉而打算消除亿万人的奸邪诈欺，用的心智越精密，离开事实真相也越远。项籍（项羽）接受秦王朝二十万士卒投降，担心他们心怀反复，再度叛变，一次就把他们活埋，这种所谓预防性措施，残酷可谓达到顶点（参考前二〇六年十一月）。刘邦（西汉王朝一任帝）心胸坦荡，度量宏大，天下知识分子纷纷投奔，他都收容，毫不猜忌怀疑，所谓预防性措施，可谓十分疏忽。然而，刘家兴起，项家灭亡。心存猜疑，跟坦诚相待，它们的效果绝对不同。

“嬴政（秦王朝一任帝）刻苛威严，雄猛猜忌，荆轲却奋不顾身向他行刺（参考前二二三年）。刘秀（东汉王朝一任帝）宽宏大量，博爱敦厚，马援则向他效忠（参考二八年十月）。岂不是说明谦卑诚恳待人，别人都会顺服；靠着小动作驾驭，别人就不可能对他亲爱信任。内心感动，就会爱戴，即令是贼寇仇敌，也可以化作心腹手臂。没有亲爱信任的心情，便会产生畏惧，那么，即令是骨肉之亲，也会变成贼寇仇敌。”

陆贽又说：

“陛下天纵英明，智慧超过常人，所以对臣属看得很轻；思考周密而且能预见先机，因而有控制宇宙、独力运转的能力。囊括大家的谋略，遂生谨慎过度的戒备；洞察万民的隐情，自然凡事都要预先防范。严厉地约束文武百官，企图用严刑峻法，使社会纳入正轨；用权势威风统御全国，认为只有武力，才可以制伏反抗力量。于是，有才能的人怨恨不被重用，忠贞不二的人忧虑会受到怀疑，尽忠报国勋业彪炳的人，唯恐怕领袖难容；犹豫不定的人，面对中央讨伐的威胁，一个个越离越远，终于叛变，造成灾难。最高首脑所作所为，全国人民都看得清楚，任何一件小事都要慎重，何况不是小事。但愿陛下接受前车倾覆的教训，才是帝国最大的幸福。”

邠宁战区（总部设邠州【陕西省彬县】）司令官（节度使）韩游瓌，

率军前往奉天（陕西省乾县），跟行宫总作战司令（行在都知兵马使）浑瑊会师。

四月二十六日，命平卢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司令官（节度使）李纳，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

汉帝朱泚的皇太弟、冀王朱滔，围攻贝州（河北省清河县）一百余日；马寔围攻魏州（河北省大名县）也超过四十天，都不能攻克。

唐政府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参谋官（参谋）贾林，再代表战区司令官（节度使）李抱真（安抱真），前往游说恒冀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王武俊说：“朱滔主要目标在夺取贝州（河北省清河县）和魏州（河北省大名县），更遇上田悦受害，假如再过十天不去援救，魏博战区（总部魏州）就归朱滔所有。魏博战区（总部魏州）一旦陷落，则义武战区（总部设定州【河北省定州市】）司令官（节度使）张孝忠，一定屈服。朱滔集结三个战区的兵力，加上回纥兵团（瀚海沙漠群），进逼常山（河北省正定县，恒州州政府所在城），你打算家门不被屠灭，难道能如愿以偿！常山（河北省正定县）如果失守，昭义战区特遣兵团（时驻临洺【河北省永年县】）非撤退到西山（太行山）不可；河朔（河北平原）就要全部落到朱滔之手。不如乘着贝州、魏州还没有陷落，跟昭义特遣兵团会合，解救二城。朱滔灭亡，关中（陕西省中部）一定丧失斗志，用不了多久，他的老哥朱泚就会被砍下人头，全族覆亡。皇帝御驾重返京师（首都长安）。所有将领们的功劳，谁能比你更高！”王武俊大为高兴，接受建议。

四月二十八日，王武俊进驻南宫（河北省南宫市）东南，李抱真（安抱真）自临洺（河北省永年县）率军前来会师，两军营垒相距十华里，然而因敌对太久，所以仍互相猜疑。第二天（四月二十九日），李抱真（安抱真）只带数名骑兵，前往王武俊大营；幕僚宾客们都阻止李抱真（安抱真）不可冒险，李抱真（安抱真）命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卢玄卿紧急备战，等待进一步消息，说：“我这次任务，关系帝国安危，如果不能回来，带领大军听候中央命令，在你；鼓励战士雪耻复仇，也在你！”吩咐完毕，即行出发。王武俊军也加强戒备，严阵以待。李抱真（安抱真）和王武俊见面，申诉国家的灾祸，以及天子逃亡在外的危难，握住王武俊的手痛哭，涕泪流满双颊；王武俊也悲恸至深，难以克制，左右将领深受感动，都掩面哭泣，抬不起头。李抱真（安抱真）遂跟王武俊结拜为兄弟，誓死



消灭贼寇（二人之前已结拜过一次，参考去年【七八三】十月十八日）。王武俊说：“十哥（李抱真【安抱真】在兄弟辈中排行第十），你的名声远播四海，往日蒙你讲解启蒙，得以弃邪归正，回归中央，免受被剁成肉酱的重刑，享受王爵、公爵的荣耀。今天又不因我是少数民族而看不起（王武俊是契丹人，参考七六二年十一月），跟我结拜成义兄弟，我怎么敢当，又用什么回报！朱滔所仗恃的，不过回纥（瀚海沙漠群），用不着害怕，会战的时候，请十哥在马上安闲观看，我一定为十哥把他们击破。”李抱真（安抱真）退到王武俊的营帐中，酣睡了很长一段时间。王武俊感激，对李抱真（安抱真）的态度，越发崇敬，手指胸口，仰天表白说：“这身子已许给十哥，为十哥而死。”于是两军联合前进。

山南（秦岭以南）气候炎热，李适因士卒还没有改换春季军服，自己也只穿夹衣（夹，音jiá。双层布的衣服，介于绵衣跟单衣之间）。

五月，全国盐铁专卖暨运输总监署执行官（盐铁判官）万年（首都长安东半城）人王绍押运江淮（华东地区）进贡的绸缎布匹，抵达梁州（陕西省汉中市），李适命先给将士缝制春季军服，然后自己才脱下夹衣，改穿单衫。镇海战区（总部设润州【江苏省镇江市】）司令官（节度使）韩滉，打算派使节押运绫罗四十担到皇帝所在地，幕僚何士干愿意担任，韩滉大喜说：“你如果愿意，就请今天过江。”何士干答应，回去向家人告辞，发现日用的木柴、食米，都已送进家门。登上粮船，发现所有旅途及平常用具，都已堆满，甚至厕所用的草纸，韩滉都亲笔条条记载，没有一件事不准备周全。每个挑夫，腰里都携带一块白银。

韩滉又运稻米一百船，供应在渭北（渭水以北）扎营的李晟，亲自把米袋背到船上，将领、参谋官等也争相搬运，一会工夫，就搬运完毕。每艘粮船配备五名弓箭手，作为预防，遇到海盗，则敲打船舷，互相警告，五百支箭同时上弦。直到东渭桥（李晟基地，陕西省高陵县南），盗匪不敢接近。当时，关中（陕西省中部）兵荒马乱，每斗米值钱五百枚；等韩滉的粮船抵达，米价降低五分之四。

吐蕃军击破汉政府军韩旻等之后，大肆抢掠，即行撤退回去。李适十分忧虑，询问陆贽的意见。陆贽认为，吐蕃军贪婪狡狴，对唐朝只有害处，没有益处；撤退回去，实在值得欣慰祝贺。于是上疏，大略说：“吐蕃军推托犹豫，一再反复，深入京畿地带，却暗受逆贼驱使，以致前线各将领无论进退，都有危险。唐朝勤王军如果不理会他们，单独前进，又怕他们心

里大不高兴，袭击我们背后，如果跟他们联合进攻，又因他们一再延期，寸步难行，吐蕃军如果不走，盗匪永无法消灭。”

陆贽又说：“将领们怀疑陛下对他们不信任，恐怕吐蕃军夺去他们的贡献；士卒们怀疑陛下不念及旧日功劳，恐怕吐蕃军会单独受到重赏；盗匪（汉政府军）害怕吐蕃军战胜后，他们不是被杀就是被俘虏充当奴隶；人民害怕吐蕃军人援，所有财产，被他们掠夺。这种情势是：政府官民人等，心情懈怠，沦陷在盗匪境内的人，不得不坚决抵抗。”

陆贽又说：“而今，李怀光盘踞蒲州（即河中府，山西省永济市）、绛州（山西省新绛县），吐蕃军又远离国境，压力已经分散，勤王大军再没有受到夹攻的顾虑，浑瑊、李晟各统帅，才华能力，才可以施展。”

陆贽又说：“只要陛下谨慎地安抚接待将领士卒，不断赐给鼓励，国家中兴大业，十天半月，就可实现，不必再眷恋那群狗羊，而失去军心。”

李适再派人告知陆贽，说：“你分析吐蕃的形势，十分正确，然而浑瑊、李晟各军应该有一个共同作战计划，一致行动。我打算派人去前方慰劳，请你详细地考虑规划，分析归纳，条条列出上奏。”陆贽认为：“贤明的领袖遴选将领，必须交付给他全权，才可能成功。现在，前方跟中央所在地，相隔千里（咸阳与汉中航空距离二百公里，但中隔海拔四千米秦岭山脉，路途盘旋险要），战争变化无常，从遥远的地方发出命令，未必跟现实情况符合。他们如果不遵从命令，领袖失去威严；如果遵从命令，则伤害到军事胜利。无论进攻或退守，都像遇到了绊马索，难以完成任务。不如授权给他们自己决定，而只颁发优厚赏赐，将领们一定喜悦感动，才智和勇气，才能尽量发挥。”于是上疏，大略说：“刀锋如雪、乱箭似雨，肉搏血战在原野之上，而决策却拟定于深宫之中；情势瞬息万变，而指挥却在千里之外；将帅们效命疆场，对中央决策和千里外的指挥，服从或不服从，都会妨碍作战；执行或不执行，都会招来灾难。于是，领袖干预太多的讥刺，自然产生。将领士卒都成了遥控下的木偶，怎么会有一死报国的决心。”

陆贽又说：“道听途说的话，跟有凭有据的话不一样；精密计划，跟面对现状也有差异。”

陆贽又说：“假使将领中有人随心所欲地拒抗命令，陛下能不能在这个时候，责备他违犯圣旨，加以杀戮？结果是抗命的人不受处罚，而服从命令的人又未必是适当的人选。最后只不过说了很多废话，增加领袖的忧虑而已，不但对大局无益，反而损失更多。”





陆贄又说：“领袖的权势，跟干部的权势，意义不同。只有自己不出主意，才能综合使用众人的智能。”

五月五日，李抱真（安抱真，昭义【总部潞州】司令官）、王武俊（恒冀【总部恒州】司令官），在距贝州（河北省清河县）三十华里处扎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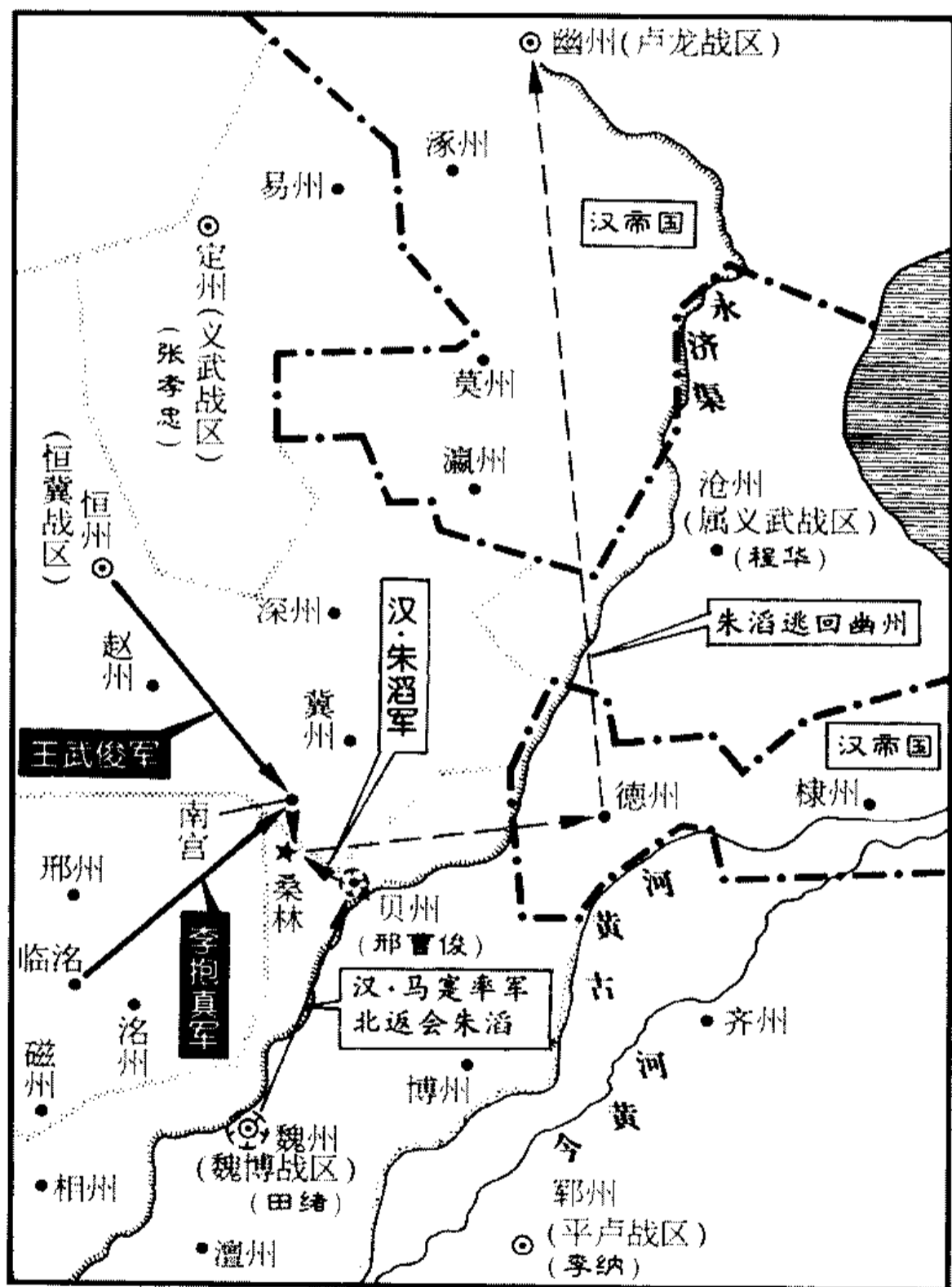
朱滔（汉政府皇太弟）听说两军就要到达，紧急召唤包围魏州（魏博战区总部，河北省大名县）的马寔，马寔日夜不停地急行军赶赴贝州（河北省清河县）。有人警告朱滔说：“王武俊长于野战，不可以跟他正面冲突，应该命大军稍微向前推进，增加对他的压力，再命回纥军（瀚海沙漠群）切断他的运粮要道。我们只管坐在军营里吃从德州（山东省陵县）、棣州（山东省惠民县）运来的粮食，在军营前面筑阵，时机有利就进攻，时机无利就退回自保。等他们饥饿疲惫，然后就可控制。”朱滔犹豫不决。正巧马寔率军抵达，朱滔下令明天出战，马寔说：“士卒在炎热的天气下急行军，困倦疲惫，请休息几天，再作攻击。”

顾问官（常侍）杨布、将军蔡雄陪同回纥带兵官（达干）晋见朱滔，回纥带兵官说：“我们在国内时，跟邻国交战，经常只出动五百名骑兵，攻击邻国数千名骑兵，就好像秋风之扫落叶。如今接受大王金银绸缎、牛肉美酒，前后不计其数，很想替大王建立功劳，现在正是时候。明天，请大王骑马登上高岗，观看回纥为大王翦除王武俊的骑兵，让他连一匹马也回不去。”杨布、蔡雄说：“大王的英勇谋略，盖世无双，率领燕蓟（河北省北部）大军，行将横扫河南（黄河以南），肃清关中（陕西省中部），而今看见这么一小撮敌人，都拿不定主意，不敢攻击，使远近都感到失望，还用什么完成霸业？回纥带兵官的要求，是上等策略。”朱滔大喜，遂决心出战。

五月六日，清晨，王武俊派作战司令（兵马使）赵琳，率五百名骑兵，埋伏桑林（河北省广宗县东北）；李抱真（安抱真）在防线之后，把军队集结成方阵，王武俊率骑兵担任前锋，亲自面对回纥（瀚海沙漠群）。回纥骑兵发动攻击，直冲王武俊军，王武俊骑兵一提缰绳，左右避开。回纥骑兵一直冲到阵后，正准备回马，王武俊下令攻击，赵琳也自林中冲出，向回纥军拦腰砍杀，回纥军败退。王武俊紧追不舍，朱滔骑兵也跟着溃败，踏践自己的步兵阵地，于是步骑兵霎时瓦解，向东方逃命，朱滔不能制止，只好奔回大营。李抱真（安抱真）、王武俊，联军追击。这次，朱滔率军三万人出战，一场战役下来，死伤一万余人，逃走的也一万余人，朱滔只剩下数千人，进入营垒坚守。正巧，天色黄昏，大雾陡起，联军不能前进，

于是，李抱真（安抱真）驻朱滔营的西北、王武俊驻朱滔营的东北。朱滔心胆俱裂，于深夜燃火焚烧大营，率军出南门，向德州（山东省陵县）逃去，把所掳掠的东西全部留下，无法带走，堆积如山，联军因雾太大，不能追赶。

朱滔斩杨布、蔡雄（一脸忠贞并不是无往而不利，同样可以断送性命），率军北返幽州（北京市），羞惭愧疚，又怕范阳（幽州州政府所在城，北京市）留守长官刘怦（音 pēng）趁自己失败，对自己下手。想不到刘怦出动全体留守部队，夹道二十华里，具备仪仗队，把朱滔迎接回府，二人相对歔歔叹息，悲喜交加，当时的人对刘怦一致称赞。



八世纪·七八四年五月 桑林之战·汉皇太弟朱滔大败，逃回幽州



二十三、朱泚斩首

七八四年，最初，张孝忠献出易州（河北省易县），回归中央，中央任命张孝忠当义武战区（总部设定州【河北省定州市】）司令官（节度使），把易州（河北省易县）、定州（河北省定州市）、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划归他的辖区（参考前年【七八二】二月十一日）。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州长李固烈，是李惟岳妻子的老哥（李惟岳事，参考前年【七八二】闰正月），辞职转回恒州（恒冀战区总部，河北省正定县），张孝忠派内营管理官（押牙）安喜（河北省定州市）人程华，前去接收州政府工作（程华，参考七八一年八月）。李固烈贪婪入骨，把州政府所有的物资——绫罗绸缎、珍珠财宝，全部收归私有，满装数十辆大车。就要启程的时候，士卒们愤怒地呐喊说：“州长扫清库务，全部带走，将士们往后饥饿苦寒，谁来解救！”遂斩李固烈，把他的家人，老少不留，全部屠杀。程华听到兵变，从墙洞里钻出逃走，变兵找到他，请他主持州政府业务。程华不得已，勉强接受。张孝忠接到报告，立刻发表临时人事命令，命程华当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州长。程华性情宽厚，对将士推心置腹，将士心情才归平静。

不久，朱滔、王武俊背叛中央（参考前年【七八二】四月），二人都派使节征召程华，程华都不接受。当时，张孝忠身在定州（河北省定州市），从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前往定州（河北省定州市），一定经过瀛州（河北省河间市），而瀛州（河北省河间市）隶属朱滔（卢龙【总部幽州】首领），道路阻断，交通困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总务官（录事参军）李宇，向程华建议，不如上疏中央，请求另设一个战区，程华同意，派李宇携带奏章，前往皇帝所在呈递。李适即命程华当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州长、横海军基地（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副司令（副大使），代理战区（横海战区）司令官（知节度事），改名程日华。并命程日华（程华）供给义武战区（总部设定州【河北省定州市】）租税十二万串钱。

王武俊继续派人前去游说，当时，军中缺乏战马，程日华（程华）向使节说：“王大帅（王武俊）一定要我归附，请先派遣二百名骑兵协防。”王武俊如数派出，程日华（程华）把马全部留下，而把骑兵送回。王武俊

大怒，可是，正跟唐政府马燧（河东【总部太原府】司令官）等拒抗，不能分兵出击，程日华（程华）因此得以保全。

后来，王武俊再度回归中央，程日华（程华）派人前去道歉，并送上马价，更致送贿赂，王武俊转怒为喜，二人和好如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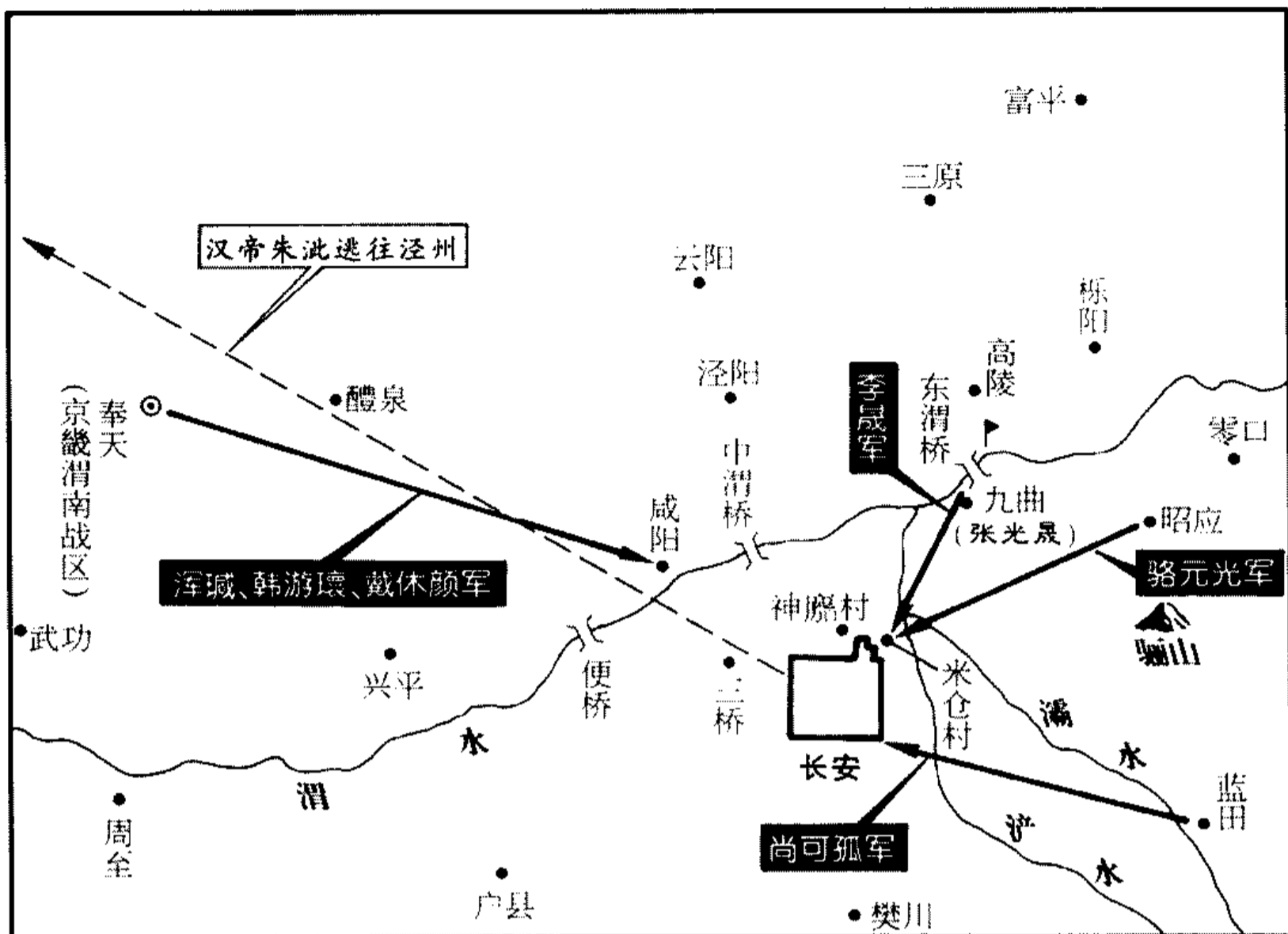
五月二十日，李晟举行大规模阅兵大典，宣布将收回京师（首都长安）。

之前，汉政府最高监督长（侍中）姚令言等，不断派出间谍、斥候，侦察李晟发动攻击的日期，都被唐政府军俘虏，李晟叫他们观看阵势，告诉他们说：“回去报告那些叛徒，努力防守，不要背弃朱泚！”用酒肉招待，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现在，李晟率军进抵通化门（长安东面北头第一门）外，炫耀威力后撤退，汉军不敢出战。李晟召集军事会议，讨论攻城焦点，大家认为：“先夺取外城，占领市区，然后向北进攻皇宫。”李晟反对，他说：“京师（首都长安）街市狭小，盗匪如果实行巷战，居民惊慌乱逃，对我们不利。据我所知，盗匪的重兵集中皇家林苑，不如直接向林苑北面进攻，先使他们的心腹溃烂，盗匪一定逃亡，如此，皇宫不致残破，街市不受骚扰，是上等战略。”各将领一致赞成，说：“好极！”于是通知行宫特遣兵团总作战司令（行在都知兵马使）浑瑊，及镇国战区（总部设华州【陕西省华县】）司令官（节度使）骆元光、商州战区（总部设商州【陕西省商州市】）司令官（节度使）尚可孤，指定日期，在京师（首都长安）城下会师。

五月二十五日，李晟推进到长安光泰门（长安苑城东北门）外的米仓村（长安城东北）。

五月二十六日，李晟正筑营垒，汉政府将领张庭芝、李希倩率大军涌到，李晟对各将领说：“我开始时担心盗匪躲藏，不肯出战，而今前来送死，是上天帮助我们，不可失去机会！”命野战军副元帅府作战司令（副元帅兵马使）吴洗（音 shēn）等，发动攻击。当时，镇国特遣兵团在北，兵力薄弱，汉军集中力量进攻，李晟命营门官（牙前将）李演等率精锐部队增援。李演等竭力奋战，汉军败退；李演等乘胜追击，尾随汉军之后，攻入光泰门；汉军反击，李演等再把他们击败。等到夜晚来临，李晟收兵而还。汉军残余部队从白华门（汉帝朱泚一直在白华殿临朝，白华门当在附近）逃返京城。深夜，传出阵阵哀痛哭声。李希倩，是已称楚帝的李希烈的老弟。





八世纪·七八四年五月 李晟收复长安

五月二十七日，李晟军再度出动，各将领请求等到西方支援部队抵达，前后夹攻。李晟说：“盗匪不断被击败，胆已吓破，如果不乘胜把他们扑灭，让他们完成防备，不是好的智谋。”汉军又出城挑战，再被击败，唐军屡次传出捷音。骆元光在灃水（灃水支流）西也击败汉军。

五月二十八日，李晟在光泰门外筑阵，命营门官（牙前将）李演，及营门作战司令（牙前兵马使）王佖，率领骑兵；营门官（牙前将）史万顷，率领步兵；一直挺进到皇家林苑墙外神麋村。李晟先派军连夜在苑墙凿开二百余步的缺口，可是当李演赶到，汉军已用树木栅栏把它塞住，从缝隙中射箭或用长矛猛刺，唐军不能前进。李晟大怒，向各将领咆哮说：“这么放纵敌人，我先把你们斩首！”史万顷恐惧，率军冒死冲锋，把树木栅栏拔除，攻入城中，王佖、李演率骑兵随后进入，汉军彻底崩溃，唐政府勤王各军，从四面八方，分别进城。姚令言等仍奋力苦战，李晟命决胜军基地司令（决胜军使）唐良臣等率步骑兵联合冲杀，一面战斗，一面前进，只十余个回合，汉军已不能支持。唐军攻抵白华门，汉军骑兵数千人在唐军背后出现，李晟率一百余骑兵折回抵御，左右大声高呼说：“宰相

(李晟)亲自督战!”汉军大吃一惊,立刻溃散。

之前,朱泚派副元帅张光晟,率军五千人驻防九曲(陕西省高陵县境),距东渭桥(高陵县南)十余华里;张光晟秘密向李晟投降。等到朱泚溃败,张光晟劝朱泚出奔,朱泚乃跟姚令言率残余部众——仍将近一万人,放弃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向西逃亡。张光晟送朱泚出城后,向李晟缴械。李晟派作战司令(兵马使)田子奇,率骑兵追击朱泚。李晟驻军含元殿前右金吾卫(卫军第十二军)司令部,下令各军说:“依靠将士们的努力,今天得以清除宫廷。长安人民,长期沦陷在盗贼压力之下,如果对他们有任何一小点惊动,都不是‘哀怜人民,讨伐罪犯’(“吊民伐罪”)的本意。我跟各位,和家人见面的时刻,马上就要来到,但从现在起,五天之内,不准跟家人通信。”命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李齐运等,安慰居民。李晟手下大将高明曜擅自夺取一名汉军的歌女,尚可孤部属一位军士擅自夺取汉军的一匹马,李晟把他们立即斩首,全军震动惊骇。军民相处安宁,对人民一点没有侵犯,远处街市有的过了一夜才知道唐政府军已经进城。

当天(五月二十八日),行宫特遣兵团总作战司令(行在都知兵马使)浑瑊、奉天(陕西省乾县)特遣兵团司令官(行营节度使)戴休颜、邠宁战区(总部设邠州【陕西省彬县】)司令官(节度使)韩游瓌,也攻克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击败汉军三千余人;得到朱泚向西逃亡消息,马上派出一部分军队前往堵截。

五月二十九日,李晟命京西作战司令(京西兵马使)孟涉驻防白华门(东苑内)、尚可孤驻防望仙门(大明宫南)、骆元光驻防章敬寺(首都长安东郊);李晟率亲卫军三千人驻防安国寺(首都长安长乐坊),镇守京师(首都长安)。逮捕朱泚的党羽李希倩、敬钲、彭偃等八人,绑赴街市斩首。

王武俊(恒冀【总部恒州】司令官)击破朱滔后,返回恒州(河北省正定县)。上疏辞让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李适批准(王武俊兼卢龙战区事,参考本年【七八四】二月二十日)。

六月四日,李晟派机要秘书(掌书记)吴县(江苏省苏州市)人于公异,作“露布”向皇帝报告大捷(露布,不封口的文书,人人可以传阅),说:“我已肃清宫廷,晋谒皇家祖坟,连钟架都没有移动过,皇家祭庙跟过去一样完整。”李适看到,流下眼泪,说:“天生李晟,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我!”





李晟驻扎东渭桥（陕西省高陵县南）时，火星出现太岁星旁边（荧惑守岁），不久之后消失，宾客们都向他祝贺，说：“火星终于退位，是皇家之福（火星跟姓李的有什么关系，事关天文，不懂），应迅速出击。”李晟说：“天子逃亡到荒野，做臣属的只知道战死而已，天象深奥高远，谁能了解！”攻克长安后，李晟告诉宾客说：“那时候并不是不信你的话，但我听说，金、木、水、火、土五种行星，早晚出没，并没有一定规律，万一火星忽然再度在太岁星旁出现，我们军队用不着打仗，就会自己崩溃。”大家道歉说：“实在没有想到这些。”

汉帝朱泚打算投奔吐蕃王国。随从部众一路上逃亡，抵达泾州（甘肃省泾川县）时，只剩下一百余名骑兵。泾原战区（总部设泾州【甘肃省泾川县】）司令官（节度使）田希鉴，紧闭城门坚守，拒绝迎接，朱泚对他说：“你的官是我任命的！为什么在危难时，如此忘恩负义！”下令纵火焚烧城门，田希鉴把符节投到火里，叫说：“奉还给你！”朱泚部众痛哭失声。泾原战区士卒（指从长安城中出逃，当初兵变的士卒）遂击斩姚令言（汉政府最高监督长【侍中】），向田希鉴投降。朱泚跟卢龙（总部幽州）亲兵，及朱姓家族宾客，向北逃命，奔向驿马关（甘肃省庆阳县西南），宁州（甘肃省宁县）州长夏侯英闭城拒抗，朱泚继续逃亡，抵达彭原西城屯（甘肃省镇原县东），他的部将梁庭芬一箭射中朱泚，朱泚落马，掉到一个土坑中，大将韩旻等斩朱泚（年四十三岁），携带人头，前往泾州（甘肃省泾川县）投降。朱泚的宰相源休、李子平投奔凤翔（陕西省凤翔县），凤翔战区（总部凤翔府）司令官（节度使）李楚琳把他们斩首，连同朱泚的人头，一起送到皇帝所在地（梁州，陕西省汉中市）。

李适命陆贽起草诏书给行宫特遣兵团总作战司令（行在都知兵马使）浑瑊，叫他寻找奉天（陕西省乾县）行宫服役而仓促失散的女美容师（裹头内人）。陆贽上疏说：“大敌巨寇，刚刚平定，疲惫贫苦的小民，满身创伤的士卒，对他们还没有安抚慰劳，第一道诏书却是先寻找女美容师，恐怕不是符合人民盼望的做法。开始时思虑周到，而有好结果的，已经不多；开始时就不思虑，结局还堪闻问？颁发给浑瑊的诏书，不敢撰写。”李适不再下诏，索性直接派宦官查访。

六月六日，李适命国务院文官部副部长（吏部侍郎）班宏，当慰劳特使（宣慰使），到前方慰劳将士，安抚人民。

六月七日，李晟斩朱泚宠信的官员崔宣、洪经纶等十余人（洪经纶，

参考七八〇年二月)。又上疏请求表扬守节不屈的刘迺(参考本年【七八四】二月二十六日)、蒋沆(参考去年【七八三】十月九日)等。

六月十日,李适擢升李晟当司徒(三公之二)、最高立法长(中书令),骆元光、尚可孤各依照等级升官。命摄理副总监察官(检校御史中丞)田希鉴,当泾原战区(总部设泾州【甘肃省泾川县】)司令官(节度使)。

李适下诏,把梁州(陕西省汉中市)升格为兴元特别市(兴元府)。

六月十五日,任命浑瑊当最高监督长(侍中),韩游瓌、戴休颜,各依照等级升官。

汉帝朱泚溃败时,他所任命的首都长安留守长官李忠臣(董秦),逃往樊川(陕西省西安市南),被查获生擒。

六月十七日,斩李忠臣(董秦。年六十九岁)。

二十四、孔巢父破坏和解

七八四年,李适问国务院文官部考核司长(考功郎中)陆贽说:“现在前往凤翔(陕西省凤翔县)迎接御驾的各路人马,非常强大,我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派人接替李楚琳的战区司令官(节度使),你认为如何?”陆贽上疏指出:

“陛下这样做,就跟胁迫劫持一样,如果说这是削平叛乱,实在并不威武;如果说这是整顿纪律,实在不够诚信。利用机会行事,将来再到各地巡查,谁还敢欢迎入境?有人或许认为这不过是权宜之计,但无论如何,我都想不通其中道理,‘权宜’的意义是:把同类的事物拿来评估轻重。而今,陛下所到之处,首先做的竟是裹胁逮捕!不过撤换一个将领,竟破坏领袖应有的崇高仁义,得到一块土地而使全国人民都心存猜疑,是重视应轻视的,却看轻应重视的,居然称之为‘权宜’,岂不恰恰相反!把违反大义称为权宜,把玩弄权术称为明智,使人震惊,事实是,领袖用这种权宜明智,则丧失人民;干部用这种权宜明智,则身陷灾祸。历代之所以多灾难和多奸邪,都出自于这种错误的认识。我的建议是:陛下回到京师(首都长安)安定之后,征召李楚琳给他一个官位,他高兴已被赦免,供陛下驱策奔跑都来不及,怎么还敢反抗中央,使中央再兴讨伐!”

六月十九日,李适从汉中(陕西省汉中市)启程。



李晟在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着手整顿政府机关，等候各单位还都后使用。并请求亲自到凤翔（陕西省凤翔县）迎接皇帝大驾，李适不准。

宦官总管署最高顾问官（内常侍）尹元贞，奉派到同州（陕西省大荔县）、华州（陕西省华县）慰劳；忽然顺便前去河中（山西省永济市）游说李怀光。李晟大为愤怒，上疏说：“尹元贞伪造皇上命令，擅自做主赦免叛乱主凶，请求审判定罪！”

秋季，七月七日，李适抵达凤翔（陕西省凤翔县），斩朱泚的部属乔琳、蒋镇、张光晟等。

李晟认为张光晟虽是叛徒，但在扫灭叛徒的行动中，也很尽力，请求赦免；李适不准。

副元帅府执行官（副元帅判官）高郢，一直劝李怀光回归中央，李怀光派他的儿子李璀（音 cuǐ）去皇帝所在地请求宽恕，允许单人匹马，前去中央。

七月十一日，李适派御前监督官（给事中）孔巢父，携带先前发布的太子太保（太子三师之三）任命状（参考本年【七八四】三月二十九日），前往河中（山西省永济市）传达中央爱护之意，朔方战区特遣兵团将士被剥夺的官爵，一律恢复。

七月十三日，李适抵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勤王军将领浑瑊、韩游瓌、戴休颜，各率部众护从；李晟、骆元光、尚可孤，各率部众出京（首都长安）迎接，步骑兵十余万人，旌旗迎风招展，长达数十华里。李晟在三桥（陕西省西安市西三桥镇）晋见李适，首先祝贺逆贼已经削平，然后为不能早日收复京师（首都长安）深感有罪，跪伏道路旁边，请求宽恕。李适停住马蹄，安抚慰问，掩面流泪，命左右侍从扶李晟上马，回到皇宫。每逢闲日（唐王朝皇帝每逢单日主持早朝会报，双日则称“闲日”），就大宴功臣，赏赐十分丰富。功臣中，李晟居第一位，浑瑊居第二位，其他将领、宰相，又在以下。

曹王、江南西道战区（总部设洪州【江西省南昌市】）司令官（节度使）李皋，派部将伊慎（蕲州【湖北省蕲春县】州长）、王锬（音 è，江州【江西省九江市】州长），包围安州（湖北省安陆市），楚帝李希烈派他的外甥刘戒虚率步骑兵八千人增援。李皋派别动部队将领李伯潜在应山（湖北省广水市）迎击，杀一千余人，生擒刘戒虚，把他押解到城下让守军参观，安州遂开门投降。李皋命伊慎当安州州长。

李皋再派人前往厉乡（湖北省随州市东北万店镇）攻击李希烈部将康叔夜，把康叔夜击退。

七月十八日，御前监督官（给事中）孔巢父抵达河中（山西省永济市）。李怀光脱下官服，换上平民穿的衣裳，表示等候定罪，孔巢父没有阻止他这样做。李怀光左右侍从都是少数民族，叹息说：“大帅（李怀光）已没有了官！”（李怀光脱官服动作，文言文是“素服待罪”，表示屈服，普通情形，中央官员都要请对方再换官服。）孔巢父又在大家面前问说：“军中有谁可以接替大帅的职务，统御这支大军？”李怀光左右勃然大怒，吼叫抗议。孔巢父宣读诏书，还没有读完，大家一拥而上，斩孔巢父及钦差宦官啖守盈；李怀光袖手旁观，并不阻止，重新戒严备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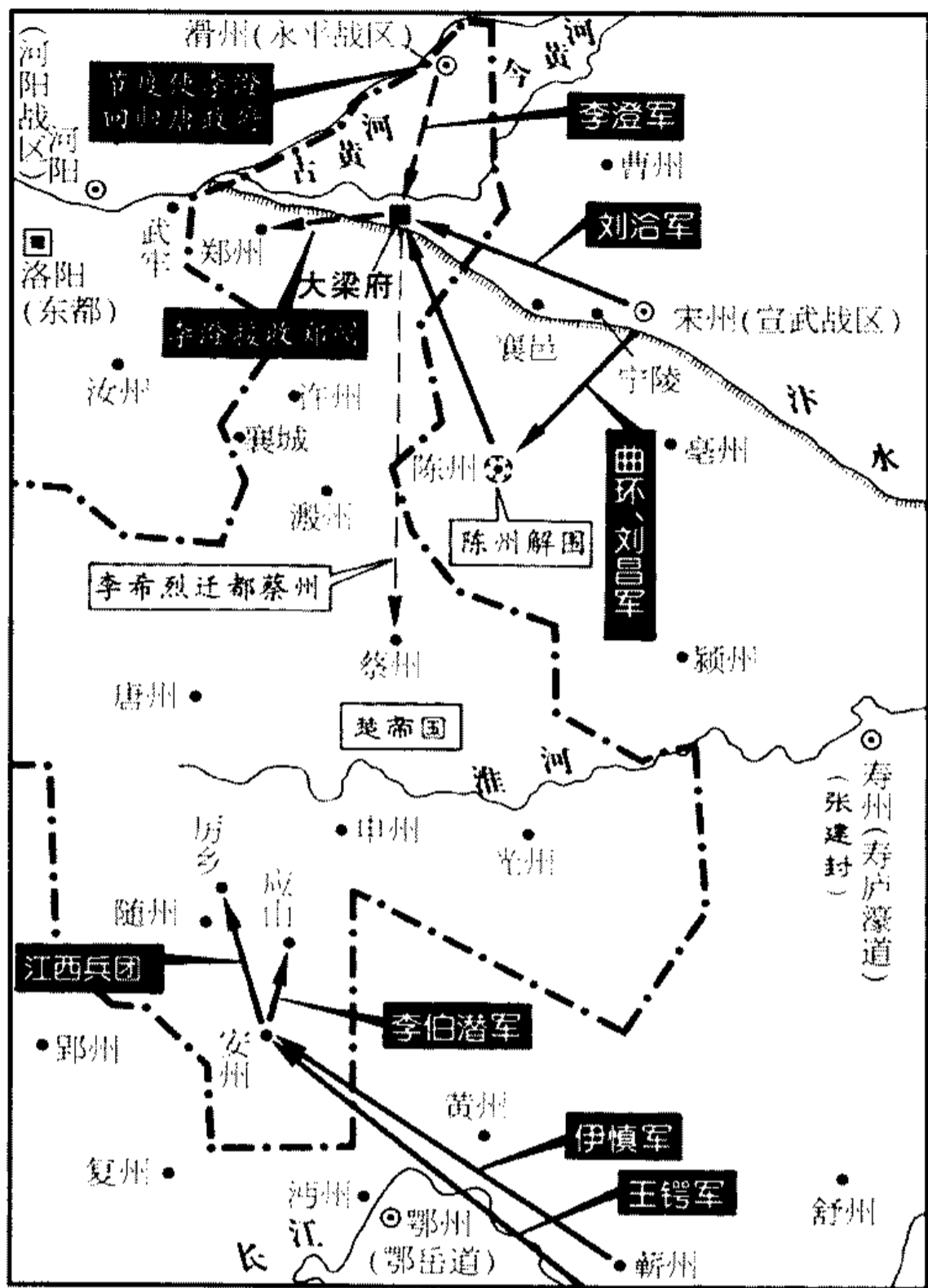
最初，十任帝（肃宗）李亨流亡灵武（宁夏灵武县），尚是孙儿辈的李适，被封奉节王，向李泌学习文章写作。十一任帝（代宗）李豫（李俶）在位时，李泌住蓬莱书院（参考七六八年四月），儿子辈的李适被封皇太子，继续跟李泌来往。后来，李适逃到兴元（陕西省汉中市），李泌正当杭州（浙江省杭州市）州长，李适紧急征召李泌，李泌遂跟睦州（浙江省建德市）州长杜亚，一同前去皇帝所在地。

七月二十六日，李适命李泌当监督院最高顾问官（左散骑常侍）、杜亚当国务院司法部副部长（刑部侍郎）；要李泌每天到监督院值班，准备随时召见咨询，无论政府或民间，都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争相归附到他门下。李适问李泌说：“河中（山西省永济市）接近京城（首都长安），朔方军一向被称强悍，像达奚小俊（参考本年【七八四】二月二十六日）等，都力敌万人，我日夜忧虑，怎么办才好？”李泌回答说：“天下事有些确实应该忧虑。但是，像河中（山西省永济市）的事，却不应该放在心上。对敌人研究判断，只看将领，不看士卒。李怀光是将领，达奚小俊之流不过士卒而已，何必在意！李怀光解除奉天（陕西省乾县）包围，面对朱泚那个就要灭亡的叛徒，不去摧毁，却跟他讲和，竟使李晟消灭朱泚，建立大功。现在，陛下已经回宫，李怀光仍不前来中央认罪，反而虐待和诛杀天子使节，像老鼠一样，躲在河中（山西省永济市），只不过一个梦游病患者而已。我只怕不久他会被部下诛杀，各军将领没有机会动手。”

楚帝李希烈（首都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听到李希倩伏诛消息，大为愤怒。

八月三日，李希烈派遣宦官前往蔡州（河南省汝南县）诛杀颜真卿，





八世纪·七八四年七月至十一月 唐军收复汴、郑、滑、安四州 楚帝李希烈迁都蔡州

宦官告诉颜真卿说：“圣旨下！”颜真卿叩头，宦官说：“赐你一死。”颜真卿说：“臣属年老，出使不能完成任务，罪应一死。但不知钦差什么时候从长安（唐首都，陕西省西安市）动身？”宦官说：“我从大梁（楚首都，河南省开封市）来，不是从长安来。”颜真卿说：“那么，不过是个叛贼，怎么能叫圣旨！”宦官遂把颜真卿用绳勒死（年七十六岁）。

李晟认为：泾州（甘肃省泾川县）是一个边城，将士强悍凶猛，屡次害死统帅，有叛乱的惯性（李适登极时，有刘文喜之乱，参考七八〇年二月。后有姚令言之乱，参考去年【七八三】十月三日。又有田希鉴之乱，参考本年【七八四】四月），上疏请求亲自前往彻底调查整顿抗命事件，

集中力量耕田种桑，积蓄粮秣，防范吐蕃军攻击。

八月四日，李适任命李晟兼凤翔战区（总部设凤翔府【陕西省凤翔县】）及陇右战区（总部设普润县【陕西省凤翔县北】）司令官（节度使）等，及四镇、北庭、泾原各战区特遣兵团副元帅（行营副元帅），封西平王。

当时，李楚琳前来中央，李晟请准携带李楚琳一同前往凤翔（陕西省凤翔县），就在凤翔把李楚琳处死。用以显示对叛徒决不宽容。李适认为刚收回京师（首都长安），最重要的是安抚惊慌不安的人心；因之不准。

最初，李适命浑瑊、骆元光，在同州（陕西省大荔县）攻击李怀光军。李怀光派部将徐庭光率精锐部队六千人，在长春宫（陕西省大荔县东）筑阵抵抗，浑瑊等不断被击败，不能前进。当时，全国财政总监（度支）对庞大的军事开支，无法继续维持，很多人建议李适赦免李怀光，李适不准。

李怀光派他的妹夫要廷珍（要，姓）驻守晋州（山西省临汾市）、营门官（牙将）毛朝扬（音 yáng）驻守隰州（山西省隰县。隰，音 xí）、郑抗驻守慈州（山西省吉县）。马燧（河东【总部太原府】司令官）派人前往游说，全都归降中央。

李适加授浑瑊：河中绛州战区（总部河中府）司令官（节度使。此时河中府为李怀光所据），担任河中、同华、陕虢各战区特遣兵团副元帅（行营副元帅）；加授马燧：奉诚军（驻同州【陕西省大荔县】）基地，及晋慈隰战区（总部晋州）司令官（节度使），担任辖区内特遣兵团副元帅（行营副元帅）；会同镇国战区（总部设华州【陕西省华县】）司令官（节度使）骆元光，以及鄜坊战区（总部设鄜州【陕西省富县】）司令官（节度使）唐朝臣，联合讨伐李怀光。

当初，王武俊攻击深赵道（首府设赵州【河北省赵县】）行政长官（观察使）康日知时，河东战区（总部太原府）司令官（节度使）马燧上疏建议李适下诏命王武俊会同李抱真（安抱真，昭义【总部潞州】司令官），一同攻击朱滔，而把深州（河北省深州市）、赵州（河北省赵县）改归王武俊（恒冀【总部恒州】司令官），而另命康日知当晋慈隰战区（总部设晋州【山西省临汾市】）司令官（节度使）；李适批准。康日知还没有到职，三州已归降马燧，李适命马燧接管三州。马燧上疏把三州让给康日知，说：“因接受投降就被任命，恐怕以后有功的人，认为是正常状态。”李适非常嘉许，批准。马燧于是派人迎接康日知。康日知到后，马燧把政





府财产一一点清，列册移交。

八月五日，命凤翔战区（总部设凤翔府【陕西省凤翔县】）司令官（节度使）李楚琳当左金吾（卫军第十一军）大将军。

李晟抵达凤翔（陕西省凤翔县），审理谋杀前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张镒的罪行（参考去年【七八三】十月八日），斩初级将领王斌等十余人。

冀王、汉政府皇太弟朱滔，受王武俊（恒冀【总部恒州】司令官）攻击，军队几乎瓦解，于是上疏向唐帝李适投降，请求宽恕。

九月十五日（原文误置于八月，据《册府元龟》〈卷三五九〉改），马燧率步骑兵三万人，攻击李怀光所属的绛州（山西省新绛县）。

全国财政总监（度支）因李怀光部众数万人，跟李怀光一起叛变，拒绝发放冬季军服。李适说：“朔方兵团几乎都是忠义之士，只是受李怀光挟制裹胁，将士有什么罪！”

冬季，十月一日，下诏说：“朔方战区特遣兵团以及其他兵团士卒在李怀光那里的，冬季军服及赏钱，依旧照发，而另外储存，等到道路稍通，立即发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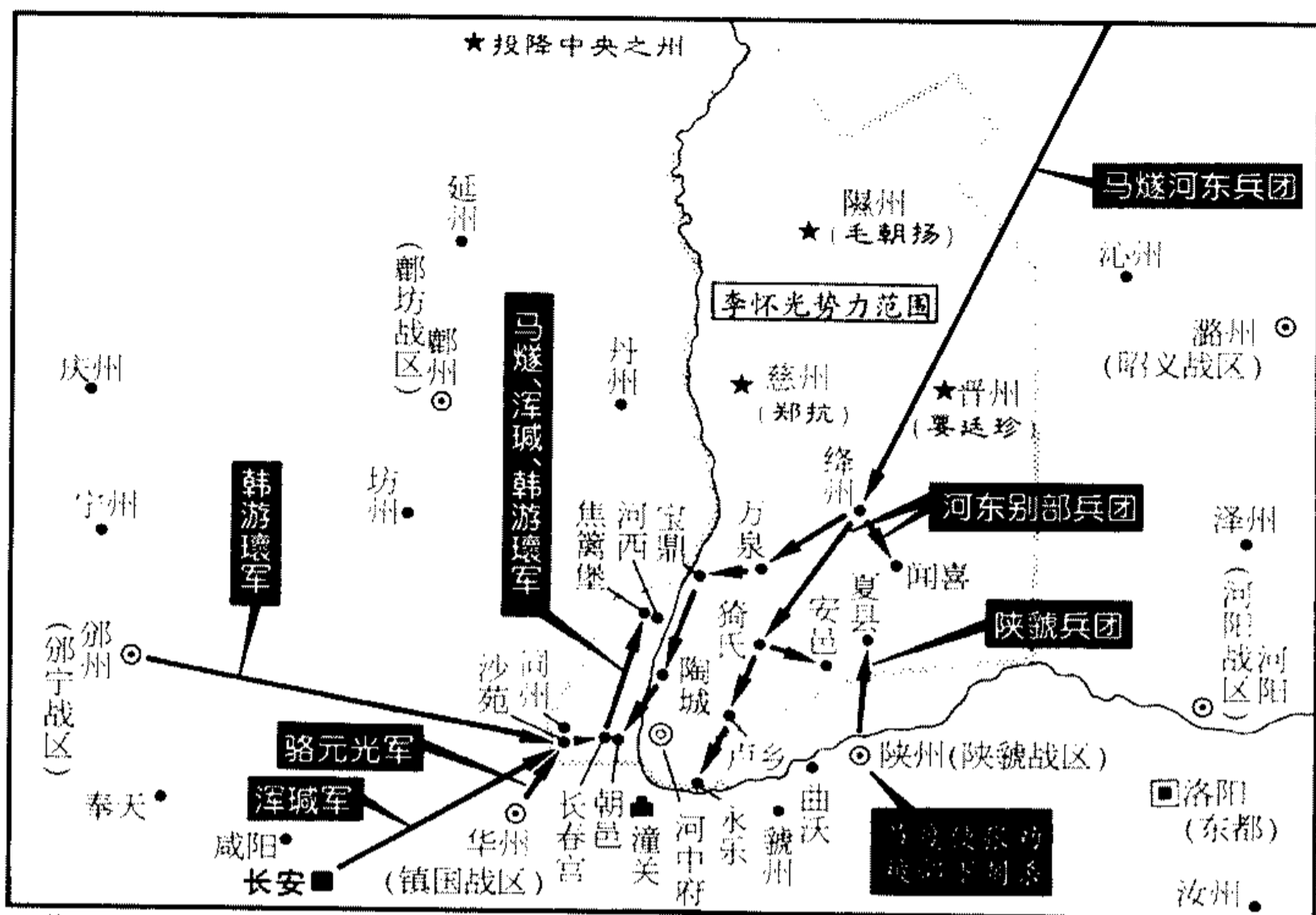
十月二十七日，马燧攻克绛州（山西省新绛县），派出部队，分别夺取闻喜（山西省闻喜县）、万泉（山西省万荣县）、虞乡（山西省永济市东虞乡镇）、永乐（山西省芮城县西南永乐乡）、猗氏（山西省临猗县）。

当初，宦官鱼朝恩伏诛（参考七七〇年三月十日），十一任帝（代宗）李豫（李俶）不再命宦官统率军队。李适登极后，则把禁军都交给宦官白志贞（白琇珪，参考七七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白志贞（白琇珪）被贬（参考去年【七八三】十二月十九日），李适命宦官窦文场接替，追随李适逃亡到山南（秦岭以南），左、右神策军稍稍集结。李适还都长安后，对手握重兵的资深将领，十分猜忌，逐渐把他们免职。

十月三十日，命窦文场当神策军左翼作战司令（左厢兵马使）、王希迁当神策军右翼作战司令（右厢兵马使）。宦官开始分别统率禁军（宦官从此掌握军权，使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宦官时代，大放光辉，演变成为唐王朝的艾滋病，跟唐王朝共存亡）。

闰十月八日，李适命泾原战区（总部设泾州【甘肃省泾川县】）司令官（节度使）田希鉴当军械供应部长（卫尉卿）。

李晟刚到凤翔（陕西省凤翔县）接事时，田希鉴派人前来请安问候，李晟告诉使节说：“泾州逼近吐蕃，万一受到袭击，你能不能单独抵抗？我



八世纪·七八四年八月至七八五年八月 马燧平定李怀光，收复河中

打算派军前去协防，不知道田大帅意下如何。”使节回去报告，田希鉴果然请求增援，李晟派心腹将领彭令英等进驻泾州（甘肃省泾川县）。不久，李晟借口巡察边境，前往泾州（甘肃省泾川县），田希鉴出来迎接，李晟跟他并马进城，追叙往日旧事，气氛欢欣祥和。田希鉴的妻子李女士，把李晟当做叔父侍奉，李晟则把田希鉴称做“田郎”。李晟命供应三天饮食，说：“视察完毕，就回凤翔（陕西省凤翔县）！”田希鉴一点也不怀疑。李晟摆下酒席，田希鉴率领部将及参谋僚佐，都到李晟军营。李晟在廊外埋伏武士，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彭令英率泾原战区（总部泾州）各将领起立，李晟说：“我和各位很久没有见面，请你们自我介绍！”于是查出曾经参与叛变、谋杀主帅的石奇等三十余人，责备他们说：“你们不断犯上作乱，残害忠良，天地不容！”把他们押解出帐，全部斩首。田希鉴还高坐席上，李晟回头对他说：“田郎也不能说没有错，但看在我们间亲近情分，会使你保持一个全尸。”田希鉴呆呆地说：“是的！”李晟命人把田希鉴押解出去，连同他的儿子田萼，一起绞死。李晟前去田希鉴军营，宣布诛杀田希鉴的理由，部众惊恐得发抖，没有一个人敢轻举妄动。



二十五、韩滉几被陷害

七八四年，楚帝（首都汴州【河南省开封市】）李希烈派大将翟崇晖，率领全部主力围攻陈州（河南省淮阳县），很久不能攻克。楚政府所属永平战区（总部设滑州【河南省滑县】）司令官（节度使）李澄（降李希烈事，参考去年【七八三】十二月），发现楚政府武装部队太少，没有余力危害滑州（河南省滑县），遂把李希烈颁发的旌旗符节，全部焚毁，集结部众，宣誓回归唐政府。

闰十月二十六日，李适命李澄当汴滑战区（总部滑州）司令官（节度使）。

宣武战区（总部设宋州【河南省商丘市】）司令官（节度使）刘洽，派步骑兵总纠察官（马步都虞候）刘昌，会同陇右战区（总部设普润县【陕西省凤翔县北】）及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特遣兵团司令官（行营节度使）曲环等率士卒三万人，增援陈州（河南省淮阳县）。

十一月六日，在陈州（河南省淮阳县）城西击败楚军将领翟崇晖，格杀三万五千余人，生擒翟崇晖，押往京师（首都长安）献俘；乘胜进攻汴州（河南省开封市），楚帝李希烈大惧，迁都蔡州（河南省汝南县）。李澄率军直向汴州（河南省开封市），抵达城北，懦弱畏惧，不敢继续前进；此时，刘洽已率主力军抵达城东。

十一月二十一日，楚军守将田怀珍开城迎降。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二日），李澄进城，驻扎浚仪（汴州州政府所在县）县政府。李澄军及刘洽军士卒，每天互相看着，都觉得对方不顺眼而愤怒争斗。这时，楚军郑州（河南省郑州市）守将孙液向李澄投降，李澄遂率军移驻郑州（河南省郑州市）。李适下诏任命总指战官司令部参谋长（都统司马）宝鼎（山西省万荣县西南荣河镇）人薛珏当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州长。

李勉抵达京师（首都长安），改穿平民衣服，等候定罪。谈论这件事的人，很多认为：“李勉失守大梁（河南省开封市。参考去年【七八三】十二月二十七日），不应该仍兼宰相（同平章事，使相）！”监督院最高顾问官（左散骑常侍）李泌告诉李适说：“李勉公正忠心，是一个最好的行政官员，军事不是他的专长。但大梁（河南省开封市）失守时，将士们抛妻弃子，追随他撤退的，将近二万人，足可证明他深受部众爱戴。而且，刘

洽本是李勉的部属，李勉逃到睢阳（宋州州政府所在县，河南省商丘市），立即把大军交给刘洽，终于收复大梁（河南省开封市），也是李勉的功劳。”李适乃命李勉官复原位。

有人抨击说：“镇海战区（总部设润州【江苏省镇江市】）司令官（节度使）韩滉，趁着皇帝逃亡在外，竟集结大军，整修石头城（参考去年【七八三】十一月），秘密加强备战，打算背叛中央。”李适十分不安，询问李泌的意见，李泌回答说：“韩滉忠贞清廉，生活节俭。自从陛下流亡在外，韩滉进贡从来没有断绝。而且，坐镇江东十五州（江东十五州，应是镇海战区辖境：常州【江苏省常州市】、湖州【浙江省湖州市】、苏州【江苏省苏州市】、杭州【浙江省杭州市】、睦州【浙江省建德市】、越州【浙江省绍兴市】、明州【浙江省宁波市】、台州【浙江省临海市】、温州【浙江省温州市】、衢州【浙江省衢州市】、处州【浙江省丽水市】、婺州【浙江省金华市】、宣州【安徽省宣州市】、歙州【安徽省歙县】、池州【安徽省贵池市】。十五州之数不包括总部所在地润州），地方一派升平，没有盗匪，都是韩滉的功劳。他之所以修筑石头城，只是看到中原大乱，认为陛下将南下渡江（长江），准备作为迎接圣驾之用。这正是做一个臣属最忠心最笃实的计划，怎么反而成了罪状！只因韩滉性情刚直严正，不肯拍权贵的马屁，所以很多人都说他的坏话。但愿陛下明察，我敢保证韩滉绝对没有二心。”李适说：“外面议论纷纷，检举控告他犯罪的文件报告，多如一堆乱麻，你难道没有听说？”李泌说：“我当然听说。他的儿子韩皋，当国务院文官部考核司副司长（考功员外郎），直到今天，不敢回江南（长江以南）探望父母，就是因为攻击他老爹的声音，像滚水一样沸腾！”李适说：“他的儿子还这么害怕，你为什么还敢作保！”（儿子害怕是因为父冤难申，朋友作保是因为了解至深，反而把儿子害怕认为是老子犯罪的证据，李适的大脑一定有什么毛病。）李泌回答说：“韩滉的用心，我太知道，我愿意上疏为他辩明，请交给立法院（中书），使全国皆知。”李适说：“我正想重用你，千万不要牵连到这种复杂的事情中。担保一个人，谈何容易，你最好保持距离，不要跟大多数人的意见相反，恐怕使你受到连累！”

李泌退出后，仍呈递奏章，愿以全家百口人命，担保韩滉忠贞。过了几天，李适对李泌说：“你真的为韩滉上疏，为了你，我特地把奏章留在皇宫，我知道你跟韩滉是亲近老友，但犯不上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李泌刚从杭州【浙江省杭州市】任内上调，韩滉正是他的上司）。”李泌回答说：





“我怎么会因为亲近老友的缘故，而辜负陛下！只因为韩滉实在没有二心，我之上疏力保，为的是国家，不是为自己。”李适说：“怎么为的是国家？”李泌说：“而今，天下大旱，蝗虫成灾，关中（陕西省中部）粮仓米价每斗一千钱，仓库就要吃光，只有江东（太湖流域）丰收，是中央命脉所在。希望陛下早早把我的奏章交下，使大家的疑惑得以消除。然后，陛下当面吩咐韩皋，叫他回家探望父母，使韩滉感激，不再心存怀疑，迅速运送粮食，这岂不是为了国家！”李适说：“好极，我完全了解。”立刻把李泌奏章批交立法院（中书省），命韩皋休假探亲，并召见韩皋，赏赐他红色官服（四品穿深红，五品穿浅红；副司长【员外郎】从六品上，穿深绿；而今赏赐红色官服，至少擢升两级），告诉韩皋说：“最近，你家老爹受到很多人抨击，我已经知道内情，不再相信！”顺便又说，“关中（陕西省中部）缺粮，回去告诉你家老爹，越快运来越好！”

韩皋抵达润州（江苏省镇江市），韩滉由衷感激，喜极而泣，当天，就到江边调发稻米一百万斛装船，只准韩皋停留五天，立即返回京师（首都长安）。韩皋向娘亲告辞，母子难舍难分，哭声传到宅外。韩滉把韩皋叫出责打，亲自送到船上，不管风大浪恶，立即下令开航。不久，淮南战区（总部设扬州【江苏省扬州市】）司令官（节度使）陈少游，听说韩滉进贡稻米，也进贡二十万斛。李适对李泌说：“韩滉竟然把陈少游感化，也进贡稻米！”李泌说：“岂只陈少游，全国各战区道都会争着进贡。”

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萧复，奉派前往江淮（华东地区）慰劳完毕（出使事，参考本年【七八四】正月十六日）回京（首都长安），跟其他三位宰相：李勉、卢翰、刘从一，一同晋见皇帝李适。李勉等退出后，萧复单独留下，报告李适说：“陈少游既是大军统帅，又遥兼中央宰相，却首先做出叛逆之事。而韦皋不过一个幕僚部属，却能单独建立忠义（奉义战区【总部陇州】司令官韦皋事，参考去年【七八三】十一月二日），我建议调韦皋接替陈少游，坐镇淮南（总部扬州）。”李适同意，不久，派宦官马钦绪向刘从一作揖，附到耳朵上低声吩咐一些话，告辞回宫。各宰相回到宰相联合办公厅（政事堂），刘从一问萧复说：“马钦绪传达圣旨，叫我和你讨论早晨你向皇上说的那件事，立刻上疏奏请施行，不要让李勉、卢翰知道。对不起，请问，你向皇上说的是什么事？”萧复大为震惊，说：“伊祁放勋（唐尧）及姚重华（虞舜）罢黜或升迁一个官员，各地军政首长，全都同意。政府所作任官封爵，天下知

识分子也全都同意。假使李勉、卢翰没有能力当宰相，就应免职。既然是宰相，政府大事，怎么可以不跟他们商量，加以隐瞒？这是当今政府最大的弊端！早上，皇上已这样吩咐我，我当面指出不可以这么做，想不到皇上还是坚持。我并不是拒绝跟你一块上疏，只是怕成为惯例，所以，不敢奉告。”始终不肯告诉刘从一。刘从一上疏说明，李适越发不高兴。萧复感觉出气氛不对，乃上疏辞职。

十一月二十八日，李适把萧复免职，改当太子宫政务署长（左庶子）。

宣武战区（总部设宋州【河南省商丘市】）司令官（节度使）刘洽攻克汴州（河南省开封市），查获楚帝李希烈的《起居注》，记载：“某月日，陈少游上疏归顺（陈少游靠拢李希烈，参考去年【七八三】十二月）。”陈少游听到消息，既羞愧又恐惧，一病不起。

十二月八日，陈少游逝世（年六十一岁），唐政府追赠他官衔：太尉（三公之一），祭奠仪式一切依照规定。淮南战区（总部设扬州【江苏省扬州市】）大将王韶打算自己当候补司令官（留后），命将士推荐他代理主持军务，还准备放纵士卒大肆抢掠。镇海战区（总部设润州【江苏省镇江市】）司令官（节度使）韩滉派使节前去警告说：“你如果胆敢闹事，我马上就率大军过江，砍下你的人头！”王韶等恐惧，不敢发动。李适得到消息，大喜，对李泌说：“韩滉不但安定江东（太湖流域），还安定淮南（淮河以南），真是国家重臣的器度，你可以说最认识人！”

十二月十三日，李适命韩滉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江淮运输总监（转运使）。韩滉运送粮食、绸缎前往京师（首都长安），从没有一个月停止，中央政府全靠他供应。皇帝不断派使节前去慰劳，对韩滉的恩宠日渐增加。

本年（七八四），蝗虫遍地，造成灾害，花草树木全被吃光，只不吃米稻，全国大饥荒，道路上饿死的尸体前后相望（蝗虫只吃树木，不吃米稻，不可思议。而且，既不吃稻米，怎么会有荒年。此项记载，似有舛错）。

七八五年，春季，正月十七日，唐政府追赠颜真卿官位：司徒（三公之二），谥号文忠（颜真卿被缢死事，参考去年【七八四】八月三日）。

新州（广东省新兴县）军务秘书长（司马）卢杞（被贬事，参考前年【七八三】十二月十九日），因中央大赦，调任吉州（江西省吉安市）政务秘书长（长史），告诉别人说：“我一定会再回京师（首都长安）！”不久，唐帝（十二任德宗）李适（本年四十四岁）果然擢升他当饶州（江西省波





阳县)州长(地越调越近京师,官越升越高)。御前监督官(给事中)袁高,轮值起草这项诏书,他把这项命令报告宰相卢翰、刘从一,说:“卢杞当宰相时,闯下滔天大祸,使皇上逃亡在外,全国陷于水深火热,怎么忽然间调升到大州?请二位宰相向皇上反映。”卢翰等不敢,改命另一位立法官(舍人)起草。

正月十九日,诏书发下,袁高扣留,不让立法院(中书)颁布,立即上疏说:“卢杞穷凶极恶,文武百官痛恨他如同痛恨仇敌,全国战士都想剥他的皮、吃他的肉,怎么可以再用他当政府官员!”李适不理。监督院初级监督官(左补阙)陈京、赵需等上疏,坚决反对,说:“卢杞掌握大权,前后三年(七八一年二月十六日至前年【七八三】十二月十九日),政府制度及官员职务,几乎全部废弃,他的罪行,天地神灵洞察无遗,无论我国人民或外国民族,对他同声唾弃。如果非对巨奸宠爱不可,一定丧失万民对中央的忠心。”

正月二十一日,在金銮宝殿上,袁高再向李适抗争,李适说:“卢杞已经过两次大赦。”袁高说:“大赦只是赦免他的刑责,并不是说就可以当州长!”陈京等也纷纷反对,指出:“卢杞当权时,文武百官的脖子上好像架着钢刀,而今再擢升他,奸党们都将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李适在宝座上暴哮如雷,厉声高叫,左右侍从吓得向后倒退几步,气氛恐怖,参与抗争的人发现已闯下大祸,有人开始退缩,陈京回头说:“赵需,你们不要畏缩,这是国家大事,我们要拼死争取。”李适的怒气稍微平息。

正月二十二日,李适向宰相说:“教卢杞当一个小州州长,可不可以?”李勉说:“陛下一定要用卢杞,大州也可以,问题是,天下失望!”

正月二十六日,李适命卢杞当澧州(湖南省沅县)总秘书长(别驾)。派人告诉袁高说:“我慢慢思考你说的话,实在有理。”又对李泌说:“我已批准袁高的奏章。”李泌说:“连日以来,外面的人私下议论,把陛下比做刘志(东汉王朝十一任帝桓帝)、刘宏(东汉王朝第十二任帝灵帝),现在,听到陛下所作决定,连伊祁放勋(黄帝王朝六任帝尧帝)、姚重华(黄帝王朝七任帝舜帝)都比不上!”李适大为欢喜。而卢杞最后死在澧州(湖南省沅县)。袁高,是袁恕己的孙儿(袁恕己逼武照退位,参考七〇五年正月)。

三月,楚帝李希烈(首都蔡州【河南省汝南县】)攻陷邓州(河南省邓州市。邓州原为楚军据守,参考前年【七八三】正月,或之后又被唐政

府军收复)。

三月二十三日，李适命汴滑战区（总部设滑州【河南省滑县】）司令官（节度使）李澄，当郑滑战区（总部同设滑州）司令官（宣武【总部宋州】司令官刘洽攻克汴州【河南省开封市】，所以把汴州归刘洽，另把郑州归李澄，参考去年【七八四】闰十月二十六日）。

李适把老爹（十一任代宗）李豫（李俶）的女儿嘉诚公主，嫁给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田绪。

河中（山西省永济市）变军首领李怀光的总纠察官（都虞候）吕鸣岳，秘密向唐政府河东战区（总部设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司令官（节度使）马燧投降，事情泄露，李怀光斩吕鸣岳，屠杀吕鸣岳全家，事情牵连到幕僚高郢、李鄴（音 yōng），李怀光集合将士，责备他们背叛，高郢、李鄴理直气壮地回答，分析叛逆的后果，一点也不惭愧隐瞒，李怀光把二人下狱囚禁。李鄴，是李邕的侄孙（此李邕，非皇族，死于陷害，参考七四七年正月五日）。

马燧率军进驻宝鼎（山西省万荣县西南荣河镇），在陶城（山西省永济市西北）击败李怀光军，杀一万余人；另派军跟朔方战区特遣兵团元帅浑瑊会合，向河中（山西省永济市）逼近。

夏季，四月十三日，命江南西道战区（总部设洪州【江西省南昌市】）司令官（节度使）、曹王李皋当荆南战区（总部设江陵府【湖北省江陵县】）司令官（节度使）。

楚帝李希烈的部将李思登，献出随州（湖北省随州市），向李皋投降。

四月十八日，马燧、浑瑊，在长春宫（陕西省大荔县东）南，击破李怀光军，遂挖掘壕沟，围困宫城；李怀光所属各将领纷纷投降。

李适下诏命马燧、浑瑊分别当招降安抚特使（招抚使）。

二十六、李怀光自缢

七八五年，五月二日，宣武战区（总部由宋州【河南省商丘市】迁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参考去年【七八四】十一月六日）司令官（节度使）刘洽，改名刘玄佐。

邠宁战区（总部设邠州【陕西省彬县】）司令官（节度使）韩游瓌，在浑瑊支援下，攻克朝邑（陕西省大荔县东朝邑镇）。李怀光部将阎晏打算



把它夺回，士卒们指着邠宁战士说：“他们不是我的父兄，就是我的子弟，为什么要刀锋相对！”叫喊吵闹，声音很大；阎晏遂率军退走。

李怀光知道大家对他不再服从，只好表示打算前往中央，于是大量聚集财物，装饰车辆，挑选骡马，宣称：一等路通，就向京师（首都长安）进贡。因此，又拖延将近一个月。

六月十八日，唐政府命刘玄佐（刘洽，宣武司令官）兼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州长。

六月二十八日，命金吾（卫军第十一、十二军）大将军韦皋，当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司令官（节度使）。

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首领朱滔逝世（年四十二岁），将士们拥护前涿州（河北省涿州市）州长刘怱，代理主持军务（七七二年七月，朱泚割据卢龙，传弟朱滔，兄弟二人前后割据共十四年而亡）。

当时，一连几年大旱，蝗虫成灾（参考去年【七八四】十二月），全国财政枯竭，而军费支出庞大，很多关心国事的官员，都请求赦免李怀光。凤翔战区（总部设凤翔府【陕西省凤翔县】）司令官（节度使）李晟反对，上疏说：

“绝不可以赦免李怀光，理由有五：河中（山西省永济市）跟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才三百华里（航空距离一百三十公里），同州（陕西省大荔县）首当其冲，如果驻扎大量军队，不能显示中央对李怀光的信任；如果驻兵太少，则又不足以防备，东方万一发生突变，我们用什么制止！这是其一。而今，赦免李怀光，必须把晋州（山西省临汾市）、绛州（山西省新绛县）、慈州（山西省吉县）、隰州（山西省隰县），全部归还；浑瑊已经落空（浑瑊被任命当河中同绛战区【总部河中府】司令官，参考去年【七八四】八月），康日知也要再迁（康日知当晋慈隰战区【总部晋州】司令官，参考去年【七八四】八月），这些州县势将惶恐不安，中央还有什么可以奖励忠义之士？这是其二。

“陛下征调各地军队，苦战一年，削平叛逆丑类，中央军的战斗力并没有衰退，却突然赦免李怀光叛逆之罪；现在，西方有吐蕃、北方有回纥（瀚海沙漠群）、南方有自称皇帝的李希烈，都密切注意我们的强弱，不认为陛下恩德广被、爱护人民，因而罢战息兵，反而会认为中央军战场失败，不得不找个借口下台；一定会激起大家跃跃欲试的念头，这是其三。赦免李怀光之后，朔方战区特遣兵团将士都应重新论功行赏（解奉天【陕西省

乾县】之围），现在国库正空，中央任何赏赐，都不会使他们满意，反而更刺激他们叛变，这是其四。中央如果赦免李怀光，命各道军队复员；如果不作赏赐，怨恨的言语必然出口；这是其五。

“而今，河中（山西省永济市）每斗米价格五百钱，野草米粮，就要吃光，大街小巷，都是饿死的尸体。而且，河中（山西省永济市）军中大将，将要被李怀光屠杀罄尽，陛下只要命令特遣兵团继续包围十天半月，李怀光的内部，一定会发生变化。何必自己培养心腹之疾，留到将来后悔！”

李晟又请求李适拨付给他军队二万人，他愿自备粮草辎重，单独率军讨伐李怀光。

秋季，七月一日，马燧自战场返京（首都长安）朝见，奏称：“李怀光的叛逆及凶恶，较之其他盗贼（朱泚等），更为严重，如果赦免，以后无法号令全国。请再拨给一个月的粮食，定替陛下削平。”李适允许。

陕虢战区（总部设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总作战司令（都知兵马使）达奚抱晖（达奚，复姓），毒死司令官（节度使）张劝，代理主持军务，请求中央命自己继任司令官（节度使）；并且秘密召唤李怀光部将达奚小俊支持协防（达奚小俊，参考去年【七八四】七月二十六日）。李适对李泌说：“如果河中（山西省永济市）跟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结盟，恐怕难以立刻制伏。尤其达奚抱晖盘踞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江淮（华东地区）粮运的水陆道路，势将全被切断，不得不麻烦你亲自去一趟。”

七月八日，李适任命李泌当陕虢警备区（陕虢战区改，总部仍设陕州）总司令官（都防御使）兼水陆运输总监（水陆运使）。李适打算派神策军强行护送他前去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到职，问李泌说：“你需要带多少人？”李泌说：“陕州城（河南省三门峡市）三面是悬崖绝壁，无法攀登，如果攻城，恐怕一年半载都未必能够攻破；我打算单人匹马进城！”李适说：“单人匹马怎么能进去？”李泌回答说：“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军民还不习惯违抗中央命令，只是达奚抱晖一个人犯罪作恶而已。如果大军抵达城下，他们铁定地会闭门抵抗。我今天单人匹马前去他们近郊，他们如果派大军对付，会觉得不值得那么大惊小怪，如果派个小将来杀我，未必不会被我利用。而今，河东战区（总部设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特遣兵团进驻安邑（山西省运城市东北安邑镇），司令官（节度使）马燧



正在中央，盼望陛下命他跟我同时辞行启程，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那些叛徒，即令想把我害死，也会恐惧河东战区特遣兵团对他们讨伐，这也是一种造势。”李适说：“即令如此，我正要请你担任更重要的官职，宁可失去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不可失去你，还是另派别人前去才好！”李泌说：“如果另派别的人去，他一定进不了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现在，兵变刚刚发生，官兵心里对未来还没有作成决定，所以才出其不意地破坏他们的阴谋。如果另派别人，一旦犹豫迟疑，使叛徒们有充分的时间，计议一定，就不能进城。”李适同意。

李泌接见陕虢战区（总部设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驻京（首都长安）奏事官（陕州进奏官）及在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的将领官吏，告诉他们：“领袖因陕虢战区（总部陕州）饥馑，所以不命我当战区司令官（节度使），而只兼运输总监（运使），只打算督促江淮（华东地区）粮食，迅速运到赈济。陕虢战区特遣兵团（行营）驻扎夏县（山西省夏县），如果达奚抱晖有才干可以担当重任，中央会派他前去统御；如果能够立功，就会擢升他当战区司令官（节度使）！”达奚抱晖派出的间谍立刻奔驰回去报告这项消息，达奚抱晖稍为安心。李泌把他说的话报告李适，说：“我的目的是使士卒们想得到粮食，达奚抱晖想得到中央派令，这样，他们就不会谋杀我。”李适说：“好极！”

七月十五日，李泌跟马燧一同向李适辞行。

七月十七日，李适加授李泌官位：陕虢道（首府设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行政长官（观察使）。

李泌东出潼关（陕西省潼关县），镇守潼关的郾坊战区（总部设郾州【陕西省富县】）司令官（节度使）唐朝臣，派步骑兵三千人在关外（潼关以东）待命，说：“奉皇上命令，送你前往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李泌说：“我辞别皇上的时候，皇上授权给我见机行事。我决定不让人跟随，只要有一个人跟随，我就进不了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唐朝臣因诏书指定护送，所以坚持不肯离开，李泌无可奈何，只好手写皇帝诏书，阻止唐朝臣行动，然后快马加鞭，往东奔驰。

达奚抱晖没有派将领出城迎接，但不断派间谍侦察动静。李泌在抵达前最后一晚，住宿曲沃（河南省三门峡市西南曲沃镇）。战区将领及参谋官员们，不等达奚抱晖下令，就前来迎接，李泌笑说：“我的计划成功！”前进到距城十五华里处，达奚抱晖也出城谒见。李泌称赞他保护城池完整的

功劳，说：“军中一些风言风语，你不要放在心上，你们的官位职务，都不会调动。”达奚抱晖退出后，大为欢喜。李泌进城办公，左右官员及宾客等有人请求单独面谈，李泌都婉转拒绝，说：“更换统帅的时候，军中谣言流传，是正常状态，我到差后，自然平息，这一类的话，我不愿再听。”因此，心怀疑惧的人都感到安全。李泌只索取账簿，处理有关粮运及储存事宜。第二天，把达奚抱晖召唤到住宅，告诉他说：“我并不是爱你才不杀你，只是恐怕从今以后，发生危险灾难的地方，中央派遣的将领，都不能进去，所以才饶你一命。你替我准备酒菜、纸钱，出城祭奠前任司令官（张劝），然后逃生，千万不要进关（潼关），随便什么地方找一个安身之处，然后暗中回来搬取家眷，我保证没有其他麻烦。”

李泌向李适辞行时，李适交给他一份陕虢战区（总部陕州）将领参加这项谋杀案的七十五人名单，要他一律处死。李泌把达奚抱晖打发走之后，中午，中央慰劳特使（宣慰使）抵达。李泌奏称：“已经赶走达奚抱晖，其他的人，实在不值得查问！”但李适却把他们恨入骨髓，再派宦官到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坚决要李泌执行命令。李泌不得已，逮捕作战司令（兵马使）林滔等五人，带上脚镣手铐，送往京师（首都长安），但上疏请求对五人赦免。李适下诏把他们流窜天德（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但一年多以后，终于还是把他们诛杀。而达奚抱晖从此亡命天涯，再不知道他的消息。（张劝为什么被杀？史书交代不清楚，部属诛杀长官固然应受惩罚，但我们也应了解是不是长官把部属逼反！）

达奚小俊率军抵达边境，听说李泌已进入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即率军撤退。

七月十九日，李适命刘怵当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

全国大旱，灞水（渭水支流）、浐水（灞水支流）将要干枯，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所有水井，都汲不出滴水，全国财政总监署（度支）奏称：皇家及政府的经费，只能支持七十天。

八月二日，李适下诏说：“凡不是紧急而必需的费用，以及闲散官员，全部裁撤。”

马燧（河东【总部太原府】司令官）从京师（首都长安）返前方大营，跟各将领磋商，说：“不能攻克长春宫（陕西省大荔县东）就无法攻击李怀光，而长春宫防卫坚强，恐怕时间浪费太久，我当亲自前去劝解守



军！”遂直到城下，呼唤守将徐庭光，徐庭光率将领在城楼上排列成行，向马燧叩头。马燧知道他们心里已经屈服，就缓和地说：“我从中央刚到这里，你们应面向西方，接受命令。”徐庭光等再向西叩头（皇帝李适在西）。马燧说：“自安禄山兵变（七五五年十一月）以来，朔方兵团将士，转战南北，为国立功，已三十余年，为什么忽然计划屠灭自己家族？如能接受我的建议，不仅免祸，还可得到富贵！”守城将领不回答。马燧解开战袍，露出胸脯说：“你们既不相信我的话，为什么不发箭射击！”守军将士跪在城楼上，伏地哭泣流泪，马燧了解他们的困难，安慰说：“这都是李怀光一个人惹出来的祸，你们没有罪，只要严守城池，不要出战。”守军将领一齐连声说：“遵命！”

八月十日，马燧跟浑瑊、韩游瓌（邠宁【总部邠州】司令官），联军逼近河中（山西省永济市），进抵焦篱堡（陕西省合阳县东），守将尉珪率守军七百人投降。当天（八月十日）夜晚，李怀光燃起平安烽火，其他军营都不反应。

镇国战区（总部设华州【陕西省华县】）司令官（节度使）骆元光驻军长春宫（陕西省大荔县东）下，派人向守将徐庭光招降，徐庭光一向瞧不起骆元光，命士卒大声诟骂，作为回答，又因骆元光是安息（安国，中亚布哈拉市）人，所以叫人扮成少数民族小丑，在城上做出很多戏弄侮辱的动作，并大声宣称：“我们只向汉人将领投降，蛮子靠边站！”骆元光派人报告马燧，马燧从前线返回城下，徐庭光才开城投降。马燧只率几名骑兵进城安抚慰问，士卒们大声欢呼说：“我们又成了皇家国防军！”浑瑊对幕僚们说：“我最初认为马公指挥作战，比我高明不了多少，现在才知道我差得太远！”李适下诏加授徐庭光中央官衔：试用宫廷总管（试殿中监）兼总监察官（兼御史大夫）。

八月十二日，马燧率各军集中河西县（陕西省合阳县东黄河西岸）。河中（山西省永济市）士卒心情震动，忽然惊慌说：“西城（陕西省大荔县东）部队已经穿上铠甲！”一会又骇叫说：“东城（山西省永济市）部队已经戒备！”一会工夫，官兵们都传呼“太平”口号。李怀光不知道如何是好，悬梁上吊而死（年五十七岁）。

最初，李怀光解除奉天（陕西省乾县）包围（参考前年【七八三】十一月二十日），李适擢升李怀光的儿子李璀当行政监察官（监察御史），特别优待。后来，李怀光率军逗留咸阳（陕西省咸阳市），不再前进（参考

去年【七八四】二月），李璣秘密向李适报告说：“我老爹一定辜负陛下，请陛下早作准备。我曾经听说：君王和老爹完全一样，可是今天这种形势，陛下未必能杀我老爹，而我老爹却有足够的力量危害陛下。陛下待我优厚，少数民族性情直爽，所以不忍心不开口（李怀光是勃海靺鞨人）。”李适吃惊说：“我知道你是大臣（对李怀光只称“大臣”而不称名）心爱的儿子，应该在中间委屈沟通才是，为什么秘密报告我知！”李璣回答说：“我老爹并不是不爱我，我更不是不爱老爹和家族。只是我已竭尽全力，不能改变老爹的主意！”李适说：“那么，你有什么办法自己免除这场灾难？”李璣说：“我之报告陛下，不是为了苟且偷生。我老爹失败，我只有跟我老爹同死，哪有别的办法？假使我出卖老爹，只求活命，陛下难道还用这种人！”李适说：“你不要轻易说死，我派你再去咸阳（陕西省咸阳市）一趟，向你老爹用心解释，使君臣父子，都能保全，岂不更好！”李璣从咸阳回来，报告李适说：“事情完全绝望，请陛下严密戒备，千万不要相信别人认为我老爹可以改变立场的说法。我这次前去，向老爹千方百计劝解，老爹斥责说：‘你这个小子懂得什么？皇上言而无信，不遵守诺言，我并不是贪图荣华富贵，只是怕死而已，你怎么可以把我陷害到绝地！’”

李泌前往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时，李适对他说：“我所以屡次想保全李怀光，实在是由于怜惜李璣，你到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不妨替我招降试试！”李泌回答说：“陛下逃亡梁州（陕西省汉中市）、洋州（陕西省洋县）之前，李怀光还有资格归顺。现在情形大不相同，哪有臣属把他的君王逼迫流浪在外，而还能站在金銮宝殿之上，向君王朝见之理？他纵然厚着脸皮，不知羞耻，但陛下每次登殿听政，看到他又会有什么心情？我如果能进入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即令李怀光投降，我都不敢接受，何况是派人劝他！李璣是一个贤德的人，一定会跟他老爹同死——如果他不死，他也就没有什么可贵。”李怀光死后，李璣先格杀他两位弟弟，然后自杀。

朔方特遣兵团将领牛名俊，砍下李怀光的人头，出城投降。此时，河中（山西省永济市）军队仍有一万六千人。马燧诛杀阎晏等七人（阎晏是总纠察官【都虞候】，劝李怀光东保河中【山西省永济市】，参考去年【七八四】三月），对其他同党，一律不再追究。马燧自金銮宝殿上向皇帝辞行，到克复河中（山西省永济市），共二十七日。释放囚禁监狱里的高郢、李鄴（二人被囚，参考本年【七八五】三月），上疏奏准留二人当自己的



幕僚。

邠宁战区（总部设邠州【陕西省彬县】）司令官（节度使）韩游瓌攻击李怀光时，部将杨怀宾奋勇死战，李适特下诏宽恕他的儿子杨朝晟（李怀光囚杨朝晟，参考去年【七八四】三月），韩游瓌遂命杨朝晟当战区总纠察官（都虞候）。

李适派宦官问国务院文官部考核司长（考功郎中）陆贽，说：“河中（山西省永济市）变乱已经平息，还有什么事应该去做？”命他条条列出奏报。陆贽认为：河中（山西省永济市）变乱平息之后，一定会有迎合领袖心意、不断制造事端的人，声称中央大军所向无敌，建议乘胜南下，讨伐淮西（楚政府，首都蔡州【河南省汝南县】）；李希烈（楚帝）也一定会激怒和欺骗他的部众和新近归附中央的一些将领（指李纳、王武俊、田绪等）说：“皇上在奉天（陕西省乾县）颁发大赦令，只是当情势危急时，使用的缓兵之计。等情势稍微安定，就会秋后算账，大动干戈！”这样的话，各地那些犯过罪的将领，谁不猜疑恐惧？河朔（河北平原）、青齐（山东半岛），当会纷纷响应（河朔指王武俊、田绪、刘怱；青齐指李纳），终于再一次地掀起战争，兵连祸结，赋税沉重，八世纪八〇年代初期的灾难，势将重演。于是上疏，大略说：“大福不能每次都靠侥幸获得，所以不可以寄托于临时发生的意外事件。我一直为即将来临的灾难而深为忧虑，从不敢因为大福降临而向陛下祝贺。”

陆贽又说：“陛下心有悔过的深刻诚意，颁布非常重要的大赦诏书（参考去年【七八四】正月一日），在各地宣读的时候，听到的人没有不涕泪直流。僭称国王的军阀，削除王号，请求恕罪（指王武俊、田悦、李纳，参考去年【七八四】正月）；心怀观望的武夫，也都一本忠诚，为国家尽力（指陈少游）。”

陆贽又说：“以前，越讨伐，越叛乱；而今，一经赦免，全都回归中央。以前，动员百万雄师，筋疲力尽；而今，只不过颁布一纸小小诏书，皇家恩德便普及天下。英明领袖治理国家，以及驯服叛逆，靠的是恩德而不是军警，道理至为明显。那些谋反的将领，武装反抗中央，事实上不过只想保命，并不是想当帝当王，道理又至为明显。自己要生存，必须使人也生存，才是使自己生存的最好方法；自己求安乐，必须使人也安乐，才是使自己安乐的最大保障。把人逼到死地，而自己永生；把人驱进危境，而自己久安，从古到今，还没有听说有这种事。”

陆贽又说：“一个人破坏法律，全境遭殃。一个地方不安宁，全国骚动。”

陆贽又说：“千万参加叛乱的平民，和多数率领叛军的将领，对陛下准许他们改过自新的意旨，深为感动；对陛下恩重如山赦免他们无罪的承诺，更是欢腾。所以革面洗心，撤除王号，重回原来位置，再尽臣属礼仪。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他们心悦诚服，真的相信中央所公开说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却不尽然，事实上他们也不会这么坦荡接受，一定会集合智囊，全神贯注，磋商拟订应变策略。拉长耳朵听陛下每一句话，密切注视陛下每一个行动，检查陛下是不是履行你所作的承诺誓言。如果行为跟言论相符，则改邪归正的心及服从中央的信念，就会逐渐稳固。万一行为违反所作的承诺誓言，则恐惧大难临头的保命心理状态，当再度出现。”

陆贽又说：“朱泚灭亡（参考去年【七八四】六月）而李怀光伏诛，李怀光伏诛而讨伐李希烈的大军出动。如果李希烈的战乱平定，中央下一个目标是什么？那些心里一直不安、有背叛记录的将领，怎么能不恐惧惊慌？”

陆贽又说：“现在，皇家正逢中兴大运，上天已经后悔它所降下的灾祸。所以朱泚盘踞京师（首都长安），李怀光窃保中都（河中府，山西省永济市），不到两年，都被砍下人头，正是叛徒胆破心惊、人民对政府重建信心的时候。但威令虽然已经推行，恩德却仍没有深入人心。当今要做的事，主要的是应该上感天意，下收民心。用皇家恩德巩固领导中心，用消灭盗贼的声威，使皇家恩德更能普及全民。”

陆贽又说：“我不能保证一定归降的叛徒，只有李希烈一人而已。推测他的内心，并不是不愿接受赦免；分析他现在的处境，也不是不感到后悔。只是他过度狂妄，考虑不周，既然以皇帝自居，虽蒙陛下恩典，保全他功名，他却不得不羞惭满面，自觉无法再立足天地之间。即令不归降中央，也只不过‘独夫’一个，内则提不出政治号召，外则得不到同类支援。他唯一的办法不过对他的部众优厚赏赐，拖延岁月。心里虽然想逞强斗胜，但形势已不允许。陛下只要下令各战区严守边界，李希烈的士气已衰，计谋已竭，注定的要有牢狱之灾，如果不被人谋害，定被鬼神诛杀。古人所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岂不正是如此。”

八月十七日（原文“丁卯”，即八月五日，但诏书下达之日，必在李怀光死日【八月十二日】之后。今据两《唐书》改），李适下诏，说：“李



怀光曾经为国立功，特别饶恕他的一个儿子不死，使延续李家后代；赏赐他住宅田地，发还李怀光的人头及尸体安葬。加授马燧中央官衔：兼任最高监督长（兼侍中，使相）。加授浑瑊中央官衔：摄理司空（检校司空，三公之三）。其他官兵，依照等级，分别赏赐。各道跟淮西（楚政府，首都蔡州【河南省汝南县】）邻境的，应各守边界，除非受到攻击，不必进军讨伐。李希烈如果投降，当免他一死。其他将领士卒，一概不加追究。”（此系采纳陆贽建议。）

最初，李晟曾率神策军驻防成都（参考七七九年十月一日），班师时，携带美丽的营妓高洪在自己身边。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司令官（节度使）张延赏大怒，派人追上索回，因此二人感情破裂。现在，宰相刘从一患病，李适召唤张延赏到中央接任宰相，李晟上疏检举他种种过失及罪恶。李适难以违背李晟的心意，遂仅命张延赏当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左仆射）。

镇国战区（总部设华州【陕西省华县】）司令官（节度使）骆元光，打算诛杀试用宫廷总管（试殿中监）徐庭光，跟邠宁战区（总部设邠州【陕西省彬县】）司令官（节度使）韩游瓌商量说：“徐庭光侮辱我的祖宗（指城楼戏弄事，参考本年【七八五】八月十日），我打算杀他报仇，马公（马燧）一定大怒，届时，你能不能救我不死？”韩游瓌说：“包在我身上。”

八月二十日，骆元光在营门外遇见徐庭光，上前作揖寒暄，接着指责他的罪恶，命左右侍从把徐庭光乱刀砍死，进帐谒见马燧，叩头请求恕罪，马燧火冒三丈，说：“徐庭光已经投降，接受政府的官职爵位，你不先行报告，就下毒手，眼中早没有统帅！”打算斩首。韩游瓌劝阻说：“骆元光杀一个初级将领（中央官位只是虚衔，一个人的身价由兵力决定），你的怒气已经如此；你杀一个战区司令官（节度使），皇帝会有什么反应！”马燧沉默不说话。浑瑊也参与求情，才赦免骆元光。

浑瑊镇守河中（山西省永济市），接收李怀光的全部军队，朔方战区（总部设灵州【宁夏灵武县】）特遣兵团自此分驻邠州（陕西省彬县）及蒲州（河中府，山西省永济市。郭子仪在世时，朔方兵团就分驻邠蒲，但统帅是一人，参考七六九年六月，而今驻邠州军归韩游瓌，驻河中府军归浑瑊，不再是一家人）。

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刘怱患病。

九月七日，李适命刘怵的儿子，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刘济暂代司令官（权知节度事），不久，刘怵逝世（年五十九岁）。

二十七、李希烈毒死，驽军叛变

七八六年，春季，正月，楚帝李希烈（首都蔡州【河南省汝南县】）的部将杜文朝，攻击襄州（湖北省襄樊市）。

二月三日，唐政府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司令官（节度使）樊泽迎战，生擒杜文朝。

三月，楚帝李希烈别动部队将领攻击郑州（河南省郑州市），义成战区（总部设滑州【河南省滑县】）司令官（节度使）李澄，把他们击破（去年【七八五】四月，郑滑战区改名义成战区）。李希烈处处受到挫败，势力日渐萎缩，而且患病。

夏季，四月七日，大将陈仙奇主使医生陈山甫毒死李希烈；派军把李希烈的皇后、皇子、兄弟等家属，全部屠杀（李希烈称帝二年四个月【七八四年正月至七八六年四月】），然后率部众归降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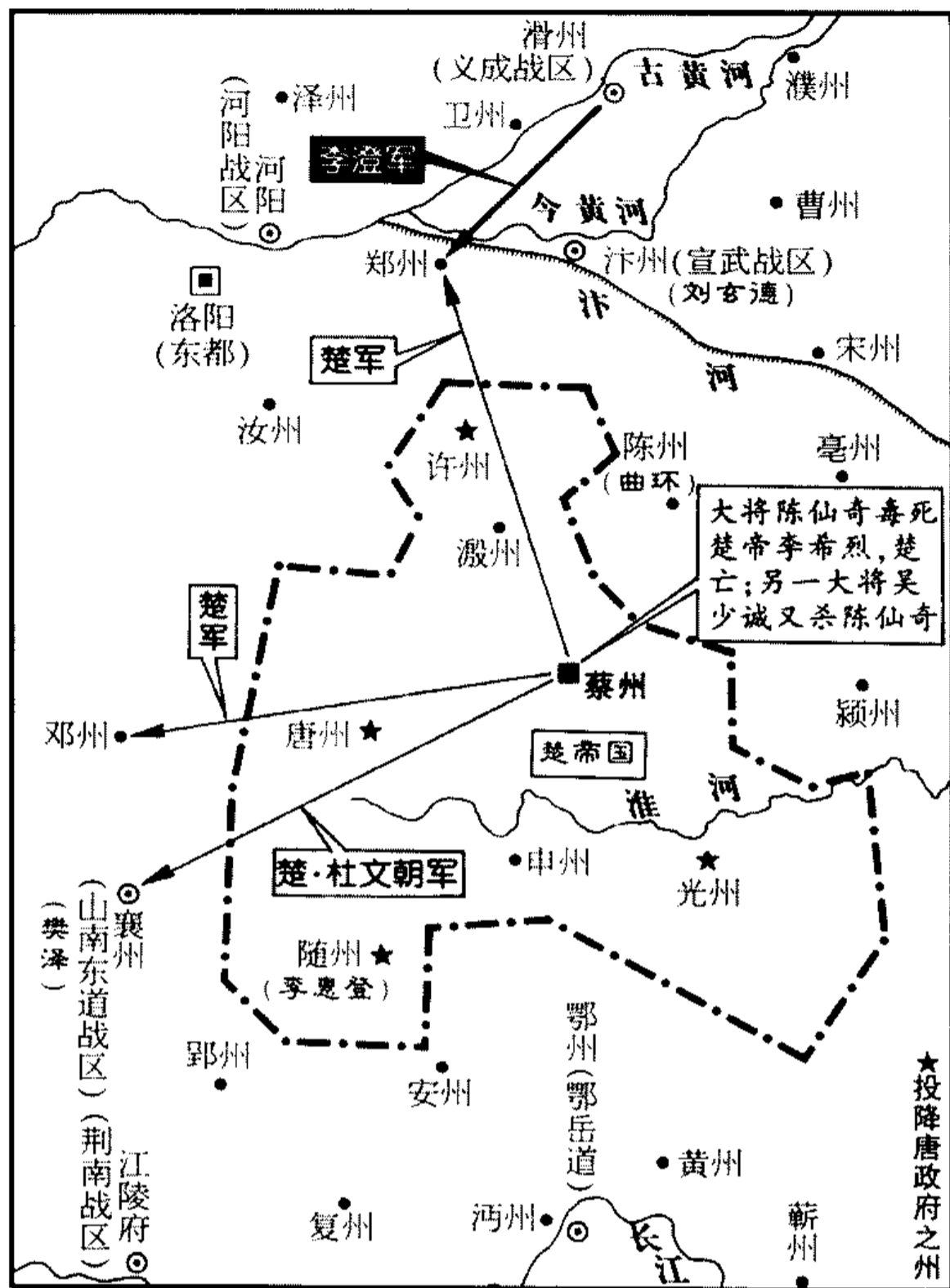
四月二十五日，唐政府任命陈仙奇当淮西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原称淮宁战区）司令官（节度使）。

关中（陕西省中部）饥馑严重，粮食枯竭，皇家禁军士卒有的脱下头巾挥动，在大街上呼喊说：“把我们囚禁在军营里，却不发给粮食，难道我们是罪犯？”李适日夜忧愁，正巧镇海战区（总部设润州【江苏省镇江市】）司令官（节度使）韩滉运送的稻米三万斛，抵达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李泌立即奏报。李适大喜过望，立刻前往东宫，对太子李诵说：“米已运到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我们父子总算死里逃生！”当时，皇宫御厨房不自己酿酒，李适派人到街上买酒回来庆祝。又派宦官到神策军六军，转告这项消息，官兵都喊万岁。

这时，一连几年，人民都陷入饥饿，连同禁军士卒，大多数面色焦黑，骨瘦如柴。直到现在，小麦开始成熟，可以收割。街头偶尔出现一个喝醉酒的人，大家都会惊喜，认为是一种祥瑞。人们突然间吃饱一顿饭，有五分之一肠胃被撑破裂，腹胀而死（可悲）。直到几个月后，人们肌肤的颜色才渐渐恢复过来。

秋季，七月，淮西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作战司令





八世纪·七八五年三月至七八六年七月 楚帝国扩张失败楚帝李希烈被毒死，淮西回归唐政府

(兵马使) 吴少诚，格杀战区司令官(节度使) 陈仙奇，自称候补司令官(留后)。吴少诚阴险狡猾，深受李希烈宠爱信任，所以为李希烈报仇(吴少诚投奔李希烈，参考七八一年六月六日)。

七月二十二日，李适命虔王李谅(李适的儿子) 当申光随蔡战区(即淮西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 司令长官(节度大使)，命吴少诚当候补司令官(留后)。

八月二十七日，义成战区(总部设滑州【河南省滑县】) 司令官(节度使) 李澄逝世(年五十四岁)，他的儿子李克宁，阴谋继承老爹的职位，于是保守秘密，对外不发表李澄死亡消息。

最初，李适曾经跟李泌商议恢复征兵制度（府兵）；李泌遂向李适详细陈述征兵制度（府兵）自西魏帝国以来如何兴起（参考五五〇年十二月），和为什么废除（参考七二二年九月）的前因后果，指出说：

“征兵制度（府兵）下的士卒，平常乃是农民，在田亩耕种，每一个征兵府（折冲府）设司令（折冲）一人主持，在农民闲暇休息的时候，教他们作战技能。国家有事征召时，中央命令各州及各征兵府（折冲府），经过查证无误，然后集结士卒，前往指定地点。将领及带兵官点收检阅，如果发现军事训练不够或训练错误，则惩罚征兵府司令（折冲都尉），甚至惩罚州长。出征完毕，士卒复员还乡，分别授勋颁赏，不再往京师（首都长安）集中，沿途就可离开。出征时间，近处不超过三个月，远处不超过一年。

“高宗（三任帝李治）命刘仁轨当洮河（青海省乐都县）防卫司令（镇守使），负责对付吐蕃王国（参考六七七年八月），那时才把出征时间延长。武皇后（南周王朝一任帝武照）当权时，太平日子已久，征兵制度逐渐破坏，士卒也受人轻视；人民认为当兵是一种耻辱，为了逃避兵役，甚至残害自己手脚。雪上加霜的是，牛仙客由于剥削搜刮人民，聚敛财富，而被擢升宰相（参考七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后边防军将领遂纷纷仿效。

“山东（崂山以东）士卒多半自己随身携带绸缎，边防军将领引诱他们把绸缎寄存大营仓库，于是白天驱使士卒去做苦工，晚上则把他们捆绑在地牢里面，想尽方法把他们折磨至死，以便没收他们的财产（参考七四九年四月）。所以，自本世纪（八世纪）四〇年代以后，山东（崂山以东）征召来的士卒，能够活着回去的，十个人中不到二三人。他们受到如此的惨毒虐待，然而，却没有发生逃亡外邦、发动兵变、格杀将领或夺权反抗的现象，实在是因为仍依恋家园，唯恐怕连累家人亲属。

“自本（八）世纪二〇年代以来，张说开始创立募兵制度（参考七二二年九月），国防军改称‘弘骑’（参考七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再之后，扩充成为卫军六军（每军再分左右，成十二军）。李林甫当宰相时，六军士卒，全部改为募兵（参考七四九年五月十日）。于是，士卒跟乡土没有关联，而又没有家属亲戚使他挂念，因之往往不能自爱自重，为了金钱权利，不惜牺牲身家性命，祸乱遂开始爆发，直到今天，不能改善。如果从前的征兵制度没有废除，怎么会有这种犯上作乱的灾难！陛下考虑恢复征兵制



度，是国家之福，太平盛世，指日可待。”

李适说：“等河中（山西省永济市）战乱平定，再跟你商议。”

九月四日，义成战区（总部设滑州【河南省滑县】）首领李克宁才发布他老爹李澄逝世消息，诛杀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马铉，穿黑色丧服办公（中国传统，在家守丧时，丧服是白色，但遇紧急情况，必须作战或其他重大事件不能在家守丧时，则改穿黑色。《左传》〈前六二七年〉：晋国国君【二十四任文公】姬重耳逝世，他儿子姬欢守丧。秦军大将孟明偷袭郑国。姬欢改穿黑色丧服，派军在崤山埋伏，俘虏孟明），加强城门警卫。宣武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司令官（节度使）刘玄佐（刘洽），派军进驻边境，施加压力，并派人向李克宁分析利害，至为深刻，李克宁遂不敢贸然宣布继承老爹的职位。

九月十一日，唐政府任命东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留守长官贾耽，当义成战区（总部滑州）司令官（节度使）。李克宁把总部库存的金银财物，搜刮一空，全部装入私囊，于夜晚悄悄离城。士卒们尾追抢劫，天亮时已抢劫净光。

平卢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特遣兵团数千人，从防地返回郓州（山东省东平县），路过滑州（河南省滑县），义成战区（总部滑州）将领们一致认为：“李纳（平卢【总部郓州】司令官）虽然表面上服从中央，却有兼并相邻战区的野心，为了防备突变，请招待他们驻扎城外。”贾耽说：“跟别人是邻居，怎么能让他们的将士住在荒郊！”命招待他们住在城里。贾耽时常率一百人左右的骑兵，在平卢战区（总部郓州）境内打猎，李纳得到报告，大为欢喜，敬佩他的度量，不敢侵犯。

冬季，十二月，国务院工程局副局长（工部侍郎）张彧，是李晟的女婿。李晟在凤翔（陕西省凤翔县）时，另一女儿嫁给幕僚崔枢，所送的嫁妆及礼遇，远超过当初对待张彧；张彧大怒，遂依附李晟的政敌张延赏（李晟跟张延赏结怨事，参考去年【七八五】八月）。御前监督官（给事中）郑云逵，曾当过李晟的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因李晟对他不满意，也投靠张延赏一边。而皇帝李适对李晟的大功高名，也疑惧猜忌。于是，吐蕃军的离间计谋，发生作用，张延赏等一口咬定李晟即将叛国，把他的阴谋诡计，宣传得像滚水一样沸腾，使用各种极端手段，定要把李晟置之死地。李晟得到消息，日夜流泪，双眼都哭得肿胀，把他所有的子弟全送到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上疏辞职，请求剃发当佛教和尚，李适安慰

解释，不许。

十二月十六日，李晟前往京师（首都长安）晋见李适，强调他患脚病，诚恳辞让战区司令官（节度使）职务，李适也不许。韩滉跟李晟一向友善，李适命韩滉跟刘玄佐（刘洽）把皇帝的意思，转告李晟，命他化解跟张延赏之间的怨恨，李晟遵命。韩滉等陪同张延赏前去李晟家，登门道歉，二人遂结拜成为兄弟，设宴款待，尽欢而散。接着又分别在韩滉、刘玄佐（刘洽）家设宴，也尽欢而散。韩滉并建议李晟上疏推荐张延赏当宰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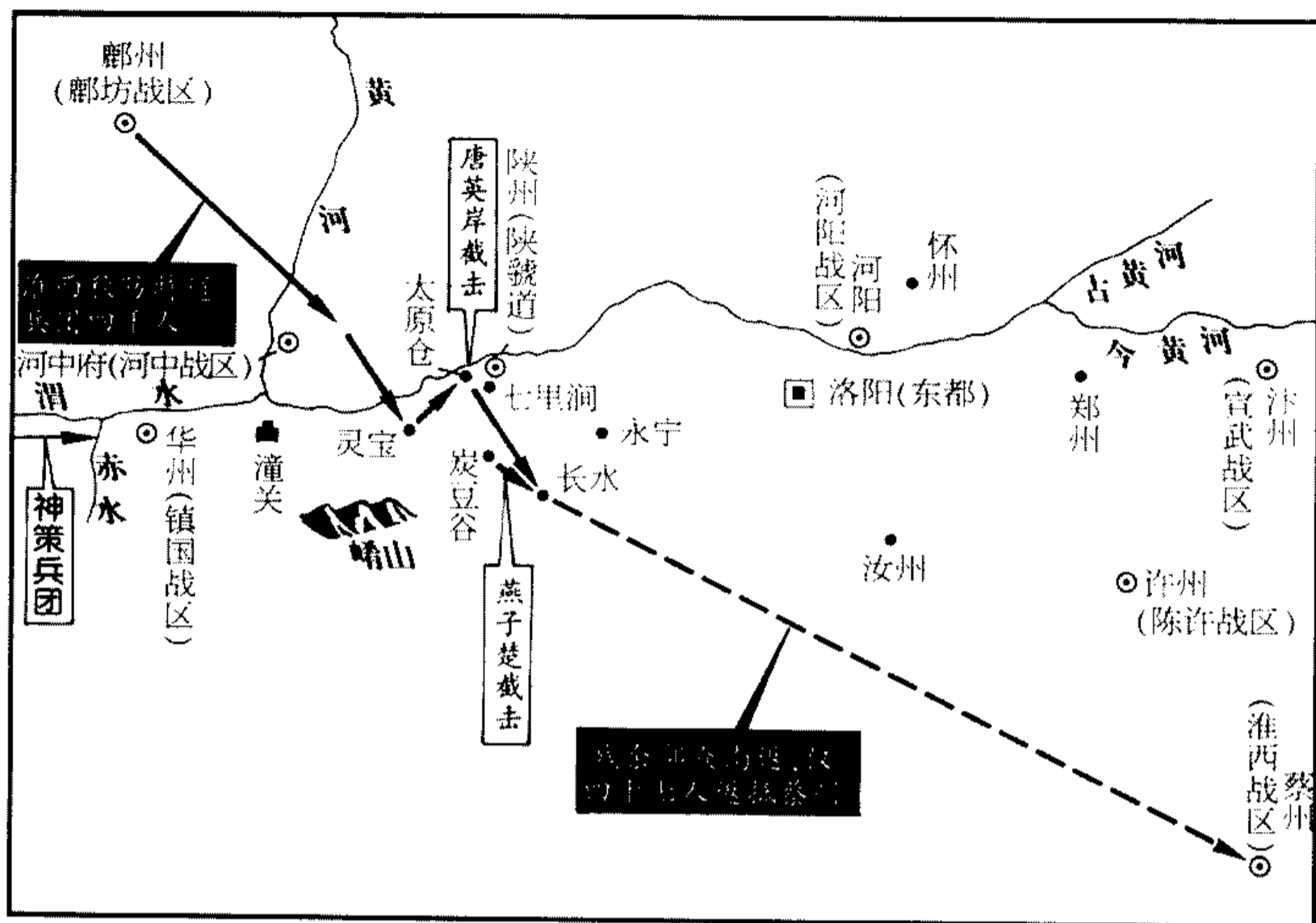
七八七年，春季，正月十七日，唐帝（十二任德宗）李适（本年四十六岁），擢升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左仆射）张延赏，兼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凤翔战区（总部设凤翔府【陕西省凤翔县】）司令官（节度使）李晟，替他的儿子向张延赏的女儿求婚，张延赏拒绝（二人结仇事，参考前年【七八五】八月）。李晟对他的朋友说：“武夫生性豪迈爽直，一杯黄汤下肚，怨恨全消，不会再放在心上。不像文人那么难缠，只要有一点冒犯，表面上虽然和解，心里仍然记仇，跟没有和解一样，我怎么能不恐惧！”

当初，李希烈盘踞淮西（淮宁）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时，遴选精锐骑兵成立“左翼门枪军”、“右翼门枪军”、“左翼奉国军”、“右翼奉国军”，由四位将领率领；又遴选精锐步兵成立“左翼克平军”一至五军、“右翼克平军”一至五军，由十位将领率领。淮西（河南省南部）缺马，骑兵都用骡代替，也称“骡军”（参考七八三年三月十四日）。

陈仙奇格杀李希烈，归降中央只几个月，李适下诏征调淮西兵团前往京师（首都长安）参加西部秋季边防。陈仙奇派总作战司令（都知兵马使）苏浦，率淮西兵团精锐部队五千人前往，不久，陈仙奇死于吴少诚之手（参考去年【七八六】四月及七月）。吴少诚秘密派人到京西（首都长安以西）召唤门枪军作战司令（门枪兵马使）吴法超等，命他们率军返回本战区。苏浦被蒙在鼓里，吴法超等率步骑兵四千人，从鄜州（陕西省富县）防地开拔东归。河中战区（总部设河中府【山西省永济市】）司令官（节度使）浑瑊派将领白娑勒追赶，反被击败。

正月二十一日，李适急派宦官传令陕虢道（首府设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行政长官（观察使）李泌：“出军阻截，不让叛军渡过黄河。”（淮西兵团自鄜州【陕西省富县】擅自撤退，即东渡黄河，入河中境【所以浑瑊才派人追击】，然后再渡黄河南下，进入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淮西





八世纪·七八七年正月 淮西特遣兵团叛归

兵团可能为了避免潼关【陕西省潼关县】攻坚，绕道而行。）李泌派内营管理官（押牙）唐英岸，率军增援灵宝（河南省灵宝县东北），淮西兵团已渡过黄河，在南岸列阵。李泌命灵宝（河南省灵宝县东北）县政府供应粮食，淮西兵团谨慎戒备，不敢劫掠。第二天，淮西兵团继续东进，在距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七华里地方扎营，李泌不再供应粮食，派将领遴选勇士四百人，分做两队，分别埋伏太原仓（河南省三门峡市西南）狭谷隘道两侧，告诫说：“盗匪第十队通过后，东侧伏兵高声呐喊出击，西侧伏兵高声呐喊呼应；不要挡住去路，不要缠斗不休，留出半边路让他们逃生，只在沿途随时突击。”又派纠察官（虞候）集结附近村庄年轻人，各拿弓箭、刀剑、瓦片石头，紧跟在淮西兵团背后，听到前面呐喊声音，也呐喊追赶。又派唐英岸率一千五百人，夜晚从南方出发，在涧水（三门峡市西南）北岸列阵。

第二天（正月二十二日），四更时分（二至四时），淮西兵团拔营而东，进入太原仓狭谷隘道，东西两侧伏兵发动，淮西兵团士卒惊骇，秩序大乱，一面抵抗，一面前进，死亡四分之一（一千人）。好不容易脱险，又

遇到唐英岸军迎头痛击，淮西兵团士卒已无心恋战，于是大败，驛军作战司令（驛军兵马使）张崇献被中央军生擒。淮西兵团士卒已两天没有吃饭，饥饿疲惫交集，屡战屡败，唐英岸追击到永宁（河南省洛宁县北）东，淮西兵团溃散，逃入深山。

李泌判断：淮西兵团在进入太原仓狭谷隘道时，一定有一部分人企图越过崤山，向南逃走，于是派大将燕子楚自炭豆谷（三门峡市南）前去长水（河南省洛宁县西长水镇）阻截。淮西兵团门枪军作战司令（门枪兵马使）吴法超，果然率他的大部精锐骑兵，直向长水（洛宁县西长水镇），燕子楚攻击，斩吴法超，格杀他的士卒三分之二。李适因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兵力不足，特调神策军步骑五千人，增援李泌，这时抵达赤水（渭水支流，流经陕西省华县西赤水镇），听到淮西兵团已被击破消息，才把他们召回。李适又命宣武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司令官（节度使）刘玄佐（刘洽）乘政府驿马车迅速回本战区，并颁发大赦诏书，命刘玄佐（刘洽）沿途招降淮西士卒，招降一百三十余人，到了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全部诛杀。其他残兵败将复被沿路居民格杀，活着逃回蔡州（河南省汝南县）的只有四十七人，吴少诚因他们人数太少，并不能增加自己的力量，反而破坏他跟中央之间的关系，于是声称他们阵前逃亡，一律斩首，奏报皇帝。并派使节送礼给李泌，感谢他诛杀叛徒。李泌解送张崇献等六十余人前往京师（首都长安），李适下诏押解鄜州（陕西省富县）军营大门，一律腰斩，用以警告秋防部队。

二月二十三日，镇海战区（总部设润州【江苏省镇江市】）司令官（节度使）、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兼江淮（华东地区）运输总监（转运使）韩滉逝世（年六十五岁）。韩滉在两浙（镇海战区辖地）的时间很久（七七九年十一月迄今），所有的幕僚辅佐，都能施展专长，胜任愉快。曾经有一位老友的儿子谒见，韩滉考察他的能力，什么都不会；韩滉招待他饮宴，直到结束，那人从没有左顾右盼，也没有跟邻座交谈一句话。过了几天，韩滉命他当稽核员（随军），派他管理仓库大门，他整天严肃地坐在那里，官兵们没有人敢随便进出。

夏季，五月，淮西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候补司令官（留后）吴少诚，加强制造武器，修筑城池，打算拒抗中央。

执行官（判官）郑常、大将杨冀，阴谋驱逐吴少诚，于是假造皇帝李适亲笔诏书，颁给申州（河南省信阳市）州长张伯元等。事情败露，吴少



诚诛杀郑常、杨冀、张伯元。大将宋旻、曹济，逃往长安（陕西省西安市）。

二十八、李泌出任宰相

七八七年，夏季，六月，唐帝（十二任德宗）李适，擢升陕虢道（首府设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行政长官（观察使）李泌，当副立法长（中书侍郎），兼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

宰相李泌第一次到宰相联合办公厅（政事堂）办公。

六月二十一日，李泌陪同李晟、马燧、柳浑，一同进宫叩见李适。李适对李泌说：“从前，你在灵武（宁夏灵武县）时，就应该当宰相，是你自己谦让不肯（参考七五六年七月），我今天终于请到了你，打算跟你约法三章，那就是：千万不要报复私仇，至于对你有恩的人，由我替你报答。”李泌说：“我一生信奉道教，从不跟人结仇，李辅国、元载，对我千方百计陷害，现在，都自行倒毙（李辅国死，参考七六二年十月；元载死，参考七七七年三月）。平常有深厚友情或对我有恩的人，差不多都位居高官，名扬天下，要不，也都不在人世，我也无法报答。”李适说：“虽然如此，可是，即令是小小恩惠，也应该报答。”李泌说：“我今天也跟陛下作一个口头约定，可不可以？”李适说：“有什么不可以？”李泌说：“希望陛下不要加害功臣！我蒙受陛下深厚的恩情，放胆直言，一点都没有顾忌。李晟、马燧对帝国立过大功，听说有人不断进谗言陷害，虽然陛下一定不信，但我今天仍要在二人面前，公开提出来，为的是使二人心里没有一点疑惧。陛下万一把二人诛杀，则保护皇家安全的禁卫军将领，和地方政府手握重兵的巨头，将没有一个不叹息愤怒、反侧难安，恐怕中外变乱，将再发生。做一个干部，假如能得到皇上的宠爱信任，真是人生大幸，当官不当官，有什么关系？我在灵武（宁夏灵武县）的时候，并没有当官，可是宰相、大将们，都听我的吩咐。陛下加授李怀光当太尉（三公之一），李怀光反而更为惊疑恐惧（参考七八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终于叛变，这是陛下亲眼看到的。现在，李晟、马燧无论财产和官位，都达到顶峰，富贵双全，只要陛下坦诚相待，使他们自己相信身家性命，都十分安全，没有危险，帝国有事的时候，派他们率军出征讨伐，天下太平的时候，他们就回到中央，参加金銮宝殿上的朝会，这是何等的安乐幸福！所以我希望陛下不要因二

位先生对国家的贡献太大，而对他们有所猜忌，也请二位先生不要因自己的地位太高，而心怀疑虑，则帝国将永远太平无事。”李适说：“我听你开头说的那些话，一时吓住，不知道你说些什么，后来听你的分析，才知道是为了帝国利益，我会把你的话写在我的衣带上，两位先生也当谨记在心。”李晟、马燧都感动得泪流满面，起身叩谢。

李适接着对李泌说：“从今以后，凡是军队粮秣、战备方面的事，你负责主持；国务院文官部（吏部）和教育部（礼部）的事，交给张延赏；司法部（刑部）的事，交给浑瑊。”李泌说：“不行，陛下不认为我没有才干，使我担任宰相之职，而宰相的责任和权力，不可以分割，不像御前监督官（给事中），分为文武两班（国务院文官部及国防部任命文武百官时，都要先会监督院【门下省】。御前监督官【给事中】分为二班，分别审查文武，如果不同意，可以提出纠举），而立法官（舍人），则分六科（立法院【中书省】立法官【中书舍人】，分别审理国务院六部公文）。至于宰相，天下任何事情，都有权参与处理、提出意见。如果分别主管一项业务，那是‘有关官员’，不是宰相。”李适笑说：“我刚才说错了话，你是对的！”李泌请求恢复所裁减的州县官员，李适说：“设立官员，是为了治理人民，现在户口比太平时期减少三分之二，却增加那么多官，是不是可以？”李泌回答说：“户口虽然减少，可是地方政府的业务，却比太平日子增加十倍，官员怎么能够不跟着增加！而且所裁减的都是实官，冗官仍原封不动（冗，音 rǒng），这就是我所说的处理不当。七五六年（十任帝李亨登位）以来，设置编制外临时官员，数目将达编制内正式官员的三分之一，如果根据他们的工作时间，计算年资，然后命他们退休，而遴选文武候补官员，递补他们的遗缺，成为帝国的正式官员，不但没有人抱怨，反而皆大欢喜（李亨滥发官爵，参考七五七年五月六日）。”又请求凡是一直留在皇宫里不出宫的亲王们，亲王府编制内的官员出缺，一律不再递补。李适全都接受。

七月四日（原文误置于六月，据《旧唐书》改），李适下诏，命闰五月所裁减的官员，一律复职。

最初，张延赏在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时，跟东川战区（总部设梓州【四川省三台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叔明（鲜于叔明）结怨。李适南下逃亡时，进入骆谷（陕西省周至县南），阴雨连绵，道险路滑，皇家卫士很多人逃走，投奔汉帝朱泚。李叔明（鲜于叔明）



的儿子李升（鲜于升），跟郭子仪的儿子郭曙、令狐彰的儿子令狐建等六个青年军官，唯恐怕有奸人叛徒，乘机危害李适，于是互相咬臂出血，指天盟誓，用布带缠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军人还这样装扮，由脚踝缠到膝盖，加强腿力），脚穿钉鞋，轮流拉着李适骑的马头，直到梁州（陕西省汉中市），其他的人都不能靠近（郭曙、令狐建等，在李适出逃时，一直侍从左右，参考七八三年十月三日）。后来，李适返首都长安，命他们都当禁卫军的将军，恩宠待遇，十分优厚。

张延赏发现李升（鲜于升）秘密出入郾国大长公主的私宅（郾国大长公主是李适的姑妈，最初嫁裴徽【参考七五六年六月十四日】，后来再嫁萧升），于是当成一项严重的宫闱丑闻，秘密报告李适。李适对李泌说：“郾国年纪已老，李升（鲜于升）年纪还轻，怎么做出这种事！恐怕有什么内情，请你调查一下。”李泌说：“这一定有人想动摇东宫、陷害太子（李诵），是谁报告陛下的？”李适说：“你不必问是谁报告的，只管替我调查。”李泌说：“一定是张延赏。”李适说：“你怎么知道？”李泌于是把张延赏跟李叔明（鲜于叔明）交恶的情形，作一详细说明，指出：“李升（鲜于升）正受陛下宠爱，而又手握禁军兵权，张延赏没有办法伤害他。可是，郾国大长公主却是太子妃萧女士的娘亲，目的显然是在利用这件事，暗下毒手。”李适笑说：“一点不错！”李泌遂建议把李升（鲜于升）调职，不再担任禁卫军将领，远远地避开嫌疑。

秋季，七月，调李升（鲜于升）当太子宫总管（詹事）。郾国大长公主，是十任帝（肃宗）李亨的女儿。

最初，河西（甘肃省中部西部）、陇右（青海省东部），沦陷给吐蕃王国（参考七六三年七月），自从那时（七六三年）开始（迄今二十五年），安西四镇战区（总部设龟兹【新疆库车县】）及北庭战区（总部设北庭府【新疆吉木萨尔县】）所派到中央的奏事官，以及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各国派到唐朝的外交使节，都住在首都长安；归路既然断绝，人员及马匹，都靠藩属事务部（鸿胪寺）供应，贵宾则由首都长安特别市政府（京兆府）跟所属各县供应；由全国财政总监署（度支）列入预算。然而，全国财政总监署（度支）常常不能按时拨发经费，流弊所及（他们偷盗、诈骗、抢劫）京师（首都长安）居民无法忍受。李泌了解，留在长安的这些外国人，有的长达四十年之久（来唐朝之日，可早溯到八世纪四〇年代，九任帝李隆基在位），而且都已结婚生子，买田置宅，安居乐业，并贷款给

别人，收取利息，压根就不打算重返故国。于是下令调查其中有田有产的
外国人，有四千人之多，准备一律停止供应。他们都涌到政府请愿，要求
收回成命。李泌说：“政府早就应该停止对你们的供应，都是过去那些宰相
的过错，才延误到今天。你们不妨想想，天下岂有外国使节，留在京师
（首都长安）数十年而不回国的？现在，我们向回纥汗国（瀚海沙漠群）
借路，或许利用海运，把你们一律遣送回去。如果不愿回国，就要报告藩
属事务部（鸿胪寺），唐朝就会给你一个官位和俸禄。人生当抓住机会，发
展自己才华，贡献社会，怎么可以当一辈子客人，死在异国！”结果没有一
个人愿意回他们所来自的祖国。李泌就把他们分别送到左、右神策军，有
王子或使节身份的，分别命他们当散官作战司令（散兵马使）或内营管理
官（押牙），其他外国平民，都当士卒。禁军阵容，越发雄壮。经过这次整
顿，藩属事务部（鸿胪寺）所供应的外国使节，只剩下十余人，每年节省
开支五十万串钱，长安居民大为欢喜。

李适再次询问李泌，怎么才可以恢复唐王朝初期（七世纪）的征兵
（府兵）制度。李泌回答说：“今年（七八七），征调关东（潼关以东）参
加京西（首都长安以西）秋季边防任务的军队，共十七万人，计算起来，
仅粮食一项，就需要粟米二百零四万斛。现在市价，粟米每斗一百五十钱，
合钱三百零六万串。帝国一连几年遭受战乱跟饥馑的蹂躏，国库空虚，经
费不足。最糟的是，即令有钱，也没有地方可以买到这么多粮食，所以，
还没有到讨论恢复府兵的时候。”李适说：“那怎么办？立刻减少秋防部队，
遣送他们回去，是不是可以？”李泌说：“陛下如果接受我的建议，用不着
裁减秋防部队，也不会骚扰人民，就可以粮食充足，粟米、小麦价钱也会
一天比一天便宜，征兵制度也可以建立。”李适说：“假设能这样，我为什
么不接受！”李泌说：“这件事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再过十天，就来不及。
现在，吐蕃军长期盘踞原州（故州，宁夏固原县）、会州（甘肃省靖远县）
一带，军粮都用牛运送，粮食运完后，牛就没有用处。我建议清理国库
（左藏）里因年久变质或受到污染的绸缎，染成彩色，透过党项部落（陕
西省北部），拿来换取牛只，每头牛不过绸缎二三四匹，计算用去十八万匹
绸缎，就可换回六万余头牛。同时，下令所有铁工厂制造农耕器具，然后
购买大批麦种，分别送到沿边各军事据点，招募士卒，拨给他们荒废的田
地，垦荒耕种，约定明年（七八八）小麦收割后，加倍偿还麦种；剩下的
粮食，依照时价，再增加五分之一的价格，由政府收购。第二年春季小麦
收割后，



继种杂粮，办法相同。关中（陕西省中部）土地肥沃，荒废的时间又久，定会丰收。边防士卒有利可图，愿意开荒垦田的人，定会增多。边疆地广人稀，士卒军粮又由政府供给，开荒垦田所得的粮食，没有地方可卖，价格一定便宜，所以，政府收购时虽然提高五分之一，事实上政府的开支要比今年减少。”李适说：“好极！”下令执行。

李泌又说：“边疆地区，官吏缺少，我建议公开拍卖，鼓励人民缴纳粮食，换取官位，则今年的粮食，就能充足。”李适也接受，遂追问说：“你说过，连征兵制度，也可以建立，有什么办法？”李泌说：“边防军士卒因开荒垦田而累积财富，势将热爱这片土地，不愿他迁，也不愿再回故乡。依照现行规定：边防士卒三年一次轮调，等到三年期满，调查愿意继续留下的，就把他所开垦的田地，永久归他所有，家人愿意迁来同住定居的，由本籍县政府发给他们特别通行证（长牒），由沿途地方政府供给伙食，打发他们上路。把愿留下的士卒人数，分别通知他们所来自的战区，下次派遣秋防部队时，就扣除这个数目，这样的话，即令是河朔（河北平原）各战区，也可以免除派军接防的麻烦，而大为欢喜。只要轮调几次，边防军士卒全部都会在当地安家置户、落地生根，那时候再推行征兵制度，就可以把穷苦疲累的关中（陕西省中部），变成富强。”李适兴奋地说：“这样的话，天下太平，永远再没有事。”李泌说：“还到不了那种地步，不过，我却有方法，根本不用唐朝军队，就能使吐蕃自陷困境！”李适说：“你有什么方法？”李泌说：“我现在不敢出口，必须开垦政策收到效果，然后才可以讨论。”李适坚持要知道，但李泌不肯回答。因为李泌的计划是打算联合回纥汗国（瀚海沙漠群）、大食帝国（阿拉伯帝国，叙利亚共和国大马士革城）、南诏王国（首都苴咩城【云南省大理市】。苴咩，音 jū mǐ），共同牵制吐蕃王国（首都逻些城【西藏拉萨市】），使吐蕃军几面作战。但李泌知道李适一向痛恨回纥（瀚海沙漠群），恐怕听到后不高兴，连武装屯田的建议，都不采纳，所以不敢贸然提出。

不久，中央调查，发现边防军士卒申请留下来耕种定居的，占十分之五六。

最初，郃国大长公主嫁驸马（驸马都尉）萧升。萧升，是萧复的堂弟（萧复曾当宰相，参考七八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郃国大长公主私生活不够谨严，太子宫总管（詹事）李升（鲜于升）、蜀州（四川省崇州市）总秘书长（别驾）萧鼎、彭州（四川省彭州市）军务秘书长（司马）李万、

丰阳（陕西省山阳县）县长韦恪，都出入公主私宅，丑闻远播。郃国公主的女儿萧女士，是太子李诵的正妃（参考七八一年十月十六日），开始的时候，李适对这位姑妈十分尊敬，郃国公主常常坐人抬软轿，直进太子宫，皇亲国戚对她妒恨交加。于是有人检举她的淫乱罪行，并指控她秘密祭祀鬼神、诅咒皇帝。李适大怒，把这位姑妈囚禁在皇宫里面，并召见太子李诵，大发雷霆，李诵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最后只好请求跟萧妃离婚。

李适召见李泌，把这件事告诉他，并且说：“舒王（李谊【李谔】）逐渐长大，孝顺友爱、温柔仁慈，我准备改封他当太子。”李泌说：“何至于此，陛下只有一个儿子（李适有十一子，此指只有一个嫡子），怎么可以一旦起疑，就打算把他废掉，而改立侄儿，岂不是没有深入考虑（李谊【李谔】是李适老弟李邕的儿子，参考七八〇年八月十六日）！”李适霎时翻脸，咆哮说：“你为什么要挑拨离间我们父子？谁告诉你舒王（李谊【李谔】）是我的侄儿？”李泌说：“是陛下告诉我的，六〇年代末期，陛下那时还是皇太子，告诉我说：‘今天得了几个孩子！’我请教你怎么回事，陛下说：‘我老弟李邕的几个孩子，皇上（十一任帝李豫【李俶】）叫我抚养。’（李邕是李豫【李俶】的第二子，曾代皇太子李适当天下各野战军元帅【天下兵马大元帅】，七七三年五月逝世，谥号“昭靖太子”。）陛下对亲生儿子还这么猜忌，对侄儿还有什么爱惜！舒王（李谊【李谔】）虽然非常孝顺，从今以后，陛下恐怕要好好努力，不要再希望他孝顺！”李适阴森森地说：“你并不爱你的家族，是不是？”李泌说：“我正是爱我的家族，才不敢有一句隐瞒。如果畏惧陛下的怒火，而曲意顺从，到明天陛下后悔起来，一定责备我说：‘我让你单独担任宰相，我做错事的时候，你不竭力规劝，而使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除了杀你，也要杀你的儿子！’我年纪已老，死了并不可惜，但是如果我的儿子蒙冤丧生，使我的侄儿继承香火，我不知道能不能享受到他的祭祀！”说到悲痛之处，抽咽哭泣，李适忍不住也流下眼泪，说：“事情已经这样，我应该怎么办？”李泌说：“更换太子，是一件大事，陛下应多方考虑，我最初认为，以陛下的高贵品德，连海外少数民族都会爱戴你，如同爱戴父母，再想不到，陛下对自己的亲生之子，都如此不能信任！我今天把要说的话全部说完，不敢有一点保留。自古以来，皇家父子互相怀疑，没有一个不家破国亡。陛下可曾记得彭原郡（甘肃省宁县）时候，建宁王（李倓）为什么被诛杀（参考七五七年正月）？”李适说：“建宁叔实在冤枉，祖父（十任帝肃宗李亨）性情太急，而阴谋





家的陷阱太深。”李泌说：“我从前就是因为建宁王（李倓）的缘故，坚决辞让任何官爵，发誓不再接近天子，不幸今天又做了陛下的宰相，又遇到这种事。我从前在彭原郡（甘肃省宁县），受到的宠爱和信任，没有人可以相比，但我却不敢为建宁王（李倓）说一句话。直到临走的时候，才敢向肃宗（十任帝李亨）开口，肃宗（十任帝李亨）也后悔哭泣（参考七五七年九月）。先帝（李适的老爹十一任帝李豫【李俶】）自建宁老哥（李倓）被杀，一直感到危险和恐惧，我也曾向肃宗（十任帝李亨）朗诵过《黄台瓜辞》，预防奸人陷害。”李适说：“我早已知道。”脸色稍稍舒展，于是问说：“太宗（二任帝李世民）、玄宗（九任帝李隆基），都换过太子，为什么没有亡国？”李泌说：“我正要谈到这两件事，当初，李承乾曾经监督过国政（参考六四一年正月），依附他的人很多，东宫的武装警卫部队也很多，跟宰相侯君集阴谋叛变，事情败露，太宗（二任帝李世民）派太子（李承乾）的舅父长孙无忌，会同政府官员数十人，组织特别法庭审讯，证据确凿，犯罪事实明显，但太宗（二任帝李世民）依然召集文武百官讨论如何处理，当时仍有人提醒说：‘希望陛下仍是慈父，太子（李承乾）得以终其天年！’太宗（二任帝李世民）接受，但同时也贬谪魏王李泰（参考六四三年四月六日）。陛下既然知道肃宗（十任帝李亨）性情急躁，认为建宁王（李倓）冤枉，我感到十分庆幸，但愿陛下切记前车翻覆的戒鉴，不作立即的决定，暂缓三天，把事情整理出一个头绪，作更深入的分析，一定会恍然大悟，发现太子（李诵）并没有做那些事。如果真有可以质疑的行迹，也应该召集政府高级官员中深明大义的二十人，跟我共同审理，讯问太子（李诵）左右侍从官员，假设确有不法的事，也愿陛下效法太宗（二任帝李世民）所用的模式，太子（李诵）和舒王（李谊【李谔】）同时罢黜，而另立嫡皇孙（李诵的儿子）当继承人。这样的话，百代之后，中国皇帝，仍是陛下的子孙。至于三〇年代末期，武惠妃陷害太子李瑛兄弟，玄宗（九任帝李隆基）把二人诛杀（参考七三七年四月二日），为这场冤狱，全民悲愤。后世百代，都应该为这个案例，提高警觉，怎么可以效法？而且，陛下曾经命太子（李诵）到蓬莱池看我，我观察他的面容仪态，并没有蜂目细眼、哑声粗嗓，非商臣那种相貌（非商臣弑父事，参考五四七年十二月注），我暗中还担心他恐怕过于仁慈柔弱。更重要的是，太子（李诵）自七八五年以来，经常居住皇宫中的少阳院，少阳院就在陛下寝殿的旁边，从来没有跟外人接触过或问过外事，怎么可能生出二心？那

些鲨鱼群诬告陷害，巧诈百出，无孔不入，即令有像司马通亲笔写的谋反证据（参考二九九年十二月），即令有像李瑛那样全副武装闯进皇宫（参考七三七年四月二日），尚且不能认以为真，何况不过是岳母有罪，怎么竟牵连到女婿身上？幸亏陛下找我商量，我敢用我的全家，保证太子（李诵）绝不知道阴谋。假如陛下商量的对象是杨素（参考六〇四年十月）、许敬宗（参考六七二年八月）、李林甫（参考七五二年十一月）之流，他们早就投奔舒王（李谊【李谔】）邀取定计的功劳了。”李适说：“这是我的家事，跟你有什么相干，你却如此卖力？”李泌说：“四海之内，都是天子的家，我独自担当宰相重任，任何一件事情处理不当，我都有责任。何况，坐在这里，眼睁睁看着太子（李诵）蒙受奇冤，而不说一句话，我的罪过就更大。”李适说：“为了你的坚持，我延缓到明天再作决定。”李泌把笏板收起，叩头流泪说：“这样的话，我可以预测陛下父慈子孝，和好如初。然而，陛下回宫，必须单独思考，千万不要把你的想法透露给左右侍从，一旦透露，他们正打算向舒王（李谊【李谔】）立功，太子（李诵）就陷入危境。”李适说：“我知道你的意思。”

李泌回家，告诉子弟们说：“我本来不追求富贵，命运捉弄，不能如愿，而今如果发生大祸，势将连累你们！”

太子李诵派人向李泌致谢，说：“如果实在无法挽救，我想先服毒自杀，你认为可不可以！”李泌说：“绝对没有危险，希望太子（李诵）一本孝敬初衷。如果我被诛杀，身已不存，事情就难以预料。”

隔了一天，李适主持延英殿会报，单独召见李泌，老泪纵横，抚拍李泌的肩背，说：“如果不是你那么坚持，我今天后悔已来不及，果真像你说的，太子（李诵）仁慈孝顺，实在没有别的过失。从今以后，无论帝国大事，或皇家家务，都要跟你商量。”李泌叩头祝贺，遂说：“陛下英明，终于明察太子（李诵）无辜，我报国的心愿，也到此完成。前天受到过度惊恐，心魂都散，思想不能集中，已不能再供陛下驱使，请求准我辞职退休！”李适说：“我父子二人，因你的关系，获得保全，正要嘱咐子孙，使你世世代代，都享荣华富贵，来回报你的恩德，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

八月十四日，下诏宣布李万不避血亲的淫乱罪行，乱棍打死。而李升（鲜于升）等以及郾国公主的五个儿子，全都流放岭南（南岭以南）或边远各州。

回纥汗国（瀚海沙漠群）合骨咄禄可汗（四任大可汗）药罗葛顿莫



贺，不断派人来唐朝请求和解，并希望缔结婚姻，李适一口拒绝。正巧，边防军奏报中央，请补充战马，中央无法供应。李泌乘机向李适进言，说：“陛下如果采用我的策略，几年之后，马价会便宜到今天的十分之一。”李适说：“什么策略？”李泌回答说：“陛下如果真能开诚布公，为了人民和帝国的前途，而肯委屈自己，抛除私心，我才敢提出！”李适说：“你怎么这样疑心！”李泌说：“我的策略是：北方跟回纥（瀚海沙漠群）和解，南方跟南诏（云南省）和解，西方跟大食（叙利亚共和国大马士革城）及天竺各国（印度半岛）结盟，如果能这样，吐蕃定会被困，马也容易得到。”李适说：“三国的事情，照你的话去办，至于回纥（瀚海沙漠群），绝对不行。”李泌说：“我知道陛下会作这样的强烈反应，所以不敢早日提出（参考本年【七八七】七月）。可是为了挽救帝国的危局，回纥（瀚海沙漠群）应第一优先，其他三国缓慢一点，反而没有关系！”李适说：“只有回纥（瀚海沙漠群），不要提它！”李泌说：“我负责宰相的工作，事情是不是可行，由陛下裁决，何至于不许我说话？”李适说：“我对于你别的意见，全部听你的，至于跟回纥（瀚海沙漠群）和解这种事，留给子孙们去办。在我活着的时候，绝对不行。”李泌说：“莫不是为了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那次羞辱！”李适说：“不错，韦少华为了我，在羞辱中惨死（参考七六二年十月二十一日。距今二十五年），我怎么能够忘记。只因为帝国太多灾难，没有能力报仇，但是我绝对不允许和解，你不要再提这件事。”李泌说：“害死韦少华的，是牟羽可汗（三任大可汗）药罗葛移地健，陛下登基后，他曾经想侵略唐朝，可是，还没有出境，就被合骨咄禄可汗（四任大可汗）药罗葛顿莫贺诛杀（参考七八〇年六月）。十分清楚的是，现今在位的药罗葛顿莫贺替陛下复仇，对陛下有功，应该受到陛下的封爵和赏赐才对，怎么可以对他怨恨！后来，张光晟格杀药罗葛突董等九百余人（参考七八〇年八月三日），而药罗葛顿莫贺竟不杀唐朝派去的使节（参考七八二年五月），充分地说明，他并没有罪过！”李适板起面孔，挑衅说：“你认为跟回纥（瀚海沙漠群）和解是正确的，那么，我拒绝和解是错误的了？”李泌说：“我为了国家，向陛下言无不尽，如果苟且偷安、一味迎合，怎么还有面目再见肃宗（十任帝李亨）、代宗（十一任帝李豫【李俶】）的在天之灵！”李适勉强说：“等我好好想一想！”

自此之后，李泌凡十五次跟李适面对面讨论国家大事，没有一次不谈到回纥（瀚海沙漠群），李适始终不允许。李泌说：“陛下既不允许回纥

(瀚海沙漠群)和解,请允许我辞职退休!”李适说:“我并不是拒绝谏诤,只是要跟你把道理说明白,为什么突然要离我而去?”李泌说:“陛下允许我说理,这是天下之福。”李适说:“我可以委屈自己,跟回纥(瀚海沙漠群)和解。可是,我不能辜负韦少华那些人。”李泌说:“以我的看法,是韦少华那些人辜负陛下,不是陛下辜负韦少华那些人。”李适说:“为什么?”李泌说:“从前,回纥亲王(叶护)率军南下,协助唐朝讨伐安庆绪,肃宗(十任帝李亨)派我在全国野战军元帅府工作,设宴慰劳招待,先帝(十一任帝李豫【李俶】)并没有接见他(当时,李豫【李俶】当全国野战军元帅【天下兵马元帅】,接待回纥亲王的则是副元帅郭子仪,参考七五七年九月十二日),回纥亲王(叶护)几次邀请我去回纥军营,肃宗(十任帝李亨)都不允许。直到大军出动,先帝(十一任帝李豫【李俶】)才跟他见面。所以如此,因为少数民族都是豺狼,率军深入唐朝心脏地带,不得不特别谨慎。陛下在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时,年纪正轻(当年李适二十一岁),韦少华那些人没有深思熟虑,竟让高贵的皇家嫡长子,直进少数民族军营,而事先又不跟他们协商见面时的礼仪,使他们的凶性大发,为所欲为,这难道不是韦少华那些人对不起陛下?死也不能补偿他们的过失。而且,香积寺(陕西省长安县南)大捷,回纥亲王(叶护)打算率军直向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先帝(十一任帝李豫【李俶】)拦住马头,亲自下跪阻止,回纥亲王(叶护)遂不敢进城(参考七五七年九月十二日),当时围观的民众有十余万人,都赞叹说:‘广平王(李豫【李俶】)真是唐朝和少数民族的共同领袖!’这里可以看出,先帝(十一任帝李豫【李俶】)委屈很小,而收获至多。回纥亲王(叶护)是牟羽可汗(三任药罗葛移地健)的叔父,药罗葛移地健身为可汗,率全国全部兵力,南下拯救唐朝的危难,自然趾高气扬,敢于要求陛下对他毕恭毕敬,而陛下天纵英明、神武圣功,不肯屈服。在那种情形下,我不敢有更坏的推断,假如牟羽可汗(三任药罗葛移地健)摆设筵席,把陛下留下欢宴十天(指拘留囚禁),全国岂不惊恐!幸有天威震撼,豺狼驯服。回纥皇太后听到消息,亲自送来貂皮大衣,给陛下穿上,诟骂斥责左右官员,把他们赶走,亲自送陛下上马而回(此事《通鉴》没有记载)。陛下如果拿来跟香积寺(陕西省长安县南)事情比较,是委屈自己对,还是不委屈自己对?是牟羽可汗屈服于陛下,还是陛下屈服于牟羽可汗?”李适对李晟、马燧说:“老朋友最好不要再见面,我一向怨恨回纥(瀚海沙漠群),可是今天听李泌谈到香





积寺（陕西省长安县南）的事，也觉得自已有点理亏，你们二位认为如何？”李晟、马燧回答说：“如果真像李泌所说，回纥（瀚海沙漠群）似乎可以原谅。”李适说：“你们都不站到我这一边，我应该怎么办？”李泌说：“我以为回纥（瀚海沙漠群）并不可恨，历来宰相才可恨！而今，回纥（瀚海沙漠群）政变，现任可汗（四任药罗葛顿莫贺）杀前任可汗（三任药罗葛移地健），回纥（瀚海沙漠群）人民有协助唐朝两次收复京师（首都长安）的大功（七五七年九月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七六二年十月又收复洛阳），他们有什么罪？吐蕃军庆幸他们的邻国发生灾难，攻占河西（甘肃省）、陇右（青海省东部）土地数千华里，又率军进入京师（首都长安），使先帝（十一任帝李豫【李俶】）逃亡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参考七六三年十月），这才是一定要报复的大仇，何况当时的吐蕃国王还在人世，所有宰相从没有人向陛下作过分析，竟然一味要跟吐蕃结盟，共攻回纥（瀚海沙漠群），可恨的原因在此。”李适说：“唐朝跟回纥（瀚海沙漠群）结怨的时间已久，他们一定也听说吐蕃结盟，现在去跟他们和解，会不会碰钉子，岂不是被少数民族耻笑看轻？”李泌说：“不然，从前在彭原郡（甘肃省宁县）的时候（参考七五六年十月），现任可汗（四任药罗葛顿莫贺）还是支派胡禄部落的总司令（胡禄都督），跟现任宰相白婆帝同时追随回纥亲王（叶护）前来唐朝，我跟他十分亲密，感情深厚，听到我当宰相，所以请求和解，怎么可能再翻脸拒绝！我今天就写信要他们接受三个条件：第一，向唐朝称臣；第二，向陛下称子；第三，每次派来的使节，不超过二百人；第四，贩卖马只，不超过一千匹；而且，第五，不可以携带唐朝人或少数民族出境。以上五项必须全部遵守，陛下才允许和解。如果这样，唐朝的声威远播北方，震慑吐蕃，足以使陛下一舒长期来积压的闷气。”李适说：“七五七年以来，唐回一直是兄弟之国（参考该年【七五七】九月十二日），今天要他当臣当子，他们怎肯接受？”李泌说：“他们早就想跟唐朝和解，可汗、宰相，一向相信我说的话，如果一封信还不能完全沟通，不过是再写一封信而已。”李适接受。

不久，回纥（瀚海沙漠群）可汗（四任）药罗葛顿莫贺派使节前来唐朝，上疏称“臣”，又称“儿”；对李泌所约定的五件事，全部承诺。李适大喜过望，对李泌说：“回纥（瀚海沙漠群）为什么怕你到这种程度？”李泌回答说：“这是陛下的英明领导，我有什么力量！”李适说：“回纥既然已经和解，我们用什么方法结交南诏（云南省）、大食（阿拉伯帝国）、天

竺（印度半岛）？”李泌说：“跟回纥（瀚海沙漠群）和解之后，吐蕃再也不敢轻易进犯边塞。其次，我们结交南诏（云南省），将切断吐蕃的右臂。南诏（云南省）自从一世纪东汉王朝以来，一直隶属我国版图（一世纪时称哀牢夷，参考六九年），杨国忠（杨钊）无缘无故骚扰，逼使他们叛变，投降吐蕃（参考七五〇年十二月）。可是吐蕃赋税和差役太重，使他们痛苦不堪，没有一天不想重当唐朝的藩属（参考本年【七八七】正月）。大食（阿拉伯帝国）位于西方，国势最强，自葱岭（帕米尔高原）直到西方大海（地中海），国土几占半个天下，跟天竺各国（印度半岛）各国，都敬慕唐朝，世代跟吐蕃有仇，所以我知道这三国可以站在我们这一边。”

九月十三日，送回纥汗国使节合阙将军回国，李适许诺把咸安公主（李适的女儿）嫁给合骨咄禄可汗（四任）药罗葛顿莫贺，归还马价绢（粗丝厚绢）五万匹。

七八九年，最初，李适思念李怀光的功劳，打算赦免他的一个儿子（参考七八五年八月），可是儿孙们早被全部诛杀。

三月二十六日，李适下诏，命李怀光的外孙燕八八，做李怀光的后嗣，改名李承绪，充当太子左翼侍卫军军械参谋官（左卫率曹参军），赏赐一千串钱，要他奉养祖母、李怀光的妻子王女士，并守护李怀光的坟墓。

七九一年，春季，三月二十三日，义武战区（总部设定州【河北省定州市】）司令官（节度使）张孝忠逝世（年六十二岁）。

七九二年，春季，三月十一日（原文“丁丑”【三月二十三日】，今据《旧唐书》改），曹王（成王）、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司令官（节度使）李皋逝世（年七十一岁）。

宣武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司令官（节度使）刘玄佐（刘洽），有威望谋略，每逢平卢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司令官（节度使）李纳的使节抵达，刘玄佐（刘洽）待他们都很优厚，所以常常听到有关李纳的机密消息，而事先准备；李纳对他深怀戒心。刘玄佐（刘洽）的娘亲虽然享受富贵，但每天仍要亲手纺织一匹粗质绢布，对刘玄佐（刘洽）说：“你本穷苦人家出身，是天子提拔你，赐给你今天这样的富贵，只有一死，才能报答（刘洽是低级官兵出身，参考七七七年十月）。”所以刘玄佐（刘洽）始终效忠中央。

三月十六日，刘玄佐（刘洽）逝世（年五十八岁）。

五月十九日，平卢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司令官（节





度使)李纳逝世(年三十四岁),军中拥护他的儿子李师古代理候补司令官(知留后)。

七九六年,春季,五月,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田绪,娶十一任帝李豫(李俶)的女儿嘉诚公主(参考七八五年三月),没有生育,但田绪的小老婆群却生有庶子三人,其中田季安年纪最小,嘉诚公主养做自己的儿子,因之命田季安当副司令长官(副大使)。

夏季,四月九日,田绪暴毙(年六十三岁),左右保持秘密,拥护田季安主管军事,年十五岁。

四月十四日,对外发布田绪死讯,公推田季安当候补司令官(留后)。

八〇一年,夏季,六月二十六日,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王武俊逝世(年六十七岁)。

七月二十一日,李适命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副司令官(节度副使)王士真(王武俊的儿子)当司令官(节度使)。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第十五部

30 兵变、兵变、再兵变

九世纪时，军区一个接一个兵变

导 读

政府的颛预剥削，军队的腐败横暴，如果不到极点，绝不会发生民变，更不会发生兵变，尤其是，连续不断发生兵变，等于向人民宣布：这个政府已溃烂得不可救药，人民唯一的希望，只剩下一个：眼前发生的这次兵变，是最后一次。

九世纪可称为“兵变世纪”，兵变像爆米花一样的轻易。当十三任帝李诵即位之初，王叔文和王伾，两位身单势孤的知识分子掌权，曾推动过一场大规模的改革。改革在意料中失败，宦官群和官僚系统大获全胜。

读者先生，如果你生在那个时代，如果你恰巧又是军人，请扪心自问，你会不会也发动或参加兵变？请告诉你自己！

柏杨

二〇〇〇年十月二十日台北

1

昙花一现的政治改革

一、贬贪官，除弊政

八〇三年，最初，皇家文学研究院待诏官（等待皇帝随时差遣）王伾（音 pī），写一手好书法，山阴（越州州政府所在县，浙江省绍兴市）人王叔文，下一手好围棋，都常出入东宫，伺候太子李诵玩乐。王伾，是杭州（浙江省杭州市）人。

王叔文诡计多端，自称读过很多书，知道怎么治理国家，总是利用机会向李诵陈述民间疾苦。有一次，李诵跟几位皇家教师（太子侍读），以及王叔文等在一起，谈到宫廷直接采购（宫市）的害处（参考七九七年十二月），李诵说：“我正打算竭力反对！”大家一致赞扬，只王叔文不说一句话。等大家告辞，李诵命王叔文独自留下，问他说：“刚才，只见你不说一句话，是不是有别的意见？”王叔文说：“我有幸蒙太子看重，发现什么，不敢不说出来。太子主要的工作是照顾皇上的饮食和健康，不应该参与政治。皇上在位已久，如果怀疑你收买人心，你怎么为自己解释？”李诵大为震惊，流泪哭泣，说：“不是你，我想不到这些！”对王叔文更宠爱信任，王叔文跟王伾互相依附。

王叔文遂建议李诵在心中组织影子政府，因而推荐：“某人可以当宰相，某人可以当大将，希望有一天重用他们。”秘密结交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韦执谊，及当时政府官员中有名望而急于升官掌权的一些人：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定为生死之交。凌准、程异等也通过这些同党的推荐，而受到李诵赏识，每天聚在一起，行为诡秘，没有人知道他们忙些什么！有的战区甚至还暗中致送贿



赂，跟他们交结。陆淳，是吴县（苏州州政府所在县，江苏省苏州市）人，曾当过国务院左主任秘书（左司郎中）。吕温，是吕渭的儿子（吕渭事，参考八〇〇年五月），当时任职见习监督官（左拾遗）。李景俭，是李瑀的孙儿（李瑀是皇族，参考七五八年七月），进士及第（“进士”跟“进士及第”不同，“进士”是“地方政府进贡到中央参加考试的人士”，只是考生，“进士及第”则是“考试及格”，已具备当官资格。但日子一久，“进士及第”遂简称“进士”，只在比较正式的文件上，才称全衔“进士及第”）。韩晔，是韩滉的侄儿（韩滉，参考七八七年二月）。陈谏，曾当过中央监察官（侍御史），柳宗元、刘禹锡，当时是行政监察官（监察御史）。

监督院初级监督官（左补阙）张正一上疏皇帝，李适特别召见。张正一跟国务院文官部考选司副司长（吏部员外郎）王仲舒、教育部礼宾司副司长（主客员外郎）刘伯刍等，感情亲密，王叔文的党羽怀疑张正一向皇帝打小报告泄露王叔文的秘密，于是，命韦执谊在李适面前，陷害张正一等，指控张正一等结党营私，疯狂游宴，毫无节制。

九月六日，张正一等被贬谪远方，但人们并不知道原因。刘伯刍，是刘迺的儿子（刘迺，参考七八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冬季，十二月十三日，命祭祀部长（太常卿）高郢当副立法长（中书侍郎），国务院文官部副部长（吏部侍郎）郑珣瑜当副监督长（门下侍郎），二人同时兼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郑珣瑜，是郑余庆的堂兄弟（郑余庆曾当宰相，参考八〇〇年九月十五日）。

八世纪八〇年代稍早，十二任帝李适曾下诏给京师（首都长安）各司法有关单位，以及各州县政府，对于所监禁的囚犯，中央每三个月派监察官（御史）前往巡视调查一次，发现冤狱或苦刑拷打情事，就奏报皇帝纠正。可是，近年以来，宦官势力烜赫，没有人敢去禁军执行职务，每次都由总监察署（御史台）去一公函给禁军，禁军则送来一份囚犯名册，并用公函告知：所有囚犯没有一个冤枉，也没有一个遭受刑求，就算完成。

行政监察官（监察御史）崔蘧（音 wèi），对部属要求严格，部属打算陷害他，于是把他带领到右神策军。右神策军基地司令（军使）以下官兵，大为恐惧，把情形奏报皇帝，李适大怒，打崔蘧四十大棍，流放崖州（海南省琼山县）。

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嗣道王李实，专门横征暴敛，把财富呈献唐帝李适，并告诉李适说：“今年虽有旱灾，可是庄稼长得又肥又大！”



因此，农民无法减免租税，穷苦大众甚至拆毁自己的房屋，贩卖砖瓦木材，以及抵押刚长出的麦苗，缴给政府。戏剧演员成辅端编撰歌谣嘲弄讽刺，李实上疏指控成辅端诽谤官员，挑拨政府与人民之间感情；李适下令把成辅端乱棒打死（李实苛暴成性，参考七九二年三月）。

行政监察官（监察御史）韩愈上疏，说：“京畿（陕西省中部）农民穷困悲苦，今年（八〇三年）应缴税捐及草料粮食而无力缴纳的，请准予延长到明年（八〇四年）蚕事完毕后或小麦收割时补缴。”李适立即把韩愈贬作阳山（广东省阳山县）县长。

八〇四年，秋季，九月，太子李诵突然中风，半身不遂，完全丧失语言能力。

八〇五年，春季，正月一日，所有亲王和皇亲国戚，在金銮宝殿晋见唐帝（十二任德宗）李适；只皇太子李诵重病，不能前来，李适涕泪交流、悲哀叹息。于是卧床不起，一天比一天严重，一连二十余日，宫内外音信断绝，政府官员及民间，不知道皇帝跟太子是否平安。

正月二十三日，李适逝世（年六十四岁）。

皇宫仓促间召唤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郑纲、卫次公等到金銮宝殿，撰写遗诏。有一个宦官忽然插嘴说：“到底指定谁继任，宫中还没有决定！”大家不敢说话。卫次公立刻反驳说：“太子（李诵）虽然有病，但他是嫡长子，中外一致拥护。万不得已，也应拥护嫡皇孙广陵王（李诵的长子李淳），不然的话，定会大乱！”郑纲等随声附和，议论才定。卫次公，是河东（山西省永济市）人。李诵知道人心忧虑惊疑，匆忙间来不及改换丧服，仍穿平常穿的紫袍，脚登麻鞋，抱病出九仙门，召见禁卫各军将领，人心才略为安定。

正月二十四日，在宣政殿宣读李适的遗诏，太子李诵身穿丧服，接见文武百官。

正月二十六日，李诵（本年四十五岁）在太极殿登极称帝（十三任顺宗）。卫士们还有点疑惑，提起脚跟，伸长脖子窥探，说：“真是太子！”高兴得哭泣！

当时，李诵已不能说话，对请示的文件，无法裁决。一直住在宫里，床前悬挂帐幕，只剩下宦官李忠言、昭容（小老婆群第六级）牛女士，在左右伺候，文武百官奏报国事，由李诵在帐幕中批示。自从前任帝李适病重，皇家文学研究院待诏官（翰林待诏）王伾先行入宫，宣布说：奉皇帝



指示，命王叔文留守皇家文学研究院（翰林院），裁决国事。然后，王伾把王叔文的意见带进皇宫告诉李忠言，再由李忠言以皇帝名义下诏，最初外面没有人知道这种情形。不久，命宰相杜佑当帝国最高摄政（摄冢宰）。

二月三日，李诵才在紫宸门接受文武百官朝见。

二月十一日，擢升国务院文官部考选司司长（吏部郎中）韦执谊当国务院左秘书长（尚书左丞）、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王叔文打算控制政府，所以首先引荐韦执谊当宰相，而自己在幕后掌权，互相配合。

二月二十一日，李诵下诏，条条列举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道王李实残忍凶恶、横征暴敛的罪状，贬李实当通州（四川省达州市）政务秘书长（长史）。消息传出后，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市民跳跃欢呼，大家在袖子里装满瓦片石子（古代中国人服装有三变，十七世纪五〇年代之前，传统服装是宽衣大袖；十七世纪六〇年代之后，清王朝建立，改穿长袍短袄；二十世纪之后，西风大盛，再改穿西装皮鞋。古人因袖大之故，可当口袋用，装很多东西），在他出京（首都长安）前往贬所必经的道路上等候；李实改走小路，才躲开一劫。

二月二十二日，命宫廷总管府主任秘书（殿中丞，从五品上）王伾当监督院最高顾问官（左散骑常侍，正三品），仍兼皇家文学研究院待诏官（翰林待诏）；命苏州（江苏省苏州市）人事官（司功，上州从七品下）王叔文当皇家言行记录官（起居舍人，从六品上）兼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

王伾面貌丑陋，一口苏州（江苏省苏州市）土话，不会说普通话（唐王朝时代，不知全国一致通行的是什么语言？王伾如果不会普通话，大家怎么听得懂），是李诵所最喜欢的嬉戏弄臣。王叔文则有使命感，而且略微知道一点文章道理，喜爱对国家大事提出意见，李诵对他稍为敬重，但王叔文也因此之故，不像王伾那样，能够随时出入皇宫。王叔文前往皇家文学研究院（翰林院）拟订计划，由王伾拿到栢林院（皇帝卧室庭院）和李忠言、牛昭容讨论如何实施。权力运转的粗略轨道，大抵是：王叔文依靠王伾、王伾依靠李忠言、李忠言依靠牛昭容，辗转结交。对外面呈递给皇帝的奏章，一律先交皇家文学研究院（翰林院），由王叔文决定批准或批驳，然后以皇帝名义送到立法院（中书省），由宰相韦执谊执行。王叔文宫外的党羽则有韩泰、柳宗元、刘禹锡等，负责调查舆论反应。这一群刚尝到权力滋味的新贵，唱和呼应，日夜不停，好像疯狂了一般，互相拍马屁、



灌迷汤，你说我是伊尹，我说你是姬旦，我说他是管仲，他说我是诸葛亮，得意非凡，认为除了他们几个人之外，天下没有人才。给别人荣耀，或使别人受辱，擢升别人官职，或免除别人官职，都在仓促之间决定，只要他们喜欢，根本不管什么国家法律和政府规章。官员和知识分子对他们都很畏惧，在路上相遇时，连话都不敢说，只敢互相张望一眼。平常跟他们有来往的人，一个接一个擢升，甚至一天之内，发布好几道人事命令。党羽中只要有人说：“某人，可以当某官！”一两天内，果然就会被任命当某官。于是王叔文跟他的党羽十余人的家门，日夜喧哗，好像街市。等候王叔文、王伾接见的客人，有时一连几天都等不到，晚上只好寄住邻街糕饼店或酒店的炉灶间，每人出一千钱，老板才肯收留一宿。王伾尤其猥褻卑贱，专门索取贿赂，把金银绸缎放到一个特制的大柜子里，夜晚，夫妻二人就睡在那个柜子上。

二月二十四日，李诵登丹凤门，赦免天下。人民所欠政府的各种捐税，一律取消。全国各地除了正规的进贡外，其他所有别立名目的进贡，一律停止。上世（八世纪）九〇年代为害人民的恶政，诸如：“宫市”（宫廷直接向人民强行搜刮。参考七九七年十二月）、皇家五坊差夫（皇家五坊：雕坊、鹞坊、鹰坊、鹤坊、狗坊。五坊差夫，当时称“五坊小儿”，隶属宫廷事务总监署【宣徽院】），全部撤除。

原来，五坊差夫一向凶恶横暴，往往在大街小巷设下罗网，捕捉小鸟麻雀，用来勒索民间金钱珍宝，对拒绝行贿的人，甚至把罗网张设到他家门口，不准他家人出入；更甚至把罗网张设到井口，不准人们汲水，稍为靠近一点，五坊差夫就警告说：“你吓了进贡的鸟！”立刻围上来痛打，直到被打的人拿出钱财赎罪，他们才扬长而去。五坊差夫有时候在饭馆里大吃大喝，酒醉饭饱之后，起身就走，没有人敢阻拦；有时饭馆里的人不知道他们的身份，要他们付钱，多半被打被骂，甚至竟然会留一袋蛇作为抵押，说：“这是皇家捉鸟的饵，暂且留给你，拜托好好喂它，莫让它饿着渴着！”饭馆里的人这才后悔自己有眼无珠，百般哀求，他们才肯把蛇带走。

李诵当太子时，深知道这些弊端，所以，登极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下诏禁止。

二月二十五日，取消全国盐铁专卖暨运输总监署（盐铁使）每月进贡“盈余经费”。

以前，全国盐铁专卖暨运输总监署（盐铁使）每月都要呈献“盈余经



费”给皇宫（参考七九六年六月），可是供应正常开支的经费，却越来越少。现在，下诏停止进贡盈余。

三月二日，命王伾当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

二、触怒军阀

八〇五年，十二任帝（德宗）李适在位末年（八世纪九〇年代），一连十年没有大赦（上一次赦免天下，是在七九三年十一月十日。迄今十二年），文武官员因小小过失而被贬谪的，再没有机会获得任用，直到现在，才开始酌量迁往生活条件较好地区。

三月三日，李诵下诏命忠州（重庆市忠县）总秘书长（别驾）陆贽（参考七九五年四月二十五日）、郴州（湖南省郴州市）总秘书长（别驾）郑余庆（参考八〇〇年九月十五日）、杭州（浙江省杭州市）州长韩皋（原任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七九八年贬）、道州（湖南省道县）州长阳城（参考七九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返回京师（首都长安）。

陆贽当宰相时，把国务院国防部畜牧司副司长（驾部员外郎）李吉甫，贬作明州（浙江省宁波市）政务秘书长（长史），不久再调忠州（重庆市忠县）州长。而陆贽却贬作忠州总秘书长，恰是李吉甫的部属。陆贽的弟兄和朋友，考虑到李吉甫会对他报复，都深为忧虑。但陆贽到差后，李吉甫坦然地仍把陆贽当做宰相一样尊敬。陆贽最初还有点惭愧疑惧，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但后来二人竟成为至交。李吉甫，是李栖筠的儿子（李栖筠，参考七七一年八月二十三日）。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司令官（节度使）韦皋镇守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屡次上疏请派陆贽接替自己的职务。但陆贽和阳城都在诏书到达之前逝世（陆贽年五十二岁，阳城年七十岁）。

三月十九日，命王叔文当全国财政、盐铁专卖暨运输副总监（度支、盐铁转运副使）。以前，王叔文跟他的同党，认为只要控制帝国的田赋捐税，就可以结交权贵，收买军心，使自己的权力更形稳固；同时也想到一旦掌握如此重要权力，人心不服，可能引起反弹，而宰相杜佑一向被认为是财经专家（杜佑是财经专家刘晏的接班人，参考七八〇年三月），声望崇高，而做官心切，只求保住官位，比较容易控制，所以先命杜佑担任名义主管；王叔文自愿当他的副手，掌握实权。王叔文虽然身兼二职，却从来



不查看公文账目，只日夜不停地跟他的朋友关在屋子里秘密会商，外人想不出他们要做什么！

李诵命副总监察官（御史中丞）武元衡当太子宫政务署长（左庶子）。李适在位末期，王叔文的朋友多半担任监察官（御史），武元衡瞧不起这批人，对他们不太礼貌。武元衡担任皇帝坟墓兴建管理及礼宾总监（山陵仪仗使），行政监察官（监察御史）刘禹锡请求担任执行官（判官），武元衡拒绝。王叔文因武元衡手握监察大权，打算使他加入自己的小组织，派人向武元衡传话，承诺给他更大的权力，武元衡拒绝，于是有这项贬谪。武元衡，是武平一的孙儿（武平一是武载德的儿子，参考七〇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中央监察官（侍御史）窦群，弹劾国务院工程部屯垦司副司长（屯田员外郎）刘禹锡：施展邪恶手段，破坏政府威信，不适合留在中央。有一次窦群晋见王叔文，作揖行礼，警告说：“事情有很多难以预料！”王叔文说：“你的意思是什么？”窦群说：“去年（八〇四），李实仗恃皇上的支持信任，以及他自己的尊贵地位，气焰之高，举世无双；那时候，你侧着身子，犹豫不安地走在路旁，不过江南（长江以南）一个芝麻绿豆小官（指苏州州政府人事官【司功】，从七品下）而已，今天，你平地一声雷，竟坐上李实的位置，怎么知道没有人像你一样，也走在路旁！”王叔文的党羽打算把窦群贬谪边疆，宰相韦执谊因为窦群倔强正直，有相当声望，阻止他们行动。

李诵患病一直不能痊愈，不过有时被扶到金銮宝殿上，文武百官向他叩头如仪而已，没有人出班奏报，也听不到皇帝亲口回答，政府内外人士，都感到震惊恐惧，希望早一天确定太子。可是王叔文的同党为了掌握大权，对这项意见却十分憎恶。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都是李适在位时宠信的旧人，一旦失势，对王叔文、李忠言等的结党营私，十分痛恨，于是请求李诵召唤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郑纲、卫次公、李程、王涯，到金銮宝殿撰写册封太子的诏书。当时，牛昭容那些人，因广陵王李淳英明睿智，从心底排拒。郑纲不再请示，在纸上写“太子应立嫡长子”，拿给李诵看，李诵点点头。

三月二十四日，下诏封广陵王李淳当太子，改名李纯。李程，是李神符的五世孙（李神符，是一任帝李渊的堂弟，参考六一八年六月七日）。

宰相贾耽，因王叔文的党羽掌握权柄，心里厌恶，于是声称有病，不



出来办公，屡次请求退休。

三月二十八日，各宰相在立法院（中书省）宰相联合办公厅（政事堂）共进午餐，依照惯例，文武百官没有人敢在宰相共进午餐时，前去晋见。王叔文不管这些，他到立法院（中书省），打算和韦执谊商议事情，命值日官（直省）通报，值日官（直省）告诉他这项惯例，王叔文大为震怒，厉声叱责，值日官（直省）畏惧，只好进去禀报，韦执谊面红耳赤，犹豫了一会，但仍是起身出去迎接王叔文，到自己办公室谈话，谈了很久。另三位宰相杜佑、高郢、郑珣瑜等，都放下筷子，等候韦执谊回座，有人来报告说：“王叔文叫我们送去菜饭，韦宰相跟他已在办公室进食！”杜佑、高郢明知道不可以这么做，但畏惧王叔文、韦执谊，不敢发言。只郑珣瑜独自叹息说：“我怎么可以再坐在这个座位上！”回头吩咐左右侍从：扶他上马，直接回家，遂不再上班。贾耽、郑珣瑜都有很崇高的声望，先后退休，王叔文、韦执谊越发没有顾忌，远近官员，都大为恐惧。

四月六日，李诵登宣政殿，册封太子李纯（李淳）。文武百官看见李纯仪表堂皇，退出后互相道贺，有的甚至感动得流泪哭泣，无论宫内或宫外，一片欢欣。只王叔文神色忧虑，虽然不敢说出口，但却吟咏杜甫所作《蜀相》：“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听到的人忍不住失笑。

从前，祭祀部长（太常卿）杜黄裳，深受裴延龄的迫害，困处在中央监察官（侍御史）那个位置上，十年之久，没有升迁（杜黄裳自朔方战区【总部灵州】调任中央监察官【侍御史】），直到他的女婿韦执谊当宰相，才升任祭祀部长（太常卿）。杜黄裳建议韦执谊率领文武百官上疏皇帝，请求由太子李纯（李淳）监督国政，韦执谊大吃一惊，说：“你老人家刚得了一个官位，怎么竟开口议论皇宫里的事！”杜黄裳大怒，说：“我受三代皇帝的大恩（三代：十一任帝李豫【李俶】、十二任帝李适、十三任帝李诵。杜黄裳原是郭子仪旧人，参考七七八年十二月），怎么用一个官位收买我不说话！”袍袖一拂，站起来就走。

四月九日，命御前监督官（给事中）陆淳当皇家教师（太子侍读），陆淳改名陆质（李纯原名李淳，为了避讳）。韦执谊因自己专权，恐怕太子李纯（李淳）不高兴，所以由陆质（陆淳）当皇家教师（太子侍读），观察李纯（李淳）的意向，随时化解。可是，有一次陆质（陆淳）刚刚发言，李纯（李淳）生气说：“皇上请先生给我讲解经书，你说别的事干什么？”陆质（陆淳）惶恐而出。



五月三日，命右金吾（卫军第十二军）大将军范希朝，当左右神策军京西（首都长安以西）特遣兵团司令官（左右神策军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

五月六日，命国务院财政部会计司长（度支郎中）韩泰，当范希朝的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王叔文知道无论宫内宫外，对自己无不妒忌憎恨，所以打算夺取宦官的军权保护自己，因范希朝是一员老将，所以在名义上使他当统帅，而由韩泰负实际责任。文武百官猜不出他的用意何在，越发怀疑恐惧。

五月二十三日，命王叔文当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户部侍郎），仍兼全国财政、盐铁专卖暨运输副总监（度支、盐铁转运副使）。宦官俱文珍等对王叔文的专横，深为痛恨。于是明升暗降，免除王叔文的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职务。王叔文看到人事命令，大为震骇，告诉别人说：“我每天都要去皇家文学研究院（翰林院）会商公事，如果没有该院职务，怎么能够进去！”王伾立刻帮他上疏请求，李诵不准（事实上是俱文珍等不准）。王伾再上疏，才准王叔文每隔三天或五天，可去皇家文学研究院（翰林院）一次，但没有研究官（学士）的名义。直到此时，王叔文才感到恐惧。

六月二日，贬宣歙道（首府设宣州【安徽省宣州市】）巡察官（巡官）羊士谔当汀州（福建省长汀县）宁化县（福建省宁化县）防卫员（尉）。

原来，羊士谔因公前往京师（首都长安），正逢王叔文当权，羊士谔公开抨击王叔文的错误。王叔文听到，大怒，打算下诏把羊士谔斩首，韦执谊反对；王叔文又准备把羊士谔乱棍打死，韦执谊也反对；最后，决定贬谪。王叔文因此痛恨韦执谊，二人的摇尾系统，分别感到惊惧。

稍早，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后勤补给副总监（支度副使）刘辟，声称奉战区司令官（节度使）韦皋之命，报告王叔文，要求统辖剑南三川（三川：西川战区【总部成都府】、东川战区【总部设梓州，四川省三台县】、山南西道战区【总部设兴元府，陕西省汉中市】），强调说：“太尉（韦皋）叫我向你坦诚相待，如果给他三川，他当一死相报；如果不给，他也一定用别的方法相报！”王叔文大怒，打算把他斩首，韦执谊坚决反对。刘辟这时还在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大摇大摆，东游西逛，不肯离开，听到羊士谔贬谪消息，马上逃回成都（四川省成都市）。韦执谊最初因王叔文竭力推荐，才进入政府，所以对王叔文唯命是



从。可是既攀升到权力高位，打算泯灭过去跟王叔文的关系，一方面也受舆论的压力，所以时时表示不同的意见，常派人去向王叔文道歉说：“决不敢辜负我们当年的盟约，我只是曲线效忠！”王叔文破口诟骂，拒不相信；两人遂化友成仇。

三、触怒宦官

八〇五年，六月十六日，西川战区（总部成都府）司令官（节度使）韦皋上疏，认为：“陛下悲哀过度，以致患病，而又日理万种机要事务，所以日期虽长，仍不能康复。请求暂时命皇太子（李纯）监督国家大政，恭候陛下御体痊愈，然后再回东宫（太子宫）。我身兼宰相及大将，现在所作建议，是我的职责。”又直接上书给太子李纯（李淳），认为：“皇上（李诵）效法子武丁（商王朝二十三任帝高宗），在守丧期间，拒不讲话（《礼记·丧服四制》：“高宗【子武丁】谅暗，三年不言。”谅暗，也做凉阴，守丧的地方），把国家大政，委任给臣属，可是所委任的不是恰当人才。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都负重责大任，随意奖赏和随意处罚，破坏国家法纪，使用国库财富，贿赂权贵。栽培心腹，全部安排在显要的位置上，而且暗中结交皇上左右伺从，使我担心灾祸可能就在房门之内爆发。我深恐太宗（二任帝李世民）的大业在他们手中瓦解，危害到殿下的家庭和帝国，盼望殿下立刻奏报，逐走那群卑劣的小人，使国家大事，由领袖做主，四海之内，才能平安。”

韦皋仗恃自己是重要高官，而又身在遥远的南方巴蜀（四川省），认为王叔文对他无可奈何，遂竭力揭发王叔文的奸邪阴谋。不久荆南战区（总部设江陵府【湖北省江陵县】）司令官（节度使）裴均、河东战区（总部设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司令官（节度使）严绶的奏章，也前后呈递，意见跟韦皋的相同。宫内宫外，都依靠他们作精神支持，王叔文党羽震动恐惧。裴均，是裴光庭的曾孙（裴光庭当过李隆基的宰相，参考七三三年三月）。

王叔文任命范希朝、韩泰接管神策军京西（首都长安以西）特遣兵团，宦官们还没有醒悟。但不久就接到边区各将领分别呈递给总指挥官（中尉）的辞别函，函中说明将隶属范希朝；宦官们这才发现事态严重，原来王叔文等打算从宦官手中夺取军权，不禁暴跳如雷，说：“如果接受，我们一定



死在他手里。”秘密吩咐将领们派来的使节回去报告说：“不要把军权交给别人。”范希朝抵达奉天（陕西省乾县），没有一个将领前来迎接。韩泰骑马奔回京师（首都长安）报告王叔文，王叔文无计可施，只有嗫嚅着说：“怎么办？怎么办？”过不了几天，王叔文的娘亲病重。

六月十九日，王叔文在皇家文学研究院（翰林院）摆设酒席，宴请各位皇家文学研究官（学士），和宦官李忠言、俱文珍、刘光琦等，王叔文说：“我的娘亲患病，我因身负国家重任的缘故，不能在病床前亲自看护，现在我打算请假回家伺候，近来竭尽全力，不避危险艰难，只是为了报答皇上的恩德。一旦离职，各种诽谤都会到来，不知道哪一位肯明察我的内心，为我说一句公道话？”俱文珍听一句，驳一句，王叔文不能回答，只有斟酒劝对方干杯，几杯之后而散。

六月二十日，王叔文因娘亲逝世，辞职守丧。

王叔文既回家给娘亲守丧，宰相韦执谊更不听他的话。王叔文大怒，跟他的党羽日夜讨论如何再回政府任职，并誓言一旦当权，定要先铲除韦执谊和一些不肯归附自己的官员；听到这项信息的人，都心情不安，十分恐惧。

王叔文守丧后，王伾失去依靠，每天去见宦官跟宰相杜佑，请求征召王叔文当宰相，并统御禁军，都没有下文。再请求征召王叔文当威远军基地司令（威远军初称威远营，隶藩属事务部【鸿胪寺】。《唐会要》：七八〇年七月，左右威远营改隶金吾【卫军第十一、十二军】；直到后年【八〇七】四月，才并入英武军，开始由宦官担任统帅），兼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又没有下文；同党们开始感觉到气氛不对劲，惊悸忧愁，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当天，王伾在皇家文学研究院（翰林院）上班，一连呈递三份奏章，不见批示，发现大势已去，无可挽救，坐立不安，到了夜晚，忽然号叫一声：“我中风了！”第二天，遂被担架抬回私宅，不再出来。

七月二十二日，命国务院财政部粮秣司司长（仓部郎中）、主管全国财政总监署业务（判度支案）陈谏，当河中（山西省永济市）特别市副市长（河中少尹）。这时候才开始排除王伾、王叔文的党羽。

七月二十八日，李诵下诏，说：“我长期患病，不能马上康复，以后军国大事，暂命皇太子（李纯）全权处理。”当时，无论中央或地方，全都讨厌王叔文党羽们的专权横暴，连李诵心里也不高兴。宦官俱文珍屡次报告李诵，命皇太子李纯监督国政，李诵对每天处理国事，也感到厌倦，于



是批准。又命祭祀部长（太常卿）杜黄裳当副监督长（门下侍郎），左金吾（卫军第十一军）大将军袁滋当副立法长（中书侍郎），二人同时兼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俱文珍等认为他们是前朝老干部，所以推荐。又命郑珣瑜当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高郢当国务院司法部长（刑部尚书），一律解除宰相职务。太子李纯在含元殿东朝堂接见文武百官，文武百官向他叩头道贺，李纯流泪哭泣，不回答大家的敬礼。

八月四日，李诵下诏：“命皇太子（李纯）登极称帝，我称‘太上皇’，诏书改称诰书。”

八月五日，李诵迁住兴庆宫，下令改年号永贞（之前是贞元二十一年，之后是永贞元年），封良娣王女士当太上皇后。王女士，是李纯的娘亲。

八月六日，贬王伾当开州（四川省开县）军务秘书长（司马），王叔文当渝州（重庆市）户籍官（司户）。王伾不久在贬所病死。

第二年（八〇六年），李纯下诏命王叔文自杀。

王鸣盛曰：

王叔文为人轻率浮躁，而又亲近王伾、韦执谊，信任不应受信任的人，结果失败。但王叔文对帝国却是忠心耿耿，因后世太讨厌他，往往不详细考察，只跟着大家人云亦云。事实上，根据《旧唐书·顺宗本纪》记载，短短时间，善政却非常之多。李诵（十三任帝顺宗）当太子时，王叔文蒙受赏识，受到信任。李诵登极后，王叔文遂得进入政府，掌握权柄。然而李诵的老爹李适（十二任帝德宗）于八〇五年正月逝世，二月李诵才登丹凤楼，颁布大赦令。王叔文以曾任苏州（江苏省苏州市）州政府人事官（司功参军）、皇家文学研究院待诏官（翰林待诏）资格，升任立法院（中书省）皇家言行记录官（起居舍人，从六品上），充当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不久就当全国财政、盐铁专卖暨运输副总监（度支、盐铁转运副使）。五月，升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户部侍郎）。到了七月，就发生舆论沸腾，各地军阀上疏皇太子李纯（李淳），抨击王叔文制造混乱之事，李诵遂即下诏，命皇太子李纯处理国事。八月，李纯即位，尊奉老爹李诵当太上皇，王叔文立刻贬到渝州（重庆市）当户籍官（司户）。可看出王叔文当权时间，前后不过五六个月。而史书记载李诵在位时期的善政，几乎全发生在这五六个月之内。像二月二十一日，贬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李实当通州（四川省达州市）政务秘书长（长史）。二月二十四日，

下诏免除人民欠税，其他苛捐杂税，也全部取消。除了进贡外，不准再有任何呈献。三月一日，皇宫释放宫女三百人，送安国寺。又释放宫廷皇家剧团歌女六百人，送九仙门外，由她们的亲族领回。五月三日，命右金吾（卫军第十二军）大将军范希朝当右神策军“统军”，兼京西（首都长安以西）特遣兵团司令官。六月九日，凡该年（八〇五）十月以前，人民积欠政府税款、粮食、绸缎，共五十二万六千八百四十一串、石、匹，全部豁免。七月九日，追赠已逝世的忠州（重庆市忠县）总秘书长（别驾）陆贽官位“国务院国防部长（兵部尚书）”，谥号宣公；又追赠已逝世的道州（湖南省道县）州长阳城官位“监督院最高顾问官（左散骑常侍）”。上述事件，罢黜横征暴敛的小人，褒扬忠良贤能的君子，改革根深柢固的弊端，用实惠照顾穷苦民众，从九任帝李隆基，直到十二任帝李适，很少能赶得上。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命范希朝统御神策军，影响巨大。

王叔文的作为，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的宦官，跟强梁跋扈的割据军阀，试看《顺宗实录》，可发现事实上因为王叔文打算剥夺宦官的军权，才被深恶痛绝，虽受李诵信任，但宦官却能假传圣旨，罢黜王叔文的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而王叔文竟然想靠着一席宴会，在杯酒应酬之中，化解宦官的怨恨，而俱文珍随着他的话，当面拆穿，王叔文也够可怜。孔丘说：“三年之内，不更改老爹的决定，才是孝顺。”曾参也说：“不撤换老爹任用的干部、不更改老爹行政的措施，实在难能。”李纯（李淳）乘着老爹患病，刚刚监督国政，立即排斥王叔文，老爹刚刚死亡，尸骨还没有变凉，就把王叔文处决，这是最严重的不忠不孝。我不知道王叔文被执行极刑，究竟犯了什么罪？试看李纯自己，以及李纯的孙儿（指十六任帝李湛），全死在宦官之手（参考八二〇年正月、八二六年十二月）；而且从此之后，皇帝的罢黜或登极，全由宦官做主，唐王朝已无药可救。宦官跟军阀，一向互相牵制猜忌。王叔文既跟宦官结仇，割据军阀又对他入骨怨恨，原因何在？原因在于王叔文的本意是：内制宦官、外制军阀，集中天下财富兵力，尽归中央。刘辟本是韦皋所派，王叔文却打算把他杀掉，如果能够办到，以后何致麻烦高崇文前往讨伐，劳民费财（参考明年【八〇六】正月至九月）？仅这一件事，韦皋对他已够痛恨，所以立即奏请驱逐王叔文，当日情形，可以想见。总之，王叔文的错误，不过急于成事，《战国策·卫策》：卫国有入娶亲，新娘刚进大门，就提醒婆母厨房减火，刚进二门，就叫把挡道的石臼搬到窗下，才不会妨碍别人走路。



这些话都非常重要，但是糟在她说得太早。王叔文正是如此，如果要扣定他犯了什么罪，他本来没有罪。

《通鉴》〈九〇三年〉，崔胤奏报当时皇帝（二十四任昭宗）李晔（李敏）说：“唐王朝建立之初，宦官不领军、不干政。七五五年以后，宦官力量逐渐膨胀。七九六年，更命宦官当禁军统帅，从此之后，宦官参与机密，驱使政府，横行不法，大则煽动割据军阀，危害帝国；小则卖官售爵，制造冤狱，腐蚀政府。”崔胤的话全对。但是，崔胤本是奸邪之辈，竟然征召朱全忠把宦官屠杀罄尽，宦官死光，领袖孤立，朱全忠遂篡夺唐王朝政权。譬如人的肚子生长毒疮，只要割去毒疮，病即痊愈。假如王叔文的计划得以实行，左右神策军驻守内外八镇的特遣兵团，归属中央，皇帝可以任命统帅，宰相可以调度派遣，怎么会发生叛乱？好像毒疮还没有入骨，割除容易。王叔文之忠于帝国，又是如何！万料不到，韩愈《永贞行》竟说：“北军（禁军）百万虎与貔，天子自将非他师。一朝夺印付私党，懍懍朝士何能为。”把宦官掌握军权，当做皇帝自己掌握军权，为什么荒谬到这种地步！

八月九日，李纯（本年二十八岁）在宣政殿登极（十四任帝宪宗）。

九月十三日，贬神策军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韩泰，当抚州（江西省临川市）州长；国务院文官部爵位司司长（司封郎中）韩晔（音 yè），当池州（安徽省贵池市）州长；国务院教育部祭祀司副司长（礼部员外郎）柳宗元，当邵州（湖南省邵阳市）州长；国务院工程部屯垦司副司长（屯田员外郎）刘禹锡，当连州（广东省连州市）州长（他们都被认为是王叔文一党）。

十一月七日，贬副立法长（中书侍郎）、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韦执谊当崖州（海南省琼山市）军务秘书长（司马）。

韦执谊曾经反对过王叔文，而且又是杜黄裳的女婿，所以到了最后才被贬逐。自王叔文失败，韦执谊也失去后台，知道祸事就要发生，虽然仍是宰相，但已魂不守舍，奄奄一息；听见别人走路声音，都会心跳恐慌，面无人色，直到贬谪令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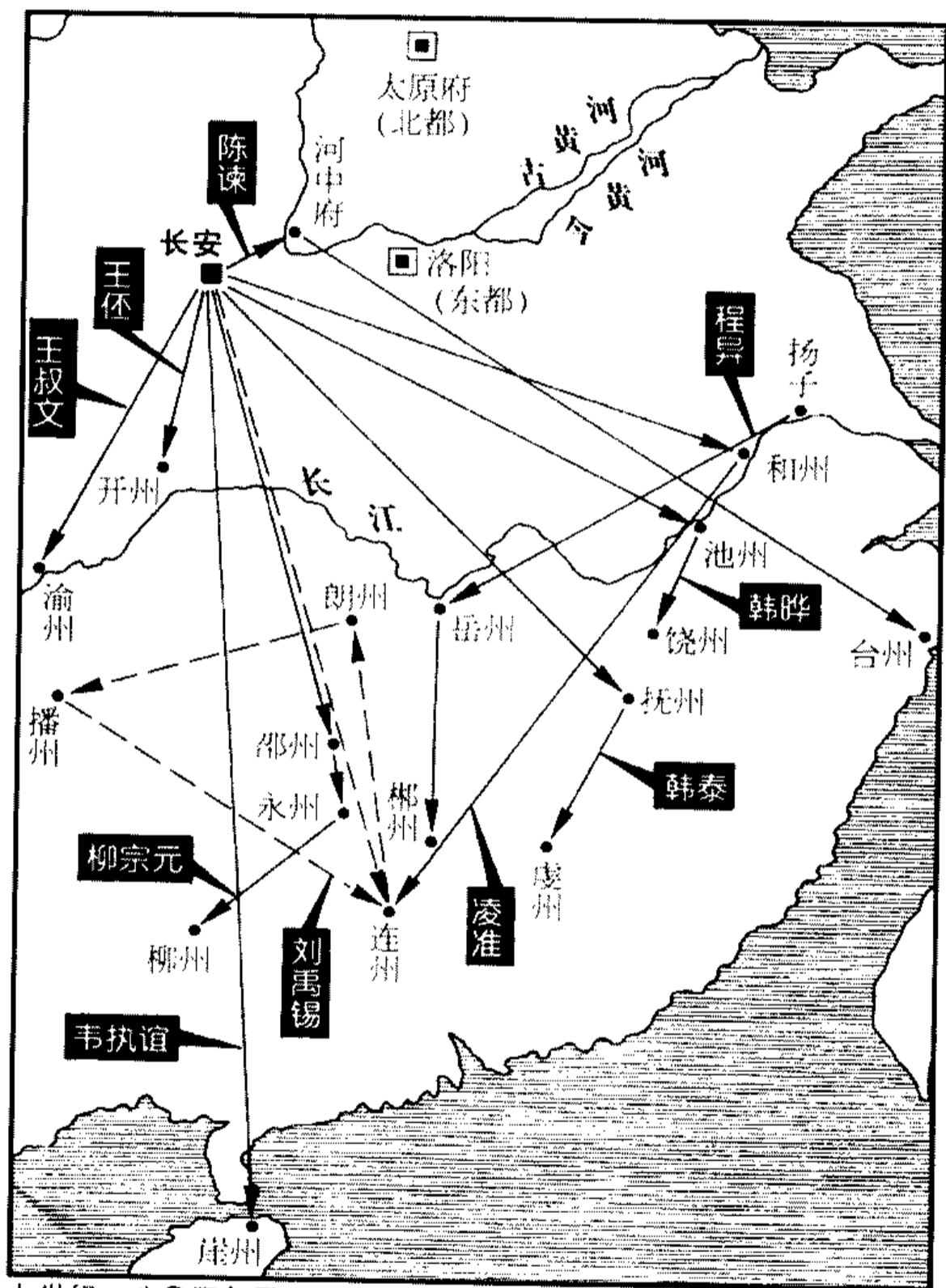
政府官员议论纷纷，认为王叔文的党羽从国务院副司长（员外郎），贬出当州长，所受的处罚太轻。

十一月十四日，再贬韩泰当虔州（江西省赣州市）军务秘书长（司马）、韩晔当饶州（江西省波阳县）军务秘书长、柳宗元当永州（湖南省

永州市) 军务秘书长、刘禹锡当朗州 (湖南省常德市) 军务秘书长。

又贬河中 (山西省永济市) 特别市副市长 (河中少尹) 陈谏当台州 (浙江省临海市) 军务秘书长 (司马)、和州 (安徽省和县) 州长凌准当连州 (广东省连州市) 军务秘书长 (司马)、岳州 (湖南省岳阳市) 州长程异当郴州 (湖南省郴州市) 军务秘书长 (司马)。

八〇九年, 最初, 王叔文的党羽受到贬谪 (参考八〇五年七月), 李纯颁发特别诏书, 规定: “即令遇到赦免, 也不可以酌量调向内地。”



九世纪·八〇五年至八一五年 王叔文党羽被贬

八一五年, 王叔文 (参考八〇五年八月) 的同党被贬谪到外地的, 十年之久, 都没有酌量移向内地。宰相中有人怜惜人才, 打算逐渐任用, 于





是把他们都召回京师（首都长安）。但谏官坚决反对，争着抨击，李纯和宰相武元衡，也对他们厌恶。

春季，三月十四日，李纯把他们都派到荒凉的边疆当州长，官位虽然擢升，不过离京师（首都长安）更远：永州（湖南省永州市）军务秘书长（司马）柳宗元当柳州（广西省柳州市）州长，朗州（湖南省常德市）军务秘书长（司马）刘禹锡当播州（贵州省遵义市）州长。柳宗元说：“播州（贵州省遵义市）蛮荒，不是人类居住的地方，刘禹锡上有娘亲，决不可能母子同去！”打算请求中央准许他跟刘禹锡调换，自己去播州（贵州省遵义市）而让刘禹锡去柳州。正巧，副总监察官（御史中丞）裴度也为刘禹锡向皇帝求情说：“刘禹锡固然有罪，但是娘亲已老，跟儿子生别就是死离，使人伤感！”李纯说：“做人的儿子，尤其要自爱，不要叫父母担忧；刘禹锡竟叫娘亲担忧，惩罚应该更重。”裴度说：“陛下正奉养皇太后，恐怕刘禹锡应受怜悯！”李纯想了很久，说：“我所说的话，是责备当儿子的人，并不想伤害慈母的心！”退朝后，对左右侍从说：“裴度到底是爱我！”明天，下诏调刘禹锡当连州（广东省连州市）州长（王叔文这些文化人朋友，于被贬十年后，自贬所召回京师【首都长安】，势将留在中央。但刘禹锡所作的一些诗，尤以《玄都观桃花》：“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当权人物大不高兴，遂明升暗降，远贬播州【贵州省遵义市】；李纯虽自称不愿伤做母亲的心，而连州【广东省连州市】更在朗州【湖南省常德市】之南航空距离四百八十公里，山深人稀，但已没有人敢再异议）。

2

李纯初展武力

一、讨伐西川战区——斩刘辟

八〇五年，秋季，八月十七日，西川战区（总部成都府）司令官（节度使）南康王（忠武王）韦皋逝世（年六十一岁）。

韦皋在巴蜀（四川省）二十一年（七八五年六月韦皋接替张延赏职位），加重人民赋税，搜刮聚敛，用厚重的礼物贿赂皇帝，加强皇帝对他的赏识；用大量的财物赏赐士卒，加强士卒对他的感恩；士卒们婚丧死伤，韦皋都负责供给费用，因此得以长期地保持他的官位，而士卒也乐于为他效力。在任期间，韦皋说服南诏王国（首都苴咩城【云南省大理市】），摧促吐蕃王国（首都逻些城【西藏拉萨市】）。幕僚中有工作时间很久、职位已高的人，都外放去当州长，州长卸任后，再回幕府，但始终不让他们回京（首都长安），防备他们泄露他的所作所为。财库充实之后，韦皋时常宽大地对待他辖区里的人民，每隔三年，都会免征田赋捐税一年。巴蜀（四川省）人民佩服他的智谋，畏惧他的威严，直到今天（十一世纪），人民仍把他的画像当做“土地神”供奉，家家户户祭祀。

后勤补给副总监（支度副使）刘辟，自称战区候补司令官（留后）。

刘辟命战区各将领上疏替他请求颁发符信，中央不允许。

八月二十三日，中央命袁滋当剑南东川（总部梓州）、剑南西川（总部成都府）、山南西道（总部兴元府）三战区（三川）慰劳安抚特使。

冬季，十月三日，命副立法长（中书侍郎）、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袁滋，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充当西川战区（总部成都府）司令官（节度使）。征召刘辟回京（首都长安）当御前监督官（给事



中)。

十一月，刘辟拒绝中央任命的新职，调动军队作防守部署。新任战区司令官（节度使）袁滋畏惧他的强悍，不敢前进。李纯唐帝（十四任宪宗）大怒，贬袁滋当吉州（江西省吉安市）州长。

十二月十四日，李纯命御前监督官（给事中）刘辟，当西川战区（总部成都府）副司令官（节度副使）代理司令官（知节度事）。

李纯因刚刚继承宝座，没有力量讨伐，只好委曲求全。但立法院高级顾问官（右谏议大夫）韦丹上疏指出：“现在放宽对刘辟的处分，中央政府所能指挥的，恐怕只剩下东西两京（首都长安、东都洛阳），除此之外，谁不背叛？”李纯认为他说得很对。

十二月十七日，命韦丹当东川战区（总部设梓州【四川省三台县】）司令官（节度使）。韦丹，是韦津的五世孙（韦津，是韦孝宽的儿子，参考六一八年正月）。

八〇六年，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代理司令官（知节度事）刘辟，既得到中央的任命，越发骄傲，于是更进一步要求兼管三川（西川战区、东川战区、山南西道战区），李纯拒绝。刘辟遂出动大军包围东川战区司令官（节度使）李康所在的梓州（四川省三台县），打算任命幕僚卢文若当东川战区司令官（节度使）。战区司法官（推官）莆田（福建省莆田市）人林蕴，竭力劝阻，刘辟勃然大怒，把林蕴戴上脚镣手铐，投入监狱，然后把他押出来，下令斩首，但暗中却吩咐刽子手不要当真。刽子手举起钢刀要砍下去时并不砍下，而只停留在林蕴的脖子上磨来磨去，这样有好几次，打算使他屈服后赦免，林蕴大声斥责说：“小瘪三！要砍头就砍头，我的脖子难道是你的磨刀石？”刘辟回头告诉他的左右说：“这可是真正烈士！”把林蕴贬作唐昌县（四川省郫县西北唐昌镇）当防卫员（尉，望县从九品上）。

李纯打算讨伐刘辟，但又不敢轻易发动战争，三公及部长级官员，也都认为巴蜀（四川省）山川险恶，道路艰困，难以取胜。只宰相杜黄裳坚持，说：“刘辟不过是一个发狂的文人，制服他如同捡起一根稻草，容易之极。我知道神策军基地司令（军使）高崇文，勇敢而有谋略，可以任用，希望陛下交给他这项任务，但不要派监军宦官，一定可以手到擒来（高崇文，参考七九八年五月）。”李纯批准。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李吉甫也建议讨伐，李纯因此对李吉甫非常器重。



正月二十三日，命左神策军特遣兵团司令官（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率步骑兵五千人，做第一梯次，神策军京西（首都长安以西）特遣兵团作战司令（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率步骑兵二千人，做第二梯次，会同山南西道战区（总部设兴元府【陕西省汉中市】）司令官（节度使）严砺，联合讨伐刘辟。当时，威名及地位均高的老将，为数很多，都认为自己是讨伐军统帅的恰当人选。所以，诏书发表高崇文时，大家震惊。

李纯跟杜黄裳讨论军阀割据，杜黄裳说：“德宗（十二任帝李适）经过两次兵变（泾原兵变及朔方兵团叛变）之后，一切都姑息求全，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几乎都是终身职，活着的时候，中央从不派人接替（参考七九三年十二月）。有人死亡，则先派宦官前去调查将领们的愿望，大家拥护谁，就派谁接任。钦差宦官往往接受将领们的贿赂，回宫后对他大加赞扬，中央就根据这项赞扬，发布人事命令，从没有一个人出于中央的决定。陛下如要建立中央威信，应用国法稍稍制裁，国家才可以恢复正常秩序。”李纯深表同意，于是才决定对巴蜀（四川省）采取军事行动，中央威信最后终于伸展到两河（黄河南北），都由于杜黄裳的引导。

高崇文驻守长武城（陕西省长武县西北），训练士卒五千人，虽平常日子，基地照样戒备森严，好像敌人随时都会发动攻击。六时接到诏书，大军于八时即行开拔，武器、粮秣，一样不缺。

正月二十九日，高崇文穿过斜谷（陕西省太白县境），李元奕穿过骆谷（陕西省周至县西南），同向梓州（四川省三台县）增援。高崇文抵达兴元（陕西省汉中市），官兵有人在饭店吃饭时，大发雷霆，折断筷子，高崇文立刻把他斩首示众。刘辟攻陷梓州，俘虏东川战区（总部梓州）司令官李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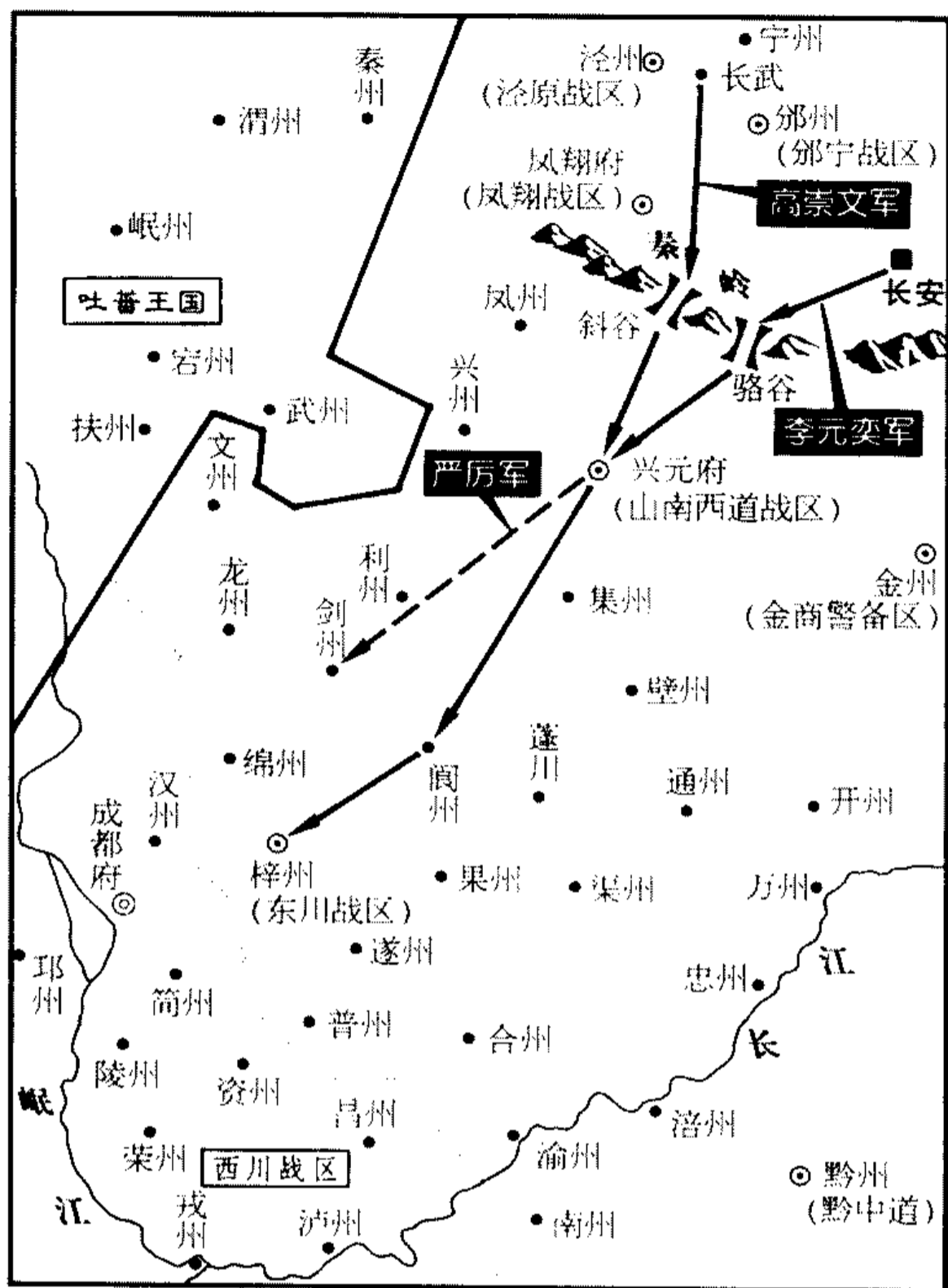
二月，严砺攻克剑州（四川省剑阁县），斩刘辟任命的州长文德昭。

三月，高崇文率军从阆州（四川省阆中市）直向梓州（东川战区总部，四川省三台县），刘辟的将领邢泚，率军逃走，高崇文遂进入梓州（四川省三台县）。刘辟把生擒的李康送给高崇文，请求中央洗雪自己的罪过。高崇文认为李康败军失城，把他斩首。

三月十二日，严砺奏报攻克梓州（四川省三台县）。

三月十三日，李纯下诏剥夺刘辟所有官职爵位。

东川战区（总部设梓州【四川省三台县】）司令官（节度使）韦丹，走到汉中（陕西省南部），上疏说：“高崇文率军深入异乡作战，没有固定



九世纪·八〇六年正月至三月 高崇文收复东川

支援，如果把梓州（四川省三台县）给他，维持军心，一定可以立功。”

夏季，四月四日，李纯命高崇文当东川战区（总部梓州）副司令官（节度副使），代理司令官（知节度事）。

夏季，五月，西川战区（总部成都府）变军首领刘辟，修筑鹿头关（四川省德阳市北黄许镇），一连八个营栅，驻军万余人，抵抗高崇文（东川【总部梓州】司令官）。

六月五日，高崇文进攻，击败刘辟军。刘辟在鹿头关东万胜堆（德阳市东北）再筑栅布阵。

六月六日，高崇文派勇将范阳（河北省涿州市）人高霞寓攻克万胜堆（德阳市东北），鹿头关（四川省德阳市北黄许镇）全收眼底，于是继续进



攻，八战八胜。

六月八日，高崇文在德阳县（四川省德阳市）击破刘辟军。

六月十一日，高崇文在汉州（四川省广汉市）再击破刘辟军。山南西道战区（总部设兴元府【陕西省汉中市】）司令官（节度使）严砺，派他的将领严秦，在绵州（四川省绵阳市）石碑谷（四川省绵竹市北）击破刘辟军一万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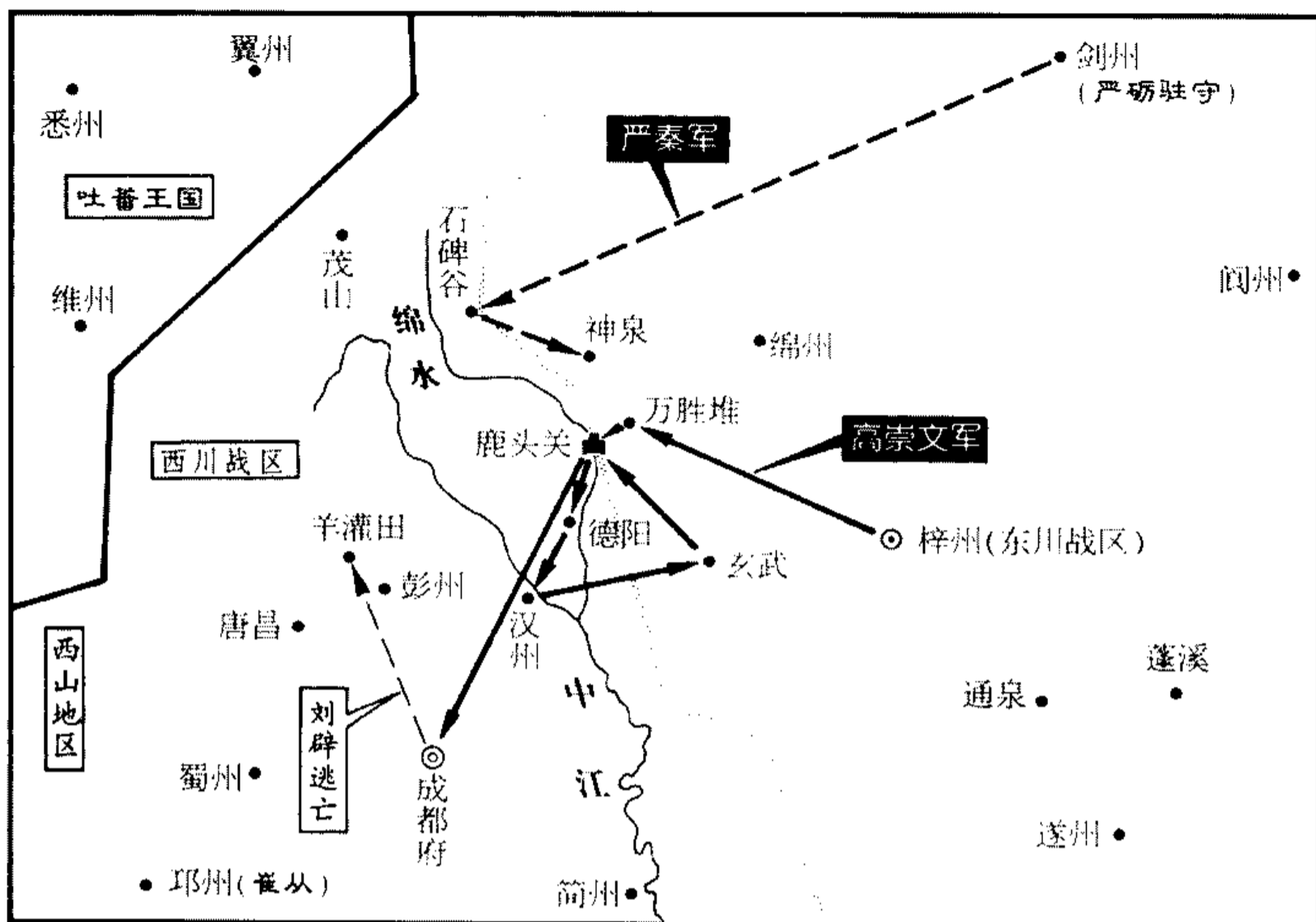
秋季，七月三日，李纯下诏：“所有增援西川战区（总部成都府）的各路军队，全部交由高崇文指挥。”

七月二十二日，高崇文（东川【总部梓州】司令官）在玄武（四川省中江县）击败刘辟军一万人。

九月十二日，高崇文在鹿头关（四川省德阳市北黄许镇），严秦在神泉（四川省安县南塔水镇），分别击败刘辟军，河东战区（总部设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将领阿跌光颜率军南下，跟高崇文在行营会师，误期一天，害怕军法制裁，打算深入敌人心脏，立功赎罪，于是挺进到鹿头关（四川省德阳市北黄许镇）西，切断刘辟运粮道路，据守关城的刘辟军大为恐惧，刘辟军将领绵江（沱江支流）沿江阵地指挥官李文悦、鹿头关（四川省德阳市北黄许镇）指挥官仇良辅，纷纷献出城堡，向高崇文投降。中央军生擒刘辟的女婿苏强，刘辟军投降的以万为计算单位。高崇文遂长驱直入，直向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刘辟军崩溃，中央军如入无人之境，马不停蹄。

九月二十一日，攻克成都。刘辟和智囊卢文若，率数十名骑兵，向西逃走，打算投奔吐蕃王国（首都逻些城【西藏拉萨市】）。高崇文派将领高霞寓等追捕，追到羊灌田（四川省彭州市西北九陇镇），刘辟投江自杀，被中央军捞出来逮捕。卢文若先格杀妻子儿女，把石头绑到自己身上，投江而死。高崇文进入成都，军队驻扎大街小巷，士卒就在露天休息，商民照常做生意买卖，商店市场，丝毫没有惊扰，珍贵的货物堆积如山，也没有任何损失。高崇文用囚车把刘辟押解京师（首都长安）。斩刘辟部将邢泚，及驿马车巡查官（馆驿巡官）沈衍；其他官员，全不追究。一切军政措施，高崇文命一律遵照韦皋（前西川【总部成都府】司令官）在世时的规则办理；全境秩序，在从容不迫中恢复。

最初，韦皋命西山（成都以西群山）粮食运输总监（西山运粮使）崔从，代理邛州（四川省邛崃县）州长（邛，qióng），刘辟背叛中央，崔从



九世纪·八〇六年五月至九月 高崇文擒刘辟

写信给刘辟劝阻，刘辟派军攻击，崔从登城固守。直到刘辟失败，才免于灾难。崔从，是崔融的曾孙（崔融是南周王朝官员，参考七〇〇年十二月十日）。

韦皋的幕僚房式、韦乾度、独孤密、符载、郗士美、段文昌等，都身穿白色衣服，脚登麻布鞋子，口衔土块，向高崇文请求宽恕。高崇文一律释放赦免，以礼相待，并且上疏推荐房式等，馈赠很重的礼物，送他们上路回京（首都长安），高崇文对段文昌说：“你将来一定高升到宰相、大将之职，我不敢推荐（段文昌终于升任宰相，参考八二〇年正月）！”房式，是房琯的侄儿（房琯是十任帝李亨的宰相，参考七五八年六月）。符载，是庐山（江西省九江市南）人。段文昌，是段志玄的玄孙（段志玄是唐王朝开国功臣，参考六一七年八月三日）。

刘辟有两位小老婆，都绝顶美艳，监军宦官建议呈献给皇帝，高崇文说：“皇帝命我讨伐叛逆，平定变乱，应该以安抚人民为第一优先，我却马上呈献美女，希望借此受到宠爱，这岂是皇上的原意？站在正义立场，不能做这种事。”于是把她们配给将领中没有妻子的人。



整个讨伐的军事行动，以及高崇文的作战方略，都由宰相杜黄裳发动及指挥，跟千里外的前方战场，遥遥相合。高崇文对保义战区（总部设普润【陕西省凤翔县北】）司令官（节度使）刘潼，一向心存畏惧（刘潼军令严整，参考七九四年二月），杜黄裳曾经派人警告高崇文说：“你如果不能立功，中央就派刘潼接替！”所以高崇文拼死力战。巴蜀（四川省）平定后，宰相们进宫祝贺，李纯看着杜黄裳说：“这是你的功劳！”

李纯下诏：西川战区（总部成都府）管辖的资州（四川省资中县）、简州（四川省简阳市）、陵州（四川省仁寿县）、荣州（四川省荣县）、昌州（四川省荣昌县）、泸州（四川省泸州市）六州，改隶东川战区（总部设梓州【四川省三台县】）。

房式等还没有到京师（首都长安），中央已发表他们在各院部担任新职（李纯急于安抚人心，治疗创伤）。

十月七日，命高崇文当西川战区（总部成都府）司令官（节度使）。

十月九日，命严砺当东川战区（总部梓州）司令官（节度使）。

十月十一日，命建筑部长（将作监）柳晟当山南西道战区（总部设兴元府【陕西省汉中市】）司令官（节度使）。柳晟到达汉中（兴元府所在城），派出讨伐刘辟的特遣兵团正巧回来，还没有进城，皇帝诏书又下，调他们镇守梓州（四川省三台县），士卒们大为愤怒，胁迫监军宦官，眼看就要兵变。柳晟得到消息，迅速入城慰劳安抚，停了一会，询问说：“你们立了什么功？”大家回答说：“诛杀叛徒刘辟！”柳晟说：“刘辟因反抗中央，所以你们才立功，怎么让别人再诛杀你们，也去立功！”大家都叩头请求原谅，愿意接受诏书，前往防地，战区因此获得平安。

十月二十九日，刘辟被押解到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李纯下令把刘辟，以及刘辟的家族及党羽，全部斩首。

二、讨伐镇海战区——斩李锜

七九九年，唐帝（十二任德宗）李适（音 kuò），命常州（江苏省常州市）州长李锜，当浙西道（首府设润州【江苏省镇江市】）行政长官（观察使）兼各道盐铁专卖暨运输总监（诸道盐铁转运使）。李锜，是李国贞（李若幽）的儿子（李国贞死于绛州兵变，参考七六二年二月十五日）。御马管理官兼皇家林苑总监（闲厩宫苑使）李齐运，接受李锜的贿赂数十



万，把他推荐给皇帝，才有这项擢升。李锜用苛刻手段，剥削人民，贿赂李适，所以李适对他十分欣赏。

八〇一年，浙西道（首府设润州【江苏省镇江市】）行政长官（观察使）兼各战区道盐铁专卖暨运输总监（诸道盐铁转运使）李锜，既掌握全国重要据点的财富跟军力（李锜出任要职，参考前年【七九九】二月），用呈献贿赂的手段巩固皇帝对他的恩宠，用馈赠礼物的手段结交权贵；然后再仗恃皇帝及权贵的宠爱，骄傲蛮横，没有任何顾忌；一方面大量盗取国家财产，随意杀人，他部下的官员，没有罪而被处死的，前后相继。浙西（江苏省南部）一位名叫崔善贞的平民知识分子，前往京师（首都长安）皇宫呈递“亲启密奏”，分析宫廷直接购买（宫市）、地方官员呈献贿赂（进奉），以及盐铁专卖的弊端，同时也指摘李锜种种违法行为。李适读后，大不高兴，下令把崔善贞戴上刑具，送给李锜。李锜接到报告，在崔善贞将要抵达润州（江苏省镇江市）时，先在路边挖掘一个土坑。

六月八日，崔善贞走到那里，李锜下令把他连同枷锁铁链，一起推进土坑，生生活埋而死。无论远近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浑身发抖。李锜为了保护自己，更招兵买马，扩充军队，挑选身体强壮的射手，组成“强弓特种部队”（挽强），并征召集结发配到江南（长江以南）的胡部落（北方少数民族总称）、奚部落（滦河上游）的俘虏，组成“外籍特种部队”（蕃落），给他们的薪俸和赏赐，超过普通正规军十倍。运输总监署执行官（转运判官）卢坦，屡次规劝，李锜都不接受，卢坦遂跟另一名幕僚李约等，辞职而去。李约，是李勉的儿子（此李勉是皇族李勉，参考七八六年正月十一日）。

八〇五年，春季，三月十七日，命宰相杜佑（杜佑自淮南战区入朝，参考前年【八〇三】三月）：全国财政总监（度支）兼全国盐铁专卖暨运输总监（盐铁转运使）；命浙西道（首府设润州【江苏省镇江市】）行政长官（观察使）李锜，当镇海战区（以浙西道升格，总部仍设润州）司令官（节度使），免除所兼的浙西道盐铁专卖暨运输总监（盐铁转运使）职务（参考七九九年二月），李锜虽然失去控制财务的大权，却掌握了军队，所以没有公开反抗。

冬季，十二月，命国务院司法部法务司司长（刑部郎中）杜兼，当苏州（江苏省苏州市）州长，杜兼辞让，上疏说：“镇海战区（总部设润州【江苏省镇江市】）司令官（节度使）李锜，势将叛变，届时他一定会先上

疏屠杀我家族（苏州属镇海战区）。”李纯认为有这个可能，于是留下他当国务院文官部考选司司长（吏部郎中）。

八〇七年，秋季，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反抗中央的行动被削平之后，割地称雄的军阀们（藩镇）都感到危惧，很多人请求到中央朝见。镇海战区（总部设润州【江苏省镇江市】）司令官（节度使）李锜内心不安，也请求到中央朝见，李纯批准，派宦官前往京口（润州州政府所在城）慰问安抚，犒劳三军将士。李锜虽然命执行官（判官）王澹当候补司令官（留后），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动身的意思，所以不断延缓行期，王澹和钦差宦官屡次提出劝告，李锜大不高兴，上疏声称患病，请允许迟到年底起程。李纯询问宰相们的意见，武元衡说：“陛下刚刚登极，李锜说朝见就朝见，说不朝见就不朝见，一切由他决定，中央将来怎么号令全国？”李纯认为有理，于是下诏征召李锜。李锜无计可施，遂决定反抗。

王澹担任候补司令官（留后），对总部军政体制有些改变，李锜更加气愤，秘密下令亲信卫士谋杀王澹。正逢颁发冬装，李锜命亲信卫士备战，自己坐大帐之中，王澹跟钦差宦官入帐进谒，忽然间数百名官兵在庭院里哗变，咆哮说：“王澹是什么东西，怎么可以擅自做主？”把王澹拖下台阶，剁成肉酱吞吃。大将赵琦急出面安慰，阻止残杀，士卒把赵琦也剁成肉酱吞吃。钢刀架到钦差宦官的脖子上，大声诟骂，也打算格杀；李锜假装吓了一跳，把钦差宦官救出来。

冬季，十月五日，中央命李锜当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左仆射），派总监察官（御史大夫）李元素当镇海战区（总部设润州【江苏省镇江市】）司令官（节度使）。

十月六日，李锜上疏说：“变兵格杀候补司令官（留后王澹）及大将！”先前，李锜遴选最亲信的五位将领，分别担任所管辖的五个州的防卫指挥官（镇将）：姚志安驻苏州（江苏省苏州市），李深驻常州（江苏省常州市）、赵惟忠驻湖州（浙江省湖州市）、丘自昌驻杭州（浙江省杭州市）、高肃驻睦州（浙江省建德市），各有士卒数千人，监视州长的行动。现在，李锜命他们诛杀所在地州长，派营门官（牙将）庾伯良率军三千人整修石头城（江苏省南京市西北）。常州州长颜防接受宾客李云的设计，假传圣旨，自称征剿副司令（招讨副使），斩李深；公文传到苏州、杭州、湖州、睦州，训令各州长讨伐叛徒。湖州州长辛秘，暗中募集乡里子弟数百名，





于夜晚突袭赵惟忠军营，斩赵惟忠。苏州州长李素，被姚志安击败生擒，戴上脚镣手铐，钉在船舷上，押送给李锜，还没有到京口（润州州政府所在城，江苏省镇江市），正巧李锜失败，免掉一死。

十月十一日，李纯下诏剥夺李锜官爵，剔出皇族家谱（李锜是淮安王李神通的后裔）。命淮南战区（总部设扬州【江苏省扬州市】）司令官（节度使）王锬，当中央各路讨伐军征剿绥靖司令（统诸道兵为招讨处置使）；征调宣武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武宁战区（总部设徐州【江苏省徐州市】）、鄂岳道（首府设鄂州【湖北省武汉市】）武装部队，会同淮南战区（总部设扬州【江苏省扬州市】）、宣歙道（首府设宣州【安徽省宣州市】）各武装部队，从宣州（安徽省宣州市）出击；另征调江西道（首府设洪州【江西省南昌市】）武装部队，从信州（江西省上饶市）出击；浙东道（首府设越州【浙江省绍兴市】）武装部队，从杭州（浙江省杭州市）出击。三路大军，讨伐李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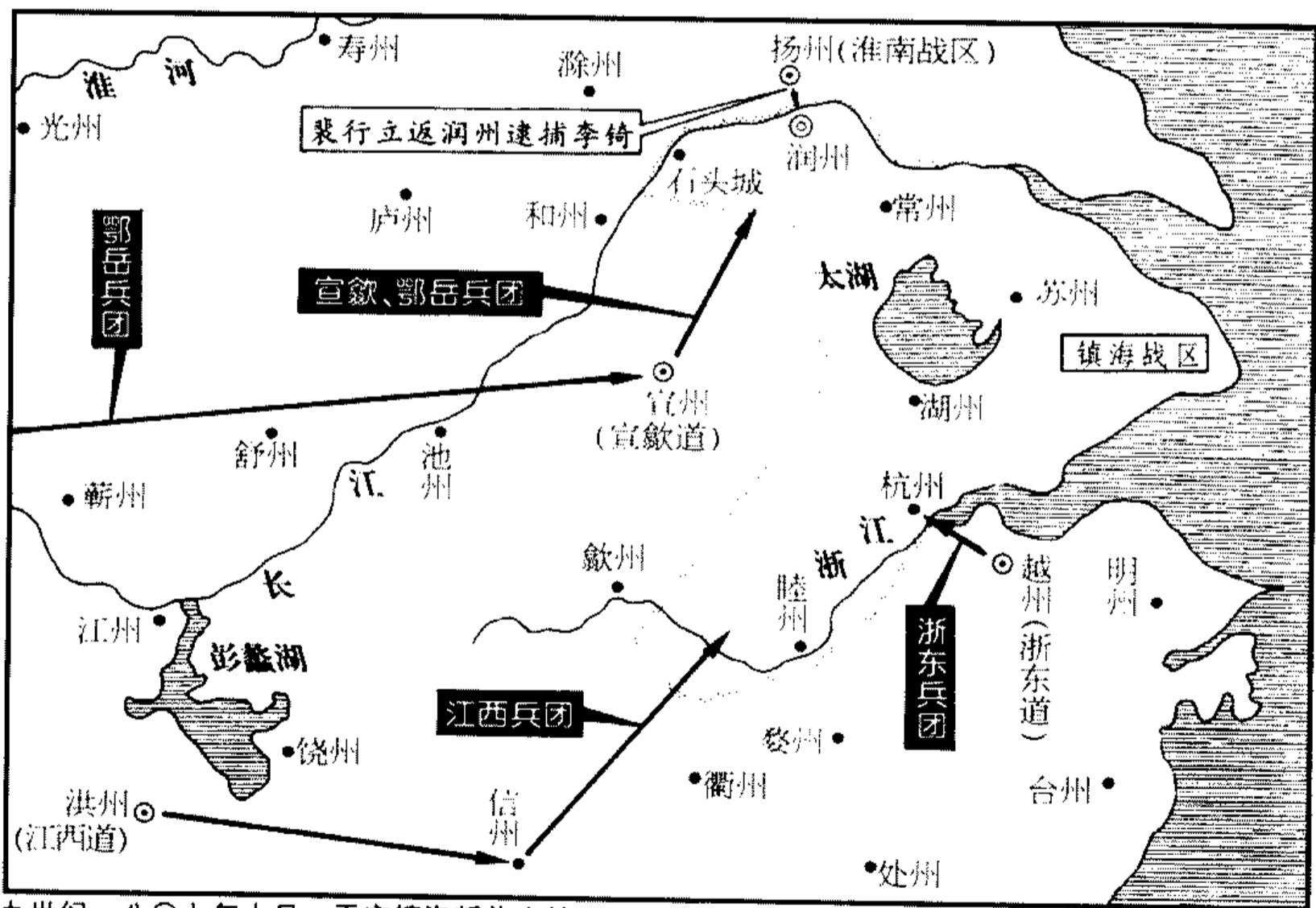
李锜因宣州（宣歙道首府，安徽省宣州市）物产丰盛，人民富足，打算先夺取到手，于是派作战司令（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率军三千人前往突袭。三位将领知道李锜一定失败，遂跟营门官（牙将）裴行立，一同秘密计划生擒李锜反正。裴行立，是李锜的外甥，对李锜的阴谋了如指掌。三位将领驻扎扬州（淮南战区总部，江苏省扬州市）城外，将要发动的时候，召集士卒宣布说：“大帅（李锜）反抗中央，中央各路大军已从四面八方把我们包围，常州（江苏省常州市）、湖州（浙江省湖州市）两位指挥官（镇将）先后被杀，形势无可挽回。如今又派我们遥远地出征宣城（宣州州政府所在县），我们为什么随着他连家族都被一起屠灭！不如脱离叛党，效忠中央，转祸为福！”士卒大为高兴，一致拥护，当天夜晚，拔营回城。裴行立在城里燃起火炬，擂鼓呐喊呼应，引导大军直向总部军门。李锜接到张子良等兵变消息，暴跳如雷，但接着听说裴行立也参加兵变，不禁捶胸说：“我还有什么指望！”来不及穿鞋，光脚逃到楼下躲藏。强弓特种部队将领李钧率战士三百人，直向山亭，打算战斗，裴行立伏兵把他斩首。李锜全家悲哭，李锜左右侍从把李锜从楼下找出来，拿帐幕把他层层裹住，用绳子从城上缒下，戴上脚镣手铐、铁链枷锁，押解京师（首都长安）。强弓特种部队（挽强）及外籍特种部队（蕃落）士卒（参考八〇一年六月），纷纷自杀，尸首互相压叠在一起。

十月十九日，镇海战区（总部设润州【江苏省镇江市】）总部把生擒

李筠，救平叛乱事报告中央。

十月二十一日，文武百官在紫宸殿向李纯祝贺，李纯伤感说：“我自己的恩德不够，以致国内不断有人违法乱纪，我应该惭愧，有什么值得祝贺！”

宰相们讨论诛杀李筠“大功”以上家族（三级丧服称“大功”，指堂兄弟等；二级丧服称“齐衰”，指祖父等；一级丧服称“斩衰”，指父母夫妻子女等。参考五七四年附表）。国务院国防部军政司长（兵部郎中）蒋义说：“李筠的堂兄弟，都是淮安（靖）王（李神通）的后裔，淮安（靖）王（李神通）是开国功臣，陪葬献陵（一任帝李渊墓），配享皇家祭庙（配一任帝李渊牌位），怎么可以因末代子孙作恶犯罪，而受到这么严重牵累！”宰相们又打算诛杀李筠的亲兄弟，蒋义说：“李筠的亲兄弟，都是已过世的总指战官（都统）李国贞的儿子，李国贞为国捐躯（参考七六二年二月十五日），怎么可以让他断子绝孙，无人祭祀？”宰相们同意。



九世纪·八〇七年十月 平定镇海叛将李筠

十月二十七日，李筠的堂弟、宋州（河南省商丘市）州长李铎（音 xiān）等，撤职流窜。



十一月一日，李筠被押解到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李纯登宫城兴安门，当面盘问，李筠回答说：“我最初并不打算谋反，是张子良等教唆我谋反！”李纯说：“你身为大军统帅，张子良等谋反，为什么不先把他们斩首，然后来中央朝见？”李筠张口结舌，答不出话。于是连同李筠的儿子李师回，一起腰斩（李筠年六十七岁）。

有关单位请求拆毁李筠父亲的家庙，副总监察官（御史中丞）卢坦说：“李筠父子伏法，已够抵偿他的罪行。从前，西汉王朝诛杀霍禹，不追溯霍光（参考前六六年七月），太宗（二任帝李世民）诛杀房遗爱，不追溯房玄龄（参考六五三年二月）。《康诰》说：‘父子兄弟，犯罪互不相干。’（《左传》引《康诰》语。现在流行市面的《书经·康诰》，没有这句话。）何况，怎么可以因李筠一个人作恶，而追溯到五代以上的祖先！”才保住不拆。

主管单位没收李筠的家产，运往京师（首都长安）。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裴垍（音 jì）、李绛（音 jiàng）上疏认为：“李筠逾越他的本分，奢侈豪华，剥削六州人民，奉养自己一家，甚至无辜杀人，只为了贪图对方的财富。陛下怜悯小民困苦贫穷、哀哀无告，所以出军讨伐，现在却用车辆把金银珍宝，运到京师（首都长安），恐怕远近都会失望，我建议：叛徒们的家产，都应发还给镇海战区（总部润州）人民，代替今年（八〇七）的赋税。”李纯嘉许这番话，感叹很久，批准。

三、收复魏博战区——降田兴

八一二年，秋季，八月十二日，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田季安逝世（年三十二岁）。

最初，田季安娶洺州（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州长元谊的女儿（元谊投奔魏博，参考七九六年正月），生下儿子田怀谏，依惯例充当副司令长官（节度副使）。大营作战司令（牙内兵马使）田兴，是田庭玠的儿子（田庭玠是田承嗣的堂弟、田季安的堂叔祖；参考七八一年正月），勇敢健壮，又相当喜爱读书，性情谦恭。田季安荒淫暴虐，田兴屡次规劝，将领们对田兴都很依靠。田季安认为田兴收买军心，把他贬出当临清要塞（河北省临西县）指挥官（镇将），打算把他处决，田兴假装得了手足麻木不仁的病，燃烧着的艾草，布满全身，才逃出一死。田季安却真的中风，

随意诛杀，军政陷于混乱。正妻元女士召集各将领会议，拥护田怀谏当副司令长官（副大使），主持军事，田怀谏时年十一岁。把田季安抬到别的房间安置，一个多月后逝世。召回田兴当步骑兵总作战司令（步射都知兵马使）。

八月二十五日，中央命左龙武（禁军第三军）大将军（正二品）薛平，当义成战区（总部设滑州【河南省滑县】）司令官（节度使），想要借此控制魏博（薛平是昭义战区【总部相州】第一任司令官薛嵩的儿子，参考七七三年正月）。

李纯跟各宰相讨论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变局，李吉甫建议出军讨伐，李绛则认为用不着出军，魏博一定会回归中央。李吉甫竭力说明非出军不可的理由，李纯说：“我的意思也是如此。”李绛说：“我仔细观察两河（黄河南北）割据局面，最跋扈的军阀，一定把军队分别交给几个将领，不让大权集中一个人手里，恐怕权力集中之后，乘机背叛自己。各将领的官职相同、力量相等，谁也不能强过对方，即令想结成一体，因大家不能同心合力，阴谋一定泄露。如果单独兵变，所掌握的军队太少，力量太小，势必失败。再加上悬赏既重，刑罚又十分残忍，所以各将领互相顾忌，谁都不敢先行发动，大头目军阀自认为这是保持荣华富贵的永久策略。我暗中考虑，如果有一个严厉而又英明的统帅，能控制各将领，大体上当然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然而，现在田怀谏不过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娃，一切都不能自己做主，军政大权一定会落到某一个人之手，各将领之间失去平衡，就会生出怨恨，互相不服，以前分而统之的办法，恰恰成为今天发生灾祸的原因。田姓家族即令不被屠杀，也会全部成为俘虏，为什么非要中央派兵出征不可！新崛起的首领，本是部将，却突然夺取主帅权柄，邻近所有其他的军阀，最禁忌、最厌恶的，没有比这更为严重。夺权成功的新首领不倚靠中央的支持，怎么能单独生存？恐怕立刻就会被相邻战区攻击粉碎。所以我认为不必出军，就可以坐等魏博（总部魏州）顺服。只希望陛下按兵不动，培养声威，严格命令各战区加强操练人马，等候下一步指示，并且故意让魏博（总部魏州）知道中央的措施。用不了几个月，魏博（总部魏州）一定发生变化，将有新人出头。到那个时候，中央必须迅速反应，抓住机会，不吝爵位俸禄，奖励新人。两河（黄河南北）割据军阀得到消息后，恐怕他们的部将贪图赏赐，起而效法，一定大为恐惧，会争着听命中央；这是不必战斗，就使人屈服的谋略。”李





纯说：“好极！”

有一天，在延英殿上，李吉甫再一次提出很多理由，说明出军的利益，强调粮食、草料、金银、绸缎布匹，都已准备齐全；李纯回头征求李绛的意见，李绛回答说：“任何战事，都不可以轻率地发动，前年（八一〇）讨伐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中央由各地征调大军二十万人，四面攻击，又派左右两神策军，从京师（首都长安）直接增援，全国骚动不安，共开支七百余万串，结果一事无成，引起天下讥笑。现在创伤还没有痊愈，人心害怕再开战端，如果用诏书把他们强行驱逐到沙场之上，我想不但不会建立功业，恐怕还会激起其他变化。何况，魏博（总部魏州）根本用不着中央出军，就可收复，事态至为明显，希望陛下不要怀疑。”李纯兴奋地身子一挺，抚拍桌子，说：“我决心不用战争手段。”李绛说：“陛下虽然这么说，只怕退朝之后，可能有别的人提出使陛下心动的意见。”李纯严肃地厉声宣布，说：“我已经下定决心，谁能把我迷惑！”李绛叩头祝贺说：“这是国家之福！”

不久，魏博（总部魏州）果然发生变化，田怀谏年纪太小，能力薄弱，军政大事，都由家奴蒋士则决定，屡次因他自己的情绪，调换各将领的职务，军心愤怒。而中央的人事任命状一直没有颁下，众人不安。步骑兵总作战司令（步射都知兵马使）田兴早上前往总部，士卒数千人突然大声喧哗喊叫，围绕着田兴叩头，请田兴当候补司令官（留后）。田兴惊骇地栽倒地上，可是包围他的变兵不肯解散，继续坚持，过了很久，田兴知道无法摆脱，于是告诉大家说：“你们肯不肯听我一句话？”大家说：“唯命是从！”田兴说：“不要冒犯副司令长官（副大使田怀谏），遵守中央法令，申报军民户口，请中央任命官吏，各位同意我这样做，我才答应。”大家说：“完全同意。”田兴遂斩蒋士则等十余人，把田怀谏全家迁出官邸（七六三年闰正月，田承嗣割据魏博【总部魏州】，传田悦、田绪、田季安、田怀谏，历时五十年而灭）。

冬季，十月十日，魏博（总部魏州）监军宦官急行奏报中央，李纯立即召集各宰相，告诉李绛说：“你判断魏博的发展，丝毫不差！”李吉甫请派宦官前去慰劳安抚，观察事情变化，李绛说：“不可。现在田兴呈献他的土地和军队，坐在那里等候中央指示，不乘这个机会诚心相待，用非常的大恩大德相结，必须等钦差宦官到那里，带回将士们拥护他当战区司令官（节度使）的奏章，然后再行任命（这是李适吓破了胆之后的做法），则恩



德来自部将，而不来自中央，将领们才重要，中央不过一个图章罢了，田兴对中央的感激之情，恐怕不能跟今天相比。机会一旦失去，后悔已来不及。”李吉甫一向跟宫廷机要室主任宦官（枢密使）梁守谦结交，梁守谦也支持李吉甫，提醒李纯说：“依照惯例，战区发生变化，都要派宦官前去慰劳。今天，对魏博（总部魏州）却没有，恐怕发生隔阂。”李纯最后仍是派宦官张忠顺前去魏博（总部魏州），打算等他回来再作讨论。

十月十八日，李绛再奏报说：“中央的恩德威信，是丧失或是重建，在此一举。时机千载难逢，为什么把它糟蹋！利害十分明显，希望陛下不要迟疑。估计张忠顺的行程，应该刚过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请陛下明天一早就下诏书，命田兴当战区司令官（节度使），仍然来得及。”李纯打算依照惯例，先命田兴当候补司令官（留后），李绛说：“田兴恭敬顺服到这种地步，除非有非常的大恩，否则无法使他产生非常的感激。”李纯接受。

十月十九日，李纯下诏命田兴当魏博战区（总部魏州）司令官（节度使）。张忠顺还没有回来，诏书已到魏州（河北省大名县）。田兴感谢皇帝恩典，呜咽流泪，士卒民众无不欢欣鼓舞。

李绛又奏报说：“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五十余年以来（七六三年至本年【八一二】，恰五十年），没有接受中央教化，却于一天之间，呈献所辖的六州土地（六州：魏州、博州【山东省聊城市】、贝州【河北省清河县】、卫州【河南省卫辉市】、澶州【河南省内黄县东南】、相州【河南省安阳市】），回归中央，挖掘河朔（河北平原）的心脏，倾覆叛乱的巢穴；没有超过他们所盼望的重赏，就不能安抚动荡的军心，也不能使四邻那些军阀的士卒们震撼，我建议由宫库拿出一百五十万串，赏赐魏博。”李纯左右的宦官们认为：“赏赐太多，以后再有这种情形，拿什么给他们？”李纯告诉李绛，李绛说：“田兴不贪图割地自雄的利益，不考虑四周割据军阀们的压力，回归中央，陛下为什么爱惜一点小费而破坏大计方针，不去收回一道人心？钱，用完了还会回来，机会一去则永不复返。假使中央派十五万大军攻击六州，一年攻克，费用岂止一百五十万串而已！”李纯大喜，说：“我所以穿粗布衣裳，吃简单饮食，积蓄钱财，就是为了平定天下，不然的话，放到库房里干什么！”

十一月六日，派诏书撰写官（知制诰）裴度前往魏博（总部魏州）慰劳，携带巨款一百五十万串犒劳官兵，六州人民免除捐税劳役一年。魏博（总部魏州）官兵接受赏赐，欢声雷动。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

正定县】)、平卢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好几名使节正在魏州(河北省大名县),你看我,我看你,面色激动,叹息说:“反抗中央,有什么好处?”

裴度跟田兴谈论君王跟臣属之间的正义道理,田兴倾耳恭听,整夜都不疲倦,接待裴度十分优厚,请裴度视察辖区里的州县,宣布中央政令。奏请中央派遣副司令官(节度副使),李纯命国务院财政部税务司长(户部郎中)河东(山西省永济市)人胡证担任。田兴又奏报属下出缺九十人,请有关单位列出有资格可以任用的人选;接受中央法令规章,向中央缴纳赋税。田承嗣以来凡超过身份的房舍,田兴都不居住。

平卢(总部郓州)、彰义(总部蔡州)、成德(总部恒州)不断派游说的客人前来魏州(河北省大名县),用尽千方百计,挑拨离间,田兴始终拒绝。平卢战区(总部郓州)司令官(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告诉宣武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司令官(节度使)韩弘说:“我们李家跟魏博战区(总部魏州)田家,世世代代相约,互相支援。现在的田兴,不是田家正统嫡系,又破坏两河(黄河南北)的割据传统,应该也让你憎恶,我打算会同成德(总部恒州),联合出军讨伐!”韩弘说:“我不知道利害,只知道遵照中央命令行事。你如果派军渡黄河北上,我就派军东下攻取曹州(山东省定陶县)。”李师道畏惧,不敢行动。

田兴安葬田季安,把田怀谏送到京师(首都长安)。

十一月二十六日,李纯命田怀谏当右监门卫(卫军第十四军)将军(从三品)。

八一三年,春季,二月七日(原文误置于正月,据《旧唐书》改),李纯命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田兴改名田弘正。

八一九年,秋季,八月十三日,田弘正(田兴,魏博【总部魏州】司令官)到中央朝见,李纯待他尤其优厚。

3

讨伐成德战区

一、王承宗继父位

八〇四年，夏季，六月，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司令官（节度使）李长荣逝世，唐帝（十二任德宗）李适，派宦官携带亲笔书写的诏书前往，指示说：只要是大家所拥护的将领，就任命他当司令官（节度使）。当时，大将来希皓（来，姓）深受部众爱戴，钦差宦官就要把皇帝手写的诏书交给他。来希皓告诉大家说：“从本战区选拔统帅，按理应该是我，可是当司令官（节度使）却不行！不要认为我会反对别人当司令官（节度使），即令中央摆一把草在司令官（节度使）座位上，我也毕恭毕敬，听候命令。”钦差宦官说：“皇上当面指示，吩咐在本战区将领中选拔统帅，立即交给他皇家任命诏书，中央不会交给别人。”来希皓坚决辞让。

这时，作战司令（兵马使）卢从史，在候选人名单上，排列第四，他暗中跟监军宦官勾结，站起来说：“如果来公不肯接受这项任命，我请求准许我照顾本战区。”监军宦官说：“卢公如果愿意，这也合圣旨要求！”钦差宦官就从怀里拿出诏书，交给卢从史；卢从史双手捧过诏书，行三跪九叩大礼。来希皓迅速回到部属行列，面向北方，向卢从史道贺，然后召集全军士卒，大家也没有异议。

秋季，八月十七日，李适下诏命卢从史当昭义战区（总部潞州）司令官（节度使）。

八〇七年，冬季，十一月，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司令官（节度使）卢从史，跟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



司令官（节度使）王士真、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刘济，暗中来往密切，但在外表上，卢从史却怂恿中央削平山东各割据军阀（山东，太行山以东，即河北平原），而且擅自率军东进。唐帝（十四任宪宗）李纯，下诏命他撤回，但卢从史声称他需要邢州（河北省邢台市）、洺州（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的粮食，必须就地供应，并不立即退军。过了很久，才返。

有一天，李纯在浴堂殿召见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李绹，告诉他说：“天下竟然有这种奇怪的事，本来不打算告诉你，我跟宰相郑纲商议，准备先下令卢从史撤回上党（潞州州政府所在县），第二步再征召卢从史来中央朝见。郑纲却把这话泄露给卢从史，教导卢从史声称上党粮食短缺，不得不前往山东（太行山以东）就地征粮。一个国家重要的高级官员，竟然辜负我到这种地步，我要怎么处置他？”李绹回答说：“如果真是这样，即令全族屠灭仍不能赎他的罪。然而，郑纲、卢从史不可能自己报告陛下，不知道陛下听谁说的？”李纯说：“李吉甫密报。”李绹说：“我私下听到政府其他官员们谈论，推许郑纲行为端正。这件事恐怕另有内幕，或许有些宰相打算独揽大权，妒忌郑纲受到宠爱、占居优势，因而下手陷害。希望陛下更进一步查考，不要被人认为陛下听信谗言！”李纯沉默了很久，说：“果然有理，郑纲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如果不是你的分析，几乎使我作出错误的处分。”

八〇九年，春季，三月，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王士真逝世，他的儿子副司令长官（副大使）王承宗，自称候补司令官（留后）。

河北（黄河以北）三镇（成德【总部恒州】、卢龙【总部幽州】、魏博【总部魏州】），多少年来都特设副司令长官（副大使），由战区司令官（节度使）的嫡长子充当，老爹逝世后，即行接任。

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首领王承宗的叔父王士则，因王承宗自称候补司令官（留后），恐怕一旦失败，全族屠灭，于是偕同幕僚刘栖楚，一起回归京师（首都长安）。

李纯命王士则当神策（禁军第七、八军）大将军。

李纯打算革除河北（黄河以北）各战区军阀割据世袭的弊端，利用王士真之死，准备由中央直接派遣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如果拒绝，就出军讨伐。宰相（同平章事）裴垍说：“平卢（总部设郛州【山东省东平县】）



李纳，器张跋扈（李纳称王，参考七八二年十一月）；而成德（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王武俊，对帝国有功（王武俊破朱滔，参考七八四年五月六日）。陛下前些时允许李师道继承（参考八〇六年十月），今天却拒绝王承宗的请求，处理事情，没有一定标准，违情悖理，他们一定不服。”因此议论久不能决定。李纯征求各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的意见，李绛等回答说：“河北（黄河以北）不遵奉教化，人人愤怒叹息，但今天突然改革，恐怕也有困难。成德战区（总部恒州）自王武俊当司令官（节度使）以来（王武俊斩李惟岳，参考七八二年闰正月），父子继承，为时四十余年（王武俊七八二年夺权，迄今【八〇九】只二十八年。但追溯成德第一任司令官李宝臣【参考七六二年十一月】，迄今四十八年），民心军情，看惯这种父子相继的割据，不认为违法乱纪。何况王承宗实际上已经接管军权，一旦改派别人，恐怕他拒抗命令。而且，卢龙（总部设幽州【北京市】）、魏博（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义武（总部设定州【河北省定州市】）、平卢（总部郟州）四个战区，一向传位给子弟（四战区之外，还有横海【总部沧州】也是世袭，李绛遗漏），跟成德（总部恒州）有共同命运，他们听到成德（总部恒州）司令官（节度使）改派别人，内心一定惶恐不安，暗中结成党羽，互相协助。虽然义武（总部定州）张茂昭（张升云）表示愿率军讨伐，恐怕也不见得出自诚心。现在，中央派人接替王承宗，相邻战区表面上一致赞成，对他们而言，这样做有万利而无一弊。如果中央所派的人选恰当，他们会认为这是他们的功劳；如果中央的命令不能执行，他们也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暗中勾结。站在中央立场，自不能不继续坚持，势必动员大军，四方围攻。于是，他们的将领加官晋爵，士卒则发给衣服粮饷，然后按兵不动，把跟敌人作战当做表演给中央欣赏的游戏，坐在一旁观看胜负成败；而劳师动众、庞大开支的困难，全由中央承担。现在，江淮（华东地区）大水成灾，政府与民间，全都穷困枯竭，军事行动，恐怕不应该轻率地讨论。”

左神策军总指挥官（左军中尉）宦官吐突承璀（吐突，复姓），迎合皇帝的心意，阴谋夺取宰相裴垍的权力，向李纯奏报说：他愿亲自率军讨伐王承宗！李纯犹豫不能决定。皇族事务部副部长（宗正少卿）李拭上疏，说：“王承宗不可以不讨伐，吐突承璀是陛下最亲近最信任的干部，最好把禁军交给他，命他统率各路大军，谁敢不对他服从！”李纯把奏章拿给各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传阅，说：“李拭这个人就是奸邪，知道我打



算命吐突承璀当统帅，所以呈递这份奏章。你们切记在心，以后不要让这个人升迁掌权！”（李拭是李廓的儿子。李廓，参考本年【八〇九】三月。）

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司令官（节度使）卢从史，因老爹逝世，在家守丧，过了很久，中央并没有征召他出来再任官职，心里惶恐，遂透过吐突承璀报告皇帝李纯：愿意出动昭义兵团讨伐王承宗。

四月十七日，李纯下诏征召卢从史复职，当左金吾（卫军第十一军）大将军，其他官职仍然保持。

秋季，七月，李纯秘密征求各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的意见，说：“我准备命王承宗当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候补司令官（留后），但把德州（山东省陵县）、棣州（山东省惠民县）分割出来，另行成立一个战区，削弱王承宗的势力；同时命王承宗不再扣缴‘两税’，地方官员出缺时，由中央派人递补，跟李师道（平卢【总部郓州】司令官）的情形一样（李师道事，参考八〇六年八月），你们有什么看法？”李绛等回答说：“德州（山东省陵县）、棣州（山东省惠民县）隶属成德战区（总部恒州），为时已经很久（七八四年，王武俊击败朱滔，夺取德、棣二州，参考该年【七八四】五月六日，迄今二十六年），一旦分割，恐怕王承宗和他的将士忧虑惊疑，怨恨愤怒，甚至可能拿来当做借口。何况，其他相邻的战区情况，跟成德（总部恒州）完全一样，势必担心有一天也分割他们的疆土，或许暗中串连、互相鼓励，万一联合行动拒抗，中央处理起来，将加倍困难，希望再三再四考虑。至于向中央呈缴‘两税’，以及由中央任用官员等事，最好是由吊丧使节到他那里的时候，以私人的意思暗示王承宗，请王承宗上疏表示他愿意效法李师道的前例；绝不可以让他知道这是陛下的意思。如果这样，幸而听从，固然很好，不幸拒绝，陛下的威严也没有损失。”

李纯又问：“现在，刘济（卢龙【总部幽州】司令官）、田季安（魏博【总部魏州】司令官）都患病卧床，如果死亡，怎么可以容许他们跟成德战区（总部恒州）一样，也把官职传给儿子！如果这样，天下什么时候太平！现在，议论纷纷，一致认为：‘最好是趁这个关键时刻，收回中央；如果他们拒绝，就出大军讨伐，机会只叩门一次，不可丧失！’你们认为如何？”李绛等回答说：“那是因为有些人眼见陛下西南收复巴蜀（西川【总部成都府】刘辟），东南削平吴苏（镇海【总部润州】李锜），探囊取物，易如反掌，所以马屁精或一些急于升官晋爵的人，争先恐后向陛下呈递条

陈，贡献谋略，引导陛下开创黄河以北新局。他们既不肯对帝国全盘局势深谋远虑，陛下也会因前日成功太过容易，产生过度自信，从而相信他们的判断。我们日夜研究，了解到河北（黄河以北）的形势，跟前两个战区的形势，差异巨大。为什么？西川、浙西（镇海战区）都不是长期割据的地方，四周邻道，又都服从中央指挥。刘辟（参考八〇六年正月）、李筠（参考前年【八〇七】十月），孤零零一个人忽然发疯，部下并不顺服，刘辟、李筠只好用财货引诱他们跟自己走。中央大军一到，他们立刻瓦解离散。所以我们当时也主张陛下讨伐诛杀，因为中央处于万无一失之境。成德战区（总部恒州）则完全不同，内部根深柢固，外面像瓜蔓一样，牵连广阔，将士小民怀念军阀几代照顾的恩惠，不知道君主和臣属之间，什么是叛逆，什么是忠心的道理。用好话劝解，他们不听；用武力威胁，他们不服；中央如果强制执行，一定蒙羞。而且，相邻的战区，在平常的日子里，可能互相猜忌憎恨，可是一旦发现中央将派人接任司令官（节度使），势必同心合力，因为各替子孙打算，不希望这种事以后发生在自己身上。万一其他战区出面相助，一定兵连祸结，财源枯竭。北方回鹘（瀚海沙漠群）、西方吐蕃，再趁火打劫，引起的灾难，恐怕难以预测。刘济、田季安跟王承宗并没有什么不同，等到他们死亡，如果有隙可乘，到那时候中央再动手不迟；但就在今天出动大军，恐怕并不恰当。太平盛世的伟大事业，不是马上就可完成，请陛下细思裁定。”

这时，彰义（淮西）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司令官（节度使）吴少诚，患病沉重，李绛等再上疏，说：“吴少诚的病绝对不会痊愈，彰义（淮西）情况跟河北（黄河以北）不同，四周都是效忠中央的州县，没有其他割据军阀，所以绝得不到外来的援助；中央直接派遣战区司令官（节度使），正是恰当时机，万一拒不接受，中央应该考虑出军讨伐。我们希望放弃很难成功的对成德（总部恒州【河北省正定县】）的军事行动，而坚持容易成功的对彰义（总部蔡州）的用兵。万一事情发生变化，成德（总部恒州）战争爆发，彰义（总部蔡州）又有机可乘，也需要动用军队；中央同时南征北讨，财力一定无法支持；到那时候，势必‘赦免’王承宗不可，则所谓‘赦免’的德意，还有什么价值！政府威信，恐怕霎时跌落谷底。与其如此，为什么不早作决定，今天就赦免王承宗，收揽成德（总部恒州）人心，然后等候适当时机，一定可以收复彰义（总部蔡州）。”





过了一段时间，王承宗（成德【总部恒州】首领）仍没有得到中央任命，心里开始恐惧，不断上疏解释。

八月九日，李纯才派首都长安特别市副市长（京兆少尹）裴武，前去真定（恒州州政府所在县，河北省正定县）慰劳安抚。王承宗接受诏书，态度十分恭敬，说：“三军将士胁迫之下，没有时间等候中央命令。我愿献出德州（山东省陵县）、棣州（山东省惠民县），表示我的诚心！”

二、宦官吐突承璀任大军统帅

八〇九年，九月一日，裴武回到京师（首都长安）复命。

九月七日，李纯下诏命王承宗当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兼恒冀深赵道（首府同设恒州）行政长官（观察使）；擢升德州（山东省陵县）州长薛昌朝当保信战区（总部设德州【山东省陵县】）司令官（节度使），兼德棣道（首府同设德州）行政长官（观察使）。薛昌朝是薛嵩的儿子（薛嵩是史思明的将领，投降后当昭义战区【总部设相州，河南省安阳市】第一任司令官【节度使】；参考七六三年闰正月十九日），也是王家女婿，所以特别对他任用。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田季安从秘密渠道先得到情报，立即派人警告王承宗说：“薛昌朝私通中央，所以得到重用。”王承宗马上派数百名骑兵，飞奔到德州（山东省陵县），生擒薛昌朝，押回真定（恒州州政府所在县，河北省正定县）囚禁。中央对此巨变，还不知道，钦差宦官携带送给薛昌朝的任命状，经过魏州（河北省大名县），田季安假装盛大欢迎，把钦差宦官留下，一连欢宴数天，等他抵达德州（山东省陵县）时，已来不及。

李纯认为裴武谎报军情，恰巧又有人陷害他，打小报告说：“裴武出使回京（首都长安），当天就住在裴垪家，第二天早上才进宫叩见！”李纯怒火上冲，告诉李绹，坚持把裴武贬谪到岭南（南岭以南）。李绹说：“裴武从前身陷李怀光大营数年之久（李怀光逼走十二任帝李适，参考七八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坚守节操，不肯屈服，今天怎么可能做出奸诈的事？问题在于那些蠹贼，变诈多端，外人无法调查。王承宗最初恐惧中央讨伐，所以表示献出二州，中央既对他宽大处理，邻居各战区又不愿成德（总部恒州）开分割的先例，我推测一定有人从中挑拨游说，威迫利诱，使王承宗

无法遵守他最初所作的承诺，不是裴武的错。陛下选派裴武前往叛徒盘踞的凶险之地，回来之后，一句话跟以后发生的事情不能符合，就把他贬谪边荒，我恐怕以后的钦差大臣，都会把裴武作为榜样，为了明哲保身，说话一定模棱两可，再不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分析利害得失。这样的话，对国家不利。而且，裴垍、裴武在政府中供职已久，对法令规章都十分熟悉，怎么可能身为钦差大臣，回来还没有晋见天子，就先到宰相家住宿？我敢向陛下保证，绝对没有这回事，这一定是奸邪之辈，打算把裴垍、裴武一网打尽，请求陛下明察。”李纯沉思很久，说：“你可能对。”遂不再追问。

李纯派宦官前往恒州（河北省正定县）训诫王承宗（成德【总部恒州】司令官），命送薛昌朝回任，王承宗不理。

冬季，十月十一日，李纯下诏削夺王承宗所有官职及爵位，命左神策军总指挥官（中尉）宦官吐突承璀，当左神策军、右神策军，河中（总部河中府）、河阳（总部河阳县）、浙西（首府润州）、宣歙（首府宣州）四战区道特遣兵团作战司令（四道行营兵马使），兼征剿绥靖等司令（招讨处置等使）。

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白居易上疏说：“中央军队出征，应该交给正规将领统御，只最近才常派宦官充当监军。但自从开天辟地，还没有见过现在这种集结全国野战部队，却委任一个宦官率领的奇事。如今，神策军本身不设特遣兵团司令官（行营节度使），那么，吐突承璀乃是统帅；他又兼四战区道征剿绥靖司令（招讨处置使），则吐突承璀又是总指战官（都统）。我恐怕四方豪杰听到，一定轻视中央，四方民族听到，一定讥笑唐朝，陛下难道忍心使后人代代相传说：从陛下开始，命宦官当统帅和总指战官（都统）？我又担心刘济（卢龙【总部幽州】司令官）、张茂昭（张升云，义武【总部定州】司令官），范希朝（河东【总部太原府】司令官），卢从史（昭义【总部潞州】司令官），以致各战区将领，他们可能会认为受宦官指挥是一种羞耻，军心都不能齐一，功劳从哪里建立？这是帮助王承宗打击中央的措施！陛下如果回报吐突承璀的勤劳，不妨升他当大官；如果回报他的忠心，不妨赏给他财富。至于军事政治大权，每一个小节都影响帝国的治理或混乱。政府的制度，乃皇家祖先所定，陛下难道宁愿忍受宦官的要求，而破坏祖先制定的法令规章，满足一个人的私欲，自己摧毁自己圣明的形象，为什么因不肯作短暂的思虑，而让万世后代取



笑？”当时，谏官、监察官（御史），抨击吐突承璀的官职及权力太大的，前后相继，李纯一概不理。

十月十六日，李纯登延英殿，全国财政总监（度支使）李元素，盐铁专卖暨运输总监（盐铁使）李鄠，首都长安特别市市长（京兆尹）许孟容，副总监察官（御史中丞）李夷简，御前监督官（给事中）吕元膺、穆质，立法院初级立法官（右补阙）独孤郁等，一致坚持决不可以用宦官当统帅，李纯不得已。

第二天（十月十七日），解除吐突承璀四战区道特遣兵团作战司令（四道行营兵马使）职务，把征剿绥靖司令（招讨处置使）改称慰劳特使（宣慰使），如此而已。

李绛不断指控、揭发宦官的骄傲、放纵，干扰政府，破坏政治和谗言陷害忠良，李纯说：“他们怎么敢说别人坏话，即令说别人坏话，我也不听。”李绛说：“这些人大多数都不知道什么是仁义，从不分辨是非，而只认识钱财，唯利是图。收到贿赂，则柳跖、庄跻，都是最廉洁的善良（柳跖【盗跖】，是柳下惠的老弟，战国时代秦王国的大盗；庄跻，是楚王国的大盗）；如果不能使他称心满意，则即令是龚遂、黄霸，也都成了贪官污吏（龚遂，参考前六六年；黄霸，参考前五八年），他们有极高的奸诈智谋，构成重重疑云，早晚不停地在陛下左右，趁机而入，天长日久，陛下势必有时候也觉得他们说的话有凭有据。自古以来，宦官败坏国家的事迹，桩桩件件，详细地记载在史书之上，陛下怎么能不防范他们的感染！”

十月二十七日，吐突承璀率神策军从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出发，李纯下诏命成德（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四邻所有战区，出军讨伐王承宗。

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田季安，听到宦官吐突承璀率军讨伐王承宗消息，召集军事会议，对他的将领说：“中央军不北渡黄河，已二十五年（十二任帝李适讨伐田悦失败迄今，参考七八三年十二月），而今，越过魏博（总部魏州），讨伐成德（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成德灭亡，魏博也跟着灭亡，我们应该怎么办？”一位将领从行列中走出来说：“只要给我五千人骑兵，就解除大帅的忧虑！”田季安兴奋地大叫说：“真是勇士！大军决定出动，反对的人，立即斩首！”

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营门官（牙将）绛州（山西省新绛县）人谭忠，代表司令官（节度使）刘济，出使魏博（总部魏州），知

道田季安的阴谋，于是要求晋见田季安，说：“照你的方法，如果直接攻击中央军，势将把全国四面八方的军队，都吸引到魏州（河北省大名县）！为什么？现在，中央军越过魏博（总部魏州）攻击成德（总部恒州），不派老臣旧将，却派一个宦官，不动员全国各道武装部队，而只派中央直属的神策军为主；你知道是谁的主意？事实上这是皇上自己决定，不过是为了夸耀自己天纵英明，使臣属们五体投地地佩服自己而已。如果大军还没有碰到成德（总部恒州）的边界，就在魏博（总部魏州）境内粉碎，那将显示皇上的智略不如臣属，他怎么能忍受这种被天下讥笑的耻辱！老羞一定成怒，势必采取聪明才智之士贡献的计谋，派猛将、练精兵，集结军力，再一次北渡黄河。检讨上次失败原因，绝对不会再打算越过魏博，去攻击成德；比较罪状的轻重，也绝不会先攻成德，再攻魏博；不上不下、不南不北，兵锋必然对准魏博。”田季安说：“那该怎么办？”谭忠说：“中央军进入魏博辖境，你应该大肆犒劳，然后动员所有兵力，紧压成德边境，宣称讨伐。但是却在暗中派人告诉成德方面的人说：‘魏博如果攻击成德，黄河以北道义人士，一定认为我出卖朋友；但我如果站在成德这一边，黄河以南忠贞人士，一定认为我背叛君王。无论“卖友”、“叛君”，魏博都不愿接受。你们如果愿意暗中解除我的困难，请送给我一个县城，魏博就可以用这个奏报皇上，作为我们效忠中央的凭据。这是使魏博北面可以结交成德，西面可以继续隶属中央的最好方法。就成德而言，只有一点点损失，但在魏博方面，却可获得世纪以来最大的利益，阁下难道不在意魏博！’成德如果不拒绝你，魏博就安如泰山。”田季安大喜，说：“好极，先生来我这里，是上天怜悯魏博！”遂采取谭忠的策略，跟成德（总部恒州）秘密定计，于是在一场伪装的攻击行动中，攻取成德的堂阳县（河北省新河县）。

谭忠北返幽州（卢龙战区总部，北京市），计划用激将的方法使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刘济出军讨伐成德（总部恒州）变军首领王承宗，正巧，刘济召集军事会议，说：“皇上知道我们跟成德世仇，一定命我们讨伐，成德也一定对我们严密戒备！讨伐不讨伐，哪一个有利？”谭忠抢先回答，说：“皇上绝不会叫我们讨伐成德，成德也不会对我们戒备！”刘济跳起来咆哮说：“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我刘济跟王承宗一起谋反？”逮捕谭忠下狱，然后派人前去成德战区边境侦察，发现成德方面果然毫无戒备；第二天，皇帝诏书果然到达，命刘济：“专心保护北边疆域，不要使我再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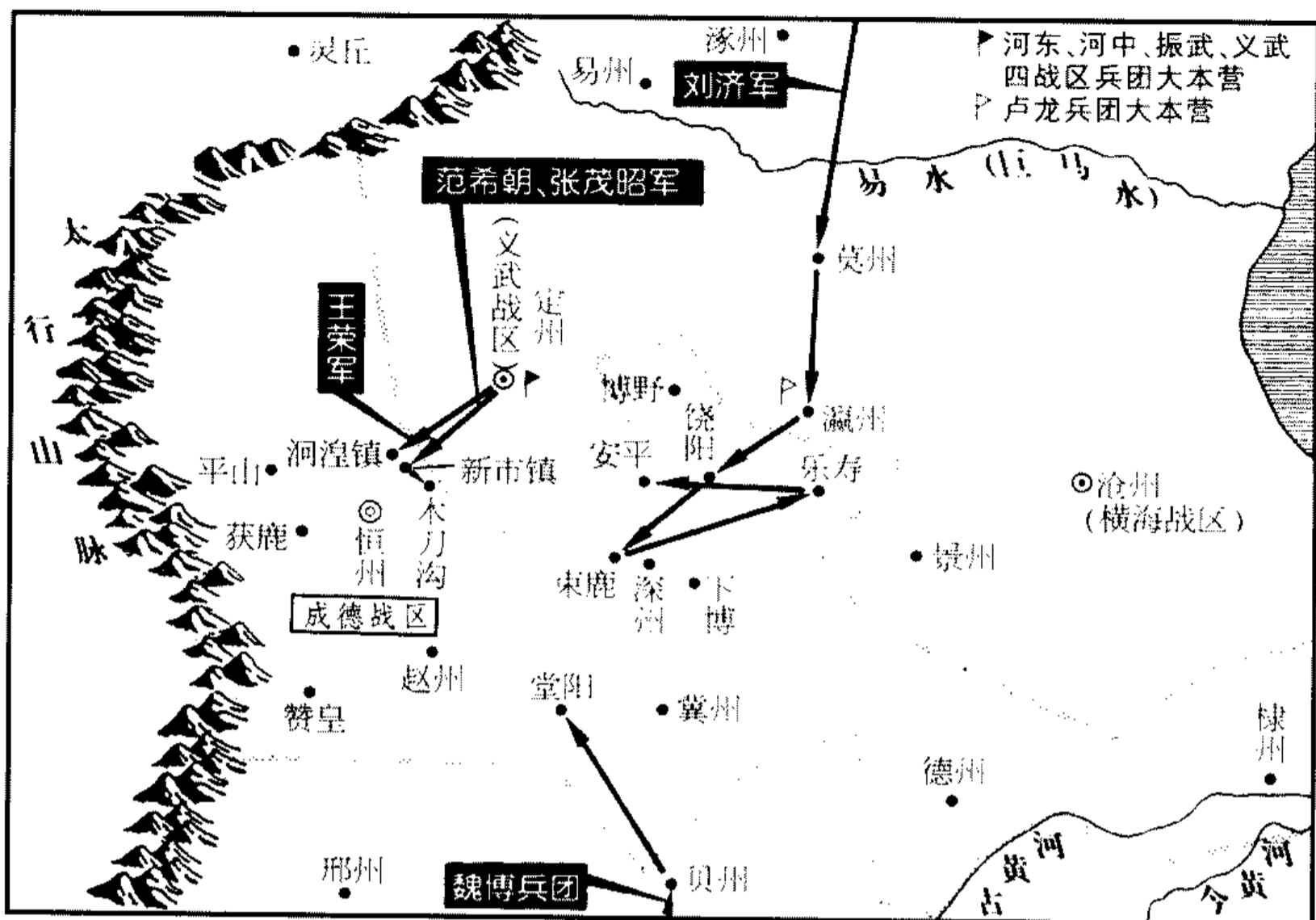


少数民族有什么行动，得以专心对付王承宗！”刘济乃命释放谭忠，召见他说：“你的判断果然正确，但是你是怎么知道的？”谭忠说：“昭义（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卢从史表面上跟我们卢龙（总部幽州）亲善，实际上对我们非常妒忌；表面上跟成德（总部恒州）决裂，实际上跟成德勾结。他替成德（总部恒州）设计说：‘卢龙（总部幽州）把成德当做屏障，所以虽然对成德怨恨，但决不会摧残屏障，不必对他防备！’一则使成德采取低姿势，表示不敢抗衡卢龙（总部幽州），二则使中央怀疑卢龙（总部幽州）的忠心。成德（总部恒州）既然不防备卢龙（总部幽州），昭义（总部潞州）官员就利用机会，报告皇上说：‘卢龙（总部幽州）一向痛恨成德（总部恒州），可是成德（总部恒州）却不防备卢龙（总部幽州），足以证明卢龙（总部幽州）也已背叛，跟成德（总部恒州）联手。’根据这项判断，所以才知道天子最后绝对不会派你讨伐成德（总部恒州），成德也不会戒备。”刘济说：“现在怎么办？”谭忠说：“卢龙（总部幽州）跟成德（总部恒州）结仇，天下没有人不知道（王武俊攻击朱滔事，参考七八四年五月六日），而今，天子讨伐成德（总部恒州），你手握卢龙（总部幽州）武装部队，却没有一个人南渡易水（泛指挥军越过战区南界），这就足够让昭义（总部潞州）一口咬定卢龙（总部幽州）向成德（总部恒州）施恩，对皇上背叛，两大目标，一次完成。卢龙（总部幽州）枉有忠义之心，却终于染上包庇成德（总部恒州）的恶名，成德（总部恒州）既不感激，卢龙（总部幽州）反而落得恶名远播，请你仔细思虑！”刘济说：“我知道怎么办了！”乃下令三军：“五天之内，全军出发讨贼，落后的人一律剁成肉酱示众！”

三、诈术生擒卢从史

八一〇年，春季，正月，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刘济，亲自率军七万人，攻击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变军首领王承宗。当时，各路人马都没有向前推进，刘济单独奋勇攻击，攻陷饶阳（河北省饶阳县）、束鹿（河北省辛集市）。

河东（总部太原府）、河中（总部河中府）、振武（总部单于府）、义武（总部定州）四战区特遣兵团，负责成德（总部恒州）北面征剿行动，在定州（义武战区总部，河北省定州市）会师。正逢正月十五日元宵节，



九世纪·八〇九年十月至八一〇年五月 中央讨伐成德王承宗

义武战区（总部设定州【河北省定州市】）治安官员因外军进驻之故，建议取消花灯夜市，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张茂昭（张升云）说：“三战区特遣兵团，都是中央部队，怎么能称做外军？”命依照民间习俗，仍燃花灯，不禁止人民游览观赏，也不关闭街巷的栅门。一连三天夜晚都跟平常一样，没有人敢喧哗闹事。

正月二十六日，河东特遣兵团将领王荣，攻陷成德洺涅镇（河北省新乐市）。左神策军总指挥官（中尉）宦官吐突承璀抵达前方，各军对他毫不敬重，他的威信因之不能建立；既而向成德（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发动攻击，又屡战屡败；左神策大将军郾定进阵亡（神策军统帅本是“大将军”，为了安置退职的战区司令官，在“大将军”之上，增设“统军”；后来在“统军”之上，再增设由宦官充当的“总指挥官”【中尉】）。郾定进，是一员骁将（曾生擒刘辟），士气受到顿挫。

各路兵马讨伐王承宗，为时已久，没有战果，白居易上疏，认为：

“对黄河以北地区，本来就不应发动战争，中央既然出军，吐突承璀还没有苦战，就损失一员上将（指郾定进）。神策军及昭义特遣兵团（总部



潞州)进入盗贼边境之后,不肯再进,不仅存心拖延逗留,也是力量太弱,难以发动攻势。河东(总部太原府)、义武(总部定州)两军,推进到新市镇(河北省正定县东北新城铺),竟无法通过。卢龙(总部幽州)一军,围攻乐寿(河北省献县),一直不能攻克。李师道(平卢【总部郓州】司令官)、田季安(魏博【总部魏州】司令官)原来就不能保证支持中央,现在看情形似乎互相订过密约,各于占领一个县城之后,就算向中央交差了事,不再向前挺进。陛下观察这样情势,成功还有什么希望!以我愚昧的见解,认为必须迅速结束这场战争!如果迟疑不决,弊害有四,痛惜有二,值得深刻忧虑的有二,为什么会这样?

“讨伐战争,如果保证可以成功,则不论开支多少,都应接受。既然明显地知道绝不可能成功,就不应该空费钱财粮秣。醒悟之后,立即改正,对什么事都不嫌晚。迟一天则多一天的费用,如果迟延到十天半月以后,费用将更加多,而结果还是撤退,为什么不早日撤退?为什么用政府的金钱绸缎、人民的血汗资财,去救济黄河以北割据的军阀?使他们得以茁壮强大!这是我替陛下感到痛惜的事之一。

“我也恐惧,黄河以北的割据军阀,看到吴少阳(彰义【总部蔡州】候补司令官)已被中央任官,一定拿它作为例证,用跟吴少阳同样的言语,请求昭雪自己的罪名。王承宗如果这样请求,在法理上中央不能拒绝。等他提出要求,中央不得不勉强同意,心理上已居于劣势,反而使王承宗和他同一体质的人,团结得更为坚固。如果这样,中央授予或罢黜的权力,都由地方政府做主,中央将再也没有恩信。最后,中央的权威在黄河以北全部消失,这是我替陛下感到痛惜的事之二。

“而今,天气开始变热,跟战场上的杀气,互相激荡,士卒们饥渴难忍、身心俱疲,疾病瘟疫交加,暴露在毫无遮风蔽雨的荒郊野外!驱赶这种人冲锋厮杀,于心何忍!他们纵然不惜牺牲生命,也难承当沙场悲苦。何况,神策军士卒,都是城市小民,像乌鸦一样集结一起,根本不能适应,每天所想的是如何找到一条生路,甚至趁机逃亡,只要一个人逃亡成功,就会有一百个人受到鼓励,一支军队如果溃散,其他军队必定动摇,事情一旦坏到这种地步,后悔已来不及,这是我替陛下感到深刻忧虑的事之一。

“我曾经听说,回鹘(瀚海沙漠群)、吐蕃(首都逻些城【西藏拉萨市】),都派有间谍,唐朝的大事小事,他们都有充分信息。现在,集结全国的兵力,只不过为了讨伐王承宗一个盗贼,从去年(八〇九)冬季,到



本年（八一〇）夏天，都没有传出捷报。我们战斗力量的强弱，费用的多少，怎么可以使少数民族全部知道！如果他们忽然见利忘义，生出野心，利用我们边境防务空虚，挥军进击，以唐朝现在的军事力量，是能救头，还是能救尾？战争一旦胶着，什么变化不会发生？万一如此，势将影响帝国的安定，这是我替陛下感到深刻忧虑的事之二。”

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司令官（节度使）卢从史，是第一个煽动中央讨伐王承宗的人（参考去年【八〇九】四月），但等到中央出动大军，卢从史却拖延逗留，不肯前进，并且跟王承宗秘密交结，命士卒暗藏王承宗的旗号，又故意提高粮食草料的价格，以增加中央财政支出，一面暗示中央任命他当宰相，一面指控其他各战区都跟变军（王承宗）勾结，劝中央不可以再向前推进。李纯深感厌恶。

正巧，卢从史派营门官（牙将）王翊元到中央奏报事务，宰相裴垍接见他谈话，向他讲解臣属的本分，稍稍打动他的心意，王翊元遂愿效忠中央，说出卢从史的阴谋，和如何制伏卢从史的策略，裴垍命王翊元回去秘密进行。王翊元第二次前来京师（首都长安）时，就得到卢从史的总作战司令（都知兵马使）乌重胤等合作的承诺。裴垍报告李纯说：“卢从史狡猾骄傲、性情狠毒，势将作乱。现在，他跟吐突承璀的大营，面面对，把吐突承璀当做三岁娃娃，来往出入，都不戒备。今天如果不制伏他，以后即令动员大军，也未必能在一年半载内把他削平。”李纯一下子呆在那里，考虑了很久，终于批准这个计划。

卢从史贪得无厌，吐突承璀拿出盖世奇异珍宝，试探他的口味，偶尔也送他几件。卢从史大为高兴，越发和吐突承璀亲近，不拘形迹。

夏季，四月十五日（原文误置于三月，据《旧唐书》改），吐突承璀跟特遣兵团作战司令（行营兵马使）李听，秘密定计，邀请卢从史来大营赌博，在帐幕中埋伏勇士，发动突袭，制伏卢从史，拖到帐后绳捆索绑，放到早已准备妥当的囚车上，飞奔押送京师（首都长安）。卢从史随从侍卫，惊起反抗，吐突承璀斩十余人，告诉他们皇帝诏书指示。卢从史大营士卒听到消息，霎时换上盔甲，一拥而出，手拿武器，奔走喊叫。乌重胤站在营门那里，厉声喝止说：“天子命令：服从的有赏，反抗的斩首！”士卒们只好收回武器，回到原来岗位。正逢夜晚，囚车奔驰如风，天还没有亮，已奔出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辖境。乌重胤，是乌承玘的儿子（乌承玘事，参考七五八年六月）。李听，是李晟的儿子

(李晟，参考七六八年九月)。

四月十八日，范希朝（河东【太原府】司令官）、张茂昭（张升云，义武【定州】司令官），在木刀沟（河北省新乐市西闵镇）大破王承宗军。

李纯嘉许乌重胤的功劳，打算立即命他当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司令官（节度使）。李绛认为不可以，建议命乌重胤当河阳战区（总部设河阳县【河南省孟州市】）司令官（节度使），而命河阳战区司令官孟元阳当昭义战区司令官。正在此时，吐突承璀奏报说，他已用公文正式告知乌重胤，命他暂时负责候补司令官事务（句当留后）。李绛坚决反对，上疏说：

“昭义战区（总部潞州）共辖五州（潞州、泽州【山西省晋城市】、邢州【河北省邢台市】、洺州【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磁州【河北省磁县】），据有山东（太行山以东）要害之地。魏博（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成德（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卢龙（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各战区，盘根错节，互相支持（当时称“河朔三镇”），中央政府只靠昭义（总部潞州）的力量，对他们牵制。所属的邢州（河北省邢台市）、磁州（河北省磁县）、洺州（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楔入河朔三镇腹地，正是中央的至宝，关系帝国的安危（泽潞【昭义】战区军队是天下最强悍的军队，参考七六五年正月）。从前卢从史盘踞，使中央忧虑不安，今天幸而收回，吐突承璀却转交给乌重胤，听到这个消息，惊骇悲叹，实在痛心！这次中央诱捕卢从史，虽然有长期利益，但已失去体面。吐突承璀竟用公文派乌重胤当重要战略城镇的候补司令官，并替他请求中央发布人事命令。心目中早已没有君王，还有什么事比这更为严重？陛下昨天收回昭义（总部潞州），天上神灵和全国人民，同声庆贺，中央权威，再度振作。今天却忽然把它交给本战区的部将，人心突然沮丧，帝国的法令和制度，从此混乱。仅从利害的观点分析，还不如仍由卢从史担任。为什么？卢从史虽然心怀奸谋，但他总算是中央任命的地方长官。乌重胤不过一个部将，而吐突承璀竟可以用一张文书，就让他得以取代。我深怕黄河南北各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听到消息，都会怒不可遏，认为跟乌重胤这种宦官任用的司令官在一起，是一种羞辱。一定会指控吐突承璀引诱乌重胤驱逐卢从史，才让乌重胤接替卢从史的位置。他们每人都有部将，岂不感到面对的危险？万一刘济（卢龙【幽州】司令官）、张茂昭（张升云，义武【定州】司令官）、田季安（魏博【魏州】司令官）、程执恭（横海

【沧州】司令官)、韩弘(宣武【汴州】司令官)、李师道(平卢【郓州】司令官),紧接着上疏作如此抗议,指控吐突承璀滥用权力,不知道陛下怎么处置?如果不理,大家的愤怒将更激烈,如果因此而调动乌重胤的职务,中央的威信势将消失。”

李纯派宫廷机要室主任宦官(枢密使)梁守谦,跟李绛秘密研究,说:“而今,乌重胤已经主持战区军事,实在不得已,必须颁发符节。”李绛回答说:“卢从史当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原不是中央本意(参考八〇四年六月),所以他终于产生邪念,背叛中央。而今乌重胤掌握军队,就命他当战区司令官(节度使),赏罚权柄就不在中央,跟当初卢从史有什么分别?乌重胤能当河阳战区(总部设河阳县【河南省孟州市】)司令官(节度使),在他而言,已喜出望外,怎么敢挟持众人反抗?何况,乌重胤之所以能够制伏卢从史,全仗中央权威,才可以成功,一旦自己犯法抗诏,怎么知道他的同僚不效法他也发动兵变?乌重胤的平辈同级军官很多,他们不会喜欢乌重胤爬到他们头上,调往别的战区,会使大家满意,用不着担心他们作乱!”李纯大为高兴,批准他的全部计划。

四月二十三日,命乌重胤当河阳战区(总部设河阳县【河南省孟州市】)司令官(节度使);孟元阳当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司令官(节度使)。

四月二十九日,贬卢从史当驩州(越南荣市)军务秘书长(司马)。

四、义武战区兵变复兵变

八一〇年,六月十五日,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白居易再上疏说:“我最近曾请求终止黄河以北的军事行动,而今天的情势,比从前更坏,不知道陛下还要等待什么?”当时,每逢军国大事,李纯一定跟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共同讨论。曾经有过一个多月没有被召见,李绛等上疏说:“我们每天吃得饱饱的,坐在这里不说一句话,对自己真是好事,可是把陛下置于何地?陛下向臣属访问探询治理国家的要道,公开接受直率的批评,实在是全国人民的福气,岂只是我们几个人的福气!”李纯立刻下令:“明天,三殿召见!”(三殿就是麟德殿,殿三面开门,所以有此称号。三殿西侧,就是皇家文学研究院【翰林院】。)

白居易在有一次面对时,脱口而出说:“陛下错了!”李纯脸色大变,





拂袖回宫，秘密召见皇家文学研究院院长（承旨）李绛（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初设时只是独立的个体，八〇五年，李纯刚登帝位，加设院长【承旨】，命郑絪担任，帝国重要文诰，和重要人事变动，以及宰相们的机密计划，中央及地方的亲启密奏，跟皇帝指定事项，都交给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提出意见），说：“白居易不过一个小官，说话粗鲁，叫他离开皇家文学研究院（翰林院）！”李绛说：“陛下容纳臣属率直的批评，所以臣属才敢竭尽忠诚，丝毫没有隐瞒，白居易说话虽然有欠考虑，但他却是一片赤心。陛下今天给他惩罚，我恐怕天下所有的人都会封口，这不是使君王耳聪目明、荣耀神圣品德的方法。”李纯大为高兴，待白居易跟当初一样。

秋季，七月二日，王承宗（成德【总部恒州】首领）派使节前往京师（首都长安）为自己辩护，说是被卢从史挑拨离间，现在愿意呈缴赋税，官职出缺，也愿意中央派人递补，请求准许改过自新。平卢战区（总部设郛州【山东省东平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师道等，屡次上疏请求中央昭雪王承宗，中央也因讨伐没有成效，正在找下台阶梯。

七月九日，李纯下诏昭雪王承宗（赦免是赦免有罪的人不再受罚，昭雪是昭雪无罪的人不再被冤枉，二者意义不同。过去，叛徒固是叛徒，不过中央赦免不罚；以后，叛徒原来不是叛徒，而是清白无辜，中央昭雪还他清白。时转势移，唐政府在文字上已不能站稳立场），命他当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再把德州（山东省陵县）、棣州（山东省惠民县）交还王承宗（二州建保信战区，参考去年【八〇九】九月七日）。下令各战区特遣兵团复员，共赏赐布匹绸缎二十八万端匹（唐王朝制度：六丈是一端，四丈是一匹。此处是二十八万端？或是二十八万匹？说不清楚）。另加授刘济（卢龙【总部幽州】司令官）中央官衔：最高立法长（中书令，使相）。

九月二日，吐突承璀从前方返京（首都长安）。

九月十四日，李纯命吐突承璀再当左卫（卫军第一军）上将军（从二品），兼左神策军总指挥官（左军中尉）。宰相裴垍抗议，说：“吐突承璀首先提倡讨伐王承宗，使全国陷于民穷财困，没有建立一点功劳，陛下纵然因顾念他从前的贡献（吐突承璀在李纯当太子时，是太子宫宦官），不公开诛杀，也应有所贬黜，向全国人民认罪！”御前监督官（给事中）段平仲、吕元膺上疏，认为吐突承璀应该处死。宰相李绛上疏强调说：“陛下拒



绝惩罚吐突承璀，将来如果再有作战失败的将领，中央应怎么对待？如果诛杀，则罪状相同，惩罚不同，他一定不服。如果也不闻不问，那么，为了保全自己性命，谁还肯跟敌人拼死？希望陛下割舍不忍心割舍的爱心，执行永不改变的国家法典，使将领们有所警惕，得到勉励。”

两天后（九月十六日），李纯免除吐突承璀左神策军总指挥官（左军中尉）职务，改当兵工厂长（军器使）。中央及地方，一致庆贺。

义武战区（总部定州【河北省定州市】）司令官（节度使）张茂昭（张升云），请求中央派人接替他的官职，打算全家定居京师（首都长安）。黄河以北各割据军阀纷纷派人前往游说阻止，张茂昭（张升云）不接受，共呈递四次奏章，李纯才批准，命太子宫政务署长（左庶子）任迪简当义武战区（总部定州）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张茂昭（张升云）把易州（河北省易县）、定州（河北省定州市）二州档案、簿册，和库房钥匙，全部移交给任迪简，先行送走自己的妻子儿女，说：“我不要我的子孙受恶劣风俗污染。”张茂昭（张升云）随后离开（张孝忠于七八二年二月上任易定战区司令官，传子张茂昭【张升云】，盘踞义武共二十九年）。

冬季，十月十一日，纠察官（虞候）杨伯玉发动兵变，囚禁任迪简。

十月十四日，义武战区（总部定州）将士反兵变，斩杨伯玉，请任迪简复位。作战司令（兵马使）张佐元又发动兵变，再囚禁任迪简；任迪简向变军要求准许他辞职回京（首都长安）。隔了几天，战区将士再反兵变，斩张佐元，拥护任迪简主持军政大事。这时易、定两州的公库枯竭，民间财富早被搜刮一空，任迪简没有一点东西可以犒劳将士，只好煮糙米饭跟士卒一同进餐，在总部住了一个月，将士们内心感动，一致请他回家睡觉，这样，任迪简才保住他的官位。李纯发绸缎十万匹犒劳义武战区（总部定州）将士（任迪简仁慈，参考八〇四年正月）。

十月二十五日，命任迪简当义武战区（总部定州）司令官（节度使）。

十月二十七日，命张茂昭（张升云）当河中战区（总部设河中府【山西省永济市】）司令官（节度使），随从他的军官，都有新的任命。

十二月十二日，张茂昭（张升云）抵达京师（首都长安），请求把埋葬在定州（河北省定州市）的祖父（张谧）、老爹（张孝忠）的骨骸，迁葬首都长安（不知道李纯批准了没有？说不清楚）。

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国务院文官部勋赏司司长（司勋郎中）李绛，在面见李纯时，揭发宦官吐突承璀专权横暴，言语非常恳切。李纯



拉下脸来，说：“你的话太过夸张！”李绹哭泣流泪，说：“陛下把我当做心腹耳目，我如果畏惧陛下左右，爱惜自己性命，不敢直言，是我辜负陛下。我说出来，陛下却不愿意听，是陛下辜负我！”李纯怒气稍稍化解，说：“你说的是别人所不敢说的话，使我听到从没有听到的消息，真是国家忠良。以后有话只管说出来，就跟今天一样。”

十二月二十三日，命李绹当立法官（中书舍人），仍然保持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

李绹曾经在轻松的气氛中，规劝李纯不要聚敛那么多钱，李纯说：“两河（黄河南北）数十个州，中央政令都不能到达，河湟（甘肃省及青海省东部）数千华里广大土地，仍沦陷在少数民族（吐蕃王国）之手，我日夜都在想洗雪祖宗的耻辱，而财力不足，不得不开始储备。否则，宫中的开支非常节俭，存那么多钱干什么！”

八一一年，冬季，十一月，宫廷军械库弓箭分库长（弓箭库使）宦官刘希光，接受羽林（禁军第一、二军）大将军孙璿贿赂两万串钱，企图推荐孙璿当战区司令官（节度使）或道政府行政长官（观察使）。消息泄露，李纯命刘希光自杀。事情牵连左卫（卫军第一军）上将军代理宦官总监（知内侍省事）吐突承璀。

十一月五日，李纯贬吐突承璀当淮南战区（总部设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监军宦官。李纯问李绹说：“我把吐突承璀赶出去，你看怎么样？”李绹说：“人们想不到陛下立刻就能这样果断？”李纯说：“他不过一个家奴罢了，以前因他当差的时间很久，所以对他特别包容，如果犯法，去掉他容易得就像丢掉一根羽毛！”

十二月二十八日，命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户部侍郎）李绹，当副立法长（中书侍郎）、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

李吉甫当宰相，对曾经结过怨的人，多作报复，李纯也多少得到报告，所以擢升李绹当宰相，对他制衡。李吉甫精于迎合皇帝的意思，而李绹鲠直，在皇帝面前，发生过很多次争论，李纯多半认为李绹有理，接受他的意见，因此，李吉甫、李绹之间，结下怨恨。

八一二年，春季，三月二十八日，李纯登延英殿，宰相李吉甫奏报说：“天下已经太平，陛下应该及时行乐！”李绹说：“刘恒（西汉王朝五任帝文帝）在位期间（前一八〇年至前一五七年），刀剑都是木头做的，没有锋刃，社会富有、家给人足，可是贾谊却认为犹如在堆积的木材下放置火

种，不可当做平安（参考前一七四年）！而今，中央政令不能执行的地方，黄河南北，还有五十余州（计平卢【总部郓州】十二州、魏博【总部魏州】六州、成德【总部恒州】六州、卢龙【总部幽州】九州、彰义【总部蔡州】三州，合计三十六州。李绛之数有误）。少数民族（指吐蕃王国）腥膻的难堪气味，紧逼泾州（甘肃省泾川县）、陇州（陕西省陇县），烽火不断传来，边城一夕数惊。加上水灾旱灾，不时发生，国库仓廩，都告枯竭。这正是陛下夜以继日，辛苦勤劳的时候，怎么能说天下太平，可以及时行乐？”李纯快慰地说：“你的话正合我意！”退朝后，对左右说：“李吉甫只知道拍马屁，讨我的欢心。像李绛，才是真正宰相。”

八一四年，宰相李绛屡次因脚痛辞职。

二月二十五日，免除李绛职务，调任国务院教育部长（礼部尚书）。

最初，唐帝（十四任宪宗）李纯准备命李绛当宰相，先把宦官吐突承璀贬出当淮南战区（总部设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监军（参考八一一年十一月）。现在，李纯（本年三十七岁）打算召回吐突承璀，所以也先罢黜李绛。

二月二十六日，吐突承璀返抵京师（首都长安），再当宫廷军械库弓箭分库管理官（弓箭库使），仍当左神策军总指挥官（左神策中尉）。

八一五年，李纯自李吉甫逝世（参考去年【八一四年】十月），把讨伐吴元济的事，全部交给武元衡。平卢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师道豢养的杀手游说李师道说：“皇上所以誓死讨伐蔡州（河南省汝南县），都是武元衡的主意，如果把他暗杀除掉，其他宰相都会破胆，谁也不敢再坚持这件事，恐怕都要争着建议皇上停止军事行动。”李师道认为有理，发给足够的费用，派他们出发。

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王承宗，派营门官（牙将）尹少卿前往京师（首都长安）奏事，并替吴元济寻求化解。尹少卿到立法院（中书）晋见宰相，言辞傲慢，武元衡把他喝骂出去。王承宗接着上疏攻击武元衡。

六月三日，天还没有亮，武元衡进宫朝见，刚走出所住的靖安坊东门，杀手从黑暗里突然冲出来，向武元衡射箭攻击，随从人员纷纷逃走，杀手拉住马头向前走了十余步，格杀武元衡，砍下人头带走。又到通化坊攻击裴度，裴度头部受伤，栽到水沟里，因毡帽有相当厚度，才保住性命。侍从王义从背后抱住杀手，大声呼叫，杀手砍断王义的一条手臂逃去。京师





(首都长安) 惊骇震动, 陷于无名恐怖。李纯下令金吾卫 (卫军第十一、十二军) 骑兵, 箭上弦、刀出鞘, 严密保护宰相外出的安全, 各坊大门都加派岗哨, 对行人严密盘查, 官员们天亮之前, 不敢出门。

六月十日, 神策军将军王士则等, 指控成德战区 (总部恒州) 司令官 (节度使) 王承宗, 派张晏等暗杀武元衡。治安人员逮捕张晏等八人, 李纯命首都长安特别市长 (京兆尹) 裴武、行政监察官 (监察御史) 陈中师联合审问。

六月二十三日, 李纯命把王承宗前后三次奏章, 拿给文武百官过目, 讨论他所犯的罪行。

七月五日, 李纯下诏公布王承宗的罪行, 拒绝接受他进贡, 说: “希望他彻底改过, 自己捆绑, 归降中央。讨伐的日期, 等候命令。”

李纯虽然断绝成德战区 (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 司令官 (节度使) 王承宗的朝贡, 但并没有下诏讨伐。魏博战区 (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 司令官 (节度使) 田弘正 (田兴), 率军进驻边境, 王承宗不断把他击败。田弘正 (田兴) 愤怒, 上疏请求出军, 李纯不准; 田弘正一连上疏十次, 李纯才允许可向前推进到贝州 (河北省清河县)。

冬季, 十月九日, 田弘正 (田兴) 率军抵达贝州 (河北省清河县)。

十一月, 李纯下诏命振武战区 (总部设单于府【内蒙古和林格尔县】) 派军二千人, 会同义武战区 (总部设定州【河北省定州市】) 特遣兵团, 共同讨伐成德变军 (总部恒州) 首领王承宗。

十二月, 成德战区 (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 司令官 (节度使) 王承宗挥军四出掳掠, 卢龙 (总部幽州)、横海 (总部沧州)、义武 (总部定州) 三战区困苦。纷纷上疏请求讨伐王承宗, 李纯打算批准。副立法长 (中书侍郎)、二级实质宰相 (同平章事) 张弘靖, 认为: “中央在南北两地同时作战, 恐怕人力财力无法支持, 应全力讨伐淮西 (总部蔡州), 然后再讨伐成德 (总部恒州)。” 但李纯不肯同意, 张弘靖遂请求辞职。

五、激战再起, 回归中央

八一六年, 春季, 正月, 卢龙战区 (总部设幽州【北京市】) 司令官 (节度使) 刘总奏报说: 击败成德变军 (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 攻克武强 (河北省武强县), 杀一千余人。



正月十七日，李纯下诏剥夺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王承宗的官职爵位。命河东（太原府）、卢龙（幽州）、义武（定州）、横海（沧州）、魏博（魏州）、昭义（潞州）等六战区，出军讨伐。宰相韦贯之屡次请求先集中力量讨伐吴元济（淮西【总部蔡州】首领），再讨伐王承宗；警告李纯说：“陛下难道没有看见八世纪八〇年代初期的事？最先是讨伐魏博（魏州），后来又讨伐平卢（郛州），引起淮宁（蔡州）、卢龙（幽州）、恒冀（恒州）强烈反弹，终于招徕朱泚之乱（参考七八三年十月），就是因为德宗（十二任帝李适）不能多忍受几年愤怒，希望天下太平的心，太急太切！”李纯不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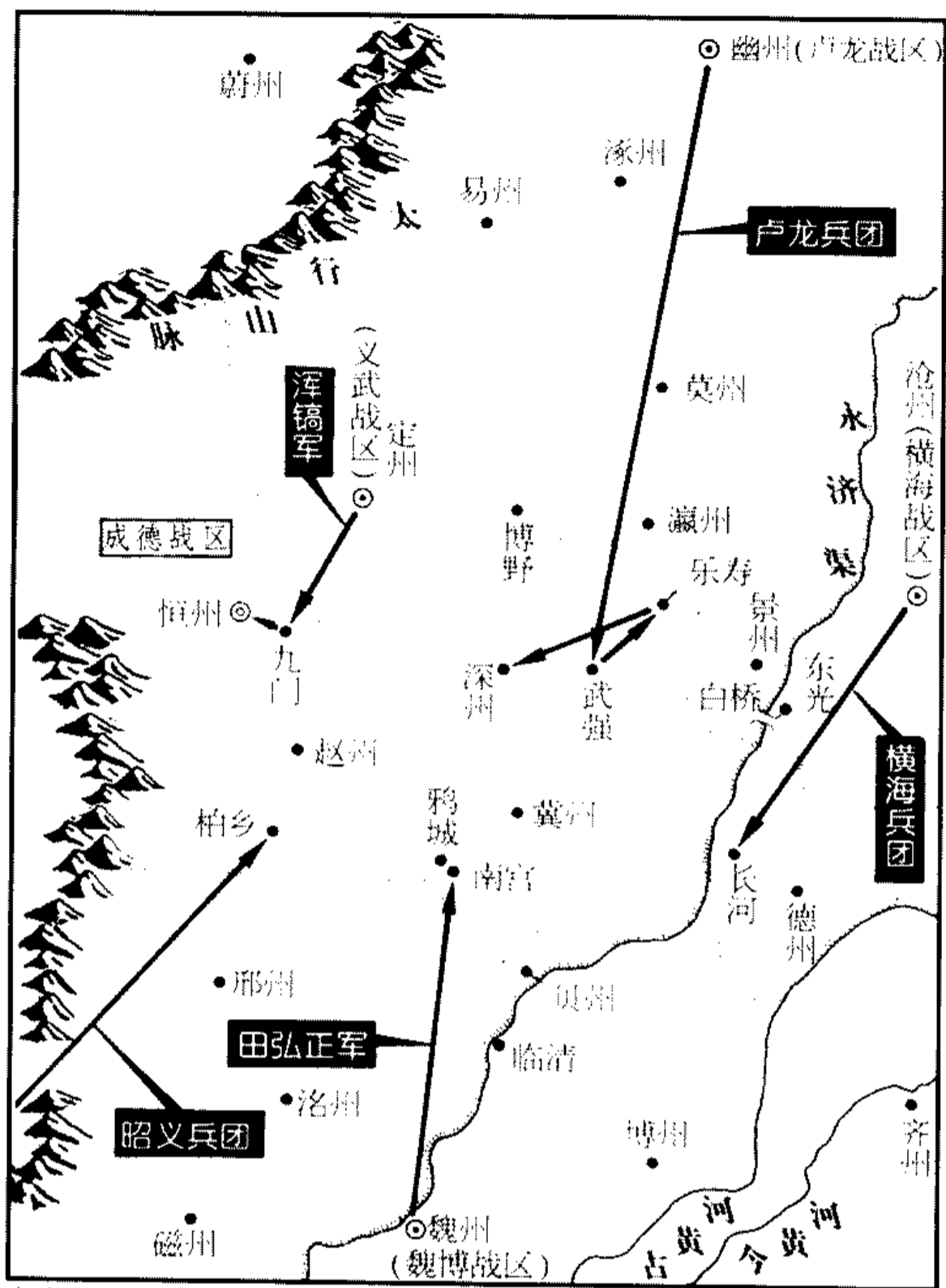
中央讨伐成德（总部恒州）各军将领，互相观望，谁都不愿单独前进，只有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司令官（节度使）郗士美，率精锐部队紧压成德（总部恒州）边界。

八月二十六日，郗士美奏报说：在柏乡（河北省柏乡县）大破成德变军（总部恒州），杀一千余人，俘虏一千余人，建立三座营垒包围柏乡（河北省柏乡县）。

冬季，十二月十一日，横海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司令官（节度使）程执恭奏报说：在长河（山东省德州市）击败成德变军（总部恒州），杀一千余人。

义武战区（总部设定州【河北省定州市】）司令官（节度使）浑镐，跟成德变军（总部恒州）王承宗作战，屡战屡胜，遂率全部军队进入成德边境，距恒州（河北省正定县）三十华里处驻扎。王承宗恐惧，派军秘密进入义武（总部定州）境内，焚烧房舍，抢夺财产；出征官兵因担忧家人，而信心动摇。正巧，钦差宦官到前方督战，浑镐率特遣兵团抵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跟成德变军（总部恒州）会战，大败，逃回定州（河北省定州市）。

十二月十五日，李纯下诏，擢升易州（河北省易县）州长陈楚，当义武战区（总部定州）司令官（节度使）。军队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攻击浑镐，劫掠浑家财产，浑家男女老幼的衣服都被剥下来，一个个赤身露体。陈楚飞马进入定州（河北省定州市），镇压骚动，搜索军中所劫掠的衣服，还给浑镐，派军护送浑镐回京（首都长安）。陈楚，是定州（河北省定州市）人，前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张茂昭（张升云，现任河中战区【总部设河中府，山西省永济市】司令官【节度使】）的外甥。



九世纪·八一六年正月至十二月 五战区讨伐成德王承宗

八一七年，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司令官（节度使）郗士美，在柏乡（河北省柏乡县）被成德变军（总部恒州）击败，士卒死亡一千余人，只好撤退。

三月八日，李纯命横海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司令官（节度使）程执恭，改名程权。

三月十八日，成德变军（总部恒州）首领王承宗，派军二万人，进入横海战区（总部沧州）所属东光（河北省东光县），切断白桥头（东光县西北，跨永济渠）。程权（程执恭）不能抵御，只好率军返回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北战场中央已有两军退出，势难久支）。

夏季，五月，六个战区派出讨伐成德（总部恒州）变军首领王承宗的

特遣兵团，大军十余万，环绕成德四周数千华里，既没有统帅指挥，互相间又距离太远，很难约定一个共同行动日期，各军只好逗留徘徊，不能前进，因此，作战虽已两年，但仍没有战果；而千里转运粮食草料，民间牛驴已死去十分之四五。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刘总既夺取武强（河北省武强县），率军出境，不过五华里，就不再前进，而中央每月却要供应钱十五万串。宰相李逢吉，以及若干官员都向皇帝建议，说：“中央应该集中力量，先解决淮西（总部蔡州），等到淮西平定，乘战胜声势，回头再讨伐成德（总部恒州），就跟从地上捡起一根草那么容易。”李纯犹豫了很久才接受。

五月十七日，下诏停止北方战场军事行动，讨伐军各回本战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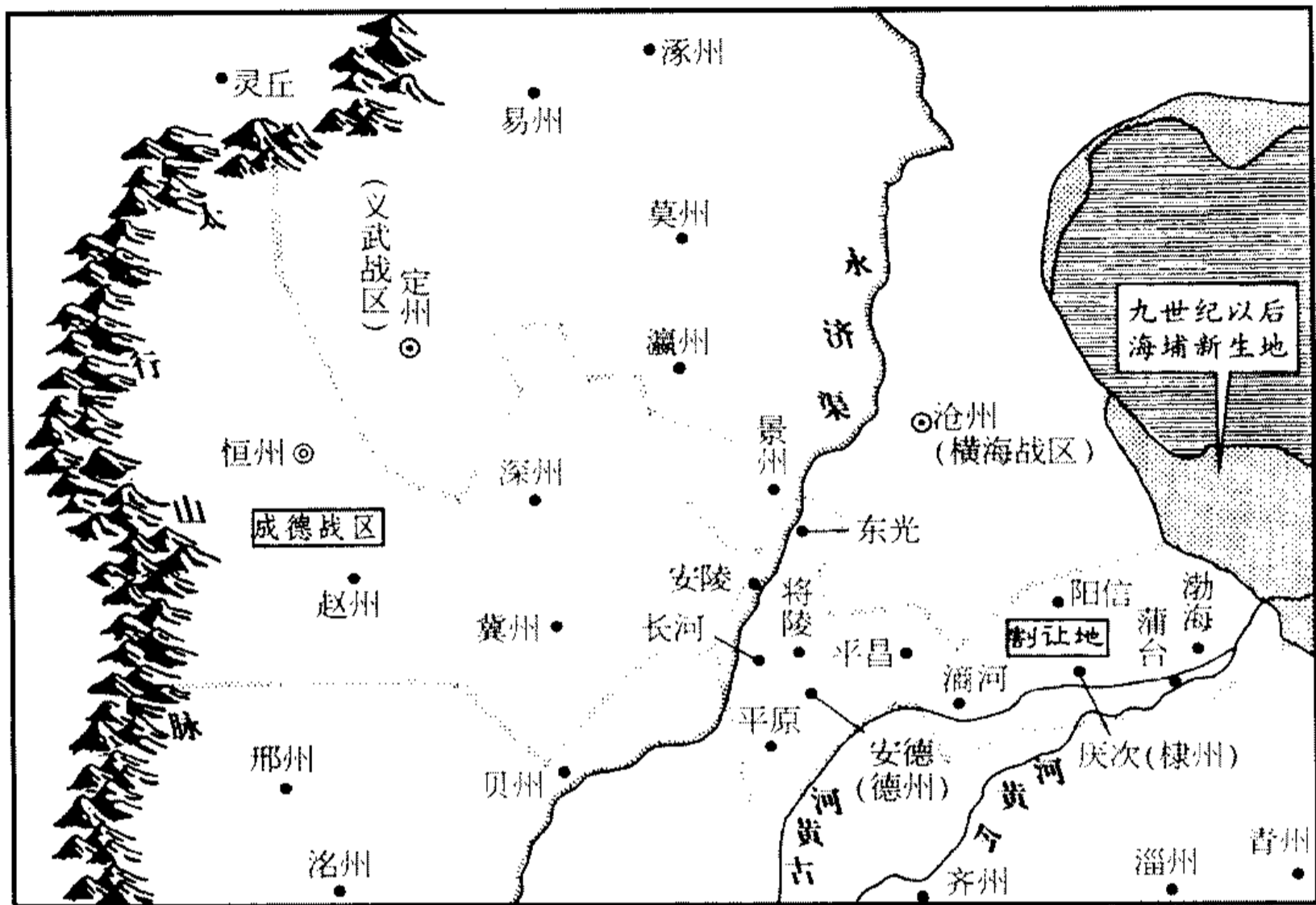
八一八年，宰相裴度停留淮西（总部蔡州）时，平民身份的知识分子柏耆，向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韩愈呈递条陈，说：“吴元济既被生擒活捉，王承宗（成德【总部恒州】司令官）一定心胆俱裂，我盼望携带宰相（裴度）的信件，前往游说，可以用不着军事力量，就把他制伏！”韩愈报告裴度，裴度遂命柏耆携带信件前往。王承宗内心恐惧，哀求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田弘正（田兴）转达，他愿派两个儿子到中央当人质，呈献德州（山东省陵县）、棣州（山东省惠民县），向中央缴纳捐税，请中央派任官吏（与王承宗刚接任时，中央所开出之条件相比，还加了遣二子作质。中央条件，参考八〇九年七月）。田弘正（田兴）替他奏报中央，李纯最初还不肯答应，田弘正（田兴）不断请求，李纯难以拒绝田弘正（田兴）的意愿，才表示同意。

夏季，四月一日，魏博战区（总部魏州）派使节护送王承宗的两个儿子王知感、王知信，和德、棣二州地图及印信，前往京师（首都长安）。

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大将谭忠，警告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刘总说：“自八〇六年以来，刘辟、李錡、田季安、卢从史、吴元济，一个个兵强马壮，盘踞山河险要，自以为根深柢固，天下之大，对他无可奈何。然而，回头转眼之间，身死家灭，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严重结局，这不是人力办到的事，乃是上天直接诛杀。何况，现任皇帝神圣威武，苦心积虑，节衣缩食，供养战士，他怎么会一分一秒忘记统一？现在，中央大军势将汹涌北上，成德（总部恒州）已献出十二个县城（德州六县：安德【山东省陵县】、长河【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山东省平原县】、平昌【山东省临邑县北德平镇】、将陵【山东省安德县北】、



安陵【河北省景县东安陵镇】；棣州五县：厌次【山东省惠民县】、滴河【山东省商河县】、阳信【山东省阳信县】、蒲台【山东省滨州市】、渤海【山东省利津县】；景州一县：东光【河北省东光县。参考去年【八一七】三月】），我深深替你忧虑！”刘总流泪叩头说：“听到你的分析，使我下定决心！”遂一意回归中央。



九世纪·八一八年四月 成德王承宗割德棣十二县

四月二十七日，下诏撤销王承宗及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将士的罪状，恢复原来官爵。

八二〇年，冬季，十月，成德战区（总部设镇州【河北省正定县】。本年【八二〇】正月，避皇帝李恒的讳，恒州改作镇州）司令官（节度使）王承宗逝世。部属保持秘密，不对外发布。王承宗的儿子王知感、王知信，都在中央当人质（参考前年【八一八】四月），各将领打算在所属各州物色继任统帅。参谋官崔燧用王承宗祖母（王武俊之妻）凉国夫人的命令，昭示各将领和亲军，指定王承宗的老弟、后勤补给官（观察支使）王承元继位。

王承元本年二十岁，将领们向他下跪叩头，王承元也下跪叩头，哭泣

流泪，拒绝接受；各将领坚决拥护，王承元说：“皇帝派有监军宦官，应该跟他商量。”监军宦官到后，也劝他顺从大家意见。王承元说：“各位仍怀念先人的功德，不嫌弃我年纪轻轻，想要我代理军政业务，十分感动，但我唯一的要求是效忠中央，遵从祖父（王武俊）的遗志，各位肯不肯听从？”大家承诺听从。王承元遂登上总作战司令（都知兵马使）公堂，接见将领、处理公务，命左右侍从官员不可称自己是候补司令官（留后），把工作分配给辅佐及参谋官员，秘密上疏中央，请求派人接替司令官（节度使）遗缺。

十月十一日，监军宦官奏报说：“王承宗病重，老弟王承元暂代候补司令官（权知留后）。”并转呈王承元的奏章。

十月十六日，唐帝（十五任穆宗）李恒，调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田弘正（田兴）当成德战区（总部设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调成德道（首府同设镇州）后勤补给官（观察支使）王承元当义成战区（总部设滑州【河南省滑县】）司令官（节度使），调义成战区（总部滑州）司令官（节度使）刘悟当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司令官（节度使），调武宁战区（总部设徐州【江苏省徐州市】）司令官（节度使）李愬当魏博战区（总部魏州）司令官（节度使）；命左金吾（卫军第十一军）将军田布（田弘正的儿子）当河阳战区（总部设河阳县【河南省孟州市】）司令官（节度使）。

十一月五日，再派监督院高级顾问官（谏议大夫）郑覃，前往镇州（恒州，河北省正定县）慰劳，赏赐钱一百万串给全体官兵。最初，王承元上疏请求中央派遣统帅，各将领及相邻的几个战区，则希望他依照惯例，王承元一律拒绝。现在，中央调王承元前往义成战区（总部设滑州【河南省滑县】），将领们全体反对，喧哗吵闹，不肯接受。王承元跟稍早派来的钦差大臣柏耆（参考前年【八一八】三月），召集各将领，宣读皇帝诏书，百般沟通，但各将领哭号悲痛，仍不听从。王承元拿出自己的家产，分散给大家，就其中特别有功劳的几位，擢升官职，告诉他们说：“各位因我父祖的缘故，不愿我远离，这份情意，至为深厚。然而如果因此而使我违背皇帝的命令，罪状就太大。从前，李师道（平卢【总部郓州】首领）还没有失败时，中央曾经对他赦免，李师道打算前去中央，将领们坚决挽留（参考前年【八一八】正月）。可是，以后诛杀李师道的，也是当初坚决挽





留他的那些将领（李师道之死，参考去年【八一九】二月），各位不要逼我变成李师道，就是无比幸运。”流泪悲号，不能停止，并且向各将领跪下叩头，但营门官（牙将）李寂等十余人仍坚持非留下王承元不可，王承元遂把他们斩首示众，军心才告平定。

十一月九日，王承元前往滑州（河南省滑县）到差，将领或官员们有些携带镇州（河北省正定县）的器具财产，王承元命他们全部留下。

4

讨伐淮西战区

一、宦官韩全义任大军统帅

七八六年，秋季，七月，淮西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作战司令（兵马使）吴少诚，格杀战区司令官（节度使）陈仙奇，自称候补司令官（留后）。吴少诚阴险狡猾，深受李希烈宠爱信任，所以为李希烈报仇（吴少诚投奔李希烈，参考七八一年六月六日。陈仙奇使医生毒死李希烈事，参考七八六年四月七日）。

七月二十二日，李适（音 kuò）命虔王李谅（李适的儿子）当申光随蔡战区（即淮西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司令长官（节度大使），命吴少诚当候补司令官（留后）。

七八七年，当初，李希烈盘踞淮西（淮宁）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时，遴选精锐骑兵成立“左翼门枪军”、“右翼门枪军”、“左翼奉国军”、“右翼奉国军”，由四位将领率领；又遴选精锐步兵成立“左翼克平军”一至五军、“右翼克平军”一至五军，由十位将领率领。淮西（河南省南部）缺马，骑兵都用骡代替，也称“骡军”（参考七八三年三月十四日）。

陈仙奇格杀李希烈，归降中央只几个月，李适下诏征调淮西兵团前往京师（首都长安）参加西部秋季边防。陈仙奇派总作战司令（都知兵马使）苏浦，率淮西兵团精锐部队五千人前往，不久，陈仙奇死于吴少诚之手（参考去年【七八六】四月及七月）。吴少诚秘密派人到京西（首都长安以西）召唤门枪军作战司令（门枪兵马使）吴法超等，命他们率军返回本战区。苏浦被蒙在鼓里，吴法超等率步骑兵四千人，从郿州（陕西省富



县)防地开拔东归。河中战区(总部设河中府【山西省永济市】)司令官(节度使)浑瑊(音jiān)派将领白娑勒追赶,反被击败。

正月二十一日,李适急派宦官传令陕虢道(首府设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行政长官(观察使)李泌:“出军阻截,不让叛军渡过黄河。”(淮西兵团自鄜州【陕西省富县】擅自撤退,即东渡黄河,入河中境【所以浑瑊才派人追击】,然后再渡黄河南下,进入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淮西兵团可能为了避免潼关【陕西省潼关县】攻坚,绕道而行。)李泌派内营管理官(押牙)唐英岸,率军增援灵宝(河南省灵宝县东北),淮西兵团已渡过黄河,在南岸列阵。李泌命灵宝(河南省灵宝县东北)县政府供应粮食,淮西兵团谨慎戒备,不敢劫掠。第二天,淮西兵团继续东进,在距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七华里地方扎营,李泌不再供应粮食,派将领遴选勇士四百人,分作两队,分别埋伏太原仓(河南省三门峡市西南)狭谷隘道两侧,告诫说:“盗匪第十队通过后,东侧伏兵高声呐喊出击,西侧伏兵高声呐喊呼应;不要挡住去路,不要缠斗不休,留出半边路让他们逃生,只在沿途随时突击。”第二天(正月二十二日),四更时分(二至四时),淮西兵团拔营而东,进入太原仓狭谷隘道,东西两侧伏兵发动,淮西兵团士卒惊骇,秩序大乱,一面抵抗,一面前进,死亡四分之一(一千人)。好不容易脱险,又遇到唐英岸军迎头痛击,淮西兵团士卒已无心恋战,于是大败,驃军作战司令(驃军兵马使)张崇献被中央军生擒。残兵败将复被沿路居民格杀,活着逃回蔡州(河南省汝南县)的只有四十七人,吴少诚因他们人数太少,并不能增加自己的力量,反而破坏他跟中央之间的关系,于是声称他们阵前逃亡,一律斩首,奏报皇帝。并派使节送礼给李泌,感谢他诛杀叛徒。李泌解送张崇献等六十余人前往京师(首都长安),李适下诏押解鄜州(陕西省富县)军营大门,一律腰斩,用以警告秋防部队。

夏季,五月,吴少诚加强制造武器,修筑城池,打算拒抗中央。

执行官(判官)郑常、大将杨冀,阴谋驱逐吴少诚,于是假造皇帝李适亲笔诏书,颁给申州(河南省信阳市)州长张伯元等。事情败露,吴少诚诛杀郑常、杨冀、张伯元。大将宋旻、曹济,逃往长安(陕西省西安市)。

七九七年,冬季,十月,淮西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司令官(节度使)吴少诚自作主张,开凿刀沟(河南省舞阳县东北),注入汝水,李适派宦官传令阻止,吴少诚不理。李适再派国务院国防部军政



司长（兵部郎中）卢群前去询问，吴少诚说：“开凿这条灌溉渠道，对农民有很大利益。”卢群说：“君王下令给你，要你执行，虽然对农民有利，你身为部属，怎么敢反抗？你接到天子的命令而不遵从，怎么能使你的部属接到你的命令遵从！”吴少诚为他这段话，立即停工（卢群，是范阳【幽州州政府所在城，北京市】人）。

七九八年，秋季，九月，彰义战区（原淮西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司令官（节度使）吴少诚，派军劫掠寿州（安徽省寿县）霍山县（安徽省霍山县），诛杀卫戍司令（镇遏使）谢详，夺取土地五十余华里，派军驻守（寿州属淮南战区【总部扬州】）。

七九九年，春季，三月十日，彰义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司令官（节度使）吴少诚派军袭击唐州（河南省泌阳市），诛杀监军宦官邵国朝、卫戍司令（镇遏使）张嘉瑜，掳掠住民一千余人而去（唐州属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襄州】）。

八月，陈许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司令官（节度使）曲环逝世（年七十四岁）。

八月二十四日，彰义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司令官（节度使）吴少诚，派军劫掠临颖（河南省临颖县），陈州（河南省淮阳县）州长，兼陈许战区（总部许州）候补司令官（留后）上官浣（音shui），派大将王令忠率军三千人增援，全被吴少诚俘虏。

九月五日，李适命上官浣当陈许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司令官（节度使）。吴少诚遂包围许州（河南省许昌市）。上官浣打算放弃城池逃走，屯垦副总监（营田副使）刘昌裔劝阻说：“城里的军队，足可以抵抗盗贼，只要紧闭城门，不跟他们交战，不过几天，他们的气势就会衰败，我们以万全的形势，控制他们的弱点，没有不成功的事。”吴少诚不分日夜地猛烈进攻，刘昌裔招募敢死队一千人，在城墙上凿洞、发动突袭，大破吴少诚军，城池因此得以保全。刘昌裔，是兖州（山东省兖州市）人。吴少诚再攻击西华（河南省西华县），陈许战区（总部许州）大将孟元阳抵抗，把吴少诚军击退。总作战司令（都知兵马使）安国宁，跟上官浣不和，打算献出城池，响应吴少诚，刘昌裔用计生擒安国宁，斩首；集合他的部属，每人发给细绸（缣）二匹，要他们回乡，然后派军埋伏中途，看到拿细绸（缣）的，一律斩首，没有一个人逃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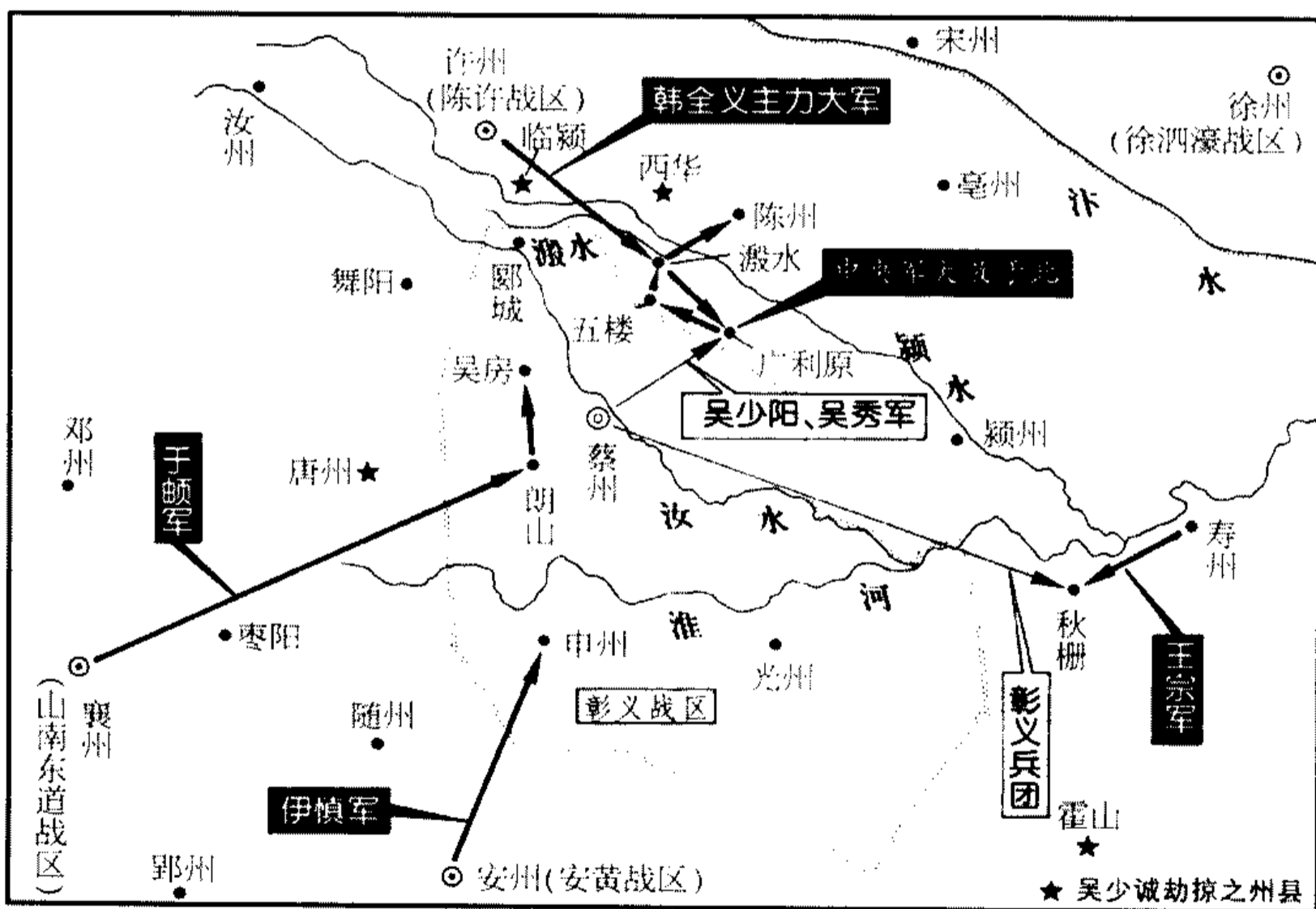
九月九日，宣武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司令官（节度

使)刘全谅(刘逸准)逝世。将领们思念刘玄佐(刘洽)的恩德,推荐他的外甥、总作战司令(都知兵马使)匡城(河南省长垣县)人韩弘,当候补司令官(留后)。韩弘率领部队,了解官兵们的才干和谁勇敢、谁懦弱,在他指挥下,都能完成任务。

九月十五日,李适下诏剥夺吴少诚所有的爵位和官职,命各战区道进军讨伐。

九月二十日,擢升韩弘当宣武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司令官(节度使)。

之前,吴少诚跟刘全谅(刘逸准)本来密约共同瓜分陈许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把陈州(河南省淮阳县)划归宣武战区。这时,吴少诚的使节有好几个人仍住在宾馆,韩弘把他们全部逐出大门,斩首。遴选士卒三千人,会合其他战区特遣兵团,前往许州(河南省许昌市)攻击吴少诚,吴少诚因此势力减弱。



八、九世纪·七九九年九月至八〇〇年十月 中央四面围攻彰义吴少诚

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司令官(节度使)于頔(音 di)、安黄战区(总部设安州【湖北省安陆市】)司令官(节度使)

伊慎、寿州（安徽省寿县）州长王宗，以及陈许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司令官（节度使）上官浣、宣武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司令官（节度使）韩弘，联合进攻吴少诚（彰义【总部蔡州】首领），不断把吴少诚军击败（据《新唐书·伊慎传》及《藩镇彰义传》，伊慎从安州出兵，攻击彰义的申州【河南省信阳市】，而王宗则在秋栅【安徽省霍丘县北】击败彰义兵团）。

十一月十二日，于頔奏称，攻克吴房（河南省遂平县）、朗山（河南省确山县）。

各战区讨伐吴少诚，特遣兵团云集，却没有统帅，每次发动攻击，各人有各人追求的利益，进退不能一致。

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小澗水（颍河支流，流经河南省郾城县北），中央各特遣兵团忽然崩溃，丢弃的武器辎重、粮食等军用物品，全归吴少诚。

中央这时才讨论设置征剿司令（招讨使）。

八〇〇年，春季，正月六日，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义武战区（总部设定州【河北省定州市】）、陈许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河阳战区（总部设河阳县【河南省孟州市】）四特遣兵团，讨伐彰义（淮西）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变军首领吴少诚，都不能取得胜利，纷纷向后撤退。夏绥战区（总部设夏州【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司令官（节度使）韩全义，本是神策军出身（参考前年【七九八】闰五月），左神策军总指挥官（中尉）宦官窦文场对他爱护备至，推荐给唐帝（十二任德宗）李适（本年五十九岁）说：“如果能让韩全义担任统帅，当可扑灭吴少诚。”

二月十七日，李适命韩全义当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地区中央特遣兵团征剿司令（蔡州四面行营招讨使），十七个战区野战军，都受他指挥。

夏季，四月，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地区中央特遣兵团征剿司令（蔡州四面行营招讨使）韩全义，既没有勇气，更没有谋略，全靠灵巧的谄媚和大量贿赂，结交宦官，才得到这项统帅高位，每次举行军事会议，数十名监军宦官坐在营帐里，高谈阔论，始终找不到一个答案就散会。而天气渐热，士卒们长期驻扎在潮湿地带，很多人患病，韩全义对他们又毫不怜惜，军心瓦解。

五月十三日，在澗水（沙河，于河南省项城县西北注入颍水）南方广利原（项城县南），跟彰义（淮西）变军将领吴秀、吴少阳等会战，刚刚



接触，中央军就被击溃，四散逃命，吴秀等乘势追击，韩全义撤退到五楼（河南省上蔡县东北）。吴少阳，是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清池县（沧州州政府所在县）人。

秋季，七月，彰义（淮西）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变军首领吴少诚，攻击退守五楼（河南省上蔡县东北）的韩全义，中央军再度大败，韩全义于夜晚逃走，暂保澠水县（河南省商水县）。

九月十八日，吴少诚（彰义【总部蔡州】首领）进逼澠水（沙河），在距离澠水数华里的地方扎营，韩全义再率各军向北退守陈州（河南省淮阳县）。宣武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及河阳战区（总部设河阳县【河南省孟州市】）特遣兵团私自退回本镇，只陈许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将领孟元阳、神策军将领苏光荣率部众留在澠水（沙河）。

韩全义决定用别人的生命建立自己的威风，于是用诈术诱捕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将领夏侯仲宣、义成战区（总部设滑州【河南省滑县】）将领时昂、河阳战区（总部设河阳县【河南省孟州市】）将领权文度、河中战区（总部设河中府【山西省永济市】）将领郭湘等，一律斩首，制造恐怖气氛，镇压不满情绪。韩全义将抵达陈州（河南省淮阳县），州长刘昌裔下令紧闭城门，自己登上城墙，对韩全义说：“天子命你攻击蔡州（河南省汝南县），你怎么来到陈州（河南省淮阳县）！我不敢让你进城，请在城外安营。”不久，刘昌裔携带牛肉、美酒之类，到韩全义大营犒劳，韩全义惊喜，对刘昌裔暗自佩服。

九月二十四日，孟元阳等跟吴少诚军会战，杀二千余人。

冬季，十月，吴少诚率变军返回蔡州（河南省汝南县）。

之前，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司令官（节度使）韦皋，听到各军讨伐吴少诚，全都不能取胜的消息，上疏说：“我建议命浑瑊、贾耽当元帅，统领各军（浑瑊于去年【七九九】十二月逝世，韦皋此疏，当在浑瑊逝世前呈递）。如果陛下不愿劳动元老前辈，则我愿率本战区精锐部队一万人，东下巴峡（指巴蜀【四川省】三峡），从荆楚（湖北省）发动攻击，剪除叛逆凶徒。不然的话，就应利用吴少诚请求赦免的机会，予以赦免，撤回两河（黄河南北）的讨伐大军，使公私都获得休息，也是次等策略。如果吴少诚有一天恶贯满盈，被他的部下诛杀，则又要把吴少诚的官职授给凶手，那可是好不容易铲除一个吴少诚，而又生一个吴少诚，



后患就无穷无尽。”宰相贾耽对李适说：“盗贼的本意也希望蒙受皇恩，宽恕他们的罪恶，中央要给他们一条生路！”李适接受。正巧，吴少诚送信及金银珍宝给中央军的一名监军宦官，请求昭雪冤枉，监军宦官奏报李适。

十月二十三日，李适下诏赦免吴少诚及彰义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变军将士，一律恢复官职爵位。

二、裴度参与

八〇一年，春季，正月二十一日，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地区中央特遣兵团征剿司令（蔡州四面行营招讨使）韩全义，返抵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左神策军总指挥官（中尉）宦官窦文场，竭力掩盖他被打败的事实，所以，唐帝（十二任德宗）李适（本年六十岁）对韩全义仍十分礼遇，赏赐优厚。韩全义声称他的脚有病，不能到金銮宝殿上叩头晋见，只派作战参谋长（司马）崔放进宫奏报，崔放替韩全义引罪自责，对讨伐大军没有建立大功，请求处罚。李适安慰说：“韩全义身是征剿司令（招讨使），能使吴少诚投降，功劳就很大了，何必一定要杀人才算大功！”

闰正月十一日，韩全义返回夏州（夏绥战区总部，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

八〇五年，春季，三月，李适命彰义（淮西）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司令官（节度使）吴少诚，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

八〇九年，最初，吴少诚（彰义【总部蔡州】司令官）宠爱他的大将吴少阳，认作自己的堂弟，派他到军中任职（吴少阳，参考八〇〇年五月）。吴少阳随意出入吴少诚家，好像真是至亲，累积功劳，升到申州（河南省信阳市）州长。吴少诚患病，昏迷不知人事，家僮鲜于熊儿，假传吴少诚的命令，召回吴少阳摄理副司令官（摄副使），暂管战区军政大事。吴少诚有一个儿子吴元庆，吴少阳把他处死。

十一月二十七日，吴少诚逝世（年六十岁），吴少阳自称候补司令官（留后）。

八一〇年，春季，唐帝（十四任宪宗）李纯，因河朔（河北平原）战事正在进行（参考本书《兵变·兵变·再兵变》之第六章“北方各战区再叛中央”），不能同时再讨伐彰义（淮西）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



县】) 变军首领吴少阳 (参考去年【八〇九】十一月二十七日)。

三月十九日, 下诏命吴少阳当彰义 (淮西) 战区候补司令官 (留后)。

八一一年, 春季, 正月九日, 李纯 (本年三十四岁), 擢升彰义 (淮西) 战区 (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 候补司令官 (留后) 吴少阳, 实任司令官 (节度使)。

八一四年, 秋季, 闰八月十二日, 彰义 (淮西) 战区 (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 司令官 (节度使) 吴少阳逝世。

吴少阳在世时, 暗中招揽亡命之徒, 集结骡马, 不断抄掠抢劫寿州 (安徽省寿县) 境里的茶山, 用以充实军备 (寿州属淮南战区【总部扬州】)。他的儿子吴元济摄理蔡州 (河南省汝南县) 州长, 封锁老爹逝世消息, 上疏皇帝, 说老爹患病, 自己主持军政 (本年, 吴元济三十二岁)。

李纯自从削平刘辟兵变 (参考本书《兵变·兵变·再兵变》第二章第一节“讨伐西川战区——斩刘辟”), 就打算消灭彰义 (淮西) 战区 (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 吴家班的割据。淮南战区 (总部设扬州【江苏省扬州市】) 司令官 (节度使) 李吉甫上疏说: “吴少阳军队上下离心离德, 我建议把本战区总部迁到寿州 (安徽省寿县), 加强准备。”但当时中央正在讨伐王承宗 (参考本书《兵变·兵变·再兵变》第三章“讨伐成德战区”), 没有工夫顾及。后来, 李吉甫擢升宰相, 魏博战区 (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 司令官 (节度使) 田弘正 (田兴) 归降中央 (参考前年【八一二】十月)。李吉甫认为汝州 (河南省汝州市) 保卫东都洛阳 (河南省洛阳市), 而驻防河阳 (河南省孟州市) 的军队, 本来是为了对付魏博 (参考七八一年正月十七日), 而今因田弘正 (田兴) 归降中央之故, 河阳 (河南省孟州市) 已成为内地, 不应再驻扎重兵, 使人误会仍对魏博 (总部魏州) 猜忌。

闰八月十七日, 李纯命河阳战区 (总部设河阳县【河南省孟州市】) 司令官 (节度使) 乌重胤, 当汝州 (河南省汝州市) 州长, 兼河阳怀汝战区司令官 (节度使), 总部迁往汝州 (河南省汝州市)。

闰八月二十五日, 加授田弘正 (田兴) 中央官衔: 国务院摄理右最高执行长 (检校右仆射, 使相), 犒劳官兵二十万串。田弘正说: “没有比调走河阳 (河南省孟州市) 驻军, 更使我欣喜。”

九月七日, 命洺州 (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 州长李光颜 (阿跌光颜), 当陈州 (河南省淮阳县) 州长, 兼忠武战区 (总部设许州【河南



省许昌市】)总作战司令(都知兵马使)。命泗州(江苏省盱眙县淮河北岸)州长令狐通,当寿州(安徽省寿县)警备区司令(防御使。虽然军事上设警备区,但寿州的行政,仍隶属淮南战区【总部扬州】)。令狐通,是令狐彰的儿子(令狐彰,参考七七三年二月)。

九月十三日,命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司令官(节度使)袁滋,当荆南战区(总部设江陵府【湖北省江陵县】)司令官(节度使),命荆南战区司令官严绶,当山南东道战区司令官。

彰义(淮西)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执行官(判官)苏兆、杨元卿,大将侯惟清,都劝过吴少阳放弃跟中央对抗,只身前去京师(首都长安)朝见;吴元济对他们痛恨入骨,于是,诛杀苏兆,囚禁侯惟清。杨元卿先前派到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奏事,把彰义(淮西)战区的虚实和如何克制吴元济的策略,都告诉宰相李吉甫,请求中央讨伐。当时,吴元济仍封锁老爹死讯,杨元卿建议李吉甫,凡从蔡州(河南省汝南县)派到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奏事的官员,抵达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扣留。吴少阳已死四十日,皇帝仍没有依照惯例,停止朝见一天,表示哀悼,却不断调动彰义(淮西)战区周围各军统帅,增援人马武器。吴元济诛杀杨元卿的妻子及四个儿子,用他们的血涂抹靶场墙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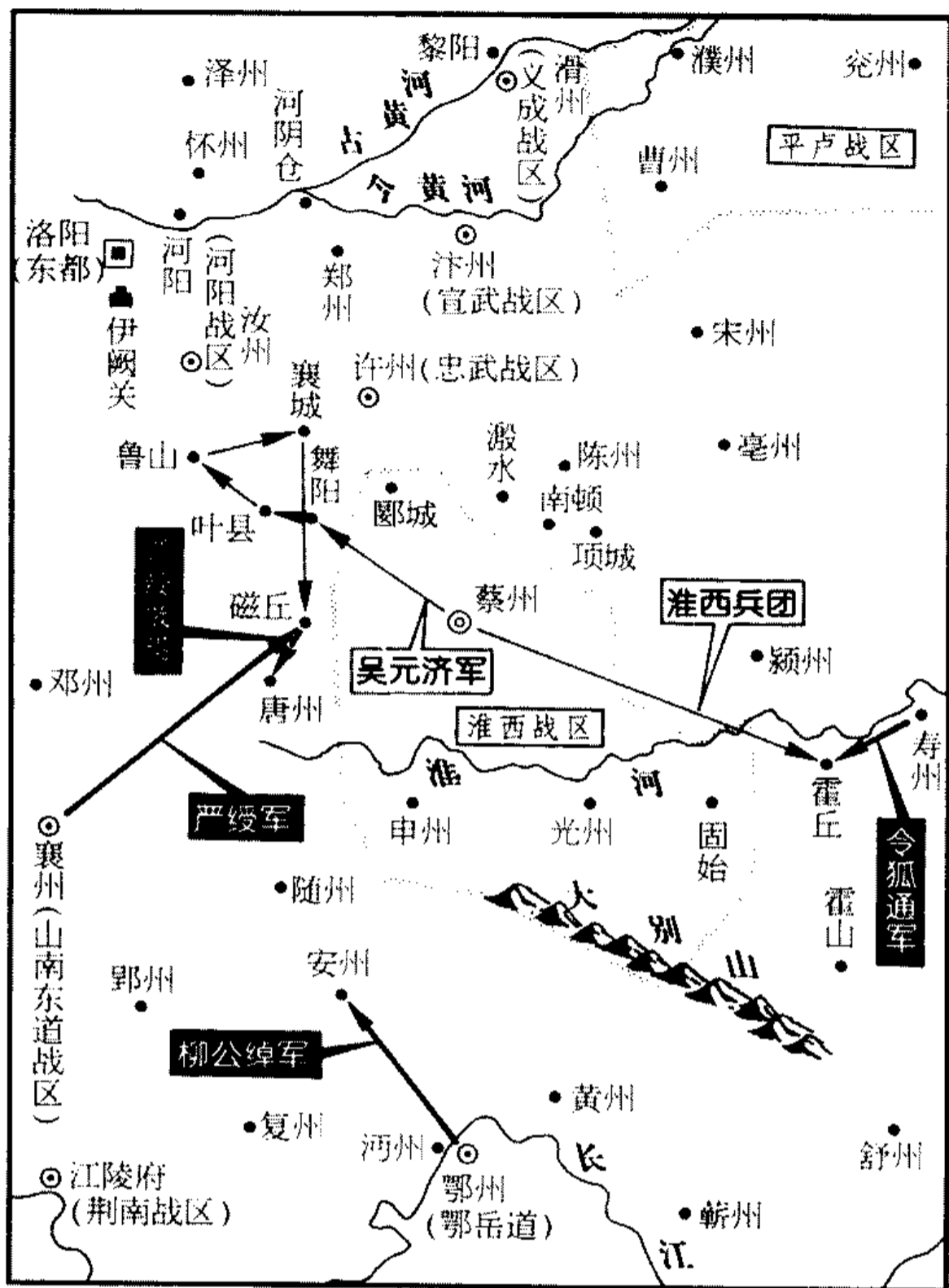
彰义(淮西)战区旧将董重质,是吴少诚的女婿,吴元济用他当自己的智囊。

宰相李吉甫奏报李纯说:“淮西(彰义战区,总部蔡州)不同于黄河以北各战区,四周没有同党救援。可是政府却结集数十万大军长期戒备,劳力和经费,都不能支持。今天政府再不收回主权,以后就更难着手。”李纯将下讨伐令。宰相张弘靖建议:“先依照惯例为吴少阳的逝世,停止朝会一天,追赠吴少阳高官,派使节前去吊丧。等吴元济有叛乱的行为时,然后出军。”李纯同意。派国务院工程部工程司副司长(工部员外郎)李君何前去祭悼。

吴元济拒绝钦差大臣入境,并且派兵四出,攻陷舞阳(河南省舞阳县),屠杀全城男女居民,一人不留;焚烧叶县(河南省叶县西南);掳掠鲁山(河南省鲁山县)、襄城(河南省襄城县);关东(潼关以东)震动惊骇。李君何不得其门而入,只好返回。

冬季,十月三日,李吉甫逝世(年五十七岁)。

十月十九日,擢升忠武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副司令



九世纪·八一四年九月到八一五年二月 吴元济大掠汝北，中央讨伐不克

官（节度副使）李光颜（阿跌光颜）当战区司令官（节度使）。

十月二十一日，命严绶当申、光、蔡三州慰劳安抚特使（招抚使），率领各战区道军队，讨伐吴元济。

八一五年，彰义（淮西）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变军首领吴元济指挥他的军队四出掳掠抢劫，逼近东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近郊。

正月二十七日，李纯下诏免除吴元济所有官爵，命宣武（总部汴州）等十六个战区道出军讨伐（韩愈《平淮西碑》记载：忠武【总部许州】司令官李光颜，率河东【总部太原府】、魏博【总部魏州】、邠阳【陕西省合

阳县，神策军基地】三特遣兵团，河阳【总部汝州】司令官乌重胤，率朔方【总部灵州】、义成【总部滑州】、陕虢【首府陕州】、西川【总部成都府】、凤翔【总部凤翔府】、鄜坊【总部鄜州】、邠宁【总部邠州】七特遣兵团，宣武【总部汴州】司令官韩弘子韩公武，率宣武兵团，寿州州长李文通，率宣武【总部汴州】、淮南【总部扬州】、宣歙【首府宣州】、浙西【首府润州】、武宁【总部徐州】五特遣兵团，加上鄂岳【首府鄂州】、唐州【总部唐州】兵团；合共十八战区道以及神策军，诸道攻击淮西变军）。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司令官（节度使）严绶发动攻击，获得小胜，就不再防备，淮西变军（蔡州）于夜晚反攻。

二月二日，严绶在磁丘（河南省泌阳市东北）大败，后退五十余华里，逃到唐州（河南省泌阳市）拒守。寿州（安徽省寿县）民兵司令（团练使）令狐通也被淮西变军击败，退回州城拒守，州境上各营寨守军，全数被淮西兵团摧毁屠杀（《新唐书·藩镇传》：淮西兵团攻陷霍丘【安徽省霍丘县】、在马塘【今地不详】屠城。令狐通据城【应是寿州城】守卫，不敢出击）。

二月十一日，中央命左金吾（卫军第十一军）大将军李文通接替令狐通，贬令狐通当昭州（广西省平乐县）户籍官（司户）。

李纯下诏命鄂岳道（首府设鄂州【湖北省武汉市】）行政长官（观察使）柳公绰，拨付五千人的军队给安州（湖北省安陆市）州长李听（李晟的儿子）讨伐吴元济（安州属鄂岳道）。柳公绰说：“中央认为我是一个文弱书生，不懂军事！”立刻上疏，请求亲自率军出征；李纯批准。柳公绰到达安州（湖北省安陆市），李听全副武装，佩戴弓箭袋，以部属礼节参见。柳公绰把鄂岳道（首府鄂州）总作战司令（都知兵马使），以及先锋特遣兵团总纠察官（先锋行营兵马都虞候）两份人事任命状，再遴选士卒六千人，一并交给李听，告诫各部将说：“军事行动，由统帅全权决定。”李听感激恩德，畏惧威严，就好像是柳公绰的部属一样。

柳公绰军令严明，军事上各项决定，各将领没有人不佩服。特遣兵团士卒、家属有病或死亡，道政府都优厚看顾抚恤，有些人的妻子跟人通奸，柳公绰就把她丢到江里淹死。士卒大喜说：“大帅为我治理家门，我怎能不前进拼死？”所以鄂岳兵团每次攻击，都传出捷报。柳公绰的坐骑，踢死马夫，柳公绰命把马杀掉，以祭祀马夫，有人说：“是马夫自己不小心，这是一匹良马，可惜！”柳公绰说：“它固是一匹良马，但它的性情恶劣，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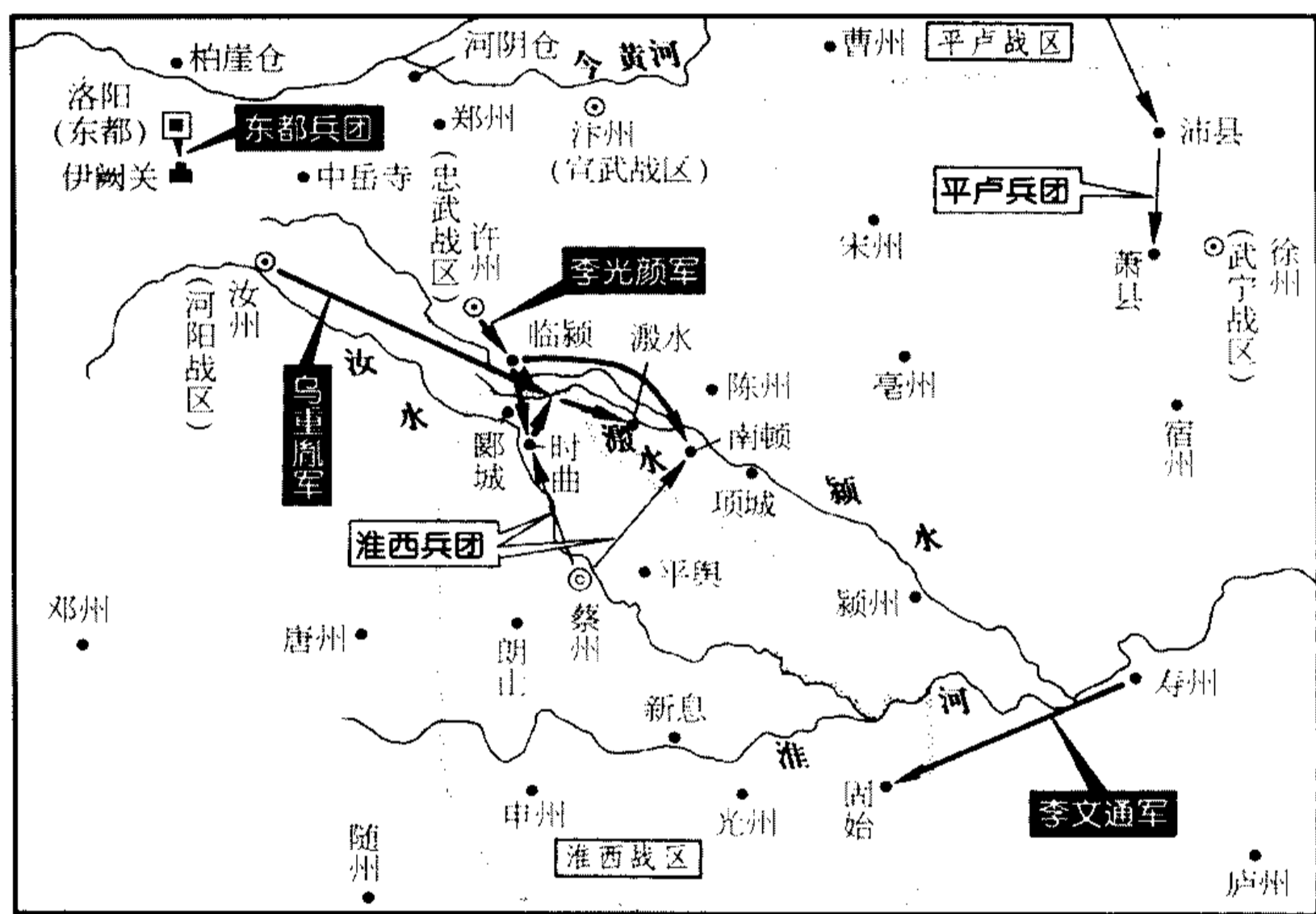


什么可惜的！”仍是把它杀掉。

三月二十九日，忠武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司令官（节度使）李光颜（阿跌光颜）奏报说：“在临颖（河南省临颖县）大破淮西变军（蔡州）。”

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田弘正（田兴），派他的儿子田布，率魏博特遣兵团三千人，协助严绶的山南东道（总部襄州）特遣兵团，讨伐吴元济。

夏季，四月三日（原文误置于三月，据《新唐书》改），李光颜（阿跌光颜）又奏报说：在南顿（河南省项城县）击破淮西变军（蔡州）。



九世纪·八一五年三月至十一月 李光颜、乌重胤讨伐吴元济

吴元济派使节向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及平卢战区（总部设郚州【山东省东平县】）求救。成德战区司令官（节度使）王承宗、平卢战区司令官（节度使）李师道，屡次上疏皇帝，请求赦免吴元济，李纯不准。当时，李纯动员各战区出军讨伐吴元济，只没有调发平卢战区（总部郚州），平卢战区司令官（节度使）李师道派大将率军二千人，直向寿春（寿州州政府所在县，安徽省寿县），宣称协助中央军讨伐吴元

济，实际上想乘机援救吴元济。

李师道平常豢养身手矫健的杀手数十人，待遇优厚。那些人建议李师道说：“战争中最急需的东西，莫过于粮食。现在河阴仓（河南省郑州市西北桃花峪）积存江淮（华东地区）粮食，让我们秘密前往，放火把它烧掉。再招募东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地痞流氓数百人，抢劫城市人民财产，纵火焚烧皇宫，使中央没有多余的时间讨伐淮西（蔡州），只能先忙着救自己心脏地带的灾难。这也是支援淮西的一项奇异谋略。”李师道同意。自此之后，到处都发生盗匪抢劫案件。

四月十日，夜晚，盗匪数十人攻击河阴运输分监部（河阴转运院），杀伤十余人，纵火焚烧钱三十余万串、绸缎三十余万匹、稻谷三万余斛。于是，人心恐惧，文武百官纷纷请求停止讨伐吴元济；李纯不许。

中央各军讨伐吴元济，很久不能取胜。

五月，李纯派副总监察官（中丞）裴度，前往讨伐军大营慰劳，并考察作战情形。裴度回来后，说明必然胜利的情形，并特别指出：“观察所有将领，只有李光颜（阿跌光颜）勇敢忠义，一定可以立功。”李纯大为高兴。

国务院文官部考核司司长（考功郎中）、诏书撰写官（知制诰）韩愈，上疏指出：“淮西（彰义）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不过三个小州（蔡州、申州【河南省信阳市】、光州【河南省潢川县】），农村残破，民力凋疲，在极端困难情况下，抵抗全国军队，失败和破灭，可以站在这里等候。唯一不能预测的，是陛下有没有决心！”遂一条条分析军事行动的利害得失，认为：“各战区都派出特遣兵团两三千人，力量单薄，驻扎异乡异土，对盗贼的情形，一点也不了解，风吹草动，都十分恐惧。统帅因他们都是孤军客兵，对待他们往往十分刻薄，给他们的工作也十分艰苦。或者把他们分开，士卒跟他们所熟悉的将领不能留在一起，士卒心情孤单、胆小畏怯，难以立功。而他们所属战区，对他们所需要的粮食武器供应，路途遥远，劳力财力都要增加好多倍。听说陈州（河南省淮阳县）、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安州（湖北省安陆市）、唐州（河南省泌阳市）、汝州（河南省汝州市）、寿州（安徽省寿县）一带，跟盗贼（淮西战区）邻近地方，各村落的村民，都拥有武器，习惯作战，对淮西情形十分了解。这项民间武力，并没有充分利用，但他们愿意自备粮食、保卫家乡；如果由政府正式招募，立刻就可组成大军。等盗贼铲除之后，也很容易使他们复员，



重新务农。请全部撤回各战区特遣兵团，而由招募的当地勇士取代。”又建议：“淮西兵团（蔡州）士卒，都是我国人民，如果投降不再作恶，中央不应有过度的诛杀。”（李纯有什么反应，史书不管。）

五月二十六日，李光颜（阿跌光颜）奏报说：在时曲（河南省漯河市南）击败淮西变军（蔡州）。

淮西变军一早就紧逼忠武兵团（总部许州）营门列阵，李光颜（阿跌光颜）无法冲出，于是自行拆毁军门两侧栅栏，发动骑兵攻击。李光颜（阿跌光颜）亲自率几名骑兵，直冲敌阵，杀人再杀出，杀出再杀人，来回三四次，淮西变军士卒都认识他，集中射击，李光颜（阿跌光颜）身上中的箭使他像一个大刺猬一样；他的儿子抓住马头阻止，李光颜（阿跌光颜）举起刀来把他骂走。于是人人争先拼死，淮西变军（蔡州）崩溃，被杀数千人。

李纯认为裴度有知人之明。

三、狙击宰相武元衡

八一五年，李纯自李吉甫逝世（参考去年【八一四】十月），把讨伐吴元济的事，全部交给武元衡。平卢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师道豢养的杀手游说李师道说：“皇上所以誓死讨伐蔡州（河南省汝南县），都是武元衡的主意，如果把他暗杀除掉，其他宰相都会破胆，谁也不敢再坚持这件事，恐怕都要争着建议皇上停止军事行动。”李师道认为有理，发给足够的费用，派他们出发。

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王承宗，派营门官（牙将）尹少卿前往京师（首都长安）奏事，并替吴元济寻求化解。尹少卿到立法院（中书）晋见宰相，言辞傲慢，武元衡把他喝骂出去。王承宗接着上疏攻击武元衡。

六月三日，天还没有亮，武元衡进宫朝见，刚走出所住的靖安坊东门，杀手从黑暗里突然冲出来，向武元衡射箭攻击，随从人员纷纷逃走，杀手拉住马头向前走了十余步，格杀武元衡，砍下人头带走。又到通化坊攻击裴度，裴度头部受伤，栽到水沟里，因毡帽有相当厚度，才保住性命。侍从王义从背后抱住杀手，大声呼叫，杀手砍断王义的一条手臂逃去。京师（首都长安）惊骇震动，陷于无名恐怖。李纯下令金吾卫（卫军第十一、



十二军) 骑兵, 箭上弦、刀出鞘, 严密保护宰相外出的安全, 各坊大门都加派岗哨, 对行人严密盘查, 官员们天亮之前, 不敢出门。李纯有时候早就登上金銮宝殿, 等候很久, 官员们仍未到齐。

杀手写信给金吾卫(卫军第十一、十二军), 以及首都长安特别市政府(京兆府), 长安(长安西半城)、万年(长安东半城)两赤县县政府, 警告说: “不要急着搜捕, 谁这样做, 我先杀谁!” 治安官员行动不敢积极。国务院国防部副部长(兵部侍郎)许孟容晋见李纯, 说: “自从开天辟地, 从来没有发生过宰相尸首横躺路旁, 却找不到凶手的, 这是政府的耻辱!” 不禁哭泣。许孟容又到立法院(中书), 悲伤流泪, 说: “请奏报皇上, 擢升裴度当宰相, 彻底搜捕匪徒, 找出幕后那只黑手!”

六月八日, 李纯下诏京师(首都长安)内外, 每一个地方都要检查缉拿, 捉到杀手的赏钱一万串, 授给五品官阶; 胆敢藏匿杀手的, 全族屠灭。于是京师(首都长安)大肆搜索, 高级官员家有夹墙、阁楼的, 都一一调查。

成德战区(总部恒州)驻京办事处(进奏院)士卒张晏等数人, 经常为非作歹, 违法乱纪, 大家对他们开始怀疑。

六月十日, 神策军将军王士则等, 指控成德战区(总部恒州)司令官(节度使)王承宗, 派张晏等暗杀武元衡。治安人员逮捕张晏等八人, 李纯命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裴武、行政监察官(监察御史)陈中师联合审问。

六月二十三日, 李纯命把王承宗前后三次奏章, 拿给文武百官过目, 讨论他所犯的罪行。

裴度因受伤治疗修养, 在病床上躺了二十天, 李纯命警卫军士进驻他的住宅保护, 慰劳的宦官在路上不断。有人请求把裴度撤职, 用以安抚成德战区(总部恒州)王承宗, 和平卢战区(总部郓州)李师道。李纯大发雷霆说: “如果把裴度撤职, 是奸人的谋略完全成功, 帝国再也没有法律。我用一个裴度, 足够击破两个蠢贼。”

六月二十四日, 李纯召见裴度进宫谈话。

六月二十五日, 命裴度当副立法长(中书侍郎)、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裴度上疏说: “淮西叛徒(吴元济), 是最严重的毒瘤, 不得不除。而且中央已经出军讨伐。两河(黄河南北)那些割据军阀, 都在严密注视这件事的发展, 来决定他们将来的动向, 决不可以半途终止。”李纯深



深同意，把军事行动全部交给裴度，讨伐的工作越发积极。最初，十二任帝李适在位时，至为猜忌，文武百官有来往应酬的，金吾卫（卫军第十一、十二军）特务人员都秘密奏报，连宰相都不敢在自己家里接见宾客。裴度上疏说：“现在盗匪还没有平息，宰相应该招揽延请各地的贤才，参与工作。”请求准许在私宅见客，李纯批准。

行政监察官（监察御史）陈中师审讯张晏等，张晏等一致承认刺杀武元衡；只宰相张弘靖怀疑是屈打成招，屡次报告李纯，李纯不接受。

六月二十八日，斩张晏等五人，诛杀党羽十四人。李师道派的真正杀手，最后仍是暗中逃走（四年后的八一九年，李师道被杀，田弘正【田兴】在郓州【山东省东平县】账簿上发现有赏赐刺死武元衡杀手的记载。参考本书《兵变·兵变·再兵变》第五章第四节“王遂残暴，王弁抗暴”）。

秋季，八月二十七日，李光颜（阿跌光颜，忠武【总部许州】司令官）在时曲（河南省江河市南）被淮西变军（蔡州）击败。

最初，李纯因严绶当河东战区（总部太原府）司令官（节度使），所派出的将领都能立功（指李光进【阿跌光进】兄弟等），所以调他当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司令官（节度使），并且督导中央讨伐军讨伐吴元济。事实上严绶没有其他能力，到职之后，把军库里的财物，全部拿出赏赐给士卒，多少年累积下来的辘重金钱，一天之内用光。平常只会用重金贿赂宦官，依作靠山。虽然拥有八个州的武装部队一万余人，驻扎州境之上，却紧闭营门，将近一年，没有传过一次捷报。宰相裴度不断指出严绶无能。

九月五日，李纯命宣武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司令官（节度使）韩弘，当讨伐淮西（蔡州）各军总指战官（淮西诸军都统）。韩弘习惯于弄威专权，打算依靠敌人的压力，来增加自己的分量，所以，并不真正愿意淮西（蔡州）变军早被击灭。忠武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司令官（节度使）李光颜（阿跌光颜），在各将领中，作战最为努力，韩弘打算讨他的欢心，搜遍大梁城（汴州州政府所在城，河南省开封市），物色到一位美女，教她唱歌、舞蹈、音乐，仅穿戴的珍珠宝玉、黄金翡翠，就值数百万钱，派人送给李光颜（阿跌光颜）；使节抵达后，先上疏约定呈献日期。李光颜（阿跌光颜）乃举行盛大宴会，慰劳将士；酒酣耳热时，使者呈献美女，艳丽出众，容貌绝世，座上的人都大为吃惊。李



光颜（阿跌光颜）告诉使节说：“相公（韩弘遥兼宰相）怜悯我孤身在外，赏赐美女，大恩大德，十分感激。然而，战士数万人，哪一个不是离乡背井、抛家弃室？从万里外远来此地，用肉体冒犯钢刀！我怎么忍心只单独娱乐我自己。”不禁流泪，在座的人都跟着哭泣。李光颜（阿跌光颜）就在筵席上赠送使节厚重的礼物，连同美女，一并送回，说：“替我谢谢相公（韩弘），我以身许国，发誓跟叛徒不共戴天，除非战死，没有其他想法。”

冬季，十月三日，中央分割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为两个战区，命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户部侍郎）李逊，当原战区司令官；命右羽林（禁军第二军）大将军（正二品）高霞寓当分割出来的唐随邓战区（总部设唐州【河南省泌阳市】）司令官。中央高层认为唐州（河南省泌阳市）跟淮西（彰义）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相接，所以命高霞寓主持，负责军事行动，而命李逊征收五州的赋税供应支持（山南东道原辖八州：襄州、邓州【河南省邓州市】、郢州【湖北省钟祥市】、复州【湖北省天门市】、均州【湖北省丹江口市西北】、房州【湖北省房县】、随州【湖北省随州市】、唐州。如今分割唐随邓三州另置一战区，山南东道便只剩五州）。

十一月，寿州（安徽省寿县）州长李文通奏报说：击败淮西变军（蔡州）。

十一月五日，讨伐淮西（彰义）各军总指战官（都统）韩弘，请求中央下令各军同时进攻淮西（蔡州）；李纯同意。

李光颜（阿跌光颜，忠武【总部许州】司令官）、乌重胤（河阳【总部汝州】司令官），在小潏水（颍河支流，流经河南省郾城县北）击败淮西变军（蔡州），攻克潏水县城（河南省商水县）。

十一月八日，李纯命前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司令官（节度使）严绶当太子少保（太子三少之三）。

变民焚毁襄州（湖北省襄樊市）贮藏在佛教寺庙中的军事装备。中央下令把京师（首都长安）所堆积的草料，都运到四郊，防范火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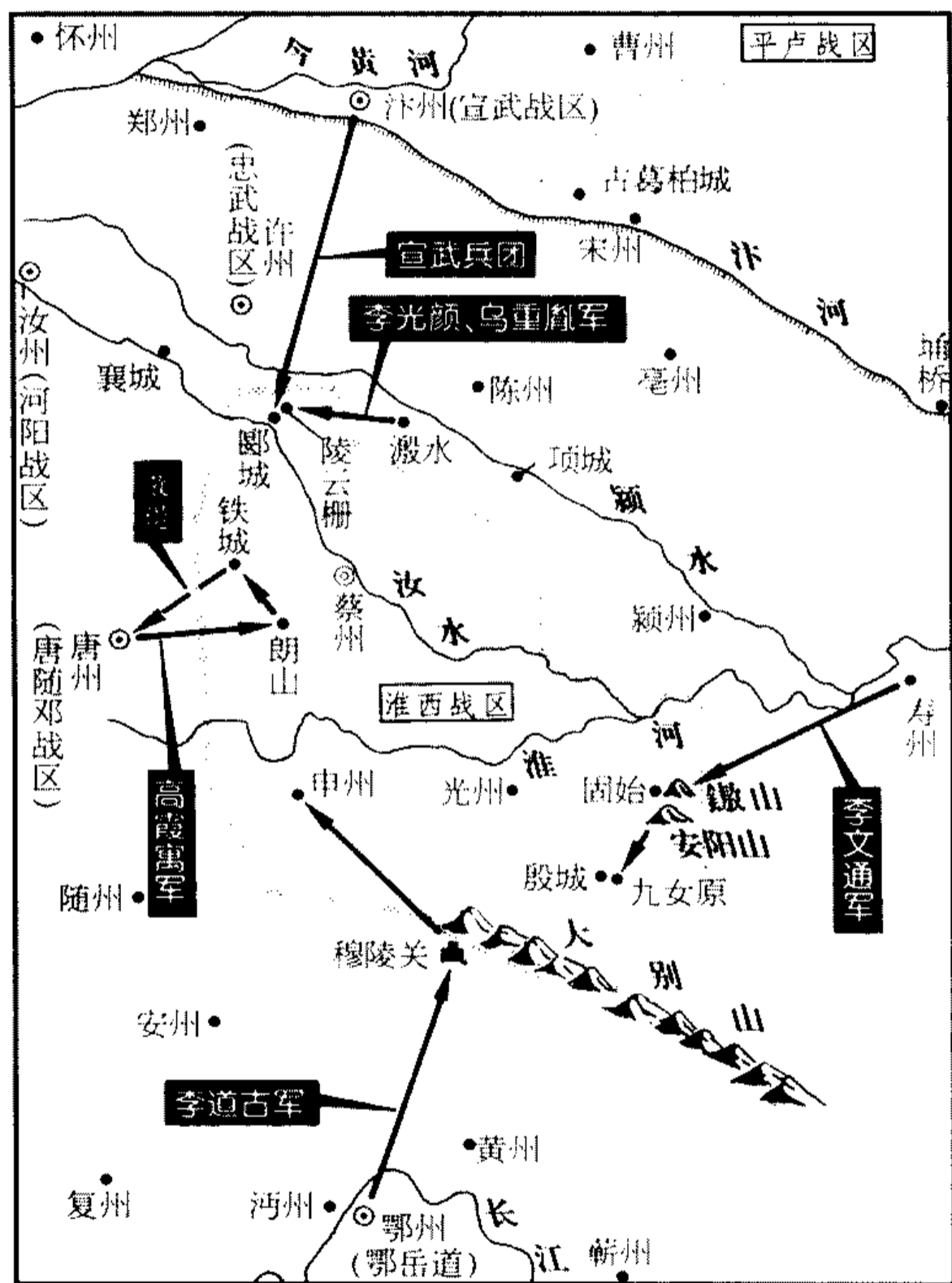
十一月十日，寿州（安徽省寿县）州长李文通，在固始（河南省固始县）击败淮西变军（蔡州）。

十一月十一日，变民焚烧献陵（一任帝李渊的坟墓，陕西省富平县南）的寝宫和甬道。

最初，吴少阳对信州（江西省上饶市）人吴武陵十分景仰，邀请他当

自己的宾客幕僚，吴武陵不回答。吴元济叛变后，吴武陵写信规劝说：“你不要太肯定你的部属不欺骗你，人之常情，他们跟你一样，你背叛中央，他们也会背叛你。换一个立场推断，情形可以预知。”

八一六年，春季，三月，寿州（安徽省寿县）民兵司令（团练使）李文通奏报说：在固始（河南省固始县）击败淮西变军（总部蔡州），攻克鍬山（固始县东）。



九世纪·八一六年三月至八一七年二月 中央围攻淮西吴元济

三月十三日，唐随邓战区（总部设唐州【河南省泌阳市】）司令官（节度使）高霞寓奏报说：在朗山（河南省确山县）击败淮西变军（总部蔡州），杀一千余人，烧毁两座营寨。



夏季，四月五日，忠武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司令官（节度使）李光颜（阿跌光颜）、河阳战区（总部设汝州【河南省汝州市】）司令官（节度使）乌重胤奏报说：在陵云栅（河南省漯河市北）击败淮西变军（总部蔡州），杀三千人。

六月十日，唐随邓战区（总部设唐州【河南省泌阳市】）司令官（节度使）高霞寓在铁城（河南省遂平县西南）大败，仅逃出一命。当时，各战区将领讨伐淮西（总部蔡州），胜则虚报战果，夸张格杀及俘虏数目，败则闭口不言；这次，高霞寓全军覆没，没有办法掩饰，才不得不奏报中央，中外大为惊愕。宰相们进宫朝见，打算劝李纯停止讨伐，李纯说：“胜败是战场上的常事，现在只需要讨论战术战略，对不能胜任的将领早日撤换，对军粮不继的地方想办法增加供应。怎么可以因一个将领一次战役中失利，就立刻讨论中止作战！”决心只采用裴度的意见，反战论调稍稍平息。

六月十五日，高霞寓退保唐州（河南省泌阳市）。

李纯彻查高霞寓大败的原因，高霞寓指控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司令官（节度使）李逊的粮食不能及时供应。

秋季，七月十三日，贬高霞寓当归州（湖北省秭归县）州长，贬李逊当恩王李连的辅佐官（傅。李连，是十一任帝李豫【李俶】的儿子）。命东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特别市长（河南尹）郑权当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襄州）司令官（节度使），命荆南战区（总部设江陵府【湖北省江陵县】）司令官（节度使）袁滋，当彰义（淮西）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兼申光蔡唐随邓道行政长官（观察使），战区总部及道政府设唐州（河南省泌阳市）。

七月十八日，宣武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奏报说：攻破郾城（河南省郾城县）淮西变军（总部蔡州）二万人，杀二千余人，俘虏一千余人。

九月二十三日，李光颜（阿跌光颜，忠武【总部许州】司令官）、乌重胤（河阳【总部汝州】司令官）奏报说：攻克淮西变军（总部蔡州）陵云栅（河南省漯河市北）。

九月二十五日，李光颜（阿跌光颜）又奏报说：攻克石、越二栅（今地不详）。寿州（安徽省寿县）奏报说：在殷城（河南省商城县）击败淮西变军（总部蔡州），连克六个营寨（《新唐书·藩镇彰义传》记载，是于九女原【商城县东】击败变军）。

中央讨伐淮西（总部蔡州）大军，将近九万人，却长久不能立功，李纯十分恼怒。

十一月二十日，派宫廷机要室主任宦官（知枢密）梁守谦去前线慰问，并留下来担任监军，交给他空着姓名及职衔的人事任命状五百份，及相当数量的金钱和绸缎布匹，用以奖励为国效命的战士。

十一月二十九日，先加授李光颜（阿跌光颜）等摄理（检校）中央高官官衔，同时下诏严厉责备，声称再不能立功时，将予惩罚。

十一月三十日，寿州（安徽省寿县）警备区司令（防御使）李文通奏报说：在固始（河南省固始县）击败淮西变军（总部蔡州），杀一千余人（《新唐书·藩镇彰义传》记载：李文通于安阳山【固始县东南二十公里】击败淮西变军）。

袁滋抵达总部所在地唐州（河南省泌阳市），不再派出斥候侦探，禁止部队进入淮西变军（总部蔡州）辖境。淮西变军（总部蔡州）包围新兴栅（泌阳市东北），袁滋派人卑屈地向吴元济（淮西【总部蔡州】首领）请求解围，吴元济从此不把袁滋看到眼里，中央得到报告。

十二月二十三日，命太子宫总管（太子詹事）李愬（音 sù）当唐随邓战区（总部设唐州【河南省泌阳市】）司令官（节度使）。李愬，是李听的老哥（都是李晟的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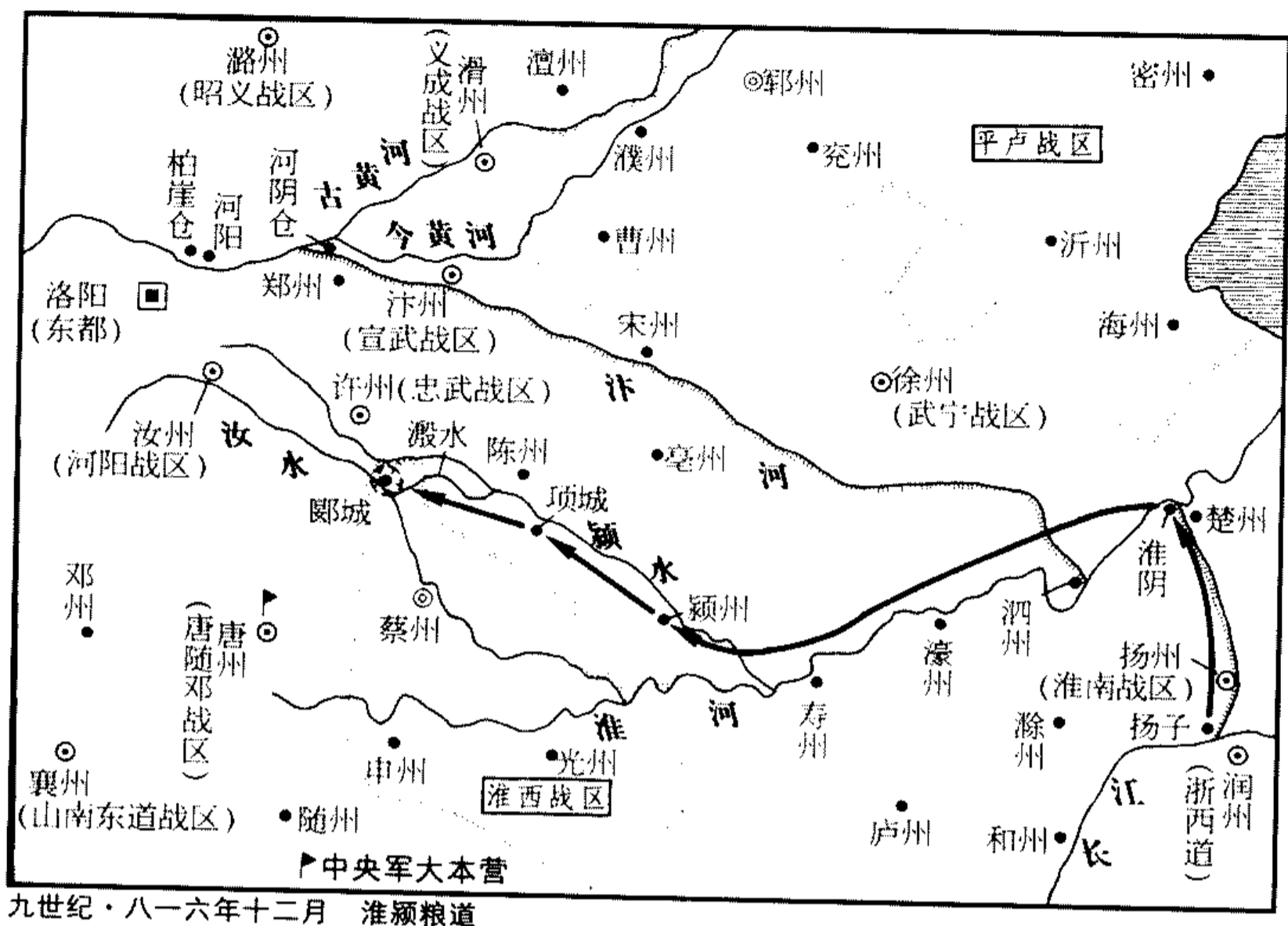
开始设置淮颖水路运输总监（淮颖水运使）。

全国运输总监署扬子（江苏省扬州市南长江渡口）运输分署（扬子院）所有粮船，开始自淮阴（江苏省淮阴市）进入淮河，逆流而上，进入颍水，经过项城（河南省沈丘县），转入潏水（沙河），抵达郾城（河南省郾城县），供应中央讨伐淮西（总部蔡州）各道大军。比经过汴水，节省运费七万余串。

四、总攻击前的密集准备

八一七年，春季，正月二十四日，唐政府（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贬袁滋当抚州（江西省临川市）州长。

唐随邓战区（总部设唐州【河南省泌阳市】）司令官（节度使）李愬，抵达唐州（河南省泌阳市），大军在战败丧师的情绪下（去年【八一六】六月，高霞寓在铁城战败；十二月，袁滋又在新兴栅战败），士气沮



丧，官兵畏惧作战。李愬了解情况恶劣，有出来迎接他的，李愬就告诉他们说：“天子知道我性情懦弱，能够忍受羞辱，所以派我来对你们慰问安抚。至于战场厮杀，不是我的事。”大家相信他的话，军心才安定。

李愬亲自到各处跟士卒接近，对伤员、染病的士卒，一一照顾，不端大帅的嘴脸。有人提醒他：“你这样的话，军令就不能执行。”李愬说：“我并不是不知道，但袁滋希望用恩德感动叛徒，叛徒没有把他看到眼里，听到我来上任，一定增强戒备，我故意显示军营乱七八糟，他必然认为我同样懦弱，戒备才会懈怠，我才有机会施展谋略。”淮西变军（总部蔡州【河南省汝南县】）自以为曾经击败过高霞寓、袁滋二位统帅，对于默默无闻、官卑职微的李愬，更是轻视，不加防范。

二月，李愬计划奇袭淮西变军总部所在的蔡州（河南省汝南县），上疏请求增援。李纯命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河中战区（总部设河中府【山西省永济市】）、鄆坊战区（总部设鄆州【陕西省富县】），各派二千人助战。

二月七日，李愬派带兵官（十将）马少良率十余名骑兵，到边界巡逻，



跟淮西变军（总部蔡州）搜索纠察官（捉生虞候）丁士良遭遇，发动攻击，生擒丁士良。丁士良是吴元济（淮西【总部蔡州】首领）的勇将，不断在唐随邓战区（总部设唐州【河南省泌阳市】）东境掳掠烧杀；中央各将领要求挖出丁士良的心脏，李愬同意。不久，召见丁士良当面盘问，丁士良一点没有畏惧表情，李愬叹息说：“真是大丈夫！”下令松绑。丁士良告诉说：“我并不是蔡州（河南省汝南县）人，而是安州（湖北省安陆市）人，八世纪九〇年代，跟淮西（总部蔡州）作战，被吴家俘虏，自以为一定会死，吴家却释放我，并且重用，我因吴家得以再生人世，所以替吴家父子出力（七九九年，安黄战区【总部安州】曾派军攻伐淮西吴少诚，参考该年【七九九】十月）。昨天才尽力屈，再被你生擒，也自以为非死不可，而今你又给我一条生路，请允许我用生命对你回报。”李愬乃发给他军服、武器，命他当搜索官（捉生将）。

二月九日，中央讨伐淮西（蔡州）大军总部（淮西行营）奏报说：攻克淮西古葛伯城（河南省宁陵县北）。

丁士良告诉李愬说：“淮西（蔡州）勇将吴秀琳，拥有三千人部众，据守文城栅（即铁城，河南省遂平县西南），是吴元济的左臂，中央军不敢接近，有一个叫陈光洽的，是他的智囊。陈光洽勇敢而轻佻，喜爱亲自出战，请准许我替你先活捉陈光洽，吴秀琳自会投降。”

二月十八日，丁士良果然生擒陈光洽而回。

淮西变军（总部蔡州）被中央讨伐军围攻，长达数年之久（前年【八一五】正月中央下讨伐令，迄今只两年零二月），把仓库里所有粮食都拿出来供应战士，很多人反而无粮可吃，纷纷到池塘里采摘菱角，捕捉鱼鳖鸟兽充饥，但也捕捉罄尽，只好成群结队投奔中央军，前前后后有五千余户，淮西变军认为他们留下来白白浪费粮食，所以也不禁止。

二月三十日，李纯命设置流亡县政府（《旧唐书·宪宗本纪》：在忠武【总部许州】、河阳【总部汝州】特遣兵团大营，设置行郟城县），照顾这些难民，委任县长，负责管理，并派军保护。

三月五日，李愬自唐州（河南省泌阳市）进驻宜阳栅（河南省桐柏县西）。

淮西变军（总部蔡州）将领吴秀琳献出文城栅（河南省遂平县西南），投降李愬。

三月二十八日，李愬率军抵达文城栅西五华里，派唐州（河南省泌阳



市)州长李进诚,率士卒八千人进抵文城栅城下,召唤吴秀琳,城上利箭滚石,像大雨一样倾盆而下,中央军不能向前。李进诚回来报告说:“盗匪原来是诈降,不可相信。”李愬说:“这是等我亲自前去。”迅速前往城下,吴秀琳立即命士卒缴出武器,跪在李愬马前。李愬抚拍他的肩背,慰问安抚,接收降军三千人。吴秀琳的部将李宪,勇敢而有才干,李愬叫他改名李忠义,仍用他当官。把全城妇女都迁到唐州(河南省泌阳市)。于是唐随邓战区(总部唐州)的士气,重新振作,官兵才有作战的意愿。淮西(总部蔡州)军民向李愬投降的,路上前后相连,李愬都随他们的盼望安置,对于上有父母的人,就馈赠他们粮食布匹,送他们回去,说:“你们都是帝国的臣民,不要抛弃亲戚!”大家都感动流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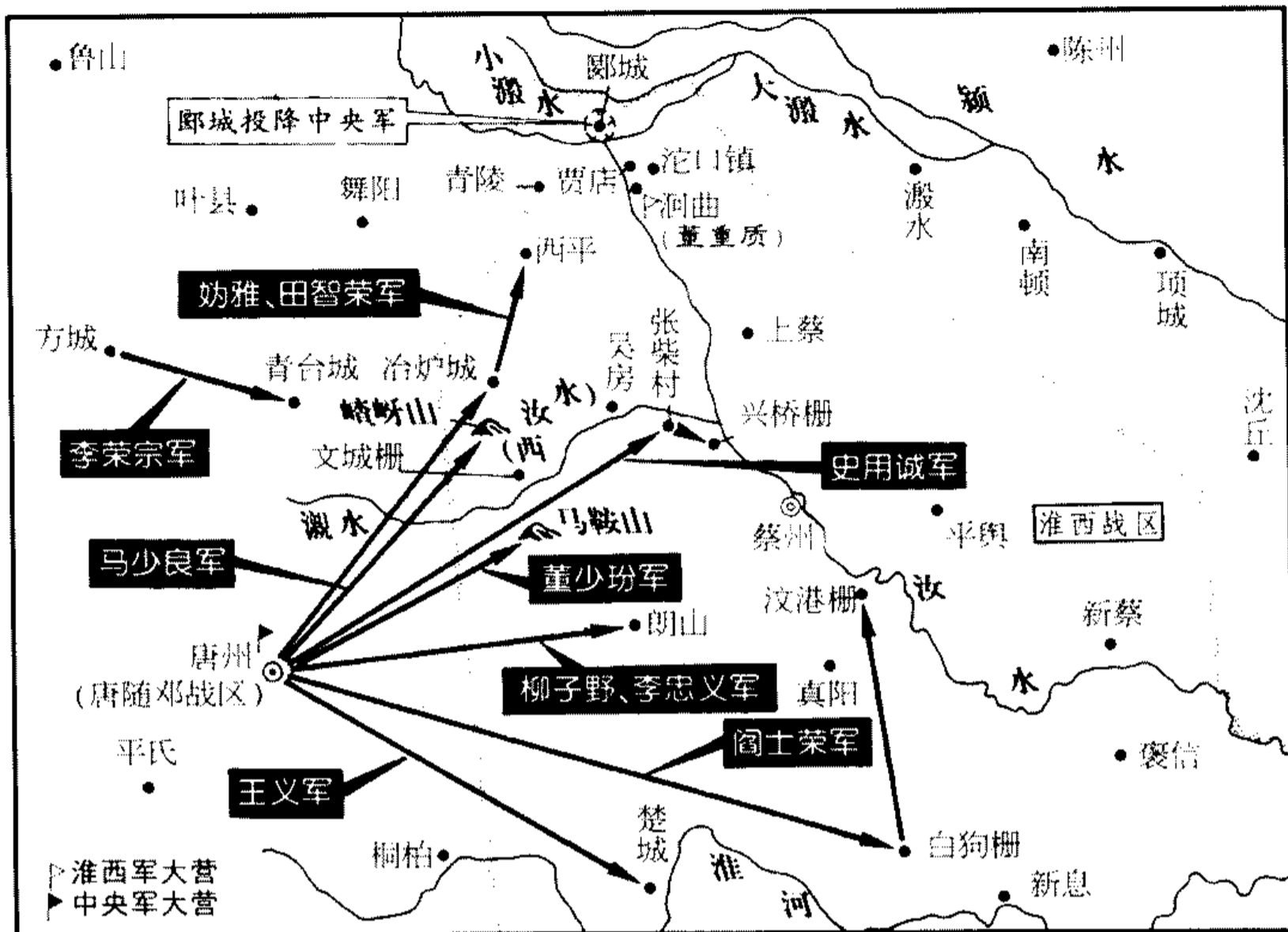
中央讨伐军跟淮西变军夹着澱水(沙河)筑营,各军互相观望,没有人敢敌前渡河。忠武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作战司令(兵马使)王沛,先率五千人强渡澱水(沙河),在对岸险要地方筑城,于是河阳(汝州)、宣武(汴州)、河东(太原府)、魏博(魏州)等特遣兵团,相继渡过澱水(沙河),进逼郾城(河南省郾城县)。

三月二十七日,忠武战区(总部许州)司令官(节度使)李光颜(阿跌光颜),在郾城(河南省郾城县)击破淮西变军(总部蔡州)三万人,杀士卒十分之二三,变军将领张伯良逃走。

三月二十九日,李愬派乡团带兵官(山河十将)董少玠等,分别进攻淮西变军(总部蔡州)各城栅。当天(三月二十九日),董少玠攻占马鞍山(河南省确山县西北),夺取路口栅(今地不详,当在马鞍山附近)。

夏季,四月二日,乡团带兵官(山河十将)马少良攻占嵯岬山(河南省遂平县西。嵯岬,音 chā xiā),活捉淮西将领柳子野。

吴元济(淮西【总部蔡州】首领)命蔡州(河南省汝南县)人董昌龄,当郾城(河南省郾城县)县长,留下他的娘亲杨女士当人质。杨女士告诉董昌龄说:“归顺中央而死,胜过跟随叛逆而生,你离开叛徒而我被杀,你才是孝子;你跟随叛逆而我活下去,跟杀了我一样。”正巧,中央军包围青陵(郾城西南),切断郾城到蔡州(河南省汝南县)的道路,郾城守城将领邓怀金跟董昌龄商量,董昌龄劝他回归中央。邓怀金乃向李光颜(阿跌光颜)投降,说:“守城官兵们的父母妻子,都在蔡州(河南省汝南县),请你攻城,我们燃起烽火求救,等救兵来时,你迎头痛击,援军一定失败,然后我们投降,这样的话,父母妻子就可能免掉一死。”李光颜(阿



九世纪·八一七年三月至五月 李愬任淮西统帅，进逼蔡州 李光颜夺取郾城

跌光颜) 接受。

四月六日，董昌龄、邓怀金献出城池投降，李光颜（阿跌光颜）率军进城据守。吴元济听到郾城（河南省郾城县）陷落消息，大为恐惧。当时，大将董重质，率强大的骠军驻扎洄曲（河南省漯河市南洪河弯曲处），吴元济动员所有亲近的部队及守城军，增援董重质，拒抗从郾城可能继续南下的中央各军（骠军，参考八一四年闰八月）。

李愬部下乡团带兵官（山河十将）媯雅（媯，姓，音 guī）、田智荣，攻克冶炉城（河南省遂平县西北）。

四月七日，带兵官（十将）阎士荣攻克白狗（河南省息县西北）、汶港（河南省汝南县东南）二栅。

四月十四日，媯雅、田智荣，攻克西平（河南省西平县）。

四月十七日，游击作战司令（游奕兵马使）王义，攻破楚城（汝南县西南）。

五月二日，李愬派柳子野、李忠义（李宪），袭击朗山（河南省确山县），生擒守城将领梁希果。

五月十八日，李愬派方城（河南省方城县）卫戍司令（镇遏使）李荣宗攻击青台城（方城县东南），攻克。

李愬对俘虏过来的变军官兵，一定亲自询问，因此，对淮西（总部蔡州）境内什么地方险要，什么地方容易夺取，以及道路的远近、防守的虚实，全都了如指掌。李愬对吴秀琳十分厚待，跟他商量图谋蔡州（河南省汝南县）的策略，吴秀琳说：“大帅如果想得到蔡州（河南省汝南县），非李佑不行，我没有这个能力。”李佑，是淮西变军（总部蔡州）骑兵部队将领，勇敢而有智谋，驻防兴桥栅（汝南县西北），时常蹂躏欺凌中央各军。

五月二十一日，李佑率士卒前往张柴村（兴桥栅西）收割小麦。李愬传见两翼纠察官（廂虞候）史用诚，告诫说：“你率三百名骑兵，埋伏在张柴村树林里，派人在树林外挥动旗帜，好像要纵火焚烧麦堆，李佑向来瞧不起中央军，一定轻率地纵马追击，你就发动埋伏，必须把他活捉！”史用诚遵令前往，果然活捉李佑而回。将士们因李佑从前格杀太多中央军官兵，争着要求把李佑处死。李愬不准，解开李佑的捆绑，用宾客的礼节相待。

当时，李愬打算对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发动奇袭，所有计划都在秘密进行，只单独召见李佑及李忠义（李宪），摒除左右侍从，留下二人讨论，有时甚至讨论到深夜，没有人知道他们讨论的内容。将领们恐怕李佑发生变化，纷纷对李愬劝阻，而李愬待李佑越发亲厚，连士卒们都大不高兴，各军每天都呈递报告，指称李佑是淮西变军（总部蔡州）的内应，并且声明：这是被俘虏的淮西间谍提供的确实情报。李愬恐怕这些抨击先传到皇帝耳朵里，自己来不及援救，乃抱着李佑哭泣说：“难道上天不打算削平这个盗贼（吴元济）？为什么我们二人相知这么深，却不能堵住人们的口？”遂对将领们说：“大家既然怀疑李佑，我就把他送给皇上处死。”乃给李佑戴上脚镣手铐，押解前往京师（首都长安），而先行呈递秘密奏章，警告皇帝说：“如果诛杀李佑，就无法成功。”李纯遂下诏释放李佑，送回给李愬。李愬看见李佑，大喜，握住他的手，说：“你得以保住性命，是神灵保护我们政府！”乃命李佑兼散职作战司令（仅有官衔，不统士卒），命他携带佩刀，负责巡察，可以在自己的篷帐自由出入，有时二人同睡，喁喁细语，一夜不阖眼，直到天亮。有人在篷帐外偷听，只听到李佑感动抽泣的声音。这时，唐随邓战区（总部唐州）总部警卫部队有三千人，号称





“六院兵马”，都是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襄州）的精锐，李愬命李佑兼六院作战司令（六院兵马使）。

从前，一项军令规定：凡是招待敌人间谍住宿的，屠杀全家。李愬废除这项禁令，命对敌人的间谍，特别厚待。间谍反而把淮西（总部蔡州）军情，报告李愬，李愬对淮西变军内部情形，更为清楚。

五月二十六日，李愬派军进攻朗山（河南省确山县），淮西变军增援，中央军失利，大家十分懊恼，只李愬高兴地说：“这正配合我的计划。”招募敢死队三千人，号称“突将”，早晚亲自训练，使他们经常保持战斗状态，准备奇袭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可是，连绵大雨，到处积水，不能发动。

五、李愬雪夜下蔡州

八一七年，变军首领吴元济（淮西【总部蔡州】首领）面对部属不断的叛离，军事形势一天比一天困难，感到惊惶。

六月四日，上疏皇帝，请求恕罪，表示愿意前往中央自首。李纯派宦官携带诏书前往，承诺绝不处死。但吴元济受他左右侍从，以及大将董重质的牵制，不能坚持。

中央讨伐淮西变军（总部蔡州），历时四年（前年【八一五】正月中央下令讨伐，迄今仅两年七个月，溯自八一四年闰八月吴元济继位，可称四年），不能平定，军粮运输是一项重大负担，政府与民间全都筋疲力尽，农夫不得已，只好用驴耕田（牛力较大，才拉得动犁），李纯也深为忧虑，询问宰相们的意见。李逢吉等一致认为大军出征已久，政府财源枯竭，最好停止讨伐。只裴度不说一句话，李纯指定他回答，裴度说：“我愿到前方亲自督战。”

七月二十八日，李纯再问裴度说：“你真能为我走一趟？”裴度说：“我发誓不跟那个蠢贼一同活在天地之间。最近考察吴元济所上的奏章，发现他已陷于困难急迫之境。不过中央各军将领，人各有志，不能同心合力，加强压迫，所以没有投降，如果我亲自前往大营，各将领恐怕我夺走他们的功劳，一定争着出战。”李纯大为高兴。

七月二十九日（原文“丙戌”，据两《唐书》改），命裴度当副监督长（门下侍郎），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充任彰义（淮西）战区司令官（节度使），仍兼淮西地区慰劳特使及征剿绥靖司令（淮西宣慰招

讨处置使)。又命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户部侍郎)崔群,当副立法长(中书侍郎)、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诏书公布,裴度因韩弘(宣武【总部汴州】司令官)已是总指战官(都统。参考前年【八一五】九月五日),不愿再当征剿司令(招讨使),请求只称慰劳特使及绥靖司令(宣慰处置使);并请派国务院司法部副部长(刑部侍郎)马总,当副慰劳特使(宣慰副使);太子宫事务署长(右庶子)韩愈,当彰义(淮西)战区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其他执行官(判官)、机要秘书(掌书记),都是中央官员精英;李纯全部批准。裴度将要出发,报告李纯说:“我如果能把叛徒消灭,还有机会朝见陛下;只要叛徒仍然存在,我永不回京(首都长安)。”李纯感动流泪。

八月三日,裴度出发前往淮西(总部蔡州)战场,李纯亲登通化门(长安东城北头第一门)送行。右神武(禁军第六军)将军张茂和,是张茂昭(张升云)的老弟,曾经在裴度面前炫耀自己的胆量韬略,裴度上疏推荐他当内营总管理官(都押牙);张茂和恐惧,声称他有病在身,不敢接受。裴度大怒,上疏要求斩张茂和,李纯说:“张家一门忠贞(老爹张孝忠、老哥张茂昭【张升云】前后任义武战区【总部设定州,河北省定州市】司令官),为了对你的冒犯,会把他贬到荒远边疆。”

八月四日,贬张茂和当永州(湖南省永州市)军务秘书长(司马)。裴度遂改荐嘉王(十一任帝李豫【李俶】的儿子李运,封嘉王,此时李运已亡,当是其子继承爵位,名不详)的辅佐官(傅)高承简,当内营总管理官(都押牙)。高承简,是高崇文的儿子(高崇文平定刘辟,参考八〇六年九月)。

宰相李逢吉反对讨伐蔡州(河南省汝南县),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令狐楚,跟李逢吉友好,裴度恐怕他们内外结合,阻挠军事行动(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在宫内,宰相在宫外,容易呼应),于是请求皇帝更改诏书上几个字,同时指责令狐楚撰写诏书措辞不当。

八月五日,免除令狐楚职务,改任立法官(中书舍人)。

忠武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司令官(节度使)李光颜(阿跌光颜)、河阳战区(总部设汝州【河南省汝州市】)司令官(节度使)乌重胤,跟淮西变军(总部蔡州)接触。

八月六日,中央军在贾店(河南省漯河市南)战败。

裴度经过襄城(河南省襄城县)南白草原,淮西变军(总部蔡州)将



领派七百人在中途截击，襄城指挥官（镇将）楚丘（山东省曹县）人曹华，事先得到情报，严密戒备，把变军击退。裴度虽然辞去征剿司令（招讨使）的名义，但事实上执行中央讨伐大军统帅的任务，并把统帅部设在郾城（河南省郾城县）。

八月二十七日，裴度抵达郾城（河南省郾城县）。之前，对各战区特遣兵团，中央都派有监军宦官，军事行动，将领不能做主，而由监军宦官指挥。战争胜利时，监军宦官先派出专使，飞马向皇帝呈递捷报；战争失败时，则对将领破口大骂，百般凌辱。裴度上疏，终于使皇帝把他们全部撤回。自此之后，将领们才得以专心作战，多建功劳。

九月十四日，淮西变军（总部蔡州）攻击澉水镇（河南省商水县），格杀中央军三名将领，纵火焚烧草料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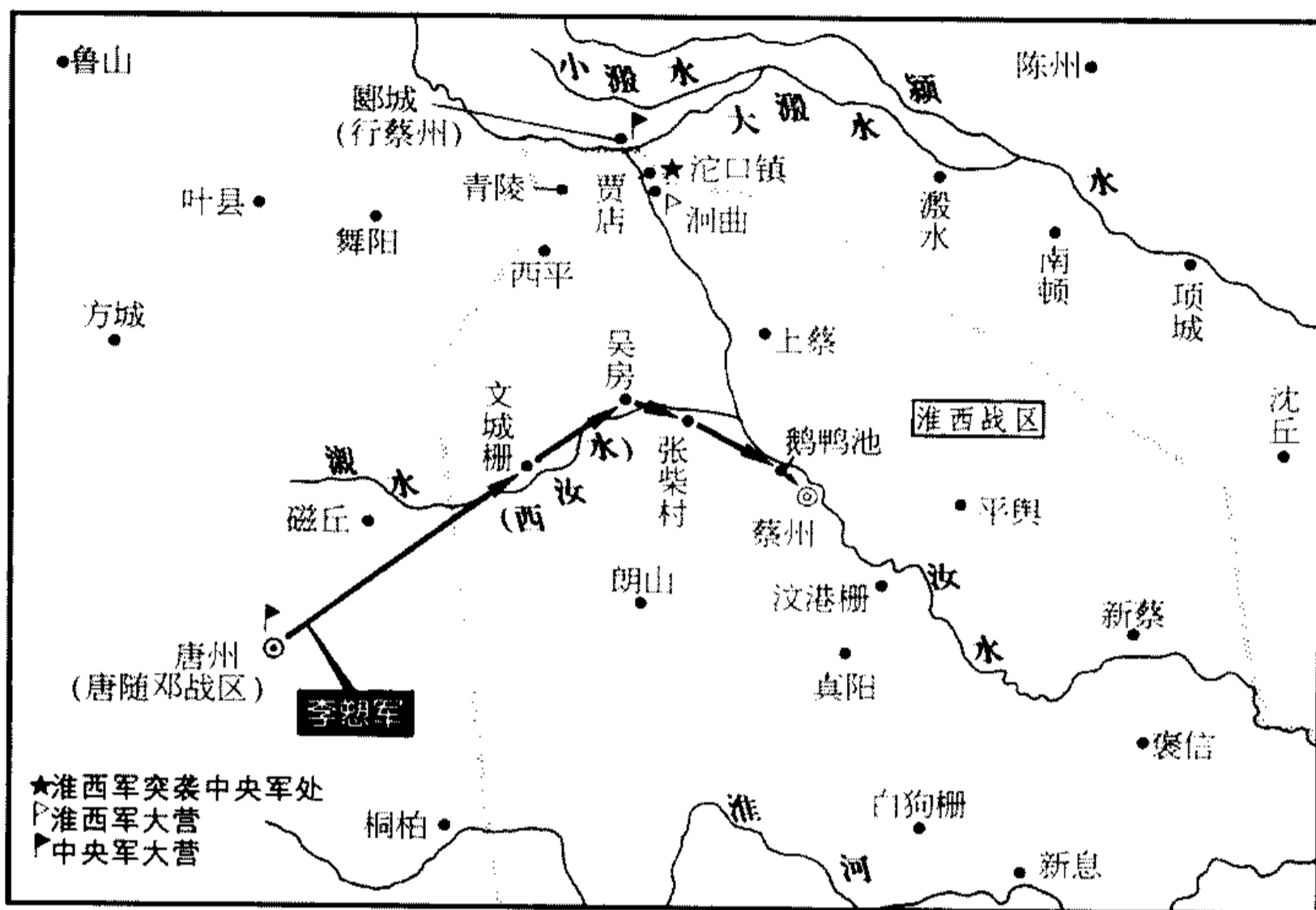
九月二十八日，李愬（音 sù）将要进攻吴房（河南省遂平县），各将领警告说：“今天是‘往亡’日。”（巫法师在卜卦学中，规定某些特定的日子【例如：九月寒露后第二十七日】，称“往亡”日，大凶，什么事都不可以做；参考四一〇年二月五日。）李愬说：“我们的兵少，不能大规模会战，只有出其不意。而且，正因为今天是‘往亡’，他们认为我们绝不敢行动，一定没有戒备，恰是袭击的好机会。”出发前进，攻克吴房（河南省遂平县）外城，杀一千余人。变军退守子城，不敢出战，李愬撤退，引诱变军追击，变军将领孙献忠果然率精锐骑兵五百人攻击李愬后背，中央军惊骇，将要逃走，李愬下马，坐在交椅上，下令说：“敢退一步的，斩首。”部众于是反身奋击，斩孙献忠，淮西变军（总部蔡州）才退。有人建议李愬趁机进攻子城，一定可以攻克。李愬说：“这不是我的计划。”率军回营。

李佑告诉李愬说：“吴元济的精锐部队，都驻扎洄曲（河南省漯河市南洪河弯曲处），或调配到四面边界上防守；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守军，都是老弱残兵，正可以利用这项弱点，直接袭击州城。等到各地变军将领得到消息，吴元济已成了俘虏。”李愬同意。

冬季，十月八日，李愬派机要秘书（掌书记）郑澥（音 xiè）前去郾城（河南省郾城县），秘密报告裴度。裴度说：“军队作战，非出奇兵不能获胜，这是你一项精彩战略。”

裴度率文武百官到沱口（河南省漯河市东南）视察筑城工程，淮西变军（总部蔡州）大将董重质率骑兵从五沟（洄曲之北）出发，拦腰截击，大声呼喊飞奔，箭上弓弦，手舞钢刀，眼看冲到裴度面前。忠武（总部许

州) 司令官(节度使)李光颜(阿跌光颜),和魏博(总部魏州)大将田布竭力抵抗,一面迅速撤退,裴度仅能逃进城门。淮西变军退走。田布控制住归途中的一条壕沟,变军下马过沟时,坠到壕沟中,压死一千余人。



九世纪·八一七年九月至十月 李愬雪夜袭蔡州,生擒吴元济

十月十五日,唐随邓战区(总部设唐州【河南省泌阳市】)司令官(节度使)李愬,命步骑兵总纠察官(马步都虞候)、随州(湖北省随州市)州长史旻(音 mǐn),坐镇前进指挥部所在地文城栅(河南省遂平县西);命李佑、李忠义(李宪),率突击部队三千人,作为前锋,而自己跟监军宦官,率三千人作为中军,命唐州(河南省泌阳市)州长李进诚,率三千人作为后军。大军悄悄出动,没有人知道要去哪里。李愬下令说:“不要发问,只管东进!”走了六十华里,天已黄昏,抵达张柴村(遂平县东),把淮西变军(总部蔡州)的士卒和烽火台官兵,全部屠杀,遂占领营寨,让士卒稍为休息,一面吃干粮,一面整理马头辔勒缰绳,留义成兵团(总部滑州)五百人驻防,破坏洄曲(河南省漯河市南洪河弯曲处)跟蔡州(河南省汝南县)间的道路和桥梁。然后在夜色笼罩下,率军出张柴村栅门,将领请示目的地,李愬说:“攻击蔡州(河南省汝南县),生擒吴



元济！”将领们脸色大变，监军宦官号哭，说：“果然中了李佑的奸计！”当时，狂风暴雪，旌旗破裂，士卒和马匹一个接一个冻死。天气阴暗，浓云像墨一样漆黑。自张柴村以东，就是淮西战区（总部蔡州）腹地，道路陌生，中央军从来没有走过，人心恐惧，自认为一定死在那里；然而畏惧李愬，不敢违背。午夜时分，风雪更大，强行军七十华里，终于抵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附近有养鸭养鹅的池塘，李愬派人去驱赶鸭鹅，使它们奔跑鸣叫，用以掩护军事行动。

自吴少诚反抗中央（参考七八六年七月），中央军不到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城下，已三十余年（整整三十二年），所以变军没有戒备。

十月十六日，凌晨三时左右，李愬军抵达城下，城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李佑、李忠义（李宪）用斧头在城墙上砍出穴坎，首先攀登，战士们在后面跟随而上。城门卫兵正蒙头大睡，就在床上被全部格杀，只留下巡街打更的，命他们像平常一样，继续敲梆报时。于是，大开城门，迎接主力部队进城，再用同样手法进入里城。人不知，鬼不觉，全城仍在酣睡。而这时，公鸡开始啼叫，风雪停止，李愬进入吴元济的城外官邸。有人报告吴元济说：“中央军到了！”吴元济正睡得香甜，失笑说：“什么中央军？俘虏囚徒惹是生非罢了，天亮后把他们全部处死。”又有人报告说：“不是俘虏囚犯，城已陷落！”吴元济说：“一定是洄曲（河南省漯河市南洪河弯曲处）子弟回来找我要冬装！”这才起来，走到院子里，外面人声吵成一片，听见陌生口音说：“常侍传话（李愬的中央官衔是“散骑常侍”【最高顾问官】，当时官员互相以中央官衔相称）！”应话的将近一万人，吴元济开始恐慌，说：“什么玩意儿‘常侍’，能到这里！”率左右官兵登上内城（牙城）拒抗。

当时，董重质手握精锐部队一万余人，据守洄曲（河南省漯河市南洪河弯曲处），李愬说：“吴元济唯一的希望：是董重质回来救他。”于是拜访董重质家，情意诚恳厚重，命他的儿子董传道携带李愬的信件，前去向董重质解释；董重质立刻抛弃大军，单人匹马返回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向李愬投降。

李愬派李进诚进攻内城，砍毁内城外门，占领军械库，取出武器、铠甲。

十月十七日，再发动攻击，纵火焚烧南门，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居民纷纷背着木柴枯草，增加火势，中央军密集射击城上变军，城上箭支林立，如同刺猬。中午稍过，南门全毁，吴元济在城上认罪投降，李进诚用

梯子把他接下来。

十月十八日，李愬把吴元济装进囚车，押解京师（首都长安），并且报告裴度（七八六年七月，吴少诚杀陈仙奇，割据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再传吴少阳，三传吴元济，三十二年而灭）。当天（十月十八日），申州（河南省信阳市）、光州（河南省潢川县）及散布各地的变军二万余人，相继投降。

自从生擒吴元济，李愬没有诛杀一个人。凡是吴元济属下的官吏、部属、厨师、马夫，都仍留守岗位，使他们安心。然后，大军在球场扎营，等候裴度（时在郾城【河南省郾城县】）。

六、完美的善后

八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央讨伐淮西（总部蔡州）大军总部奏报生擒吴元济，宫廷膳食部副部长（光禄少卿）杨元卿，向李纯说：“淮西（总部蔡州）有相当多的珠宝，我知道放在哪里，我去拿的话，一定可以拿到。”李纯说：“我之讨伐淮西（总部蔡州），只是为民除害，不是希望得到珠宝！”（杨元卿全家被屠，参考八一四年九月。）

董重质离开洄曲（河南省漯河市南洪河弯曲处）后，李光颜（阿跌光颜）飞马进入大营，接受变军全体投降。

十月二十四日，裴度派慰劳副特使（宣慰副使）马总，先去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安抚。

十月二十五日，裴度竖起彰义（淮西）战区（总部蔡州）大旗，率投降的变军一万余人，自郾城（河南省郾城县）南下，进入蔡州（河南省汝南县）。李愬全副武装，身佩弓囊箭袋，跪在路旁迎接，裴度打算避开这项隆重军礼，李愬说：“淮西人民一向冥顽不灵，凶恶悖谬，数十年来，不知道上下贵贱，希望你借着这个机会，让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知道中央的尊严。”裴度这才接受。

李愬率军返回文城栅（河南省遂平县西），将领们向他请教说：“你起先在朗山（河南省确山县）失败，却不忧虑；后来在吴房（河南省遂平县）胜利，却不夺取城池。冒着狂风暴雪而不肯停顿，孤军深入敌人心脏地带而没有畏惧；最后终于成功，大家都不晓得其中道理，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缘故！”李愬说：“朗山（河南省确山县）失败，盗匪对我们一定轻





视，就不会戒备；如果我们占领吴房（河南省遂平县），残余一定逃回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合力固守，难以挑战，所以留着它分散他们的兵力。狂风暴雪，天气一定昏暗，能见度低，告急烽火无法传递，吴元济就不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孤军深入，官兵只有拼命战斗，力量自然倍增。眼光看得远，就不会管眼前一点小事；计划定得长，就不会贪图近处一点小利。如果小胜就沾沾自喜，小败就忧虑沮丧，是自己先挫伤自己，哪里还能立功建业！”大家全都佩服。李愬对自己克勤克俭，对别人却十分优厚，一看就知道谁是人才，信任不疑，面对千变万化的情况，立刻就可做出正确判断，他所以成功的原因在此。

裴度用淮西（总部蔡州）原有官兵当自己的卫士，有人警告他说：“淮西阴谋不轨的人还很多，不可不防。”裴度笑说：“我是彰义（淮西）战区司令官（节度使），主凶已经捕获，蔡州（河南省汝南县）人就是我的属民，我怀疑什么？”蔡州（河南省汝南县）人听到，感动得哭泣。最初，吴家父子起兵背叛中央，禁止两个人以上在路上说话，入夜之后，全城一片漆黑，家家熄灯，不准露出火光，互相来往饮宴的，一律处死（军阀防范反叛，用尽心计）。裴度到后，下令只禁止偷窃、抢劫，其他限制，一律解除，不管白天夜晚，人民自由行动，淮西（彰义）战区人民才享受到人生的乐趣。

十月二十八日，李纯下诏命韩弘、裴度把讨伐淮西将士的功劳，及已经投降的变军，就他们的实际情形，分别等级，条列奏报（胡三省注：“已经投降的淮西变军，等级应是：有在吴元济就擒前投降的，有在吴元济就擒后投降的，有先已表示投降还没有实现的，也有从前曾拒抗或诛杀过中央军的。”）。淮西（彰义）各州县农民，免除田赋捐税二年。邻近淮西、受害最重的四个州（陈州【河南省淮阳县】、许州【河南省许昌市】、颍州【安徽省阜阳市】、唐州【河南省泌阳市】），免除第二年（八一八）夏季捐税。中央军阵亡的，一律收尸安葬，发给他们遗属衣服粮食五年，因作战受伤残废的，继续发给衣服粮食。

十一月一日，李纯登兴安门，接受献俘，把吴元济押到皇家祖庙，当做畜牲一样，先行献祭，然后绑到独柳之下，斩首（年二十五岁）。

最初，淮西战区人民受李希烈、吴少诚的虐待，没有力量自救。长久下来，老年人凋零、年轻人茁壮，习惯于背叛中央、割据自雄的生活，不再记得还有中央政府。自吴少诚以来，派各将领四出作战，不受任何法令



约束，由他们各自做主，所以每人都可以尽量发挥自己的才干（虽然吴家割据淮西【总部蔡州】只三十二年，但追溯之前的司令官：李忠臣【董秦，七六二年上任，《通鉴》没有记载上任日期】、李希烈【参考七七九年三月】，都是骄兵悍将，其割据性质，与河朔【河北平原】大同小异，只差于二人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场而已。所以，淮西【总部蔡州】的无法无天，早在七六二年就已开始，至本年【八一七】已五十六年）。当韩全义在澉水（沙河）战败时（参考八〇〇年五月），在大营中搜出中央官员写给韩全义的一些问候信，吴少诚捆在一起，举给大家观看，说：“这都是中央要员写给韩全义的信，约定攻破蔡州（河南省汝南县）那一天，要他挑一个将领的妻女，当他的婢女或小老婆。”官兵全都愤怒，誓死替吴家效力。所以，蔡州（河南省汝南县）虽然正居中原，但风俗粗野暴戾，比边陲蛮荒，还要严重。所以不过只有三个州的部众，中央动员全国军队，从四面八方围攻，历时四年，才终于攻克。

十一月三日，李纯命李愬当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司令官（节度使），封凉国公爵。加授韩弘（宣武【总部汴州】司令官）中央官衔：兼最高监督长（兼侍中，使相）。李光颜（阿跌光颜，忠武【总部许州】司令官）、乌重胤（河阳【总部汝州】司令官）依照功劳等差，分别升官。

裴度命马总当彰义（淮西）战区（总部蔡州）候补司令官（留后）。

十一月二十八日，裴度从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出发。李纯交给宫廷机要室主任宦官（枢密使）梁守谦两把上方宝剑，派他前往蔡州（河南省汝南县）诛杀吴元济从前的部将；走到郾城（河南省郾城县），跟裴度相遇，裴度陪他一起再回蔡州（河南省汝南县），根据他们过去的罪行，分别处刑，并不完全遵照诏书办理，然后上疏说明处理的经过。

十二月七日，李纯封裴度当晋国公爵，召回中央，再当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命马总当淮西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司令官（节度使）。

十二月二十五日，把淮西战区（总部蔡州）投降的将领董重质，贬作春州（广东省阳春市）户籍官（司户）。

董重质是吴元济背叛中央的主要策划人，屡次击败中央军（董重质是首任彰义【淮西】司令官吴少诚的女婿，参考八一四年九月）。李纯打算把他处死，李愬奏报说早先已承诺饶他一命，才有这项贬谪。

5

讨伐平卢战区

一、凶和尚企图血洗洛阳

八〇六年，平卢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师古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弟弟李师道，一直被排斥在外，有时难免贫困，李师古曾经私下告诉他的亲信说：“我并不是对师道没有兄弟之情，我十五岁就手握军政大权，自恨不知道人生艰难，何况师道又比我年轻几岁！为了使他了解衣服和粮食从哪里来的，所以要他主持一个县或一个州，想你们不会体会到我这份苦心！”现在，李师古病重，李师道正代理密州（山东省诸城市）州长，喜爱绘画和吹篥（篥，音 bì lì。龟兹王国【新疆库车县】的一种乐器）。李师古对执行官（判官）高沐、李公度说：“在我神志还清醒的时候，想问一个问题：我死之后，你们打算拥护谁当统帅？”二人互相看了看，没有立刻回答，李师古说：“岂不是李师道？人情之常，谁肯薄待自己的骨肉，厚待别人？然而，统帅人选如果不当，不但摧毁军政大业，还会覆灭我们家族。李师道是富贵人家的子弟，不知道带兵，不知道政务，只知道学习小人物那些卑贱事情，自以为能干，难道真可以担任统帅？请各位仔细研究决定。”

八〇六年，闰六月一日，李师古逝世。高沐、李公度封锁消息，不对外发布，暗中派人到密州（山东省诸城市）迎接李师道，拥护他继任战区副司令官（节度副使）。

李师道总揽军政大权，可是过了很久，中央人事任命状仍没有发布。李师道跟将领和辅佐人员磋商，有人建议派军队到邻近的战区抢掠，对中央施加压力；高沐坚决阻止，建议采取柔性攻势，把“两税”（参考七八

○年正月)呈缴中央,对战区官员们的缺额,请求中央派人接替,依照规定实行盐专卖制度,把专款缴回中央,不断派遣使节携带奏章前往京师(首都长安)。宰相杜黄裳认为可以利用局势不稳,分割平卢(总部郓州),但李纯认为刘辟还没有平定,不应在东方再制造敌人。

八月九日,命李师道当平卢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候补司令官(留后),兼代理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州长。

冬季,十月十三日,命平卢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候补司令官(留后)李师道实任司令官(节度使)。

八一五年,中央下令讨伐彰义(淮西)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司令官(节度使)吴元济,吴元济派使节向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省正定县】)及平卢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求救。成德战区司令官(节度使)王承宗、平卢战区司令官(节度使)李师道,屡次上疏皇帝,请求赦免吴元济,李纯不准。当时,李纯动员各战区出军讨伐吴元济,只没有调发平卢战区(总部郓州),平卢战区司令官(节度使)李师道派大将率军二千人,直向寿春(寿州州政府所在县,安徽省寿县),宣称协助中央军讨伐吴元济,实际上想乘机援救吴元济。

李师道平常豢养身手矫健的杀手数十人,待遇优厚。那些人建议李师道说:“战争中最急需的东西,莫过于粮食。现在河阴仓(河南省郑州市西北桃花峪)积存江淮(华东地区)粮食,让我们秘密前往,放火把它烧掉。再招募东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地痞流氓数百人,抢劫城市人民财产,纵火焚烧皇宫,使中央没有多余的时间讨伐淮西(蔡州),只能先忙着救自己心脏地带的灾难。这也是支援淮西的一项奇异谋略。”李师道同意。自此之后,到处都发生盗匪抢劫案件。

夏季,四月十日,夜晚,盗匪数十人攻击河阴运输分监部(河阴转运院),杀伤十余人,纵火焚烧钱三十余万串、绸缎三十余万匹、稻谷三万余斛。于是,人心恐惧,文武百官纷纷请求停止讨伐吴元济;李纯不许。

六月三日,盗匪突袭,击杀宰相武元衡。

秋季,八月,李师道在东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设置招待所(留后院),本战区人员来来往往,十分杂乱,东都洛阳特别市政府(河南府)官员,不敢盘查。当时,淮西变军(蔡州)紧逼洛阳,东都警备军全部进驻伊阙(洛阳南龙门)。李师道派出精锐士卒,秘密进入洛阳招待所,多达数十人、数百人,阴谋放火焚烧东都皇宫,纵兵杀人抢财。杀猪宰羊,大





宴各勇士，明日就要发动。部属中一位小卒直向东都警备区司令官（防御使）兼东都留守长官吕元膺告密。吕元膺急忙调回驻扎伊阙（洛阳南龙门）的警备军，包围平卢战区招待所。驻在招待所中的平卢变军，突围而出，警备军尾追，不敢迫近。平卢变军遂冲出长夏门（洛阳南城东头第一门），向南方群山逃走。这时，洛阳震恐惊骇，警备军人数单薄，力量不足，吕元膺坐在皇宫城门下面，指挥安置，态度从容，东都人民才感到安全。

东都洛阳特别市（河南府），西邻虢州（河南省灵宝县）、南邻邓州（河南省邓州市），都是高山峻岭，树密林深，人民不从事农耕，只靠打猎为生，勇敢矫健，大家称他们“猎户”（山棚）。吕元膺悬赏重金，捉拿平卢战区东都招待所逃走的变军。几天后，一位猎户（山棚）出售他猎到的鹿，变军碰上，把鹿抢去，猎户（山棚）逃走，召集所熟悉的其他猎户（山棚），联合反抗，引导政府军把所有变军包围在山谷里，全部生擒。一一审讯，找出他们的首领，原来是中岳寺（在嵩山，河南省登封市北）的和尚圆净，圆净曾经是史思明的部将，勇猛凶悍，超过常人，向李师道献策，在伊阙（洛阳南龙门）跟陆浑（河南省嵩县）之间，大量购买田地，招待猎户（山棚）居住，供给他们饮食。有两个名叫訾嘉珍（訾，音 zǐ）、门察的人，率领部属秘密投奔圆净。圆净拿李师道千万钱，在洛阳兴建佛光寺，暗中集结党羽，拟订策略，预定訾嘉珍等在城里暴动，圆净则在山中燃起烽火，集合两县猎户，进城助战。圆净当时八十余岁，警备军俘虏他后，用铁槌猛敲他的小腿，竟不能折断，圆净诟骂说：“你们这些鼠辈，连人的小腿都敲不断，还敢自称好汉！”自己把小腿放妥，教他们如何敲断。绑赴刑场斩首时，圆净叹息说：“误我的大事，不能使洛阳血流成河。”党羽被处死的有数千人，包括留守长官府、洛阳警备区司令部的将领二人、驿马车站士卒八人，都接受李师道的任命，担任官职，充当李师道的间谍。

吕元膺审问訾嘉珍、门察，才知道刺杀武元衡的，是李师道所派的杀手。吕元膺呈递密奏，用囚车把二人押送京师（首都长安）。李纯既已公开讨伐王承宗，所以也不再追究真相。吕元膺上疏说：“割据称雄的军阀，有可以宽容的，都应宽容。但李师道竟阴谋血洗洛阳，焚烧皇宫，叛逆之情，更为狠毒，不可不诛杀。”李纯同意。但因正在讨伐吴元济，弃绝王承宗，没有能力再讨伐李师道。

冬季，十一月三十日，武宁战区（总部设徐州【江苏省徐州市】）司



令官（节度使）李愿奏报说：击败平卢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军。

当时，平卢战区司令官（节度使）李师道，不断派军攻击徐州（江苏省徐州市），攻破萧县（安徽省萧县）、沛县（江苏省沛县）。李愿把全部兵力交给内营管理官（押牙）温州（浙江省温州市）人王智兴反攻，把平卢军（总部郓州）击败（王智兴健行，参考七八一年十一月）。

十二月七日，王智兴又击破平卢军（总部郓州），杀二千余人，追击到平阴（山东省平阴县）而回。李愿，是李晟的儿子（李晟，参考七六八年九月）。

八一六年，冬季，十一月，平卢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师道，听说中央讨伐淮西大军攻克陵云栅（河南省漯河市北），开始畏惧，上疏诈称拥护中央。李纯因没有讨伐他的力量，只好加授李师道中央官衔：摄理司空（检校司空，三公之三）。

八一七年，冬季，十一月，最初，中央讨伐吴元济时，平卢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师道悬赏可以充当使节前往蔡州（河南省汝南县）观察形势的人，营门纠察官（牙前虞候）刘晏平应募。于是，穿过汴州（宣武战区总部，河南省开封市）和宋州（河南省商丘市）之间空旷地带，秘密抵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吴元济大喜，馈赠他厚礼，送他回去。刘晏平回到郓州（山东省东平县），李师道摒除左右侍从，召见他询问，刘晏平说：“吴元济把好几万军队，投置到荒郊旷野，危险到如此程度，他却每天跟小老婆和一群奴仆，在深宅大院里赌博游戏，从容不迫，一点也不忧虑，以我的观察，他一定灭亡，而且用不了多久。”李师道一向倚靠淮西（总部蔡州）的支持，听到他不愿意听的话，震惊之余，老羞成怒。不久，找一个借口，把刘晏平乱棍打死。

二、李文会当权

八一八年，最初，平卢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师道反抗中央时，执行官（判官）高沐，跟同事郭昈（音hù）、李公度，不断劝阻（高沐建议亲中央政府，参考八〇六年八月）。执行官（判官）李文会、文书官（孔目官）林英，一向是李师道的亲信，向李师道悲不自胜地哭泣说：“我们为了大帅的家事，尽心尽力，反而受高沐



等痛恨。大帅为什么不爱惜祖宗传下来的十二州广大土地，却去成全高沐等的功名！”（平卢辖区十二州：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兖州【山东省兖州市】、曹州【山东省定陶县】、濮州【山东省鄄城县】、淄州【山东省淄博市】、青州【山东省青州市】、齐州【山东省济南市】、海州【江苏省连云港市】、登州【山东省蓬莱市】、莱州【山东省莱州市】、沂州【山东省临沂市】、密州【山东省诸城市】。）李师道于是疏远高沐等，贬高沐当莱州（山东省莱州市）州长。不久，林英出差京师（首都长安）奏报公务，命驻京办事官（进奏吏）秘密报告李师道说：“高沐跟中央有来往。”李文会再从侧面加以证实，李师道遂诛杀高沐，囚禁郭晷，军政官员中凡认为李师道应效忠中央的，李文会都指控是高沐的同党，全部囚禁。

后来，淮西（总部蔡州）变乱平定，李师道忧愁畏惧，不知道怎么才好。李公度跟营门官（牙将）李英昙（音 tán），乘着李师道六神无主，向他游说，建议他派送人质，呈献土地，向中央赎罪，李师道同意，遂命使节携带奏章，和年纪最大的儿子，前往首都长安，请求留下来侍卫皇家，并呈献沂州（山东省临沂市）、密州（山东省诸城市）、海州（江苏省连云港市）。李纯应许。

正月二十一日，唐帝（十四任宪宗）李纯（本年四十一岁）派监督院最高顾问官（左散骑常侍）李逊，前往郓州（山东省东平县）慰问。

平卢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师道，生性愚昧，能力薄弱，军政大事，只跟妻子魏女士、家奴胡惟堪、杨自温，以及婢女蒲女士、袁女士，连同文书官（孔目官）王再升等商议，战区大将跟幕僚官员，都不能参与。魏女士不打算送她的儿子到中央当人质，跟婢女蒲、袁二人，告诉李师道说：“自从老爹（李纳）以来，我们拥有十二州的土地（李正己创业时有十五州，参考七七七年十二月；儿子李纳反抗中央，徐州【江苏省徐州市】回归中央，参考七八一年十月；德州【山东省陵县】、棣州【山东省惠民县】并入卢龙【总部幽州】，参考七八二年二月十一日；之后，只剩下十二州），为什么无缘无故，割出三州（沂、密、海）呈献！现在境内的大军，不少于数十万，拒绝呈献三州，中央不过出兵攻打，如果打不过，再呈献不晚。”李师道大为后悔，打算诛杀劝他向中央回归的执行官（判官）李公度；幕僚贾直言警告一位当权的家奴说：“现在，大祸临头，难道不是高沐的冤魂造成？如果再杀李公度，恐怕产生危险！”李师道下令囚禁李公度，把营门官（牙将）李英昙押送莱州（山



东省莱州市)，还没有走到，就在半途把李英县绞死。

李逊抵达郢州（平卢战区总部所在），李师道展示他的强大威力，出动大军迎接，李逊气势凌厉，脸色严肃，向李师道分析祸福，要他回答一句不再变卦的果断话，让他报告皇帝。李师道告退后，跟他的智囊讨论，大家一致说：“姑且答应他，到了那天，不过写一份奏章解释解释而已。”李师道乃向李逊道歉说：“前些时只因父子之情，舍不得他们前往京师（首都长安），而且将士们一再挽留，所以拖延到今天，还没有动身。现在又麻烦钦差大臣，岂敢再三心二意！”李逊看出李师道心怀诈欺，回京（首都长安）之后，奏报李纯说：“李师道冥顽不灵，反复无常，中央恐怕免不了出动大军！”不久，李师道上疏说：“全体军民，不准我派人质和割地呈献！”李纯大怒，决心讨伐。

贾直言冒着刀锋，竭力劝阻李师道二次，抬着棺材，竭力劝阻李师道一次；又画了一张图画，画一个人绳捆索绑装到囚车上，妻子儿女戴着脚镣手铐，押解前往献俘。李师道大怒，逮捕他囚禁。

五月十三日，李纯命忠武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司令官（节度使）李光颜（阿跌光颜），当义成战区（总部设滑州【河南省滑县】）司令官（节度使），准备讨伐李师道。命淮西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司令官（节度使）马总，当忠武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司令官（节度使），兼陈许潞蔡道（首府同设许州）行政长官（观察使）。把淮西（总部蔡州）的申州（河南省信阳市），划归鄂岳道（首府设鄂州【湖北省武汉市】）；光州（河南省潢川县）划归淮南战区（总部设扬州【江苏省扬州市】）。

六月二十五日，再命河阳战区司令官（节度使）乌重胤兼怀州（河南省沁阳市）州长，战区总部由汝州（河南省汝州市）迁回河阳（河南省孟州市。迁汝州事，参考八一四年闰八月）。

秋季，七月一日，调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司令官（节度使）李愬，当武宁战区（总部设徐州【江苏省徐州市】）司令官（节度使）。

七月三日，李纯下诏宣布李师道（平卢【总部郢州】司令官）罪状，命宣武（总部汴州）、魏博（总部魏州）、义成（总部滑州）、武宁（总部徐州）、横海（总部沧州）各战区共同讨伐。命宣歙道（首府设宣州【安徽省宣州市】）行政长官（观察使）王遂，当后勤司令（供军使）。王遂，

是王方庆的孙儿（王方庆曾任南周王朝的宰相，参考六九六年九月）。

李纯正依靠裴度主持军事行动，副监督长（门下侍郎）兼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李夷简，自知才干不如裴度，请求到地方任职。

七月十九日，李纯命李夷简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充当淮南战区（总部设扬州【江苏省扬州市】）司令官（节度使）。

吴元济（已故淮西【总部蔡州】首领）覆亡后，宣武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司令官（节度使）韩弘，开始恐惧。

九月，亲自率本战区特遣兵团攻击李师道，包围曹州（山东省定陶县）。

十一月二十二日，命河阳战区（总部设河阳县【河南省孟州市】）司令官（节度使）乌重胤，当横海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司令官（节度使）。

乌重胤率河阳特遣兵团精锐部队三千人，前往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到差，河阳士卒不愿远离家乡（沧州位于河阳东北，航空距离五百五十公里），走到中途就一哄而散，逃回河阳，不敢进城，就在城北驻扎，准备大肆抢劫掠夺。令狐楚及时赶到，单人匹马出城安抚慰问，跟他们一同回来。

之前，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田弘正（田兴）要求自黎阳（河南省浚县）渡黄河，跟义成战区（总部设滑州【河南省滑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光颜（阿跌光颜）会师，共同讨伐李师道（平卢【总部郓州】首领）。宰相裴度说：“魏博兵团（总部魏州）一旦渡黄河南下，就不能再退回河北，必须立即进攻，才有希望成功。否则的话，抵达滑州（河南省滑县）后，粮饷开支，全靠中央，结果中央全力供应，反而养成他们乐于逗留观望的心理。万一，两战区互相猜忌，越发使逗留观望的时间延长。所以，与其南渡黄河而不进攻，不如就留在河北（黄河以北）养精蓄锐。陛下应令魏博兵团（总部魏州）喂饱战马、磨利武器，等到霜降秋深，枯水季节来临，然后从杨刘（山东省东阿县东北杨柳乡）渡河，直指郓州（山东省东平县），能够挺进到阳谷县（山东省阳谷县）扎营，声势自然强大，盗贼心里一定动摇。”李纯同意。

本月（十一月），田弘正（田兴）亲率大军自杨刘（山东省东阿县东北杨柳乡）渡河，挺进到距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四十华里处建营筑垒，城里的平卢变军，大为震动（据《新唐书·李光颜传》，后来，义成兵团



攻取平卢战区的濮阳【河南省濮阳市】）。

十二月二十九日，魏博兵团（总部魏州）、义成兵团（总部滑州）把所俘虏的平卢变军（总部郓州）总作战司令（都知兵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押解京师（首都长安），李纯下令全部释放，免于诛杀，交给俘虏他们的各战区特遣兵团安置，李纯说：“如果有父母在堂，想要回去的，从优发给旅费，送他们回去。我要诛杀的，只李师道一人而已。”变军中听到这个消息，投降的前后相连。

最初，平卢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执行官（判官）李文会，跟老哥李元规，都在李师古幕府供职，李师古逝世，李师道继位（参考八〇六年闰六月），李元规辞职而去。而李文会因是李师道的亲密智囊，向老哥表明愿意留下。李元规将要动身，警告李文会说：“我走，身退命安。你留，一定会取得突然的富贵，但你将招来大祸。”现在，中央讨伐大军从四面八方包围郓州（山东省东平县），战事一天比一天不利，将士们大声喧哗说：“高沐、郭晷、李存，向大帅（李师道）呈献忠实计谋。李文会是奸邪小人，诛杀高沐，囚禁郭晷、李存，才招来今天的灾难。”李师道不得已，贬李文会当登州（山东省蓬莱市）州长；释放郭晷、李存，仍回幕府。

武宁战区（总部设徐州【江苏省徐州市】）司令官（节度使）李愬，跟平卢变军（总部郓州）会战十一次，每次都传出捷报。

十二月三十日，李愬进攻金乡（山东省金乡县），攻克。

李师道胆小如鼠，自从中央出动讨伐大军，听到前方战事稍稍失利，或失守城池，立刻就惊骇忧愁，生病卧床。因此左右侍从只好隐瞒战报，不告诉李师道实情。金乡（山东省金乡县）是兖州（山东省兖州市）的重镇，失守之后，州长派员乘驿马飞奔，前来告急，左右侍从却不给他通报，李师道到死都不知道这件事（根据《新唐书·王智兴传》记载，武宁兵团主将王智兴的进攻路线，是从胡陵【山东省鱼台县东南】出发，攻克河桥【鱼台县东南阳镇】、黄队【鱼台县境】，再攻陷金乡【山东省金乡县】县城）。

三、刘悟斩李师道

八一九年，春季，正月二日，唐王朝（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

宣武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司令官（节度使）韩弘，攻陷平卢变军（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辖区的考城（河南省民权县），杀二千余人。

正月七日，平卢变军（总部郓州）所辖沭阳（江苏省沭阳县）县长梁洞，献出城池，向楚州（江苏省淮安市）州长李听投降。

正月十三日，武宁战区（总部设徐州【江苏省徐州市】）司令官（节度使）李愬攻克鱼台（山东省鱼台县）。

正月十七日，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田弘正（田兴）奏报说：在东阿（山东省阳谷县东北阿城镇）击败平卢变军（总部郓州），杀一万余人。

二月，楚州（江苏省淮安市）州长李听，袭击海州（江苏省连云港市），一连攻克东海（连云港市东）、朐山（海州州政府所在县）、怀仁（江苏省赣榆县）等县（《新唐书·李听传》记载，李听自涟水【江苏省涟水县】出发，攻克龙沮【江苏省连云港市南三十公里】、沭阳【江苏省沭阳县】、东海、朐山、怀仁等城）。

李愬（武宁【总部徐州】司令官）在沂州（山东省临沂市）击败平卢变军（总部郓州），攻克丞县（山东省枣庄市东南峰城镇）。

平卢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变军首领李师道，不断接到中央军人境逼近情报，下令征调民夫增加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城墙高度，并挖深护城河道，加强守备工程，甚至强迫女人去做粗工，人民更加恐惧怨恨。

总作战司令（都知兵马使）刘悟，是刘正臣（刘客奴）的孙儿（刘正臣被王玄志所害，参考七五七年正月），李师道派他率军一万余人，驻防阳谷（山东省阳谷县），抵抗中央。刘悟待人宽厚有恩，给士卒们相当大的自由，官兵们唤他“刘老爹”。等到田弘正（田兴）自杨刘（山东省东阿县东北杨柳乡）渡黄河发动攻击时，刘悟的军队没有戒备，迎战又不断战败。有人警告李师道说：“刘悟不用军法带兵，专门收买军心，恐怕有别的阴谋，最好早做准备。”李师道命刘悟回来参加军事会议，打算把他斩首，但又有人劝阻说：“现在，中央大军从四面八方合围，刘悟并没有叛变的事实，如果凭着一个人的检举，就作无情诛杀，所有将领们，谁还肯再为你效力？这么做是自己砍掉自己的利爪钢牙。”李师道留刘悟停留十天，仍命他返回防地，并送给他大量金钱绸缎，来安他的心。刘悟迅速发觉这项阴

谋，回到防地后，暗中戒备。李师道因刘悟在外手握重兵，所以任命刘悟的儿子刘从谏当见习营门官（门下别奏），刘从谏跟李师道的家奴们每天混在一起，知道李师道很多阴谋，于是暗中报告老爹。

又有人警告李师道说：“刘悟最后还是会带来大祸，不如早一天把他除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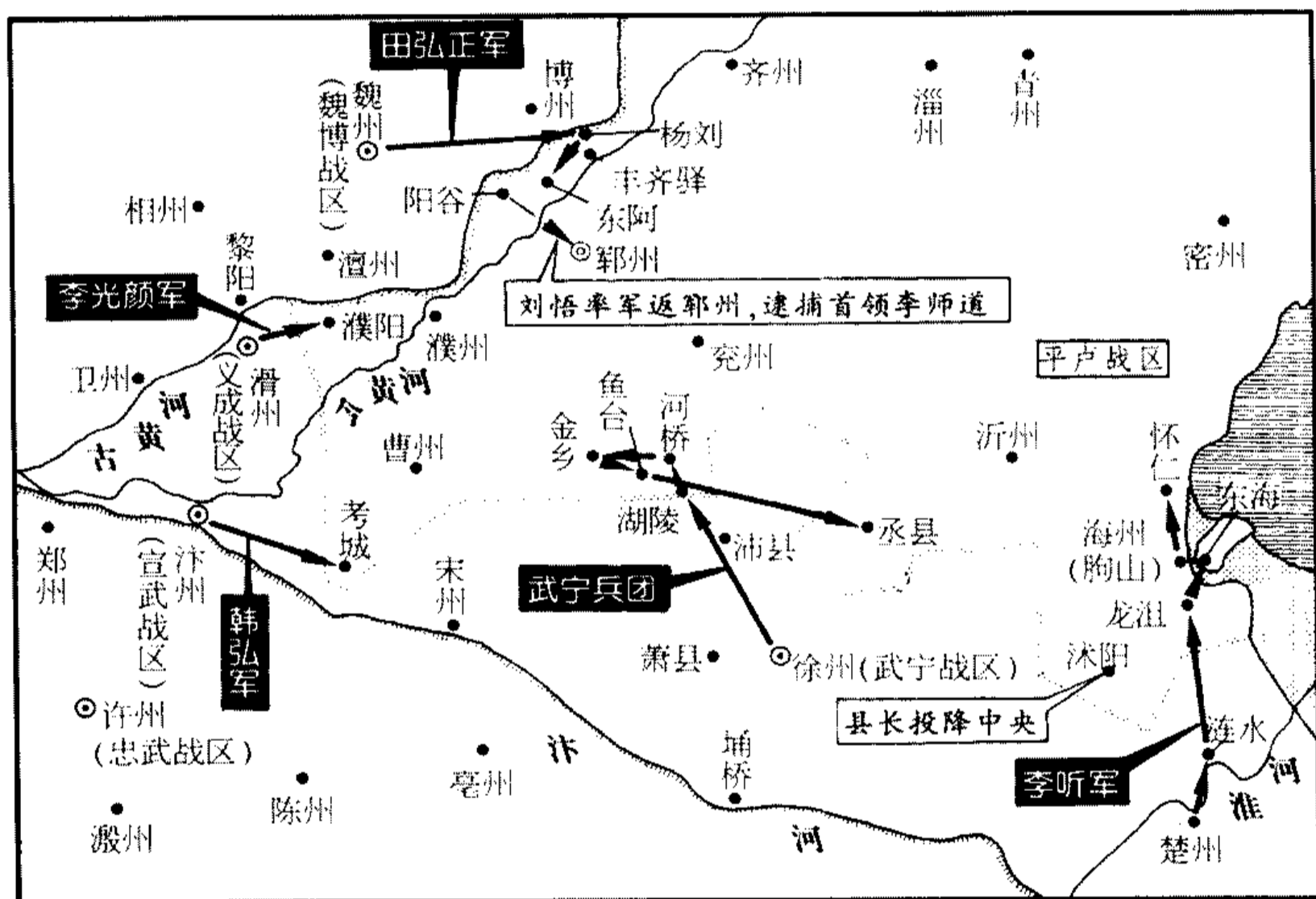
二月八日，李师道暗中派两位使节，携带他的手令，交给特遣兵团作战副司令（行营兵马副使）张暹，命张暹砍下刘悟人头，送回来呈献，同时令张暹接管大营。当时，刘悟正在距大营二三华里外的一个山冈上高张篷帐，举行宴会。两位使节到大营后，把手令交给张暹。张暹跟刘悟一向亲善，假意和使节商量说：“刘悟从总部回来之后，已提高警觉，不能马上动手，我先去报告他说：‘大帅派人来慰劳将士，还带有赏赐的礼物，请老总（都头）马上回营，听他们传话。’这样，他才不会怀疑，就有办法对付了。”使节同意，张暹带着李师道的手令前去晋见刘悟，摒除左右侍从，拿给他看。刘悟暗中派人先回大营逮捕两个使节，斩首。

当时，天色已晚，刘悟在马上放松缰绳，缓缓而归，升堂落座，在严密保护下，召集所有将领，脸色严肃，声调凌厉，说：“我跟各位不顾自己的死活，对抗中央大军，自问没有一点辜负大帅（李师道），而大帅却相信奸人的诬陷，派人来砍我的人头。我死之后，就要轮到各位。皇上所要诛杀的，只不过大帅一人，我们军事力量一天比一天削弱，为什么一定要跟随他一块受灭族处分！我希望跟各位卷起军旗，藏起武器铠甲，立即返回郓州（山东省东平县），执行中央命令。不仅可以拯救自己免除灾难，还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各位意下如何？”作战司令（兵马使）赵垂棘在篷帐外，站到大家前面，思考了很久，犹豫说：“事情真的能成功？”话刚说完，刘悟破口大骂说：“你竟然跟大帅合谋！”立刻斩首。然后询问其他将领，有人稍微有点迟疑，还没有发言，也被诛杀，同时诛杀大家平常所厌恶的将领共三十余人，尸首堆积在篷帐前面。剩下的将领们浑身发抖，一致回答说：“只听老总（都头）的命令，愿尽死力。”

刘悟再召集全军士卒，宣布说：“进入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后，每个人赏钱一百串，但你们不可以接近钱库；至于司令官的官邸（使宅），跟叛党的家宅，随你们抢夺劫掠，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命士卒们把饭吃饱、手拿武器。午夜，大营传出报时鼓声，等到传报三更的鼓声停止（凌晨二时），大军出发，人衔木片，马口被绳索绑住，悄悄向郓州（山东省东



平县)挺进,路上遇到行人,立刻逮捕扣留,所以消息无从走漏。挺进到距郓州(山东省东平县)数华里,天还没有亮,刘悟命扎营休息,监听城上报时敲梆声音,等到传报五更的梆声停止,天色微明,命十个人先走,传话给守门的军士说:“刘老总(都头)奉命回城!”守门军士要报告司令官(节度使李师道)请示,十个人抽出佩刀就砍,守城军士全部逃走躲藏。刘悟率大军随后赶到,一拥而进,城中鼓噪喧哗,声震天地,等到刘悟本人抵达时,子城大门已经洞开,只有内城(牙城)还紧闭城门拒抗;稍后,刘悟命纵火焚烧,又用大斧劈门,终于杀入,内城里的亲兵不过数百人,开始时还有人射箭抛石,后来知道无济于事,都把武器扔到地上投降。



九世纪·八一八年七月至八一九年二月 平定平卢李师道

刘悟带兵升堂,下令搜捕李师道,李师道跟他的两个儿子侧身躲到床下,被生擒活捉,刘悟下令把他们父子押解到大营军门外的空地上,派人对他们说:“刘悟奉皇上密诏,送大帅(李师道)前往京师(首都长安),可是,大帅还有什么脸见皇上!”李师道还希望活命,他的儿子李弘方抬起头说:“事情已到这种地步,早死也好!”不久,父子三人,一齐斩首(七六五年五月,李正己【李怀玉】割据平卢,传子李纳,李纳传子李师古,



李师古传弟李师道，迄今【八一九年】五十五年而灭)。从早上六时到中午十二时，刘悟命两个总纠察官（都虞候）巡查街巷，禁止劫掠，社会秩序迅速恢复。刘悟把民兵全部集合球场，亲自骑马巡绕视察，安抚慰劳。赞成李师道背叛中央的官员二十余人，连同家族，全部斩首，文官武将都到总部参见，既恐惧又喜悦。刘悟看到李公度，握手悲叹，命监狱释放贾直言（李公度及贾直言事，参考去年【八一八】四月），都延聘到自己幕府。

刘悟从阳谷（山东省阳谷县）回军攻击郛州（山东省东平县）时，暗中派人把自己的密谋告诉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田弘正（田兴），说：“事情如果成功，当燃起烽火告捷；万一城中已有防备，不能进城，希望大帅率军援助，成功的时候，功劳都归于你，我不敢占有。”并且建议田弘正（田兴）派军进入自己刚撤出的阳谷（山东省阳谷县）大营。田弘正（田兴）看见烽火，知道刘悟已经进城，立刻派使节前往道贺。刘悟把李师道父子的三颗人头，装到匣子里，派人送给田弘正（田兴），田弘正（田兴）大喜过望，用不封口的告捷奏章，飞骑呈递中央。平卢（总部郛州）十二州的变乱，全部平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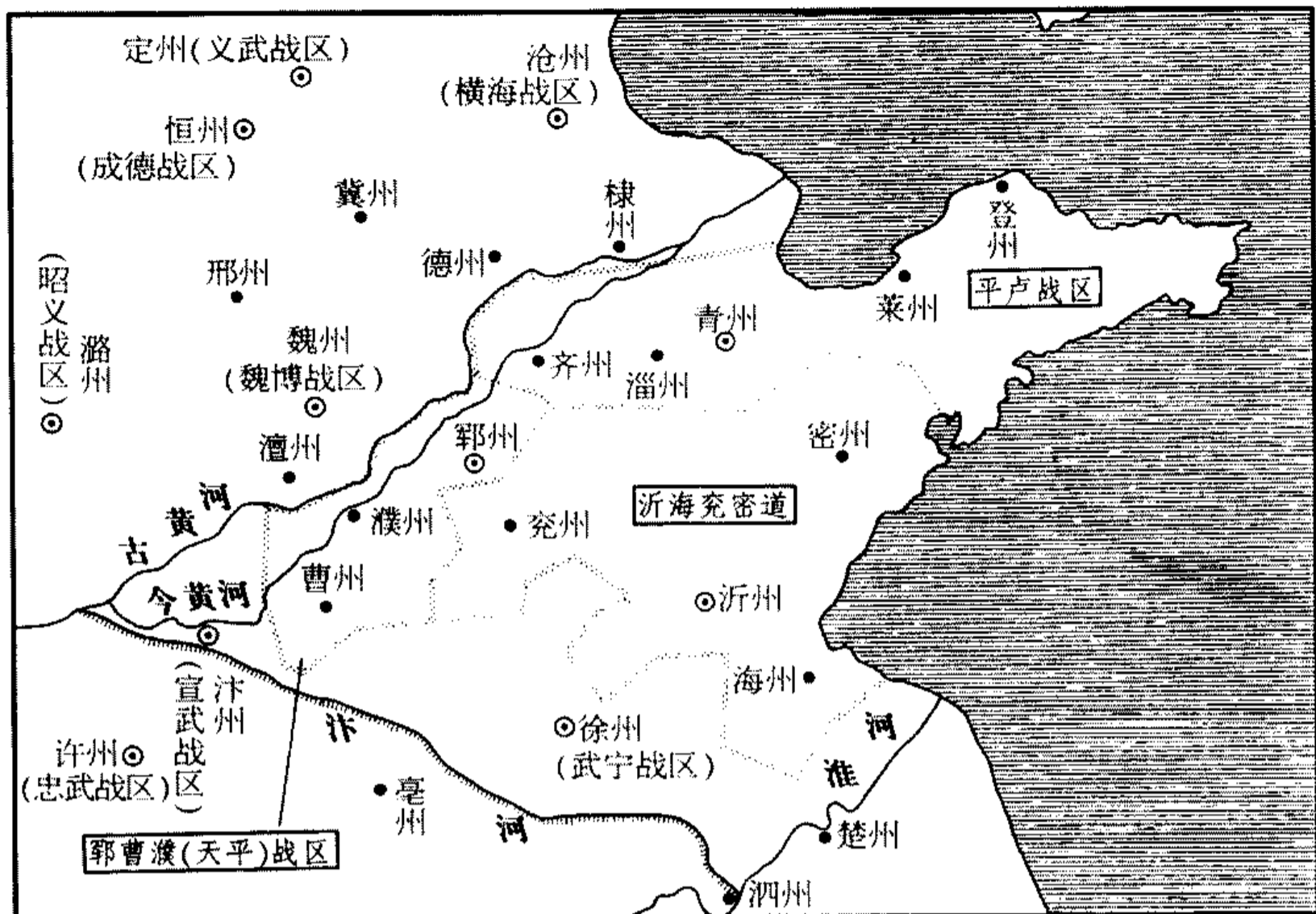
田弘正（田兴）刚接到李师道父子的人头时，怀疑是不是真的，召见夏侯澄（夏侯澄被俘事，参考去年【八一八】十二月），命他分辨。夏侯澄仔细观察，大声痛哭，昏过去很久才醒过来，抱着李师道的人头，用舌舐去眼上的尘垢，再一次痛哭。田弘正（田兴）十分感动，认为他有道义，不加责备。

二月十四日，田弘正（田兴）捷报抵达京师（首都长安）。

二月十七日，李纯派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户部侍郎）杨於陵，当平卢战区（总部设郛州【山东省东平县】）安抚慰劳特使（宣抚使）。

二月二十一日，装着李师道父子三颗人头的木匣，送到京师（首都长安）。自七六三年十一任帝李豫（李俶）初登帝位以来，将近六十年（五十七年），黄河南北三十余州之地，被军阀割据，官吏由军阀任命，田赋捐税由军阀扣留自用，直到现在，才完全回归中央，全国恢复统一（元和中兴，到达最高点）。

李纯命杨於陵分割平卢战区（总部设郛州【山东省东平县】）；杨於陵考察地图及档案，依照距离远近，计算军事力量强弱，评估财政经济实力的贫富，分割成为二区一道，使力量平均相等，计：郛曹濮战区、淄青齐



九世纪·八一九年二月 三分平卢战区十二州

登莱战区、兗海沂密道。李纯批准。

刘悟认为，当初中央大军讨伐李师道时，诏书上说：“部将中如果有人诛杀李师道，率部众投降的，李师道所有的官职爵位，全部给他！”于是认为自己将得到十二州土地。遂补足文官武将的缺额，更换州长、县长。告诉部属们说：“总部军政，跟过去一样。从今之后，我和各位只要抱子弄孙，再也没有什么忧虑！”

李纯打算调走刘悟，恐怕刘悟拒绝，势将再起战端，于是密令田弘正（田兴）评估。田弘正（田兴）当天就派人晋见刘悟，声称亲善访问，实际上是作实地观察。刘悟身体健壮，喜爱手腕搏力，攻克郟州（山东省东平县）第三天，就教军中勇士练习手腕搏力，跟魏博（总部魏州）使节到庭院观看，看到紧张时，刘悟摇动双肩，挥舞手臂，离开座位，替一方助长声势。田弘正（田兴）得到报告，笑说：“他一听调差，就会立刻上路，没有其他选择！”



四、王遂残暴，王弁抗暴

八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李纯发布人事命令，命刘悟当义成战区（总部设滑州【河南省滑县】）司令官（节度使）。刘悟听到消息，震惊慌乱，不知道怎么反应。第二天，就出发西上。而田弘正（田兴）率几个战区的特遣兵团，已快速东下，在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城西二华里，跟刘悟在驿站宾馆见面，刘悟当面接过符信，前往滑州（河南省滑县）到差，延聘李公度、李存、郭晷、贾直言当幕僚，随自己一同上任。

刘悟一向跟李文会友善，占领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后，派人接他回来（李文会贬登州【山东省蓬莱市】州长，参考去年【八一八】十二月），李文会还没有回来，中央人事命令突然发表，郭晷、李存秘密商议说：“李文会是一个花言巧语的马屁精，败坏平卢一道，使李师道全族屠灭，被万人痛恨。如果不乘这个机会把他除掉，田弘正（田兴）到后，一切宽大处理，将怎么平息三齐（山东省）之地对他的愤怒！”于是，伪造一份刘悟的信件，派使节前往，无论什么地方迎到李文会，就在该地砍下人头。使节走到丰齐驿（山东省东阿县东南）就遇到喜气洋洋回来的李文会，遂把李文会斩首。可是使节回郓州复命时，刘悟及郭晷、李存已经远走，找不到复命的对象。李文会有两个儿子，一个逃亡，一个死在监狱，家产全部被人掠夺，田地房舍，都被政府没收。

李纯下诏命平卢特遣兵团副司令（行营副使）张暹，当戎州（四川省宜宾市）州长（戎州在郓州西南航空距离一千四百公里外的蛮荒地，用这个官职嘉奖他的功劳，似是讽刺）。

二月二十五日，加授田弘正（田兴）中央官衔：摄理司徒（检校司徒，三公之二），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

起先，李师道失败前的几个月，过度恐惧紧张，听见风吹草动，或鸟飞狗吠，都怀疑发生变乱，所以严厉禁止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居民亲戚或相识的人，有任何宴会聚集，路上相遇，也不准说话，违犯的一律处罚。田弘正（田兴）进入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废除所有苛刻的禁忌，放任人们随意寻欢取乐，寒食节日（参考七七〇年三月注），一连七天七夜，完全开放，不限制行人。有人劝阻说：“郓州（山东省东平县）长期以来背叛中央，今天虽然平息，人心并不安定，不可不防。”田弘正（田兴）说：

“叛逆头目既然除掉，对人民应该宽大施恩，如果再跟过去一样，多方管制，是用暴政代替暴政，人民的好处在哪里！”

之前，李师道不断派杀手入关（潼关），砍断皇家坟墓门前的列戟（参考八一六年正月），焚烧仓库（参考八一五年四月），用箭射递文书，制造恐怖（参考八一五年八月），使京师（首都长安）陷于混乱，打击民心士气。有关单位搜捕缉拿，十分严厉。潼关（陕西省潼关县）治安官员甚至打开根本不能藏人的箱子、行李，搜查刺客，但是始终不能阻止杀手来去自如。直到田弘正（田兴）进入郓州（山东省东平县），检查李师道的档案，上面记载有赏刺死武元衡杀手王士元等，及赏赐潼关（陕西省潼关县）、蒲津关（陕西省大荔县东黄河渡口）治安官兵账目，才知道原来中央治安人员都收受李师道的贿赂，故意包庇杀手。

裴度编纂蔡州（淮西战区）、郓州（平卢战区）战役以来，皇帝如何忧虑勤劳，如何指示机宜事例，利用参加宴会的机会，呈献李纯，请带回盖印后交付国史馆。李纯说：“这样做的话，好像是我出的主意，我不愿人们有这种印象。”不准。

三月十日，李纯命华州（陕西省华县）州长马总，当郓曹濮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第二年【八二〇】七月，改称“天平战区”）司令官（节度使）。

三月十一日，调义成战区（总部设滑州【河南省滑县】）司令官（节度使）薛平，当平卢战区（总部改设青州【山东省青州市】）司令官（节度使）兼淄青齐登莱道（首府同设青州）行政长官（观察使。平卢战区只剩下这五州，总部东迁）。命中央讨伐平卢各战区特遣兵团粮秣供应总监（行营供军使）王遂，当沂海兗密道（首府设沂州【山东省临沂市】）行政长官（观察使）。

横海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司令官（节度使）乌重胤奏报说：“河朔（河北平原）军阀所以能够割据一方，拒抗中央长达六十余年，由于各州县除了州长、县长外，战区总部还另派镇守将领，管理军政，剥夺州长、县长的权力，而自己作威作福（河北各战区属州大小官员由司令官任命，早于十一任帝李豫【李俶】时便是如此，参考七六五年七月）。当初如果能支持州长行使职权，则即令有奸雄像安禄山、史思明之流出现，也不能靠他们控制的一个州背叛中央。本战区德州（山东省陵县）、棣州（山东省惠民县）、景州（河北省泊头市西交河镇）三州，我已

命三州州长行使自己的职权，所有驻军，一律由州长指挥。”

夏季，四月十九日，李纯命各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各道民兵总司令官（都团练使）、各警备区总司令官（都防御使）、各军管区指挥官（经略使）等，把所指挥的各州民兵，一律交还给各州州长。自七五六年十任帝李亨登极以来，战区司令官（节度使）手握大权，所属各州都另行成立民兵部队，派大将统领，横暴凶恶，成一大灾难，所以乌重胤加以检讨。后来，河北（黄河以北）各战区，只有横海（总部沧州）对中央最为服从，都因为乌重胤处理适当之故。

国史馆编撰官（史馆修撰）李翱上疏说：“平定祸乱，全靠军队；但建立一个和平世界，要靠政治、教育。而今，陛下既然用武力统一全国，如果能紧跟着进行大规模改革，恢复高祖（一任帝李渊）、太宗（二任帝李世民）的制度，任用忠心正直人士，而不怀疑；摒除奸邪谄媚之徒，而不跟他们接近；改变纳税条例，不再收钱而改收绸缎布匹（两税法之弊端，参考七九四年五月）；拒绝地方官员呈献‘经费盈余’，减少人民缴纳的田赋捐税（“开支盈余”，参考七九六年六月）；厚待帝国的边防军，用以制裁外族的侵略；经常召见顾问及谏诤的官员，下情才可以上达。这六项是政治改革的重点，世界和平，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建立。陛下已经办到最难办到的事，为什么不去办最容易办到的事？陛下有最高的神圣天资，如果能不受身旁亲信甜蜜语言的迷惑，而任用骨鲠正直的干部，共同开创教育文化新境，用不着多么辛苦，就可完成。如果认为这并不重要，我恐怕大功告成之后，物质享受的欲望抬头，摇尾分子马屁精一定说：‘天下已经太平，陛下可以无忧无虑地寻求欢乐！’如果真的这样，和平的日子恐怕永难来临。”

秋季，七月一日，田弘正（田兴）押解刺死武元衡的凶手王士元等十六人抵达京师（首都长安），李纯命首都长安特别市政府（京兆府）、总监察署（御史台）逐一审讯，都坦白招认。但是，当特别市长（京兆尹）崔元略问他们武元衡的面貌形状，以及衣服是什么颜色时，回答并不一致。崔元略问他们缘故，回答说：“成德（总部恒州）跟平卢（总部郾州）分别派杀手对付武元衡，可是王士元比预定的时间晚到，听说成德（总部恒州）已经得手，王士元等遂声称是自己干的，逃回去接受赏赐。现在不管我们行刺或不行刺，自问罪状都是一样，最后反正难逃一死，所以招认。”李纯也不打算追究谁是真凶，全部诛杀（武元衡之死，参考八一五年六月



三日)。

沂海兗密道(首府设沂州【山东省临沂市】)行政长官(观察使)王遂,本是一个管理钱粮的官员,性情急躁刻薄,没有见识。当时,道政府匆匆建立,人心不安,王遂的治理手段,却严厉残酷,所用行刑的棍棒,都比常用的粗得多(唐王朝刑棍标准,参考六三七年正月注)。每次诟骂士卒,都咆哮说:“反叛蛮虏!”又在炎热盛夏,驱使士卒兴建道政府及行政长官(观察使)居住的官邸,督促急迫、责罚严厉,将士们愤怒怨恨。

七月十五日,做苦工的士卒王弁(音 biàn)跟他的四个朋友,在沂水(流经临沂市东)洗澡,秘密计划抗暴,说:“现在苦工做下去,犯罪也是死;挺身干一番事业,也是一死;死于挺身干一番事业,岂不更好!明天,大帅(王遂)跟监军宦官,以及副行政长官(副使),举行宴会,将领们全请假在外,值班卫士会留在房子里休息,我们出其不意地发动突击,有绝对制胜把握。”四个人完全同意,约定事成之后,推王弁当候补行政长官(留后)。

七月十六日,王遂正主持宴会,刚过中午,王弁等五人,突然闯入,在值班卫士室前面,夺取弓箭佩刀,直接射击副行政长官(副使)张敦实,射死。王遂跟监军宦官狼狈逃走,王弁活捉王遂,列举他在炎热的夏季大兴土木,以及刑罚苛刻残暴等罪状,当场立即斩首。传话说:“不要惊动监军宦官。”王弁自称候补行政长官(留后),升堂就职,发号施令,跟监军宦官同起同坐,召集将领军士们参见他并向他道贺,大家不敢不接受。监军宦官上疏报告兵变情形。

八月,中央讨论出动军队讨伐王弁,又恐怕其他两战区——平卢(总部青州)和郛曹濮(总部郛州)跟随响应。于是中央发布人事命令,命王弁当开州(四川省开县)州长,派宦官把任用状交给王弁。宦官郑重告诉王弁说:“开州(四川省开县)可能已派人上路迎接,你应该早一点动身。”王弁当天就从沂州(山东省临沂市)出发。前导和后卫还有一百余人;可是进入徐州(武宁战区总部,江苏省徐州市)辖境之后,每到一个地方,当地政府就裁减他若干人,而他的卫士看情形不对,也开始逃亡,最后逮捕王弁,戴上脚镣手铐,骑驴西上,进入潼关。

九月三日,把王弁押解到首都长安东市,腰斩。

稍早,分割平卢兵团(总部郛州),分别隶属新设的二区一道。王遂被杀后,中央认为李师道的凶党余孽,还没有完全铲除,下令沂海兗密道

(首府设沂州【山东省临沂市】) 新任行政长官(观察使)曹华,率棣州(山东省惠民县)民兵到差,搜捕严办。沂州将领出来迎接,曹华态度诚恳,情意温暖,说尽好话安抚,命将领们先行回城,安慰其他同事及全部官员;大家心情坦荡,没有一点怀疑。曹华接事三天,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将士,在帐幕下埋伏一千人,集合大家宣布说:“天子因郚州(山东省东平县)官员有迁徙的辛劳,特别另行赏赐,最好分开排队,郚州(山东省东平县)人站左边、沂州(山东省临沂市)人站右边。”分别既定,命沂州(山东省临沂市)人全体出去,只留下郚州(山东省东平县)来的官兵,曹华下令关闭大门,对郚州(山东省东平县)来的官兵宣布说:“王大帅(王遂)奉天子的命令,在此统率全军,你们怎么可以把他杀害!”话还没有说完,伏兵已起,团团围住,大肆屠杀,一千二百人全死刀下,没有一个人逃生,大门屏风间赤雾冉冉上升,有一丈余高,过了很久才散。



6

北方各战区再叛中央

一、刘总弑父杀兄

八一〇年，秋季，七月，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刘济，南下讨伐王承宗时，命长子刘缙（音 gǔn），当副司令长官（副大使），管理幽州（北京市）留守业务。刘济率军驻扎瀛州（河北省河间市），而次子刘总当瀛州州长，刘济命他当特遣兵团总作战司令（行营都知兵马使），驻扎饶阳（河北省饶阳县）。刘济患病，刘总跟执行官（判官）张玘（音 qǐ）、文书员（孔目官）成国宝进行阴谋，派人假装从长安（陕西省西安市）来，说：“中央认为大帅逗留不进，没有立功，已擢升副司令长官（副大使）当司令官（节度使）！”明天又派人来报告说：“副司令长官（副大使）的旌旗符节，已到太原（山西省太原市）！”又派人在街上一面跑、一面呼喊说：“旌旗符节已过了代州（山西省代县）！”全军震骇。刘济大怒若狂，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诛杀平时跟刘缙感情很好的大将数十人，派人召唤刘缙前来瀛州（河北省河间市），命张玘的老哥张皋代替主管留守业务。刘济从早上到下午，不吃东西，口渴，索取饮料，刘总把毒药罨在水里送上去。

七月十七日，刘济中毒身死（年五十四岁）。刘缙走到涿州（河北省涿州市），刘总假传已被毒死的老爹的命令，把刘缙乱棍打死，遂接管战区军政（刘总弑父杀兄，禽兽行径跟杨广像是一个窑烧出来的，但什么事刺激刘总下此毒手，史书不载）。

八一八年，夏季，四月，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大将谭忠，警告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刘总说：“自八〇六年以来，刘辟、李錡、



田季安、卢从史、吴元济，一个个兵强马壮，盘踞山河险要，自以为根深柢固，天下之大，对他无可奈何。然而，回头转眼之间，身死家灭，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严重结局，这不是人力办到的事，乃是上天直接诛杀。何况，现任皇帝神圣威武，苦心积虑，节衣缩食，供养战士，他怎么会一分一秒忘记统一？现在，中央大军势将汹涌北上，成德（总部恒州）已献出十二个县城（德州六县：安德【山东省陵县】、长河【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山东省平原县】、平昌【山东省临邑县北德平镇】、将陵【山东省安德县北】、安陵【河北省景县东安陵镇】；棣州五县：厌次【山东省惠民县】、滴河【山东省商河县】、阳信【山东省阳信县】、蒲台【山东省滨州市】、渤海【山东省利津县】；景州一县：东光【河北省东光县。参考去年〔八一七〕三月〕），我深深替你忧虑！”刘总流泪叩头说：“听到你的分析，使我下定决心！”遂一意回归中央。

八二一年，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刘总，自从谋害老爹刘济和老哥刘缙，心神不宁，一直疑神疑鬼，很多次看见老爹、老哥鲜血淋漓的幽魂向他显现；刘总经常在官邸招待和尚数百人，日夜不停地念经。刘总处理公务下班之后，就挤到和尚群里跟着做佛事；有时也躲到另一个房间，经常被剧烈的心跳惊醒，不能入睡。到了晚年，已成神经质的恐惧，心脏悸动更为严重。就在这个时候，黄河南北各割据军阀，陆续服从中央。

二月十二日，刘总上疏请准予他放弃官位，出家当和尚，也请中央赐钱一百万串赏赐将士。

三月十七日，唐帝（十五任穆宗）李恒，命刘总兼任最高监督长（兼侍中，使相），充当天平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司令官（节度使）；命宣武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司令官（节度使）张弘靖当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

三月十九日，命暂代首都长安特别市长（权知京兆尹）卢士玫，当瀛莫道（首府设瀛州【河北省河间市】）行政长官（观察使）。

三月二十一日，李恒下诏任命刘总所有的兄弟子侄，全部当官；刘总的大将和僚属辅佐官员，一律越级擢升；人民免除田赋捐税一年，赏赐战区武装部队官兵一百万串。

刘总上疏坚决请求出家当和尚，并把他的住宅改作佛教寺庙。李恒下诏命名刘总法号大觉，寺名报恩寺，派宦官携带紫色和尚衣服，连同天平

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司令官（节度使）印信符节，以及最高监督长（侍中，使相）的任命状，一并送交给刘总，由他选择。诏书还没有抵达，刘总已剃光头，正式成为和尚，将士们还打算遮道挽留，刘总诛杀领头的十余人。夜晚，把符节印信交给候补司令官（留后）张玘（刘总弑父杀兄的帮凶，参考八一〇年七月），逃走；直到天亮，军中才知道这个消息。张玘上疏奏报说：“刘总不知道去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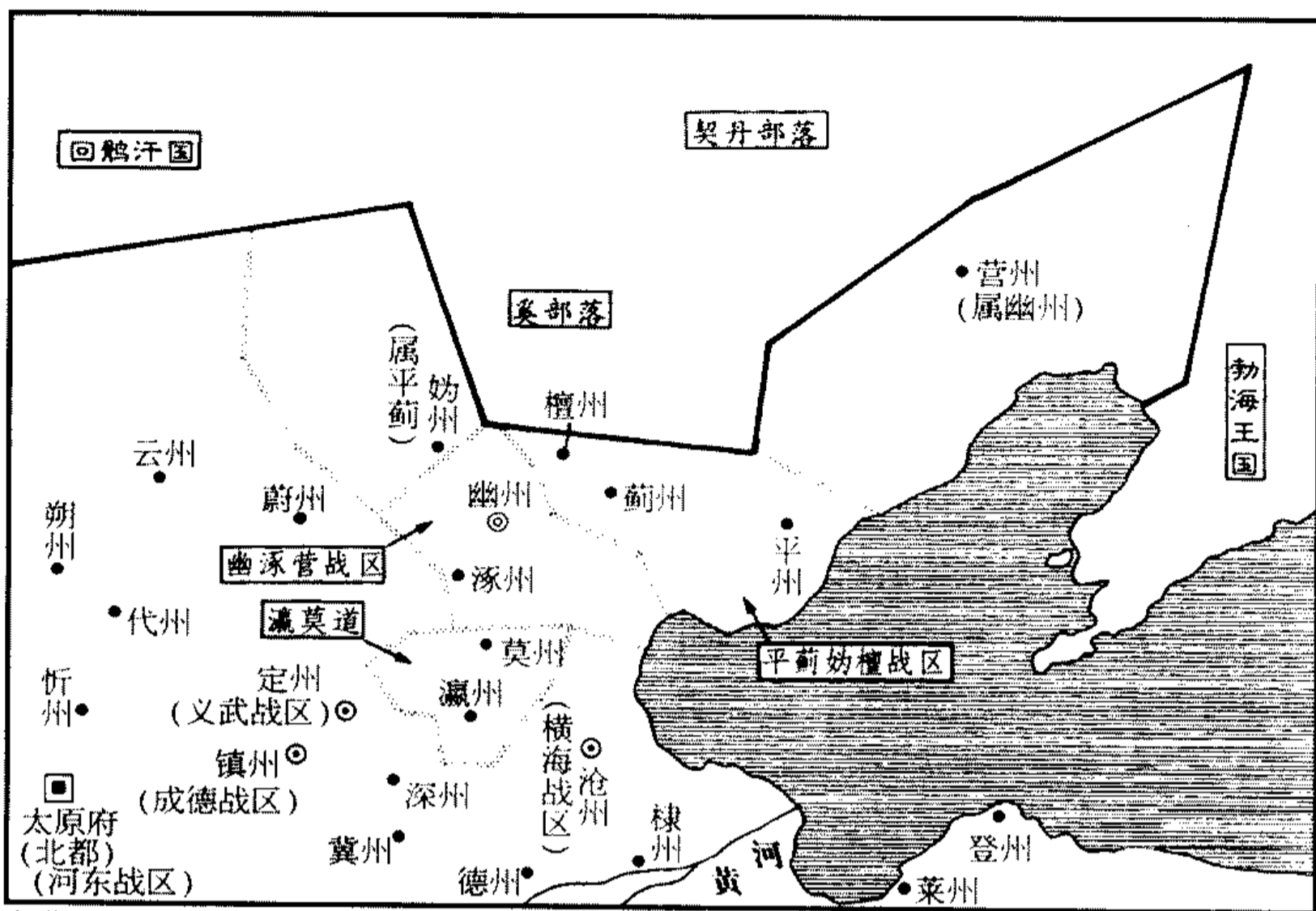
三月二十七日，刘总在定州（河北省定州市）境内逝世（刘忬于七八五年六月割据卢龙战区【总部幽州】，传刘济、刘总；共三世，三十七年而灭）。

最初，刘总奏报：“把卢龙战区一分为三：幽涿营战区，请中央派宣武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司令官（节度使）张弘靖当司令官（节度使）；平蓟妫檀战区，请中央派平卢战区（总部设青州【山东省青州市】）司令官（节度使）薛平当司令官（节度使）；瀛莫道，请派暂代首都长安特别市长（权知京兆尹）卢士玫当行政长官（观察使）。”

张弘靖先前当过河东战区（总部太原府）司令官（参考八一六年正月），行政宽大简单，受到人民称赞，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跟它相邻，刘总经常听到有关张弘靖的好评，认为卢龙人民长期以来，一直桀傲凶蛮，所以推荐张弘靖代替自己绥靖安抚。薛平，是薛嵩的儿子（参考七七三年正月），了解河朔（河北平原）的风俗习性，而又效忠中央，所以也特别推荐。卢士玫，则是刘总妻子的娘家人。

刘总又遴选部属中有功劳、雄健难制的将领，像总作战司令（都知兵马使）朱克融等，送到京师（首都长安），请中央特别奖励擢升，使卢龙战区（总部幽州）将士，能兴起羡慕前去中央任官的念头。又呈献战马一万五千匹，然后才削发而去。朱克融，是朱滔的孙儿（朱滔事，参考七八五年六月）。

可是，这个时候，新任皇帝李恒正沉醉在欢乐游宴之中，从不留意国家大事，两位宰相崔植、杜元颖，既没有远略，也没有见识，又不知道国家安危大计；为了奉承张弘靖，除了瀛莫道（首府设瀛州【河北省河间市】）交给卢士玫外，其他两战区，则全由张弘靖统御。朱克融等长期羁留京师（首都长安），没有收入，甚至穿衣吃饭，都要向别人借贷，每天到立法院（中书省）请求早日任命一官半职，崔植、杜元颖颞预不理。等到张弘靖前往幽州（北京市）到差后，下令朱克融等返回幽州（北京市）听候



九世纪·八二一年六月 刘总原三分卢龙战区方案

差遣，朱克融等大为愤怒。

从前，黄河以北各战区司令官（节度使）都亲自冒着严冬、烈日，跟士卒同甘共苦。张弘靖接任后，官架十足，态度骄傲简慢，虽在万众之中，照样目中无人，独乘八抬小轿，幽州（北京市）官民人等看到，大为惊讶。张弘靖庄重严肃，性情沉默，自命不凡，不屑跟普通人讲话，十天半月，才到公堂处理军政，而又板起面孔，宾客及将领很少听他开口，上下不能沟通，军政大事完全交给幕僚。而张弘靖所任用的执行官（判官）韦雍之流，又是一些心浮气躁的青年知识分子，喜爱饮酒，行为放纵豪迈，无论上班和回家，卫士们都前呼后拥，清道戒严，声势嚣张；有时三更半夜，他们经过的地方却满街烛光炬火，这些都是幽州（北京市）人所不习惯的事，引起强烈反感。

李恒下诏赏赐一百万串给卢龙（总部幽州）官兵，张弘靖克扣二十万串留作总部杂用，韦雍等则克扣中央拨付给官兵们的粮食，动辄严刑峻法，诟骂官兵“叛徒”、“蛮虏”，对他们讥讽：“而今，天下太平，你们能拉动两石重的弓（石，音 dān），不如认识一个‘丁’字。”于是军中人人怨恨



悲愤。

二、卢龙兵变，成德兵变

八二一年，秋季，七月十日，韦雍外出，一个低级军官在街上骑马奔跑，一不小心，冲撞到韦雍的前导卫队，韦雍勃然大怒，喝令把那军官从马背拖下来，打算就在街上棍打。河朔（河北平原）战士们不习惯这种刑罚，不肯接受。韦雍报告张弘靖，张弘靖命纠察官（虞候）审讯惩处。当天夜晚（七月十日），兵变，士卒们一个营接一个营大声喊叫，冲出营门，将领们无法阻止，变兵遂拥进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官邸，掠夺张弘靖的家产财富和妇女，把张弘靖囚禁幽州（北京市）驿马车站招待所蓟门宾馆；接着诛杀激起兵变的韦雍，以及其他幕僚张宗元、崔仲卿、郑坝（音xūn）、总纠察官（都虞候）刘操、内营管理官（押牙）张抱元。第二天（七月十一日），变兵有点后悔，全体到蓟门宾馆，向张弘靖道歉，请求准许他们戴罪立功；一连请求三次，张弘靖都不说一句话，变兵们商议说：“他闭口无言，是不肯赦免我们的罪行，我们还向他求情干什么？军中不可以一天没有统帅！”于是一同迎接老将朱洄，请求朱洄担任候补司令官（留后）。朱洄，是朱克融的老爹，当时因行动不便，在家疗养，向变兵们说明年老多病，坚决辞让，但推荐自己的儿子朱克融担任，大家同意。大家认为执行官（判官）张彻是位忠厚长者，不打算处死，张彻诟骂说：“你们怎么敢叛变，马上就要全族屠灭！”大家遂把他诛杀。

七月二十日，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监军宦官奏报兵变情形。

七月二十三日，中央贬张弘靖当太子宾客（正三品），在东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办公。

七月二十五日，再贬张弘靖当吉州（江西省吉安市）州长。

七月二十六日，命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司令官（节度使）刘悟，当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刘悟认为朱克融的势力正强，不敢到任，上疏请求说：“不如姑且颁发给朱克融任命状，以后再慢慢想办法铲除。”中央遂命刘悟仍留任昭义战区（总部潞州）司令官（节度使）。

最初，田弘正（田兴）被任命当成德战区（总部设镇州【河北省正定



县】) 司令官 (参考去年【八二〇】十月), 自己知道长期以来跟成德作战, 杀人父兄, 怨仇未解, 为了安全, 率魏博兵团 (总部魏州) 二千人护送自己到差, 顺便留在镇州 (河北省正定县), 作为亲军自卫; 上疏请全国财政总监署 (度支) 供应粮食, 及颁发赏赐。可是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 (户部侍郎) 兼全国财政总监 (判度支) 崔俊 (音 líng), 刚愎自用, 固执褊急, 没有远见, 认为魏博兵团应回归魏博, 成德兵团有保护本军统帅的责任, 一旦准许魏博兵团 (总部魏州) 留在成德 (总部镇州), 恐怕其他战区援例请求; 于是拒绝。田弘正 (田兴) 一连呈递四次奏章, 都没有下文, 万不得已, 只好命魏博兵团返防。崔俊, 是崔沔的孙儿 (崔沔, 九任帝李隆基时当皇家图书院长【秘书监】, 参考七三四年三月)。

田弘正 (田兴) 对他的家族, 十分厚待, 兄弟子侄在两都 (首都长安、东都洛阳) 的, 多达数十人 (参考前年【八一九】九月), 互相竞争看谁最奢侈浪费, 每天开支就要二十万钱; 田弘正搜刮魏博 (总部魏州) 及成德 (总部镇州) 人民的血汗, 送到两京, 供他们挥霍; 车辆驴马, 在路上接连不断, 两战区的官兵, 都十分愤慨。这时, 李恒正巧下诏赏赐成德兵团一百万串, 可是全国财政总监 (度支) 迟迟没有运到, 官兵们越发不高兴。

总作战司令 (都知兵马使) 王庭凑, 本是回鹘汗国 (瀚海沙漠群) 阿布思部落一个支派 (王庭凑的曾祖父五哥之, 骁勇善战, 成德【总部恒州】司令官王武俊收作义子, 改姓王), 性情强悍阴险、凶恶狡狴, 暗中进行兵变, 每每挑剔微小细节, 刺激士卒愤怒的情绪。只因魏博兵团 (总部魏州) 留驻的缘故, 不敢行动; 等到魏博兵团一离开, 立即发动。

七月二十八日, 夜晚, 王庭凑在战区总部前集合警卫部队士卒, 大声呐喊呼叫, 冲进去诛杀田弘正 (田兴, 年五十八岁) 跟他的幕僚, 以及从魏博战区 (总部魏州) 带来的助理官吏, 连同他们的家属, 共三百余人。王庭凑自称候补司令官 (留后), 强迫监军宦官宋惟澄上疏中央, 请求颁发人事任命状。

八月六日 (原文“癸巳”【八月三十日】, 据《旧唐书》改), 宋惟澄奏章抵达京师 (首都长安), 中央上下惊骇。可是崔俊是宰相崔植的远房堂兄, 没有人敢指出他的罪恶。

最初, 中央调换魏博 (总部魏州) 和成德 (总部镇州) 统帅时, 左金吾 (卫军第十一军) 将军杨元卿上疏反对, 认为绝不合适; 又亲自晋见宰相, 分析利害, 可是没有人重视他的意见。等到成德兵变, 李恒想起杨元

卿的话，特别赏赐给他白玉腰带。

八月八日，李恒任命杨元卿当泾原战区（总部设泾州【甘肃省泾川县】）司令官（节度使）。

瀛莫道（首府设瀛州【河北省河间市】）将领士卒们的家属，很多留在幽州（北京市）。

八月九日，莫州（河北省任丘市北郑州镇）总纠察官（都虞候）张良佐，秘密引导朱克融的卢龙兵团（总部幽州）进城；州长吴晖失踪。

八月十日，王庭凑派杀手刺死冀州（河北省冀州市）州长王进岌，派军占领城池（冀州属成德战区）。

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李愬，听到田弘正（田兴）被害消息，换上丧服，召集将士，说：“魏博官兵所以能取得中央重视，沐受皇家教化，到今天仍安居乐业，都是田公（田弘正）的功劳。镇州（恒州，河北省正定县）人如此悖逆，竟把田公杀害，是认为我们魏州（河北省大名县）没有人敢挺身复仇。各位受田公厚重的恩德，应该怎么回报？”大家都放声痛哭。深州（河北省深州市）州长牛元翼，是成德战区（总部设镇州【河北省正定县】）的优秀将领，李愬派人送给他佩剑和玉带，说：“从前，我家老爹（李晟）曾用这支佩剑替帝国立过大功（指削平朱泚），我也曾用它平定蔡州（指削平吴元济）。今天转授给你，希望你用它铲除王庭凑！”牛元翼把佩剑、玉带拿到大营，展示给全体官兵，回答李愬说：“愿意为国战死！”李愬计划出动大军北上讨伐，正巧生病，不能实施。牛元翼，是赵州（河北省赵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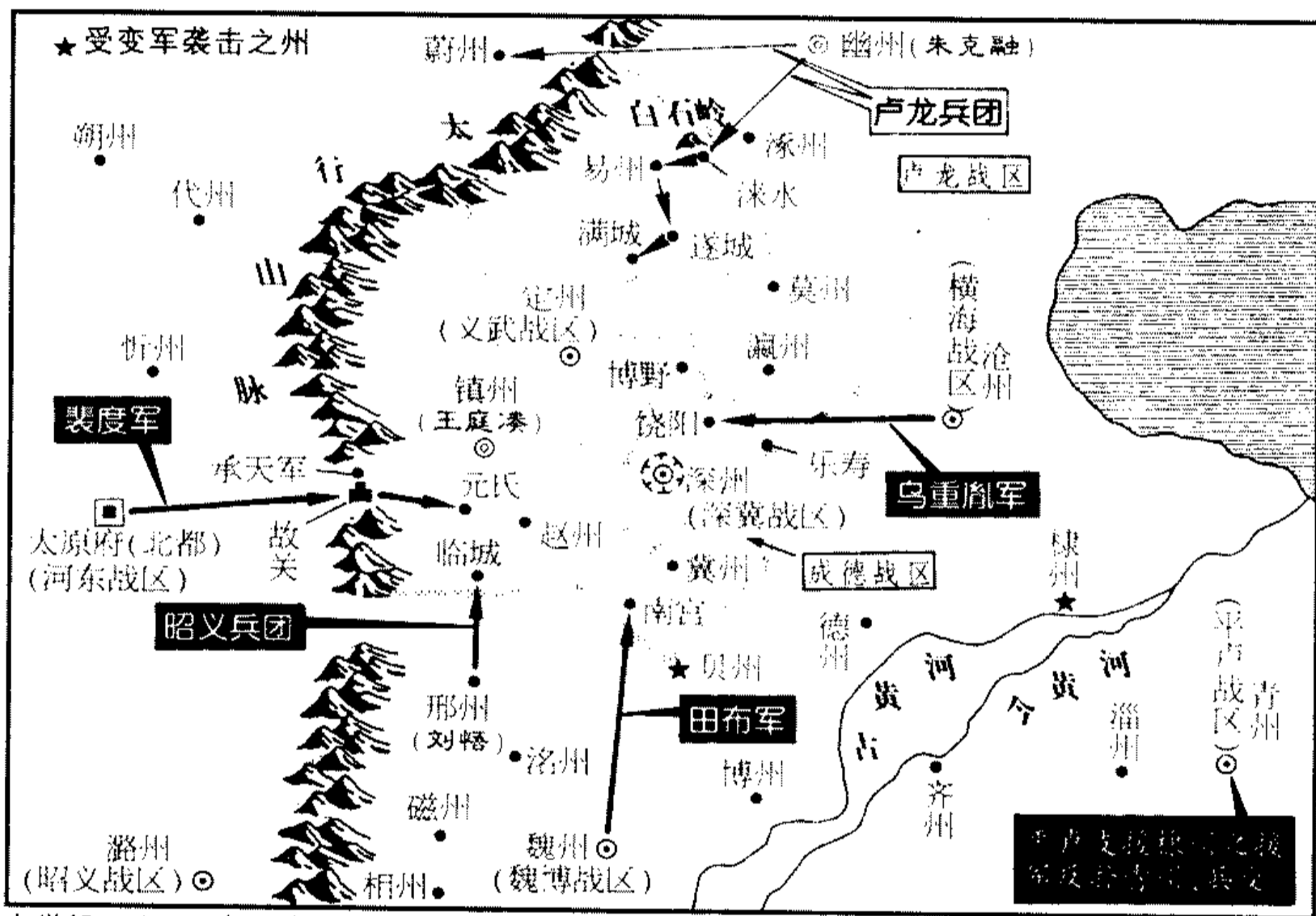
八月十二日，中央征召服丧中的前泾原战区（总部设泾州【甘肃省泾川县】）司令官（节度使）田布（田弘正【田兴】的儿子），接替李愬，继任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命他乘坐政府驿马车前往到差。田布坚决辞让，中央坚决不准，田布向妻子儿女和宾客告别说：“我不能再回来了！”放弃旌旗符节和前导亲军护卫，只带少数几个随从上路，距魏州（河北省大名县）三十华里，脱去冠帽，披散头发，光着双脚，哀号悲哭进城（魏州州城），住在丧宅；每月薪俸一千串，他一文也不领取；变卖祖传产业，共得钱十余万串，全部赏赐官兵，对年纪较大的昔日将领，当做兄长一样尊敬。

八月十三日，瀛莫道（首府设瀛州【河北省河间市】）兵变，逮捕行政长官（观察使）卢士玫及监军宦官，以及其他辅佐官员等，一起押送幽

州（卢龙战区总部，北京市），囚禁宾馆（瀛莫一道遂完全被变军占领）。

王庭凑派将领王立攻击深州（河北省深州市），不能攻克。

八月十四日，李恒下诏命魏博（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横海（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昭义（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河东（总部设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义武（总部设定州【河北省定州市】）各战区各派特遣兵团，进驻成德（总部设镇州【河北省正定县】）边境，如果王庭凑仍然执迷不悟，当立刻讨伐。成德大将王儉等五人，阴谋诛杀王庭凑，不幸泄露，连同他们家属以及所属军队官兵三千人，全被诛杀。



九世纪·八二一年八月至十一月 中央讨伐成德、卢龙变兵

八月十六日，李恒命深州（河北省深州市）州长牛元翼，当新设的深冀战区（总部深州）司令官（节度使）。

八月二十四日，李恒命宫廷监察官（殿中侍御史）温造，当皇家言行记录官（起居舍人），充任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地区各军慰劳特使（镇州四面诸军宣慰使），前往昭义（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河东（总部设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魏博（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





县))、横海(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深冀(总部设深州【河北省深州市】)、义武(总部设定州【河北省定州市】)等战区,传达中央指定的向成德(总部设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变军发动总攻击的日期。温造,是温大雅的五世孙(温大雅是一任帝李渊的文书官,参考六一七年六月十四日)。

八月二十六日,李恒命河东战区(总部太原府)司令官(节度使)裴度,当卢龙(幽州)暨成德(镇州)二战区讨伐安抚特使(招抚使)。

八月三十日,成德变军(总部镇州)首领王庭凑,引导卢龙变军(总部幽州)包围深州(河北省深州市)。

九月十九日,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变军首领朱克融,烧杀掳掠易州(河北省易县)、涑水(河北省涑水县)、遂城(河北省徐水县西遂城镇)、满城(河北省满城县)。

三、平卢兵变

八二一年,冬季,十月,李恒命裴度(河东【总部太原府】司令官)当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地区各战区特遣兵团征剿总司令(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

左领军(卫军第七军)大将军杜叔良,因谄媚当权大官,步步高升。当时,卢龙(总部幽州)、成德(总部镇州)军事力量强大,中央讨伐各军,都不敢前进,而李恒却急于把他们早日平定。宦官竭力推荐杜叔良,李恒遂命杜叔良当深州(河北省深州市)中央各特遣兵团司令官(诸道行营节度使)。又命牛元翼当成德战区(总部镇州)司令官(节度使)。

十月十二日,命沂州(山东省临沂市)州长王智兴,当武宁战区(总部设徐州【江苏省徐州市】)副司令官(节度副使)。从前,副司令官(节度副使)都由文官担任,李恒听说王智兴勇敢而有谋略,打算用他讨伐河北(黄河以北)各割据军阀,所以赐给他这项宠爱和荣耀。

十月十四日,裴度亲自率军从承天军(山西省平定县东北娘子关)旧关出发,讨伐王庭凑(《新唐书·藩镇镇冀传》:裴度军于会星【今地不详】逐成德变军,又进入元氏【河北省元氏县】境)。

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元稹,跟宫廷机要室主任宦官(知枢密)魏弘简,交情深厚,打算通过魏弘简的力量,升到宰相高位;元稹很



受皇帝宠爱，遇到事情，李恒总要询问他的意见。元稹对于裴度（河东【总部太原府】司令官），并没有私人怨恨，可是因裴度是先进前辈，而且身负重望，唯恐他击败王庭凑（成德【总部镇州】首领），建立大功；届时可能重返中央，再任宰相，那就挡住自己的前途，所以凡裴度奏报的事情，元稹总是跟魏弘简从中阻挠破坏。裴度忍无可忍，遂上疏检举元稹、魏弘简：结党营私、朋比为奸。指出：“叛逆小丑作乱，不过山东（太行山以东）一地震动；邪恶的官员勾结在一起，则破坏全国施政。陛下想要扫荡幽州（北京市）、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叛逆，应该先行整肃中央政府。为什么？祸患有大小，事情有先后，河朔（河北平原）盗贼只不过扰乱山东（太行山以东），而宫廷里的宦官及政府中的奸邪，却扰乱全国。是以河朔（河北平原）带来的祸患小，政府所隐藏的祸患大。小的祸患，我跟各将领同心合力，一定可以消灭；大的祸患，除非陛下彻底醒悟，独行专断，就无法排除。而今文武百官、中外万民，有心的人，无不愤怒；有口的人，无不叹息！只因这些当权人士正受陛下重用，不敢冒犯，深怕检举刚刚提出，灾难已经临头，既无法为国效忠，只好自求平安。我自奉命出军以来，前后所呈递的奏章，每件事情都十分急迫，影响巨大，可是接到的批答诏书，往往前言不照后语。陛下交付给我的任务不轻，奸邪对我的压制伤害更多。我跟这些摇尾分子本来没有误会，只因我前些时请求乘坐政府驿马车前往京师（首都长安），向陛下当面陈述前方军事情况。奸邪之徒最恐惧的就是我揭发他们的过失，所以千方百计阻止。我又请求率军跟各战区兵团同时推进，遇到机会，即行攻击，可是奸邪唯恐我万一成功，竟用各种方法阻挠，拖延逗留，进退都受限制。下级的建议，全被隔断。只希望我早早失败，一事无成，至于帝国是治是乱，山东（太行山以东）是胜是败，全都不管。想不到做一个侍奉君王的臣属，竟卑劣到这种地步！如果政府中的奸邪全被驱走，则河北（黄河以北）变乱用不着讨伐，自会平息。如果政府中的奸邪一直存在，变乱纵然平息，对帝国的治理，也没有裨益。陛下如果不肯相信我的话，请把我这份奏章交下，召集文武百官讨论，奸邪之辈如果不受指摘，我愿受罚。”一连三次上疏，李恒虽然大不高兴，但因裴度是帝国大臣，万不得已。

十月二十日，贬魏弘简当宫廷军械库弓箭分库管理官（弓箭库使）、元稹当国务院工程局副局长（工部侍郎）。不过，元稹虽然解除皇家文学研究院（翰林院）重要职务，而李恒对他的欣赏及信任，依然如故。

横海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司令官（节度使）乌重胤，出动战区全部兵力，拯救陷于重围的深州（深冀战区总部，河北省深州市），中央讨伐各军，都依靠乌重胤独当卢龙（幽州）、成德（镇州）变军东南一面。乌重胤是沙场老将，知道变军声势正强，不可能击破，就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机会。李恒震怒。

十月二十三日，命杜叔良当横海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司令官（节度使），调乌重胤当山南西道战区（总部设兴元府【陕西省汉中市】）司令官（节度使）。

十一月二十八日，平卢战区（总部设青州【山东省青州市】）司令官（节度使）薛平奏报说：突击队将领马廷崧（音 yín）发动兵变，失败，被杀。

当时，卢龙（幽州）及成德变军（镇州），联合攻击棣州（山东省惠民县）；薛平派大将李叔佐率军增援。州长王稷供应军需，稍微不足（王稷是王锸的儿子，参考八一六年十一月），官兵怨恨愤怒，夜晚，哗然溃散，推举马廷崧当首领，一面回奔，一面集结部众，约七千余人，直扑青州（山东省青州市）。城中军队太少，无法抵挡，薛平把库房中的金钱绸缎，以及自己的家产，全部拿出来招兵买马，集合精锐部队二千人，迎头痛击，大破变军，斩马廷崧，诛杀他的同党数千人。

横海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司令官（节度使）杜叔良，率各战区特遣兵团，跟成德变军（总部设镇州【河北省正定县】）会战，屡战屡败，成德变军知道杜叔良是个无能之辈，经常抢先攻击。

十二月八日，监军宦官谢良通奏报说：杜叔良在博野（河北省蠡县）大败，官兵被杀及失踪七千余人。杜叔良仅逃出一命，奔回营垒，连皇帝赐给他的战区司令官的旌旗符节，全都失落。

自前任帝（十四任宪宗）李纯登极以来，四面八方讨伐征战，国库已经空虚。现任帝（十五任穆宗）李恒登极后，毫无节制地赏赐左右侍从及禁卫各军；而今又对卢龙（幽州）、成德（镇州）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为时已久，不能取胜，国库完全枯竭，无力继续支持。当政高官于是建议：“王庭凑诛杀田弘正（田兴），而朱克融保全张弘靖，罪状轻重不同，请赦免朱克融，专心讨伐王庭凑。”李恒批准。

十二月二十三日，李恒下诏任命朱克融当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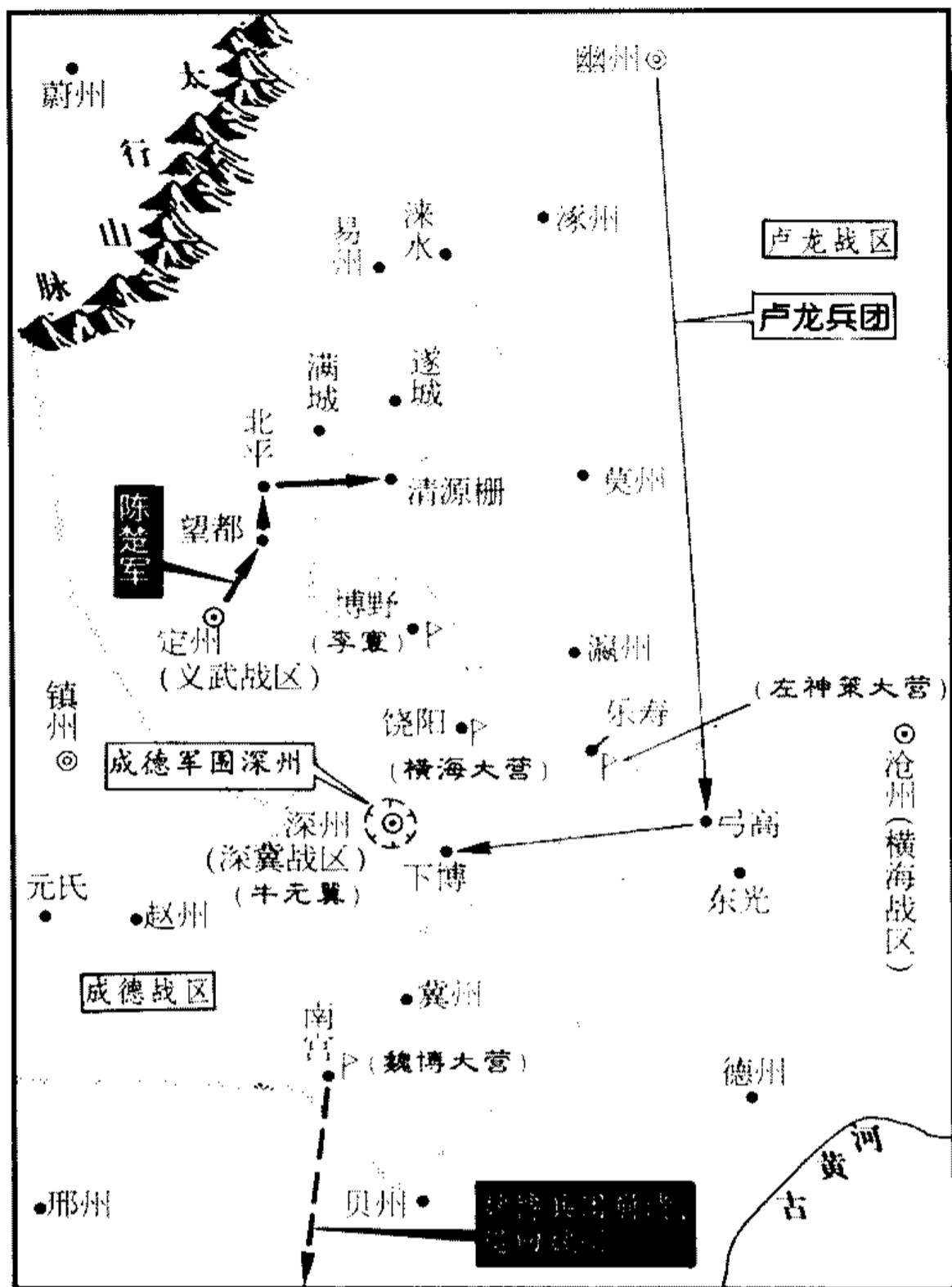
四、魏博兵变

八二二年，春季，正月五日，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变军攻陷弓高（河北省泊头市西交河镇）。

原先，弓高（河北省泊头市西交河镇）守卫一向严密，有一次，钦差宦官半夜抵达，守城将领不肯开门迎接，等到天亮，才让他进城，钦差宦官认为是奇耻大辱，破口大骂。变军间谍得到这项情报，于是，又有一天，变军派的假钦差宦官，也于半夜抵达城下，守城将领不敢再拒，只好迎接入城，变军在后面紧跟，遂占领弓高（河北省泊头市西交河镇），进围下博（河北省深州市东南下博镇）。

立法官（中书舍人）白居易上疏说：“自从幽州（北京市）、镇州（河北省正定县）背叛中央，政府动员各战区军队，共十七八万，四面进攻，已超过半年，并没有取得胜利，变军的力量反而仍然强大。弓高（河北省泊头市西交河镇）沦陷后，粮运道路，完全切断，下博（河北省深州市东南下博镇）、深州（河北省深州市），孤军被困，士卒饥饿疲倦，情形至为危急。中央讨伐各军，只因高级将领太多，不能同心合力，所以没有人肯先行攻击，大家都逗留原地，互相观望。而且，中央赏罚，近来更不公平，没有立功的人或许已经升官，对沙场战败的将领，人们也听不到有什么处罚。既然不能赏善罚恶，自无法鼓励士气；因循拖延，直到今天，如果不能改革，势将毫无希望。我建议命李光颜（阿跌光颜，忠武【总部许州】司令官）率各战区精锐部队约三四万人，从东向西挺进，打通弓高（河北省泊头市西交河镇）运粮要道，解除深州（河北省深州市）重围，跟牛元翼（深冀【总部深州】司令官）会师。再命裴度率河东战区（总部太原府）全部军队，担任从前曾经担任过的征剿司令（招讨使）旧职（参考去年【八二一】十月），从西向东压迫成德（总部镇州），等候机会出动。如果能乘虚直入，就应会师扫荡；如果大胜，盗匪穷途末路，则应允许他们投降。这样的话，东西夹攻，使盗贼的兵力分散；鼓励归顺中央，使盗贼的军心动摇；不一定流血，盗匪内部就会发生变化。再建议命李光颜（阿跌光颜）在各战区军队中，遴选最精锐的留下，其余不能作战的全部遣送回去，防守自己的疆域。现在，官兵人数虽多，却不是精锐，岂止白白浪费衣服粮食，恐怕还要引起挫败！如果采纳我的意见，东西各有一





九世纪·八二一年十二月至八二二年二月 卢龙变兵断中央军粮道

个统帅，陛下不妨各设总监军宦官一人，其他所有的监军宦官，则全部撤回。如此，号令齐一，定可成功。再者，中央之所以任用田布（魏博【总部魏州】司令官），本是要他为父报仇。如今，他率全部军队出境，费用完全仰赖全国财政总监署（度支）供应，可是几个月以来，不能继续推进，并不是田布愿意如此，而是别有原因。听说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的军队，受到的赏赐太过优厚（田弘正【田兴】初归中央，第一次便赏赐一百五十万串，参考八一二年十月，以后不断），士卒骄傲，将领富有，斗志全失，不肯作战。何况，仅魏博一个兵团，每月费用，就要支出二十八万串，拖延下去，中央用什么供应？仅这一点理由，就应召回大军。如果只留下东西两支军队（东指李光颜，西指裴度）六万人，费



用就不太多，既容易支持，供应自然丰富，现在事情越发紧急，隐藏的危机，深不可测。如果军队人数不能减少，军费就不能减少；粮食不够，军心怎么能安定！一个军心不安定的军队，什么事不会发生？何况地方政府为了供应这项庞大的军费，只有千方百计向人民搜刮聚敛；不准横征暴敛，他们就交不出军费，准许横征暴敛，人民就无法不对政府痛恨。自古以来，这就是国家安危的关键，请皇上多多考虑。”奏章呈上后，唐帝（十五任穆宗）李恒（本年二十八岁）不理。

正月七日，全国财政总监署（度支）运往横海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的粮食六百车，经过下博（河北省深州市东南下博镇），被成德变军（总部镇州）全部截走。当时，各军已经缺粮，后勤供应站（供军院）供应的衣服粮食，往往无法运到，半途就被其他友军掠夺，以致深入敌境的孤军，饥饿和寒冷交迫，什么都得不到。

最初，田布跟老爹田弘正（田兴）在魏州（河北省大名县）时，对营门官（牙将）史宪诚很是照顾，不断称赞推荐，逐渐擢升高位，当做心腹，命他担任先锋作战司令（先锋兵马使），把军中精锐部队，全交到他手。史宪诚的祖先，是奚部落（滦河上游）人，几代都在魏博战区（总部魏州）当带兵官。魏博（总部魏州）跟卢龙（总部幽州）、成德（总部镇州），本来三位一体，各自割据称雄，被人称为“河北三镇”。现在，卢龙（总部幽州）、成德（总部镇州）既背叛中央，魏博（总部魏州）军心动摇。田布率魏博兵团讨伐成德变军，在南宫（河北省南宫市）扎营，李恒不断派宦官前往督战，而官兵骄傲怠惰、无意作战，又逢天降大雪，全国财政总监署（度支）来不及供应。田布下令征收所属六州的租税支援（魏博战区共辖六州：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博州【山东省聊城市】、贝州【河北省清河县】、卫州【河南省卫辉市】、澶州【河南省内黄县东南】、相州【河南省安阳市】），将领们大起反感，说：“依照惯例，战区部队一旦出境，一切都由中央供应。而今，大帅搜刮六州人民的血汗肌肉，虽然愿意自己过穷日子，去效忠中央，但六州人民有什么罪！”史宪诚这时已怀二心，利用大家怨恨的情绪，从中挑拨煽动。正巧，皇帝下诏命分出一部分军队给李光颜（阿跌光颜）增援深州（河北省深州市）。

正月八日，魏博特遣兵团崩溃，很多人投奔史宪诚军营。田布只率中军部队八千人，返回魏州（河北省大名县）。

正月十日，田布抵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

正月十一日，田布召集军事会议，讨论再次出动，各将领越发兴趣索然，说：“大帅如果能承袭河朔（河北平原）割据传统，我们的生死由大帅做主。如果叫我们再次北伐，决不奉命。”田布无可奈何，叹息说：“心愿难以完成！”当天，撰写遗疏，大略说：“我看大家的志向，最后终于要辜负皇恩，我既不能为国立功，怎么敢忘一死！乞求陛下火速增援李光颜（阿跌光颜，忠武【总部许州】司令官）、牛元翼（深冀【总部深州】司令官），否则，忠臣义士，将被河朔（河北平原）军阀，屠杀罄尽。”捧着奏章悲号痛哭，郑重交付给幕僚李石，于是到后堂叩拜老爹田弘正（田兴）的灵位，拔出佩刀说：“对上报答君王跟老爹，对下把忠义昭示三军！”遂刺入自己心脏，逝世（年三十八岁）。史宪诚得到田布死亡消息，立即向全体部众宣布脱离中央，恢复河朔（河北平原）传统，部众大为高兴，拥着史宪诚返回魏州（河北省大名县），推举他当候补司令官（留后）。

正月十六日，魏博战区（总部魏州）奏报田布自杀。

正月十七日，中央命史宪诚当魏博战区（总部魏州）司令官（节度使）。史宪诚虽然高兴得到中央的任命，表面上仍服从中央，但暗中却跟卢龙（总部幽州）、成德（总部镇州）勾结。

正月十八日，中央命德州（山东省陵县）州长王日简，当横海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司令官（节度使）。王日简，本是成德战区（总部设镇州【河北省正定县】）的营门官（牙将）。

正月二十日，贬杜叔良当归州（湖北省秭归县）州长。

成德战区（总部设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变军首领王庭凑，把牛元翼包围在深州（河北省深州市）城里，中央军从三方面增援（西面河东裴度、东面忠武李光颜、北面义武陈楚。但根据《新唐书·藩镇泽潞传》，当时昭义【总部潞州】刘悟，亲率大军进驻邢州【河北省邢台市】，派军围攻临城【河北省临城县】，但不久退军，《通鉴》亦没有提及。所以成德【总部镇州】西面都受到攻击），但都因缺乏粮食，无法前进；勇将像李光颜（阿跌光颜）也只能紧闭营门，仅保本军不被饿死而已，士卒自己出营四处砍柴割草，每人每天不过陈米（去年以前收割的米）一勺。而深州（河北省深州市）包围越发紧急，中央不得已，只好屈服。

二月二日，李恒下诏命王庭凑当成德战区（总部设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将领们的官爵也一律恢复。派国防部副部长（兵部侍郎）韩愈当慰劳特使（宣慰使）。

李恒刚登极时，两河（黄河南北）粗略平定，宰相萧俛、段文昌建议李恒：“天下已经太平，应该逐渐裁军，请下达秘密诏书给各军事单位，规定每年一百人中，必须逃走或死亡八人。”李恒正沉迷在声色犬马、饮酒欢乐之中，对国家大事，毫不在意，所以立即批准。于是大量士卒脱离军籍，无事可做，就聚集在山上水边，当起强盗，四出劫掠。

后来，朱克融、王庭凑背叛中央，登高一呼，这些逃亡的士卒就纷纷前往投效。皇帝命各战区讨伐，可是各战区剩下的军队已寥寥无几，只好临时招兵买马，士卒没有经过训练，全是乌合之众。而监军宦官的泛滥，也摧毁各军战斗能力，战区特遣兵团固有监军宦官，其他凡是单独驻扎，或单独出动的较小部队，也有监军宦官；只要有监军宦官，统帅就不能单独发号施令。战场上一点小小胜利，监军宦官立刻派人乘政府驿马车飞奔京师（首都长安）告捷，好像仗是他一个人打的，认为全是自己的功劳。一旦失利，监军宦官就对统帅威胁迫害，叫统帅负起全部责任。监军宦官把健壮勇敢的士卒挑出来当自己的卫队，只派老弱残兵到前方作战，所以每次战役都会失败。但最致命的仍是中央遥控指挥，当军事行动开始时，一举一动，都由最高统帅部——皇宫，发出指令，而早上的指令，到了晚上又会修改，使万里外沙场上的官兵，不知道应该怎么执行。最高指令根本不了解也不理会战场上的情形，只一味要求攻击。钦差宦官像织布梭一样在路上不停奔走，驿马不够使用，就掠夺行人的马匹补充，结果人民只抄小路，不敢行走正道。所以，虽然各战区士卒共有十五万人之多，而裴度又是元老，乌重胤、李光颜（阿跌光颜）又是一代名将，但讨伐卢龙（总部幽州）、成德（总部镇州）一万余名的变军，对峙超过一年，竟然失败，力量耗尽，库藏枯竭。

崔植、杜元颖、王播当宰相，都是碌碌庸才，没有见识眼光。史宪诚既逼死田布，中央不能讨伐，遂连同朱克融、王庭凑，一起任命他们当战区司令官（节度使）。于是，河朔（河北平原）于回归中央十个月之后（成德事，参考去年【八二一】十一月；卢龙事，参考本年【八二二】二月），再度背叛中央，直到十世纪唐王朝灭亡（历时八十年），中央再不能收回。

朱克融得到中央符节印信后，才释放张弘靖、卢士玫（参考去年【八二一】七月、八月）。

二月四日，中央命坚守深州（河北省深州市）的牛元翼，当山南东道



战区（总部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司令官（节度使）；命左神策军特遣兵团乐寿镇（河北省献县）作战司令（兵马使）、清河（河北省清河县）人傅良弼，当沂州（山东省临沂市）州长；命瀛州（河北省河间市）博野（河北省蠡县）卫戍司令（镇遏使）李寰当忻州（山西省忻州市）州长。傅良弼、李寰防地在幽州（北京市）跟镇州（河北省正定县）之间，朱克融、王庭凑互相威迫利诱，傅良弼、李寰坚决拒绝，分别率部众固守城池，变军始终无法攻克；因此中央擢升二人官职，作为奖赏。

五、武宁兵变，横海兵变，宣武兵变

八二二年，二月十四日，李恒命横海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司令官（节度使）王日简，改姓名为李全略。

二月十九日，副立法长（中书侍郎）、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崔植，贬作国务院司法部长（刑部尚书）；命国务院工程局副局长（工部侍郎）元稹，兼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

二月二十一日，中央命李光颜（阿跌光颜）兼横海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司令官（节度使），及沧景道（首府沧州）行政长官（观察使），本职忠武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司令官（节度使），及深州（河北省深州市）特遣兵团司令官（行营节度使），仍然保持。命原横海战区（总部沧州）司令官（节度使）李全略（王日简）当新设立的德棣战区（总部设德州【山东省陵县】）司令官（节度使）。当时，中央认为：李光颜（阿跌光颜）一支孤军，深入敌境，补给供应难以为继，所以把横海战区（剩下沧景二州）划入他的管辖。

王庭凑（成德【总部镇州】司令官）虽然接受中央的任命，但不肯解除深州（河北省深州市）的包围。

二月二十四日，中央命诏书撰写官（知制诰）东阳（浙江省东阳市）人冯宿，当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副司令官（节度副使），暂代候补司令官（权知留后）。仍派宦官前往深州（河北省深州市）督促牛元翼早日前往襄州（湖北省襄樊市）接事。裴度（河东【总部太原府】司令官）也分别写信给朱克融（卢龙【总部幽州】司令官）、王庭凑，用大义责备；朱克融撤回他的军队，王庭凑虽然稍稍后退，但仍驻守附近，不肯离开。



宰相元稹怨恨裴度（参考去年【八二一】十月），打算解除裴度的军权，所以劝李恒昭雪王庭凑，结束这场讨伐叛逆的战争。

二月二十五日，李恒擢升裴度当司空（三公之三）、东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留守长官，仍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谏官们纷纷上疏指出：“现在时局仍然紧张，战争并没有全部平息；裴度有宰相、大将全才，不应该放到闲散位置上。”李恒乃命裴度先到京师（首都长安）朝见，然后再赴东都洛阳。

李恒命朔方战区（总部设灵州【宁夏灵武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听，当河东战区（总部设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司令官（节度使）。

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监军宦官刘承偕，仗恃皇帝对他的感恩和宠爱（刘承偕有拥戴之功，参考前年【八二〇】正月），桀骜不驯，无时无地不在欺压及戏弄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刘悟，尤其在公开场合，往往当面横肆凌辱，又放纵他的部属违法乱纪。到了最后，更胆大包天，秘密跟磁州（河北省磁县）州长张汶合作，打算生擒刘悟，绳捆索绑送到京师（首都长安），而命张汶当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刘悟得到消息，暗示他的部众行动，于是爆发兵变，诛杀张汶，包围刘承偕，也打算诛杀。幕僚贾直言进来，警告刘悟说：“你如果这样做，难道想效法李师道（参考八一八年四月）？怎么知道军队里没有第二个刘悟？假使李师道地下有知，恐怕会在九泉之下笑你。”刘悟感谢贾直言的指导，遂赦免刘承偕，只把刘承偕囚禁在官邸里。

最初，李恒在东宫当皇太子时，听到各地厌战消息，所以登极之后，对将领土卒百般宽容优待，得过且过。

三月一日，李恒下诏说：“神策六军（北衙禁军）基地司令（使），及南衙（卫军）有资格朝见的高级将领（包括上将军、大将军、将军），应准备经历及功绩，列表送到立法院（中书省），依照实际情形，分别奖励、擢升。各战区的大将，职位太久没有变动，或立过功劳的，全部奏报上来，都应擢授官职。至于各战区兵团，则应依照旧有规定，全部补满，不可以随意减少。”于是，做生意的人、当雇员杂役的人，纷纷贿赂战区司令官（藩镇），只要他们在奏章上补列一个名字表示推荐，就可以取得中央官衔（朝籍）。这种奏章大量涌到、堆积如山，知识分子们都扼腕叹息。

武宁战区（总部设徐州【江苏省徐州市】）副司令官（节度副使）王智兴，率精锐部队三千人讨伐卢龙（总部幽州）及成德（总部镇州），战

区司令官（节度使）崔群对王智兴既嫉妒又畏惧，于是上疏中央，建议命王智兴当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如果不准，则建议中央把王智兴召回京师（首都长安），另行任命别的官职。中央还没有答复，王智兴已警觉到自己被长官排斥。正巧，李恒下诏赦免王庭凑，各战区特遣兵团纷返原防。王智兴率军在约定期限前，先行入境。崔群大为恐惧，派人迎接慰劳，要求士卒脱下铠甲、放下武器，徒手进城，王智兴拒绝。

三月十四日，王智兴率军继续前进，徐州（江苏省徐州市）城内同党大开城门等待，王智兴诛杀十余个反对他的人，进入总部，晋见崔群及监军宦官，叩头在地说：“军心已变，无可奈何。”于是，给崔群和执行官（判官）、侍从人员等准备马车仆夫，又为他治理行装，事实上这一切早已准备妥当，然后派军护送崔群等抵达埇桥（安徽省宿州市）而回。王智兴遂劫掠盐铁专卖暨运输分监署（盐铁院）储存的金钱绸缎布匹，以及各战区各道呈献皇帝，而仍留在汴河（连接黄河及淮河的运河）贡船上的物资，连同做生意或行旅客人所携带的商品，都搜刮三分之二。

三月十五日，李恒加授朱克融（卢龙【总部幽州】司令官）、王庭凑（成德【总部镇州】司令官）中央官衔：国务院摄理工程部长（检校工部尚书），这是对他们解除深州（河北省深州市）包围的一种奖励。但王庭凑的军队事实上仍驻扎深州（河北省深州市）城下。

韩愈动身前去成德战区（总部设镇州【河北省正定县】），中央文武百官们都替他担心。李恒下诏指示：抵达边境时观察当时情势，再作决定，不可以冒冒失失进入。韩愈说：“命我止步，是君王的仁慈。我拼命一死，是臣属的大义。”遂直到镇州（河北省正定县）。王庭凑派人弓上弦、刀出鞘，杀气腾腾地迎接，护送到宾馆，当时，宾馆庭院已挤满军队。王庭凑说：“这里所以乱成一团，都是他们这些人干出的事，不是我的本心。”韩愈大声说：“皇上因你有统帅的才干，所以才把成德（总部镇州）托付给你，不知道你竟然不能叫他们这些人听话！”武装士卒逼到韩愈脸上说：“先太师（王武俊赠官太师）为帝国击败朱滔（参考七八四年五月），血衣还在，有什么地方辜负中央，竟把我们当成盗贼看待！”韩愈说：“你们能记得先太师（王武俊）就太好了。当一个叛徒和当一个忠臣，他们是福是祸，明显地摆在眼前。自从安禄山、史思明以来，直到吴元济、李师道，他们的子孙今天还有没有人活在人世，更别说做官！田弘正（田兴）率魏博战区（总部魏州）归顺中央，即令是怀抱中的婴儿，都有很好的官职。



王承元率本战区归顺中央，年方二十，就当战区司令官（王承元当义成【总部滑州】司令官事，参考前年【八二〇】十月）；刘悟、李佑，而今仍是战区司令官（节度使），你们知不知道！”王庭凑恐怕军心动摇，命士卒退出庭院，向韩愈说：“大驾前来，打算叫我怎么办？”韩愈说：“神策六军中，像牛元翼这样的将领多得很，但中央为了顾念大体，不能遗弃不管，你为什么仍继续包围？”王庭凑说：“马上就放他们出城！”遂跟韩愈饮酒欢宴，很有礼貌地送韩愈回京（首都长安）。

不久，牛元翼率十余位骑兵突围而出，深州（河北省深州市）大将臧平等献出城池投降，王庭凑斥责他守城太久，斩臧平等文武官员一百八十余人。

三月十七日，裴度抵达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晋见唐帝李恒，就讨伐变军没有功劳一事，请求宽恕。

在此之前，李恒下诏命刘悟（昭义【总部潞州】司令官）把监军宦官刘承偕送回京师（首都长安），刘悟声称那样会激起兵变，拒绝接受。李恒询问裴度的意见：“应该怎么办？”裴度说：“刘承偕在昭义战区（总部潞州），骄傲横暴，违法乱纪，我完全知道。刘悟率特遣兵团出征时（讨伐王承宗），写信给我，十分清楚。当时一位钦差宦官赵弘亮正在我那里，带着刘悟的信回来，说：‘要亲自奏报皇上！’不知他是否奏报？”李恒说：“我不知道这件事。不过，刘悟是帝国高级将领，为什么不自己奏报？却这么转弯抹角！”裴度说：“刘悟是一个武夫，不知道政府正常手续。可是，到了今天，刘承偕的罪状明显到如此地步，我亲向皇上当面奏报，皇上还不能下决心处理！当初刘悟就是奏报，不过片面之词，皇上怎么听得进去！”李恒说：“过去的事不必再提，我只问你现在怎么办？”裴度说：“陛下如果要收全国民心，只需要下半纸诏书，宣布刘承偕骄傲放纵、违法乱纪，命刘悟召集各将领，当面处决，则各战区司令官（节度使），谁不想为陛下一死，岂只刘悟一个人而已。”李恒低头考虑了很久，说：“我并不在乎刘承偕，可是，皇太后（李恒的娘亲郭女士）认领刘承偕当养子。他被刘悟囚禁这件事，还不敢让皇太后知道，何况把他诛杀！你再想一个别的办法！”裴度退下后，跟宰相王播等联名奏报说：“如果下诏宣布把刘承偕贬谪到荒凉远州，刘悟一定会释放他！”李恒接受。一个多月后，刘悟才把刘承偕释放。

李光颜（阿跌光颜）所率的忠武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



特遣兵团，听说将长期留驻沧州（横海战区总部，河北省沧州市东南），霎时溃散，大呼小叫，向西方逃走（必须绕到西方才能南回许州），李光颜（阿跌光颜）无法控制，惊骇恐惧，染病在身。

三月十八日，李光颜（阿跌光颜）上疏坚决辞让横海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司令官（节度使），请求仍回忠武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司令官（节度使）本职；李恒允许。

三月二十一日，李恒命裴度任淮南战区（总部设扬州【江苏省扬州市】）司令官（节度使），其他官位仍然保持。

加授刘悟（昭义【总部潞州】司令官）中央官位：摄理司徒（检校司徒，三公之二），其他官位仍然保持。

从此，刘悟轻视中央，态度骄傲，企图效法河北三镇（卢龙【总部幽州】、成德【总部镇州】、魏博【总部魏州】）；招兵买马，集结地痞流氓及英雄好汉；呈报皇帝的奏章，语气嚣张。

中央因刚刚复员，没有能力讨伐王智兴。

三月二十八日，只好任命王智兴当武宁战区（总部设徐州【江苏省徐州市】）司令官（节度使）。

唐政府再命德棣战区（总部设德州【山东省陵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全略（王日简），回任横海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司令官（节度使。德、棣二州归还横海战区）。

王庭凑包围牛元翼时，和王（李恒的叔父李绮）辅佐官（傅）于方，打算贡献奇策，谋求升迁；报告宰相元稹，建议：“派遣有辩才的人王昭、于友明，私下前往游说及离间叛党，使他们解除深州（河北省深州市）包围。再贿赂国防部（兵部）及文官部（吏部）初级官员，伪造空白人事任命状二十件，让他们依照实际需要，赏赐给有关人士。”元稹全都同意。有一位名叫李赏的人，得到这个消息，警告裴度说：“于方替元稹物色杀手，将刺杀你！”裴度放在心里，不作反应。李赏索性前往神策军揭发。

五月二十七日，李恒命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左仆射）韩皋，负责审问调查。

司法三单位（三司：国务院司法部【刑部】、总监察署【御史台】、最高法院【大理寺】）审问调查于方刺杀裴度事，没有发现证据。

六月五日，裴度及元稹同时被免除宰相职务；李恒命裴度当国务院右最高执行长（右仆射），元稹当同州（陕西省大荔县）州长。命国务院国

防部长（兵部尚书）李逢吉，当副监督长（门下侍郎）、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

谏官们上疏说：“裴度没有罪，不应该免除宰相。元稹跟于方从事邪恶勾当，处罚太轻。”李恒不得已。

六月十三日，免除元稹所兼任的长春宫（陕西省大荔县东）管理总监（长春宫使。“宫”，不是指皇宫，而是指寺庙。“宫使”，是一个怪诞的官职，但在以后，却成为一项重要荣衔，虽没有权，却有俸禄及表示身价。到了宋王朝，改“使”为“提举”，像《通鉴》主稿人司马光，在他的一长串官衔中，就有“西京嵩山崇福宫管理总监【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元稹被任命当州长时，同时兼任“宫使”，今则削去兼职，但仍保留州长官位）。

当初，张弘靖当宣武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司令官（参考八一九年八月），不断用赏赐取悦官兵，以致库房枯竭。李愿继任，性情奢侈浪费，赏赐比张弘靖要少，但刑罚却比张弘靖要重，士卒大不高兴。而李愿更任用他妻子的老弟窦瑗统御侍卫亲兵，窦瑗骄傲不可一世，又贪婪无厌，官员对他都十分憎恶。营门官（牙将）李臣则等，发动兵变。

秋季，七月四日，入夜，变兵就在窦瑗的寝帐中砍下他的人头，大家一齐呼喊，官邸卫士随声响应。李愿大为恐惧，带着一个儿子，翻城逃奔郑州（河南省郑州市），乱兵诛杀李愿的妻子，推举内营总管理官（都押牙）李芥（音jiè）当候补司令官（留后）。

七月十日，宣武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监军宦官，奏报兵变。

七月十二日，李芥奏报自己已暂代候补司令官（权知留后）。

七月十七日，李恒命中央三院主管官员，会同宰相，讨论对宣武（总部汴州）兵变如何处理，大家一致认为：应援用河北三镇前例，授给李芥战区司令官（节度使）符节。李逢吉反对说：“黄河以北割据情形，是万不得已。如果连宣武战区也一并抛弃，则江淮（华东地区）以南，都将脱离中央。”杜元颖、张平叔则强调说：“为什么爱惜一纸人事任命状，而不爱惜一方人士的性命！”讨论没有结果。但不久宣武战区（总部汴州）所辖的其他三州：宋州（河南省商丘市）、亳州（安徽省亳州市）、颍州（安徽省阜阳市）州长，分别上疏请求另派战区司令官（节度使）。李恒大喜，认为李逢吉的意见正确，遂派宦官前去三州慰劳。李逢吉因而建议：“征召





李齐到京师（首都长安）当禁卫将军，而命义成战区（总部设滑州【河南省滑县】）司令官（节度使）韩充，转镇宣武（总部汴州）。韩充，是韩弘的老弟（韩弘镇守宣武【总部汴州】二十一年），性情宽厚，深得人心。假设李齐拒抗，则命武宁战区（总部设徐州【江苏省徐州市】）及忠武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东西夹攻，而由义成兵团（总部滑州）攻击北方，韩充一定可以进城到任。”李恒都接受。

七月十八日，李恒贬李愿当随州（湖北省随州市）州长，命韩充当宣武战区（总部汴州）司令官（节度使），仍兼义成战区（总部滑州）司令官。征调李齐当右金吾（卫军第十二军）将军，李齐不接受。宋州（河南省商丘市）州长高承简斩李齐的使节，李齐派军二千人攻高承简，攻陷宁陵（河南省宁陵县）、襄邑（河南省睢县）。宋州（河南省商丘市）有三个子城，李齐军已攻陷南城，高承简退守北边二城，跟变军会战十余次。

七月二十五日，忠武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司令官（节度使）李光颜（阿跌光颜）率军二万五千人，讨伐李齐，进驻尉氏（河南省尉氏县）。兖海战区（总部设兖州【山东省兖州市】）司令官（节度使）曹华听到李齐兵变消息，不等接到诏书，立即出军讨伐。李齐增派援军三千人攻宋州（河南省商丘市），恰好刚到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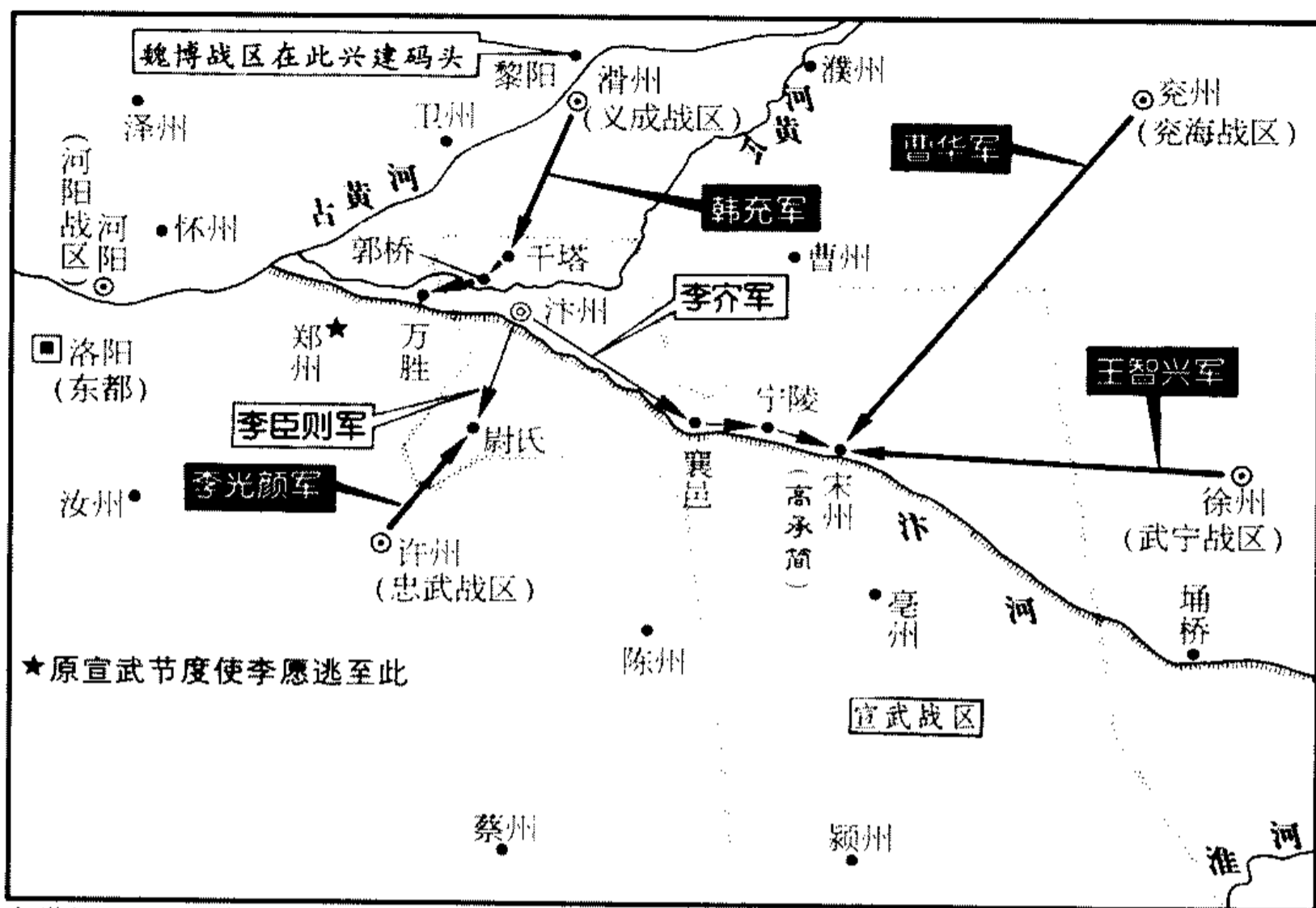
七月二十八日，曹华军迎头痛击，击破李齐变军。

七月二十九日，李光颜（阿跌光颜）在尉氏（河南省尉氏县）击败宣武变军（总部汴州），诛杀及俘虏二千余人。

八月六日，韩充进入汴州（河南省开封市）边境，驻军千塔（地望应在开封市北）。武宁战区（总部设徐州【江苏省徐州市】）司令官（节度使）王智兴，会同宋州（河南省商丘市）州长高承简，击破宣武变军（总部汴州），杀一千余人，残余的变军逃走。

最初，李齐被拥护当候补司令官（留后），把总作战司令（都知兵马使）李质当做亲信心腹；后来，中央征召李齐担任禁卫将军，李齐拒绝，李质屡次规劝，李齐都不接受。稍后，李齐头上长疮，派李臣则等率军前往尉氏（河南省尉氏县）抵抗李光颜（阿跌光颜）。不久，中央大军从四面八方开来，变军屡次战败，而李齐病势更重，于是把军事行动全部交给李质，在家中卧床养病。

八月十八日，李质跟监军宦官姚文寿生擒李齐，斩首。伪造李齐军令，征召李臣则等班师，等李臣则等回来，全都斩首；逮捕李齐的四个儿子，



九世纪·八二二年七月至八月 宣武李介兵变

押解京师（首都长安）。

八月二十五日，李恒命韩充专任宣武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司令官（节度使），韩充既到差，军心略微安定；于是秘密调查这次犯上作乱的一千余人，有一天，连同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全体驱逐出境，警告说：“胆敢逗留境内不离开，斩首！”于是军政完全纳入正常轨道。

德州（山东省陵县）州长王稷，继承老爹王鐔遗留下来的财产，非常富有。横海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司令官（节度使）李全略（王日简）贪图他的财富，决定用暴力掠夺（德州属横海战区）。

九月九日，李全略（王日简）密令士卒攻击王稷，屠杀他的全家，而收王稷的女儿当小老婆，上疏中央，说是变兵干的坏事。

六、卢龙兵变复兵变，李同捷叛

八二四年，最初，牛元翼在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襄州）司令官（节度使）任上时，不断贿赂成德战区（总部镇州）司令官（节度使）王庭凑，



希望放走他的家人，王庭凑不肯（牛元翼逃出深州事，参考前年【八二二】三月）。后来，听到牛元翼逝世（当在去年【八二三】五月）消息。

三月十五日，王庭凑屠杀牛元翼全家。

夏季，六月，唐帝（十六任敬宗）李湛接到王庭凑（成德【总部镇州】司令官）屠杀牛元翼全家报告（参考本年【八二四】三月十五日），叹息宰相没有才干，才使叛徒横肆暴虐。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韦处厚上疏说：“裴度对帝国的贡献，无与伦比，声威传播塞外，如果能调回中央，命他参与决策，河北（黄河以北）、山东（太行山以东），定会放弃割据。管仲说：‘听一面之词的，愚昧。听很多不同意见的，圣明。’治理和混乱，基本原则一样：顺应人心就天下太平，违背人心就天下不安。听说陛下在吃饭的时候，叹息没有萧何、曹参这样的人才！可是，陛下有一个裴度，还不能留在中央，这正是冯唐告诉刘恒（西汉王朝五任帝）的：‘虽然有廉颇、李牧，却不能用！（参考前一六六年）’对于宰相，陛下应该把全权交给他，信任他、亲近他、礼遇他；如果他办事没有成绩，对国家没有贡献，就应该调一个闲差，或贬谪远地。这样的话，在位的人不敢不全力以赴，想进身的人不敢不认真办事。我跟李逢吉之间，从来没有私人恩怨，但我却曾经无辜地被裴度贬官（韦贯之免除宰相时，韦处厚贬开州，参考八一六年九月）。今天所陈述的，对上解除领袖的忧虑，对下转达大家的愿望！”李湛看到裴度的奏章上没有遥兼二级宰相（平章事，使相）官衔，询问韦处厚怎么回事，韦处厚把李逢吉排斥裴度的情形（参考去年【八二三】八月二十一日），奏报李湛，李湛说：“怎么会这个样子！”而李程也建议应特别礼遇裴度。

六月十八日，命裴度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

八二六年，春季，正月二十四日，山南西道战区（总部设兴元府【陕西省汉中市】）司令官（节度使）裴度，自兴元（陕西省汉中市）前来中央朝见，宰相李逢吉的党羽千方百计诋毁诬陷。

先前，民间有谣言说：“绯衣（红衣）小儿露着肚，天上有口被驱逐。”（职业特务解释：“绯衣，就是非衣，非衣，就是‘裴’字；天上有口，就是‘吴’字；指裴度生擒吴元济，身有奇才。”）当时，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城里，东西横亘着六条高坡，好像八卦中的“乾卦”（“乾卦”卦形三三），裴度家正筑在第五个高坡上，李逢吉的党羽张权舆散布谣言说：“裴度姓名应验神秘预言书，家宅又居‘乾卦’高坡。中央

没有召见，自己主动来京（首都长安），显然别有用心。”（九任帝李隆基时两位宰相：张说住宅在裴度家之西，张嘉贞住宅在裴度家之北，二人没有因此而出事，为什么单单检举裴度？这只是职业特务害人手段而已。）唐帝（十六任敬宗）李湛虽然还是一个少年（本年十八岁），却完全洞察这是一种诬陷，待裴度更好。

李湛自从登极以来，一直打算前往东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宰相以及政府官员劝阻的很多，李湛全不接受，下定决心非去不可，并命国务院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度支员外郎）卢贞前去视察，着手整修东都洛阳宫殿，及中途行宫（自长安【陕西省西安市】东行，华阴【陕西省华阴市】有琼岳宫、金城宫，郑县【陕西省华县】有神台宫，陕县【河南省三门峡市】有陕城宫，福昌【河南省宜阳县西韩城】有福昌宫，永宁【河南省洛宁县北】有崎岫宫、兰峰宫，寿安【河南省宜阳县】有连昌宫、兴泰宫）。

裴度在融洽气氛中，对李湛说：“帝国设立两个京都，就是作为巡视之用；自从帝国多灾多难，这项行动已经停止（事实上，在唐王朝中后期，一直设置三个“都”：首都上都长安、东都洛阳、北都太原，参考七六二年二月。但太原【山西省太原市】位置偏北，所以一直被忽略，当时的人，一般只提“两都”）。现在东都（洛阳）的宫殿、军营、政府机关官舍，大都成为废墟荒田，陛下如果想去，最好是命有关单位在一个较长限期内，慢慢整修，然后再去。”李湛说：“从一开始，那些发言的官员，只一味指摘我不应该去。如果像你所说的情形，不去也可以。”正巧，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朱克融、成德战区（总部设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王庭凑，先后请求中央准他们派兵工到东都洛阳参与重建。

三月二十日，李湛下诏说，整修东都洛阳，实在扰民，应立即停止。命卢贞回京（首都长安）。

先前，中央派宦官去幽州（卢龙战区总部，北京市）赏赐朱克融换季服装，朱克融认为衣服质料太坏而手工又劣，于是逮捕钦差宦官。又奏报说：“本战区将士春季军衣，数量不足，请求全国财政总监署（度支）发给三十万端匹。”又奏报说：“我准备率领兵马及工匠五千人，南下助修东都（洛阳）。”李湛十分烦恼，询问宰相们的意见，打算派遣重要高官前去安抚慰劳，要朱克融释放钦差宦官。裴度上疏说：

“朱克融嚣张到这种程度，可预知他死期不远。好像一只野兽，在山林





里踢腾跳跃、咆哮号叫，时间一久，一定疲困。至于南下助修东都（洛阳），事实上他绝不敢离开他的巢穴。希望陛下不要派人前去安抚，也不要命他释放钦差宦官。稍延到十天半月之后，才赐给他一道诏书，说：‘听说宦官到你那里，行动稍受限制，等他回来，我自当有处分。所赐换季服装，主管官员粗制滥造，我很想知道细情，已下令调查办理。至于将士们的春季新衣，从来不由中央发给，一向由战区自己供应，我并不爱惜数十万匹东西，只因没有前例，不可以单独优待范阳（幽州州政府所在城，北京市）。’朱克融所强调助修宫殿，更是空话，如果想直率揭穿，就说：‘兵工最好是早日出发，我已命沿途地方政府负责招待。’他接到这个诏书，一定张皇失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如果表示包容，则不妨说：‘整修工作，自有主管单位负责，不须兵工远来。’只要这样就好，不值得陛下忧虑。”

李湛大为高兴，接受。

横海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司令官（节度使）李全略（王日简）逝世；他的儿子、副总司令官（副大使）李同捷自兼候补司令官（领留后），用大量金银珍宝贿赂相邻战区，要求继承老爹官位。

夏季，五月，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兵变，诛杀司令官（节度使）朱克融和他的儿子朱延龄；另一派官兵拥护朱克融最小的儿子朱延嗣主持军政。

秋季，八月，朱延嗣主持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虐待他的部属。总作战司令（都知兵马使）李载义，跟老弟大营作战司令（牙内兵马使）李载宁，再度发动兵变，诛杀朱延嗣，并屠杀朱家满门三百余人（朱克融于八二一年七月夺取卢龙，传朱延嗣，共六年而亡）。李载义暂代候补司令官（权知留后）。

九月，李载义列举朱延嗣的罪状，呈报中央。李载义，是李承乾的后裔（李承乾是二任帝李世民的太子，后被罢黜；参考六四三年四月）。

九月庚申日（九月乙丑朔，没有庚申），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史宪诚，信口开河奏报说：“横海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兵变，李同捷被他的武装部队驱逐，投奔本战区，请求回归中央。”过了几天，又奏报说：“李同捷又返回沧州。”

冬季，十月五日，命李载义当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



八二七年，横海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副司令长官（副大使）李同捷，擅自篡夺战区军政（参考去年【八二六】三月），过了一个新年，中央仍不闻不问。李同捷希望新皇帝登极后，或许特别宽恕通融。

三月一日，派机要秘书（掌书记）崔从长携带奏章，同他的老弟李同志、李同巽一起到京师（首都长安）朝见，表示愿遵守中央决定。

夏季，四月，忠武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司令官（节度使）王沛逝世。

四月二十九日，命畜牧部长（太仆卿）高瑀当忠武战区司令官（节度使）。

自八世纪六〇年代、十一任帝李豫（李俶）在位末期以来，各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差不多都出身禁军；禁军大将有资格出任战区司令官（节度使）的，都用比平常要高两倍的重利，向富家借钱，用来贿赂神策军总指挥宦官（中尉），贿款动不动就超过一万万钱，然后才能取得皇帝任命；从来没有一个战区司令官（节度使）来自宰相推荐。这些人到任之后，沉重的贷款压力，使他们迫不及待地搜刮征取。直到现在（已六十余年），王沛逝世，裴度、韦处厚才奏报派高瑀接任。中央及地方一致庆贺说：“从今以后，‘债帅’就要少见！”

五月十五日，唐帝（十七任文宗）李昂，命天平战区（总部设郛州【山东省东平县】）司令官（节度使）乌承胤当横海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司令官（节度使）。命横海战区前副司令长官（副大使）李同捷当兖海战区（总部设兖州【山东省兖州市】）司令官（节度使）。中央仍顾虑黄河南北的割据军阀和战区煽动李同捷抗命，于是命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史宪诚，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

五月十六日，再命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李载义、平卢战区（总部设青州【山东省青州市】）司令官（节度使）康志睦、成德战区（总部设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王庭凑，分别摄理中央官位。

秋季，七月，李同捷宣称将士强行挽留，拒绝调职，不肯接受诏书。

七月二十五日，武宁战区（总部设徐州【江苏省徐州市】）司令官（节度使）王智兴，上疏请求率本战区军三万人，自备五个月粮秣，讨伐李

同捷。李昂批准。

八月十一日，李昂下诏撤除李同捷所有官爵，命乌重胤（横海）、王智兴（武宁）、康志睦（平卢）、史宪诚（魏博）、李载义（卢龙），以及义成战区（总部设滑州【河南省滑县】）司令官（节度使）李昕、义武战区（总部设定州【河北省定州市】）司令官（节度使）张璠（音 fán），各率本战区军讨伐。

李同捷派他的子弟，送珍贵的货物、美丽的女子，给河北各战区。

八月二十九日，李载义（卢龙）逮捕李同捷的侄儿，连同所送的贿赂，一并呈献中央。

史宪诚（魏博）跟李全略（王日简，李同捷的老爹）是儿女亲家。李同捷反抗中央，史宪诚暗中运送粮食帮助。宰相裴度不知道史宪诚做的事，认为史宪诚绝对忠贞。史宪诚派亲信部属到立法院（中书省）向宰相请示，韦处厚告诉他说：“晋公爵（裴度）在皇上面前，用他全家百口的性命，保证你们战区首领忠心耿耿。我却认为不是这样，只等以后有什么举动，自有国法！”史宪诚恐惧，不敢再跟李同捷来往。

王庭凑（成德）替李同捷请求中央发给战区司令官（节度使）符节，中央不准，于是大量增援李同捷，派军进驻边境，以阻吓魏博特遣兵团。又派使节用厚重礼物，贿赂沙陀部落（神武川，山西省山阴县东）酋长朱邪执宜，请求支持，朱邪执宜拒绝。

冬季，十月，天平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省东平县】）司令官（节度使）兼横海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司令官（节度使）乌重胤，攻击李同捷，屡战屡胜。

十一月八日，乌重胤在军中逝世（年六十七岁）。

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央调保义战区（总部设晋州【山西省临汾市】）司令官（节度使）李寰，当横海战区司令官（节度使）。这是王智兴（武宁）的推荐，中央同意。

七、魏博兵变复兵变，义成兵变

八二八年，春季，三月二十三日，武宁战区（总部设徐州【江苏省徐州市】）司令官（节度使）王智兴，攻击棣州（山东省惠民县），纵火焚毁三面城门。



闰三月一日，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史宪诚奏报说：已派他的儿子、战区副司令长官（副大使）史唐，总作战司令（都知兵马使）元志绍（元，音 qí）率军二万五千人，直进德州（山东省陵县），讨伐横海战区（沧州）变军首领李同捷。

本来，史宪诚打算支持李同捷，但史唐哭泣阻止，并且建议出军讨伐，史宪诚不能不接受。

成德战区（总部设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司令官（节度使）王庭凑暗中派出军队，又运食盐粮秣等，帮助李同捷，李昂打算讨伐王庭凑。

秋季，七月二十日，命立法院（中书省）集合文武百官讨论，宰相以下官员，没有人敢提出不同的意见，只有军械供应部长（卫尉卿）殷侑反对，说：“王庭凑虽然依附叛徒，但犯罪行为还不太明显，应该暂时包容，而用全副力量对付李同捷。”（殷侑，是陈州【河南省淮阳县】人。）

八月十六日（原文误置于七月，据《新唐书》改），李昂下诏宣布王庭凑罪状，命相邻各战区严阵以待，等候王庭凑改过自新。

九月四日，武宁战区（总部设徐州【江苏省徐州市】）司令官（节度使）王智兴奏报说：攻克棣州（山东省惠民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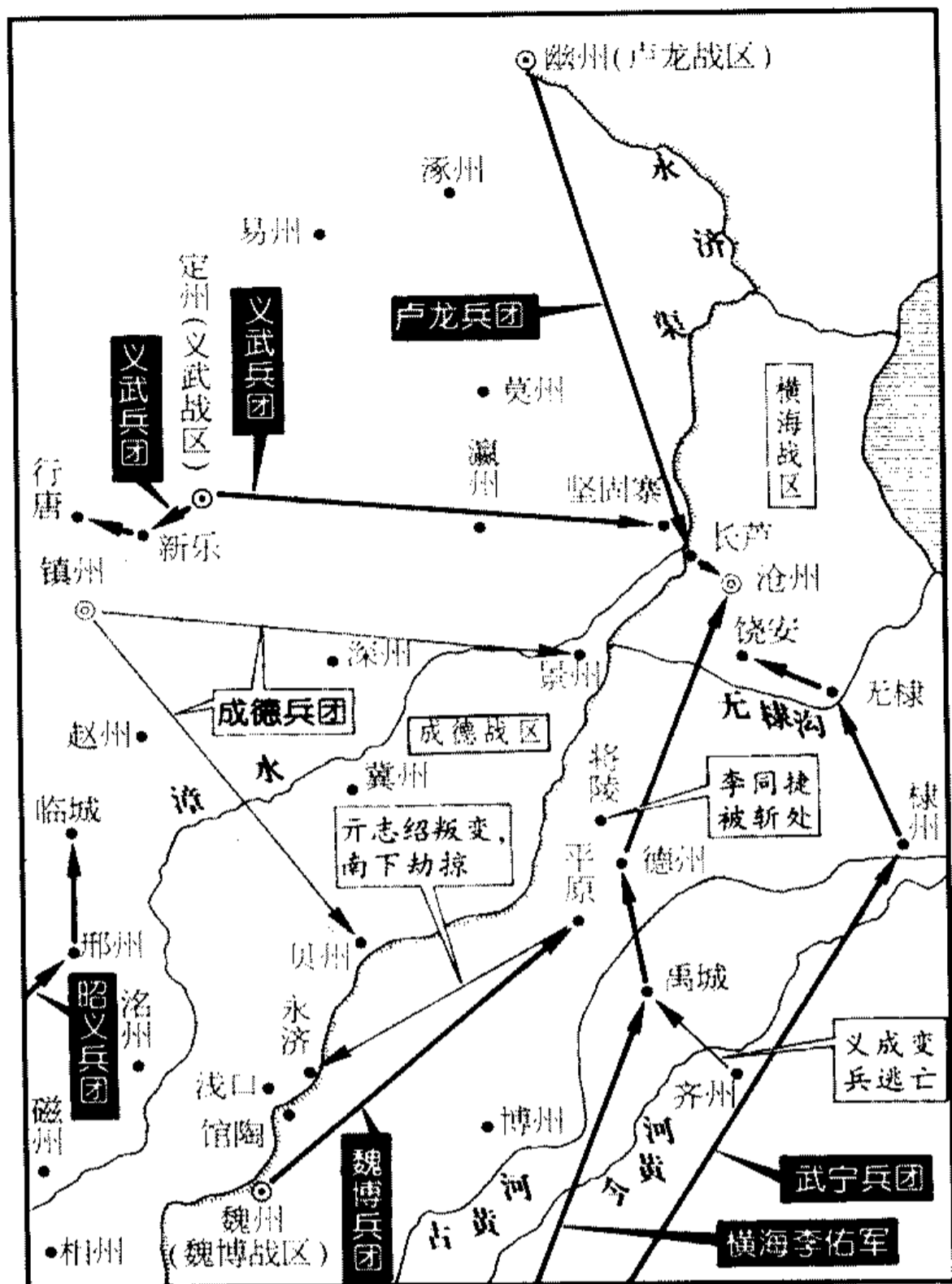
横海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新任司令官（节度使）李寰，自保义战区（总部设晋州【山西省临汾市】）率军东下到差，对士卒不加约束，一路奸淫烧杀劫掠，走到哪里，就逗留在哪里，迟迟不肯前进，却拼命向地方政府索取供应。

九月七日，中央改命李寰当夏绥战区（总部设夏州【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司令官（节度使）。

九月十一日，李昂下诏免除王庭凑所有官爵，命各战区军队从四面进攻（《新唐书·藩镇镇冀传》记载，义武【总部定州】兵团攻新乐【河北省新乐市】、行唐【河北省行唐县】，昭义【总部潞州】兵团攻临城【河北省临城县】，又引导漳水水攻深州【河北省深州市】、冀州【河北省冀州市】）。

加授武宁战区（总部设徐州【江苏省徐州市】）司令官（节度使）王智兴中央官衔：暂任司徒（守司徒，三公之二）。命夏绥战区（总部设夏州【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前任司令官（节度使）傅良弼，当横海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司令官（节度使）。

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在平原（山东省平原县）



九世纪·八二七年八月至八二九年四月 中央讨伐横海李同捷

击败横海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变军，攻克县城。

十一月一日，义武战区（总部设定州【河北省定州市】）司令官（节度使）柳公济奏报说：击败横海（沧州）变军，攻克坚固寨（河北省沧县境），在寨东再击败变军。

当时，黄河南北各战区特遣兵团讨伐李同捷，很久不能成功，偶尔有一次小胜，就大肆夸张格杀及俘虏的数目，以求赏赐，中央竭尽全力供应，江淮（华东地区）被搜刮得民穷财尽。

傅良弼走到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逝世。

十一月三日，命左金吾（卫军第十一军）大将军李佑，当横海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司令官（节度使）。

十二月六日，王智兴奏报说：他所属的作战司令（兵马使）李君谋，率军渡河（注入渤海的鬲津河），攻破无棣（河北省盐山县东南庆云镇。《新唐书·藩镇横海传》更记载李君谋收降饶安【河北省盐山县西南】士卒五千人）。

横海（沧州）变军首领李同捷在战场上不断挫败，成德（镇州）无法援救，乃派人游说魏博（魏州）大将元志绍唆使他诛杀史宪诚父子，夺取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元志绍于是倒戈，率领部队二万人，回军反攻魏州（河北省大名县）。

十二月二十六日，李昂派监督院高级顾问官（谏议大夫）柏耆，前往魏博（魏州）安抚慰劳；并命义成（滑州）、河阳（河阳县）二战区出兵攻击元志绍。

十二月三十日，史宪诚奏报说：叛将元志绍率军驻扎永济（山东省冠县北馆陶镇）；向中央请求紧急援助。李昂下诏命义成战区（总部设滑州【河南省滑县】）司令官（节度使）李昕，率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各战区特遣兵团，讨伐元志绍。

八二九年，春季，正月，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变军将领元志绍，跟成德战区（总部设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变军，联合劫掠贝州（河北省清河县。元志绍事，参考去年【八二八】十二月）。

义成战区（总部设滑州【河南省滑县】）特遣兵团士卒三千人，先前驻扎齐州（山东省济南市），奉命调往禹城（山东省禹城县），走到半路，兵变，溃散逃回；横海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司令官（节度使）李佑出军截击，三千人全部诛杀。

义成战区（总部设滑州【河南省滑县】）司令官（节度使）李昕、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副司令长官（副大使）史唐，联合攻击元志绍，把元志绍击破。

元志绍率他的直属部队五千人，投奔镇州（成德战区总部，河北省正定县）。

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候补司令官（留后）李载义奏报说：攻击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所属的长芦（沧州市），攻克。

正月二十三日，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奏报说：元志绍的残余部众一万五千人，前来本战区投降，已把他们安置洺州（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



二月，橫海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司令官（节度使）李佑，率各战区特遣兵团攻击橫海战区（总部沧州）变军首领李同捷，把变军击破；乘胜继续进攻德州（山东省陵县，德州属橫海战区）。

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史宪诚，听到橫海（沧州）变军将被消灭的消息，大为恐惧，他的儿子史唐劝他前往中央朝见。

二月十六日，史宪诚派史唐携带奏章，前往京师（首都长安），请求准许他到中央朝见，并将军政大权缴回中央。

四月十九日，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候补司令官（留后）李载义奏报说：进攻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的特遣兵团，攻破外城。橫海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司令官（节度使）李佑攻克德州（山东省陵县），守城变军三千余人，逃往镇州（河北省正定县，投奔成德）。

橫海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变军首领李同捷，眼看大势已去，写信给李佑，请求投降。李佑接受，并把该信奏报中央，中央派监督院高级顾问官（谏议大夫，正四品下）柏耆，前往安抚慰问（柏耆，参考八一八年三月）。中央讨伐军总部一向喜爱夸大声势，用苛刻的军法控制各将领，各将领早有强烈反感。现在，李同捷向李佑投降，李佑派大将万洪率军进入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从李同捷手中接管防务。柏耆怀疑李同捷心怀奸诈，可能发生变化，于是亲自率领骑兵数百人，奔入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找一个借口，诛杀万洪，逮捕李同捷和他的家属，押解送往京师（首都长安）。

四月二十六日，走到将陵（山东省陵县北），听说成德（总部镇州）变军首领王庭凑，准备派奇袭部队救出李同捷。于是柏耆斩李同捷，把人头送到京师（首都长安）。橫海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一场变乱，全部削平（变乱长达三年两个月。李同捷起兵事，参考八二六年三月）。

各战区特遣兵团讨伐李同捷，苦战三年，不过勉强胜利，而柏耆却抢先入城，当做他一个人的功劳，各将领大为愤怒，纷纷向皇帝控诉。

五月十三日，李昂下令贬柏耆当循州（广东省惠州市）户籍官（司户）。

不久，李佑也逝世。



五月二十四日，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摄理副司令官（摄副使）史唐奏报改名史孝章。

六月八日，李昂（李涵）下诏说：“中央讨伐成德战区（总部设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各战区特遣兵团，应各自返防休息，只负责保护边境不受侵扰，不准跟成德（总部镇州）来往，只有在变军首领王庭凑表示归顺中央时，才可以接受他的奏章、转报中央；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准接受。”

六月十三日，中央加授史宪诚中央官衔：兼任最高监督长（兼侍中，使相），充当河中战区（总部设河中府【山西省永济市】）司令官（节度使），而命义成战区（总部设滑州【河南省滑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听，兼魏博战区（总部魏州）司令官（节度使）。中央从魏博战区（总部魏州）中分割相州（河南省安阳市）、卫州（河南省卫辉市）、澶州（河南省内黄县东南）三州，另设相卫澶战区（总部相州），命史孝章（史唐）当司令官（节度使）。

最初，横海战区（总部沧州）司令官（节度使）李佑，听到柏耆诛杀万洪消息，大为惊恐，病势加重。李昂（李涵）说：“李佑如果死了，是柏耆杀他！”

六月二十五日，李昂下令柏耆自杀（根据《旧唐书·柏耆传》，柏耆不因李佑致死，而是宦官马国亮奏报柏耆夺取李同捷婢女九人，李昂才把他处决）。

河东战区（总部设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司令官（节度使）李程奏报说：接到王庭凑的信，请求呈献景州（河北省泊头市。景州本属横海战区，李同捷割据时，王庭凑乘机夺取）。又奏报说：元志绍上吊自杀。

李昂派宦官送给史宪诚：兼任最高监督长（兼侍中，使相）及河中战区（总部河中府）司令官（节度使）旌旗符节。

六月二十五日，钦差宦官抵达魏州（魏博战区总部，河北省大名县）。当时，新司令官（节度使）李听，自贝州（河北省清河县）前线回军，扎营馆陶（河北省馆陶县，南与魏州【河北省大名县】航空距离二十五公里），逗留拖延，不再前进。史宪诚把公库里所有金银财宝、绸缎布匹，搬运一空，准备全部带往河中（山西省永济市），将领们大为愤怒。

六月二十六日，兵变，斩史宪诚，拥护内营总作战司令（牙内都知兵马使）灵武（宁夏永宁县西南）人何进滔，代理候补司令官（知留后）。李听率军进抵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城下，何进滔拒绝接受，李听不能

入城。

秋季，七月，何进滔发动突袭，李昕军没有戒备，大败崩溃，士卒四散，李昕率残兵败将日夜不停地逃亡，北奔浅口（河北省馆陶县西北），死伤及逃亡超过一半，武器粮食等军用物资，全部丧失。幸好昭义战区（总部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特遣兵团出动援救，李昕才逃出一死，投奔滑台（河南省滑县，义成战区总部所在城）。

黄河以北地区长期战乱，粮食无法供应，中央政府既厌倦又困苦，对新兴的军阀，束手无策，只有屈服。

八月五日，李昂命何进滔当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省大名县】）司令官（节度使），归还相州（河南省安阳市）、卫州（河南省卫辉市）、澶州（河南省内黄县东南）。

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在战乱之后，遍地白骨，城池一空，郊野荒凉，仍活着的人，不到从前的十分之三四（所谓从前，指八二六年李同捷反抗中央之前，三年左右，人民死散十分之六七，可悲）。

八月六日，中央命军械供应部长（卫尉卿）殷侑，当新设立的沧齐德景战区司令官（横海战区从此撤销，两年后【参考八三一年正月】，改名义昌战区，直到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唐王朝亡）。殷侑到任后，跟士卒同甘共苦，安抚人民，奖励他们种田养蚕，失散在外的农民渐渐返回本土，社会生产力才渐渐恢复（兵凶战危，李同捷不过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军阀，为时不过三年，便给人民带来如此可怕灾难）。

从前，本战区武装部队三万人，全靠中央财政总监署（度支）供应。殷侑到任一年，所有的租税，能支付一半；到任二年，已可以完全自己负担，请求中央停止供应；三年之后，户口大量增加，仓库满盈。

成德战区（总部设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变军首领王庭凑，通过相邻的其他战区，稍微表示有意服从中央。

八月二十五日，李昂下诏赦免王庭凑跟他的部将，恢复他们原来的官职爵位。

八三〇年，宰相裴度因年老多病（本年六十六岁），恳切提出辞呈。

六月五日，李昂命裴度当司徒（三公之二）、特级实质宰相（平章军国重事。此最高荣誉，一向不轻易授予别人，上一次是刘幽求，参考七一三年八月）；在病势稍微减轻时，每隔三五天，去一次宰相联合办公厅（中书）。



八、卢龙兵变复兵变

八三一年，春季，正月二十一日，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监军宦官奏报说：战区司令官（节度使）李载义跟钦差宦官，正在球场后院举行宴会，副作战司令（副兵马使）杨志诚和他的党徒部众，呼叫呐喊，发动兵变。李载义跟他的儿子李正元，逃奔易州（河北省易县。易州属义武战区【总部定州】）；杨志诚又诛杀莫州（河北省任丘市北郑州镇）州长张庆初。

李昂召集各宰相讨论应变，牛僧孺说：“范阳（幽州州政府所在城，北京市）自从安禄山、史思明以来，已不属于中央政府，刘总短暂地回归（参考八二一年二月），中央政府共支出八十万串钱，结果竟毫无所得（参考八二一年七月，中央主权共行使六个月）。而今被杨志诚夺取，跟前些时李载义夺取（参考八二六年八月），有什么分别！最好是顺势安抚，使他抵抗北方少数民族，不必追究他是逆是顺！”李昂听从。李载义自易州（河北省易县）前往京师（首都长安），李昂因李载义有击溃横海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变军首领李同捷的功劳（参考前年【八二九】四月），而且对中央的态度一向恭顺。

二月二十三日，李昂命李载义当太保（三师之三），仍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而命杨志诚当卢龙战区（总部幽州）候补司令官（留后）。

八三一年，夏季，四月二十一日，李昂命李载义当山南西道战区（总部设兴元府【陕西省汉中市】）司令官（节度使），杨志诚当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

八三三年，春季，二月五日，加授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国务院摄理工程部长（检校工部尚书）杨志诚官衔：国务院摄理文官部长（检校吏部尚书）。卢龙（总部幽州）驻京（首都长安）办事官（进奏官）徐迪，晋见宰相说：“战区大军不了解中央制度，只知道部长（尚书）改最高执行长（仆射）是升迁，不知道工程部（工部）改文官部（吏部）也是升迁（国务院六部部长品秩同是正三品，但文官部【吏部】是六部之首）。钦差宦官前往幽州（北京市），恐怕再出不来。”态度言辞，都十分傲慢，可是宰相们没有放在心上。



杨志诚对中央没有赐给他国务院最高执行长（仆射，使相）官衔，大发雷霆，下令扣留钦差宦官布达特使（官告使）魏宝义、运送春装特使（春衣使）焦奉鸾、报聘奚部落（滦河上游）及契丹部落（辽河上游）特使尹士恭。

三月七日，杨志诚派营门官（牙将）王文颖前往京师（首都长安）叩谢恩典，并辞让官位。

三月九日，中央把国务院摄理文官部长（检校吏部尚书）任用状（告身），及不准杨志诚辞职的批答公文，一并交给王文颖，王文颖拒不接受，回头就走。

夏季，六月十三日（原文“乙巳”误），命山南西道战区（总部设兴元府【陕西省汉中市】）司令官（节度使）李载义，当河东战区（总部设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司令官（节度使）。

秋季，八月十九日，加授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杨志诚中央官衔：国务院摄理右最高执行长（检校右仆射，使相），另派宦官前往慰问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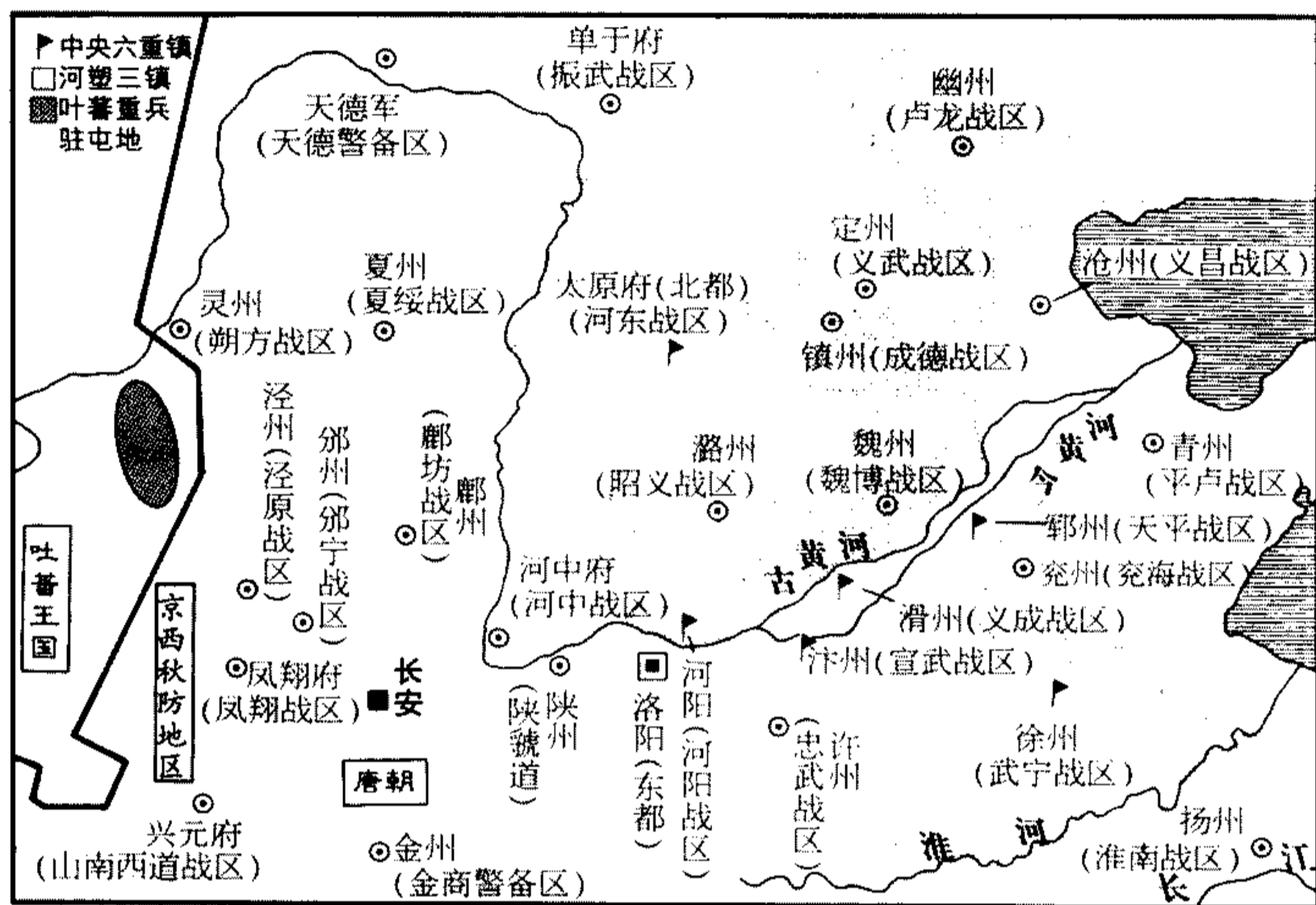
因“贤良方正科”录取而被授官职的杜牧（参考八二八年闰三月），痛恨河朔（河北平原）三镇割据军阀的横暴（三镇：卢龙【总部幽州】、成德【总部镇州】、魏博【总部魏州】），中央政府却专门姑息忍耐，于是著书表达心意，书名《罪言》，大略认为：“自从八世纪五〇年代盗贼起事（安史之乱），黄河以北一百余座城池，全部丧失，中央没有留下寸土。全国上下，都把那里当成回鹘（瀚海沙漠群）、吐蕃，没有人敢多看一眼。平卢（总部青州）、汴宋（总部汴州）、淮西（总部蔡州），受他们的影响，也变成盗匪（平卢战区司令官李正己【李怀玉】，最初不但不是叛徒，而且是讨伐安史之乱叛军的军官，参考七五八年十二月；只是到了后来，夺取司令官职位之后，才结合河朔各战区，参考七六五年七月。汴宋变军首领李灵曜，也是在原司令官田神玉逝世之后，才夺取兵权，联结魏博【总部魏州】田承嗣，参考七七六年五月。淮西李希烈，称帝前原是司令官，是上一任司令官李忠臣【董秦】的堂侄，而李忠臣【董秦】原是平卢战区【总部柳城】将领，也是讨伐安史兵变的功臣。三战区的人脉，皆非出自原安史变军，与河朔三镇不同）。几乎从来没有过五年不发生战争，水深火热，长达七十余年。而今，上策最好是中央改革重整，中策集中力量夺取魏州（魏博战区总部，河北省大名县），最最下策则是不能忍耐一时的气

愤，处处作战，不管地理情况、不问攻守形势。”

杜牧惋惜征兵制度——“府兵”的瓦解，再著《原十六卫》，认为：“帝国沿袭隋王朝制度，设立十六卫。现代人眼光，却认为最无聊的官职，就是十六卫。但追本探源，起初的十六卫，是帝国最重要的高官。七世纪二〇年代稍后，对内设十六卫，安置将领，对外设五百七十四征兵府，集结士卒（六三六年十二月记载是六百三十四个征兵府）。有事则将领率军出征，无事则交出军权，回归政府。回归政府时，享受帝国给他的荣华富贵，而所率领的士卒，则分散到各地征兵府。一级征兵府不超过一千二百人，一年之中，三季耕种，一季训练，名册存放征兵府，军队分散田亩，人员不能集中，势力自然衰弱，于是人人自爱。即令蚩尤当统帅，也无法使他们作乱。在外作战时，各部队奉军令集结，前面有刀斧诛杀，后面有官爵赏赐，雷霆万钧，生死交斗，哪有时间胡思乱想！即令蚩尤当统帅，也无法使他们叛变。自七世纪二〇年代后期，到八世纪四〇年代初期，一百三十年间，武夫战将，从没有篡夺行为，正是伟大圣人所以能够酌量轻重、控制内外、神机妙算的缘故。后来到了八世纪四〇年代之初，愚昧的知识分子上疏说：‘天下已经太平，请取消征兵！’（参考七二二年九月。）强悍的武夫上疏说：‘国力空前强大，请削平四方少数民族！’（大规模开疆拓土，到九任帝李隆基，到达顶点。参考七二七年正月。）于是对内撤除征兵，对外建立边防武力，雄兵猛将，飞瀑乱箭般奔赴边疆，中央防卫一空，再没有戒备（参考七四七年十二月）。尾巴大过身躯，外强难掩中干，遂使古燕国（指安禄山为帅的范阳战区）成为军事重镇，而天下大乱，根叶燃烧。七位圣人忧心积虑，想把战乱消灭，却不能够（唐王朝称帝王为“圣人”，七圣：十任帝李亨、十一任帝李豫、十二任帝李适、十三任帝李诵、十四任帝李纯、十五任帝李恒、十六任帝李湛）。由此观察，武官战将，怎么能让他们掌握政权！帝国固然不能没有军队，但军队驻扎外地时，担心他们叛变；驻扎京师（首都长安）时，又担心他们篡位。使他们在外不叛，在内不篡，从古到今，最好的办法，岂不是只有设立十六卫！近代以来，带兵官堕落的情形，越发严重，差不多都是街头巷尾的流氓无赖，用金银珠宝贿赂宦官，行贿的人一手交钱，受贿的人一手交官。对父兄们尊重的礼义，完全不懂；朋友间的慷慨激昂，道义千秋，更成虚话。一百个城池，一千华里土地，一下子滑到自己之手，强悍凶暴，违法乱纪，不允许有任何约束；杀尽斩绝忠良之家，也不允许有任何反对。这种情形下，权力无



限，形势有利，恐怕没有人不变成盗匪；阴险狡狴的，更会挨家逐户，清点人头，苛征暴敛，用来贿赂皇上的奸邪亲信，购买高官贵爵。丢掉州长位置，立刻就会弄到特别市市长；把脚走过的地方，当做自己的宾馆。这其中只要有一个人不幸长寿，他就一定会剥削人民，宰割全国。战乱不停，经济枯竭，都由于这个原因。文皇帝（二任太宗李世民）设立‘十六卫’的宗旨在此，有谁能使它恢复？”



九世纪·八三三年八月 杜牧《战论》分析当时军事分布形势

杜牧又著《战论》，认为：“从河北（黄河以北）看全国，河北像是一粒珍珠；从全国看河北，河北不过是全国四肢。黄河以北风俗淳朴，居民无论农耕或作战，都勇敢果决，全身投入；加上本土出产良马，适合沙场奔驰，所以作战时军队一定胜利，平常时民间一定富饶；用不着跟其他地方贸易，自己就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犹如大地主之家，并不一定要有珠宝才算富翁。帝国没有河北，则精致坚韧的铠甲，勇敢善战的士卒，锋利尖锐的武器，优良强大的弓箭，所向无敌的战马，都失去来源，于是第一肢——武备，被自己砍下。河东（山西省太原市，河东战区）、盟津（河南省孟州市，河阳战区）、滑台（河南省滑县，义成战区）、大梁（河

南省开封市，宣武战区）、彭城（江苏省徐州市，武宁战区）、东平（山东省东平县，天平战区），都驻满军队，用以阻塞少数民族的侵略通道，这些军队，不能派到别的地方，于是第二肢——人员，被自己砍下。上述六个战区的特遣兵团，数目有三十万，全部依靠中央供给衣服粮食，他们除了抱着手臂站在那里侍候统帅外，什么事都不做，淮河以北、黄河以南，东到东海，西到洛水（流经洛阳城南），要刮尽土地上所有财物，才能维持大军开支，于是第三肢——财政，被自己砍下。咸阳（陕西省咸阳市）西北，边防军要塞相连，把吴越（太湖流域）和荆楚（湖北省）富饶地区，全部吸光刮尽，去支援西北防务，接济边境要塞，于是第四肢——财富，也被自己砍下。四肢全都砍下，只剩下头部腹部突出在那里，怎么能够久安！而今，如果真能改正‘五败’的错误，则一次战争就可底定江山，四肢也可以复生。什么是‘五败’？一败：当天下太平无事的时候，地方政府首长，姑息偷安，自私自利，战士流离失所，武器锈钝，盔甲破损，这是平常不注意战斗训练的缘故。二败：一百人手执干戈，由政府供应粮食，但在名册上可能列出一千人，无论大将小兵，都在享受吃空缺的利益。而且认为敌人强大，是自己的幸运；拖延观望，不肯推进，沙场僵持变成一种娱乐。明显的是，真正作战的战士太少，吃闲饭的战士太多，这是平常虚报给养的缘故。三败：将领作战小小胜利，就扩大夸张战果，争先呈报捷音，邀取上等奖赏，有的一天之内，赏赐两次，有的一个月之内，有好几次封爵，还没有来得及唱出凯歌，官品已升到极限。爵位不能再高，家产田宅不能再广；金银绸缎不能再多，子孙们受父兄功劳庇荫，已全都当官，怎么可能叫他们勇猛克敌、出生入死，这是赏赐太厚太滥的缘故。四败：有些将领总是打败仗，士卒大量丧亡，即令失守再大的城镇，只要单身逃回首都（长安），中央不但对他没有任何责罚，顶多也不过贬他去当州长，欢天喜地而去，面对刀斧刑罚，充满平安自信；还没有到一年，他就又站到指挥台上，向三军鼓励训勉，这是处罚太轻的缘故。五败：指挥作战的高级将领，没有权力发号施令，钦差宦官不断把他呼来喝去，堂堂正正的国防军，敲锣布阵，擂鼓调动，宦官一会坚持采取‘偃月阵’，一会坚持使用‘鱼丽阵’，大小三军，数万士卒，奔走徘徊在恍惚不同的军令之下，还没有弄清楚方位，敌人的骑兵已抓住机会，发动攻击，夺取我们的战鼓战旗，这是不信任统帅的缘故。现在，如果真的要重整雄风，洗涤羞辱，为万世建立和平，却仍犯从前的错误，就不会有什么作为。”





杜牧又著《守论》，认为：“现在的舆论一致认为：‘对付凶悍顽强的军阀，中央最好用优良的将领和精锐的部队，作为控制工具，再用高官贵爵喂饱他的肠肚，让他生活安适而不打扰他，放任他随心所欲而不拘束他，好像豢养虎狼一样，不触怒它，则它的凶恶本性，就不会爆发。八世纪最后四十年间，就是用这种方法安邦定国，现在何必改变，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然后才感到痛快？’我的回答是：‘八世纪最后四十年间（十一任帝李豫【李俶】、十二任帝李适在位），事实上并不因此而国泰民安，反而因此而灾难不断。在那个时候，无论是什么人，只要控制数十个城池，率领千百个士卒，中央立刻另眼看待，就是犯了法，中央也不敢制裁。于是，他们就目中无人，大言不惭，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破坏国家的制度和法律，互相竞争奢侈豪华。最高领袖唯恐怕碰钉子而不敢计较，主管官员更是假装看不见而不敢发声；没有功劳，却给他们超越功劳的爵位和俸禄；他们从不前来京师（首都长安）朝见，中央反而赏赐茶几手杖，使他们安心（西汉王朝五任帝刘恒赐吴王刘濞几杖事，参考前一五四年正月）；叛徒或蛮虏的儿子，皇帝却把皇女嫁给他，而且嫁妆丰富，彩色绸缎和金玉首饰，无不具备。最后，割据的土地一天比一天扩大，军事力量一天比一天强盛，超过身份的事，一天比一天加多，奢侈浪费心理，一天比一天炽热。中央所能掌握的土地、官职、爵位，几乎消耗净光，可是盗贼匪徒的贪婪野心，仍不能满足，遂索性超越官位，称帝称王，组织联盟，互相起咒发誓，毫不畏惧中央制裁，而只知道四出掠夺，满足自己私欲。因此，赵王（王武俊）、魏王（田悦）、冀王（朱滔）、齐王（李纳）一时崛起，倡导于先（参考七八二年十一月），而汴州（李希烈，参考七八二年十二月）、蔡州（吴少诚，参考七九九年九月）、润州（李锜，参考八〇七年十月）、成都（刘辟，参考八〇六年正月），纷纷追随响应。其余那些打算效法他们的嚣张凶顽，更到处都是。宪宗（十四任帝李纯）登极之后，对这种畸形现象，日夜图谋改革，集结英雄豪杰，早晚讨论商议，终于把最顽劣的军阀诛杀，并用恩德怀柔势力较小的人，使他们回归中央（被诛杀之军阀，有淮西吴元济、平卢李师道等。归顺之军阀，有成德王承元、卢龙刘总等）。否则的话，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及东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郊外，都将成为打猎之地。大体上说：人类天生地有很多欲望，欲望不能满足则愤怒，一旦愤怒，则发生争夺，社会就陷于混乱。因之，在家庭用板子责打子弟，在社会用刑罚矫正人民，在全国用军事行动维持政治秩序，

目的都在压制欲望，阻止纷争。八世纪后期，中央措施跟这项原则恰恰相反，用中央政府有限的资源（官职爵位），堵塞别人无穷的争夺，终于全身瘫痪，首尾四肢，互相不能照顾。现在不但不指出当时的错误，反而认为那是良策美法，我想，强盗不仅横行河北（黄河以北）而已！八世纪后期那种治国之术，应该永以为戒。”

杜牧又注解《孙子兵法》，为它写一篇《序言》，认为：“军事行动，是一种刑罚；而刑罚，就是政治。当孔丘先生的学徒，传播孔丘先生思想的，是仲由、冉有的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或从什么人开始，把学问分为‘文’、‘武’二途，各自发展，使知识分子——包括政府官员及地方士绅，从不敢谈军事，并且认为谈军事是一种羞耻。如果有人谈及，世人都会认为他粗暴野蛮，跟常人不同，就再不会有人把他当成朋友。可怜，知识分子已经忘本，这是最严重的错误。《礼记·曲礼》说：‘四郊如果有很多营垒，就是高级官员及知识分子的羞辱。’从古到今，无论是建立一个国家，或消灭一个国家，没有一次不是诉诸战争。最高统帅必须是圣贤，必须有才干，必须见闻广博，才能建立功业。在中央政府讨论方案的时候，对军事行动，已了如指掌，然后把任务交给将领执行。刘邦（西汉王朝一任帝）曾经说过：‘指示野兽行踪的，是人；捕捉兔子的，是狗。’正是此意。那些当宰相的总是说：‘军事，不是我的责任，我不应该知道。’正人君子警告他说：‘如果有这种想法，你就不应该坐在宰相座位上。’”

八三四年，冬季，十月四日，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兵变，驱逐司令官（节度使）杨志诚，及监军宦官李怀件；推举作战司令（兵马使）史元忠主持留守事务。

被驱逐的前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杨志诚，经过太原（山西省太原市），河东战区（总部设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司令官（节度使）李载义逮捕他，亲自动手殴打，打算诛杀（杨志诚逐李载义，参考八三一年正月，迄今三年十个月），幕僚官员竭力劝阻，才算免除一死，但李载义仍诛杀杨志诚的妻子儿女，以及随从他的将领士卒。中央因李载义对帝国有功，不追究责任。李载义的娘亲安葬幽州（北京市），杨志诚挖掘坟墓搜刮殉葬财宝。李载义上疏要求挖出杨志诚的心脏祭悼娘亲。中央不准。

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变军首领史元忠呈献杨志诚所制造的皇帝专用袞龙黄袍，跟其他各种帝王用的器具。



十一月二十一日，流放杨志诚到岭南（南岭以南），走到半路时，把他诛杀。

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奏报说：莫州（河北省任丘市北郑州镇）兵变，州长张元泛失踪。

十二月七日，命史元忠当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候补司令官（留后）。

八三五年，春季，正月九日，唐王朝（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皇帝（十七任文宗）李昂（李涵。本年二十八岁），命成德战区（总部设镇州【河北省正定县】）候补司令官（留后）王元逵，实任司令官（节度使）。

三月十一日，擢升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候补司令官（留后）史元忠，实任司令官（节度使）。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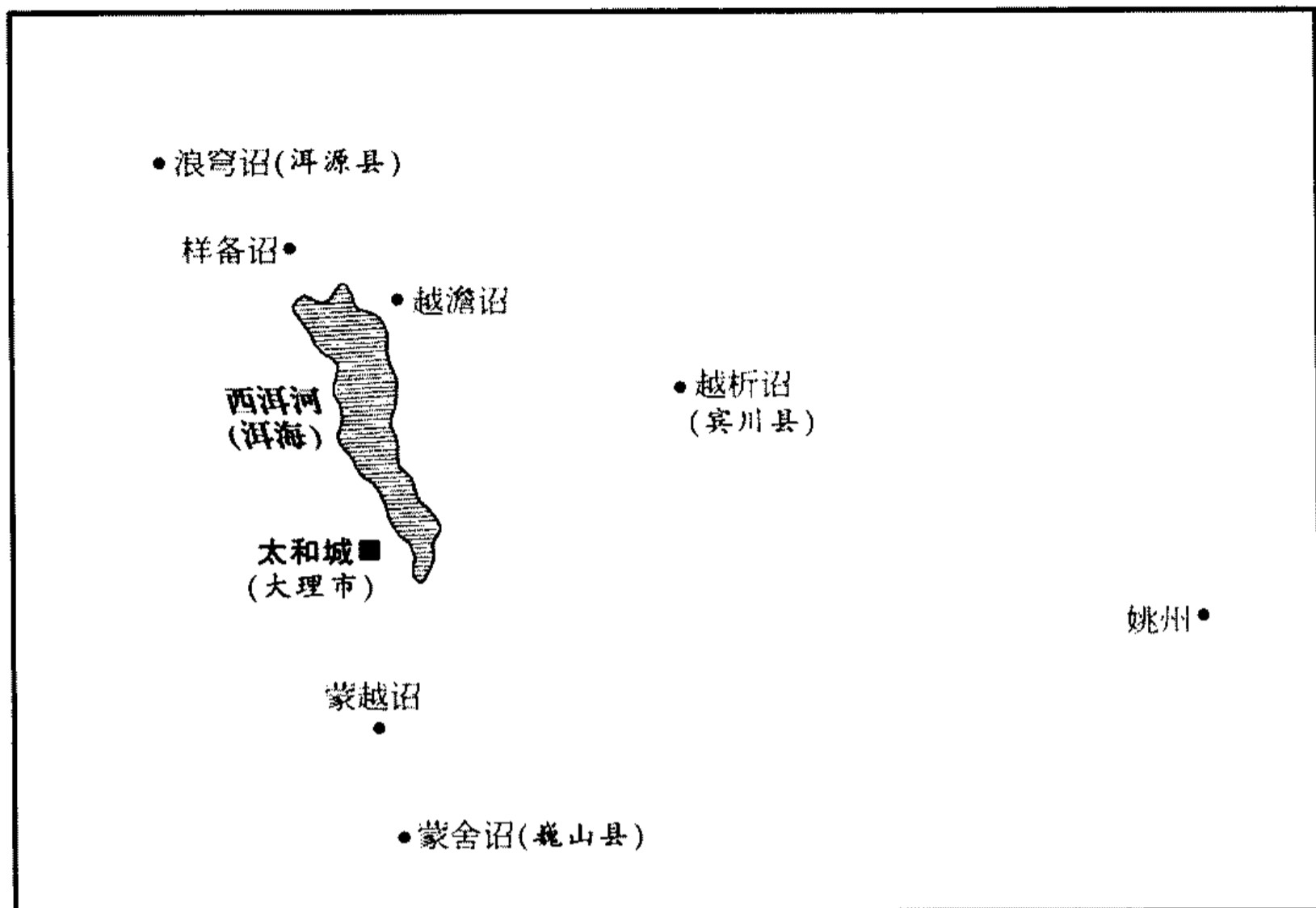
南诏王国

一、化友为敌——祸首杨国忠

七三八年，秋季，九月二十三日，唐政府封蒙舍诏（南诏）蒙归义当云南王。

蒙归义的祖先，本来是哀牢夷（参考六九年），居住姚州（云南省姚安县）之西，东南跟交趾（越南北部）相接，西北跟吐蕃（首都逻些城【西藏拉萨市】）相接（洱海蛮，参考六四八年四月）。少数民族把“王”称做“诏”，最初，有六个“诏”（王）；蒙舍诏（云南省巍山县）、蒙越诏（云南省巍山县西北）、越析诏（云南省宾川县）、浪穹诏（云南省洱源县）、样备诏（云南省洱源县东南邓川镇）、越澹诏（样备诏东南），各诏（王）的军力相等，谁都不服谁，无法统一，古代中国历代王朝也高兴他们这种分裂。蒙舍诏在最南方，所以也称南诏。唐王朝三任帝李治在位时，蒙舍诏（王）细奴逻，首先到唐朝朝贡（《通鉴》中最早出现的，却是浪穹诏，参考六八九年五月）。细奴逻生逻盛、逻盛生盛逻皮、盛逻皮生皮逻合（“六诏”人是连名制，儿子用父亲名字最后一字当姓）。皮逻合当王时，蒙舍诏逐渐强大，其他五诏（王）逐渐衰落。

正巧，皮逻合在击破洱河蛮（洱海附近少数民族）战役中，立下功劳，于是贿赂当时的剑南战区（总部设益州【四川省成都市】）司令官（节度使）王昱，请求把六诏合并成立一个王国。王昱奏报中央，中央批准，赐名蒙归义。蒙归义得到唐朝的支持后，用他强大的武力胁迫附近各少数民族部落，对不肯服从的就把它消灭；最后，更击败吐蕃王国最东方的边防军，定都太和城（云南省大理市）。



八世纪·七三八年六月 云南六诏分布图

这是南诏王国建立经过，深受唐朝帮助，但以后（九世纪六〇及七〇年代）却带给唐朝严重灾难。

七四八年，南诏王国（首都太和城【云南省大理市】）一任王（云南王）皮罗合（蒙归义）逝世，皇子合罗凤继位（二任云南王）。唐朝政府任命合罗凤的儿子凤迦异，当阳瓜州（羁縻州，云南省巍山县西北，原蒙嵩诏）州长（南诏人无姓，儿子用老爹名字最后一个字当姓）。

七五〇年，唐王朝副总监察官（御史中丞）杨国忠（杨钊）非常感激新政（四川省仪陇县西南新政镇）富民鲜于仲通（参考七四五年八月），于是，保荐鲜于仲通当剑南战区（总部设蜀郡【四川省成都市】）司令官（节度使），李隆基批准。鲜于仲通心胸狭窄，性情褊急，失去少数民族人心。

根据从前的惯例，南诏王国（首都太和城【云南省大理市】）官员们，时常携带妻子，一同晋谒剑南军区总司令（都督），经过云南郡（云南省姚安县）时，云南郡郡长张虔陀，却要她们一一上床，又无限制地要求南诏进贡，南诏国王（二任云南王）合罗凤拒绝；张虔陀派使节前去百般辱

骂，一面向中央密告合罗凤叛变。合罗凤怨愤交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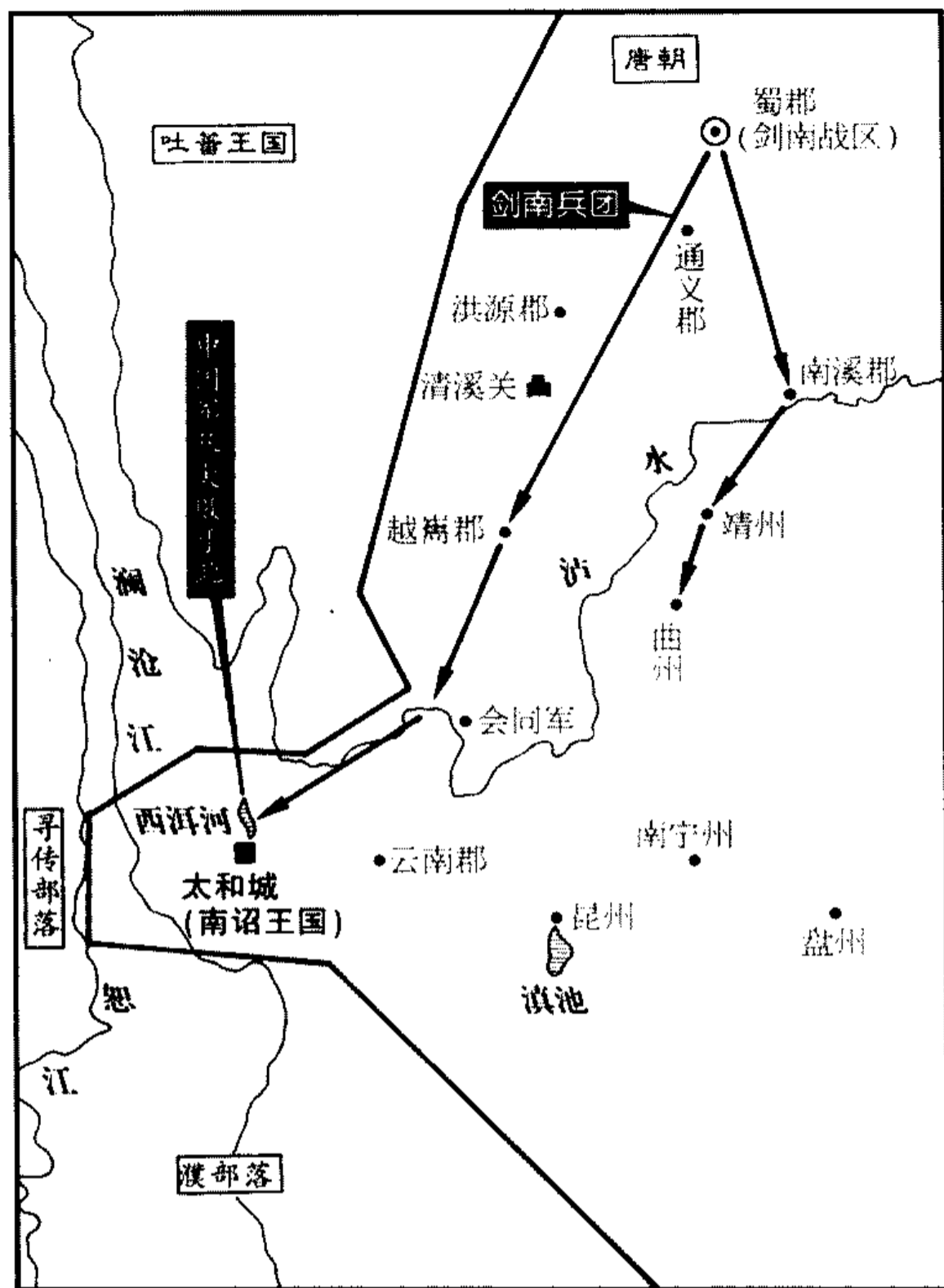
本年（七五〇），合罗凤起兵抗暴，攻陷云南郡郡城（云南省姚安县），诛杀张虔陀，占领唐朝设立的三十二个羁縻州。

七五一年，夏季，四月三十日，剑南战区（总部设蜀郡【四川省成都市】）司令官（节度使）鲜于仲通，进攻南诏王国（首都太和城【云南省大理市】），在泸水（金沙江）之南会战，大败。

当时，鲜于仲通率军八万人，分兵两路，一从南溪郡（四川省宜宾市）及越嶲郡（四川省西昌市），抵达曲州（云南省昭通市）、靖州（云南省大关县西。二州都是羁縻州，所以没有郡名）。南诏国王（二任云南王）合罗凤派使节晋见鲜于仲通，请求原谅宽恕，愿送回过去所有的俘虏，并把云南郡城（云南省姚安县）修复后，交还唐朝（南诏攻陷云南郡【云南省姚安县】，参考去年【七五〇】十二月）；而且警告说：“而今，吐蕃（首都逻些城【西藏拉萨市】）大军压境，我们必须全力抵抗；如果唐朝不接受我们的请求，我们只有向吐蕃投降，云南郡（云南省姚安县）恐怕不会再是唐朝领土。”鲜于仲通拒绝，并囚禁南诏所派的使节。远征军继续前进，抵达西洱河（洱海），跟南诏兵团会战，远征军大败，士卒死亡六万人，鲜于仲通仅逃出一命。但杨国忠（杨钊）却掩饰失败真相，反而宣称大获全胜。合罗凤收集唐朝士卒的尸体，筑成高台，遂投降吐蕃王国（首都逻些城【西藏拉萨市】）；吐蕃国王（三十五任）弃隶蹈赞大喜过望，吐蕃话称“弟”为“钟”，于是称合罗凤“赞普钟”（皇弟），封东帝，发给金印。合罗凤在首都太和（云南省大理市）城外，刻石立碑（“南诏德化碑”，此碑至今仍在），陈述他不得已才叛离唐朝的经过，碑文中说：“我们世代侍奉唐朝，接受唐朝的爵位，后世或许有一天，仍回归唐朝。届时，应该把唐朝使节领到此碑之前，让他知道我们的叛离，不是本心。”

李隆基下诏，在两京（首都西京长安、东京洛阳）及黄河南北，招募勇士从军，继续讨伐南诏王国（首都太和城【云南省大理市】）。人民听说云南郡（云南省姚安县）到处是瘴气和瘟疫，还没有作战，士卒已病死十分之八九，因此没有人肯应募投军。杨国忠（杨钊）遂派监察官（御史）分别到各道大肆逮捕，戴上枷锁（木板套到脖子上的酷刑），一路上枷锁相连，像押解囚犯一样，押解到募兵站。以前政府明文规定，平民对帝国有功劳的，可以免除兵役和差役，可是现在，前方需要补充太多，杨国忠（杨钊）建议废除这项优待，并且先征调功劳大的。于是，被强制出征的人





八世纪·七五一年四月 鲜于仲通讨伐南诏，大败

愁苦怨恨，父母妻子儿女悲哀相送，哭声震动原野。

七五二年，夏季，六月七日（原文“甲子”，据《新唐书改》），总监察官（御史大夫）杨国忠（杨钊）奏报：吐蕃王国（首都逻些城【西藏拉萨市】）大军六十万人，增援南诏王国（首都太和城【云南省大理市】），剑南兵团在云南郡（云南省姚安县）迎战，击破吐蕃军，克复故隰州（羁縻州，今地不详）等三城，生擒六千三百人，因道路遥远，只能挑选一千余人和他们的酋长，送到京师（首都长安）献俘。



二、吐南联盟逐渐瓦解

七五四年，夏季，六月，中央监察官（侍御史）兼剑南战区（总部设蜀郡【四川省成都市】）候补司令官（留后）李宓（音 mì），率军七万人（杨国忠遥兼剑南战区司令官【节度使】时【参考七五一年十一月】，用李宓当候补司令官【留后】），攻击南诏王国（首都太和城【云南省大理市】）。南诏国王（二任云南王）合罗凤，引诱远征军深入腹地，直到首都太和城（云南省大理市），紧闭城门，肃清旷野，拒不作战。远征军的粮食吃完，士卒除了饥饿外，又传染上瘟疫，死亡十分之七八，只好撤退；南诏军追击，李宓被生擒活捉，远征军崩溃，全被俘虏。

杨国忠（杨钊）隐瞒战败消息，反而向李隆基报告说：远征军大捷。于是再征调全国军队，前往讨伐，前后死亡将近二十万人；却没有一个人敢向李隆基透露真相。李隆基曾对高力士说：“我如今已很老了（本年七十岁），政府的事，交给宰相；边疆的事，交给各将领，我还担什么心！”高力士回答说：“我听说云南（云南省姚安县）屡次战败，损兵折将；而边疆将领又手握重兵，权力太大，皇上有什么办法控制！我恐怕一旦大祸发生，无法挽救，怎么能说不再担心！”李隆基说：“不要再说了，等我慢慢想一想。”

七五六年，南诏王国（首都太和城【云南省大理市】）乘唐朝内乱，攻陷越嶲郡（四川省西昌市）会同军（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南），进驻清溪关（四川省石棉县东南）。寻传部落（云南省保山市以西一带）及骠国（缅甸），都向南诏投降。

七七九年，秋季，九月，南诏王国（首都太和城【云南省大理市】）国王（二任云南王）合罗凤逝世，太子凤迦异早死，由太孙异牟寻继承王位（三任南诏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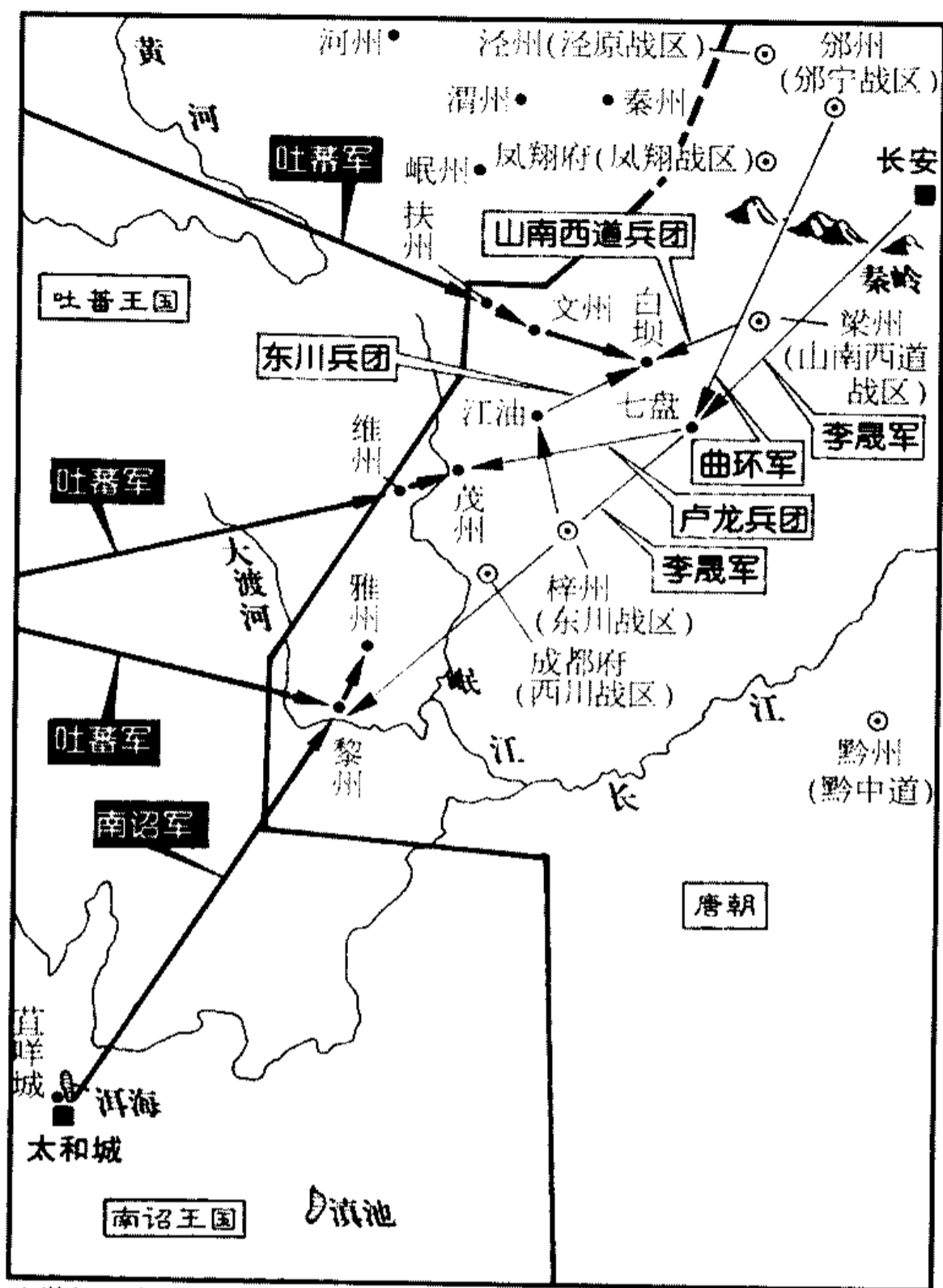
冬季，十月一日，吐蕃王国（首都逻些城【西藏拉萨市】）跟南诏王国出动联军十万人，分三路侵入唐朝，一路攻击茂州（四川省茂县），一路攻击扶州（四川省南坪县）、文州（甘肃省文县），一路攻击黎州（四川省汉源县）、雅州（四川省雅安市）；声称：“我们打算夺取蜀地（四川省中部），作为东方仓库。”崔宁（崔旰）这时正在京师（首都长安），留在成都的将领，不能抵御。吐南联军一连攻陷很多州县，州长们都放弃城池逃



走，人民也都逃到高山深谷躲藏。唐帝（十二任德宗）李适，深为忧虑，催促崔宁（崔旰）赶紧回去。崔宁（崔旰）已在金銮殿上正式辞行，就要动身，宰相杨炎警告李适说：“蜀地（四川省中部），十分富有，崔宁（崔旰）据为己有，中央丧失主权，已长达十四年。崔宁（崔旰）虽然到中央朝见，但他的私人军队，仍留守原处，田赋捐税以及应行呈献的贡品，完全停止。中央之有蜀地（四川省中部）跟没有蜀地（四川省中部），完全相同。而且，崔宁（崔旰）跟他的那些将领，本来都是平辈，利用战乱取得高位，他的声威和命令，其他将领并不完全接受。即令命他回去，也不可能建立功勋。如果建立功勋，在大义上，以后更不能调动他的职务（之前便放了他一次，参考七六八年五月）。是以，如果战败，蜀地（四川省中部）固然失去，即令战胜，中央也毫无所获，请陛下仔细考虑。”李适问说：“那么，应该怎么办？”杨炎回答说：“请把崔宁（崔旰）留下来，而征调朱泚的范阳兵团（卢龙战区特遣兵团）数千人，连同皇家禁军，混合编组，南下迎战，用不着担心不能克服。胜利之后，就把禁军留在那里，驻防心脏地带，原有的将领，绝对不敢妄动，然后派亲信大将前去接管，千里沃土，重回中央，岂不是因小的灾祸，反而得到大的利益！”李适高兴地说：“好极！”于是把崔宁（崔旰）留在京师（首都长安）。

最初，泾原战区（总部设邠州【甘肃省泾川县】）司令官（节度使）马璘，嫉恨总作战司令（都知兵马使）李晟（音 shèng）的声名和功劳，派他到京师（首都长安）出任禁卫军官，当右神策军（禁军第八军）大将（都督）。李适征调禁军四千人，由李晟率领；另征调邠宁战区（总部设邠州【陕西省彬县】），以及陇右战区特遣兵团（驻普润【陕西省凤翔县北】）、卢龙战区特遣兵团（驻凤翔府【陕西省凤翔县】）共五千人，命金吾卫（卫军第十一、十二军）大将军、安邑（山西省运城市东北安邑镇）人曲环率领（曲，姓。曲环，参考七五四年三月），增援蜀地（四川省中部）。

东川战区（总部设梓州【四川省三台县】）特遣兵团从江油（四川省平武县东南）直向白坝（四川省广元市北）；跟山南西道战区（总部设梁州【陕西省汉中市】）特遣兵团，南北夹击，大破吐南联军。卢龙战区特遣兵团追击，抵达七盘（四川省巴中市西北），再大破吐南联军，乘胜克复维州（四川省理县）、茂州（四川省茂县）。李晟率神策军追击，抵达大渡河（岷江支流）以西，再大破吐南联军。吐南联军一败再败，饥饿和寒冷交加，跌下悬崖摔死的就有八九万人。吐蕃既后悔又愤怒。迁怒到引诱他



八世纪·七七九年十月 李晟击退吐蕃、南诏入侵

们东进的向导身上，认为他提供不实情报，斩首。

南诏国王（三任）异牟寻恐惧，兴筑苴咩城（在首都太和城北六公里。苴咩，音 jū mǐ），城墙长度十五华里，把首都迁到那里。

吐蕃王国（首都逻些城【西藏拉萨市】）封异牟寻当日东王（太阳东出处之王）。

七八七年，当初，南诏王国（首都苴咩城【云南省大理市】）国王（二任云南王）合罗凤，攻陷嵩州（四川省西昌市。参考七五六年九月），俘虏西泸（西昌市西南）县长郑回。郑回，是相州（河南省安阳市）人，深通儒家学派经典，合罗凤对他十分敬爱。合罗凤的儿子凤迦异，及孙儿异牟寻（三任王，参考七七九年九月）、曾孙寻梦湊，都把他当做老师侍





奉，上课的时候，郑回可以打他们的手心、屁股。后来异牟寻当国王，命郑回当“清平官”，“清平官”者，南诏话“宰相”之意，共有六人，但国家大事由郑回作最后决定；其他五人侍奉郑回非常尊敬，态度谦卑，有了过失，郑回对他们甚至可以责打。

南诏王国武装部队有数十万，吐蕃王国（首都逻些城【西藏拉萨市】）每次对外战争，都命南诏军担任前锋，南诏赋税沉重，吐蕃军又占领南诏边防险要，兴建城堡，每年还要征调南诏军（云南省）进驻城堡协防，南诏深感痛苦。郑回遂劝异牟寻回归唐朝，强调说：“唐朝崇尚礼义，对待藩属恩德深厚，而且不抽缴税捐、不征服差役！”异牟寻同意，然而没有适当渠道表达这些意愿，因循拖延十余年（自七七九年十月迄今，只九年）。直到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司令官（节度使）韦皋就任，安抚沿边各少数民族，异牟寻终于派秘密使节，通过沿边少数民族，提出回归唐朝的请求。韦皋上疏给李适说：“现在，吐蕃背弃唐朝友谊，不断出兵盐州（陕西省定边县）、夏州（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凶残横暴。我们正好运用南诏以及八个生羌部落（西山八国）归附唐朝的心意，接受安抚，拆散吐蕃的联盟，削弱吐蕃的声势。”

李适命韦皋以边防军将领身份，沟通联系，观察他们的意向。

夏季，闰五月七日，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司令官（节度使）韦皋，再写信给东蛮（四川省西昌市西北各蛮族）勿邓部落和义王苴那时（苴，姓。音 jū），命他密切注意南诏王国（首都苴咩城【云南省大理市】）的动向，遇有机会，即居中为唐南两国沟通。

六月，韦皋因南诏王国（首都苴咩城【云南省大理市】）使用唐朝文字，阅读唐朝图书。

六月十一日，韦皋亲笔写信给国王（三任）异牟寻，催促他派使节前来唐朝朝见。

七八八年，夏季，四月，南诏王国（首都苴咩城【云南省大理市】）国王（三任）异牟寻，打算归附唐朝，但不敢直接派遣使节，于是，先派所属的东蛮（四川省越西县西北少数民族）各部落酋长骠旁、苴梦冲（苴，音 jū）、苴乌星，到唐朝朝见。

五月八日，李适在麟德殿设筵招待，赏赐馈赠十分优厚，分别加封他们王爵，发给印信，送他们回国（骠旁封和义王、苴梦冲封怀化王、苴乌星封顺政王）。



冬季，十月，吐蕃王国（首都逻些城【西藏拉萨市】）动员大军十万人，打算攻击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同时训令南诏王国（首都苴咩城【云南省大理市】）出兵。南诏虽然内心已归附唐朝，但对外仍不敢背叛吐蕃，所以也动员数万人，进驻泸水（金沙江）之北。

西川战区（总部成都府）司令官（节度使）韦皋知道南诏王国（首都苴咩城【云南省大理市】）仍在犹豫，不敢作最后决定，于是写一封信给南诏国王（三任）异牟寻，嘉许他背离吐蕃、回归唐朝的诚意。放到银匣里，故意让东蛮（四川省越西县西北各少数民族）转交给吐蕃。吐蕃开始对南诏怀疑，派军二万人驻防会川（四川省会理县），切断南诏前往唐朝的要道。南诏王国大怒，命驻防泸水（金沙江）以北的兵团，撤退回国。由此，南诏跟吐蕃猜忌和仇恨，日渐加深，回归唐朝的意念，也越坚强。吐蕃失去南诏（云南省）这个盟国后，军事力量，开始衰弱。但既已对西川战区（总部成都府）发动攻击，不能中途停止，遂分兵四万人攻两林（四川省喜德县东）、骠旁部落（四川省西昌市西北），而另派三万人攻击东蛮（越西县西北少数民族）、七千人攻击清溪关（四川省石棉县东南）、五千人攻击铜山（四川省汉源县西北四十公里宜东乡）。

韦皋派黎州（四川省汉源县）州长韦晋等，跟东蛮各部落军联合防御，在清溪关（四川省石棉县东南）外，把吐蕃军击破。

十二月，吐蕃王国（首都逻些城【西藏拉萨市】）不断派人到南诏王国（首都苴咩城【云南省大理市】）威迫利诱，要求再回吐蕃阵营。

三、夜迎唐朝使节

七八九年，春季，二月十四日，唐王朝（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司令官（节度使）韦皋，写信给南诏王国（首都苴咩城【云南省大理市】）国王（三任）异牟寻，说：“回鹘（瀚海沙漠群）不断请求协助唐朝，共灭吐蕃，大王如果不早作决定，一旦被回鹘抢先一步，那么，大王累世的功劳威名，全都成为虚话。而且，南诏长久以来，受吐蕃屈辱，如果不乘此良机，依靠大国的势力，报仇雪恨，后悔时已来不及！”

冬季，南诏王国（首都苴咩城【云南省大理市】）虽然对吐蕃已决心背离，但不敢公开决裂。



十二月二十五日，韦皋再写信召唤。

七九一年，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司令官（节度使）韦皋，连年以来，不断写信给南诏王国（首都苴咩城【云南省大理市】）国王（三任）异牟寻，始终没有得到反应。然而吐蕃王国（首都逻些城【西藏拉萨市】）每次向南诏征调军队，南诏派出的人数，却越来越少。韦皋知道异牟寻决心回归唐朝，而征剿副司令（讨击副使）段忠义，本是南诏二任王合罗凤的使节。

六月七日，韦皋命段忠义回国，再一次写信给异牟寻，解释唐朝的诚意。

冬季，十二月，吐蕃王国（首都逻些城【西藏拉萨市】）发现唐朝官员在南诏出现，于是派使节前往责备。异牟寻说：“所谓唐朝官员，本来就是南诏人，是韦皋释放他回国，没有其他任务。”随便找一个这样的人，送到吐蕃。

吐蕃要南诏高级官员送他们的儿子到吐蕃当人质，南诏越发愤怒。

勿邓部落（四川省喜德县北）酋长苴梦冲，暗中跟吐蕃联系，于是联合各少数民族背离唐朝，切断南诏跟唐朝间的交通线。韦皋派三部落总管苏崧（音 guī。三部落：两林部落【四川省喜德县东】，勿邓部落【喜德县北】，丰琶部落【四川省昭觉县】）率军前进到琵琶川（四川省盐源县境）。

七九二年，春季，二月十七日，唐王朝（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三部落总管苏崧，生擒勿邓部落（四川省喜德县北）酋长苴梦冲，宣布罪状，斩首。唐朝跟南诏王国（首都苴咩城【云南省大理市】）的交通，才告恢复。

冬季，十二月，吐蕃王国（首都逻些城【西藏拉萨市】）跟南诏王国（首都苴咩城【云南省大理市】）之间关系，一天比一天紧张。南诏每次出兵到达唐朝边境，吐蕃一定也跟着出兵，声称跟南诏军互相呼应，实际上是防备南诏攻击，加强戒备。

十一月十日，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司令官（节度使）韦皋再写信给南诏国王（三任）异牟寻，建议联合袭击吐蕃，把他们驱逐到云岭（位云南省西北）以西，铲平全部吐蕃城堡，只单独跟南诏（云南省）在两国交界处建立一座大城，驻扎军队，保持和平，唐南两国，永同一家。

七九三年，夏季，五月，南诏王国（首都苴咩城【云南省大理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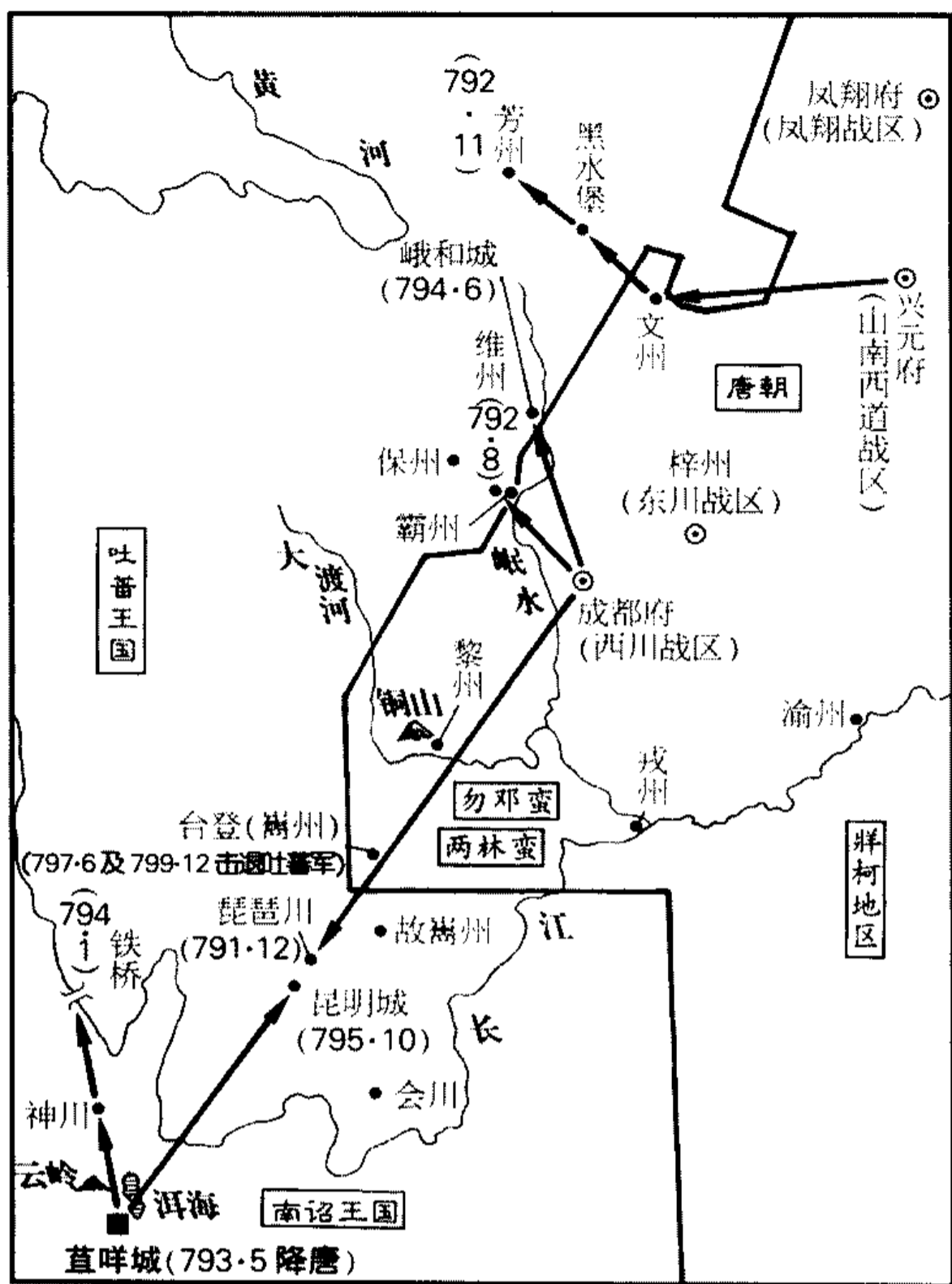
国王（三任）异牟寻，派出三位使节，分别从三路前来唐朝，一位从戎州（四川省宜宾市）、一位从黔州（四川省彭水县）、一位从安南（越南河内市），都携带矿金、丹砂，送给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司令官（节度使）韦皋作礼物，矿金表示立场坚定，丹砂表示赤胆忠心。把韦皋写给异牟寻的信，复制三份，每位使节拿一份，作为信物；结果三位使节全都平安抵达成都。

异牟寻上疏声明脱离吐蕃，请求回归唐朝。并写信给韦皋，自称：“唐朝云南王的孙儿，吐蕃王的义弟、日东王”（吐蕃称南诏国王为弟，参考七五一年四月。吐蕃封异牟寻为日东王，参考七七九年十月）。韦皋护送南诏使节前去长安（唐首都，陕西省西安市），同时上疏庆贺。李适用诏书回答异牟寻，命韦皋派使节去南诏慰问安抚。

冬季，十月十八日，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司令官（节度使）韦皋，派战区巡察官（节度巡官）崔佐时，携带皇帝诏书，前往南诏王国（首都苴咩城【云南省大理市】）；同时韦皋自己也写一封回信给国王（三任）异牟寻。

七九四年，春季，正月，西川战区（总部成都府）巡察官（巡官）崔佐时（参考去年【七九三】十月十八日），抵达南诏王国首都苴咩城（云南省大理市），当时，吐蕃王国（首都逻些城【西藏拉萨市】）的使节有数百人之多，已经先到，国王（三任）异牟寻还不打算让他们知道，命崔佐时换穿牂柯部落（贵州省德江县）的服装进城。崔佐时拒绝，说：“我是唐朝使节，怎么可以改穿小部落民族的服装！”异牟寻不得已，改于夜晚迎接崔佐时等进入京师（首都苴咩城【云南省大理市】）。

崔佐时在宣读诏书时，故意提高嗓门，异牟寻唯恐怕传入吐蕃使节耳际，大为恐惧，不断张望左右文武百官，脸色大变。但既已决定排除万难归附唐朝，就也不再坚持；因而叹息流泪，下跪接受诏书。稍后，宰相郑回秘密拜访崔佐时，提示他应如何因应（郑回早就进言归附唐朝，参考七八七年正月），所以崔佐时对南诏内部情形，完全掌握，遂劝异牟寻诛杀吐蕃使节，撤销吐蕃所封的国号（封日东王国，参考七七九年十月一日），献出吐蕃所赐的金印（此为二任王合罗凤时事，参考七五一年四月三十日），恢复南诏王国旧名；异牟寻全部接受。于是，把承诺刻在木板上，用黄金涂字，呈献唐朝。异牟寻率太子寻梦凑等，前往点苍山（大理市西）神庙，跟崔佐时共同盟誓。



八世纪·九〇年代 唐王朝经营西南地区

之前，吐蕃跟回鹘（瀚海沙漠群）为了争夺唐朝的北庭战区（总部设北庭府【新疆吉木萨尔县】），发生大战，死亡伤残，十分惨重（争夺北庭事，参考七八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于是命南诏派一万人增援。异牟寻以国土太小为理由，请只派三千人，吐蕃认为太少，后来增加到五千人，吐蕃才算勉强同意。异牟寻于是命五千人先行出发，而亲率主力部队数万人紧跟在后，日夜不停地前进，抵达神川（云南省丽江县境金沙江），向吐蕃大营发动袭击，大败吐蕃军，一连夺取铁桥（云南省中甸县南）等十六城，俘虏吐蕃亲王五人，及武装部队十余万人。

正月二十四日，异牟寻派使节前往唐朝呈献捷报。

夏季，六月，南诏王国（首都苴咩城【云南省大理市】）国王（三任）



异牟寻，派他的老弟凑罗棟，向唐朝呈献地图、土产，及吐蕃王国当年所颁发的金印（参考七五一年四月），请求恢复南诏国号（南诏之名，参考七三八年九月）。

六月十二日，李适任命国务院教育部祭祀司司长（祠部郎中）袁滋，当册封南诏（云南省）特使，颁发银座金印，印文是：“贞元（李适年号）册南诏印”。袁滋抵达南诏，异牟寻面向北方下跪接受诏书及金印，叩头再叩头，设下筵席，宴请唐朝使节，拿出九任帝李隆基当年赏赐的两个银质“平脱”马头盘（平脱，即镶嵌。把镂成花纹图案的金银薄叶，用漆贴在器物上，重新上漆，然后再行细磨，使花纹露出，这种工艺品称“平脱”，即一种镶嵌工艺，唐王朝最为盛行），请袁滋过目。指一位老笛工和一位老歌女，说：“皇上（李隆基）赏赐的‘龟兹乐’舞团，只剩下他们二人（可悲）。”袁滋说：“南诏当深思祖先的苦心，子子孙孙，效忠唐朝。”异牟寻叩头说：“我怎么敢不遵守特使的命令。”

七九五年，秋季，九月二十三日，唐政府加授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司令官（节度使）韦皋官职：云南（南诏王国）安抚特使。

南诏王国（首都苴咩城【云南省大理市】）攻击吐蕃王国（首都逻些城【西藏拉萨市】）的昆明城（四川省盐源县），攻克，俘虏施部落酋长及顺部落酋长。

七九九年，夏季，六月，南诏王国（苴咩城【云南省大理市】）国王（三任）异牟寻，派使节跟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司令官（节度使）韦皋约定共同攻击吐蕃。韦皋回答说：因军队、粮食都没有准备，请再等数年。

冬季，十二月，吐蕃军五万人分别攻击南诏王国（首都苴咩城【云南省大理市】）及嵩州（四川省西昌市）。南诏国王（三任）异牟寻及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司令官（节度使）韦皋，各出军抵抗，吐蕃军不能取胜，撤退。

八〇八年，南诏王国（首都苴咩城【云南省大理市】）国王（三任）异牟寻逝世，太子寻合劝嗣位（四任王）。

八〇九年，南诏王国（首都苴咩城【云南省大理市】）国王（四任）寻合劝逝世。太子劝龙晟继位（五任）。



四、再度化友为敌——祸首杜元颖

八一六年，春季，二月，南诏王国（首都苴咩城【云南省大理市】）国王（五任）劝龙晟，荒淫凶暴，无论上下，都一片怨恨；该国弄栋战区（总部设弄栋城【云南省姚安县】）司令官（节度使）王嵯颠（嵯，音 cuó）发动政变，斩劝龙晟，拥护劝龙晟的老弟劝利继位（六任王）。劝利感激王嵯颠，赏赐他姓蒙，称之为“大容”。大容，南诏话“皇兄”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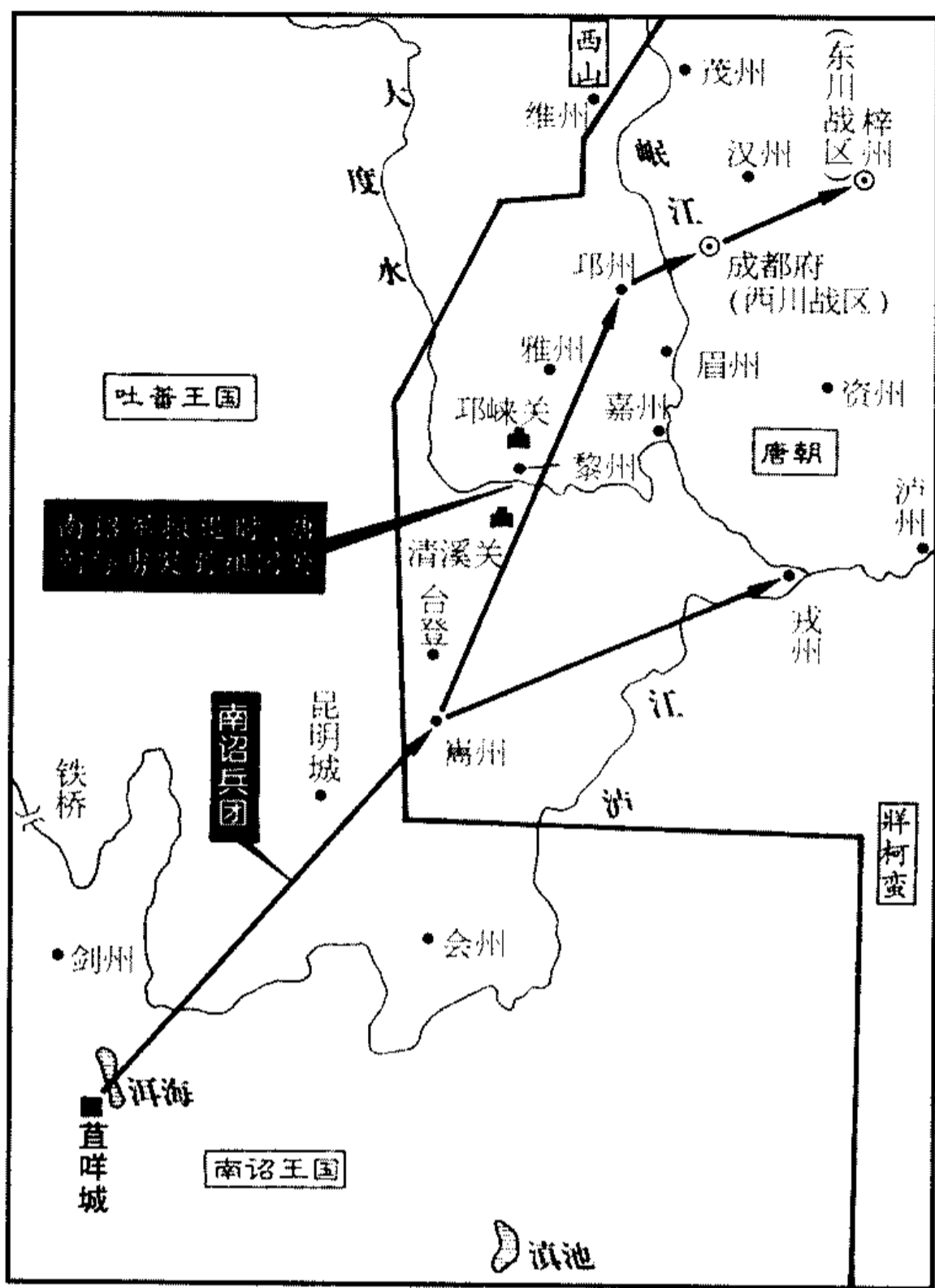
八二三年，秋季，七月，南诏王国（首都苴咩城【云南省大理市】）国王（六任）劝利逝世，贵族们拥护他的老弟丰佑继任国王（七任）。丰佑勇敢善战，有领导能力，加强接受唐朝文化，取消“连姓”制度，不再用老爹名字最后一字当做自己的姓。

八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司令官（节度使）杜元颖奏报说：“南诏王国（首都苴咩城【云南省大理市】）武装部队侵入唐朝边境！”

杜元颖曾经当过宰相（参考八二一年六月），风度高贵，态度文雅，自认为高人一等，但不懂军事，只懂贪污聚敛和克扣士卒的衣服钱粮。于是，西南疆界上的边防军官兵，衣服和粮秣，都发生短缺，无法充分供应，边防军只好侵入南诏王国（云南省）掳掠抢劫，用以自救；南诏人民反而供应这些盗匪一样的唐朝边防军，送给他们衣服和粮食。于是，西川战区（总部成都府）的虚实动静，南诏政府了如指掌。南诏亲王（大容）蒙嵯颠（嵯，音 cuó），秘密计划向唐朝发动大规模攻击（蒙嵯颠杀五任王劝龙晟事，参考八一六年二月），沿边各州不断向总部提出警告，杜元颖一概不信，以致蒙嵯颠大军抵达边塞时，边塞毫无准备。南诏兵团用西川战区士卒当向导，一连攻陷嵩州（四川省西昌市。嵩，音 xī）、戎州（四川省宜宾市。戎，音 róng）。

十一月二十八日，杜元颖出动军队，在邛州（四川省邛崃县。邛，音 qióng）南方跟南诏兵团（云南省）会战，西川军大败，南诏兵团遂攻陷邛州（四川省邛崃县）。

唐帝（十七任文宗）李昂，下诏命东川战区（总部设梓州【四川省三台县】）、山南西道战区（总部设兴元府【陕西省汉中市】）、荆南战区（总部设江陵府【湖北省江陵县】）各派特遣兵团，增援西川（总部成都府）。



九世纪·八二九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南诏大举入侵唐朝

十二月一日，李昂再下诏命武昌战区（总部设鄂州【湖北省武汉市】）、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设襄州【湖北省襄樊市】）、忠武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各派特遣兵团，继续增援。

十二月三日，李昂命东川战区（总部设梓州【四川省三台县】）司令官（节度使）郭钊，当西川战区（总部成都府）司令官（节度使），兼暂任东川战区（总部梓州）司令官（兼权节度事）。

蒙嵯颠自邛州（四川省邛崃县）率军直扑成都（四川省成都市）。

十二月四日，南诏军攻陷成都外城。杜元颖率部队退保内城抵抗，三番五次想弃城逃走。

十二月六日，李昂下令贬杜元颖当邵州（湖南省邵阳市）州长。



十二月十三日，李昂命右领军（卫军第八军）大将军董重质，当神策军暨各战区特遣兵团西川（总部成都府）大营司令官（节度使）。再命河东战区（总部设太原府【山西省太原市】）、凤翔战区（总部设凤翔府【陕西省凤翔县】）各派特遣兵团，增援西川（总部成都府）。

南诏兵团（云南省）攻击东川战区（总部设梓州【四川省三台县】），进入梓州（四川省三台县）西城，战区司令官（节度使）郭钊，兵少将寡，力量衰弱，不能抵抗，只好写信给蒙嵯颠，责备他发动侵略，破坏唐南两国友谊，蒙嵯颠回信说：“杜元颖百般骚扰，我们只是有怨报怨，有仇报仇而已。”跟郭钊重订盟好誓约，遂即撤退。

南诏兵团驻扎成都（四川省成都市）西城十天，开始时对唐朝人十分和善，百般安抚，所以街市店铺照常开张，一如平常。可是，南诏兵团将要撤退时，霎时翻脸，大肆掳掠青年男女，以及各种行业的技术工匠，约数万人，连同所有的金银财货，向南而去。大家恐慌畏惧，很多人投江自杀，尸体塞满江面，翻滚而下。蒙嵯颠亲自率军担任后卫，阻止唐朝追击，及防止俘虏逃亡。走到大度水（大渡河），蒙嵯颠向唐朝人宣布说：“再往南走，就是我们的国境，你们不可能再回来，让你们哭别祖国故土！”大家放声大哭，跳大度水（大渡河）而死的，以千为计算单位。从此之后，南诏王国（首都苴咩城【云南省大理市】）工艺技巧，超过唐朝的巴蜀地区（四川省）。

蒙嵯颠派使节到唐朝，上疏唐帝李昂，说：“我们近来严守职责，按期进贡，怎么敢侵犯边境？只因杜元颖不体恤他的士卒，士卒们对杜元颖痛恨入骨，争着当我们的向导，请求我们派正义之师，诛杀暴虐统帅。我们没有如愿以偿地诛杀杜元颖，实无法安抚贵国西川战区（总部成都府）的军心，请陛下斩杜元颖。”

十二月二十一日，李昂把杜元颖再贬作循州（广东省惠州市）军务秘书长（司马）。下诏命董重质及各特遣兵团，各回所属战区。郭钊抵达成都（四川省成都市），跟南诏签订双边条约，互不侵犯。李昂派宦官送亲笔信给蒙嵯颠。

八三〇年，秋季，九月，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司令官（节度使）郭钊，因病辞职，请中央派人接替。

冬季，十月七日，李昂调义成战区（总部设滑州【河南省滑县】）司令官（节度使）李德裕，当西川战区（总部成都府）司令官（节度使）。

西川战区（总部成都府）自南诏兵团（云南省）入侵，社会残破凋零，郭钊患病在身，没有时间整顿。李德裕到差后，兴建筹边楼，作为边防作战指挥中心，画出西川战区地图，南方包括南诏王国（首都苴咩城【云南省大理市】）、西方包括吐蕃王国（首都逻些城【西藏拉萨市】）。每天召请长期在军中、熟悉军事和边事的人，即令是挑担赶车做小生意的，甚至是少数民族人士，也都一一延见，李德裕向他们询问山川形势，城镇位置，以及道路远近分布情形，是险是易，是宽是窄！没有超过一个月，都熟悉得好像亲自到过。

李昂命李德裕兴筑清溪关（四川省石棉县东南），用以阻断南诏入侵的要道，如果没有土，就用石头堆积（清溪公路，参考八五九年十二月）。李德裕上疏说：“唐朝跟南诏之间，交通小道太多，绝不可能仅靠筑一个‘关’，就能完全堵塞，只有派重兵到各地防守，才可以没有忧虑；黎州（四川省汉源县）、雅州（四川省雅安市）一带能有一万人，成都（四川省成都市）一带能有二万人，训练成精锐部队，才可以克制南诏轻举妄动。但边防军的数目，也不应该太多，中央必须随时能够控制。从前，崔旰（崔宁）诛杀郭英义（参考七六五年闰十月），张朐驱逐张延赏（参考七八三年十一月。朐，音 fēi），用的都是边防部队。”当时，北方各战区特遣兵团都已返防，只有河中（总部河中府）、忠武（总部许州）两战区特遣兵团三千人，留驻成都（四川省成都市），皇帝诏书也已下达，定明年（八三一）三月北返，西川战区（总部成都府）人民惊慌不安。李德裕上疏请求义成战区（总部滑州）派五百人、忠武战区（总部许州）派一千人，留下来协防西川（总部成都府），强调说：“西川（总部成都府）官兵力量脆弱，尤以新近被南诏击败，一个个胆都吓破，已经不能再胜任征战，如果北方军队再全部调回，则又恢复杜元颖在职时候的情况，西川（总部成都府）就不可能保全。我非常害怕一种情况发生，那就是议论纷纷中，有人会强调说：‘巴蜀地区（四川省）自从南诏侵犯以来，战区的武装力量，已经加强。’事实上，先前南诏军已经逼近，杜元颖才招兵买马，集结市井小民三千余人，只不过勉强凑够数目，并不能作战。郭钊在任时，招募北方人当兵，只招到一百余人。我到差后，只招到二百余人，除此以外，其他都是杜元颖时的旧部。我又害怕有人相信‘一夫当关，万夫莫前’的雄壮辞句，认为清溪关（四川省石棉县东南）天险，可以堵塞。我访问过巴蜀（四川省）一些老将，发现清溪关（四川省石棉县东南）旁边，仅大道





就有三条，而小路无数，都是东蛮（指勿邓、丰琶等部落，参考七九一年十二月）临时开凿，如果说它可以堵塞，则是欺骗中央。我认为必须在大度水（大渡河）北岸，多兴建一座城池，用一连串碉堡连接黎州（四川省汉源县），派重兵守卫，才能真正阻止。同时，我得到情报，南诏把所掳掠的唐朝二千人，连同金银绸缎，送给吐蕃作为贿赂，如果两个敌国知道西川战区（总部成都府）内部如此衰弱，联合侵略，实在使人忧虑。中央有些官员所以高谈阔论，只是因为灾祸不会降临到他们身上。我建议要他们每人写下他们的建议，送到宰相联合办公厅（政事堂）归档保管，一旦听从他们的建议，招致失败，不应由我单独承受国法制裁。”中央完全采纳他的建议。李德裕遂加强军事训练，整修堡塞亭障，积极储存粮食，加强边防，巴蜀（四川省）社会粗略安定。

八三一年，夏季，五月十九日，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司令官（节度使）李德裕奏报说：派使节前往南诏王国（首都苴咩城【云南省大理市】）索取当年掳掠出去的唐朝平民（参考前年【八二九】十二月），要回四千人。

大黑暗来临：唐王朝中兴之日，也是向死亡道上迈进之时

在大黑暗时代形成的初期，社会的堕落和民族的式微，并不等于人才全灭，在这同一个沸腾的社会中，虽然人渣遍地，如朱泚、李适、卢杞、李希烈，但人杰也比平常较多，如陆贽、李泌。事迹斑斑，供我们凭吊扼腕，不能不发出一声叹息：“大丈夫有遇有不遇，有人不遇时，有时不遇人！眼睁睁看着大厦倾倒，却束手无策，难道天下真有所谓的‘劫数’——在劫难逃？”

兵变、兵变、再兵变：九世纪时，军区一个接一个兵变

政府的颛预剥削，军队的腐败横暴，如果不到极点，绝不会发生民变，更不会发生兵变，尤其是，连续不断发生兵变，等于向人民宣布：这个政府已溃烂得不可救药，人民唯一的希望，只剩下一个：眼前发生的这次兵变，是最后一次。

九世纪可称之为“兵变世纪”，兵变像爆米花一样的轻易。

上架建议◎历史类

ISBN 978-7-5086-1653-7



9 787508 616537 >

www.publish.citic.com

定价：38.00元